清代文字獄檔

王利器 編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二册目錄

哲學類

理學

荆園語錄二卷……清　申涵光撰　嘯園　一
夙興語一卷……清　廿　京著　昭代　一九
勤齋考道日錄一卷續錄一卷……清　諸士儼著　太崑先哲　三五
松陽鈔存二卷……清　陸隴其撰　當歸草堂　五三
三魚堂賸言十二卷……清　陸隴其撰　楊李　八七
經書言學指要一卷……清　楊名時撰　江陰　一四九
邇言一卷……清　勞　史著　昭代　一六一
小天集二卷……清　秦遵宗著　四明　一八三
切近編一卷……清　桑調元　沈廷芳纂　當歸草堂　二〇三
道南錄初稿一卷……清　遲祚永著　雲南　二二一
環書一卷……清　方殿元著　昭代　二三三
原善三卷……清　戴　震撰　安徽　二五七
懺摩錄一卷……清　彭兆蓀撰　喜咏軒　二七三
跋南雷文定一卷……清　方東樹著　房山山房　二八五
曠語偶存一卷……清　錢敬堂著　太崑先哲　三〇三
漢學商兑四卷……清　方東樹撰　槐　廬　三〇九
顏氏學記十卷……清　戴　望撰　清代學術　四〇三

ED66/51

楊劉周三先生語錄合鈔三卷……民　何秉智輯　雲　南　五三九
知陋軒迂談一卷　清楊鳳昌撰……五四三
藏拙居遺文一卷　清劉誼撰……五五六
郁雲語錄一卷　清周文龍撰……五六三
朱子語類日鈔五卷……清　陳澧編　廣　雅　五七一
銖寸錄八卷……清　竇垿撰　雲　南　五八九
養正錄一卷附復性圖……清　王景洙輯　太崑先哲　六八三
忱行錄一卷……清　邵懿辰撰　當歸草堂　六九三

錄異記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者進進不已之謂也是以古賢豪之士立言立事立節立德莫不各推其進進之功以表見於當時聲施於後世而道德多成於晚年漢隋唐宋元明諸儒大略可攷已吾乃今讀鹿盟申先生進語而深有感也申氏閥閱世家先生端愍公家嫡力成童時即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爲文制藝以史註經即事明理古文逈韓柳歐蘇而進尊史遷之賦詩本諸性情形爲歌

詠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超明七子之上海內皆知先生之推於詩文也及時變代更端愍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治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爲接物處事之則荊園小語一書以之持身以之教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

覺者迹之累憬然悟性命之眞篤意躬行實踐之事方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自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據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顧自信精力尚強所更有進未遽問世而天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算其進將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強不息者矣嗚呼錫與先生同地少同遊長同社老託婚姻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固皆耳而目之獨宦遊三十載學業荒落晚年歸里方期日侍左右祇殫覩感不至老而廢弛而距意先錫歸一月前竟長逝耶捧讀進語能不悲思乎是爲序同學眷弟龔如錫頓首拜撰

先端愍公盡節時舍弟煜年十七吩方六齡耳今幸
皆成立頗知讀書循禮法回思此十五年中嚙心瘡
血敢望有今日哉向閉門不令關一事漸長不能概
廢酬接思忽是非自此始矣暇中爲道身所閱歷或
耳目有觸書說座間久之不覺覼縷雖老生常談粗
亦有裨世故是情酌理務爲得中惟恭惟嘿庶幾寡
過予與兩弟交勉之若夫微而心性大而倫紀昔賢
所已詳者不敢復贅聽山申涵光書於懷思堂

廣平邱涵光和孟

小語

貧賤時累心少宜學道富貴時施予易宜濟人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常有小不快事起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即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

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自多營營耳

凡宴會賓客雜坐井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

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愼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辨辨愈力則謗者愈訌

小人當達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報也汎然若不相識世眼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

借一頭親密後來必成大讐結盟是近日惡道古人不輕交故交必不負今訂盟若戲原未深知轉眼路人又何足怪

劫一利字不破更講甚理學

遊大人之門謂固可恥倣亦非分總不如肅然自達

奴僕小過宜寬若非法應扑責當即處分不可慣慣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即應責亦須委人自行鞭扑勿自過當且暴怒時百脈脩張先已自損誤傷肌膚猶其小也

失初心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親戚交益宜不疑我爲疎倣或事應而謁亦不必屏人秘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郤

人生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可讀書立

志不勞經營老家道素貧亦有何法惟勤學立行
爲鄉里所敬重自有爲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
人惡之是自絶生路矣
書畫古帖可以寄興嘉者自當寶惜若夫設機心費
重賄則不必矣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隲
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爲新
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

我作矣
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
之自悟未必不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訂
復取証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興流布遍贈親知
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則更高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
故人住宦若貽書見招以不赴爲正或久別懷想抵
暑盤桓數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
妄有關說一貴一賤交旅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
也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
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
我先別其爲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暨珠玉于糞土此妄人
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誰肯珍藏故君子必自反

古書自六經通鑑性理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
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
身讀之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
至者
責我以過當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
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聚不自覺而尋常人皆
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即詩文亦然贊
者未必皆當若指我之失即淺學所論亦常有理
不可忽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往往致嫌若一槩從諛又
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
當寫啟舜之意至誠待人必不我怨嘉者逢人稱
說謬者絶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

作應酬詩文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熟俗一派遂
不可醫況委嘱紛紜烏能盡應應者不以為德不
應則謗毀百端甚且尊貴人隔之以勢違則懼禍
從則難堪不如恢之于始杜無此名庶幾可免
患人指仙佛孽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
鑄鐘施藥我既不信違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
患眾黨護有時致辱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
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贊此書

謂其摹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
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行客以大道為紆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
岐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
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
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于心無愧
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
且自含忍少遲則冰消後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
嘻嘲亦不必逢人恕訴恐怒過意回無顏再對又
恐他友聞之各自疑心耳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如躁急遲緩豪諧鄙吝之類吾

及財一事最難至親好友亦須明白當時後來相

知而改過之可以終身無悔孔子不假蓋于夏
固是大聖人作用
尙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親友見訪忽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
求我而難于啟齒者我便當虛心先問之力之所
能不可推諉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
箕踞而不放畢者其在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
一味眞率

綾與人有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祖父之
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
也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豦而對人說淸以人爲可欺耶
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
欺語
馳馬思墜捷人思斃妄貿思窮濫交思累先事預防
之道也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皆負上天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廣彼此
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

早起有無限好處宇夏月尤宜
冷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驟冷勿貪涼扇故友
甲宜早賀宜遲矯時尙也其實分有親疎交有厚薄
遲早各有所宜難拘此例
勿以人負我而暴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
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不幸而有兒女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鎭定此
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多
人有一事不安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
漏也試留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
人又何責焉
發粗豆之望而肆入飲博之羣而莊者未之有也是
以君子愼所入
正人之言明知其爲我也感而來必悅邪人之言明
知其佞我也笑而未必怒於此知從善之難
讐人背後之誹論皆兒僕我規諷靜常親友當面
言既不諱背後亦多何荒惟與我有嫌者揭我之
過不遺餘力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反躬自責
則讐者皆恩矣
凡事要安詳緩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若急遽苟
且但求早畢以致物或不堅事或不安從新再作
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費求急反遲矣
理之所非卽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隲隨之故聖賢
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爲表裏
而有點汚人人匿笑而已不知有告之者無不忙忙
拭去若曰點汚在我何與若事必無此人情至告

以過者何獨不然
要自考品行高下但看所親者何如人要預知子孫
盛衰但思所行者何等事
感應篇功過格等書常在案頭借以驚惕亦學者制
心之一端若全無實行而刪刻流布自欺欺人何
益之有
好爲誑語者不止所言不信人並其事事皆疑之
閨閫之中一有所溺則是非顚倒家無寧晷矣
昌新吾先生卽吟語不可不常看

人皆抑我必我無好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飽坐功服氣往往致疾
指日人能持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
平那疾多壽何爲自速其死哉
志不同者不必彊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聽諂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聽
見人耳語不可竊聽恐所言之事其人避我又恐正
值議我短長開之未免動意且使其人慚愧無地

自容也
有一藝便受一藝之累如書畫圖章初有人求甚喜
求者益多漸生厭苦故曰道高日尊技精日勞惟
爲逃
暴謂是正事其餘作無益害有益皆所當戒而盡
有怨于人小者含容之果義不可忍聖人自有以直
報怨之道若夫挑訟匿訐雖公亦私鬼神瞰之必
有陰誅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先輩云作詩冇妨衆業若見作衆業人閉戶不關一

事者常少事事皆作而獨錮咎於詩所以少年多
不服只是以舉業爲正事而餘力及詩詩必不工
反是舉業有妨作詩矣自恃不能鄙去舉業者詩
且不作亦可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
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
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凡輕薄少年衣飾華美語言說謊者不可收爲僮僕

勾搧北里之遊不但有礙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
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即幸而無
事亦絶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
良友書札必須珍藏暇中展玩以當晤對
子弟考試不必預爲請託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
激發若代爲作弊以求僥倖導之以不肖欲其
賢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推一日未必後日之
能如今日也

出息稱貸往往致貧不得已而有此揮速賣田產益
物以償之若貧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
悔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往見吾鄉有家
本豐富後時時取債以攜貧名而人卒不信尤可
笑也若親知挪借尤當急償出息者且留在後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洽
世說新語多爲永有致凡書札及作詩當引用不可
不知若流俚太過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
居心不淨動輒疑人人自無心我徒煩擾

過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問卜祈
籤者不必預慮以酒或醉而留臥須令老成人護
視喪梧坡所記客醉誤飲瓶中旱蓮花水因而致
斃吾北方冬夜火坑煤毒更烈不可煽蓋爲造化所忌耳五車
積書太盛往往有水火諸厄
窮巷富貴家僕爲家衆其實世間應有之書亦自
有限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
欲歸亦遣人送付其家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平時頭頂好直言者倒忠難時不宜貧我之人軟熟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
一遭挫辱去之或且下石焉
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
靜坐自撫妄爲讀書即是立德
果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大早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

國家圖書館 92版

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絕亞是難事亦且不必不食牛烏不特殺似爲得中

許鄉風俗最爲朴陋二十餘年前宴會俱用碟子後

變而爲碗爲盤今碗製日大較碟子其數十倍

暴殄天物不祥莫大焉飽後腥濁滿前很不持去

而主人拘例其來來已告舉手客嘗放箸拱坐求

歡得甚甚無謂也近孫鍾元先生定爲六器同志

中頗有遵行者除遠客新親不在此例尋常往來

醉飽而已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噪笑耳且人即我信何救

於貧曉曉者可厭也

少時戇戇不樂自亦不解何故以今思之只是妄想

爲擾耳富貴本無窮盡豈容人人滿足之難也達人班荊到處投

時安分便是安樂法

交遊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

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已之難也達人班荊到處投

得力

嘗有重本以贈貧交之有志者束諸高閣何用

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好之尤者所當急

佛經道藏未必不精只是本等書讀之不盡無暇及此

過修橋梁道路可量力出貲我往來經此何得坐享

其成即令徒便他人亦是義舉

如立神祠梵宇勿爲首事凡首事衆怨所聚也然衆

皆樂爲我即非所崇信亦不必自異于禮無傷隨

俗而已

川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酬給切不可札

爲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反不

頭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詩餘不可置案頭常看使人骨靡利學尤甚

治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雜遝視宜莊

若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長友

或命老僕相隨

不服一人與逢人便服者皆妄人也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與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

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前家道反不如前盡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地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抑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齋名因以爲號如晦庵致堂之類自宋已然今有無齋而名且不一其名者總亦多事無已則取字義典古用以自箴定矣即圖章採用成句亦須雅正

戲而不虐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即聖賢亦未必然風流蘊藉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誚因戲成嫌每讀一書且將他書藏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

學問以先入爲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信糧必早輸納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然借者又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與修製完好切勿懷嫌置匿

語云閒花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俗以禮進退勿踰濫則爲拔引二三嘉事人言某負恩某不義氣正不平則爲伸冤理枉以爲解白據伊平日所爲尙在道理今忽遂然耶

或出無心或有何事正急不暇備點或疾病醉飽喜怒火常尋自悔矣聊著雖煩怒必少平若因其聊不義之事則其人之我我遂疏於我亦會有負恩過急實嫌隙遂成讎使之歟

聞人之譖面疑聞人之惡面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譖故不知世間復有作譖之人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誅譖良鬼神必殛之

盛怒極譴時性情改常遇有所行須一商之有識者不然悔隨之矣

說探頭話往往結果不來不如作後再說

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部坐便有一種逍氣可親

卽一頌一笑亦覺有致若愁肩聳背失學行同市井縱

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

僕輩輩非是非往往骨肉知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

直叱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

不孝不弟人不可與爲友少時一同學子頗有才華

而門內無行先君甚不悅曰彼至親且薄兄他人

乎未幾果爲所欺及於禍可鑒也

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

圍棋一覽雖俗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富貴家

不事吉筵以此爲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蓄

蕩心敗德壞閨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兄

以賭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目所見者總此數人總此數劇豈不厭耶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

慎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眞鄉愿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

分若只享用七八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

吝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愚矣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

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以自恃行天下

而後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以自餒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讐敵若予固當親然亦

不可曲爲附和

濫用者必苟得揮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勢不能

也

尊先王之訓必須守時王之法我夫子殷人而曰吾

從周生于周則然也生今反古固有明戒

梨園一聲聲俗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富貴家

大事吉筵以此爲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蓄

蕩心敗德壞閨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兄

目所見者總此數人總此數劇豈不厭耶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

慎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眞鄉愿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

分若只享用七八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

吝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愚矣

恭而無禮遇君子固所深惡卽小人亦未嘗不非笑

之枉自卑諂耳

勸人息爭者君子也激人起事者小人也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謹此數戒稱孤

化或曾識耳或爲媒妁或治疾病事一傳播各家

新聞以悅婦女暗可盜與財物尙是小事常有誘

爲不端媚魅引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得往來至於

婢奴由人陰尤爲不可

凡人氣質各有偏處自知其偏而矯制之久則自然

所以來儒以變化氣質爲學問急務也

君子三戒亦就大槩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

兄弟分焉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

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

人好尙不一統于一人恐難稱衆意各行其志又

事無係理況婦婢和睦者少來鬨口語易致參差

自度一家中人人能學古人同居固是美事如其

不然反不如分爨爲妥果能友愛正不關此勉强

聯絡久必乖戾

神該敬不該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爲正神所吐

憑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

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處怨易處恩難怨只怨人之恩何時報極

是以君子不輕受恩也

作善豈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即招謗招禍之道

也

好便宜者不可與其財多狐疑者不可與其事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君子三戒亦就大槩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

力百行俱怠老而好色爲害益烈醜態更多 君

來好圖之人德少即有關者非爲色即爲得耳大

約多是爲得者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

本色家常不招非笑

有一善逢人宣說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

處世于行事則反之何哉

翻人書籍竊人書案指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

私燒人筒餧中字跡尤爲不可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
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僕婢初來宜嚴若一縱則後必難管
婦女臺前看戲車轎雜于衆男子中成何風俗且優
人科諢無所不至可令閨中女閒見耶
凡慢神褻天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加之禍也彼
於天神且不敬則無處不放恣可知故有得禍之
理
人有輕于棄貸雖重息亦欣然者非慷慨人
閒預存不償之心斷斷勿予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

危過懶者久閒愈懶
閒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
衆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付諸庸醫者矣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二日合作之事若飽食暖衣
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人品要兼文行文人無行固不足取若村野畏夫儘
乎不思此友面靜自是好意我亦何嘗計其過以
相抵且既知其所為未嘗矣我便宜取以為鑒反

以學文蓋以行為本而文亦不可少者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自此
是天堂地獄
非望之福禍必繼之急當恐懼修省多行善事若一
騎則不可救矣
和睦勤儉者家必隆亟戾驕奢者家必敗此理如操
券斷斷不爽且驗之甚速
花木禽魚皆足以陶情適趣宜滯節勞若貪戀太甚
反多一累花木擇土宜者遠方異種費財費力而

又效之何耶

小語本藏家塾諸長者見之以爲有益幼學遂爲傳布近蕭太翁又刻諸閒中或亦持身接物之道不無小補歟因加訂正再付剞劂人生晚節爲尤難予是年五十有五頭顱日老德不加修甚可愧也是編朝夕自考用佐警惕庶幾晚年寡過云爾豈敢自質知途儻然日幼學指南哉康熙癸丑日長至漁光識

廣平申涵光和孟

進語

錄博文而約禮錄下學而上達是孔門一定之階級
終身馳騖於語言文字是爲口耳之學固屬無用
若吐棄一切返照觀心古今安有如是躐等欲速
之法徒自欺以欺人耳

王頓悟之說皆舉欲仁仁至之語爲証不知此第
言仁心不泯耳若實實爲仁尙有無數階級在如

人一想京師京師便在眼前若實實到京必須束
裝策騎早行夜宿受許多辛苦而後至也

君子與小人鬬小人必勝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
而已固不可懼禍而誤入小人之黨亦不可恃爲
君子而有與小人角勝之心

士人要有屹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

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

良知即性善也陽明終日言良知即云無善無惡何

素行難欺妻子心事占諸夢寐

道不過子臣弟友孝常日用如衣食是爲口耳之學固屬無用
不得有一種言之可聽而無裨實用者總無關於
有無故曰可離非道也

今人言天理未有不知其爲善者性卽理也性善又
何疑

魯齋生於金章宗大安元年河北沒於金數代矣後
人過爲苛論何哉

楊慈湖靜坐返觀時時有得象山教震衡櫺豁然有

悟皆非虛言也人常瞑心靜坐自然別有一段光
景然於應人接物却無實際在深山老衲未爲不
可我輩五倫百行事事不同一處疎略便有錯悞
如此虛光景何能得力

溫公云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
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
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多而惡少者爲聖人惡
多而善少者爲愚人善惡相半者爲中人不學則
善日消而惡日長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此論

以學爲主立意甚善但云聖人亦有惡則非也聖
人而有惡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應云有善而
無惡者聖人也善多而惡少者賢人也善惡相半
者中人也惡多而善少者愚人也語方無弊
魯齋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則決意爲
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功而易其守此爲游移者誠
也然先須明理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若誤以爲
是而槩拒人言則是師心自用未有不敗者
士人服飾雖不可華奢然布衣草履亦須潔淨整飭
矣從古無不讀書之聖賢自心學之說行而六經可廢
從古無不讀書之詩人自竟陵之派盛而終腸
不太甚乎若有意爲之益怪矣伊川曰孟厚不治
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奠更快
人意否

張子韶頂上巾敝以疏布濶裹之致墨汁流面
子韶以時尙嚴刻參言理官活幾人者與減膳助意
則厚矣而制未善也若欲刑法平恕第擇用長厚
之人自能平反無孳刑無濫及若拘以定數必有
法律雖有智者不敢亂也人品學術古今如朱子
者幾人竭一生之精力經聖賢之參訂始成此書
後之聖君賢相又幾經參酌而後用以式多士乃
人情厭舊喜爲新奇之說師心竄句視爲糟粕甚
且謂大學本無經傳格物不必更補即使其言果
是如國制何生同文之世守一王之法奪其私智
變亂舊章曰前哲皆非至我而正則人人駭之矣

陸子之學以究竟爲入門
終日抄襲方而不能參一疾終日爲路程而不能行
一步徒知無益也
詹資富三書云六經所以治心也傳註所以明經也
相沿不察習爲訓詁之學于是六經真精粹矣陸
子一番提醒返本歸源自不可少但立論太高求
免蹊徑已可以爲學而于人難以爲教上達以
該下學知至而后物格工夫捌用便後學無所持
四書五經集註演諸學宮世世遵守如一代之令甲

循夏峯先生兼聽并包彌見其大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叅攷中尙宜斟酌也

我輩於釋子第不溺其法足矣使其人果醇靜可喜惟實以立基廬以啟悟斯爲善學耳

猶勝於對俗士而遂以大顚之往還爲昌黎晚年諂病何其甚也

屈原慟宗國之喪亂義不苟生此正善於處死者而後儒每議其過當豈以浮沉爲正議耶

于心無愧此就明理者言之耳若理有不明固有應愧而不知愧者不可謂心之所安便無錯誤

聚徒開講所以終身無僞學之禍

耶竟先知後行至於純熟乃能合一

朱子病革前四日尙改誠意章集註其虛心好學至死不倦而陽明以集註或問乃中年未定之說豈未之考耶

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理學盛語漸失初意漸失便成水火朱子曰各尊所聞行所知足矣無訾其相同此言是也

家奉爲不傳之祕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此說較有的據

爲人所狎與爲人所恨皆已過也

明哲保身只是不使此身陷于不義後人誤以偷生

學者自然以朱子爲主至于後來子說有不可不知若入手便學子靜則茫無把柄矣

遷禍當之遂爲長樂老借口

學者最怕作怪孔子一生平平常常無一毫異於
弋獵較苟說理無甚不妨隨俗卻子不服深衣榮
體用楷錢亦是此意若改爲奇形怪狀不近人情
之事以駭人耳目非惟則奸
人若少知自愛豈有警警逐利甘爲商賈之行只心
有所繫便是欲便當極力克治不然恐流弊無窮
陸子好自贊是一病

子路大勇在菩聞過所謂自勝之謂勇也

楊慈湖王龍溪之學竦動一時不轉瞬而議者蜂起
許魯齋辭文清愈久而人愈服學者可以知所從

王三原之在明猶宋之有溫公也雖口不言學而學
者莫及焉

陸學有擺脫敬字之意不善持之則流于無忌憚
近世多呼迂濶者爲道學道學而至迂濶非善學者
本自可厭闢道學者詆詞若辨反若可喜然可厭
者于人無害而可喜者流弊無窮此卽馬伏波刻
鵠畫虎之說也

程子解格物謂一草一木須是察此若言處留意
引其事以爲重何也

朱語有近陸者陽明擇出以爲晚年定論陸語亦有

耳陽明幼時格竹之理至於病亦形容一草一木之言爲過也程子又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孝經不以命題故世人鮮有讀者因思五經四書若非考試命題之故束諸高閣矣今雖自幼讀之總爲名利之階其返諸身心者鮮矣世而不遇焉教化不明變理義爲名利可慨也夫

求放心只是敬

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無實用況嘗仁義於不講乎

朱子云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箇是處又云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以歸于是觀此則與陸子辨論本無成心至云去短集長不隨一邊則未嘗不以己有所短人有所長折衷兩家以求一是也今試默自簡點終日所行那得無過然不聞逆耳之言過在友歟抑已不能受言耶直以一朝

安矣

士君子所至使人人因我而樂勿使人因我而不樂則
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
視我如疾風苦雨

五穀人人用之終身不厭以其味得中也若味之稍
奇者此一人好之彼一人未必好一時雖好之久
亦必厭矣道理正如五穀不中者必不庸也

古不聞有避年號者而姚元之因避開元改名崇明
道乃宋仁宗年號而當時竟以稱程子俱不可解

按袁紹字本初梁師亮字永徽皆以本朝年號爲
字古人不拘如此

論性是學問大源頭然用工夫却是逆溯之法候到
者自明辨之太早無益實事故夫子之言不可得
而聞也

憎我者禍讐我者死皆當生悲憫心有一毫慶幸之
意便於心術有傷

觀心膜體肝及脾面益背語知養生乃學問之餘事
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探道

縱然惡積終身一悔便是回頭莫謂功成九仞一簣
便可墮地

耕問奴織問婢但擇能耕織之奴婢付之委任而責
成功不必條分縷晰一一爲之告誡曰如何耕如
何織也高廷之用人亦如是

張果中孫智夏峯謂先生不宜時時與士大夫相見
其說甚正然而惟先生無妨也先生道統在身以
教爲任雖冠蓋踵接于門而澄之不清搖之不濁
愈見其大耳愚嘗謂先生如滄海無所不包涵我

謂學人第如地魚盆草若一情徹底尚可把玩稍
雜泥滓便難位置蓋教之與學相去遠也

聖學天天地自然之理日在目前但人不潛心耳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明明指人以學天若此處
略過雖終日諄諄訓戒亦自不悟欲無言者所以
深于教也

易小畜之辭也有疑則占乃占此一事之理應如何
耳占是非非占吉凶而吉凶即在是非之中也

橫渠指一禮字爲教極爲穩當禮該內外而言即

孔子之不踰矩也彼徒言心學者其流弊至於崎
言詭行以駭世俗禮教蕩然豈小失哉
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且極詆程子爲未明
道謂先心正心非孔子之言存心存神孟子乃誤
認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
何哉

一國有一國元氣一家有一家元氣一身有一身元氣元氣者生氣也能養生氣則日趨于盛矣無事作有事時警惕有事如無事時鎮定夏峯云無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至言也

陽明云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樂以忘憂聖人原無之道如此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夏峯云聖人不得之時憨救周公其有不合者正是聖人之不得而得之方是聖人之得似不必諱言不得也

君子終身是樂雖貧賤患難時中有自得處寬他情物理是非要在中磨鍊出來到得無動非靜乃眞靜矣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縕袍聖門皆爲學問之驗不倒小人終身是憂縱富貴已極後思得患失究竟樂亦非眞

孟子見人有善議先輩者輒叱曰且學他長處此眞長者之言然辨論是非與吹毛索瘢者心術迥自不同古人瑕瑜本不相掩我雖素所服膺豈可曲爲附和反復辨論期當于理若有意定將古人說

陽明云聖人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然學者須要有明的工夫此論本未完全今之學者但致詳於所謂工夫而一旦豁然即明也照物之能俟其自至而已

好名者只是勉強暫時久之必然敗露只能粉飾外面背地便不及持故先聖謂與好利者相去不遠

盡洁名亦以爲利也

求靜是初學收心之法若只管靜上用工久之習成騃憍過事便不可耐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從人情物理是非要中磨鍊出來到得無動非靜乃眞靜矣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縕袍聖門皆爲學問之驗故取安飽無求而惡夫惡衣惡食爲恥看得衣食二項原非小事世人營營終日大概爲此若此處

濾得去纔可一心向道
語云改過貴勇既知有過便當斬鋼截鐵翻然改圖
尙恐過根潛伏見獵心喜陸子答傅子淵過則速改之語以爲微傷輕易當慮其未能速改耳非謂改過之忌速也
縱是道成德立小人終不可近若自謂把柄在我不妨兼畜並包必暗受其損而不覺
古人云擇禍莫若輕思謂擇福亦莫若輕功名富貴無一件是我應得故官帑居貝財勿苟得稍有遭

際常覺踰分不安若已得視爲固然未得者日夕營謀算終身無息肩之
驟望可必欲勝人則鑽營詐僞無所不至
日面造物所忌禍敗隨之不可不明前代容有與端駁
部律是四書五經註解
聞道不立最是末世之患春秋若無孔子三千弟子
其能自立者幾人哉道之不明才智之士都被聲色貨
雖今非無此患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皆當納諸絕學若風
利誘決聞有口中說道理者究其心事依舊在聲
色貨利上所以此道全然高閣教化不興真不知
流自古其不墮于浮薄者寡矣
智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則則益其愚是以財置
子孫者所以害之也嗚呼自古及今知之者幾

人哉

爲善得福爲惡得禍非鬼神因之以禍福蓋語者曰趨于福之事惡者曰趨于禍之事皆理所自致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伊尹不遇成湯終身莘野孔明不遇昭烈終身南陽彼亟亟求自衒見者其事業概可知矣

知仁勇皆從敬出

大樂君子方嚴處多至圓融變化是德之成也退處便學圓融不得

經書所載皆古人親身經歷之事留示後人如前人行過底路程向人一一指點免得東求西問若一點不錯者縱使尋着正路亦與不省任意自行未有不錯者縱使尋着正路亦

大賢力

凡事惟適中者可久

好學則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

學而不思則罔章句之弊也思而不學則殆心學之弊也知此則朱陸門人無事相譏矣

喪當嚴父三年前好用工此追悔少年虛度之言凡人道念多在中年以後然精力減衰不及少年之果銳故立志不可不早非謂暮年可竟也

王大夫謂學只是隨事省察隨人指點若自立節羽則之者愈多則嫉之者益甚逃姚江之謗至于掩功東林復社之禍與國俱鳴呼豈盡小人之過哉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爲名者毀至巍有過舉禍患隨至是天愛之也若縱其所爲如無天道然若後來爲禍必烈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

古來大儒皆簡易率真凡好爲崖岸者學未至也

古人一長足錄遂可不朽試觀裴想參曾師辟由喭何嘗不建聖門高弟瑕瑜不掩愈見其眞今之爲誌傳者必備極美好人并其眞者疑之矣

怒時先息難看一發遂不可制既過思之殊亦不必

故制怒者當涵養于未怒之先

七情唯怒難制惟慾最深理明則無此弊

閻藝相妬百工皆然而王大夫爲尤甚名將成有物

敗之亦天道然也士君子所可恃者惟自處于無過耳

經爲經史爲緯經如醫論史如醫案論以明病之源案以驗藥之效儒者必貫串經史乃爲有用之學其餘他書皆緩也

論語古今至文也多不過數語少或數字而蘊藏無窮當時必出自孔聖手筆而門人裒集成書者非他人可代也

責人者必自恕

只常常看得自己有不是處學問便有進無退

顏子陋巷之樂從四勿來

顏子在聖門最爲天資高邁然觀所記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諸語一味下學攻苦之意則後之爲學可知矣

并無一毫凌駕涉峪之意則戶不與外事其一邑中貴人有仕而林居者其一閉戶不與外事其一邑中利害必爭焉就是曰皆是也閉戶者介爭利害者公各成其是焉若夫公事緘口私事攘臂則無爲之

貴士大夫矣

處難事如理亂絲耐心緩圖自有入路急則愈結所傷必多

皇甫謐高士傳大槩是貧而能樂者故世無持鑱之高士無逐塵之高士無攢眉蹙額之高士人亦可以自考矣

有刻寒山拾得問答一條曰有人欺我害我當何以待之曰只是忍他讓他多過幾年看他愚謂末語有幸其災禍意非有道之言君子小人悲憫之而已俟其久而自報是假手于鬼神也君子豈其

然

老來益當稽志志爲氣之帥有志則氣不衰故不覺其老

凡奕棋與勝已者對則日進與不如已者對則日退

取友之道亦然

晉仲宣愔學行爲賈師道尊嚴如久任以祭酒成就人才必多故祭酒一官不徒以多才能文章者爲之

顧端文寔成講學東林因著道前三才事致書都下
風波大起尚是文人名士舉動林居者以默爲正
孔廟從祀以德則不勝祀從以書述則馬融揚雄有
汗顏矣必也德而有功於經學如程朱焉不然甯
愼也

廣平申氏 國初著姓也亦貴胄也和孟先生大臣
之子忠良之嗣席豐履厚養尊處優而乃摒跡道真
洞達世故故其爲言也質而樸簡而賅推其所以教
弟者固語人所嘗far爲寧繩也小語教於髫齡進語
教於壯歲語有次序功有淺深誠能家置一編其獲
益寔非淺鮮余偶得舊本爲嘉慶戊辰鐫刻兵燹以
遭久遭灰劫因重付剞劂彙爲一編蓋與皖桐張氏
之聰訓齋語澄懷園語同爲有關人心風俗之書也
光緒三年十月仁和葛元煦理齋識

風俗通義

五帝

風興語小引

豫章學者有二門庭焉一曰程山一曰易堂兩先生者各有所主程山主氣節易堂主經濟二者體用兼資不可偏廢者也使言經濟而不本于氣節則其久也或流于穿鑿霸而不自知是氣節之學較之經濟爲尤重甘于楗齋程山之翹楚也所著風興語雖不過若干條然字字箴規言言藥石誠能遵其語而守之于以入于聖賢之域亦何難哉夫所謂風興者猶之乎雞鳴而起云爾人人有風興之時日日有風興之候清明在躬一物未接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誠能于此而守其良心俾不致爲旦晝之所牿亡則風興夜寐無黍所生可爲若人咏之無如世道人心日趨于僞一爲舜之徒一爲蹠之徒其相去不啻霄壤無他孳孳爲善與爲利之分耳帝堯之世日出而作耕田鑿井不特無所爲利亦並無所謂善人之生斯世者咸相忘于風興之頃胸次襟懷光明俊偉如日之出于咸池而升于扶桑寧猶有夜氣不足以存者乎噫亦何幸哉心齋張潮識

昭代叢書甲集卷八

欽縣 張潮 山來 輯
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風興語

南豐甘京楗齋著

講學當有言出而即不遽之恥教人當有不言而存德行之實

的然者之見在一身闇然者之見在天下的然者之見在一時闇然者之見在萬世

廉無咎三字可以治生靜無咎三字可以養生

眞誠者必有應凝靜者必有養寬厚者必有福勤儉者必有成程山夫子益以四語曰嚴敬者必無辱謹者必無咎詳愼者必無悔謙和者必無怨四者無他孳孳爲善與爲利之分耳生死有定數惟任醫者作不得此語貨殖可衡命惟學道者作不得此事

善必福淫必禍天之道也人之所以信天也善不福淫不禍天之變也天道之不可測也人所謂善者或有隱惡而天不之福人所謂惡者或有隱善而天不

之禍人之隱也人事之不可測也天卽禍善而吾必爲善天卽福淫而吾必不爲淫此以人之常定天之變也天之福善其常不福善其變然斷不因爲善而得福天之禍淫其常不禍淫其變然斷不因淫而得福此不以天之變疑天之常乃眞能信天道而盡人事者也

勉君子爲善唯恐近名勉世人不爲惡無妨近名

彭躬菴曰洗滌一片潔白好心可以對天摩挲一雙徹亮眼光可以識人煆煉一身通敏透安本領可爲世用京廣之曰浣濯一段雪白行藏可以見信于人淘汰一片氷冷腸胃可以無干於世調養一副春風和氣性情可以涵育同儕薰陶後進

果有陳仲舉之志氣則可不灑掃以待賓客否則必狼藉大甚果有李文靖之性行則可臺前花欄壞見之經月不一言否則必冗閑不堪果如郭有道之儀範則可以行宿逆旅輒自灑掃否則不過爲潔癖果如裴晉公之風度則可以治綠野堂爲涼臺燠室否則荒宴歲月而已

憂勤惕厲守一身而不足寬安逸豫喪天下而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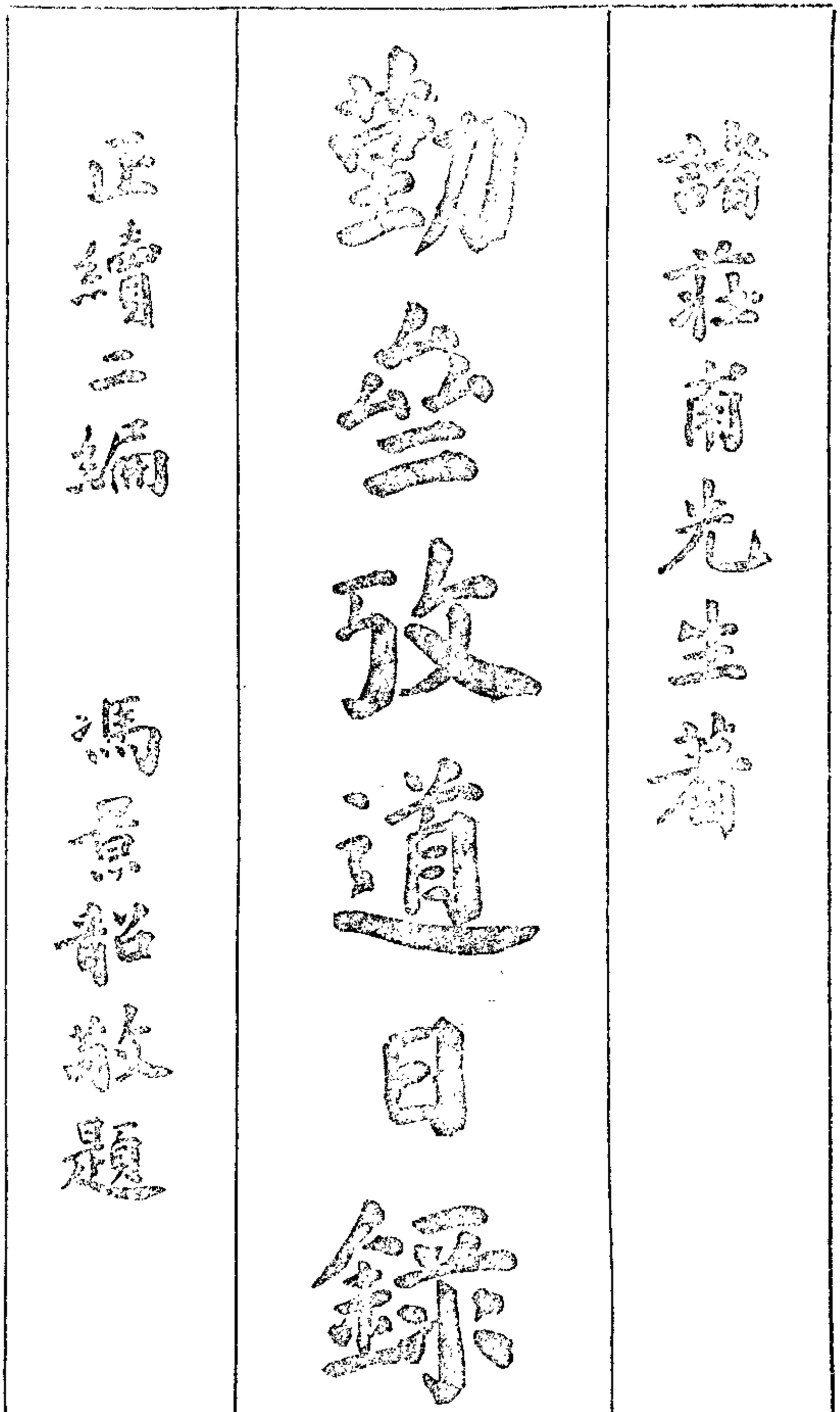
彭中叔原評　理足之語精麤具舉隨人可實受用以之勉學以之厲俗皆無不可十數則已勝他人多多

跋

廿子楗齋著述最富其四禮撮要一書尤爲切于日用今此帙則從令嗣中錄出人所惠岫園初稿中錄出人能于風與時思其語而體之亦可云私淑程山者矣

心齋居士題

四 世楷堂藏板



俞世德堂
庫平校印

勤齋考道日錄序

學問之道不日進則日退譬之登山陟嶺往往歸乎半途而輒止所以古之君子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懈逸其心誠有見夫任重道遠非孤往亟趨未有不中道而廢迄無有成者良可懼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健爲學之道端在是歟玉峯莊甫諸先生力學不倦有倣於昌黎所云業精於勤荒於嬉而遂以勤名其齋俾晨夕瞻顧時加惕惕何其與自強不息之旨隱有合也蓋其自幼有志聖賢之學而未識所從事爰效古人日記法凡語默動靜一一筆之於書以俟參考其篤學勵志實踐躬行亦既歷有年所猶恐道心未純卒爲異學所蔀惑因改日記爲考道錄研精義理剖析淵微發程朱陸閻周易之蘊與斥釋氏之虛無而其所兢兢垂訓者一以主敬存誠敦倫飭紀爲學者之所指歸嗚呼先生當羣言淆亂之後宗良知之說者恣肆猖狂方欲以鼓簧天下而先生獨毅然以程朱之學爲己任是非知之眞守之固卓立而不搖其何以囘狂瀾於既倒開吾道於不衰也乎余玩是編知先生維持世道之志老而彌篤迄今崑之人士知之者亦第稱之爲誰厚人耳樸直人耳其不知者且將以迂儒目之又安保數十年後其所爲倡明絕學昭示來茲者不湮沒弗傳乎用是删其繁複撮其精華梓以行世俾先生衛道苦心昭然若揭後之景仰前徽者因其言而想見其爲人且知其當日之勤苦刻厲如此則凡有志於讀者能無憬然而思興也哉是爲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仲冬後井張伯行書於姑蘇之正誼堂

勤齋考道日錄目錄

諸士儼字莊甫崑山縣諸生。糾同志講設中證人譜。研究性理。開發朱陸兩家之言。多先儒所未及。邑有大紳白如晃控公論。願出金以周貧士。有司嘉及士儼。士儼上書謝却。歷數紳罪。國變後。棄諸生。隱居嘉定。授徒自給。所著證改錄等書。平湖陸隴其稱其刻厲過陳陸。孜孜求合於帝天。卒年八十。同時朱汝穉。字西石。從嘉定黃淳耀遊。卿必經學。初潔耀有詩簡二卷。未及成書。汝穉倣之。會語家之說。而折衷焉。亦名詩簡。陸元輔稱其援據詳博。議論精核。可與註疏大全之書。又有證辨十四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未發。

勤齋考道日錄

崑山諸士儁莊曲氏著
孫世譽世護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會世德堂校印

記曰。考道以爲無失。考道於理欲夾雜之會。固當去欲以存理。考道於假是而非之間。尤宜辨僞以存眞。行習著察。宜盡心也。

帝王立綱陳紀。不過要天下爲子爲臣爲弟爲友者。各循其忠孝友信之則。舉賢書書立說。亦不過要人做完此四等人。完此四等人的道理而已。學人作易。是假卦爻象數。發揮天道人事順逆當變之方。使學者知裁成輔相以順性命之理。

布衣講學。原是難事。所謂無徵不信者是也。只宜閉戶閉修。將自己一身。加意修去。無使缺陷。

自己一家。勉力齊去。無顚倒錯亂而已。

大學誠意章註。朱子易簀四五次。至晚年總論定。此是爲何。蓋起念處最關緊要。非灼見善惡之幾。便有自欺者在。朱子操存之功。到七十以後。起念處直通天理。故解說經傳。方不差誤。今說其詮解如惡惡臭二語。何等眞切。非實下一番死工夫。不能說著。痛撰者是。

以補此漆運。處衰世。則曰。我將何等結束。何等期待。以挽此否運。如此方爲有關係人物。

舜之五臣。際揖讓之朝。武之十亂。當征誅之會。才之有幸有不幸也。伊尹三聘。開有商之業。孔明三顧。遭獨漢之亡。豈伊尹智而孔明愚乎。

心於日用酬應間。最難收攝。故求放心工夫。到酬應不差。方見涵養純熟。

聖人作易。是假卦爻象數。發揮天道人事順逆當變之方。使學者知裁成輔相以順性命之理。

故君子涉世。在在守之以眞。則不言吉而自無不吉。不言凶而自不趨凶矣。

有夷必有險者。境也。履夷若危。臨險不變者。處境也。人當履夷時。刻刻存臨深履薄之心。則入險出險。惟吾主持矣。

然則人畏險乎。曰進無可生之機。退無自善之策。安敢不畏。畏則何能出險。曰出繇於能畏。畏則操心密矣。易之習坎曰。有孚。惟心亨。行有尙。是知心亨可以出險也。

天下無所謂事物也。一理而已矣。心公則所見皆理。不公則所見無非事物。故去私方可任天下之事。應天下之物。

天下人待命於我。我只見得自己一身。則天下之人危矣。伊尹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周公之先知稽艱。遑逸。總是物我無間。

道書面不讀易。讀易而不深究其義理之趣。不可以處常。尤不可以處變。

名利關打不破。斷不能入道。

事功二字。乃名利二字變文。若主道。則事在天下而不知爲己之事。功在千古而不知爲己之功。

學問至有所得後。譬如登山纔有立脚之處。

王陽明曰。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吾謂不然。道隨在皆是。於事事物物上求之。不使一毫放過。纔見道之實際處。若空空體認。不假外求。與禪家面壁何異。

或問今人講求義理。未嘗不了了。及入名利場中。便把持不定者何故。曰見得行不得耳。

先儒謂爲學大病在好名。學如鍊精金。和不得一毫塵沙。若一心爲學。又一心好名。則所學皆僞。卽有所得。亦是皮毛耳。

自己未必無惡。每不能容人之惡。自己未必純於爲善。每指摘人之不善。渾融長者。固如是乎。

余病此久矣。自訟不倦。書此以代鞭笞。

天予我以困窮。我守之以勤菩。天予我以患難。我守之以艱貞。天予我以鈍拙。我守之以恆久不變。所以知天者在是。所以答天者亦在是。

古人處於逸。我不辭其勞。古人處於安。我不辭其危。古人處於易。我不辭其難。時也。勢也。地也。有富貴不能無貧賤者。天地盈虛之理也。有逸樂不能無患難者。生人安危之數也。聖人之心。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須將盛衰否泰全局。打算一番。如處盛世。卽曰吾有何等學問。何等經濟。

直欲使天下有富貴而無貧賤。有逸樂而無患難。故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言老少而天下人盡之矣。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斯。

顏子不遠復者也。子曰不貳過。孔子生知聖人也。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大聖大賢尙如是。吾儕諱過不改。豈眞心求道者乎。

處世貴和。交友貴嚴。蓋友也者。成吾之德者也。不嚴則有殉名之累。吾方取友之益以損己之疾。乃夾雜名心。隨聲氣。賢人君子。皆爲吾作合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言嚴絕諛類也。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一德交孚也。知是道也。可以言交友矣。

張子厚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假使知吉凶而修之。猶私心也。惟付吉凶於度外。刻刻樂循天理。斯爲君子之行法俟命。

學道者忍得饑寒。甘得憂患。方有進益。若以一脫俗念。窺竊皮毛。吾見其終爲門外漢耳。

忠孝風節。或血性男子。一時有激爲之。不皆中道也。加以學問。則中道矣。

惰惰時背提撕警覺。此人亦便可取。

人道工夫。愼獨爲要。

雜心消盡。客氣化盡。纔可入道。

爲學工夫。非刻苦不能有得。非體認不能親切。非篤行不能純一。非涵養不能沛發。

欲敦風俗。正人心。先以禮經領示學宮。重古人入學之禮。使天下之人。自幼卽知禮義。繩趨尺步。言規行矩。敦實行。厲廉恥。終後於中擇品行尤著者。試之以事。量其才能而擢用之。使人知所向方。知所遵守。然後行鄉遂里塾之法。則實行出而奔競息矣。

六經明而世道昌。六經晦而世道衰。

心須防得嚴。收得定。然後可用涵養之功。不然主人翁尙不知所在。從何處涵養。

見道者。所見無非是道。未見道者。所見無非是物。

人曰可殺者人事。天不可必之天心。天人莫相遠哉。

一日之間。念慮不可不察也。言語不可不訓也。念慮不察。言語不訓。學不究。學問不進矣。言語不訓。紕謬僭妄矣。此皆人欲橫流矣。事爲不愼。尤悔交集矣。文字不可不易忽者也。

孔子論仁。只教人做工夫。不說出本體。蓋做得工夫幾分。卽成得本體幾分矣。

以義制事。可以無非理之事。以禮制心。可以無非理之心。

念頭稍退。從前種種。一時頹惰。故貴立志。

人有中年節操可稱。晚年忽然改變者。緣其中年行事。在於好名。不肯實用篤實工夫。及其老也。理不勝其貪欲之心。遂改節耳。

居家甚笑狎極愼。甚怒亦然。

人與聖賢初無少異。耳目同也。心志同也。以我之道治我之身。易易耳。亦何憚而弗爲。

資質愚鈍不足患。自暴自棄實可患也。

定其心。不撓於欲。定其氣。不耗於物。蓋午月陽氣方盛。陰氣將進。君子有參贊調燮之功。故不可不愼也。然寧獨仲夏宜然哉。思齋誦文王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則君子之操心可知矣。

理必曰明。義必曰精。正是致知格物妙處。

長惡在於自恕。有志之士。何事不可爲。

孟子以事心致志論奕。旣事心奕。又何云致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致者。盡其極也。事心致志。自無浮泛不切之病矣。

故習最難除。須猛力洗刷。見得一番新蹊徑。纔有分數。

周子太極圖第二圈。是取古圖畫一白圈於中。以明理之不雜乎氣質耳。古圖左爲陽。中一黑點爲陽之根。右爲陰。中一白點爲陰之根。周子則以圈中黑白二點。合作一圈。於左陽右陰之中耳。與古圖實無纖毫之異也。

歸齋語曰。不能拔出此身在物外視物。却連此身都落在事中。則事亦一物耳。何以宰物。愚謂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物不見物。何嘗不能宰物。

胸中纔有所得。便思發泄。此之謂道聽而塗說。

合如此是理。合如此而如此是義。如此而安。如此而慊。體會之有味。涵泳之無窮。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輕發最害事。凡事愼之於小。終後大處可立。

應事有差。當求平日病根潛伏何處。

心定。則言動酬應自無差錯失度處。

吉居一而凶悔吝居其三。可見人生凶多吉少。德修而身危。行立而誇生。常有時而變無窮。故聖人作易。以明道之無窮焉。

以慢易之心處事。未有不傾敗者。

格物以五達道爲綱。萬事萬物爲目。仁義禮智爲準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爲工夫。

或問格物之方。曰格者。別之精也。子臣弟友。一事有一事之理。格其理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耳。仁義禮智。一理有一理之分。格者。格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使體無不全用無不周耳。

窮理乃入德切實工夫。不隨事窮究其理。則我是我。事是事。何緣得本末之會歸。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敎心空。有事時不敎心亂。如何便不空不亂。只是心常有主耳。

太乙先哲遺書之一
倫世德堂印行

日用飲食。倘之以義。則泰然自得。一切有無多寡之數。俱不足以攖我心矣。

無極而太極。乃周子推原道之源頭。非好爲幽深高遠。令人不可推測也。只於尋常日用間探求。便見。

胡叔心布衣也。修道立德。爲本朝賢人。而論者謂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修之用。不知君子但患不實心求道耳。苟實心求道。卽孔孟顏曾。未嘗身爲帝王卿相也。吾雖讀書勵行。自慊者心耳。終亦非空空揮著。只是一切人欲不作。揚揚惺惺息息。行住坐臥。常與天命相流通。

晉人窮讖天地萬物之理。作讖經天緯地之事。不過究得此心之量。未嘗有一毫增益。

呂伯恭謂期於王者王。期於霸者霸。吾謂期於學者聖。期於賢者賢。但須立志耳。

挽風俗之頹靡。留人心於不死。只此一事。此事而不專心求進。持以愼久。則天之生我爲何。

願與二三子共勉之。

靜中下得工夫細。用得工夫密。方見得義理眞切。而氣質亦易變矣。

身任事變時。舒徐自得。如無事一般。纔是涵養大定。纔是動亦靜之意。

習紙絲毫未除。卽全體之累。私欲絲毫未淨。卽自欺之端。

域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而不有。故能受天下之無窮。而德業光大。

讖卦下三爻有吉無凶。上三爻有利無害。爲君利也。爲臣亦利也。處常吉也。處變而涉川亦吉也。無事利也。有事而伐伐亦利也。讖之爲益如是。人願可不讖乎。初六讖讖君子。用涉大川。上讖字。不知其有也。下讖字。有而不居也。初爻惟示讖退而已。故云讖讖。若讖而又讖。幾何而不爲足裴作僞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夫舜伐三苗。不害其爲允恭克讓之主。文王伐崇。猶是德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而不有。故能受天下之無窮。而德業光大。

柔遠裴之德。彼驕逆而我之。何啻自矜其功哉。

人心最難和樂。豫則人心和樂。太和在宇宙間。天地緜此而位。二氣五行緜此而順。鋒鏑緜此而消。豈非極治之世乎。卦體取人心協應。有豫之意。取順以動。致豫之緜。故名豫。然豫非一無事事也。故又取建侯行師。

吉一而凶悔吝疾皆見。則知世之豫不可無。心之豫不可有也。常人耽於逸豫而忽於憂患。故聖人於處豫之道。三致意焉。

誠意工夫。只在審幾。幾之黑者卽加遏絕。毋使滋暗長。白生愧悔。幾之善者擴而充之。毋小至大。由微至顯。直至純亦不已。則方寸中純乎天理之流行矣。

太昆先哲遺書之一
會世德堂印行

胡叔心曰。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才德皆從心造。何等有用。穆氏教人心空。則是變有用爲無用矣。所以有減寂之弊。

動於欲則念慮昏濁。勤於道則志氣清明。

纖默所以養德。亦可以養氣。多言則失之浮躁矣。

其一種清明之氣。方可入道。蓋清則不可汚。剛則不可屈。心存則所見皆道。心不存則所見皆欲。

修德者。有一種清明盛大氣象。方是人欲淨盡時候。

一個身心。不能字正之修之之功。何以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修德而求人知。此是何心。吾心不愧於天地。卽爲天地所知。吾心不愧於聖賢。卽爲聖賢所知。

吾心不愧於衾影。卽爲衾影所知。人之知與不知。可度外置之矣。

氣濁者心粗。氣清者心細。心細則入道易。心粗入則道難。不以仁義存心。則作事必無天理。

聽言動不越乎禮。卽是寒暑不違。

學人有洗心之功。洗滌則新生。

學到入門時。最宜良友輔導。讓策一次。工夫有進一次。

有欲則執著。無欲則活潑潑地。

龜巢之生朱均。腰緜之生舜禹。清濁美惡。有天淵之判者。以當太極中根陰根陽界限處。故不同如是。

昧道於心。養恬於靜。金晉之本體。安晉之自然。此之謂樂天。

幾微之間。念不妄發。斯可云眞實無妄矣。

持志則意念專一。容貌辭氣。自不慢慢鄙倍。

奉天理之堂公以持身。眞儒也。

堯舜之無爲。非無才也。有知人之哲。則四岳九官十二牧。皆其才矣。故自用之才小。用人之才大。

薛德溫以辨寇獲罪入獄。而讀易不輟。將刑而神色自若。是眞安於義命者。

世法熟者不可入道。語言多者不可入道。機智深者不可入道。以其與道相反也。

孔子不容於宋。孟子不容於魯。聖賢若同於俗。便與時浮沈矣。故士爲世所憎。非士之病。

天以陽生陰。地以柔生剛。故河圖之象。生數多奇。成數多偶。生數。陽也。成數。陰也。陽主順生。陰主逆成。陽以數往。陰以知來。是以陰無首而陽無足。

心體十分完滿。私欲間之。則虧欠矣。須充足仁義。使天理常流行方可。

天地育萬物之體自在。

二程子不立語錄。以爲道理學人言之已盡。後人何必更有添設。滋人意見。此意極是。

每日須靜存工夫多。第一止赴宴會。第二止閒趨逐。夜來收攝身心。體驗日間所讀之書。省察日間所爲之事。不可昏昏睡去。

日用當行。在在求合乎道。謂之躬行實踐。

敬字卽主整齊嚴肅說。謂氏主常惺惺說。整齊嚴肅。敬之形於外者也。常惺惺。敬之存於中者也。當惺惺是惺獨工夫。整齊嚴肅是主敬工夫。

獨工夫無間斷。則純一無僞矣。

學人一身渾是天理。無居時申申夭夭。莫非天理之流行。學者當於此體驗之。

事變當前。猝然應之。不忙不亂。方見平日涵養之功。

學聖工夫。始於收放心。收放心工夫。在於嚴四勿。

一言一動。必須省察。不可以非禮之禮爲禮。非義之義爲義。

道不同者不可與言。志不同者不可與處。爲其無益而有損也。

婚禮不用樂。今人不然。示侈也。我輩宜戒之。祇用一堂禮者。便無失禮節足矣。

辭德溫曰。萬物各有定分。已不得一毫侵犯之。此曾子所以戒貴位之患也。

讀學而時習之章。便見得一生下手在何處。得力在何處。結束在何處。進德修業。要盡力爲之。尤在改其氣質偏重處。

太眞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吾身與天地相似。風雨時。寒暑順。天地之性情也。喜怒得其平。衷樂得其正。一身之性情也。
當存此天理。則性情自然和平。心地自然廣大。
天理充實。則耳目聰明。心志愉快。有一種自得之妙。私欲縈擾。則心志窒塞。耳目無主。日用違
當。在在不適。理欲之相反如是。
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學必通權。然後有濟於用。
人之志實願切者。心思自凝聚。精神自簡束。踐履自誠慤。中心達於面目。無輕浮薄弱之態。此
等人。必不暗人間走閒話閒笑。
人不可不處逆境。學問俱從逆境進。逆境者。天所以成就有志之士也。
志願大擔任大者。一切事都不放過。日用細微。事事著實。不爲順境所移。不爲逆境所困。則順
逆皆有進步。
譬欲如步驟一般。又如斬草必盡根柢一般。
夫子之讚顏回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人知顏子之天資高不可及。不知只是一
個擇善固執的學者。
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然非舍動求靜也。無事時攝心息念。遇事時即事存心。即事存心。則動時
靜。攝心息念。則靜時靜。須於靜時操心慕一。則遇事時不至擾亂。故曰主靜所以制動。

見得到行不到。只是私心未淨。
得天地之秀而爲人。於人之中獨得清淑之氣而爲慧。慧固不同乎流俗也。故其爲人。可以師
表一時。儀型天下。若論事而不知精微之妙。義立心而不知窮理之功。日用違理。不過爲形氣
之小人。在野爲同流合污之鄙夫。不有愧乎慧之稱哉。
讀乾之大象及夫子愛慎忘食章。慄然懼曰。晏安怠惰。一無事事。不幾爲天地之戮民。聖人之
罪人乎。
修己則安人安百姓。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吾心與天地民物相流通。故性量充足。則在在
充足。性量缺陷。則在在缺陷。
吾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因爲人欲所蔽。是以不得相通。若能克去人欲。則天理鬼神。相爲冥
契。智慮尺不違。舉頭如在。猶是隔絕之言。
不能隨遇而安。惟見人之不是。此大病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耳。非富貴榮達。不須學也。識得此意。而以患難貧賤爲不幸
者。眞天下之不才矣。
靜處道之體。動實道之用。盈天地間皆是也。人能體是而廓充之。則可以爲聖賢。不然。凡民而
已矣。

心爲萬事之主。不收放心。則不知事之是非邪正。
人生饑寒爲大。饑寒至不能生時。不可作饑寒想也。必曰此天所以貴成我。所以厚待吾。不然。
何他人不如是而我獨如是乎。如是自勵。過此一關。則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
漉溪胸懷灑落。只是無欲。
惰慢邪僻之氣不可有。浩然剛大之氣不可無。
讀聖賢經傳。當因其言以求其理。即其理以致其用。
河圖中含維書之用。維書發明河圖之體。此可見圖書相爲表裏之意。
第宇宙事物許多義理。乃知萬殊不出一源。
變化氣質。變其舊者而化於新。變其太過不及以化於中正。
動儉朴素。治家之道。嚴毅清苦。持身之方。
胡叔心曰。此理從優游涵暢中來。則意味自別。此是洒然自得後境界。
爲學之要。在求放心。然放心最不難求。一覺不在。而心即在矣。
中庸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是窮理之方。胡叔心謂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愚
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先生得力語。但少辨疑得之最精一句耳。
學爲聖人。非有他也。惟非非求盡乎爲人之理而已。人能盡此爲人之理。則性與天道。不外是

矣。

居敬窮理。則思慮純一。志氣清明。識見纖悉。
參其一太極。小德之川流也。統體一太極。大德之敦化也。
鷂見飛蟲。罹於蛛網。忽猛力一飛。向空而去。人之私欲纏接身心。何以異是。誠能一旦猛力洗
滌。則身心洒落。如蟲之向空而飛矣。

變化氣質。須養之以詩書之澤。加之以陶淑之功。
於倫紀之中。少有虧欠。雖極力補救。反身不能無愧。人可使倫常之內。有抱歉不慊之事哉。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人有因一事之得。而志高氣揚者。其胸中之所存可知矣。
能安分守己者。知命之君子也。

天當淨雲散。晴光一色。何營潔也。人而私欲糾纏。其營潔何以異是。
理明則無私。義精則無失。舉人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也。
出入名利之場。酬酢萬變之中。而能卓然不亂。斯爲有守。情之所適。必欲過遣以自異。反非中
耳目之用最緊。任其往來。吾只守之以禮。若則道之胸中無如者然。

只爲主敬工夫不至耳。
坐臥如一。動靜如一。造次顛沛如一。斯謂之主敬。
胡叔心謂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卦之私氣。故逆天悖理。私氣二
字。似只說得老氏。不知禪和子之所以猖狂妄者。皆私氣也。

程子曰。天下之理。來有不動而能慊者。故慊有二義。有一定不易之慊。有變通不已之慊。
勉人於不足。誠人於有餘。聖人作易之大意也。凡事皆當如是。
以敬天之心敬晉身。晉身方不暴殄。
或問寬去己私。便是天理流行。如何又要復禮。曰譬一間屋。打掃乾淨。本設器皿。終是虛空所
在。故須復禮也。

時時以戒懼恐懼爲心。則臨事必無毀前虧後之失。
治家之道。以情勝者也。情勝則有親愛賤惡諸弊矣。惟以義處之。則
天人一體。格天而天不愚。必格之來。盡誠耳。修身者格天之本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爲學亦當如是。
守之以正。持之以公。可以處順。亦可以處逆。
胡叔心謂眞能主敬者。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者也。可知人欲所以不能淨盡者。

則盡其事。靜則致其理。勿使少有虧欠。則心安而身舍矣。
執一成之見者。不可與語道。
靜中存養不殷。則人欲便滋長。動時省察不精。則言動多尤悔。
朴實之質。可與語道。
人以昔刻相加。須反躬自省。不可便生嗔心。
虛心領受。則隨在得益。
薛德溫曰。習於見聞之久。雖事之非者。亦不覺其非矣。所以習俗之固。不可不拔。
又曰。聽言雖則與之俱化。故貴乎聽德惟聰。此言亦深有味。
不能消然無欲。而多談義理。不過一場虛話耳。於己身心何與。
局外論人。甚易。當局而不失所守爲難。
鄒魯一書。皆聖賢日用間事。聖人不能舍聖賢日用以見道。則學者不能舍聖賢日用以求道
矣。

幾十年讀書爭書。皆爲一事之失。遂致終身受玷。君子所以有臨深履薄之懼也。
言性不言命。不知性之本。言性不言情。不知性之用。
心體如鏡。日省惕則日光明。日頹惰則日滑昧。

君子小人之分途。豈與不異面已矣。君子心有所畏。故不敢自欺而愼獨。小人心無所畏。故憚於愼獨而自欺。

胡叔心謂詩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此孟子所以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也。

背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居敬也。背仲弓以見賓承祭。主敬也。

人能强恕反求。纔有私欲萌動。自然消滅默奪。

胡叔心曰。致知力行。工夫不可斯須間斷。自始至終。皆離不得。蓋致知力行。是動時工夫。一著靜時。可以不用。故云有時。若操存涵養。乃靜時工夫。未致知之前。先須存養。方能致知。既致知之後。仍加存養。方能不失。故曰不可斯須間斷也。

薛德溫曰。欲深欲厚。欲韙欲簡。蓋養欲深。積欲厚。貌欲韙。言欲簡也。

又曰。各安其分。則天下平矣。欲使人各安其分。非禮樂教化不能。

清明之氣。義理之氣也。昏惰之氣。人欲之氣也。沈一菴以歷之愚謂敬心常存。則清明自生。昏惰自退。

實至者名彰。故君子不諱名。亦不好名。好名未有不爲僞者也。

人不可無事事。一無事事。則心惰矣。

沈燕士。曾觀諸葛孔夜卜諸葛瞻。因者無視。斯可以言學。此是實心爲學之言。雖爲陸氏門人。

有味乎其言之也。

袁慶士。人心與天地本一。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此是見道之言。使其從事於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至眞積力久。則本體不虧矣。奈不肯窮理何。

因一言一行之得而審其胸中之隘愼可知。

人若得人禽所爭只在幾微之間。自不容於不學矣。

陳安卿謂下學工夫無間斷。卽是上達。愚謂下學是一事。上達又是一事。

薛德溫曰。處事不可使人知愚。噫。人奈何自矜其德乎。

又曰。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此聽訟之名言也。蓋一知其寬。便長其覬覦徼倖之心。而致於犯法矣。

君子違庖。正欲養得一脫生意。羌浦有餘。

或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在誠乎。不在誠乎。曰所樂豈在誠外。然說樂誠便不是。

天下事壞於回顧。一回顧便退惰矣。

得志之時。易於汨沒。失志之時。易於摧折。能卓然自立者鮮矣。

道在吾身。身與道在處。學人不肯枉己殉人者以此。

平日極不堪之境。卽是極進德之境。學者於此。當確然操持。不可輕忽放過。

心不公正。卽好一善事。爲一善事。亦是私也。

人謂釋子輕言了悟已往。便登正覺。譬下居者占一區大宅。絕不計較室中有無。以爲雖借本性。終無著落。不知釋子實未嘗知性。性是人物所得於天以生之理。固萬物一體。人人具足。物物皆備。但人得其氣之全。物得其氣之偏。得其氣之全。則明而通。得其氣之偏。則昏而蔽。此人能推而物不能推也。人到有生後。不能不蔽於有我之私。故必格物窮理以開其蔽。致知力行以盡其量。今釋子以回通靈覺爲性。不知回通靈覺。是心之妙用。非性也。性是心所具之理。釋子實不識理。所以不務格物窮理致知力行以盡其心。反事虛無寂滅以滅其理。是果何嘗知性也。欲求靜體。須於動時覺之。

爲政以敎化爲本。法律輔之。

胡叔心謂鄧康節有玩侮不恭之意。此言甚當。觀經世書及無名公傳可見。

隱顯截然兩途。身當顯達。須識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思。身爲隱逸。須識得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的意思方是。

以實心行實政。方有益於國家。

羅整庵曰。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此言說盡釋伯成裏。蓋有見於心者。實見此心之知覺回通也。無見於性者。不知性之爲理。須致知力行以盡之。反欲虛無寂滅以滅之也。

太倉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讀書者不明乎道。其弊也。不至於學術誤患。必至於邪說禍世。負才者不明乎道。其老也。不至於與俗爲伍。必至於狼籍敗行。

讀書時懷憂世覺民之心者。行事必有經綸康濟之業。舉人屢啓及門以言患者以此。

讀書要去自私自利之見。存萬物一體之懷。

靜時下得存養工夫。纔有時遷物。一覺亦便收斂。有著落處。

天子以天下爲心。公卿百僚以君國爲心。郡縣守牧以匹夫匹婦爲心。士君子讀書以聖賢爲心。百姓以各安其分爲心。各盡其心。各得分願。自然風雨時。寒暑序。天心正而風俗醇。兵戈不作。禮樂可興矣。

平生之失。大半在書語之間。摧勘書。便是德器深厚。胸中愷悌息息。主宰常存。則言訓矣。

嚴毅清苦。是羅先生勇猛精進處。亦卽是其勉強處。若工夫到自然地位。非嚴毅清苦也都化了。

或謂主敬之學。是收攝此心在腔子裏。然後體念天理人欲。方好存遏。余曰。若然。則主敬是一心。遏人欲存天理又一心矣。主敬工夫。當不若是。

乾之彖辭。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初爻。三百八十四爻之本也。

以仁存心。自然履中蹈和。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易狎也。君子易簡以處之。於易狎易褻之處。而能凜之以戒懼。愼獨。持之以曰明曰旦。則無時不敬可知矣。擴而充之。有不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乎。故曰察乎天地。

聖子曰。至易而行難。蓋眞實無妄之理。本我固有。不假外求。至易也。及其行之。不能不雜於人欲。故曰難也。

夫子廟碑。後人極其稱頌。極其形容。皆郭璞語。終不若夫子自言曰。其爲人也。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云四語。便見聖人一身渾是太極流行。卻又平平常常。略無是異。乃眞孔子面目。

佛人學道。只宜循途守轍。循寸守寸。循尺守尺。勉進於道。切不可高視闊步。淪於虛渺。

太陸先哲遺書之一
會世德堂印行

人非草木。安能不起雜念。念起卽遏。卽是不遠之復。

忠孝風節。不過因一偏之善而成之者也。由一偏之善而加之以擴充之力。便可到大中至正地。中庸所謂致曲是也。

事到兩難地位。不爲不可。爲亦不可。此時當揆諸義之輕重以處之。如舜之不告而娶。周公之誅管蔡。雖聖人不能免於無過之地也。

隨遇而安者。初非不得不安於勉強苟安之謂也。由其中心安於義理。故見天而不見境耳。

凡事委之於天者。愚夫也。故智者惟盡人事以聽天。

伊川之嚴毅。是伊川之強勉處。其自洛卽歸。氣象一新。非復昔日之舊矣。

貧而樂。只是見道不見境。

勤齋考道日錄續編

崑山諸士儁韭浦氏著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誠以持己。恭以接物。則人愛而不敢狎。

天下事可從者衆不從。非出於矯。必出於怠。不可從者獨從。非出於貪。必出於畏。

守其是。去其非。大其量。小於心。可以處衆。可以獨立矣。

誠意工夫。在操存中須養得活潑潑地。令一腔生意。油然自

操存嚴密。毋使此心一刻放逸。但操

生。

兩日微覺慢握。百穀草木。讀皆甲坼。因思學問到眞積力久時候。一得師友啓發。其豁然貫通。

沛然莫禦。亦復如是。

事親疾須洗心滌慮。體察言動。維持寒暖。伺候飲食。純以學問行之方得。

晃理明。操心密。履危也而安之若素。遇惡也而示之至公。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守得心定。自不爲外物所誘。外物者。利欲也。

心志一立。用力便有專主處。

持身一事不可苟。舉是一步不可苟。出口一言不可苟。守此三者。其於行也庶幾乎。

心一放則私意起。私意起而天理滅。所以君子嚴獨之功。

夜夙時提醒身心。勿使放失意情。

言之易。行之難。失之易。守之難。

性分工夫。人都被順境錯過。能於功名富貴中猛力省察。急流勇退。便是豪傑之士。

少年不讀書。中年不進德。老年甘老荒。三者過門不入可也。

時命之窮。所如不合。歷觀古人。大抵如此。但要見得明。守得定。行得穩。纔得閒。相機觀變。隨在

操心。務求不背於道。

移風易俗。君子之事。風之薄者挽之以厚。俗之靡者挽之以質。不必身居長上。但使我之所處。

可得爲者誠心爲之。人未有不信從者也。

潛然自守者。無熱心快目之失。

去惡如淘沙。積善如鎔金。沙不盡則金不純。故去盡務絕其根。金不練則質不精。故積善貴乎

涵養。

讀書須臨在用功。緩加討論。切勿輕易放過。

事必爲其所難。難者得。則易者不勞而自成矣。

仲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卽是灑然浩落與天無間地位。

虛懷下人者。隨在可得師資之益。

易曰。愼言語。節飲食。言緣口出。食緣口入。易人者毋身。易出者敗德。故愼與節爲養正之道。

改過如薙草。遷善如播穀。薙草者必除其根。根不滋則苗不發。播穀者必種其本。本不深則實

不蕃。

識見亦隨閱歷而進。

道德者經濟之根本。六經者道德之淵藪。

將舉賢謀言。身體力行。方見其心得之妙。

勤書慕愚中。有無窮之義理學問在。

人知清議之可畏。則知所以修身矣。

人之百計營求者。只爲不知義命耳。

不講出處進退之道。則士多不修品節。

國家取士之法。周禮三德六行之制爲上。其次賢良方正。孝弟直言乎。

操存者修身之要。讀書者涵養之資。

伊川畋年。度毅化證。純是和氣。與明道先生合德。先儒學問工夫。深造者是。

三吳之地。號稱澤國。留心水利者。務去其積弊。內地低窪。水易漂沒。則挑築塘岸以防禦之。濱海斥鹵。潮汛往來。河易淤塞。則及時開濬以疏通之。誠能處置得宜。則蓄洩有備。水旱無虞矣。

氣質之性。昏明洗滌。各有所偏。就其偏著處克之。即可至於仁。

苦心力行。行之不已。便覺聖人言語。字字道著痛癢。

出不躁進。處不求名。明其道守其義以全其身。抑亦可以爲賢矣。

見得義理親切者。胸次自然灑落。

出處之際。須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玉於功成名立。則泰身遠引可耳。

乾之初九。一陽始生。爲陽之根。此處最宜洗滅。故曰勿用。改過遷善工夫。不患覺得遲。但要行得早。不患說得少。但要行得多。

天下事求成而反遲。無意而猶至者。十常二三。

絕幾微之人欲。存一息之天理。以之約束身心。亦下學第一工夫。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聖賢之本體。仍安然不動。方是與天無間。

刻刻天理。事事天理。在在天理。使心與理一。而不知何者是我。何者是理。纔見得工夫純熟。

安當處順時。刻刻如臨危患難時。方有進益。

曾子朱子。親其平日不說透一語。不走透一步。都是小小心心。眞眞實實。不肯一毫放過。所以爲千萬世學者標的。

到得胸次廓然。方見得工夫效驗處。

必有鼎面爲善。不是云愛俟之主。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不可成之人。但要立志堅確。勉強精進耳。

操存工夫純熟。邪念自不得入。

敬小見稚要好模範。染習不壞者。天生豪傑。天下豈有愚人哉。

陸稼書刻苦砥行。學力純粹。於金谿姚江諸弊。具此識。察若日星。眞習道之功臣也。

各問稼書學力何如。曰看他用力處。只一個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其工夫已到得力地位。

稼書居官二年。不受一錢。廿蔬食濟游客絕迹。士衆喪服。獄訟公平。征粮不鞭笞。民亦樂於奉公。無愧漳溪明道之爲吏也。暗居官而不易素守如是。則不易所守而爲官儒可知矣。

陸桴亭陳確菴天分既高。涵養又熟。故其於名利之際。自能瀟然耳。

意則無一不慤。慤而不持。流於匪僻矣。敬則無一不敬。隨在兢兢。邪不得入矣。先儒講入聖工夫。緜於主敬。實徹始徹終之功也。

貞不息之功者。方能獲深造之益。

讀聖賢書。須將聖賢語言行事。常在胸臆間。務使吾之所言所行。皆之聖賢之所言所行。乃爲眞好學者。

做人須誠實。學問須明理。天命吾以時。不窮吾以道。窮吾以境遇。不窮吾以力行也。

王陸之不識源頭。壞於特其聰明。探索高遠。不肯從下學一途。著實行去。故其見解愈深。去道愈遠。

魂夢不能純一。即是不誠處。

執已往之成見者。必不能日新其德。

獨者何地。人不見知已通獨知之地也。非獨已知。天地神明所共知之地也。天地神明共知之地。而吾有不可對天地神明之一念。即可出面對天地神明乎。故自今以後。凡有此念者。不敢對越焉。

困衡。天也。退藏。人也。人定勝天。庶不負上天生我之意。

爲官之人。方可與講修身立命之學。

論書明道者。其綽當日用間。有許多到妻孥家室的處度。行出來總是有用之學。方不謂之玩物喪志。

無慾不破。無惡不改。歷觀古今眞然。

胸無眞見立志未定者。不可與之共學。

不肯躬行實踐。徒摘一字一句。議論前賢。總說得十分有理。於自己身心何益。

機智深者。不可與之作緣。

文章治術不純。然其愛民之心。出於本意。

主敬是學貫動靜徹終始工夫。

客問親喪未終。又罹兄變。於服何如。余曰。三年不屆於非服。至於答拜。以在制稽顙爲宜。

爲學在積漸。眞積力久。自然水到渠成。惟勿忘勿助者自得之。

涵養心性。無過讀書。讀到得意處。悠然會心。眞無可名喻。

書不可一日不讀。道不可一日不講。不講讀則心氣粗浮。
甘心窮拙。勉力向上。自然有所成就。
出處之際。不可不慎。
學問工夫。無中立之理。故一不長進。即便退情。
天下不才之事。大都出於聰明人。天下鬧緊之事。
下事無不可爲。便不肯向平常路走。遲鈍人不安
生知。而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貴也。
學道須要一副眞實心腸。實見聖賢可學而至。力求至之。方可與之共學。
爲名而勞。有榮有辱。爲利而勞。有利有害。惟修身勵行者。有天得之安。無人欲之危。
學問充足。可以應用。涵養大定。可以變變。
待人要恕。自治須嚴。
顏子之犯而不較。直是廓然太虛。非制事制心者可同日語也。
洗滌人欲。使方寸中刻刻與天理相符。纔是入道進步。
周濂溪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此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地位。
朱子自謂與李先生游。每一去面後。來則所聞益超。古人上達日新不已如是。

雖然不動者心之體。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千聖千賢。
未嘗不以此教人。無不從此處著力。自少至老。其從一路走
酵德溫曰。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己所能私。此言極說得透。直看得天地萬物。渾然一
體。物我無間。但爲釋氏之教者。恐得這口。
安命須先知命。知得方能安得。
自楊雄王通之徒附於儒。而天下之雜術僞書出矣。自從祀廟庭之賢不論定。而吾道無緣
歸於一矣。
王陸之政蹟事功。宜祀於鄉。其學術偏駁。不宜從祀。陳白沙見地高明。以禪理說儒。不宜從祀。
理欲之介。昏明之辨也。日窮事物。日循天理。則知日益明。理日益徹。不窮理者反是。
處事權變不可有。權宜不可無。機變者私意也。權者公心也。
看得武公方是真心入道者。前賢延抑成諸謚。何等刻責悔過。允爲學者之標的。
一部禮經。大面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師友。細面提讀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本之以敬。閱之以則。
治生人之矩矱也。
周子之主靜。不若程子之主敬。尤爲切實。
欲之勝理也易。理之制欲也難。必以理爲主。使欲念不得乘之而入。則幾矣。
心無越思。行必理義者。君子也。
處天下難處之事。須誠心委曲以爲之。則上可以副君父之委任。下可以酬若生之瞻仰。
凡事可爲而得爲者。爲之。可爲而不得爲者。存之。可爲而不能爲者。勉之。至於不可爲者。絕之
而已。
朱子論學辨答。其言論往來。大有條理。大見以理斷事處。
草野之人。聞朝廷一事之得則喜。一事之失則憂。可以證人性之善。
心之精明繇乎窮理。純一在乎存養。

事變當前。須十分熱思痛處。不可輕率苟且。稍一差失。悔之遲矣。

以理義自持者。見義自然勇決不疑。

以己之靡。傚人之貪。欲人之無憾也。得乎。

讀史當識其略。究其事。察其勢。而觀之以理。

天地間無一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也。

平日有積累之功。後來收自得之效。曾子眞積力久。故能博一貫之旨。速成頓悟之說。非聖人之教也。

胡叔心曰。讀書一遍熟讀。一遍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豁然貫通。

得來。又云。讀書須著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做人書裏去。務要令此書自我心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聽言動等處。若實做得來。自然長進。此是先生眞實做工夫處。故言之親切著是。

明得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則天道人事。總歸一理。故聖人窮理到盡性至命。方完得學易工夫。

道理須逐步尋求。逐層體認。方爲切實。如性與天道。個在文章中。必先從文章著實理會。到眞積力久。豁然貫通。便覺威儀文辭。莫非性與天道之流行矣。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人必博文。然後可以約禮。

程朱之學。以主敬窮理爲方。是教人於實處求之。象山陽明以易簡良知立本。是教人從虛處見之。眞毫釐千里矣。

薛德溫曰。有欲則人習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如溫公之於蔡京是也。夫溫公未嘗有欲。特以革弊之速。不合中道。差役之復。則於五日。此天理中之人欲也。一著人欲。遂使京得以其才中之。若二程子寧有是乎。

生於天地間。可以補世界缺陷。幾端。方不塵讀書君子。

友朋幾日不見。不須問渠工夫。只察其動靜語默間。便可卜其學問之進退。

詩文非應酬事。人有思學節烈。有關名教者。爲詩文以紀載之。不過完吾分內之事而已。

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克復之目。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克復之方。

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幼卽習禮舞樂歌詩。今人讀書。但知有文義。所以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一任氣質之偏而不知變矣。

持志可以制欲。主敬所以持志。

學問不緣窮理力行得者。終不成實際工夫。

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緣格物。物者。內外大小精粗事物之總名也。物有是非。意有善惡。格得物理明。識得是非透。善惡誠僞。自無遁情矣。

一日盡一日之事。一事盡一事之心。昔之所期者如是。

經學取士。其說不易。但以言不以行。則空言耳。安能有益。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心性非二物。存養非二事。存得心。性已得非養。必曰存養者。恐此心向

太原先哲遺書之一
倫世德堂印行

雖念上去必用一番操持之力。既操存矣。又盡開擴。故又下涵養工夫。

君子上達。譬之登山。一步高一步。小人下達。譬之墜井。一步深一步。此理欲之分途。造乎其極。

逢源者是。

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味此三語。入德易。成德難。吾儕知學知行。尙未能篤好。

未能無間斷。欲望成德。不亦難乎。

學然後知不足。能常若不足者。好學之君子也。

中庸言學必加一博字。辨必加一明字。行必加一篤字。此方是

君子純粹之學。精一之功。不然。泛泛不切。如不能真知。行不能力行。安望其有所成就乎。

朱子於離騷韓文。手自註釋。不爲玩物喪志何也。蓋讀書而究極其理。乃是格物窮理工夫。若

徒泛濫辭章。方爲玩物喪志耳。

樂天知命者。方能隨遇而安。

處死生患難之際。不可隱忍以苟免。不可矯激以傷生。隱忍則害義。矯激則傷理。

非於自想者。自棄其身者也。

明道先生說理。直截了當。一無枝葉。初學見之。便欲援儘入悟。而不知其用功微旨。却是迥別。

明道見道分明。故說得直截。泰漢以來。一經註疏。再經貼括。畢人之道。被他擬議壞了。自有明

道。天人性命之理。方說得渾合無間。

薛文清謂程朱直可徑紹四配十哲之列。此是不易之論。他日必有人行之者。

下愚求道。只守平日下學熟路。嚴而又嚴。愼而又愼。無間斷。不患不到聖處。

韓昌黎上當事諸書。可謂不安於義命。

處事惟當於理而已。在外之毀譽不計也。

立身天地間。決非安當處。何以有成者。

張敬夫年纔四十八。於疾革也。一友扶掖求教。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養融天理之妙。言訖而

逝。可見平日一無私欲。臨終自然了了分明。

許魯齋不食無主之果。則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可知。

一部論語。孔子與門弟子。未嘗論心。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

之體在是矣。

立繩墨以持身。身出繩墨之外。別善惡以治心。心遊不義之鄉者。操存不密。省察不嚴也。

澄心默識。散步逍遙。尋訪良友。與鉏吟哦。皆是涵養工夫。摠之而不搖。引之而不誘者。方爲有

守。

晉之心靜。卽事物紛投。不得而接之。胸無執持。卽日居深山。曾然不動者自在。

人之學貴力行耳。羅氏李氏之靜觀氣象。移非切實工夫。讀聖賢書。學聖賢行。不立程式。定志

氣。鮮有能成躍功者。存養省察。是收放心實際工夫。

慮通必如鐵之求食。渴之思飲。方有進益。

志是造道之植幹。師友是琢磨之人。書帙是滋益之具。不可使耳目閑。不可使心志擾。不可近

匪類。不可邇酒色。

後世患無人才。亦知受病在於失教。國家欲作興人才。務嚴黌庠序之教。令童子卽教學弟

之行。長幼之節。比長。教以聖賢大學之道。事君治民之方。務實不務華。務樸不務巧。如是造

就。則人才可出。風俗可正。而國家收得士之效矣。

下得堅苦工夫。自然有進步處。

不讀書自謂吾勝人。多讀書益知吾不如人。古之賢人君子。其制事制心處。實有未易量者在。

在庸俗中不爲庸俗緇染。在高明中而無高明氣習。是則近於道者也。

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道皆不同。不礙其爲聖人。陸象山王陽明同講理學。何至斥爲異端。蓋

不同者。所處之跡也。其歸則一。故不礙其爲聖人。象山陽明之講學者。其跡也。而其實則偏

僻駁雜。非指爲異端不可。

孔孟萬世之師也。一老於鄒。生不同時而憂患同。程朱闢道之亞聖也。一危於蔡京。

一危於韓侂胄。亦生不同時而患難同。觀於往哲。當患所以自處矣。

黃叔度能沿人鄙吝心。鄒康節相對如坐人於春風中。古人之德氣足以盛人如此。

日間讀書雖不多。然涵養性情。神益身心。莫大於是。

夫讀書之益有五。曰窮究理義。曰克長識力。曰防閑身心。曰變化氣質。曰涵養德性。

進德修業。貴於日新不已。前日所造之境。至今日已爲塵跡矣。安知今日之所見。至後日不又

以爲塵跡乎。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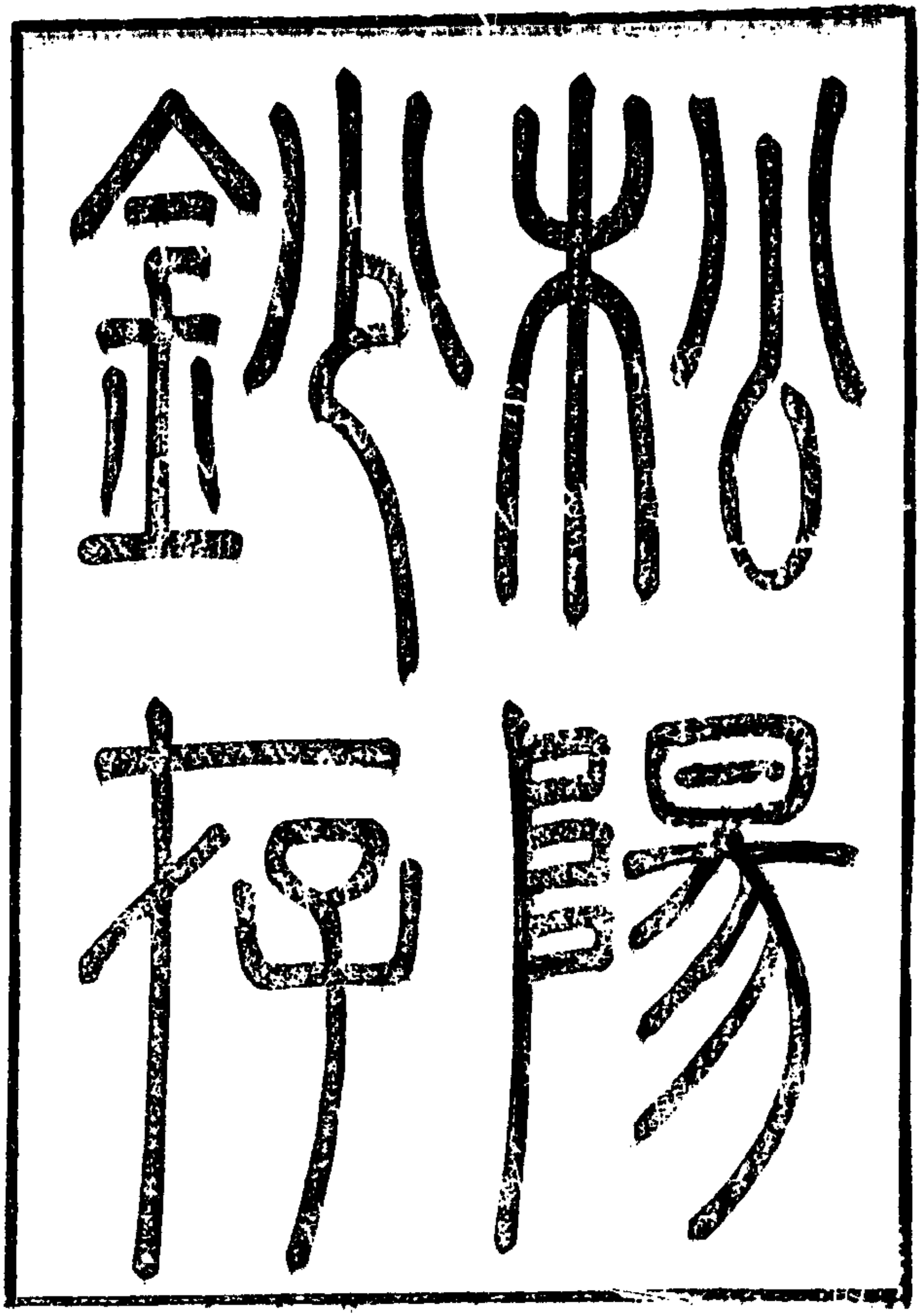
勤齋攷道錄及續錄跋

世間事務龐雜。屑不暇姬之人。慨覽光陰有限。未能涉獵羣書。而不日欲進德修道。默化潛移。則先哲扶植德性之著述。似又不宜不覽。以免軼出常軌。於是譬世之簡而易言。筆金碎玉。尚矣。蓋在匡時之暇隙。而覽前人宏旨之箴言。以作處世之方針。迷津之寶筏。是撰警覺。惕勵德業。如鐘聲。如棒喝。其神益於身心者。當不鮮也。余家藏昆山諸士儀毘甫先生所著勤齋攷道錄及續錄一書。均進德修道之語。以勗勵士林爲鵠的。扶翼名教爲指歸。條分縷析。挈領提綱。實吾人常可諷誦奉爲終身圭臬者也。邁清康熙時。儀封張清恪公。諱伯行。字孝先。嘗刊清初諸儒書。此兩錄亦蒙採納。付剞劂。杭董浦先生譯世駿。爲清恪公傳云。學宗朱子者。張楊園。陸桴亭。魏環溪。耿逸庵。熊愚齋。吳徵仲。施誠齋。諸毘甫。劉仁寶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擇而刻之。而吳朝宗。吳徵仲。施誠齋。諸毘甫。劉仁寶。皆隱居力學。世莫之知。久將湮沒不傳。公特爲之表章。尤見顯微闡幽之義云云。足此證勤齋攷道兩錄。固當時清恪所刻之一種。惟自出版至今。近二百五十年。年湮代遠。簡斷編殘。書不什襲重印。以廣流傳。不特負著者維持道德之苦心。且著清恪表仰先儒之盛意。現以今之世道人心測之。此種進德修道。簡明切要之書。似宜盡力推行。以匡末俗。爰照校一過。印入太暉先哲遺書。以長區區服膺之微旨云爾。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俞慶恩昌齋跋於上海寓舍。

勘誤表

勤齋攷道日錄　九頁二十五行集義誤義集　九頁二十六行淵淳誤淵停
十一頁四行忽誤忽
勤齋攷道續錄
二頁十七行人圈脫　三頁三行汎誤況　六頁二十行揚誤楊
勤齋攷道錄及續錄跋
一頁二行殲誤殲



同治三年十月
錢塘丁氏重刊

松陽鈔存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編乃其爲靈壽知縣時於簿書之暇取所輯問學錄日記二書摘其中切要之語錄爲一編以示學者靈壽古松陽地故以松陽鈔存爲名本七十八條儀封張伯行嘗爲刊版刪其與問學錄重複者僅存二十八條殊失隴其之意此本刊於乾隆辛未乃金山楊開基所重編分道體爲學處事教學辨學術觀聖賢六門仍以原第幾條注於本條之下以存其舊而列以己見附識於後前有閻基序稱問學錄爲中年之書此本爲晚年手定之書極論伯行之刪本爲非又有隴其孫申憲跋亦謂伯行刻隴其遺書四種惟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爲足本此書及問學錄均刪節失眞云

卷之上
道體 計七條
爲學 致知力行存養並編入凡 計二十二條
論經書及考訂附後
處事 出處治道治法並編入 計十四條
家道 一門缺
卷之下
教學 計四條
辨學術 計十六條
觀聖賢 計十五條

松陽鈔存二卷共七十八條清獻先生摘自著問學錄及隨記中有關學術人心及先儒未發之語重錄成冊以惠後學者也先生精義微言不盡于此書而晚年審定爲迷者指途已該先生講道之大旨儀封張清恪公曾有刊本僅二十八條蓋儀封見問學錄中多與此同故刪去過半不知問學錄乃先生中年之書而此則先生晚年所審定也

即如論善人一條問學錄以爲中行狂狷各有善人顯與朱子善人畫定無進步之解不合鈔存內則將此條削去其半改從朱子困勉續錄內壬申所記一條正與此同其爲晚年手定無疑清恪轉刪鈔存而存問學錄此條亦未細考矣基久有刊刻此書之意因循未果歲辛未館清獻文孫令嘉書塾擬輯陸子全書而功力浩煩未能猝就及門相與慫慂先梓鈔存乃勉從其請其附識之語本擬削去而學徒輩以爲藉此可以就正有道故亦

附存基于此竊有嘆焉夫子朱子後大儒若西山若鶴山若魯齋固謹守繩尺矣自是以迄有明非程朱之學不道然嘗歷選先賢記錄其極醇無疵者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羅文莊困知記而止爾他如曹靖修之夜行燭陳布衣之正學纂要專言一事未爲全書而顧端文小心劄記高忠憲語錄陳幾亭學言陸桴亭思辨錄其果克繼薛翼考亭而維持鄒魯而是書乃其手定則尤心精所繫詎可以少而忽之先生手定尚有雜纂雜鈔偶記十餘種行將掇其要語同問學錄隨記參定爲書以繼讀書居業困知三書之後與天下學者共見先生之全而以此編爲乘韋焉爾金山後學

楊開基敬識

國朝治教昌隆先生應運而起其著述所係眞有以羽

例言

一先生年譜康熙十有一年壬子年四十三問學錄輯成先生束髮受書卽知崇尚朱子爲入聖之階至是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遂輯是錄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二十有六年丁卯年五十八衛濱日鈔成後改名松陽鈔存摘問學錄隨記中之大有關于學術及先儒所未經闡發者以嘉惠後學按此則兩書相去蓋十有五年學與年進自宜以鈔存爲定論張儀封刻本見鈔存中與問學錄同者不知其中有節去有併合有增改轉刪鈔存以就問學錄殊失先生之意今悉照原本不敢增刪庶合先生之本旨云

一鈔存係隨手記錄體不分先後亦無倫類今欲便後學略仿近思錄之例稍爲序次朱子文集答王欽之書有云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于此而驗之于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居敬窮理交相爲助矣殆竊取此意或亦先生所許者爾

一近思錄門類一道體二爲學三致知四通眷五力行六家道七出處八治道九治法十處事臨政十一教學十二警戒改過十三辨異端十四觀聖賢今鈔存止七十八條不能悉照近思錄各爲類姑從併合其閒辨學術最夥次觀聖賢俱各爲一類其道體教學雖少無類可併亦仍各爲類餘止存爲學處事兩門而致知涵養力行俱附于爲學治道治法及警戒改過俱附于處事云

一原本七十八條前六十八條自注云以上俱靈壽錄知末十條蓋後來增入也今悉注原第幾條原增第幾條于每條之下基再識

受業門人沈銓山甄平湖翁于泰虞嘉尊府庠
陸鍾萼瑤文平庠顧修鼒禹疆金山
金志澄旆臨平庠翁光邁守曾平庠
顧錕愷庭金庠陸奉璋士宜平湖
翁光述傳曾平庠沈鏞韻清清溪
陸申章人文平庠顧榮光華渚婁縣
沈售卓臨平庠莫之京祖珍金庠

何文遇慧昭金序　張廣濟萬周平序

沈　儁質宣平序　陸嘉錡醉蘭平湖

陸錙蕙纕蒔平序　戚星藩匡一平序

陸世崧虞封堅叔嘉序　陸錙熒平序

陸清獻先生著　金山後學楊開基惕齋編次

道體

仁義禮智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
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義及其成則爲禮既成
而藏則爲智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
仁義禮智皆在心發出來皆是路原第五條

基按朱子云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又曰以仁存於心義形於外言則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言則就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先生此條闡

朱子意極明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始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即愛亦不離愛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言仁之說於是始精然不讀朱子仁說及語類所記論仁各條亦不知程朱用心之苦原第四十條

按此數問學錄節去數句

崑山諸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爲政耳如有時仁爲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教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爲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即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意醫家君臣佐使亦然原第二十八條○莊甫名士儼隱居嘉定士

基按性理大全或問性之四端選爲賓主恭而無禮是以禮爲主也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層見迭出朱子曰說得是此疑莊甫所本也然卻發得甚明宜先生深取之也

周子太極圖全是知天命之學原第二十九條

按儀封所刊本無之學二字

陸桴亭謂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則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於水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之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水而

江河湖海自不同也其說極明但桴亭以理一分殊解一貫愚卻未敢以爲然一貫是一本萬殊不是理一分殊原第二十九條○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嘉定人明季諸生研精理學著有思辨錄諸書基按先生日記云羅文莊曰理一分殊本程子論西銘之言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文莊尊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此條亦學者所當知故附於此○按文莊困知記內論理一分殊津津乎言之然卻與朱子不合當辨

程子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云性卽理也言性卽理則義在其中矣仁義禮智皆理也天命之性也達德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則義也率性之道也達道也合而言之則理而已矣朱子大學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心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非卽理也原第五十八條

禮樂二者相爲表裏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是禮中之樂周禮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曰中以無相奪倫言曰祇以肅然起敬言是樂中之禮原增六條

爲學

左傳載周原伯魯不說學魯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原伯之不說學不知其意如何大抵當時老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浸淫於士大夫之耳原伯亦尤而效之者也大人身居高位不能不患失患失不能不回惑所賴以維持啟迪之者學耳今曰可以無學則何所不至乎自此說行而文武典章將弁髦視之苟且之風成而大亂之兆見矣閔子馬之言亦猶辛有伊川之歎也嵇阮之清談盛而永嘉之亂興姚江之良知熾而啟禎之禍作皆是如此彼豈徒不說學方且侈然自以爲善學而笑聖賢之不知學原第十五條

考亭淵源錄載郭友仁德元告行朱子曰人若於日閒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觀朱子答劉淳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愼恐懼四字已是壁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載於近思錄第四卷中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

專言靜乎 原第一條

基按此條極有關係但謂朱子語類一條爲德元所記想先生祇據淵源錄未及細考耳查語類乃沈莊仲倜所記然看朱子訓沈倜諸條則莊仲初會爲禾嘉之學者又一條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卻放得遠少閒會失心去玩失心二字則莊仲又似爲金谿之學者又一條訓以善讀書之法與友仁同則此語誠恐失其眞也先生此條定爲學術稍偏者所不樂閒基懼或借誤莊仲爲德元以藉口故附於此○按先生文集亦載此條但無答潘子善一段後面略綽提撕句似無根宜以此爲正

大學言八條目而戒愼恐懼貫乎其中中庸言戒愼恐懼而八條目貫乎其中 原增三條

基向有劄記一條云戒懼愼獨是大學誠意正心工夫不言格致者已包在戒懼中也羅整庵先生欲以首節指點性道教當格致偏矣近思錄小序云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可知戒懼愼獨該得格致在內胡敬齋亦云致知力行皆靠住戒愼做去盧陵王勉軒見而極取之批曰戒懼中本包有格致工夫異端之所以藉口者皆舉中庸首章不用格致工夫爲詞此金谿黑腰子所由來也揭出此條快極快極有功後學不小按勉軒不免過譽然似與先生此條有發明處故附於此

李厚庵言知行工夫有三樣小學則先行後知大學則先知後行成德則又先行後知愚謂聖賢之言知行

有分先後言者有不分先後言者如子思云尊德性道問學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不可分先後然卻又不是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謂（原增四條○厚庵名光地庚戌進士安溪人大學士謚文貞）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語皆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朱子答陳膚仲書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亦卽學規之意

存心養性朱子不分作二事謂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潛室陳氏亦曰存心卽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愚謂中庸言尊德性而朱子以存心解之亦此意也如分存心養性爲二事則尊德性與存心亦二事矣蓋止此操存之功就心言之則謂之存就性言之則謂之養謂之尊豈有二耶但孟子言存養在知性之後包小大而言與中庸第二十七章之存心專以道體之大言者不同孟子言存養包省察在其中與中庸首章之存養以省察對言者不同至於中庸言未發已發則又就此心分出公私其言各異而存心養性無二事則一也若異學之存心只存得箇人心便難與養性爲一（原第三條）天地位萬物育猶云大綱正萬目舉能致中則大下大綱都好了是謂天地位能致和則事事都好是謂萬物育致中而天地位也有許多作用不是空空守此未發之中天地便位大抵中和雖分一體一用然中又自有中之體用和又自有和之體用中庸後邊言

（原第二條）基按文集亦載此條但答陳膚仲以下則云夫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其卽朱子之意也夫似不若此條之明透可見鈔存爲定本耳

大德小德言尊德性道問學皆是如此論語敬信節用愛人時使注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也亦不是謂此五者只空空一心絕無事實亦是大綱好只算得在心上到萬目俱好方纔是爲政 原第四條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極此與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一例朱子皆分爲兩截程子皆合爲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合者言之朱子自其分者言之正相發明若象山陽明亦皆欲合爲一事其意便不同譬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無頭的乾爻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之考卽又林夔孫所記論顏冉之學一條云坤是箇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

則修牆在其中蓋牆卽屋之牆恐人認爲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只知屋忘卻牆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只要修屋不要修牆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在依本分做將去玩此則知聖賢論學固有從力行說起者但不是專務力行而不致知做坤道工夫仍不廢乾道所以言尊德性卽言道問學不必以行先於知爲疑或云此章尊德性是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是盡乎道體之小豈力行則專務其大致知則專務其小歟是又不然知在行先者固無分大小皆須理會知在行

尊德性而道問學章句以存心致知分屬之史氏伯璿疑其欵力行意欲以盡精微知新屬致知道中庸崇禮屬力行蔡虛齋深取之然朱子之意殊不然語類有一條云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伊川言

原第十一條

後者大綱已不差了只是要詳求其節目篤壞程氏
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
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
外之節此說得甚好原第三
十二條

基按尊道分屬存心致知自來聚訟得先生之論
始見廬山眞面一隅集松陽講義既出已足盡破
羣疑矣但松陽講義兼存致知內亦可包得力行
之說論理固圓然在本節斷以存心包力行爲定
論讀此條自明○問學錄一條云讀書記謂博文
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
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存吾心固有之理玩此則常
二句卽是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
然看來約禮卽是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是力行
之意與涵養用敬之意稍別所以看作一事者蓋

朱子論涵養用敬二句原將克己補在敬一遍也
克己復禮少不得以敬爲主則以約禮作尊德性
看自妙按此
條與此相發

克己一己字最可怕這箇已生於氣質成於習染爲意
必固我爲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爲非禮入於
喜怒哀樂則爲乖戾入於子臣弟友仕止久速禮樂
刑政到處成病痛大綱不正萬目不舉皆是這箇作
怪能急能緩能剛能柔能顯能隱千態萬狀雖各有
輕重淺深之分數不同然有了一分便障了一分義
理書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
是能將這箇去得淨盡無處容留自聖人以下皆是
以這箇去留之分數爲人品之高下原第二
十六條
人有剛柔清濁之氣稟行於酒色財氣之人欲上二者
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故人品不齊須以義理克之
義理亦不離乎酒色財氣卻不雜乎酒色財氣亦有
輕重淺深分數原增第
八條
立後之權有數等有不惑之權有知天命之權有不思
不勉之權下學而上達亦然原第四
十九條
張子西銘從孟子盡心一章來原增第
二條

基按先賢謂西銘理一而分殊是發明前半篇先
生此語是發明後半篇蓋窮神知化便是盡心知
性知天無忝匪懈便是存心養性而厚生玉
成以至存順歿甯幷殀壽修身以俟俱在裏

必窮十三經必閱注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覽朱子文集
語類必觀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必讀文章正宗得無
詩人所謂田甫田乎曰此學者之本務也非甫田也
但亦當循序而漸進易曰寬以居之程氏分年讀書
日程一編眞可爲學者準繩原第四
十八條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雖纂輯之臣如胡楊金蕭無大儒
在其閒故不無繁冗遺漏之病而大義炳如非程朱

之學不載足爲學者準繩蓋當時承宋元諸儒理學大明之後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後能知聖人之道永樂之政未有善於此時者也自成弘以上學術一而風俗同豈非其明效耶 原第六十三條

呂氏云儒者正學自朱子歿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亾永樂開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輩苟且庸鄙之夫主

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注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遡乎訓詁之精其失者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故余謂講章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樊籬聰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注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愚謂呂氏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潛畔師說者誠有之而其發明程朱之理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歿後非諸儒則其樊籬不至隆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崇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粗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 原第三十四條

基按先生此論極得朱子家法若如呂氏說則朱子當日只消守程子之說又何必纂精義纂輯略羅呂謝游楊之論別爲或問以剖析之乎擇其精而去其粗無惑於拘牽破碎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先生眞繩尺朱子也

朱子謂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復考且從象以下說此與不敢輕言春秋之例同一闕疑之法蓋朱子解經有極放膽處有極小心處然放膽處亦從小心處來 原第五十三條

朱子於易則取先天圖取河圖洛書於詩則黜小序於大學則不用古本於孝經則作刊誤此皆有旋乾轉

坤之力與湯武撥亂反正同功然有朱子之學則可無朱子之學則妄也明儒往往欲舍朱子而自立門戶其高者則管夷吾之內政軍令其卑者則商鞅之決裂阡陌而已 原第五十二條

基按先生雅不喜學者輕易改易經傳謂南巢牧野止可讓湯武一行不宜於程朱後再議更張故於草廬諸書俱有所不滿爲此也仁山先生定洪範經傳可謂停當而先生於詹某洪範河洛諸解質疑猶曰仁山議論不可不存於天地間但應將不宜輕改之意著於篇末庶有以擴學者之胷襟而不開其弊蓋先生之防微杜漸謹守朱子家法如此

大學二程皆有改正本至朱子始分爲經傳復補格物致知之傳其說精矣而後儒紛紛如董文靖公槐則謂傳未嘗缺特簡編錯亂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之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方希古蔡虛齋皆是之至王陽明則又以戴記原本爲孔門古本而曰大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自嘉隆以來爲良知之學者皆主之高景逸名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是不可解也自古本之外復有石經大學出自近世編次又與古本異鄭端簡極信其書陳幾亭曰是豐坊僞作蓋以坊言得之某家中也此書誤人尤不淺學者只斷以朱子所考訂者爲正而凡移經作傳及不分經傳者皆不可從呂氏謂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爲思逞都是無知妄作可謂確論 原第十六條

豐坊不但作僞大學又作僞詩傳山東王西樵有僞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譔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譔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譔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閒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

亾眞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
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竝無一言及
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
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
亾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
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
之手者按西樵此論最有功於詩汪鈍庵作西樵傳
特載此論亦最有見原第十七條○西樵名士祿順
琬吳人順治乙未進士
康熙己未鴻博官翰林治壬辰進士官考功郎鈍庵名

家語一書亂於後人之手又未經程朱大儒論正是以
愈傳愈亂餘冬敘錄謂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
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
肅注家語十卷此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今世
相傳家語殆又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所
以知之者蓋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
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肅
之全書矣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云家語字稱仁山
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問

子桑伯子朱注云家語記伯子不仁冠而處張存中
取說苑中語爲證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今家
語元王廣謀所注本也顏何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
以餘冬敘錄觀之則朱子猶及見家語王肅注本而今
亾矣王守溪震澤長語云於書市中得家語王肅注
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是王肅本尚存然未知守
溪所見果肅本否譚梁生以伯子事見說苑不見家
語而議朱注之疏殆未考家語之始末也亦可爲讀

書輕議古人者之戒原第三十九條
春秋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
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
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
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
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
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
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
日庚子爲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

未詳孰是吳氏程則又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然索隱亦是臆說非有所據大抵以爲二十一日則是己酉歲生七十四年以爲二十七日則是庚戌歲生七十三年學者疑則傳疑可也必欲强而定之則鑿矣 原第四十六條

處事

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自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矜而爭羣而黨正是正直忠厚之無分寸者雖如韓魏公

之不欲分別黑白顧涇陽之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皆不免有弊士君子處世當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風世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不辨而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逞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

之不爲西京之頑鈍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然尚書有直寬剛簡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是又賴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則東西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 原第十九條

顧涇陽告王荊石曰以摸棱爲工以調停爲辨遇賢否不欲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

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滑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此是忠厚之假者張侗初渙羣論曰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一有偏則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託

足爲獵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營其窟憤盈者張其勢
毒螫者假其餤荆棘載道風波瀰天始於立氣節而
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
之輩此是正直之假者假忠厚假正直又不可與無
分寸之正直忠厚同論原第二十條
按右二條問學錄本一條此分爲二而語亦節得簡明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原六十條
基按朱子每好言恰好二字先生此二語亦只是要恰好又此二語省察克治都在裏
人無遠慮不但是溺於宴安耽於嗜欲如虛無寂滅記

誦詞章之徒皆是不知遠慮遠慮不是從利害起見
只是步步循天理原第五十一條
史傳成湯解網一事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
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綱而
不能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故商道號尚嚴然未嘗不
時開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
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先
王之法哉余在嘉定時體認得如此宋史仁宗贊曰
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
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斃倖而不
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
之氣仁宗可謂得商湯解網遺意漢卓茂謂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其意亦猶是原第三十條
基按先生治邑以清廉著聲者也而其論治體如此所以民沾其惠至今稱道弗衰也益王道與管商只此毫釐之辨世之號爲清廉而以刻核爲治者尚其三復於斯
馬貴與云周禮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
私土於民痛癢常相關而良法可世守自封建變爲
郡縣壤土既廣則志慮有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
猶或庶幾稍涉繁黷不勝其瀆亂矣此是至言然簡
須要有分寸若簡無分寸便是太簡欲有分寸須是
主敬窮理原增第一條
一篇洪範只是要敘彝倫然非九疇咸備彝倫不可敘
不是區區司徒一官可以敘得所以孟子言教必先
東方朔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翳而前旒所
言蓍原第六十六條
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

間此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撰而度之使自索之此數語不善用之則爲柳下之不恭又甚則爲東方朔之玩世爲胡廣之中庸爲蘇味道之模棱善用之卽寬則得衆之道也其不同處只在分寸上又在時候上如何能恰中其分寸恰中其時候只是主敬窮理晉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路溫舒上德緩刑書亦引用此語皆與東方朔同意皆要講分寸看時候 原第六十八條

孔子於魯獵較可從而女樂必行者一則是由剝而復之機一則是由復而剝之機也聖人之審幾精矣語類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正此之謂然聖賢見幾雖決而用心則甚厚故孔子以微罪行伯淳之詩曰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 原第四十四條

基按問學錄內少聖賢見幾一段必如此方形容得聖賢出處之心若但曰見幾而作猶只見得一半

讀陽明奏捷疏平八寨詩不如曹彬下江南歸朝氣象遠矣 原增第五條

基按陽明文集正德十二年五月有閩廣捷音疏十二月有橫水桶岡捷音疏十三年四月有浰頭捷音疏六月有三省夾勦捷音疏及擒獲宸濠捷音疏十五年重上江西捷音疏嘉靖七年有八寨斷藤峽捷音疏凡八疏未知先生指何篇言抑以其概不免誇張功效耶平八寨詩云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日閒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旋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誠與曹武惠奉敕江南勾當回氣象殊矣兒寬帶經而鉏爲左內史推情與下不求名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可謂有眞儒循吏之風矣及天子以司馬相如封禪書問寬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是何言歟亦異於宋孫奭天書之對矣漢書以寬與公孫弘卜式同傳有以也夫 原第六十七條

馬陳宜中論丁大全之奸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何椒邱云自道學不明士名一善而不克終者多矣昔胡邦衡論和議名動遐方及歸自海南遂泯泯無聞

附奸相以求進此無他不能善養其氣故更憂患而
餒旨椒邱此言自好者宜書紳然此所言猶是正氣
之不克終者也若直之出於客氣者又無足論也矣
原第五
十四條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
問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復十年
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
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
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吾輩纔舉筆不

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晉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
原第六
十五條
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問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
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吾輩
纔開口不可不思此一段
道聽塗說不但不能體之於身且亦辨之未必能便明
益聽來之言或似是而非或止見一邊或言其當然
而未及其所以然或言其綱而未及其目不深辨之
而驟行之猶恐不勝其病痛而況徒資口說乎聽一
論人之言不察而遂播爲毀譽且不以爲法戒而僅
爲毀譽聽一談理之言不察而遂發爲議論且不求
其躬行而僅爲議論其害豈可勝道
原第二
十七條

松陽鈔存 上

當歸草堂

往歲十一月高君伯平自淮上寄陸清獻公松陽鈔存楊氏開基原校今刊列當歸草堂新刷本附書曰是書流傳極少張清恪公所刻尚失其眞道光十四年冬秀水文少桐如峻購得陸申憲刻楊校本貽桐城蘇厚子愔元厚子攜去憾未錄副二十二年於乍浦劉氏故紙堆中偶檢得亦申憲刻印本視厚子攜去者較精整藏在行篋咸豐十年燬于平湖今春海鹽張銘齋鼎來淮攜有嘉慶二十五年清獻族曾孫光宗重刊申憲本以貽均儒亟命工依草堂書格寫以付版足與前刻呂氏童蒙訓並傳益校而跋識之申與弟丙反復共讀言近而遠義峻而和其閒嚴儒釋之大防閱時俗之所服懲彼流弊肫然苦心初非有爭於前人也吾儕循是以讀三魚堂集暨所著遺書上證語孟六經微恉當必有會於萬一是則是書之流傳固不可任其或少已同治四年五月錢唐丁申謹識

陸清獻先生著　金山後學楊開基惕齋編次

教學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狂狷與之之內有許多裁成輔相之法究竟欲其歸於中行非徒嘉奬之而已也若但知嘉奬則狂者之氣將益高而狷者之守將益僻其去中行將益遠豈聖人之教乎人多錯認聖人取狂狷之意願涇陽謂學問當從狂狷起腳是何言歟

十八條

聖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莊周蘇軾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適以啟其不遜耳大抵人之流於異端者有剛柔之不同而聖人之教亦有剛克柔克之不同原壤之叩蓋以剛克柔之法也

五條

孔孟每稱善人明季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然按朱子語類講論語不得中行章則皆謂善人不及狂狷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種而不可以此該善人也朱子此條宜善會永樂時輯大全刪去善人字甚有見此論不主語類廬陵王勉軒見之謂顯與朱子不合疑非定論此時尚未見鈔存全本也今讀此條先生改定仍從語類可見鈔存爲定論儀封刻本刪鈔存而存問學錄殊失先生意矣

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又曰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卻有狂氣象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據此則是朱子以善人爲謹厚之士今當從之大抵中行狂狷善人有恆皆是以天資言而善人又不如中行有恆又不如狂狷

七條

基按問學錄原本云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語類曰善人云云據此則又似以善人爲謹厚之士愚謂有近於謹厚之善人而不可謂善人止謹厚之士也謂善人不及狂狷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種而不可以此該善人也朱子此條宜善會永樂時輯大全刪去善人字甚有見此論不主語類廬陵王勉軒見之謂顯與朱子不合疑非定論此時尚未見鈔存全本也今讀此條先生改定仍從語類可見鈔存爲定論儀封刻本刪鈔存而存問學錄殊失先生意矣

孔子之時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尚少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異端之說方且共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目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辭文清曰孔子教

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旨蓋此之謂也原第五十七條

基按呂東萊先生近思錄後序云首卷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之事祖謙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本原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東萊此序與此條相發先去其病而不知指理在心內者亦禪此條云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按此於一樣之中又分得失剖晰極細而鈔存不載者蓋先生辨學術甯峻其防如此

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愚按收拾精神而不讀書窮理發出來不能無差且其所謂收拾精神者不免如觀心說之所譏非如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略綽提撕也安得無病至其所以收拾精神主於自私自利而非主於存天理又無論矣大抵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轍原第六條

按此條文集亦載日記內無中閒觀心說一段○基按先生此條評定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直是等上等來眞無可躲閃人但知偏於靜者爲禪而不知不分動靜者亦禪人但知指理在心外者爲禪而不知指理在心內者亦禪此條云指理在心內者亦禪此條便可當一部學蔀通辨○先生日記中尙有一條云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按此於一樣之中又分得失剖晰極細而鈔存不載者蓋先生辨學術甯峻其防如此

陽明年譜載其將征思田之日與錢緒山王龍溪證道於天泉橋上緒山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是師門宗旨龍溪謂心體旣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陽明兩存之曰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吾學無遺念矣愚謂此一條是王學病根其所謂致良知亦是如此依緒山之說則以本於無善無不善者爲良依龍溪之說則直以無善無不善者爲良總是知有心不知有性若以孟子仁人心也程子性卽理也之義求之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不知明季諸儒何以必極力爲之回護如高忠憲云陽明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

而足以亂教則以性原可謂無善特不可以此教人耳豈性與教有二道乎陳幾亭云陽明所言無者直指本來不著一相非謂有善惡而不分別也衍之於意與事是既有善惡之後仍不分別其學術禍世之罪可勝誅哉自汝中之說倡遂蔑視進退取予無足輕重不見性者爲善亦無益見性者爲惡亦無傷非惟程朱之閑蕩然而良知之教亦且口實於天下則似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未嘗差特龍溪衍之過當耳果足以服龍溪之心乎幾亭又云孟子言性善未嘗云有善呼性爲善猶贊青天爲好耳若夫善意善事猶彩霞明星惡意惡事猶黑雲濁霧雖彩霞明星與黑雲濁霧相去遠甚要不可執此霞此星爲青天之本體也善意善事性所發也非性所有也性中本無一物夾雜至虛至粹故謂之善孔孟未嘗言有何待後人言無必云無善是無上加無也則似孟子云性善即無善無不善之謂與告子何異乎豈無聲無臭者性而有物有則者非性一物不有者性而萬物皆備者非性乎其言不必無上加無若與陽明

稍相左而實深於回護陽明者也以景逸幾亭之好學深思亦知姚江末流之弊而不知其病根在昧於心性之辨反從而爲之辭甚矣莠苗朱紫之易亂也

原第七條

王龍溪曰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本寂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

斯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古今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按龍溪此條言良知之說各自爲派如此然總知有心不知有性其或分主宰流行或不分主宰流行或分工夫本體或不分工夫本體皆只是指此昭昭靈靈之知覺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原第八條

基按嘗閱龍溪集滿口是禪固陽明之濫觴也此條特引其言良知各自爲派目若龍溪之純是釋學明季諸儒已明言之先生故不復辨云

高景逸先生之學見於先生所謂困學記者大略謂始讀大學或問見朱子言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閒但覺氣鬱身拘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繼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者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快然及謫官赴揭陽於舟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將程朱所示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諸法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過汀州陸行憩旅舍小樓讀二程書見明道先生曰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從前牽纏俄然斬絕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無方所可言也平生深鄙學者張皇言悟此時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可下工夫耳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寻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積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雖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此記作於甲寅與吳子往歸季思往來相與焚香兀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蓋先生之學專以靜爲主而其

靜也又以呈露面目爲主純是禪學由其初不知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爲有病而從此入門遂有旅店小樓之張皇其後焚香兀坐必七日皆是欲守此旅店一段光景遂執此以爲學者下手工夫其講一貫也謂一貫尙是入門之學非終身結果之學卽指此一段光景爲一貫也其論格物也謂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理者知本之謂也亦指此一段光景爲知本爲格物也其論性也謂陽明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其論盡心也謂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

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曰心曰性無非指此一段光景雖未嘗廢讀書然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輕到後來臨終與友人書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又遺疏云君恩未報願結來生全是佛家話頭其平生好處只是從天資上發出來與學問全無干涉在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只是略欠自然與朱子所謂略綽提撕者稍異耳未是禪然景逸用之遂至於此甚矣學之不可絲毫有偏也 原第十條

羅念庵在陽明之後深知陽明末流之弊而欲以主靜功夫救之其集中有云頃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陽明公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病躓等而已哉又與王龍溪書云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也此皆切中當時之病然不反求之居敬窮理而第欲以主靜爲致恐只是致其所致非聖門所謂致高景逸之學大抵本於念庵觀其所作三時記言在揭陽念庵之門人蕭自麓出念庵諸書觀之深嘆爲陽明門人對病之藥

可見至若李見羅亦深言陽明末流之弊而取止至善爲宗旨只是將陽明之良知改頭換面耳非有二也其學又在念庵景逸之下矣 原第十一條

基按陸王一派學問如白沙甘泉念庵諸公皆是做靜時工夫得力者彼自以爲學有本領卽斥之者亦以偏於靜非之豈知只是致其所致毫不識靜時工夫卽嘗謂彼於靜時要察見要尋求要搜根及至於動以爲內既無私遂聽其自然流出則是靜則擾之而動則任之也烏覩所謂主靜立極耶

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皆以朱合陸援儒入墨使學者記集注或問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雖有信從朱子者不能不惑於其言較之顯背紫陽其害尤甚幸羅整庵陳清瀾之徒深闢其謬如撥雲見日至徐文貞學則一書則又欲以陸合朱推墨附儒蓋以象山未嘗不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與朱子之格物窮理髣髴相似遂強而一之不知象山雖未嘗不言講明其視講明一邊卻輕且其所講明者亦止講明其自家一派學旨非可與朱子之格物窮理同日語也謂陸無異於朱不知朱子推墨附儒與援

儒入墨其歸一而已矣文貞平生極尊陽明良知之學而其語錄有云學須有要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又曰學須有所見乃能行得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冥目求前也此亦與象山所謂講明一般 原第十二條

顧涇陽學爺通辨序以象山爲有我朱子爲無我其說是矣至謂朱子歧德性問學爲二不能無失面曰辨

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爲支離孰爲禪辨其孰爲有我而已矣則似朱子之勝象山者僅在無我此則愚所

未安 原第十三條

基按涇陽還經錄其闢陽明可謂力矣然尙有未深燭其爺處故小心齋劄記及文集內說到下手工夫終覺含糊先生日記有云辨學術同異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若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涇陽此序舍清瀾本意而別生議論誠不免躲閃

余於辛丑壬寅閒有告子陽明之辨謂告子不是如禪家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只是欲守一心以爲應事之本蓋卽近日姚江之學然不能知言養氣

則心不能應事故自覺有不得處雖覺有不得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又告子天資高强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者强者必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東莊見而評之曰百餘年來邪說横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眞范甯所謂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卽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張考夫亦極稱實錄譏陽明警敏機械之言謂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考夫東莊之論陽明比子更嚴子初未見實錄耳所謂天資高者有中行狂狷善人實無處可以置陽明

著有楊園集

余於壬子五月始會東莊於郡城旅舍諄諄以學術人心爲言曰今之人心大壞至於此極皆陽明之教之流毒也又曰涇陽景逸之學大段無不是然論心性則雖甚闢陽明而終不能脫陽明之籓籬又曰東坡學術尤誤人好其學者戲謔游蕩權詐苟且無所不可故人多樂而從之今之聰明才俊而決裂於廉恥之防者皆以東坡爲窟穴者也若程朱之教行則人不可自便此所以惡其害己而去之朱子雜學辨最有功於世又曰今日爲學當明可不可之界限古人大則以王小則以伯猶有所不可況其他乎又曰考夫雖師念臺而不盡從其學考夫之於念臺也猶朱

子之於籍溪屛山白水乎非延平之比也一時之言皆有關係予所深佩服者原第三十六條

魏莊渠與余子積書云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閒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後仍用鈍根而謂改定已發未發此是朱子已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閒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爲是三變在中年而已定此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大抵朱子四十以後初會象山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處疑信相半多屬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識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用功則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原第九條

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愚按朱子心學凡三變固然然惟初年涉禪其後出入於五峰之說認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者爲未發似與陽明之不分已發未發者講良知更講致良知講理以頓悟更講事以漸修此明季諸儒所以救陽明末流之弊也然不知從朱子之格物入則所謂悟與修皆不可據不知尊程子性卽理也之解則所謂理者先不眞此只救得龍溪諸人之弊不曾救得陽明之弊原第六十四條

以六經爲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注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象山之解經其害更甚於王何也 原第五十五條

陽明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辭詖嘉隆之際其辭淫萬歷以後其辭邪至今日其辭遁 原第五十六條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綱目特筆書之而又備載其論兵以仁義爲本之言不以其言性惡而沒其善所謂惡而知其美也今日於象山陽明亦當如是但從祀則不應濫及 原第二十一條

顏魯公唐代偉人而載於姚鉉所輯唐文粹者寶應寺有記放生池有碑深溺於浮屠之說如此其他如張說王維盧肇李華白居易柳宗元之徒連篇累牘稱揚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知韓退之眞人傑也唐文粹不載退之諫佛骨表大端已差 原第四十七條

觀聖賢

李見羅曰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漢此言甚好然卻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貫言之則一箇秋陽江漢貫萬箇秋陽江漢 原增九條

閱聖人百世章想親炙二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 原增十條

曾點之春風沂水卽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間隨時隨地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欠缺便非所以報知已高明廣大處有一毫欠缺則大綱便不正精微中庸處有一毫欠缺則萬目便不舉此卽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是見得未能行得若卻是實能行得漆雕開所謂斯是點所見之境界但自知其未能信則其篤志處亦高於點 原第二十四條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從容時信猶易倉卒時信最難閒雖已見大意而能體認到此其一段謙退精進氣象眞是可說如陳清瀾學蔀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卻少此一段氣象 原第二十五條

史記檀弓皆載孔子負杖逍遙歌泰山梁木之事吳草廬曰此妄也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詩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詞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益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誤造欲表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草廬此論言聖人生死之際甚明白若如史記檀弓所載則孔子之臨沒不如曾子之啟手足易簀遠矣

按誤造聖人事欲尊聖人而適以卑之者多矣在漢論衡諸書已辨之若草廬此論所見更卓宜先生深取之也

二程先生一寬和一嚴厲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二先生氣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議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荊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詆爲姦險亦非二程之有優劣益荊公尚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論學言之語錄中明道言居敬處多伊川言窮理處多如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如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則皆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談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學一也窮理居敬必無偏廢之理特記之者有詳略爾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益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程門定論也故二程語錄中多有不分二先生語者後人柰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

論二先生者亦折衷於朱子而已朱子曰明道語宏
大伊川語親切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
工夫造極可奪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顏子若孟子才
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卻不能
到又曰大程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當識其初年
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
如伊川說得的確合朱子數條觀之則知明道天資
高於伊川伊川學力所至不讓明道明道有優於伊
川處伊川有優於明道處然其道則一而已故四書

集注引用二程語亦不分伊川明道 原第四十一條
按問學錄所載柰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下云必欲分焉則有之矣此改云亦折衷於朱子又伊川有優於明道處 原第四十一條
以下問學錄內無此處
明道謝表有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及
爲御史對神宗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
臣擬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嗚呼此所謂濂
洛關閩之清議而非顧厨俊及之清議也以此爲訓
猶有摘蘇子瞻策問而劾其不恭如朱光庭者 原第四十二條

黃勉齋所述朱子行狀直是一篇太極圖學者不可不
讀 原第四十二條
基按日記云朱子行狀是周子一篇太極圖周子
太極圖卽是朱子一篇行狀須知只是恰好二字
太極圖純是畫一理字朱子行狀是畫一箇理樣子
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
厚和平之意在蓋由其從義理發出非從意氣發出
也 原第四十三條
基按讀先生奏疏亦須知此意
果齋李氏謂朱子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閒深慮斯

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此似與
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相符然所謂指示本體者
亦示之以體用兼備之學耳豈教之以尊德性而廢
問學乎豈教之守其昭昭靈靈者爲尊德性乎 原第四十四條

基有劄記一條云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曰來教
謂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
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靜之不能無養
猶動之不能無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遺事絕物閒日兀
坐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
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按此段

眞是說得四平八穩後人謂朱子不喜言靜不叫人涵養本原上做工夫詎知惟朱子纔是眞能靜纔是眞能涵養本原纔有合於體用一原動靜無端之旨又一條云朱子之學眞箇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閒知行皆是如此後讀黃勉齋集鄂州四賢堂記云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厭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超然獨悟頗以自信因先生體用兼備語附志於此

元史載劉靜修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其當有是也又曰邵至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今靜修集中敘學一篇不及朱子想是其早年之作不知採擇而爲此言耳 原第三十三條

其次第亦不如程氏分年日程之詳然其謂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先疏釋而後議論此是不易之論 原第六十二條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旨不足徵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今孔子之道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世亦不能知其詳獨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述諸經之傳注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類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

章楓山謂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信哉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知採擇而爲此言耳 原第三十三條

按問學錄本三條此合爲一○朱子精意每每見於語類楓山之言極是先生所以謂得語類而益明也嘗讀陳剩夫先生集與周翠渠書云朱子程子遺書序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以是書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退記者徒彼意耳以是觀之今語類既皆門人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揚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錄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殆亦文清之意又曰規模間架在吾胷中然後讀語類以填補之使道理益充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讀蓋文清及剩夫皆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循序讀之書之法固然然嘗與盧陵王公勉軒論語錄王至謂更粹於文集疑朱子自加刪定此言亦非臆度蓋文集尚有少壯未定之論而語類中純者居多也竊謂學者不可不細加體會不可因文清剩夫之言而忽之

吾邑前輩沈晴峰論清任和之義曰昔在孟子時伯夷
伊尹柳下惠三聖之名與孔子鼎立未有標別而獨
尊吾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見孔子之大爲此區別之
論伯夷擔負綱常砥樹名節一讓而父子兄弟之道
立一諫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後來如季札嚴光文天
祥之流似之然世路淆雜利害相攻使人人遜讓以
不犯手爲高大事大變倚靠誰人故伊尹一任而伐
夏救民再任而放桐復辟後世如霍光諸葛亮之流
似之然自世之衰也非復三五之時公道半明晦人

羣半眞僞故人情事變亦半起半仆任之不能清之
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量其機解紛調劑救之者半
隨之者半要以濟事安人故柳下惠者未嘗不清不
必激而表其清未嘗不任不必任而處之過曹參丙
吉謝安王旦之流似之人生處世只此三條大路孔
子酌於三者之中幾微中節譬之大醫用藥仍是衆
工所用者劑兩之不同耳譬僚之於丸庖丁之於牛
之所以其成又不若子路子路若不是聖人裁成其
病痛亦不止此（原第五十九條○按江村諱善繼字伯順大名人徵君諱奇逢字鍾元前明孝廉容城人皆以理學名）

綱目不載嚴光足加帝腹之事欲學者取其高而不取
其傲也讀淵明詩者不可不存此意（原第六十一條）

基按文集內有活潑潑齋記言王君天市有南窗寄傲扁額先生爲改題之因極論傲字之病與此相發

先王父之宰靈壽也靈壽別名松陽又爲衛水所經故當時與諸生講學之書名松陽講義而鈔存舊名衛濱日鈔亦名松陽鈔存蓋靈壽簿書之暇所定故咸冠以松陽誌其地也鈔存取諸問學錄日記爲多殆輯其粹語以示後學寔無可增損正誼堂刻先王父遺書四種讀禮志疑讀朱隨筆二書全刻至鈔存及問學錄均有刪節行世既久幾失其眞憲業師惕齋楊姑夫遂精性理于先王父諸書最所熟習謂鈔存一冊不宜刪節因全書鄰於剞劂同門先請鐫是

松陽鈔存跋

毛 嵩歸草堂

書遂相協力三月告成然後先王父閎先聖闢異學之旨朗然如日中天即此七十五條大旨已具見矣嗚呼手澤猶存淵源莫續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憲子此自勉還自愧焉爲孫男申憲百拜謹跋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三月族曾姪孫光宗重刊

鹿鶴仙館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嘉善後學孫福清穉亭校刊

開天原發微鮑甫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循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本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主靜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

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訛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位居之者根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圖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然愚意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之虛還一方圖於內尤足以見太極之虛而實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箇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看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於咸卦初爻註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於此也

泉陶言載采采第一箇采字卽是視其所以第二箇采字便有觀由察安

大禹思曰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爲嫌與趙充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恒衛既從註唐制鹿城置鹿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那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那似當作祁查一統志可見

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於海此似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首不可不分亦其獨得之見夏桀仲禹貢注亦未之知也

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

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爲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於此

閔馬有一德蔡註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得無疑其躐等無序乎細玩毋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於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

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不至於囚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

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大相逕盡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於禮有朝聞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荒於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於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於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於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

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於奢縱看詩變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變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皇家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詩痡乃錢鎛奄觀銍艾錢以啟土鎛以去草銍以穫稻錢又謂之銚又作鍬又即臿蓋即今南方所謂鍤也鎛又謂之鋤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狹而北闊耳銍又謂之鎌錢鎛銍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犁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犁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註

疏　按今墾頭鐵器及下種之器名樓者其頭上樓北
人皆謂之鏵然則銚與鏵即耒與耜三才圖會下種器
名樓車
綠衣章朱子既不依註疏繹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尙仍
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
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詹詩世學甚矣僞書之易誤
人也
明舒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
戴記猶堛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

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
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眞枘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貢服之訓左傳也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惟卿卒日貶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或時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無日無月者十有四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小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而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頓入鄧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變意新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義微經文闇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皆是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

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徧

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

又杜序云爲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褒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慫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於戒愼恐懼中提出愼獨卽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春秋

春王正月之說當折衷於程朱是周正非夏正

吳志尹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謂春秋自王周正若周

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囿風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愼云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漢律屏志云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乃子月卽位宜於歲

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証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爲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爲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時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愼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遡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爲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最差處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註疏曲沃卽聞喜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爲一州一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

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甚遠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稱爲良史而春秋爲君諱
弒左史以爲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
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閻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
以爲王不殂厥故不書王劉炫以爲闕文三說未敢定
爲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厥通也
杜氏釋例皆指爲管司厥似厥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
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厥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即
又以爲厥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
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
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會
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
限便食惟隋張冑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
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
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
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

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
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
則食發於高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
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
尚未知張冑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
主此說頗覺牽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
公狩於郎經傳可見杜註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玄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
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
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
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
禮之異同也然尚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
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
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

而已

閱孔疏論啟蟄而郊當以建寅之月為常又鄭玄註言多用讖緯言天之未曾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又鄭玄註言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祇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二百一百里若如州處之屬未嘗加者仍其始封之地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則又何故天思慮散亂之人必陽然有一段自滿之意

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肅之說集解釋例揔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在一統志雩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

荊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註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閱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為蕩也然以為盈而蕩有則又何故天思慮散亂之人必陽然有一段自滿之意

若以目前之事為不難而苟思橫想浸淫至於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為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於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為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於早至於此而後知之也

在一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厤書亡矣漢興以來章

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麻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冑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蒍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　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

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

孔疏以筮短龜長爲卜人假託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以其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涉於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蓍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於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偽作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子玉不肯以瑣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瓘斝祼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於氾杜註云是南氾在襄城南秦軍氾南杜云是東氾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氾水縣土人又讀作已不知何故查正韻氾音凡在覃韻氾音已在紙韻二字不同

城者是地名在成皋者是水名成四年晉伐鄭取氾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氾襄城縣有西氾知此氾非彼二氾而以成皋縣東有氾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卽今氾水也字書水旁已爲氾水旁已爲氾相亂也查韻會舉要成皋之氾水音似從已襄城之氾水音凡從已漢高卽位之氾亦從已而音泛昔咎自剄之氾水則卽成皋之氾水也又衛懿公與狄戰滎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卽指爲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

僖三十年鄭賀周公閱有白黑形鹽註云白黍稻黑黍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爲然予猶憶李子正云北方

閻左傳文元年閏三月哀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魯知春秋時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爲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証春秋皆見笑於杜氏者矣

文二年孔疏云鄭元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南贏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已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於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註士會係士蔿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宜德宏治之繼永樂與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於左右故因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議辦然也乃所以

考已然又思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閻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嘉廢亡不見經傳而論語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爲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成二年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蝺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成六年辨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二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皋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看註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饑則民驕佚敬姜

曰沃土之民不材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欒武子善鈞從眾一言與子犯師直爲壯之說同稱妙

絶逢滑論禍福楚子囊言君命以共亦是這箇派頭

孔疏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

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

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

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內鄉縣皆是楚

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爲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

國之滕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於

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

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

邱明爲傳解皆易解此獨蹇澀或誤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

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

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

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澀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鄒州鹽池相

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

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

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襄九年左傳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

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傳只云遇艮之八

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鄒州鹽池相

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

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旌多少量敵强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師之此說甚明然須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爲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於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牛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此處文法亦甚巉澀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　又秦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巉澀

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還吏異於周禮五人爲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於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譬其君而無以譬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出此矣而非思則必書曰弒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詠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於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析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於思深矣

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旌多少量敵强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師之此說甚明然須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爲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於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牛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此處文法亦甚巉澀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　又秦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巉澀

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還吏異於周禮五人爲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於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譬其君而無以譬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出此矣而非思則必書曰弒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詠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於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析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於思深矣

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曼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雖我一故邑尚不得主之況邶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以外爲在邶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末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玄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玄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玄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昏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則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　又露其體下即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

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堅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爲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臧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亦政失所致也吾於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於此知古人之變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於施氏城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併訓云先王鑒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爲吾土眾實吾民不生篡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

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孔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稗竄所論陳災整攵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是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爲禍最速觀於欒高陳鮑之事可不懼哉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邾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甯我薄人同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年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爲鮑國七年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孫叔穆子不肯行賂於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於范獻最得不知爲不知之意

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奔鄖又奔隨疏云鄖都在江北雎東王走西涉雎又南濟江乃入於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佃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爲何物疑即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

楚之東也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
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
按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爲安州春秋時爲鄖子國闕辛
爲鄖公即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鄖陽府鄖縣古
麇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荆州府有鄖城在府城南
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
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
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
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

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爲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
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其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
庭遙對矣　胡三省通鑑註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
在江南見威烈王三十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
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
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元年傳有田一成有牧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爲成五
百人爲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

以井衍沃牧隰皋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
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爲五
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註疏從
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觀薑安于不能免於晉蓋弘不能免於周春秋之末至
於如此可歎哉
陳乞僞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嶮巇譎詭之謂
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
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則以
爲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
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爲敬王崩貞王介
立貞王崩元王赤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
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爲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
此而已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
孔子而至則邛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

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註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丘成公遷帝丘則在東
郡濮陽則朝歌已爲狄有後又入於晉然疏未明言

看張爾公大全辨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强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處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在官街上差子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尙有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甯有朱崑友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於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外乃澄然未發之體因敵辯而不忍因仁見而憒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於淹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死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朱崑友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淆故格物者所以塘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恃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渙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於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

魚裳兄弟來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旂公謂

苟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子貢若
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
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
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

講論語序說辨孔子始生之日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
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
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
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
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

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
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
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
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爲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
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通考吳氏程取索隱之說
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當
再考大抵以爲二十一日生則當是己酉歲生七十四
歲以爲二十七日生則當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

宋毘友論人不知而不慍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
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
不知而不慍也

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
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
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已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
二章有別

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
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政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
知之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

遠慮只救得一半

評奕士桂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
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即是一貫
道理

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
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
之何云未見張簣山荅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
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爲望谷足音

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
尙不能以信諸已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
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
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且暮遇之无妙
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敬不躐等說時文多亂拈
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
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
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
者

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於義發出來
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於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節目
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
信最難
漆雕開已見大意而能謙退精進所以子說和陳清瀾
學部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象
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
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忽牽制過將
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
過正亦是貳過
張簣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
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
高妙動涉禪機莵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
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云樂者卽吾之本體
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
境遷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紛擾胸
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
來眞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
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
達克已復禮簣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
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
曰既竭吾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皆足補
集註所未及
博施濟衆修已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
見體用之妙

亡而爲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此此二種人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悅人

看讀書錄見文清云孤榮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開朗人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見包孝肅海忠介猶不免以是道爲臧

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身動而不動

即席生講克已二字云已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入於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忠信明決猶有閒也亦有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此見得未能行得漆雕開所未信者亦是指此境界

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顯能隱有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氣質或生於習俗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惡

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入於至小而無間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隨時隨處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缺欠便非所以報知已今日有一毫欠缺他日便難保其無欠缺此即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耕莘樂道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看

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詮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春秋之未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

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之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
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
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
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
酌量
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沉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
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
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

程子之見猶畏鏡有時而發亦此叫來得仁陽明病癖之
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
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
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
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
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
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發為先覺者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於天便
由於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
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
可尤
不怨不尤之義眞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
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於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
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
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為久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
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

我其天也
或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
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或疑敬字
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
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隻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
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淄而與之
相為謀危矣非為所誘而不知則目角勝而不已故夫
子告之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此為大賢以下言之也不
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
非徒棄之而已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於天便

閔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閻川東首題畧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贓最妙乃知牆如中庸之言綱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綱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易講牆字要求着落猶出之瑟竟堂室字須有着落也

望雲仙館

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天命之謂性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箇明字內

李厚菴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看中庸喜怒哀樂卽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勉其善中固自若之說雜於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僞之相去天淵

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也文見其多云虛能生實予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專爲此

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尙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天命率性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可如此分配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李厚菴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講以人治人見雲峰胡氏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卽要是徹始徹終者

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在物爲理卽達道也處物爲義卽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蓋道與德分

厚非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釣而
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伐天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
此此其所以爲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孟子養氣即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末交
相培養
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即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
到一分便是義襲

薛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
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夷尹惠
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廳夷尹
惠皆在中一間但畧有些偏若楊墨則偏在兩旁著壁
去了
孟子云仁人心也是指仁爲心象山是指心爲仁
仁義禮智四者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
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禮及其成則爲義既
成而藏則爲智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
仁義禮智皆在心
先立乎大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事以持志講此
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又在持志之先遵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
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前疑知言特志是一項事歷觀
諸講竟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
志少慊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云疆
以周索疆以戎索及爲掩牧隰皋井衍沃可見又周禮
載師註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
就滕之地形而言
李見羅云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漢此言甚好然卻

與學生講登東山節閒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余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及哉但學之當有序

閱聖人百世之師章文想親炙二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

閱大全養心莫善章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紛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峰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

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是寡欲卽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卽在求放心之內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

孟子於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卽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由堯舜章末二句與好辨章吾爲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時守先待後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思輯四書困勉錄例註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

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前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書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以愚又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讀太極圖說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卽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眞是十分明白

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

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意辭文清講動靜陰陽最明講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查呂涇野集有云蓋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卽形之顯於有卽道之妙於無知道之妙於無卽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卽所謂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

學部通辨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味

閒念臺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幾字乃補圖說而未詳卽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閻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卻括盡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與

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藍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於前是卽定性下手工夫也

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爲天地立心一條皆正

叢所無儒宗理要即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於拾遺內
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
防之於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
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
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
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莊渠遺書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卽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閒見得惟存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

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叔京書尾謂南軒八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且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嚐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皆傳於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見爲言語文字外卻工夫至於中年以後方有一規模今曰正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氣浮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証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

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郡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爲何人　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

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伸已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戕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已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已意此學者通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畧了不雜氣質一邊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為剛毅木訥此皆名言

陸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行甯為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勢又云學者未能中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志審幾微踏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

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邪徵向陽明者寤言中云立大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為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冲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張幹臣困知記序云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既也以禪之有闕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較對困知記見整菴論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

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斷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於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為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畅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葉訒菴諄諄以躬行為重論學不以陽明為不是出衛

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論矣此一段說得最好與整菴別處論理容城孫奇逢字鍾元理學宗傳一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整菴未嘗得此豁然

在未卷補遺之中整菴亦知其非矣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思王氏與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倣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腳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學者不知正學而輕於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於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於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列弟子列徐珊師陽明坐鄉試發解問陰以惑陽明珊讀策問歎曰吾烏能昧吾知以作時好耶不對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像懸於室

黃太冲有沈淸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
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
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
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
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
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愼獨爲主而謂無動無靜
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
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眞
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
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
兩又字最有味凡爲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學
汪若文與計甫草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
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
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卻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
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　昔之佞佛者
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張瑤山文集內有王山遊響一種其一條云居茅屋中
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挾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

遽信覺山空入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
快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祖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
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
是眞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窮
山盡處乃可大單提眞知既爲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淺
視眞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則墾石而上
然室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腳不牢未及旬日雨過則崩
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
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
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
子自待以希聖希賢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
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腳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
模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波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
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子是以因山徑
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
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

況不如康節者乎

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

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眞提

致知不如直說箇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

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

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與熊書獄書云若提明善一字

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

於我矣與前言同意不知書獄何以有此論

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開

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

深所推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

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簣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又有一書言宗儒語畧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

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

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

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

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無動

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爲晚年定論之書令人挾一

偏之見馳騁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執知先生之所以不

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

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卷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

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眞提

致知不如直說箇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

學者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閻張簣山與熊書獄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箇畢竟

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

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騎者

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

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

快

簣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

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簣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

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

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

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

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

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無動

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爲晚年定論之書令人挾一

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

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
見其體認之細
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釋然靜則悔吝
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

三魚堂賸言卷第七終

閻學部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明明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　指理在心外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者爲刻不知管夷吾之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譏之者爲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爲楊墨以孔子爲九千鍾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

眞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貌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黃太冲學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門然如此愚固思經師與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冲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

高忠憲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此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於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閻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閱紫陽通志見高景逸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逸又刁蒙吉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於景逸譏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錄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卿默字月巖汪學聖字惕若皆有志於學而以梁谿爲宗者

閻顧涇凡與高景逸論學問當從狂狷起腳書此其病根看陸方山考亭淵源錄序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爲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　第二十卷劉淯叟欲倣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呂涇野集有云衡有銖兩鈞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五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顏子之父母不悅於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即一貫與愚向所見不同又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蠡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蠡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言又云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訒言參之三省說得眞妙又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即是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

校王宇質疑因思程子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云性即理也此處宜將大學或問中所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

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合看方明仁義禮智皆心之用皆乎天下之理者也

閻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的事

鹿江村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子路當日亦是這箇氣象

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

看學部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說論顏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以六經爲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註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

也

閻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疎淺

黃太冲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

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特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菴所謂理

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陳遷鶴言閻中從來不染於姚江之學惟一李塵山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

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眞明鏡一是含糊之鏡

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

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爲學豈知此也哉

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詖嘉隆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後其詞邪至今日其詞遁曰求去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於欲根未盡一則起於習氣未除一則起於見識未眞

一篇朱子行狀卽是一篇太極圖說一篇太極圖說卽是一篇朱子行狀

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揑酌一分寸

天下道理只得一箇旋相爲宮之法在醫家則謂之君臣佐使

大人言能見可之謂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於童子之耳子因悟聖人言忠又必言知蓋能盡心而不能推已其弊如此

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窮變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讀

綱目序知伯之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於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

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注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也人事既壞天變又至其亡必矣如元氣衰弱之人復遭風寒也觀其言周德若二代之季可知

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剸本肇末設象者立爲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言人有衆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剸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國語夙沙釐云吾委質於翟之鼓非委質於晉之鼓也

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

漢武綱目斮弛二字斮是斮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注不甚明

綱目雖極嚴光然不載足加帝腹之事譏不予其徵

註昭註云所謂也左傳孤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
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史記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瓚注中牟應在相州非
鄭中牟辨地理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始隱
謂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
公孫宏儘有好處如誅鄧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不可
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爲之解
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
知其美處
閻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李斯傳以督責爲王道以申商爲聖人何異指鹿爲馬
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註
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郭解之謙讓只是一箇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讀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
不知義理之性
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便成病痛
瞻望之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
能盡合從古有之
漢書儒林傳敘易獨詳而於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
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書自伏生
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其何故
漢書循吏儒林二傳學者不可不讀
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
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於誅郭解之下
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
孰是
閻黃子鴻所訂晉地里志於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
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
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
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概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
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
皆有北海郡今宋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
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宋

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
疑即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
今當於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
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
即墨祝阿五縣於其下其考証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
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即墨皆屬
北海見於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
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註云濟南祝
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祀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二年

齊師遷紀邢鄑郚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雪城則北海
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　查子鴻草木原云宋志濟
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
子鴻言晉書地理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
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爲亡
一郡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卻不知查檢書耳又沙州內
落高昌一郡戊巳校尉戊巳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亦
查魏書校正
葉石君言晉書李特載記中皐字旁觸諸本多訛作二

字隋劉炫與牛弘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
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荅楊素皆隋代之至言
黃俞邰言元史之疎畧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薛
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疎畧如此豈非
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遂不及詳愼與　元史不作
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倣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諛議
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與兒弟相繼共爲一代而
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
皆莫之正拔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爲一代當考
看元史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
次焉者王鶚之於閻蕭斡之於孛朮魯猶乎
傳掌雷明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
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其識甚卓
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甲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
器滿而驕汲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萬
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
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

伐疏單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鄒爲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鄒不能救此一段說得非渠甚無色

明書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

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卽唐之租有均徭卽唐之庸有里甲卽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卽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總入夏稅秋糧之內

閻陸桴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娥嘗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河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山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海末派窮北紀之山東北負海爲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

復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隱見言

閻桴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桴亭此圖大有功於學者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東井又卻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又卻子云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月所行如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其說似月桴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卻子數言則卻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偏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於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周也

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杪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卻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到欽天監會卻武峯談歷卻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於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滿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爲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

於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曰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曰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亦當出寅入戌與武峯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爲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鑿然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有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當再叩之

天原發微載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此段未知何處接

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閻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西番眾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爲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上源至元學士潘榮篤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下源至元學士潘榮篤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自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甯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仍在河北矣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弘治時巡撫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

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沛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弘治以前之事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眞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啟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爲總河一主築隄束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河紀中皆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非孰是　季馴云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歷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圍石將軍廟雨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東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歷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歷十六年惟見嚴閘禁築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爲但其始終不主開泇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

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蓋因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濶河此在朱潘楊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尚書胡世寧論河勢南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註

王亮士疏濬末議一篇專論濱海形勢即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謂范公堤名場場分即於堤上按地分界亦循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於其中也東爲鹽場竈戶居之西爲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運鹽港河以達於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

義有二一爲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絶鹽勉難於轉運一爲高鎮興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瀰漫毫無阻隔上水易洩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滷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於海是即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場惟供燒煎不蒔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於堤上開口各立水簾而不閉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場既於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場盡爲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爲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與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壟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

不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於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此出入之間無與於疏防又云若准黃會而東趨則滙聚於安東對而之馬邏達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瀰漫毫無阻隔上水易洩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滷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於海是即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場惟供燒煎不蒔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於堤上開口各立水簾而不閉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場既於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場盡爲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爲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與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壟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

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爲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窒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數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終

太倉王石隱刻說文論正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成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所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諸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梓亭確巷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陸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眞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部通辨一書孫北海亦從翼王借得韓元

少徐彥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甯人其尤也顧甯人有曰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梓亭確巷當翼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梓亭上馬撫摹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胡敬齋集三卷目錄自第五葉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蕉谿侯經籍考不載此書卷首有明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于生書託其於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於書亦得之難如此

翼王言錢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於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於歸震川荃震川一脈獨傳於嘉定而及於虞山也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託名於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曰不成卒使叔達爲之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時張公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於張公者牧齋適別有一事于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于濱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出其誓於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甯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者余言陶菴之學聞人於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

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甯得學都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璜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名物也

吳淞江之白鶴港南有宣聖衣冠墓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襯仕隋爲睦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宜聖衣冠葬於此循其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卽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爲啟聖祠祠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爲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卽宣聖衣冠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爲徐文貞家墓刻亂後埋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於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从又云塑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倣闕里像爲之歲久圮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爲不文俱從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遴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鵝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陸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說得明白然曾意卻是要調停於朱陸之間曾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曾哀雪竇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爲振爲瑾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室有藏甲如產祿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澹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爲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緝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沉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旣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爲蕃武再跌而爲訓注往事可鑒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遽責耶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湛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于子宋忠禮樂志論差爲有用文字

金正希文嫌其多裒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弘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爲何人陳臥子平內溢議頗佳田一儁羅念菴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陳眉公袁石公等書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綸衣素鳥青蓋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縣象著明列宿元以大庭氏爲神農之別號而謂周以神農災帝非一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謚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

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荒冥也夫以帝王至貴而隱泯名沼猶若此而況於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爲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之則知其性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常熟志修於嘉靖已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人物當以吳訥爲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關於世教不爲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因史以証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敏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於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邑人鄒漪古微書者華容人孫瑴纂古讖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則稱或曰

齊東野語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讐伏三

字音義一段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土語言可復也克已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覆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哥郊

傾者覆之註收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若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義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

沒此二句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於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江陵督大同巡撫貫春宇曰俺督既死彼中無主爭主爭即必有一番擾亂在我輩當沉幾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强爲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强爲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哥郊

共推服能效順者當主之

妹壻陳耐菴好學不倦藏書甚富余爲顏其堂曰萬卷當云窮達天也若不讀書便不識義理何以爲人余首肯其言

魏汞叔禧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

已又蔡忠襄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斁北宋以來儒者之恥於此二文可窺其學孫北海禹貢山水攷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已意夾持間架不清

汪苕文鈍翁類稿有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寘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恆皇皇焉不能自主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田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凡古書源流存亡眞贋漢藝文隋經籍隆及鄭通志馬寘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諡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部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部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育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拔西樵氏論最有功於詩注載之集中亦最有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爲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泊生爲急一語

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於豐坊也

鈍翁類稿內有王西樵傳載其所作僞詩傳論略云近又云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穆實本程門高弟而遠証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寮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爲弟子也即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節使在內矣而或在孰贊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孰贊以

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變遠難以臆斷也

讀張文潛集嘗其論漢曰文帝之所以深愛之宣帝之所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害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悅是先攻其堅故天下亂憲宗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論魯仲連曰孔子請討陳恆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罕也數矣蠭獨不可至稍盤之變而遽起而不疑此即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治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起曰起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王少國疑眾情未信時之所深忌子產所以欲焚載書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也敷突蠭獨不可至稍盤之變而遽起而不疑此即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治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則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伏人之道小矣漢高偽游雲夢雖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莫有貫高之徒繼踵而起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脫宣帝於死能絕曰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藥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又嘗其譏司馬遷之反覆詐敘毒政荊軻竇嬰灌夫之事又論鄒吉甫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莫有貫高之徒繼踵而起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脫宣帝於死能絕曰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與之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裂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尙乎術也比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一終

性理朱子論讀書法曰書只貴讀縱熟着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其舊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思閱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

張瑤山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种銙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瓣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

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聲于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 辛酉十一月閻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法後王則遜矣

之律呂

眞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淀字子是建安人爲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未云世遠道散爲政者苟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間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迂闊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

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釐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尙多皆極其褒揚至云羣材稟進蔚有處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道統之則所傷實多

宋崑友言我輩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閻崑友謁劉靑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爲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爲先生及至拈蒼嵩城東張賓朋家備聞靑田軼事如埋金發掘俱正統時戶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爲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爲靑田表白不可不知

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傭子集中有有用之文

泊小貞借宿於蘆花菴菴臨泖濱僧心遺指菴前之泖云此爲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爲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爲圓泖蓋卽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於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峯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　又泖塔僧漢輪云靑浦北捍山有橫泖爲三泖之一在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爲長泖此說近之

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繫爲半月形

舍軸其中亦有於小橫木下爲兩足以舍軸者此卽考工記註所謂伏兎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輢如今蘆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輢當再考

呂涇野法黃廣泉序云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囹圄以爲靜邊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愼法是以不中而民涇野浩齋詩敘云自孟子後漢時董汲陳鄧諸賢似能行而未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

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黑白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庭中所產似黍者則謂之穄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梁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趙宋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涇野又有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眞有過於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

中學者之病

驗祭品中有黍穄稻粱粳五種粱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粳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穄同一種但黍黏而穄不黏獨不用小米更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穄稻粱然予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穄所謂穄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爲穄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爲粳此必是吏之僞誤

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之用湯卽古元酒之意

湯潛菴讀淫祠疏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毘强禦君子之待幽明一箇理

寡一是不毘强禦君子之待幽明一箇理

羣芳譜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爲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漢唐註疏覺少源委如指飯黍爲穄及

將鄭風之萇與邶風之棘看作一物皆是疏處

閻咏吟語閒泊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窮思頑是最可忿疾者于態萬狀他反要來惱我謗我涵養稍不足忿疾便生

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二語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嘗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看夜行燭思此書篇有多幾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災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意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氣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厚和平之意在所以後來雖危而不至於嬰禍

閻潛邱著書見其載濤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眞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爲言茂也此書乃引之以證三泖之泖尤誤按泖字疑本作卯因在正東而言賈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也後人於卯旁加水耳蓋三江

裏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陳端伯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

唐夢賚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耳邵子昆言有人生而能知其前生事余因憶楊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攝焉此最足破愚俗

范淩蘭溪人即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尚存

錢塞菴名士升少受業於顧涇陽嘗手輯涇陽十書其居喪最盡禮以家禮所載與朱子平昔議論多異同作家禮考証一編二書惜未得見

偶閱大學衍義補歷象法二卷見邱瓊山取詩十月之交注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注蓋瓊山亦未知二說之一也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二終

先舅祖陸清獻公臆言一書先君子刻於家塾年未久遠而收藏不謹板多漶漫殘缺恐先君子訂正苦心從此湮沒因重加修補行世至是書卷帙無多而微言大義燦若日星自宜爲海內所共寶麟也不敏何敢贅一詞乾隆十五年秋七月望日姻晚生甥孫陳寶麟謹識

三魚堂臆言後跋 一 望雲仙館

經典釋文

光緒丙午
長夏校刊

序

吾鄉楊文定公當康熙雍正乾隆間以名儒而爲名臣所著易詩四書劄記程功錄均著錄　四庫乾隆五十八年邑人葉文學廷甲刻楊氏全書三十六卷武進臧文學鏞堂爲之編校嘉定王侍郎鳴盛餘姚盧學士文弨序之咸豐庚申板毀於粵匪之亂印本亦僅有存者武進幸得一帙屢謀重梓未果全書第九卷爲經書言學指要臧文學謂公學問大指不出乎此又因公於雍

正十三年嘗自爲弁語刻於滇故信爲公得力之書武進以此書篇頁無多爰先刻於叢書中以爲重梓全書之嚆矢焉全書王侍郎序云公嘉謨讜議皆其立誠居敬之所發讀公自序此書示學者當知分別貫通之義以誠敬爲立體以精義爲致用書中首揭希天之旨謂下學立心必以闇然爲己爲默契天載之基蓋人得天之理以爲性因各就其性之所固有以盡其已之所當爲所謂義也學不知爲已即不知有義日以外誘奪其本然甚至肆欲妄行無所忌憚而天性失焉聖人之教人也責之以无妄之誠示之以主一之敬使之戒愼恐懼一於爲已不敢踰於已之外亦不敢歉於已之中而義行義行則事有所制故其所爲皆守所當然順所自然而無一毫自著於外之私其闇然之心即至天下平而仍歸於爲已斯義理渾於無形而極無聲無臭之妙矣故公於書中一以誠敬爲行義之本援引經語以爲指證而特於乾元之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發其語意謂乾始萬物乃其本性雖能利物而不自知故相

忘於不言此實示學者以希天之功而爲言學之要洵乎爲公得力之書也方今

朝廷盛意興學作育人才豈不欲多得立誠居敬如文定者以收嘉謨讜議之益而乃異學爭鳴莠視聖教以綱常爲束縛以禮法爲拘牽浮誕囂陵反詆誠敬而爲恣睢妄是豈

國家所欲得於士而亦豈士所當以自處者哉孟子言

邪說詖行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狂瀾既倒誰能挽之雖然世運循環剝極而復必有不得不返而歸正之時而其時大義微言哀息殆盡學者追溯聖學無所師承倘此書幸存則顯而易知簡而易行返躬卽是無俟他求必將以此爲先路之導矣文定曾孫衡凡太史景曾撰余高祖敬齋公傳云先曾祖文定公與先生友善京邸晨夕過從又余曾祖玠堂公守一齋筆記有文定公孝行一則并云與先君子爲理學交契而余高祖所著之述聞錄則楊氏與寒門固累世交契而余高祖所著之述聞錄故齋偶存錄竟軼不得見武祥既嘆家學就湮而又冀正學之復興也於是編謹識之藍有深慨亦有深望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夏五月邑後學金武祥

賢良祠傳

楊名時字賓實江南江陰人康熙辛未成進士主司李光地深器之旣選庶吉士遂從光地受經學詣益精邃不返而歸正之時而其時大義微言哀息殆盡學者追聖祖特命以檢討督直隸學政保定守遵例阻童子試勍罷之法肅令行士心悅服連丁內外艱服闋　召還京直南書房

聖祖欲試以民事特授直隸巡道屏絕餽遺墨吏無倖免者而治獄則一歸平恕遷貴州布政使巡撫雲南時調江南浙江官兵征西藏少次名詩捐貲建屋以處之申嚴軍紀民用不擾滇舊苦賦役不均至是按田攤丁盡除州縣私派之弊祿秩有餘皆以充公用吏罷職貧不能歸者貲遣之

世宗眷禮益厚連擢兵部尚書雲貴總督吏部尚書皆仍管巡撫事雍正六年坐事落職聽勘承訊官多所捃摭或謂禍且不測名時處之泰然頼

世宗知名時素守所擬罪皆寬免明年滇中六七年未

當一日廢學

皇上嗣位卽諭原任尚書楊名時爲人誠樸品行端方
宣召來京陛見乾隆元年二月授禮部尚書領國子監
事仍直內廷侍　皇子課讀名時雅志以明道淑人爲
務舉所知七人分司教事中多逾格者
上悉從之太學諸生雲集彬彬共興起矣未幾卒　特
加太子太傅予祭葬謚曰文定名時踐履篤實講論經
旨多所自得歷事三朝終始一節晚而受特達之知榮
哀異等尤爲儒臣僅事云

江陰　楊名時　賓實

經書言學處當知其分別及貫通之義乃可以切實體驗得所指歸不為入耳出口之空談大學言明德論語言仁中庸言誠不可不知其理之為一也經書言存誠言敬言脩德言存心不可不知其功之非二也言格致言講學言博文言擇善知以啟夫行此為精義之事言誠意言遷善改過言約禮以希天也

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論語之時習志學者此天德誠而无妄

天地之大德曰生純於仁之謂誠乾二爻言閑邪存誠在三爻則言忠信以進德是心之誠也乾二爻言言信行謹在三爻則言脩辭省脩立誠以居業是事之誠也乾晝一實則誠心與事脩辭也言顧行之謂誠

易又五經之源也易冒天下之道而乾坤為易之門不知天德則學無從起夫子於乾之初二三爻皆誠內外一於誠也君子之自强不息於誠以體乾盡此矣而存誠以進德之功則在乎敬以直內心主乎敬則誠存立誠以居業之功則在乎義以方外事準乎義則誠立

坤之二爻盡示希天上達之道而復特發乾元純粹精之德志於學者舍此奚求焉近奉　旨頒行

會參而知是精義克治屬行是集義

敬之一虛則生敬敬以涵義義以敬行敬義夾持而德不孤則全乎天德之誠而與乾同其大矣

乾動也直坤順之而亦直直以爲方而成大君子體坤而直內方外根於天德故通徹而無二夫子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內外不分動靜坤六二小象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則敬義俱應在動處言存養屬敬省克屬義朱子所謂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是也謂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者非　周子云主靜而自注云無欲故靜蓋內不爲私所撓外不爲物所引則靜矣其功貫徹動靜豈專於靜時寂守者哉

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乾坤本渾然合體

君子之下學而上達豈有天人之間哉學者希聖以希天其階於是乎在得其階而日躋焉夫何遠之有程子解直方大敬義立而德不孤之旨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旨哉斯言發明聖學之指要不亦確而至約而啟羣尚之心霸術之取效一時易動於功利而生欲

於貪也仁者之心何有乎

與不言所利之義同若隱怪之有遁後世易震其奇異而盡乎要之下學立心必自閫然修德業惟具不易

無聲無臭之基君子之存誠立誠進德脩業惟具不易

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可行憂可違與潛龍

之由義實肇啟執中之傳暨禹之祇台德先敬克勤克儉
義湯之以義制事義以禮制心敬文王之敬止敬義武王
之敬勝怠義勝欲千聖百王有一致而同歸者濂溪周
子申其指曰誠無爲幾善惡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蓋敬所以存誠而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則謹幾而從事於義之功也先儒因是有
存養省察克治之說存養屬敬省克屬義初無二指也
存養二字雖本於孟子存心養性但孟子所云存養
兼敬義言先儒配省察克治說則以存養屬敬矣山
木章引孔子所云操存亦渾言之兼敬義在內
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必須敬而後能誠敬與誠
連說處多如忠敬敬信忠信篤敬之類皆連說原屬二
事工夫綰在敬字內凡四書所言總不出敬義二者大
學言知止有定而能靜能安能慮能得
自十五入大學卽以明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爲的而
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也心之靜且安外誘

不入內欲不萌神凝氣斂瞬息有存所謂居敬以持
其志也慮謂格物致知由定靜安而能慮所謂志立
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也得謂
誠意而意誠以後之事誠意正心修身由家及國措
之天下一以敬爲主而隨時省察益精益密喜怒之
發好惡之施無纖毫之不當於義矣
論語弟二章以下至賢賢易色章
皆言培本根養誠敬而後及於講習義理文學之事
君子不重章
重威敬也忠信誠也改過義也
夫子自敘平生由志學而立
聖人亦以立志持敬爲基本也
不惑知天命耳順
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之事自十五以後從事
於多聞多見學識問思發憤則至於忘食心得則樂
以忘憂如是以迄於老而不自知三句歷述其知之

淸正如日晴而造於極則行自隨之以進而造於極
孟氏所謂致用利用崇德廣業已悉在其中

心所欲不踰矩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義理渾忘於無迹順帝
則而不知與天爲一矣

不虞當貴不去貧賤

操斯警覺不使本心汨於物欲辨義明而守義堅也

終食不違仁造次顚沛必於是

經書言學指要 八

主敬純而存養密宗義益精踐義益熟矣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廓然虛公被之體因物順應義之用

一以貫之章

曾子之精察力行從事於精義集義也夫子示以主
文精義行集義忠信誠敬曾子召門弟子以下五章故愼守身
沒齒全歸操之於容貌辭色欽之於虛受忘怒措之於
宏濟艱難歸於全心德而盡性命

兼該敬義而以敬爲基柢始終

博文約禮

志氣淸明以窮理敬以精義也修德誠敬講學精義徙義改不善集義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志旣定而持守有常存養無間且加玩習陶淑之功

身心內外與理爲化敬義有交資互養之益矣

皆敬愼存省之事
言思不行
誠敬謹幾之學
忠信敬之屬 徙義義質直忠敬之屬好義義察言觀色
改以辨義也
慮以下人
歸於敬而虛也
從遊舞雩章
之以誠信始終也
九思首視聽
養清明之體謹於物交使外誘不入主敬以察義也
次色貌
温恭朝夕敬以持已也
次言事
忠敬不渝接物有常也
次辨疑徵忿窒慾
精義集義之事九者合而言之存誠謹幾之道全矣

之本也子貢以賴敏之資窺聖道於文章習聖教於學識視曾子之篤實踐行有間矣夫子平日或進之或抑之或警之發之無非欲其切已反求默會而心得也至其學將有得乃啟其機而以心學之原本要歸示之一以貫云者以一心之理貫通萬事萬物之理也性與天道夫豈外此知行初不相離而天資所近各有得力總期於自得其原本而已得原本卽得要歸居安資深自於精義利用咸有左右逢進於聖門列顏曾之亞豈偶然哉

義以爲質章
以義制事而禮行孫出敬愼行乎其間歸於信以成之以誠信始終也

能行五者

心無不存敬之純理無不得義之熟

中庸首言戒愼恐懼敬愼獨義致中敬致和義中言知

仁勇所以行之者一

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強之精義集義之事備矣

歸於行之者一以主敬存誠爲之基柢始終也

好學力行知恥

知行精義集義之事知恥則惕厲憂懼從真心敬畏

之言戰兢惕厲顧諟明命下所舉諸事皆以敬而行義

中發出可以驗敬義之相因也

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

擇執精義集義也至執之貞固行之篤實則敬之熟

而純乎誠矣

後言尊德性敬道問學義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敬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義之屬

精微知新精義也中庸崇禮集義也

朱言內省義敬信敬此皆兼敬義而言也如二省見議必爲喻於義內自訟克已如孟子知言集義此皆以義言也

克已集義雖屬義然非敬之專篤者不能

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修已以敬言忠信行篤敬此皆以敬之類言也

循物理而無違謂信則信字已該義在內

孟子之書言義處多欲人察識擴充皆主義言君子存之言戰兢惕厲顧諟明命下所舉諸事皆以敬而行義

也仁禮存心不離敬義養其大者先立乎其大者求其放心皆兼敬義養氣之功在集義雖主義言然上云無暴其氣先戒勿任氣以動志乃言善養者功在集義以生氣則以敬涵養意已見矣要之凡書中言敬未嘗不包義言義未有不根於敬也此一以貫之之樞紐體用一源動靜互根顯微無間者與乾坤之陰陽合撰司一橐籥機緘也

案楊文定公講論經義只經書言學指要爲弟

一平生學問大指不出乎此雍正十三年春三
月嘗自為弁語刻於滇則此為公得力之書可
驗矣原本有注又旁行及上方有評語俱出公
手今刻於全書中以注進為大字以評語雙行
附注於後一仍公之原文而不敢刪節所以表
公之學而明區區敬謹之心也

乾隆壬子冬十月武進臧鏞堂識

通言

餘姚勞　史麟書著

理者當然之名號當然者理之實體也

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　句備于已而不可離出於天本道子備於已本孟子時解將其實二字讀斷以體備于已連讀不知實體就現成說惟君子爲能體之有工夫

天人道理總歸一誠動靜工夫總歸一敬

降衷有恒直指性善天命謂性祖述之孟子昌言之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一　世楷堂藏板

至生民有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耳目口鼻四肢之性未嘗不兼言氣質惟相近一語與人心道心渾包理氣

一是誠貫之是仁天道惟一元亨通此利遂此貞固此人道惟一仁義宜此禮秩此智知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故修道以仁其根源

總歸一誠

大學所謂至善用其極中庸所謂其至矣乎孟子所謂人倫之至只是到恰好處

論語不言理字只言禮字理濶綽禮精密復禮約禮亦只是到恰好處

或問易經何句可括全部吾謂只時乘六龍一時字即包括無餘

孔子全體皆易孟子一眼看徹曰聖之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與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都與易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相脗合此許多則字皆所謂時也

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二　世楷堂藏板

說喜怒哀樂之未發靜中便涵許多生氣

存其心兼動靜靜亦存動亦存

發用偏邪由存主處欠正故默默操存尤不可一些放鬆

滿腔子生來原只是天理一爲氣拘物蔽本心便失故須克己

從古無不戰兢惕厲之聖賢所以存此幾希也曾子臨深履薄死而後已到得吾知免夫時候快然無滅其快然無憾全從戰兢惕厲來

合萬物而成天地合百體而成人人身有一些痛癢
心輒知之雖一弓一甲尖無不關通人在天地
中一動作天地豈不知之
釋氏空諸所有并心之體亦失之衆理已不具矣安
能應萬事乎
生死如晝夜是一定恒理存順沒寧全受全歸事天
之道也今乃欲長生欲無生悖理違天孰甚焉
天此時賦予爲命人此時稟受爲性故曰知其性則
知天
頓悟弋獲乎

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不踰尚進必以漸學者乃欲
到得動念無非天理即至于無矣
學也者學爲人也學爲人也者學爲五倫中盡道之
人也官可終身不做人不可一日不做人而不學
爲人將有折而入于非人之爲者可不懼乎
先儒論氣質之性詳矣氣質之性所以不同者緣人
之生初時稟受天地之氣有正有不正正則明純
不正則昏駁而正不正中各有分數故明昏純駁
亦各有分數
堯舜之生朱均瞽瞍鯀之生舜禹是氣之變不可以
常論

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釋氏誕妄之
說不出乎天鑿空從何處來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聖人所不能無何云寡之又寡
以至于無蓋聖人欲即是理人心道心合而爲一
故不謂之欲而直謂之無欲學者從寡欲做工夫
到得動念無非天理即至于無矣
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不踰尚進必以漸學者乃欲
先儒論氣質之性詳矣氣質之性所以不同者緣人
之生初時稟受天地之氣有正有不正正則明純
不正則昏駁而正不正中各有分數故明昏純駁
亦各有分數
堯舜之生朱均瞽瞍鯀之生舜禹是氣之變不可以
常論
彼家說神通不惟無稽亦墮之甚
自立不謂之誕妄得乎
天道無二別有所謂清淨寂滅之道背天離人而
我只見時行物生爲天道實際人乘此理以生性與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合是生長萬物燦列固不可掩
散是收藏收藏之物雖剝落收藏之理卻呈露亦
不可掩泥摶作桃李實不能潰爛即久之破壞合
非眞合散亦非眞散
春夏秋冬時至氣生初不資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

蓮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懷已與用則行
舍則藏合轍朱注省身克已常若不及省身是會
之學克已是顏之學檢身若不及是湯之學
氣之靈通身是心理之周流無間通萬物是已
聖人無過非徑無過也只有過而改之不吝以復歸
于無過耳
才亦可從窮理格物中增長故孟子言皆益其所不
能
氣質之偏最難變化觀子路子貢子張子夏得聖人
爲之師著力陶鎔終不脫本色惟曾子超越諸賢
竟以魯得之
人多在慾處難忘故克已須從難處克將去
怒最難制能最終時忿審幾觀理自得其平此乃可
謂大勇
不喜人說用術萬事自有公平正大道理須求以義
制事何爲以術取人
人謂有事難處其病在頑利害若只論是非不計利
害何難處之有

宇宙只有三箇人撐天拄地立德立言立功是也然
言功不本乎德不可謂之立故立德尤要
三立各隨其分量做就安可不强力自勉甘與草木
同朽
深山窮谷中實做聖賢工夫其聲光必然騰燭所謂
修身見於世也縱逃世不見知自家暖飽自家喫飯
當下快足只求己身有可稱之實沒世之稱不稱
奚計焉
知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問冉子一貫之道未知會
豁然貫通否已做到大賢境地子貢雖穎悟反落
其後
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復其性之本然謂聖人教人
性非所先可乎
必欲破他敬字其意欲破伊川直破孔子矣
動靜操持一敬初做時拘苦漸漸覺帖服久之純熟
有不如是不快適者
極檢飭處便是極快適處
戲謔敗德諧俗取容君子恥之

大聖人生安之姿亦自有工夫謂聖人工夫較易亦
煞是不易
慎獨工夫喫緊不惟在初發念時須審其幾到中途
末路忽轉一念亦是幾之初動故審幾直貫乎事
之始終
無善無惡心之體若心體中無善如何無根發得出
來只驗箇提愛親便見他意欲形容心體之虛不
知虛具衆理便說成釋氏之空
爲善去惡是格物是致知在誠意意誠而後知至可

予
致知誠意明善誠身從惟精惟一傳心之語來先後
瞭然明白欲尚奇新之說終是鶻突
以已心爲嚴師一語提得警竦做存誠工夫須從此
著力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心爲形役直是衆家奴耳
則毅斯有立曾子子思孟子宋子直是則毅一力肩
荷斯道
以金鑄人謂之金人以玉琢人謂之玉人聖人之身

純是一團道理動亦道理動也靜亦道理靜也語
亦道理語也默亦道理默也
童憲文兄桑調元註名懋德餘姚人先生同志友問心之所發一層知
所發善惡一層審幾愼動一層一時有三心耶曰
只一心纔發便知惟操存者能審幾愼動耳
又問人意多雜亂纔發時能盡知其雜亂之善惡耶
曰人心最靈如人身上數處痛癢一齊都發便一
齊都知之
又問人到梏亡已久此心濁亂恐所發善惡亦不能
悉知曰此論甚精所謂夜氣不足以存也

怕做敬義夾持工夫斷無超悟提到之聖學
有偏見便立異有客氣便矜張
寡欲可以淸心心淸則欲彌寡
看得利能汨義則見利如洪水滔人焉敢不顧義而
趨之
心知虛物理實故致知必在格物彼家之知空守此
靈明故專欲離物而不能應事
中庸第二十六章備言天道以不貳一言盡之聖人

亦只是至誠無息總歸于誠而已

聖人之用行舍藏與天之時行物生兩兩胥合故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知我者其天乎

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是言時中之妙子路死忠申生死孝執著一邊道理不合時中此過卻不小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可以無此矣孔子微服過宋要盟不信動惟厥時全體皆易也

空山枯坐硬把捉此心得定簸弄精神可以前知及衣紫熟鬧此心便昏亂禍患臨身謂業障到了何至誠前知是心無纖私實理昭灼故曰知幾其神乎

簸弄精神一涉事便皆亂

始皇行至沙邱而亡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毋論其事有無以此等前知爲矜奇是小看聖人矣

怒字須合忠字看所謂無忠做怒不出也若以怒已之心怒人彼此偷頰一齊俱失矣

道聽塗說一作口頭應酬其全不反諸己實下手做工夫道在千載不專是邪說敗壞之罪

敬字工夫到主一無適始全盡無滲漏此心自不走作然須從整齊嚴肅四面檢束做起

不睹不聞如何著戒謹恐懼四字只密密操存便是讀了許多書問那一句是吾身實體之纔徵得力否則如不曾讀

顏子在陋巷中不曾建立事功人俱信其爲王佐不曾著書立說人俱宜學顏子之學此可以識所重矣

才人多嘗儒者衣冠言動辽濶輒覺然配享于孔氏之庭不自省風流跌宕求其一刻存誠主敬亦不能做可妄議乎

中心安仁是心與理一不違仁是心與理涵人真見水火不可蹈自斷不敢蹈知爲善而不能實用其力到底是見得不眞

歸異端者多高明之人可惜無聖人收羅陶鑄使之橫逸出去悲夫

窮理格物初間要耐紛煩細心研究到得研究多時一步容易一步

立定脚跟堅起脊梁聳著肩頭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何患不成德

大師克相遇搥起哦鼓死生拼命向前去自不致孤軍覆沒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卽不仁之心求放心卽求復其本心之仁也仁無所不統而已矣者場盡無餘之辭

以義理養心則心滿而不擾操存之要道也

主靜以立極靜中有主不是空寂故與禪定迥別

心難把提故須從整齊嚴肅檢束起來而整齊嚴肅之功首在居處恭

汪鏊（桑調元先生字惟一號人先生門人）問明德如明珠燦燦有光虛明四照在腔子裏卽曰非也明德似一部字書未翻閱時不知有一字卻備至翻閱按部盡得翻閱訖仍如前故曰虛具衆理應萬事

隨時處中孔子爲聖之時卽此時字時乘六龍與時偕行動惟厥時當其可之謂時學到時中處變動不居全體皆易不是與時俯仰之時

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周子大畅孟子思誠之說孟子頻頻提醒曰弗思弗思甚也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思則得之拈出思字爲存誠喫緊關鍵其旨本于洪範

曾子一呼便唯顏子則喟然而歎時候到此如梧桐葉落蓓蕾灰飛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道理足處得人心之所同然雖怨憾于我者亦無不心服故曰天下歸仁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曾到力行上而曰仁在其中只是心存理得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同天理是自己體貼出來此言鞭策人親切用功專求助于師友不自己體貼終隔一層

絶大事業時至則爲之終身操存克復無一息間斷不問時至與不至所謂足于己無待于外用舍無與于己也

惡迪吉從道凶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此自是天人恒理君子尚德

只求盡其在我釋氏說因果報應便著私心
古者教人做聖賢故以忠信爲美質今教人趨功利
故以聰儁爲美質
不順乎親一本尚然何況他人縱與友情意甚密終
屬難信本實先撥故也
今人于父母所遺百物動云手澤所貽不可不愛獨
有于父母所生之子偏不愛何也
于秋名節至重一時富貴至輕
告子是異端之鼻祖佛老俱從之出

求放心則人心之本然常存隨處發見出來無非仁
之萌芽畢竟
天理原自已心中所有故體貼出來分外親切吾嘗
體貼一椿道理路的不疑及讀經書遇著恰恰脗
合覺讀此一段經書倍加精彩
儒釋王霸判在公私二字
春夏秋冬都是實理流行謂五霸之時如冬皇帝王
霸並言此殊不確當時二程子何不匡正
士大夫廉潔是本分事不足矜謝猶女子貞節然
此處一失則雖有他好處俱不足言
今人有不知不能每慙于問人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
中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詐僞御人到底人亦覺其詐
僞
言人之陰私戒人曰子勿洩其人轉語人亦戒之曰
子勿洩數傳已徧人口矣
萬事留餘地不一味快心人品何等爽粹
人終日不加檢點輒吻口曰我有何過纔細心檢點

雞鳴而起未及晨餐已發許多私心已出許多妄
言已做許多過舉矣
朱子曰隱暗處也徹細事也此時跡雖未形已直下
箇事字可畏之甚
人做不好事初做尚忸怩再做便看得平常此後竟
遇事一刀兩斷只是確然見得道理分明更無他委
齊治平不是一概施行思誼淺深厚薄各如其分乃
曲商量處

得如一家之中尊卑長幼親疎貴賤稱其分量而出之不齊乃所以爲齊也國與天下皆然治如治亂絲各有頭緒平如平道路各有階級

羅整庵謂禪學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細論之禪學并無見于心他祇見一心知覺之妙而不見心之具衆理應萬事統性情之妙謂之有見于心可乎

釋氏本心亦只本心之知覺妙而言而心中所具之理全未之見也

象山只說求放心卻把卻孟子仁人心也一語蓋求放心即求仁放其心而不知求即放失其仁而不求緊跟仁人心也一語說來自無空虛曠蕩之弊後世君臣詭隨相合正如女子私奔後來那得不致疑生隙

質文損益時勢使然如春夏冬氣候到此自變故先王教人無一不出于學故心使草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惟成就賢才而實才自適出

一拜駝褐裘皆原于天秩

聖賢道理本是庸別無新奇說數故前聖之言一番舉似一番新惟語之視乎其人視乎其時斯當其可耳

蒸民之詩孔子極贊爲知道今之絺章繡句者誰賞

玢勝必言之無物

聖賢不得已而有言纔著一點著書立說念頭便屬

纔有一尺地便有一尺氣

中亦苗荷葉可見天地無處不到

天包地外貫地中謂減得一尺地便增一尺氣其實

學校人才之所自出必愼選師儒經明行修足爲矜式隆其體厚其祿使之與教育賢庶幾士習端而賢才出

聖賢一生只修己治人二事窮達都有當盡之心當爲之事

道行于妻子亦有雍動氣象

吾斯未信只是內勘本領不到聖功至處不能成純王之治

聖賢道理本是庸別無新奇說數故前聖之言一番舉似一番新惟語之視乎其人視乎其時斯當其可耳

天地之氣無乎不充塞用小碗盛泥注水下遮子其

董子謂道之大原出乎天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又
重說勉强二字以鞭策學問行誼周子以前董子
度越諸賢遠矣
周子直是生知爲吾道中興之祖
周子之書潔淨精微決當上續遺經
聖人爲村塾師必教之蒙以養正基始聖功便居師
傳之任亦只如此
一官一邑必本其分量之大小做出治化之淺深孔
子宰中都子游宰武城此際自各有等級謂顏子

王佐才一官一邑非吾事豈知委吏乘田亦見純
王之政
井田不能復當講求水利封建不能復當擇賢久任
借經書語肆爲誦讀與附會經書語藉以綢利行私
俱是侮聖人之言而附會者尤小人而無忌憚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眞儒未及配享兩廡
亦必在孔子左右彼王安石王雱敢一刻厠孔廟
乎
心之所發知得善惡是氣之靈能審幾愼動是理之
著
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顏會思孟程朱俱信其有王
佐事功
休休有容是心中全涵性體天下無性外之物都包
涵在內乃大臣功業從出之本源萬物莫窺其深
淺處謂淡然無欲是以休爲息也謂粹然至善是
以休爲善也皆涉影響
孝爲根本仁之所先發見最爲切近精實由此充滿
洋溢便可推之四海而準人道惟一仁盡之從孝
推去民物無乎不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即孩
提愛親上擴充得滿足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以理克欲故全其爲人
否則禽獸惟此二者是務人何以別於禽獸
橫渠先生以禮爲教使學者有依據此是聖門約禮
復禮嫡派眞傳西銘一篇廣大精微使學者不拘
於狹小與周子太極圖說俱孔孟後僅有之文道
之統系在此
近思錄一書開卷識理道之大源次第言工夫節目

肆拾貳冊 92版 12A

井井有條不紊眞後學之津梁聖功之梯級也吾
平生得力是書窮鄉晚進誠於此研究知所從事
其入德有門矣
小學一書蒙養卽須熟讀細講嘉言懿行先入其心
爲之主便終身不忘得有所持循以至於卓立
朱子白鹿洞學規標舉聖籍語明白了當非心體力
行已實有之安能道得如此親切
悠悠忽忽過日是學者之通病便等閒斷送一生其
病源只是志不立

此刻猛省卽從此刻打起精神拚命做去始得
爲學卻又不可躁急須耐勤苦深造自得故孟子言
勿助勿忘
孟子質地極高明然做養氣工夫從集義做去日積
月累而後得之氣自養得十足學者質地萬萬不
及而欲一蹴便到充實地步如何能得
言深造欲其自得都是此意朱子云謂之自得則
自得是工夫到時自然而得放勳教人使自得孟子
是自然而得豈可强也哉此語極分曉
無意向學者一味忘了纔思從事於此多不能拔去
助長病根反致害事
敬以直內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兩直字無一毫滲漏
故志氣如神
敬則常明常明則常定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動靜
存發一於敬其失鮮矣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不敬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敬
也
立如齋立時敬也坐如尸坐時敬也無時無事不戰

戰兢兢正是活潑潑地
吾一生用力於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慚我做不徹
耳
君子之心存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何等快樂
用心於內心自精細謹密把飛揚浮動之氣剗除淨
盡以之窮理自見得分明以之履道自行得確實
日用之間卽一事之來其得失有萬變之不同如以
有欲之心乘之宜其昏亂錯出而不能自主也
刻刻事天於心稍有不存於性稍有不養便是違悖

天監在兹可不畏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須同顧
此本原之地無兩項學問
於急湍淺港撐逆水船全力著緊一篙放鬆便落下
多多許矣學者宜悚怵
忽過事堪喜只當境一刻難救混喚此心靈明猛力
克治便已定體過此一關有無限快足如此用力
既熟妄念亦容易掃除漸心清而欲淡矣
一點微塵即將明體傷壞使不速去後必至滿盤俱
黑痛哉

平昔克治不盡處留一分缺欠過後省著輒隱微抱
疚直是畢生難補贖淵明所謂抱茲苦心良獨內
愧不必在大也
人有隱德其後必有忽發其幽光者人有隱惡雖匿
與離
之至深至密其後必有猝然收露之處故脩慝工
蓋其虧折者多也
夫最爲喫緊
人不爲聖賢便折入爲禽獸之歸其間不過分數等
斷無有中立之地然則人佯孫上諄無以別於禽
歟亦只是多做數十年禽獸而已哀哉

明知聖人之可學而至而不之學固是志不立亦終
是見不徹若實見此理爲自己要緊舊物如何肯
拋擲去
爲人總無處著驕字有德之人不驕一驕則全喪其
德功業文章縱當其時足蓋天下古之勝於我者
不可以道里計何處容得我驕況區區智謀術數
聖賢平日一片至誠信孚於人故遠大投艱容易處
置設施無窒礙難行之處否則尋常境地亦多阻
隔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吾平生服
膺此二語親切有味求心體力行平陂都不可須
臾離
古盡利土便宜的損盡義中美好此亦可謂爲至愚
蓋其虧折者多也
孔子觀人之法觀其所由吾人省身之法亦須省其
所由爲一善事切究此事因何起見爲公爲私直
捜其根令無藥閃此乃戒欺求慊實下手用功處

事有大小道理無大小一些走作便是全體有缺故
君子謹小愼微
纔做此事又想著他事纔讀此書又想著他書總謂
之騖外
天地民物一身具通呼吸目前至細之物至小之事
處之不得其所便於民物有負便於己性分中有
缺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德之知亦須從聞見之知開濬到得一以貫之則
本末精粗無所不盡
至誠無息在天爲一元之流行在聖爲一仁之貫徹
一元流行故天行健一仁貫徹故自强不息
讀一句書便返諸身心密合與身便句句得力
否則讀盡萬卷書亦何益
羣經成誦諸史爛熟自詡淹博卻不曾有一分實踐
直謂之不識一字
寬而有制聖人之極則恩說明仁中有義誼說美義
中有仁故動不過則
悔不必常有於心只要猛勇能改便是善於補過徙

悔不濟事
聖賢之道經宋儒闡發後大段已自明白只要實用
其力行之耳吾平日自修教人總鞭策在躬行實
踐
幾有求於人容貌詞氣多方迎合旁觀醜之當局不
知忸怩
徐遵一身時或目其爲介或目其爲通遵自持身如
常趨一時風氣者眼中忽覺變易故君子貴有特
操
周旋禋讓禮節繁重自必端嚴在卑聞和鸞之聲行
則鳴佩玉到處有以養心自不走作今身體舉動
惟趨便提心又無所範放而不收無惑乎長其輕
佻而非僻日滋也
人於貨色直是奈何他不下故湯之不邇不殖是聖
人大本領莫看得粗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人之至理存焉此處宜
喫緊把持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伊川先生以忘生徇欲爲恥覩彼以柔曼傾意者直

蠢蠢如昆蟲而已

人能無迷於食色之性卽可上通天地之性

深山野人多壽其淳朴不散足以葆固精氣形體尙

爾況此心戰勝而肥乎

飮食男女天理人欲存乎其間學者下手工夫必當

以此爲始不可輕之不精守之不固也

好色之情最眞故云賢賢易色好德如好色如好好

色誠於爲善要自己身心快足如之纔是眞工夫

眞學問

學者以謀生爲急此言慮中人迫於飢寒苟得衣其

所守也若志士則死生不動何況飢寒

凡境遇艱危君子處之其中之關鍵何在只義命兩

字盡之矣

朱子曰人趨避利害者未有不陷於利害者也如這

二句看得透則身心脫然無繫滯忽若鳳凰之翔

於天際也

鳴呼人而有一毫利己妬物之心則其自害也可

道哉

自己有一分卽責望上天十分何其謬而不自知量

也況此一分未必能眞實乎果得十分則誠無不

應

汲汲求人之知猶哽飯而期人知我之飽可發一笑

此直是了無干涉

清貧最容易入道於世味沾染不濃少係戀也

吾見童蒙入家塾拜揖誦讀農夫赴隴故播種擾耡

對承平氣象浩然暢我襟懷

以己能病人之不能非惟量窄亦是才小

倫類中有待已涼薄處向人憤憒宣詬不知已亦與之分過矣

讒人罔極家中何可容此卻是極難察識便至毒害忠良離間骨肉故浸潤膚受不行可謂明可謂遠作僞者以誠化之暎隔者以誠通之總是一誠感動其有未感動處到底吾誠未至只用反求何暇責人

處小人之道上之引其回心次之許其革面下之與以包荒若一味嚴峻擯斥使之決裂肆毒其禍且被於天下咎不專在小人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萬物皆具此生理故同類死亡禽之啁啾獸之踟躅此理猶不澌滅人爲萬物之靈不完此生生之理隔膜相視忍乎哉

末世人心戕賊百般積惡之氣不消使陰陽釀成沴厲必經兵疫水火纔得滌蕩一清此禋冥氣流行幸在人物身上生得奇凶極暴造物亦無可如何

到生出聖賢救濟仍是天地自相旋斡處

遇事無委婉冲和之氣非特失養併亦燭理不透處心雖正或挾忿氣以臨之則事必敗害得謂人盡非理乎

富而無濟人之心者終必破敗貴而有驕人之志者究亦受殃

人生快意多所辱杜老此句詩是見道語

出身做官每懷無數驚恐只是捨不得此官耳若仕專爲行道別無他牽顧何時不坦蕩蕩

做官以墨敗尤難見人

爲上不愛人不必草菅民命是大喪元氣事卽任意鞭扑亦爲害甚大不僅召一身殃禍

曾子子思孟子門人俱當增配兩廡

問禮與問官等所謂識大識小之人也老子猶龍一語必非孔子之言

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所載不實不可盡信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明明昭揭大易中武王非聖人論只是臆度

齊人陳不占將赴君難食則失哺上車失軾懼悚如
是卒往而死君之難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
此所謂勉強而行之成功則一不謂之勇不可
章武紀元朱子特筆習鑿齒已見及此昭烈惠陵凡
祭告帝王陵寢不及之禮官當議衆闕典
余觀三國史見伏完之死君子有隱傷焉
親賢臣遠小人是人君致治之樞要召亂者反是獨
推論及此謂其有儒者氣象不獨在出處一節
勿以善小而弗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三代而後人君

末命之純粹無過此二語
眞德秀是眞小人魏了翁是僞君子人知其喪心病
狂抑知其此中過意不去作此支飾可憐詆范希
文亦然所謂心勞日拙
徒工文詞而不知學道其品只做成一個鸚鵡再若
有毒則成孔雀
攻詩文非殫一生精力全注於此不能名家使移此
精力以窮研實學蓄力踐履堂不入聖賢堂奧乎
太極圖說西銘之文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
人同梧桐月向懷中落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正
使專攻詩文者沒齒不能道隻字凡有德之言造
道之言從根柢上發露非可摹擬而得也
汝仇湖一開墾作田不使蓄水是荒通縣萬頃之膏
腴也當事者萬勿爲奸民牟利者所中此事力不
能挽回祇勸親友勿往開墾而已
邵尤皆丈（桑調元註所見頗高明能歸之於中庸則
言言確實

稼書先生懇懇勸人學程朱其言甚明其路甚正有
障百川東之迴狂瀾既倒力量
汪鑒自滇南萬里隻身崎嶇扶父柩歸里性甚敦篤
然必滌除豪氣乃可入道
汪鑒問王祥王公相去一階不拜其父獨可臣其子
乎不忠恐便是不孝曰論極正姑取人以節可也
語桑調元立志大存心細
調元頗聰明克領會然慎勿誤用聰明（桑調元註此
生時語終身愧負
師言正生此病）
郎鎮朴學就所講明處萬實做去亦可不失其軌

桑應侯兄 桑調元記名 聞調元族父 荒歲蠲田以贍亡弟之孤

寡此事爲士人所難

有範叔 桑調元註寺公路先生長子 桑調元族父 問鄉曲某事某議彼人牽牽奈何

對曰須是懇懇開陳引他到義上來不可則止

言毋妄行毋怠便農而爲士矣

廷栻 桑調元註寺公路先生長子 廷栻 桑調元註寺公路先生次子 入則聽吾講論出則盡力務農

須直下承當

廷栻 桑調元註寺公路先生次子 時文可不必做書不可不讀

財只有此數節用便不竭家國一理

齊家之道只是敬而和汝曹勉之

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三五 世楷堂藏板

鄉中英儁不少風流相煽以講學爲諱略萌嚮往之

燥動與惡俱何以異於禽獸哉

志甄諱指爲迂腐甘蒙昧敗壞一生毫不之悔孔

昭代叢書 己集 通言 卷第十七 三六 世楷堂藏板

子言學之不講爲吾憂何口誦之而心背之乎

人果肯從義理用心自然日明一日愈親愈密其於

人當物格知至之後循理則樂徇欲則苦如此斷不

余初時用功志在講明實學刻苦求踐履只見得自

去其樂而反求其苦此格物致知之所以爲要也

已身上切要之務不可一息荒棄那管人非笑迂

即如孔子阨於陳蔡飢餓切身然心未始不安不

腐得寸亦已之寸得尺亦已之尺志氣大定愈做

怨天不尤人命不宜餓死自可脫命宜死亦不能

得有滋味囊非笑者亦悔之此便是可與共學好

逃若子路慍見心中徒多擾攘飢餓迫身是身困

機括惜其不能立志隨流俗因循過去吾每爲之

中情擾攘是心困又增一困仍然逃不得命去

平天下不惟使人各得其願并使人各得其分生事

悼歎

葬祭一踰禮便非孝徒知隆其親而不循分安得
平耶
人見奴欺主子凌尊睚眦盡裂而自己之一心實爲
天性之尊常爲氣機所撲滅而不知問哀哉
道一而已安得有二三教之名亦自彼家標榜從古
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亦自知二本說不去爲此遁
辭後乃有三教原來是一門之說到底邪如何可
附正
赤日中天百怪消滅老子在孔子時楊墨在孟子時
無縱有之猶今人弄鬼怪做戲法耳曷足炫世駭
俗乎哉
釋氏謂人死後有天堂地獄之說俗儒多宗之噫天
堂地獄豈如釋氏所言乎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是
天堂也伯有爲厲渾良夫叫天是地獄也且問其
罪哉
釋氏言神通且不必急責其無稽從儒出汝說只不
過欺弄精魂佞佛
人言葛仙翁能使已熟之蝦而使之生母論此事有
歐陽公謂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
辭而欲斷訟之曲直其能明決乎嘗朱子晚年定
論一書者全割裂語意移易年月未竟其辭輒以
爲歸於一轍其中有年月確有可考亦故顛倒之
是誠何心終賴陳滿溜先生發其蔀其何傷於日
月乎
學部通辨一書非得陳滿溜先生如此徹底澄清不
幾於日中見斗乎此其功亦當從祀兩廡
害人心其惡莫大

學須辦得一付爲己心腸斷卻外邊無數膠擾纔可
以入德然又須知幾始警覺做得起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意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
心正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動則變篤恭而天下平
變則化矣
温公平生所爲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此誠能較然不
欺其志矣脫於致知處未極其精便於誠意處未
盡其分故大學工夫首重格致
道不越五倫五事獨居一室有時不接五倫之人而

五倫之理渾然具於吾心若五事自於吾身無時
可廢故曰不可須臾離
意必固我寡家在我克伐怨欲引火在欲
王道只在愼獨片言居要於川流不舍便悟到此矣
飛魚躍帝則之察亦云喫緊爲人做到純亦不已
便與天地相似
取舍之分明守之於爲也至存養之功密則誠之於
思矣同一仁之道理功有精粗疎密
忠信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否則無地以棲其德聖門
四教歸宿在忠信學文修行專要存此曾子三省
所謂傳習卽傳習此忠信誠身守約做到一貫地
步只此而已
作聖全功毋自欺三字盡之其要在愼獨平天下之
大道忠信以得之故王道只在愼獨
志不可奪是從義理上發出自然千萬搖撼不動若
從意氣上發出一開明其所蔽意氣便倏焉易盡
縱固執到底只算得執迷不悟安得謂之志安得
以不可奪許之
鄉愿一脈萬古流傳孔子深惡以爲德之賊過門不
入不憾直是固閘然作用害盡世道人心故凜凜
動色言之
讀孟子不見諸侯數章士身何等尊重奈何自失其
身
曾點莫春數語已見得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地步故
夫子喟然與之特行不掩故謂之狂耳人誤認作
放曠不羈失之遠矣
無極而太極一語何等圓足無極是無形無極而太

極是無形而有理象山先掃卻此一句謂之知道可乎

良知本孟子語然孟子並言良能今直謂知行合一惟須致良知并良能亦抛卻其病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便錯故一直錯到底不過借不慮而知標其謬誤宗旨與孟子本意全不合

仁體事而咸在故求放心只是求仁日用動靜隨時隨處都是仁之道理流行統貫如足容重手容恭等重恭卽散見之仁也空空求放心便走入禪元

昭代叢書 己集 遵言 卷第十七 世楷堂藏板

朔霸者齊桓田氏之齊非桓後矣繼霸者晉文韓趙魏之晉非文後矣而弱魯獨以重禮教崇信義後

亡

父子之間不責善亦爲愚下之資立此委曲求全之則若論親於道教子義方何可不肫懇自盡

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心安仁欲仁仁至是仁之見端無爲其所不爲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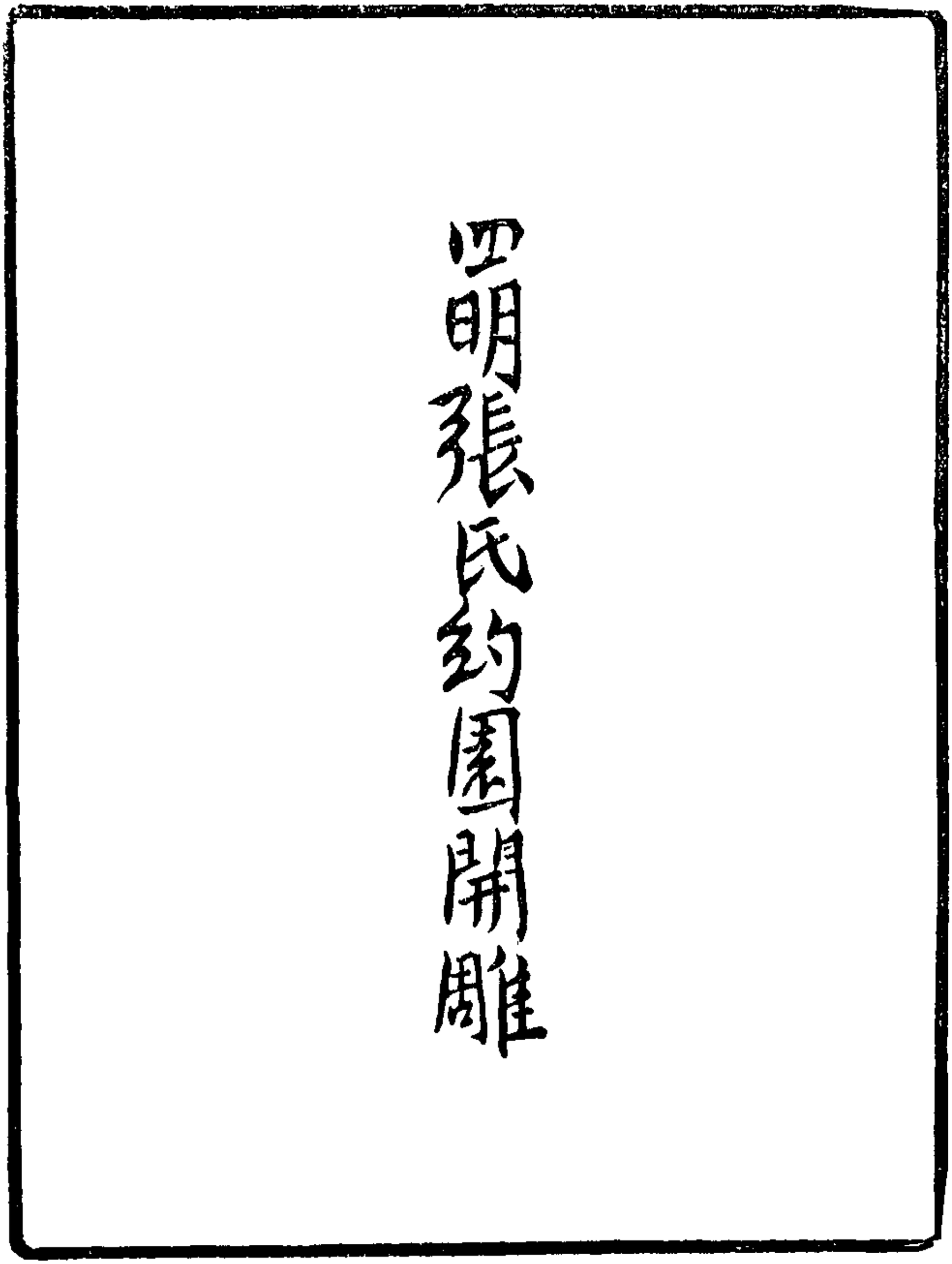
故宜生受業於太公望已爲師儒一局開先

遯言跋

餘庵集雜文于天人理數陰陽變化推闡入微遯言則稍稍旁及持身涉世之道有大醇而無小疵致爲精晰先生講學姚江而其持論深不滿于象山一派破除門戶之見尤足多也癸丑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大集》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丙子春鄞鎔既訪慈湖故址得瞻拜楊慈湖先生遺像而陳君謙夫方規畫慈湖中興泰君潤卿先由海上返慈因相值遂登抹雲樓即潤卿藏書處也凡馮氏醉經閣舊書咸在焉初潤卿以其族祖慶卿先生所著林衣集見示余既刻之是日又示其族祖子瞻先生所著踐形編之一所謂小天集者是也鄞鎔更讀之益歎制外養內之要在此矣他日返中泗卿攜其刻本屬余忽忽三年梓既竣序曰天地先萬物乎萬物先天地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理也亦勢也在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以成其象在地則金水火土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性情形體聲色臭味以成其質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不已焉其在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管子心術篇曰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故楊慈湖作己易一書以爲一者吾之分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先生生慈湖之鄉既沐其教又以凝道踐形之旨作小天集以爲人身一小天地也心者奉天以君臨一身者吾心之天下也君爲人主心爲身主以仁義禮智信五德爲大臣以志爲元帥推之於思爲樞密院意爲左右親臣目耳口鼻乎足胥各有其職而毛膚之腠密乃百姓之紛任而錯處也何其言之深切如此耶以此爲綱更詳其目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又曰從其大體爲大人是也蓋與已易互相表裏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已易曰明此以南面一以貫之其在此乎其在此乎先生私淑呂晚村執贄

弟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吾道仇滄社所著更有四書辨疑禮記纂要惜均未見今承潤卿屬爲雠校斯集而序之如此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後學張壽鏞

先生諱遵宗字子瞻號蓉庵諸生宦廣西羅陽知州慈谿藝文志浙江慈谿人也高祖諱鋹字懋洪入國能文長通經史百家有經書講義行於世仇兆鰲四書辨疑序稱文懿公稱茂弘爲大作手者是也宗譜先生私淑呂晚村受業仇滄柱平生得力於兩先生最深顧心未有安未嘗不加辨駁意主辨明義理不阿私所好四書辨疑自作例言曰坐凝道堂究存心盡性之學族人玉峯氏識生順治丁酉卒康熙壬辰年五十六所著有禮記纂要祕藏書五卷四書辨疑五十二卷小天集十卷惡谿藝文志凝道堂踐形編小天集二卷族人玉峯氏識

論曰昔黃東發傳樂陽之學是非所在不敢苟同慈湖演易體之於己有取於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先生長是邦聞其風而興起者數何言行之似也其曰心正則身正一身之四肢百骸皆聽命於心也君正則天下正天下之百官萬民皆聽命於君也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君不正而天下皆不正也然則天下斷自正君始治一身斷自正心始蓋人身一小天地也心也者奉天以君臨一身者也天子得天下而治之者得一身而治之天下者天子之一身也一身者吾心之天下也君爲人主心爲身主其所得於天之理曰仁卽天子之大冢宰冠六卿而總百職焉曰禮者其卽天子之大宗伯典禮者也曰義者其

卽天子之大總裁職守刑殺者也曰智者其卽天子之監察都御史也若夫信者其卽天子之大丞相調元贊化者也五德與心俱有亦猶大臣與天子同受命於天以共治天下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其卽天子之總督大元帥是也思則心之所運用探幽索隱其卽天子之樞密院是也至於意則心之所發介乎善惡之間隨感而動而爲左右親臣也此皆無形者也自無形而有形曰者心之覩察也耳者心之通政也口爲喉舌之寄傳宣也以其職納飲食則又爲

光祿臭者心之節度也手爲外禦巡撫掌握文武大權者也足則爲撫相而亦爲大行人也他若上承祖脈下啓後禩者腎也職掌寶藏者是也推之而毛膚之腠密即百姓之紛紜而錯處也盛德積中睟盎交發焉卽天下太和之象也乖氣積中而癘疾卽天下顚連之象也而要皆聽命於心者也聽命於心而志以率之思以運之意以實之使仁義禮智皆充足於中而暢達於外孟子所謂從其大體爲大人是也不然而心爲形役縱欲忘行君道先喪臣民皆潰敗不可收拾尙能保有

厥身吾不得而知矣縱令區區尙存則亦禽獸已耳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乎哉曰是以戰戰兢兢而常以治天下之道治吾身非擴而大之也分定故也弗敢失其所本然而終爲禽獸之歸也

存心下皆申解前篇之義

范子心箴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心爲一身之主宰故曰君渾然天理卽心卽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曰天君天子爲天下君天君爲一身之君其理一也顧天子爲天下君復有一身之君先以治天下若治吾身一身之天君正而後正吾身以正天下所謂一室之中而若有朝綱四海天下之大而不啻骨血毛膚也若夫匹夫之身不敵天子之身匹夫之心不讓天子之心其所以君臨一身者一也孔孟程朱之心無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而後不愧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天子能心孔孟程朱之心而後不愧爲孔孟程朱之身定君極參三才天子與匹夫共之而上不在下不儕者也孔子曰操則存程子曰敬以直內

血氣之心誠五德而爲權心外無性二之而不得也然理義之心主五德而爲用心宰乎性亦一之而不能也是故心爲君則五德爲官亦猶天子有佐命大臣所當愛惜保護之至毋爲奸佞所賊害也且當推誠布腹無所牽制而使之得大展其材也

仁爲大家宰

仁統四德包萬善家宰冠六卿總百職故人心之有仁即天子之有大家宰也使天子無家宰執與長率人心而無禮則內滅節文外踰儀則蕩檢踰閑靡不隆殺秩然而不可紊故禮者即人心之大宗伯也使天子無家宰可知天子用家宰推誠布腹使克展也嗚呼觀天子之大家宰可知吾心之仁之真矣觀吾心之仁亦可知家宰之職矣觀吾心之爲仁亦可知天子用家宰之道矣

禮爲大宗伯

天子有大宗伯職司儀制立等威昭度數列尊卑截然而不可亂人心有禮敦崇品節濬恭畏辨名分別隆殺秩然而不可紊故禮者即人心之大宗伯也使天子無大宗伯執與長率人心而無禮則內滅節文外踰儀則蕩檢踰閑靡不爲矣將何以自別於禽獸乎哉是故一動念一舉事當愼持天則而必不可以或越也

義爲大總裁職司刑殺

天子之有大總裁也國家幾乎悉歸裁斷經權常變動罔不宜而殷疑咸孚果操滾水鐵鉞奉命天討刑殺不貸是體天而行秋肅者人心之有義凡事至物來可否莫辨一裁諸義如巨斧勞木裁然兩開而斟酌變化處無不當非吾心之大總裁而何若夫乖戾不阿嫉惡如仇少涉非義毅然剸裁非職司刑殺乎哉第

忘學者徇私無恥背義不惜因之腆顏人世踢蹖不堪常屈於萬物之下而必不能伸於萬物之上喪義故耳是故君子絕柔懦之氣秉剛介之操必有事而弗忘寸寸而積銖銖而守至義實得諸己則氣象嚴憚而非拘形體端直而非粗取與自嚴一介而非矯巧往不避萬人而非暴及至臨以傲慢寧餓死不屑簞食臨大節犯大難雖蹈湯赴火亦所弗惜而卒非輕生則浩然之氣常塞乎天地之間而有不可塵滅者矣

御史

御為監察都御史

天子有監察都御史職司糾舉得失摘發奸邪人心有彝別是非明邪正處疑照仁之所以不混於等差禮之所以不淆於紛錯義之所以剖析於幾微皆不可無御使人心而無智亦猶天子無監察都御史而百官之叔應無以劾庶事之宜否莫與爭也是故學者必灑濯乎其所已知研析乎其所未知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自日用常行以極於一草一木之微無不隨在以精其識至氣質之拘者蔽物欲之蔽者徇私無恥背義不惜因之腆顏人世踢蹖不堪常屈於萬物之下而必不能伸於萬物之上喪義故耳是故君子絕柔懦之氣秉剛介之操必有事而弗忘寸寸而積銖銖而守至義實得諸己則氣象嚴憚而非拘形體端直而非粗取與自嚴一介而非矯巧往不避萬人而非暴及至臨以傲慢寧餓死不屑簞食臨大節犯大難雖蹈湯赴火亦所弗惜而卒非輕生則浩然之氣常塞乎天地之間而有不可塵滅者矣

下學入手之功

心為身主而五德為之用存為天德行為王道聖賢治身之學經世之模何以加茲然使不先立其卓爾不可拔之志則必不能循於始而無倦於終使不致其思以察理而審幾則必不能開知識之竅而達義理之途且使不誠其所發之意則恐有為以自欺者將有以孱其志而亂其思非心亦不得常為之主而天德亡王道熄是故三者尤為下學入手之切務也

志為總督大元帥

人不立志則全憧憧勞疲力弱百事無成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蓋志最向上誠能常立於此則精神竦拔自足驅五臟之偷惰鼓百體之次頓猛精進向往無前故孔子曰四夫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者誠哉是言也侯氏曰如可欲則亦不足謂之志者誠哉身之總督大元帥而一忌倘存不容少懈者也烏得以因循二字搪塞哉是故君子

閑一生苟至立身一敗萬事無成孟子曰思爲樞密院

心之有思也無微不遍無遠不周無堅不入故能攻宛城破機關識變之針而開門之鑰也亦猶天子有樞密院也參帷幄之祕決勝敗之機而謀深慮遠杜漸防微有運通百變鬼神莫測之用此所以從容應變而有餘也不然天子無樞密院則閫莽滅裂必不能綏國是於爲全矣人心無思則紛亂迷惑必不能撿事理於至善矣是故學者不可以不致思

爲左右親臣

志之爲志必待心之審慮而後起思之爲思必待心之發也不可知或左或右其

出不窮隨感而動周旋無閒此所謂左右親臣也天子而無左右親臣則無以察喜怒承意旨人心而無意則感焉而不通觸焉而不應如槁木死灰而已矣然意之善惡使不一其意於善以絕其私意之萌則將有以清其本體之正而縱情肆欲無所不至者亦猶治天下者不先廓清其左右之小人則將有惑亂君心擅竊國柄以行其奸者已可不慎哉是故君子必戒欺求慊以誠其意

制外養內之要

小天集 卷上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正其本無以治其末然不制其外亦無以養其中此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孰謂耳目口鼻四體可無以防之乎

目爲外臺觀察

古人云開眼便錯佛氏亦云目爲六賊之首是防外莫先於目然人而無目則爲盲人目之司視必不可缺亦猶天子不下堂階而周知四海之情形者以有爲天子觀察於外者也是惟絕其所不當視而精於其所當視則足以爲功於心而不足以蔽其心矣其

道曰非禮弗視曰視思明
耳爲通政司
凡天下之有形者可視無形而有聲者非聽不爲功
使人無耳則聾職不聰亦猶天子端處深宮而無通
政司則政事壅於上聞又何以納嘉謨而施宸斷乎
是聽固有功於心然聽非所當聽則羣小蔽聰君德
亦因之而喪可不慎乎其道曰非禮弗聽曰聽思聰
曰爲傳宣官兼光祿寺
一身之中有耳目以司視聽即有口以司言然言有

傳之而入者如誦讀是也有宣之而出者應對是也
誦讀者心之所欲得應對者心之所欲明誦讀不勤
則識於心者易忘應對不誠則返諸心者不實然二
者之中惟宣出之過爲尤甚程子言箴曰人心之動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謂心以靜專爲體使
德終以濃厚過節自殞厥身則又何苦而徒快一時
之口腹乎哉夫其司言之出入也即天子之傳宣官
也職納飲食也又即天子之光祿寺也所係匪輕允
宜自澡其道曰勤學好問曰毋易由言曰以斯道覺
矛由之興出好者解洽而釋怨嫻睦由之出凡出好
之類主於吉也榮也興戎之類主於凶也辱也皆言
之所招致也其得失之機如此又曰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謂失之易忽則放誕而不
情失之煩多則支離而瀆聽在己發之肆橫而不覺
則物受其忤逆而難堪所以悖理而出者亦悖而入
也言過之議如此故曰非法不道欽哉訓辭且天生
一人而予之以口固異於禽獸之欲言而不能也使
出其口以勸善則利物者無窮使出其口以贊惡則
敢爲編輯成書以蠱惑心術而敗壞風俗則天亦恨
其多生此一口不如多生一禽獸之不能言者矣又
況饕餮飲食恣情烹殺多傷物命上乖天地好生之
德終以濃厚過節自殞厥身則又何苦而徒快一時
之口腹乎哉夫其司言之出入也即天子之傳宣官
也職納飲食也又即天子之光祿寺也所係匪輕允
宜自澡其道曰勤學好問曰毋易由言曰以斯道覺

鼻爲節度使

目也耳也口也其爲功爲過關係甚巨若夫鼻居中無事第主于辨香臭通呼吸止見其功而不見其過吾幾欲閼焉然凡氣息之柔媚者最易動人淫慾之想使稍不節制則內惑天君爲禍匪細甚或調養失宜則出入暴戾不自收斂則惡氣衝人且近至尊而不屏肅事尊長而不斂藏不敬尤甚執謂其過可不愼耶因其司氣升降噓吸有節誦之節度使也亦宜其道曰絶采媚肅氣容

手爲外臺巡撫掌握文武大權兼檢校指揮等務

一身之疾痛疴癢皆切於心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顧代心而爲之綏恤者手也亦猶天下之疾痛疴癢皆切於君無一民之不愛則無一民之不養也顧代天子而爲之綏恤者巡撫也且時而親操筆墨爲天君宣揚意旨於外時而折衝禦侮爲天君捍衛頭目則經文緯武惟手是賴以至天君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始而化生繼而胎生自盤古迄今人道之所以生生而不絶者胥也

腎爲寶藏重職

粤稽太極分而爲兩儀殺而爲五行無極之眞二五

則腎氣充足而身安亦猶天子節用則寶藏豐盈而
天下豫身安則陰陽和子孫育天下豫則生遂樂人
民昌腎之爲道其大如此是故絶欲而傷生者滅爾
人倫禽獸之道也亂耦以相從者眞禽獸也天地閉
各夫其夫各婦其婦凜不可易烏可亂也不節制其
情欲者自滅其身者也夫晉身之精神本乎祖宗而
將爲祖宗衍嗣續於後故先王制昏禮至爲鄭重二
氣交感乃一團天理所寓非爲人生取樂之事夫何
不惜身命恣意取歡迨精神殫竭則身亡嗣絶爲祖
宗莫大之罪人可不皇然知懼歟

小天集卷上

清惠翁秦遵宗子曠著

事天

天子奉天以君臨天下其事莫大乎事天顧所以事天
有二一曰禮一曰德禮者郊天饗帝之文也德者欽若
祗承之實也郊天饗帝歷代所同不必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而後能行之也欽若祗承君子所獨非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不足以當之也致欽若祗承之實於郊天饗
帝之時是故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
風雨節寒暑時所謂唯聖人爲能饗帝也顧郊天饗帝
天子之身爲之也欽若祗承天子之心爲之也天子之
身爲之者匹夫不得而干也天子之心爲之者雖匹夫
爲之天子不得而禁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

正乾綱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心爲一身之君亦有
乾象焉天道行健而日月星辰莫不循次迭運四時之
推遷萬物之變化亦莫不相因而互易此乾所以爲綱

綱舉則目張也假令人身有心不能法天行健則一息
閒斷而大綱頓失萬幾俱廢矣嘗著天君傳曰天地間
闢萬物丰生蠢蠢之閒獨秀精英二氣正五行分官體
備具惟人最靈中抱是心神明聰居遂尊爲君分職莅
治可致太平夫何君失其職肆欲妄行五德狡奔恥而
弗臣元帥任其驅役櫃密爲其營虛左右悉其使令觀
察獻妖豔通政進婬聲光祿羞美味節度供媚聲惰股
肱傾竇藏朝綱廢墜百體具弛而黎民羸弱疲敝弗寧
皇天上帝赫然震怒傾國崩頹滅其臣逐其君爲樂幾
何不保厥生學稽神聖乾綱獨秉天君泰然百官效命
小天克治大天奠定乾旋坤轉海宇式尊萬世共欽不
必帝不必王祇無愧乎斯人蓋言乎乾綱之不可不正
而君子不可不法天以行健也

敬大臣

天生一人以爲萬民主必無不善且生數大臣以共治
天下亦必無不善蓋天之所甚愛者民也焉肯生一暴
橫之主以虐我民乎既生一人以爲萬民之主猶恐一
人之不能獨治天下而生數大臣以共治之無非愛民
之心也又焉肯生數殘刻之人以共虐我民乎昔堯舜
興而有皐夔稷契湯武興而有伊萊周召固所謂生聖
主必產良臣矣然夏桀有龍逢商紂有比干何嘗非皐
夔稷契伊萊周召之選哉第桀紂逆天而不知用耳且
堯舜湯武時又何嘗無讒慝惟堯舜之所敬信者專在
皐夔數人湯武之所敬信者專在伊召數人而僉壬自
不得而飢也此所謂惟聖主爲能用良臣而幷可以化
天下之不良者而歸於良也順天之道也是故有天下
者使不肯爲天之肖子而好爲桀紂則天亦處于無
可如何然猶恃有所畀之數大臣奉天以爭之至爭之
而必不悛雖大臣亦共處于無可如何或死諫或遜荒
君負大臣耳大臣何負於君哉使天子而克爲天之肖
子則必無不明於任賢明於任賢則愛惜保護之必至
推誠布德之必深而天下自不勞而理於吾人之治身
也亦然心本無不善心所具之德亦無不善心君也所
受于天之德大臣也心主治一身者也五德心與爲體
而共治一身者也心而爲桀紂必無桀紂而肯用皐夔
稷契伊萊周召者心爲堯舜湯武必無堯舜湯武而肯

殺戮龍逢比干者是以君子既正乾綱必敬大臣蓋乾綱不正而大臣得大臣敬而後百官庶職皆聽命于天君而循法于大臣矣

禮雜引記文

治天下不可無禮朝廷有禮而官爵序宗廟有禮而昭穆嚴軍旅有禮而武功成田獵有禮而戎事閑鄉黨有禮而長幼辨閨門有禮而嫌疑別而治一身先不可無禮心爲君百體爲臣頭容直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頭頸必中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君子致禮以治躬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雜引記文

治天下不可無樂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所以移風易俗而爲和天下之具也然治心先不可無樂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夫有心之寬也審心之靜也寬且靜無乖戾也故爲近乎無聲之樂也人必定其心於寬靜由是和其性若高商之相濟也和其情若高下之相成也和其氣若十二律之周而復始也和其聲音之式調也和其氣若十二律之周而復始也和其聲音無亢厲也和其手足無慢易也和其色笑無傲辟也至和積于中而洋溢於外以之居閨閫而靜好也以之處兄弟而和樂也以之事父母而豫順也以之接鄉黨而嫻睦也以之達於國與天下無所往而不翔洽也所以移風易俗而和天下者卒亦不外此也故君子致樂以治心

政

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必先正己之不正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爲政於天下之序也正心術以正五官正五官以正百體爲政於一身之序也爲政於一身即所以爲政於天下者也未聞有爲政於天下而不先爲政於一身者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刑

王者不得已而有刑故曰刑期無刑刑一惡而衆惡懼所以驅天下之人而遷善改過者刑也然非惟治天下有刑而治身亦有刑焉爲乎有刑曰有訟則有刑矣孰訟之曰自訟之孰刑之曰自刑之也人非聖人不能

無過君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卽反已內訟以理爲原.
以欲爲被以智爲證而聽訟於義萬一欲之奸狡百出
必不肯屈則致吾精力以攻之不啻讞洪於長吏之庭
反被小人之陷而受市朝之撻也如是以求其必勝或
驅而逐之不使入境或幽囚禁錮使其永不竊發或斬
戮夷滅使其無復可生此心刑也卽國法也顧國法者
所以治小人心刑者君子之所以自治故惟君子有心
刑而小人無心刑故曰君子懷刑

兵

王者之兵所以征天下之不義人心之兵所以征一己
之私朱子曰私意爲爲惡先鋒是非强毅不能克故君
子以志爲帥以四勿爲旗說文云勿字勢似旗蓋旗者
揮止禁約之物也凡視聽言動纔見私意或萌旗幟一
揮卽一刀兩段至若根深蒂固朋黨爲奸勢難一時掃
蕩必以思爲參軍搜尋根柢直搗巢穴使其無地可容
盡殺乃止而究其所以克敵致果者初無鉤戟長鎩之
設也曰以一忍爲劍

嚴保甲

保甲之設編緝民戶彼此詰察防容隱姦宄也此王者
平居弭患之法而治心之學何獨不然此君子所以戒
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蓋保甲所以保護
良民戒懼所以保護天理保護良民而惟恐姦宄之爲
禍故嚴保甲保護天理而惟恐私欲之潛生故嚴戒懼
是戒懼卽保甲也然戒懼之等於保甲竊嘗於蔥倩而
得之大凡私意之起多由于易慢亦猶姦宄之投必先
有游棍浪子爲之招也私意之入多由于疏忽亦猶姦
宄之匿必先無里門巷棚爲之防也蔥者嚴密之狀嚴
則凜然鐵面冰心精神整飭如里甲之中挾門簇戶各置
守常業絕無游手游食之徒則姦宄何自而投耶密則
肅然毛豎骨竦鏬隙全無如里甲之中挨門簇戶各置
防欄絕無投閒抵隙之處姦宄又何從而匿耶且私意
多由柔懦而生亦猶姦宄必欺其武備不修而逞其凶
也私意又多因怠倦而進亦猶姦宄必窺其隄防偶懈
而發其機也倘者武毅之狀武則剛强勇猛少犯秋毫
一刀兩段如里甲中人强力壯弓弩矢石家家整備則
姦宄曷敢欺耶毅則嚴蔽惕厲一息尚存志無少懈如

里甲中鳴鑼擊柝東察西巡時時警則姦宄又曷敢窺耶蓋必如是而始可謂之嚴戒懼必如是而始可謂之嚴保甲不然則色厲內荏終不免於爲穿窬之賊而已矣

蕭關政

王者治天下既令民設保甲以愼於平時又於出入必由之區制爲關以盤詰匪人此尤爲扼要之法也而人心亦有關關者獨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萌芽一動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於此不謹之又謹以燭其幾而殲其惡將潛滋暗長者熾然莫遏卒之身敗名滅終身莫贖嗚呼可不愼哉

節財用

財者養命之源也國家一日無財則元氣耗社稷危至不得已而朘削其民民之脂膏俱竭則上下凋敝社稷愈危所以然者由上不能節制財用故至此也若夫人身亦然人身寶藏全在於腎腎一虛則身危至不得已而形容枯槁死亦旋踵與縱慾速命者又何以異

舍命求財復舍財送命彼所謂白鑞黃金買歌笑吾直以爲買哭泣耳人情之迷而不悟顚倒錯亂一至於此可勝歎哉雖然國家之節財用必先謹蓋藏使蓋藏不謹忽焉丙丁爲災俄頃之閒而銷鑠數百年之積貯者有之人身之節情慾必先絕邪火邪火不絕則瞬息橫燒立成灰燼蓋精神之傷於情慾者顯也鑠於邪火者暗也顯者其宣洩猶有漸暗者其消耗恆無窮至消耗不已而形容枯槁死亦旋踵與縱慾速命者又何以異

凡有身者曷共念之

定律令

王者欲人趨吉避凶而著律令示天下何者爲淩遲處死何者爲斬決何者爲絞何者爲流何者爲徒何者爲杖何者爲笞而且于其中復爲之詳別其等差至纖至悉使人講之讀之翕然敬畏不敢或犯知爲國法之所禁者自不敢爲其事自不敢存其心是國法卽心法也然國法能誅人之身究不能誅人之心子是有不爲其事而存其心且曰心惡何罪久之而存諸心者仍見諸事則始逃心法者終罹國法矣況學者有志聖賢則心爲一身之君方將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天下而可無以自律乎故凡一身之內無論爲國法之所禁與國法之所不及禁爲德爲過亦宜一一著爲律令以自檢飭其身心與國法相爲表裏或亦于爲下不倍之義無所犯也

纂實錄

古帝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記動記言毫無虛飾故謂之實錄實錄之設也所以禁躁妄以見帝王之一言一動筆諸史冊垂諸後世少有逾越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心爲一身主宰凡一身之善惡邪正皆聽命於心烏可以不書惟書之庶幾凜凜兢兢無敢或苟而不容不遷善改過耳若夫小人肆欲妄行無所不至其銷沮閉藏之態有惟恐人之或見者則自不肯書亦不敢書不肯書此其所以爲小人也然不敢書猶或可望其爲君子也嗚呼予之爲此書也予滋懼矣

附辨

辨心　止一心也以爲有血氣之心主宰之心者何曰血氣之心有形者也主宰之心無形者也人爲萬物之靈有是血氣之心卽有是主宰之心能使主宰之心存存而不放則義理不失而日進於高明不然心亡則理失日流於汙下矣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使人但有血氣之心則有形有質常在於內亦安有存亡出入耶

辨性分體用　自血氣之心而言則心載性爲體措施於外爲用以主宰之心而言則性皆爲心之用用之於內爲體用之於外爲用人但知性分體用竟似性之體無形無影至靜至寂另有一物在裏邊殊不知

無形無影至靜至寂此心沖穆無朕渾然一太極耳
有何道理可認其為仁義禮智耶故朱子曰天之生
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
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
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
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按此
可知溫和慈愛等亦須於心之動處驗之雖心未動
時固有此道理然必已動時纔見得有此道理以其
未敢被於事卽謂之本體使必强探力索以求所謂

寂然本體之性則鑿矣

辨心志 志亦心也細分之則動靜皆有主宰而不可
亂者為心專於所向硬硬錚錚不可屈撓者為志心
者中立於此無偏無倚無過此事則主乎此事過彼事
則主乎彼事不以有心而留滯不以無心而悅惚此
其所以不可亂也志者立于此而向於彼任重致遠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此所以不可屈撓也然有一時
之志有終身之志如志於道志於學直至
死方休一時之志如逐日作事發志要作此事

辨心思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謂心之職在思也今以
心為君是心自有心之職以思列于臣是思又自有
思之職也何以說乎曰孟子所言心以形體言一身
之中耳目為小體心為大體耳目但能視聽而不能

思心能思而使視聽一歸乎禮此以小體攝於大體而言也然即此形體之心之內能有所主宰者其常尊者也思其偶用者卑而聽命于主宰之心心主於思則思心不主于思則不思主宰正則思亦正主宰不正則思亦不正此則運用之攝于主宰者也故人或可須臾無思必不可須臾無心明乎此則其理固兩無所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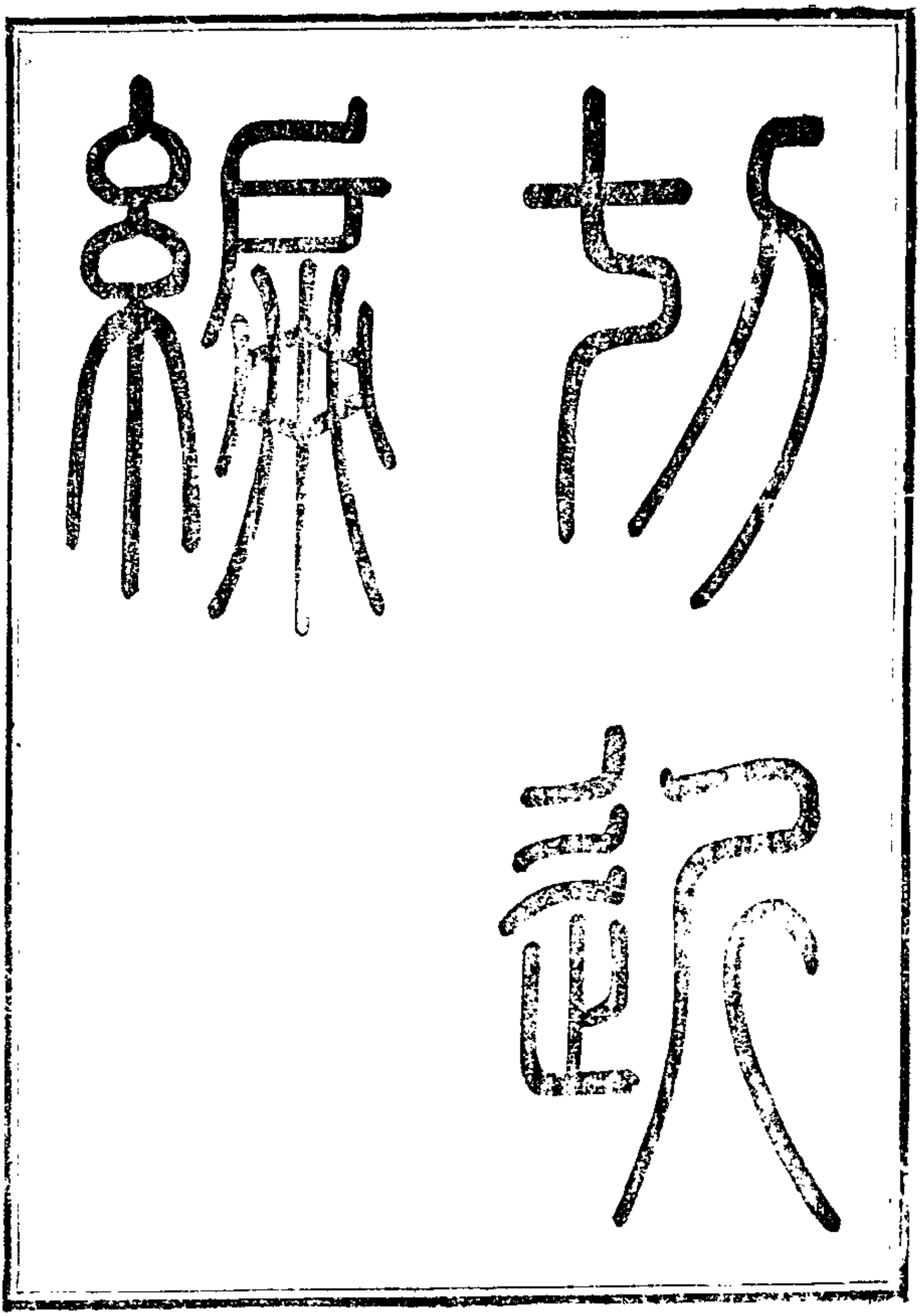
辨心意　心之所發爲意此亦以血氣之心而言蓋主宰之心純善無惡血氣之心兼乎善惡故意之發於欲橫生意皆不善隨在自欺而終爲禽獸之歸矣嗟

心亦兼善惡或曰彼爲惡者心亦主乎爲惡何以謂主宰之心純善無惡乎曰彼爲惡者本來原無不善惟爲血氣所用失其本然之善則心遂主於惡奪其所主而非本來之主也但觀赤子之心本來誠一無僞何嘗有惡惟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即爲大人耳試以血氣之兼乎善惡而言之一身之內凡屬乎血氣者皆有欲而爲血氣之總司即爲眾欲之綱紀有氣之綱紀有氣即有理一動於欲未有不先發竅於意者然血氣之心之內實具義理凡一身之耳目手足有物必有則

辨心志思意先後緩急　爲學之要誠莫先於存心矣然心最靈存亡出入極難把捉心常存則日進於聖賢心偶放則漸流於禽獸世之人亦莫不恥爲禽獸而終不肯進於聖賢者何也只緣無志耳故入德之始莫急於立志蓋志最向上有毅力能扶衰起懦輔心以制氣帥氣以從心學者誠能植立不搖至死不變則進於聖賢乎何有至於立志之次宜莫急於誠意而先之以致思者何也蓋意者從內發出者也發而不得遽出則反入而爲思故誠意者一其意於善

也一其意於善則思無不善矣猶恐其思之紛雜故又加敬慎工夫其序原如此但吾所謂致思與慎思稍異立志爲善尙是識得大頭腦又必隨事致思格物窮理方能入細既致其思使纖悉必明然後發之于意者少有不合于禮如燭照數計殲除亦易爲力故宜先致思而次誠意也然終之以誠意者以誠意以前皆正其本以及其末誠意以後皆制其外以養其中而此爲一大機關正急之也非緩之也正重之也非輕之也○又細論之有生之初止有心有心便有意有意便會思自然而動非由人力也至于志則自我而立者也然雖自我立而其實乃本天而動則又不可謂人力之矯持者也或者曰不獨爲善有志即爲惡亦有志予曰不然向上者爲志向下者安得爲之志向上而爲聖賢者爲志向下而爲禽獸者安得謂之志○又要而言之主宰之心純善無惡者也思則從乎卓然向乎善者志也意兼善惡者也思則從乎志意爲轉移者也眞志篤則意誠而思從志私意盛則志倒而思從意思從志則志之所向慮事益精思從意則意之所發營謀益密是故存心是尊眞

豫二百三七府君諱遵宗字子瞻日坐凝道堂究存心
盡性之學著踐形小天集大抵謂人身具一小天以心
爲君身爲吾身之天下仁義禮智爲內大臣耳目口鼻
手足爲外大臣腎臟則職藏思與意爲樞密親臣志
爲元帥氣爲卒徒而毛膚腠理卽百姓之紛紜錯處也
集分上下凡禮樂兵農刑政及嚴保甲肅關務節財用
定律令簽貨錄鹽鹽數千言皆從一身而推洵乎有功
理學之文而亦足措諸天下而無難矣其他著述甚富
若禮記纂要祕書志等書尤有神後學云玉峯氏識



同治五年四月
錢塘丁氏重刊

切近編者纂朱夫子及張楊園陸清獻兩先生吾師勞
餘山集中之語也曩弼教山左與書院主講陔甫朱
子祠於書院中以張陸勞三君子從祀皆承朱子之學
者也即議共纂朱子及三先生之書最明白切近者溥教齊民一切婦
者爲一書名曰切近編頃始成爲敘其始末所謂其要
在於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
之道也乾隆三十五年首夏後學沈廷芳謹序

先儒纂輯多爲志聖學者立梯階示蘊奧向在山左書
院棘林朔菅朱子祠以張楊園陸清獻二先生及勞餘
山先師從祀皆承紫陽之學者也予時爲主講商欲輯
朱子及三先生之書最明白切近者溥教齊民一切婦
孺人人可知可行共由大道凡深邃者不摭入故刪節
字句如白樂天詩老嫗都解惜未及成就茲發憤共爲
此編乾隆庚寅後學桑調元謹序

朱夫子語

後學 桑調元
沈廷芳纂

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

良心本然之善心。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中心欲爲善常有箇不肯意思便是自欺

須是教義理心重于物欲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此語甚好

合道理處便須果決行去勿遲疑

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

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窮。須。是。忍。

勤謹二字有無限好事反之有無限不好事

婦人一失其正餘無足觀

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

祭祀必誠必敬

賓客往來稱家有無常盡其懽

於鄉雖微賤必致其恭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

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不失其本心

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昏棄。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

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是非既定揀一箇是處行將去人道好道惡管他

心中打不過處但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人之生無不本乎祖故報本之心凡有血氣者所不能無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貧則稱家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

循理守法平心度之便是正當

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惜

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

求而至

節省浮費俟不時之需乃佳

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

斷不可做

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

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

凡事只得柰煩做將去

人做不得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知得不好從好路

去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一心要向前做事自是嬾不得

人不幸繼母異兄弟不相容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夫婦當同心不宜有怒

喪葬之時只當素食待客

自奉衣服器皿飲食充腹

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道理眞見得如此決然不可移易

端者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也

人不自知其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

起居坐立務要端莊

人須有廉恥有廉恥則能有所不爲

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要在速字上著力

人不可爲惡一失身縱有善不足自贖

凡事儉則鮮有失

送死則孝子之事親舍此無以用其力故必誠必信不

使少有後悔

男女慇僧廬悉爲之禁

講論義理大家商量箇是處

貧賤不能如願富貴亦有限制

風俗不好只論一箇是與不是

財者人所同好我專其利禍亂從這裡來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

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盡其力

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但有時而昏故當因其發以
復其初
又當推以及人使亦去其汗
事理當然皆當止于至善而不遷
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無自欺
推吾之知識欲事理無不到
人之洗心去惡如浴身去垢不可畧有閒斷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必當因已知
之理求至豁然貫通

知爲善以去惡當實用其力禁止自欺不可苟且
心無愧怍廣大寬平體常舒泰
人之情惟其所向必陷於一偏
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
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
有善於己然後可責人善無惡於己然後可正人惡
各得分願
量入爲出則用之舒
人性皆善後覺者必效先覺所爲乃可明善復初

人能孝悌則其心和順
好其言善其色務以悅人則本心之德亡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侈用則傷財
行有常言有實
人倫之大行必盡其誠
人不忠信事皆無實爲惡易爲善難故必以爲主
喪盡其禮祭盡其誠
父在子不得自專
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不然將有自失之悔
義理無窮未可自足
苟免刑罰爲惡之心未嘗忘
望人之教亦多術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
不可半途而廢
人之欲孝其親心無窮分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
而爲均不孝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
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知爲知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

夫爲妻綱

知而不爲是無勇

世之爲禮專事繁文其本不在

恭遜不與人爭

祭先主孝祭神主敬

逆理則獲罪於天

里以位厚爲美擇不居是失其是非之心不得爲智

心誠在仁必無爲惡之事

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卑陋甚矣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常知父母之年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爲善

有餘可推之以周貧乏

動必以正

用力於人道所宜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

靜而有常故壽

重禮教崇信義

推其所欲以及於人

臨喪哀不能甘

富有命非求可得安於義理何必取辱

怪異非理之正

有恆不二其心

奢之害大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

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中道而廢前功盡棄

匹夫之志在己

足以傷人不會

不以嗜味苟會

會以穀爲主

適可而止無貪心
位之不正雖小不處
損過就中
喪具稱家之有無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
事不苟言自不易
平日所爲無愧於心自無憂懼
命稟於生初但當順受
持己以敬接人以恭人皆愛敬之如兄弟

以愛惡欲其死生則惑之甚
德修於己所行自無礙
温厚和平故能言
循序有節不欲速盡美
欲速成急遽無序見小利所失者大
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愛而勞爲愛深
處貧難人當勉其難
循天理日進高明
德無不報
忠信篤敬念念不忘
樸素渾堅質得其中
華不爲靡文得其中
慮不在千里之外患在几席之下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
行險僥倖將有患害
莊以持己和以處眾
善善惡惡不得枉其是非

過而能改復於無過
人皆可教不論其類
逆愈甚失愈速
隨時知戒不爲血氣所使
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無所忌憚
思難忿必懲思義得不苟
氣質有美惡習於善則善
正牆面而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爲德之賊

父母之喪疏食水飲期而小祥始食菜果
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故惡之
僕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患
及時遷善改過
工不居肆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喪極其哀不尚文飾
人有汙賤之實惡名所歸
人不知命則害必避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目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人之與人同類相親
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心有主則能不動
當思患而預防之
辭受取予惟當於理
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
事親從兄良心眞切
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事必有法舍是無以爲教無以爲學
人之生全出於憂患死亡由於安樂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
節儉則財用足
積之厚則用有餘
理義之心不可閒斷
欲雖不能無多而不節失其本心
有守者不失其身
是非明白邪不足以惑之
即事即物莫不有箇恰好底道理

甲午十月九日讀

張楊園先生語

後學桑調元
沈廷芳纂

能治生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恥可立禮義可行
人無父母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
而感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曲盡
其歡心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二字眞曲盡孝子之心此兩
念不眞切必無能孝之理

子弟只守謹厚二字

宗黨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

非無才智之人只於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節用一語盡之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

人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爲之根將來勢無
所不至

人知遠恥辱自能走向上一路

作家計須苦喫苦掙

人之爲善去惡全在揀擇去取不肯苟且

人所爭只學好不學好肯學好便是向上之人不學好
便是向下之人

見得在己無不是處只是未嘗責己

不妄爲一事不妄交一人不妄受一錢其人便有身分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
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子弟出門能不遺父兄以憂虞庶乎其可矣

此心同於小人言語行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此心同
於禽獸言語行事與禽獸同則禽獸矣

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血氣既衰之人不可不重以
爲戒

要不悶守本分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爲何
悶之有

輕近小人其得禍尤速

見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愛敬之其人必賢若疏遠之
其人必不肖

人於所不宜爲者曰何妨於所宜爲者曰何必此二言

長無限過惡

祖宗創業必長厚子孫漸薄家業亦替

只自知不是便爲改過之機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

做人最忌是陰惡。

窮通壽夭命也做好人可以長久。

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鄉

黨朋友亦如之

作家以勤儉爲主做人以孝友爲主

我有德於人無大小皆可忘也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

忘也

貨財多寡有無自有定分非人所能爲

人不安本分正如魚脫於水不免死矣

報本之道舜禮皆知何況於人

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勿去。

墳墓遠則分一支就近守之庶爲可久

隙地爲圃種瓜蔬以供賓祭給日用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

爲念。

人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

處貧困惟有內外勤勞刻苦以營本業自免於飢寒

人家此身正貧賤也成個人家富貴也成個人家卽不

能大好也站立得住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中勿散亂垢膩須要勤洗破

綻則補綴之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凡百器用當放有

常處

凡書冊須愛護不可損汙

凡子弟須早起晏眠

凡飲酒不可至醉

其爲人厚而重君子之徒其爲人輕而薄小人之徒

人須有所不爲不然無所不至

飲酒博弈廢時失事凡非禮非義莫不由此起

陸清獻先生語

後學桑調元
沈廷芳纂

讀書明白聖賢道理
爲本生父母降期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
讀書要讀聖賢有用之書
庶母葬位不應與嫡母相並或祔於旁或退一二尺
凡親友語言粗鄙舉止輕率便是毒藥
烟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君子無嗜此非佳物
也絕之免火燭之虞
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讀書法當謹守之
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
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
小學一書自省少有不合便須愧
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過習氣不好不覺被其引誘
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知。
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
家務不能擺脫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
隨時隨處盡其職分所當爲
勿趨捷徑
錢糧捐免應推廣　皇仁寬佃戶一二庶爲不失本心
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
一念不敢自負初心
守定初志只須立定腳根
惟謹守安命二字不敢失墜
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
君子不但不可輕求人即使人來引己亦豈可墮坑落
塹。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求止於這理上
天下原沒有高奇的道理只是人倫日用間有箇天然
恰好之則
許多事業皆從這身上起
酒人醉容。飢人菜色。皆是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
竝無掩藏之法
知道善我所當爲卻又不十分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卻
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

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自欺。

如人有九分善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善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

萬世不易之敎三綱五常是也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人所必由之路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

如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箇父子

不當喜而喜不足言中節卽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不中節

不可不虛心不虛心則自以爲是而不能獲益又不可不細心不細心則漫無主張而不能揀擇

血氣之強不可有義理之強不可無

此道常昭著於日用常行之閒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

至善恰好處則是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豈有不至於此而卽止之理

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無虛飾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

道不外人倫日用之閒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乎此不可須臾離

患在當知當行之道不肯去著實用功

至誠不是一時可到而誠的工夫則今日就要做起

待人之道一善可取不忍棄也

人之良心人人所固有的只因向來無以感之則這一點心便錮蔽了

凡事皆當責己不當責人日用常行之閒皆如是

敗名喪節無所不爲千態萬狀皆從不仁做出

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非是謂智者

舉一念必在天理上行一事必在天理上

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

半塗而廢只是自暴自棄

天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

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豔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試內

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

最不好是一箇矜字最好是一箇遜字不自矜亦不濟事不如便猛力做進去得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

自見爲不如人當猛力做進去

世上紛紜多故皆由人我之見未化

各人都揀安閑的去做箇箇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

除分外之事不可做若職分之所當爲便當勇往直前不爲利害得失所牽制方成得一箇人品

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此是不能內自訟

須認清路頭立定腳跟寧爲拘謹勿學通方寧爲疏笨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也

佛老異端甘心迷溺須要猛省

理是人的性子得一分理便成一分人。

我做此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

一念稍弛便走入差路去

十二月朔讀

自家做不來便因循苟且過了日子這不是自棄麼

去得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

只論學不學不論質美不質美

父兄當稟命非但不敢自專亦不敢自是。

居家勤儉量入爲出這便是道內之事

這知覺一難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

小學書若童蒙時不曾做得這箇工夫雖到白頭仍須從這箇做起。

世間不孝不友之人只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無此孝友也

勞餘山先師語

門人桑調元
沈廷芳纂

人果能誠心則無事不應

鬼神之明人一念之萌卽知之

學也者學爲人也學爲五倫中盡道之人也

聖人無過非徑無過也只有過而改之不吝以復歸於無過耳

人多在熟處難忘故克己須從難處克將去

吾不喜人用術萬事自有公平正大道理

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復其性之本然

戲謔敗德君子恥之

寡欲可以淸心淸心則欲彌寡

道聽塗說只作口頭應酬具全不反諸己

人眞見水火不可蹈自斷不敢蹈知爲善不能實用其力到底是見得不眞

道理是處雖怨憾於我者亦無不心服

不順乎親一本尙然何況他人縱與友情意甚密終屬難信

今人於父母所遺百物動云手澤所貽不可不愛獨有於父母所生之子偏不愛何也

君子神淸氣定常如平旦之時何等快樂

忍過事堪喜只當境一刻難熬提喚此心靈明猛力克治便已定盤過此一關有無限快足

一點微黙使不速去後必滯盤俱黑

平昔留一分缺欠過後省著隱微抱痛直是畢生難補

人有隱惡雖匿之至深至密其後必有猝然敗露之處

聖賢平日一片至誠信孚於人故容易處置設施無難

行之處否則尋常境地亦爲阻隔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此二語親切

有味平陂都不可須臾離

占盡利上便宜却損却義中美好其虧折者多

吾人省身之法亦須省其所由切究此事因何起念爲公爲私直搜其根令無躲閃

事有大小道理無大小

悔不必常存於心只要猛勇能改便是善於補過徒悔不濟事

纔有求於人容貌詞氣方多迎合易覩醜之

人於貨色直是柰何他不下

飲食男女此處宜喫緊把持

千秋名節至重。一時富貴至輕。

廉潔是本分事猶女子貞節此處一失雖有他好處俱不足言

言人之陰私戒人曰子勿洩其人轉語人亦戒之曰子勿洩數傳已徧人口矣

萬事每留餘地不一味快心人品何等夷粹

人終日不加檢點輒曰我有何過纔細心檢點已做許多過舉矣

人做不好事初做尙忸怩再做便看得平常此後竟滑手矣

遇事一刀兩斷只是確然見得道理分明更無徇委曲商量處

女子私奔後來那得不致生産隙

聖賢一生只脩己治人二事窮達都有當盡之心當爲之事

聖賢道理本是庸別無新奇說數

聖人爲村塾師必教之蒙以養正便居師傅之任亦是如此

借經書語肆爲謔浪是侮聖人之言

孝爲根本仁之所先發見從孝推去民物無乎不到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以理克欲便全其爲人否則何以異於禽獸

小學一書蒙養卽須熟讀先入其心爲之主便終身不忘

悠悠忽忽過日便等閒斷送一生

深山野人多壽其純樸不散足以葆固精氣

凡遇境艱危其中之關鍵何在只義命兩字盡之

人而有一毫利己妨物之心其自害可勝道哉

未必能眞實果得十分誠無不應

自己有一分卽責望上天十分何其不自量況此一分以己能病人之不能非惟量窄亦是十小

倫類中有待已涼薄處向人憤憤宣訴不知己亦與之分過

讒何可容卻是極難察識便至毒害忠良

作僞者以誠化之暌隔者以誠通之其有未感動處到底吾誠未至只用反求何暇責人

處小人之道上之引其回心次之許其革面下之與以包荒若一味嚴擯使之決裂咎不專在小人

遇事無委婉中和之氣非惟失養亦竭理不透

處心雖正或挾忿氣臨之則事必敗

富而無濟人之心終必破敗貴而有驕人之志究亦受殃

將赴難懼怖勉強而行之成功則一

齊家之道只是敬而和

自己立定要做什麽人卽是什麽人

鄉愿一脈萬古流傳害盡世道人心

父子之間不責善亦爲愚下之資立此委曲求全之責

鷄鳴而起至孜孜幾多妄念幾多妄言幾多妄動檢點一日閒於人倫上有多少不盡分處宜皆猛省

切近編終

甲午十一月二十八日盧文弨敬讀

道藏

共一卷

錄

雲南圖書館藏板

寧夏重刊

所貴於君子者有數端烏曰量曰才曰品有斯三者之一
量有所能之謂才本乎量與才而絕出乎量與才范言
品品之所在不風峭而峻不表暴而著不名位而重不
耆艾而尊是造物之美器靳不輕予閱百千萬人之衆
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黃叔度陳太邱房次律施
之當時未必適用而千載而下爲之斂衽者品勝也芥
山先生少爲諸生孝友之稱滿於鄉黨績學攻文慕周
濂溪陳白沙之爲人言動必準諸道義不苟同流俗而
亦未嘗爲奇異以自重授徒昆明一時學者以范希文
許平仲期之見於文詞與錢龍池李鶴峯並稱滇南三

吾儒之學以復性爲宗性者何精理也天以太
土之精神賦而爲人心仁義禮智信之實理也性之
一爲說始於尚書周易而太暢厥旨於中庸其體不外
喜怒哀樂工夫要在戒懼愼獨效驗直至位天地育
萬物孟子得其傳而有性善之說仁義禮智卽子思
所謂未發之中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子思所謂已
發之和至宋而周子之太極圖說張子之西銘程子
之定性書皆所以發明此精理也周子授二程曰尋

孔顏樂處程子得其傳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也濂溪曰誠者聖人
之本明道曰只是一個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若
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是誠無爲依然太極運用
矣卽中庸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也合
數說而精究其義默識其理則性之爲性可知而天
命在我矣力而行之則德體於身而道著於世聖學

索且曰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便可入道仲素一生
服膺此語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又語之曰今
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
須是着力求實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
爲文章作忠信原憝不爲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
人不少其後仲素令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氣象延平以授考亭又胡五峯師事龜山綜事物於

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張南軒實傳其
之傳傳此而已

楊龜山師事二程疑西銘近於兼愛辭論往來聞理一
分殊之旨始豁然無疑推明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尤

羅豫章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

之心深自得之上世人才唯能如是故視死生去就
如寒暑晝夜之常而忠義行之者易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如是雖一毫人欲之私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
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又曰學者貴有漸然冰解凍
釋處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又曰學常在目前只
在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
聽言動正是如此又曰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
心目閒安得不進
胡五峯曰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猛勇
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又曰性立
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中者
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
道言發動之端也又曰知至而後可以知言誠意而
後可以養氣
張南軒曰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又曰學
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不以天命性道爲
非後學之幸滇南之光而道南一脉之所廣被也
胡在軒曰薛文清尙眞知尊實行其教人拳拳從小
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
文字而唯責躬行之實讀其語錄平實正大迷悟兩
字俱用不着也
謝上蔡曰儒者之學本天天者何理而已天理者自然
之默識也

楊弘山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圖不測之神石翁此二語余終身用之不盡然須從靜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又曰斷除嗜慾想永徹天機障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莫謂石翁非誠明之學也

李中溪著作甚富王龍溪稱其山中靜業已入三昧所造在錢緒山之上其冬夜詩云漫漫冬夜長瑩瑩孤燭光山人自無寐況棲修竹房修竹夜淅瀝瀟灑吟寒螿朗月照戶庭鳴泉歸故塘別葉棄寒風餘芳委嚴霜東壁正中昏振衣起傍徨傍徨豈有他望道吁升堂悠悠歲云暮遐哉猶面牆寸陰與彈指久近不悲傷何稱孝云此詩有蘧伯玉及時勉學之意

非流連光景者

艾雲蒼曰欲學聖賢以堯舜爲宗孔子爲師以顏曾思與爲友以謝立基以勇下手以智覺察以仁貫通又曰敬齋有云先儒言合內外之道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原曰顯微無閒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處最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知所用力而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此吾儒正宗工夫吾嘗持是以推孔孟程朱無不合也

大要不外主敬窮理主敬立則本體斯在讀書窮理處

事治人皆是矣旦虛明氣象尙有何內外之別

遲履齋曰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之感益自孟子以後道患不明諸儒雖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力行者各持其是尙無愧於豪傑之士自朱子以後辨之明析之精道患不行而漸大於口耳之談然則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愚謂爲學亦然又曰學者能於日用間事事物物看得俱是道俱有理心地便可灑然認定一個是字做便可以建天地質鬼神又曰儒釋之分只爭虛實王伯之辨在於公私又曰性命二字儒者常談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就一人之身有元氣元氣在未發之先卽神也又曰今日爲學不知向上者不必言苟知向上又必去頭巾氣學究氣而後可望白得之效老生常談執而不化頭巾氣也

蒙師杜撰轉相傳習學究氣也又曰看理儘佪影響爲學好高欲速皆學者之大患嘗有讀性理書徹詩云

渾渾淪淪無偏倚森森列列萬端全濂溪夫子眞先覺啟鑰拋關示的傳

陽變陰合氣化行男女雌雄牝牡名人物化成各有種

形化之中氣化存
陰陽氣聚人物生陰陽氣散人物死妄說輪廻大猷
豈知造化只如此以上二詩句多與曹月川先生同
理具於心主此身存心養性樂無垠嶧山夜氣傳眞訣
豈心太極似明蟾影落清江個個圓爲愛當年陳幾叟
春陵聰明比孟子讀破中庸一字無孝經大學誰人會
悔讀南華內外篇
東西二銘德不孤
一語不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鴛鴦繡出成兩譜
金針何處覓行蹤
落落乾坤自有人
履齋先生語錄周程張朱宗子嫡孫全部書道學
精義普天下道學津梁
自世之論學者以禪之實托於僞之名喜頓悟之直捷
厭正學爲支離徵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而望人之
道其不明不行也久矣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
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修於身
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
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
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此孔孟程朱下學而上達之實也今之
欲學聖人者亦惟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
心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
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人以廣成物之
功去其好高躐等師心自用陽儒陰釋之私則吾道
自如中天之日而正學常昭於宇宙矣然則何以入
手曰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
將發之際六字符勝十車書矣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明誖復初遷善改過以平心
和氣盡人情物理之當然而秉公持正以爲立身應
世之準此所以不同於二氏之虛無寂滅
辨別是非學者之急務也是者何道心也天理也善也
公也義也正也非者何人心也人欲也惡也私也利
也邪也此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明善論語之博學孟
子之知言程朱之窮理皆是也能別是非則不獨十
三經廿二史可讀即老莊之道德荀楊之學問管韓
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皆可爲吾學之証也
今之學者苟知自重必曰學問文章又必曰道德性命

夫知以此自重而於威儀之際著述之間治家之法
當官之政俱無足觀則其所以自重者適以自欺而
已於學乎何有宣慮齋作密箴以自警也
有眞心地然後有眞工夫有眞工夫然後有眞精神有
眞精神然後有眞光輝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
謹遂成墮落通室有愧寤寐難安
聖賢之學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學者唯體驗
於性情踐履之中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而則
爲己之學也
爲學以培元氣爲主爲治亦然

今之習舉業者宜其皆聖賢之徒也孔孟程朱聖賢人
也讀其書習其言見之　聖賢也而不聖賢者何
歟宜自思也
以舉業之心讀孔孟程朱之書皆會作利達之見
何能知些子消息若能洗心滌慮日授數言向身
心性命上理會日用言動上打點自別是一種意
趣而千聖之秘何假旁求
大學孔子之學也孝經孔子之行也欲學孔子之學而
行孔子之行者其沈潛反覆於大學孝經乎朱子之
小學大學孝經之入門也朱子之近思錄周張二程
之精蘊也欲學朱子者其況潛反覆於小學近思錄
乎
天地無心人者天地之心心之神理謂之聖
人形得天地之氣人性得天地之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固儼然一
太極圖也
事之有經權猶兵之有奇正也經權奇正之中又有機
焉經也正也人人所可知也權也奇也知之者其數
人乎若夫機則知之者鮮矣故曰知機其神
人有識有量識高者量大唯知道者識自高量自大
人之性天命而已天命流行至誠無妄天性聰明無塵
無蔽以無自欺之心去耳目之累而性定矣
仁義禮智之心是謂眞心即堯舜文武周孔之心即天
地日月鬼神之心
非全放下終難湊拍
平旦之氣是眞放下光景非所謂茫茫蕩蕩方不
是恍惚空寂一邊
明鏡自照止水自澄
就念頭動處辨別義利公私即能截住是易簡之方
此周子謹幾之學截斷衆流法也

性本有如日性是日知是光
性猶水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其不清者塵土累之
耳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道理杜撰不得穿鑿不得只平平從日用處求個心安
理順便有把鼻
杜撰不得何必別立門戶而有先立其大主靜良
知種種名色穿鑿不得何必傍人門戶而有調停
朱陸陽儒陰釋紛紛辨論
心清目明道理乃見
志不可放倒心不可放偏

剛柔爲界天理難明學之所以貴講也
以胸臆聰明揣量憑諸家論說趨逐均非講學之道也
揣摩卜度何日是豁然之候
清愼勤忍四字呂成公以爲當官處事之要某近以此
四字爲進學之要清心寡慾則必主敬存誠愼動謹
幾則必省察克治勤懇精進則必愛陰惜日忍事故
災則必崇德辨惑
當理無私之謂仁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
則妄也非仁也
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

於不直皆誠意淺薄所以不能動人悟物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眾人多欲
讀古人書想得古人氣象出最好
論學術之分則曰儒禪論治術之分則曰王霸然霸與
禪常相依以爲幻孔孟之時無所謂禪也其老氏告
子與莊生乎漢唐以來禪宗漸盛至宋而有霸之才
無禪之學者有禪之學無霸之才者至明而有禪霸
兼用者嗚呼何正學之多訛也
學貴於惟精惟一之外無奇授孔子於下學上達之外
無奇功顏曾思孟於博文約禮省身戰兢明善誠身

知言養氣之外無奇傳程朱於居敬窮理實踐之外
無奇法則今之所謂單傳直授立地證道者果可信
耶
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
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
儒者之學成己成物顏子所以亞於聖人
是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
極體用本末備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
君子之立於世也必有剛健之德有正大之情然豈易
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欲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汩

參人動曰道義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
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下唯於理之當然者由之
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
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鏃耶而烈於燎
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
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後世
學與事二故束道者以形迹爲粗迹而圖事者以理
義爲空言老莊言理而不及事兪商言事而不及理
世降益末爲士者益以辭誇爲宗內無證性窮理之
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孔子所爲深憂而屢嘆也

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卑管晏斥儀衍程子閑虛無
寂滅之教功利辭章之習而後世卒衆其弊以爲用
由論語第一章學字講不清而小學不立大學不進
故也
諸葛武侯事業偉然來其所以唯開誠心布公道集衆
思廣忠益十二字爲之本而謹愼二字又其本也澹
泊寧靜則其養也
今之能文章者不過章句組織耳非有窮理致用之功
也故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
眞西山曰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
術者處事之名君子用之則曰智術曰仁術
參看

逐境遇事時則日用皆察鏡又何有自欺然誰肯
如此自勘此聖學第一關所以終身不必問津也
寂滅之教功利辭章之習而後世卒衆其弊以爲用
由論語第一章學字講不清而小學不立大學不進
故也
諸葛武侯事業偉然來其所以唯開誠心布公道集衆
思廣忠益十二字爲之本而謹愼二字又其本也澹
泊寧靜則其養也
今之能文章者不過章句組織耳非有窮理致用之功
也故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
眞西山曰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
術者處事之名君子用之則曰智術曰仁術
參看

凡事前頭放長一分日裕其味無窮

窮

剛者無慾勇乘血氣

道在人情物理中離之便非道

能爲可久之事不出無益之言唯有德者能之

儒者先須曉事而後可以任事

吾儒之學實踐以合虛下學而上達

實踐以合虛五字所謂步步仁義中正時時無極之眞濂溪絶學一語道破

學者言性最怕空如無善無惡是也又怕混如有物渾

成先天地生是也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而簡棄一切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而模稜一切

性通天地貫古今心亦通天地貫古今氣亦通天地貫古今

古今惟修身者自得之

身者形色也而實載天性之奇器踐形盡性承道以光

天地接德以續雲祁大忠也大孝也亦即君之忠臣

親之孝子也

濂溪之主靜本於樂記明道之天理亦本於樂記記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環書

番禺方殿元蒙章著

上篇

九谷子曰昔者天地之終也陰陽之吸噓於混沌者不知其幾何時也昔之久而天地成又久而人物生斯時也其如人之蒙乎上有神皇下有庖民知識不發語言不支他何有哉書契之作其不得已之時乎及伏羲沒而共工亂矣甚者神農猶在而風沙叛矣又甚而黃帝戰檮冏於阪泉三戰而後勝之矣戰蚩尤於涿鹿合諸侯而後擒之矣今之所謂上古者其天地之衰耶至於唐虞人性難乎復矣堯舜於是乎起而防其心故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養苗者去其害苗者而已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善養性者去其害性者而已其教之始乎傳乎三王禮以一之樂以平之政以率之刑以佐之帝王不代作人心橫行至春秋而極臣弒君子弒父孔子出而憂之憂而無位退而立教其旨不婦又知夫死而復生之故以性本無我自體自用名遺事物而性命存焉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之曰智體用有我智非智名曰識神識生之根也

生皆妄也能寂然如性之本然反識歸智以照諸法非我能照非我所照照一由彼則神無用而妄即真烏乎生哉夫上有堯舜下有桀跖許人各有志不可强也誠欲學無生者則其教至矣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聖人知生生之不可已也謂無夫婦則無父子兄弟因無君臣即使形生絕而化生復出矣故不忍遺世世之人皆父子兄弟夫婦中人也無君無臣不能一朝安也而亦奉無生之教爲取乎哉又其愚者非學無生也以天之與神人之所尊也而佛畢之夫畢之以其有陰陽也而愚者以佛既尊乎天與神則降祥赦殃必有大權其性至慈自罪而免羣而詔之幾徧天下其爲名僧者貌佛而非佛猶名儒之貌聖而非聖追責夫愚者哉孔子先知之故顯神於易顯性於仁義時一於易則神不虛心一於仁義則性不空性也神也猶方員也易也仁義也猶方員在規矩也天人之因死生之狀由是而自悟後世之學老佛者不能窮聖人之奧而學聖人者不能窮老佛之奧且人者不舍聖而之老佛者幾希矣其不舍焉者止循循乎聖人之門牆而不入其室而尊耳賓目者信之而不敢疑止之而不敢進吾何望哉聖人之教人也慮其躐高而馳遠也故不明言之欲其自得之明言之跡也自得之悟也及老佛明言之矣天下之人無不信矣於此之時復不舉聖人之所不欲言者而言之使慧知聰明者相引而去之留一二趨尋步尺之士吾道其孤哉

或問曰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則不盡是謂無物是故君子先格吾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主敬者將念之而不失乎曰是繫猱猴而止之也止之久而苦之將病且死焉有憶有忘心之常也未有長憶而不忘者也是故能敬者存心而無心曰既存其心烏得無心曰藏千金於圖未嘗矜而懷之也主人之歌笑自如也行臥自如也飲食自如也或窺其匱斯防之矣無他知千金之爲重無不覺也吾之性豈千金比哉患不知耳知而不覺者未之有矣

是故主敬者必先格物形色物也形形色色者性也格物也者孟子之所謂知性也知性也知性之始知性之終知性之無始而無終復夫素者精爲與而氣爲奴受夫染者精爲獄而氣爲盜具之者魄發之者魂運之者神充之者身宅之者心矩於道者心之功也放於欲者心之罪也功必先知之罪必先知之知道而循知欲而違是之謂存存之又存敬之至也將存之而又守之是二心也

或曰心其有形者歟情與性其無形者歟曰有形之也相率而避之唯恐其兇已也即聖人同言之亦不敢深爲說焉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非他性之權也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明之則生天而反天昏之則生土而反土上之可以爲神祇下之可以爲禽獸人生斯世須臾耳乃謂與無心者同盡非豪傑之士誰肯舍欲而從道哉豪傑不世出故人無所爲而怠爲善無所畏而私爲惡敢起矣豈有無性之時乎曰有人焉方其靜也儼然於几席之上其起而行也即是人也几席之中無復有人焉忽酣而狂狂而舞亦是人也及其止也儼然神之貴豈止珠璧哉乃人不自知而教者不使之知縱有過人之質亦不過終其身緘言而繩行正色而修容不明夫天地之源幽明之故屈伸往來之狀昧爲意爲思一即萬也動而正如水之行也動而不正如水之波也非水不可也故君子止不知其一而以爲有性外之情性外之意性外之思而守其無情無意無思之性蓄數十年之功而成一塊亦可歎哉

老子曰谷神不死後之爲儒者有一言之同於老氏也相率而避之唯恐其兇已也即聖人同言之亦不敢深爲說焉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非他性之權也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明之則生天而反天昏之則生土而反土上之可以爲神祇下之可以爲禽獸人生斯世須臾耳乃謂與無心者同盡非豪傑之士誰肯舍欲而從道哉豪傑不世出故人無所爲而怠爲善無所畏而私爲惡敢起矣豈有無性之時乎曰有人焉方其靜也儼然於几席之上其起而行也即是人也几席之中無復有人焉忽酣而狂狂而舞亦是人也及其止也儼然神之貴豈止珠璧哉乃人不自知而教者不使之知縱有過人之質亦不過終其身緘言而繩行正色而修容不明夫天地之源幽明之故屈伸往來之狀昧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八 六 世楷堂藏板

昧然於死生生死之問噫亦後儒之過也

後之爲儒者惴惴焉恐人之目爲異端也止是其可見者不敢是其不可見者豈一二哉死生其大者也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胎成而生息盡而死愚者知之矣胡爲乎未之未之者難之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父母相感而有生將以爲原乎終將何反乎生而有神死而祔之人之所知也其得父之神乎得母之神乎抑父母分之神乎爲父之神乎何母無之爲母之神何父無之爲父母之神何以合陰陽道之所生皆非也以其二之也一伸而爲陽一屈而爲陰陽而復陰陰而復陽其無使之然者乎天地未有之先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前之幾天地也無所始也天地既無之後陰陽如是也不知其後之幾天地也無所終也陰之靈魄也陽之靈魂也是爲天地人物屈伸乎其間而不死者也天地之魂魄帝主之其用神也其體命也人物之魂魄心主之其用神也其體性也性即命也禪主性而卑神氣非不知有性自有神也有神則有化禪無生也烏用化烏用化則烏用神也非不知性主乎魂魄也既無生也無發而無藏魂魄非性即性也世俗之學禪者曰在乎化

竅耳目之奠極情意之樂以快須臾之生者幾希矣

訟何之士吾道其何賴之周庸者朝野多是也有不

而欲捐其神日應乎倫而欲幻其魂魄何爲哉聖人知天倫之不可棄而生生之不可已也故其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有氣剛柔有質仁義有事氣胡以行質胡以成事胡以幹必有體焉舍仁義而言人道將有不事事者矣方員非規矩也規矩即方員也是故陽運之謂仁陰制之謂義明乎二者之謂智中乎二者之謂禮誠乎二者之謂信得乎二者之謂德順乎二者之謂道世之畢仁義者源

乎畢陰陽畢陰陽者非見爲道之所寓則見爲道之所生未見其一也

孟子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知有天焉有人焉有畢生求知而無與於天者不知其良也知其良者曰知善之爲是知惡之爲非如斯而已矣夫道之用廣矣道之幾微矣道之權化矣其不能至者於知求知而不先之物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形者物也形而上則也知其則而後有物否則如無物然故大學始格物格之者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所以格之也魯人問適周者告之曰由衛由晉格物者衛晉之路也至周而明堂九廟無不覽焉知至之謂也今舍物而求知難乎爲至矣將無有求於不慮者乎

或曰學而主靜可乎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聖人之教也慮其守內而遺外也學一於敬猶虞其孤況一於靜乎君子以靜爲驗也不以靜爲功也

經曰明德明德降於天而反於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陽而地陰陽者羣明之所聚也曰聚而一乎曰聚而分一室之中置百燈焉其明合也移一燈於外而明隨之而後知其分也神之昏者亦然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中人以下其神昏能無過乎貴能改耳改事之過不足以復神心過改而神復矣

巧於人者拙於天工繪刻者能爲毛嬙之美而攣笑話言覺知妊育嫫母之不若也人可爲而天不可爲也夫人之上不如天之下久矣

恒言曰元氣元氣者一元之氣也逝者氣散而氣之
神不散也是以元而又元也
有鐘於此不扣而鳴則人謂之妖孽心之不感而動
者至人之所謂妖孽也
天陽而地陰其有域乎曰一暑而一寒一暑一晝而一夜
陰陽之域均可推矣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性則內無君也非學則
外無倫也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於德性慮
其外之遺人也一於問學慮其內之遺天也故天人

合而後全是之謂下學而上達
或曰不思而得誠者也周公之思也夜以繼日然則
周公非誠者歟曰否不思而得者得誠也為人君為
人臣為人父為人子事之變無窮也惡得而廢思其
惡知其非有也其患由乎任念之不已將尸體而
造神瞑目而守腑殆哉是故學莫先乎精義精則能
一不縛而敬不拒而靜不燭而醒不排而樂人也而
天耶或曰噫此非禪之離念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天
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非聖人
之言耶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有囚有吉志之所之其氣動焉

以氣召氣應以其類如磁石之引鐵也順性者吉逆
性者凶氣陰陽也陰陽鬼神也豈察察然計賞而較
罰哉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或曰人死而復化乎曰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雀雉何
能哉數至而已形在且然況於神乎
或曰人化而情變乎曰數極則變鷹鳥之鷙化鳩之
拙蜣螂之穢化蟬之清烏在其不變也
魂魄未生而具者也精氣生而有者也氣不盛不足
以盡魂故孩不善思而老多鈍也精不滿不足以盡
魄故孩不能識而老多忘也非魂魄之有損益也

或曰同氣相求君子淑女而有胎札胡爲乎其召之
也曰君子之所能主者神也腑藏體膚精氣之流也
非君子之所能主也血氣之不調蟯蛲生焉沐浴之
不時蟣蝨生焉何足怪也
或曰病狂者之顛倒其心也豈其神傷歟曰病烏能
傷神神宅乎心心病則與之俱矣猶夫心之惡也神
亦與之俱矣爲惡有意獨能樂神故死者有惡神無
狂神
世有習靜不得其術而致狂者困其神故也靜有衙
焉故曰定而後能靜行路之人不惑於歧神一而恬
則靜矣由其知之明也止而不行而以爲靜人不以
爲愚者幾希矣
有病狂者於此環聚而觀睪而訝之睪而笑之人之
妄思也與病狂者何異焉幸其無病而知掩之也神
至正至明而染之使妄此精氣之過也從其過者誰

或曰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神多有亡乎曰猶夫人
之亡子也豈不在焉非其子矣懷千金之璧而行乞
於路不知其璧之可用也謂之無可也且人之知其
神也誰哉神自知之也生不自知何神之有死將昏
昏焉隨其類之氣類之倒之而任其所之而已矣不
謂之亡可乎而況有魂魄而頑者乎
神之既離形也昏明之等視乎其智生不格物有神
焉而不窮能明生之所明不能明生之所不明及其
復受生也宅於心質於體曰有明耳有聰心有思而
發爲知唯學能盡知昏者可使明也神非受生不能

自明故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夫所以能明者神
也而必藉於生生而未明何以死哉
魄圓如天如日如月如星圓者自然之象也魂營其
中而耀其外者也是神性之府也謂魂在脾而魄在
膀者孔子之所謂未知生也無哉乎其以魂升魄降
爲死也
月明死則魄生明生則魄死故魂藏魄則明見魂而
不見魄陰變陽也魄藏魂則昏見魄而不見魂陽化
陰也人之魂魄亦若是而已

東陽之陰也南陽之陽也西陰之陽也北陰之陰也
於此可知其類矣
仁畜愛禮藏矩義運權知宰別方其靜也性一而已
豈有分哉豈有隅哉時動乎愛必有畜者因而名仁
時動乎矩必有藏者因而名禮時動乎權必有運者
因而名義時動乎別必有宰者因而名知仁禮義知
亦後起之名也卽一也其一也豈聖人與佛殊哉殊
動其神禍莫慘乎刀鋸因之以盡倫常成仁義扳一
毛而已矣
或曰龍逢比干聖賢之流也而以忠殺天何爲耶曰
天何與哉魂魄而上者性而神也魂魄而下者精與
氣也精氣之行陰陽之數也一伸一屈極而爲厄有
雷霆之殛水火之殃兵刑之戮故聖賢處順際逆不
動其神禍莫慘乎刀鋸因之以盡倫常成仁義扳一
毛而已矣

或曰形死而神不死無目以視無耳以聽亦何神之有曰聞見之精豈從耳目有哉瞳清如牖顯神之明竅虛不動通神之聰及其死也欿而歸神其應也無窮其生也無涯若無焉則魂兒魄頑而神幾乎滅矣

或曰人有言四時一大吸噓也晝夜一小吸噓也有諸曰否天地猶夫人也豈有二吸噓哉一噓而陽一吸而陰四時之成也陰陽之中有陰陽焉日月之對也晝夜之應也陰陽之中有陰陽焉日月之對晝而爲晦望日之顯蔽而爲晝夜水之應月而爲潮汐非吸噓也曰天地既有始矣殆必有終將無吸噓

歟曰不然有始者天地之形象也無終無始者禮之動靜太極主焉無已時也化陰陽之吸噓也元氣之動靜也而儀復生氣聚而盈始有象矣

有漸焉造有漸焉化之終造之始也

或曰天地終而陰陽之吸噓如故也曰日月其不壞歟已終不言體也欲其自得之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事之宜也而神在焉人皆言仁而不知其體人皆言義而不知其神撮曰仁義仁義此老子之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也

或曰至誠無息何謂也曰性本誠也順性之情順性之意順性之思無不誠也不順性焉則妄妄則誠息息則不純詩曰文王之德之純顏子三月不違仁三

孔門之問仁者衆矣賢如顏子亦告之爲仁之道而已終不言體也欲其自得之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事之宜也而神在焉人皆言仁而不知其體人皆言義而不知其神撮曰仁義仁義此老子之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也

或曰至誠無息何謂也曰性本誠也順性之情順性之意順性之思無不誠也不順性焉則妄妄則誠息

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哉言禮之本也儀者禮之文也周公之禮其存於今者無幾矣而本猶

在人心也不知其本而循其數老子之所謂失義而後禮也後世聞之欲廢爲箕踞老子之用柔處下而若是乎孔子適周而問之將何爲乎

或曰魂魄先天而具將無增者歟曰陰陽之行也盛者凝凝者竭寄而有生修之則靈愈靈不修焉則漸昏昏之極則魂炮而魄頑有墜焉而無散爲其近乎獸草木因所得而成形四肢之動息之呼噓竅之啟闔皆精氣之爲也草木之能枝葉而花實亦精氣也質也曰何以知之曰知之乎星隕而爲石也

或曰人死而有知乎曰是性之明也非心之知也夫而無心不能受魂魄焉心受魂魄陰陽之靈貫於百體而後有視聽嚳嘗爲神之用中有所由然者故曰知何見哉由外見者三二者何耳目之謂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知與之俱久而忘之矣三形色天性也人物之精氣兼乎五行多寡純襍萬類者何情意思之謂也感而有情作而有意索而有思分形先之天地後之天地將無變也況乎須臾之古今哉

或曰孟子謂犬牛之性不與人同信矣禪之言也人可變物豈不謬歟曰有之天地一大魂魄焉能之者神也所由然太極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豈惟人哉鬼神亦然豈鬼神哉鼈蠢亦然莫不具魂魄焉其能之者其所由然者猶夫天地也凡魂魄之在天地如飛塵然無不有也數至而附附而成牀人可爲鬼

或曰思者之生也其神昏昏然死而祭之亦可假乎曰祭者誠則氣一氣之同者相召無昏明之異也

神鬼神可爲人人獨不可爲羣蠢羣蠢不可爲人乎方其爲人也則其性已人也方其爲牛也則其性已牛也豈魂魄有殊狀哉昏明之變各成其類焉耳

或曰丹家以心爲離以腎爲坎取坎中之陽易離中之陰亦有道乎曰何在而非道耶欲莫大乎男女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欲之蘗也坎陽使之也坎陽之流離陰之長也有道者節之以禮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勿言非禮勿動老子曰天門開闔能無雌坎之陽不流則離之陰不長是陰之在世無及其內不邪其外不誘無用媒妁數有定偶婚姻之制後之防淫也不觀夫鴻雁睢鳩之地初分元氣靜穆上有神皇下皆醇俗年歲壽考後世無禁之非湯伊尹之所知也皆五就之彼其心豈嘗一日忘天下哉孔子寧不知佛肸公山之不足與有爲也奚爲乎不往而欲往也

或曰丹家謂凡父母之質不能以上升也需胎嬰焉亦可信乎曰胎嬰者彼所謂陽神也人孰無神豈他吾不君之乎官人與之實天與之也人爲其大誰爲其小乎羞之卑之是逆天也

病者展轉歔欷於北牖之下有人焉偃臥放歌以自爲娛而不之視也則鞏謂之忍人矣天下之民病矣聚而成狀乎安知夫聚之不復散而爲變乎又安知夫散之不復聚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窮其理而役役於黃婆妊女之問引其精而閉其氣此孰非定情窒欲之士也以神求神終不得神亦可惜哉

下篇

或曰太古之世婚姻未制也男女其無別歟曰否天地初分元氣靜穆上有神皇下皆醇俗年歲壽考後世無及其內不邪其外不誘無用媒妁數有定偶婚姻之制後之防淫也不觀夫鴻雁睢鳩之倫乎豈待

教哉會謂初民而不是若哉

桀之非湯伊尹之所知也皆五就之彼其心豈嘗一日忘天下哉孔子寧不知佛肸公山之不足與有爲也奚爲乎不往而欲往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君天立之而吾不君之乎官人與之實天與之也人爲其大誰爲其小乎羞之卑之是逆天也

病者展轉歔欷於北牖之下有人焉偃臥放歌以自爲娛而不之視也則鞏謂之忍人矣天下之民病矣

命之不用則已焉耳大用則大救之小用則小救之
固而不用以高其名以適其身以肆其心天之生斯
人也豈徒使無勞於世而獨飽於巖泉林谷之間故
鬼神之故聖人信之以知庶民信之以惑知則所祀
者神非所祀者不神惑則所祀者不神非所祀者神
古有重黎絕地天通周禮太宰以祭祀馭神司徒以
祀禮教敬諸祀掌於宗伯典祀祝巫神仕之屬皆列
於官故祀有經而民不惑後世不官而聽之民邪說
紛而亂民起矣

觀於蜡而知夫萬物之神也及於貓及於虎及於昆
蟲非各有其神伊耆氏聖人也而愚若是哉
觀於儺而知中和之不可已也月令季春命國儺九
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
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春氣生萬物者也
春盡而非時矣暑氣長萬物者也秋中而非時矣寒
氣凝萬物者也冬盡而非時矣非時則不正不正之
氣屈極之鬼隨之而行遂成爲厲畢春氣則暑氣行
達秋氣則暑氣消送寒氣則春氣盛故四時和而萬
物順也王者之喜怒及於天下一有不和民愁物苦
上干於天風雨不調黍稷不登疫癘橫行天札時見
不亦宜乎
方相氏時儺以索室驅疫能乎曰此方相氏之職也
非其能也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
君不恐懼於上無庸也故天子順天而後可儺天下
諸侯順天而後可儺其國有司順天而後可儺其境
庶人順天而後可儺其家否則黃金四目元衣朱裳
將安用之

古之爲尸者其知神人之交乎盈天地之間者氣也
人之在氣也如魚之在水也鬼神乘氣而行者也能
出入於人之內臟心動而善召神之吉動而不善召
鬼之凶數至而生感而爲娠況祖考子孫一氣也有
誠而不交者乎尸之醉飽神之醉飽也後世誠衰而
尸廢尸廢而誠愈衰矣
聖人達陰陽之故故祭而立尸虞始尸以至乎禘男
女異焉末盡神之也廟祭設同几一尸而妃配神無
男女之異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之一身百神

恪之如之何其不可配也

神或而在陽或而在陰祭者不知所在故兩求之非神之有二也

王子有母之喪將七祭焉九谷子曰子非學古之道則性不定是故君子以樂養氣所以熟其仁也所以純其敬也或曰古樂而既亡矣氣奚以養乎曰古樂之未亡也由聲而得無聲古樂之既亡也由辭而得無聲曰何也曰因詩而有歌因歌而有五聲因五聲而有十二律因十二律而有八音君子以神聽之緩而不慢急而不暴久之而步趨樂也語默樂也所謂由聲而得無聲也今之八音非古之八音樂也今之十二律非古之十二律也今之五聲非古之五聲非古之八音而不忍死之也故觀陰陽之代而不見吾親也爲朝夕之奠食飲閣之食酌而不酹焉三月葬而虞始酹漸神之也記曰殷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善其不速鬼也始死之祭世之習而不辨也王子罷然流涕曰至矣哉聖人之得我心乎遂不七祭

今弔者之用猪也豬生之用豬也像而不可用也芻靈之謂也愚哉其以爲死者之資也親始死而用之是死之也遣而製豬廢中人之產愚之甚也來者讀而焚之可也

樂也者君子之所以定性乎性主乎氣者也氣不和則性不定是故君子以樂養氣所以熟其仁也所以純其敬也或曰古樂而既亡矣氣奚以養乎曰古樂之未亡也由聲而得無聲古樂之既亡也由辭而得無聲曰何也曰因詩而有歌因歌而有五聲因五聲而有十二律因十二律而有八音君子以神聽之緩而不慢急而不暴久之而步趨樂也語默樂也所謂由聲而得無聲也今之八音非古之八音樂也今之十二律非古之十二律也今之五聲非古之五聲非古之八音而不慢急而不暴久之而步趨樂也語默樂也吸噓

五聲也今之歌詩非古之歌詩也而雅頌之章不可想其性情乎朝詠之而夕諷之久而如見其人焉又久而如聞其歌矣又久之如有宮商如有律呂如有金石形於步趨默語吸噓之間矣所謂由辭而得無聲也曰然則古樂其終不可作乎曰何不可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氣一類也上有聖人性一神疑喜溫怒平如樂於壺臣樂於朝民樂於野物樂於羣風雨雷電起而應之洋洋乎天地之間皆中氣也於是藉管以求黃鍾而中聲出焉損益之而成樂天

神下地祇出羣鳥儀百獸舞人有不自得其性情者哉是故德盛而作樂者至樂也功德半者次之功高而德卑者不足觀也盛于不生害處之盛未聞夫大章九韶之奏以耳目之所及者而止其非樂也不亦宜乎

夫易者君子之所以格物也物者已與人也人即已也人已之交無在非理揣精乎卦爻之間而天下之理可以類求矣是理也性也命也禪者無倫無倫則無事故止言性人日在乎倫而不知易則失權失權

則失中失中則失時失時則人而非天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聖人配天之書也天之行也動有幾焉神者知之事之有幾昧者不知也及其形而後知之悔吝已成不可救也聖人不卜筮而知吉凶晝陰陽之變化以示天下而繫之辭使其習而精之以安其位以順其時察陰陽所以由仁義所以合神化也合神化所以體性命也庶民藉神物以占臧否以決進退不敢違道而徇欲日在乎化育之中而不知誰爲之也

易曰潛龍勿用神哉龍乎能小而不能大能大而不能小非龍也興雲致雨普利萬物龍之用也無其用而潛者是潛魚也伊尹之於有莘傅說之於版築太公之於東海若將老焉豈以用爲心哉人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也

有君無臣雖有堯舜不能爲也有臣無君雖有伊周不能爲也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五在天而不見二非也二在田

而不見五亦非也夫何求焉哉中正而已矣

吉凶者屈伸之數也傳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能無凶哉非取之而已矣吉不終吉凶不終凶其陰陽之變乎是故處泰而不有處逆而不憂處危而不懼處困而不怨此鬼神行而不與也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

易曰含章可貞善哉含乎見才則嫉之者至矣見智則忌之者至矣功名之士不可以事君功必成者則

機事生名必成者則直道違功不必成也名不必成也順天而無與焉臣之所以終也故曰無成有終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譽者危道也君子於治世尚思避之況亂世乎囊也者時而取之者也不能括焉囊矣漢之黨人豈無讀易者歟奈之何其死於譽也

易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士有耻於求人而不免動於人所求謬以爲知已也且近焉且久焉難保其貞也十年則貞之至矣使十年而不遇將終身而無悶矣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鹿天下之鹿也非虞之鹿也古之君子引賢進能以其爵爲天爵也以其祿爲天祿也否則惟恐其奪之也故即鹿者當先知虞也

易曰需于酒食貞吉居安而需難其人矣需於險中不愈難乎其德剛能不懼也其時中能不憂也其位正能不惑也無動躁無欲速無動躁則事不紛也無欲速則人不擾也在位而需無干進也爲學而需無

之不反而能入聖者未之有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九二之吉以剛中也六三柔而不中失蒙之正久矣世之求富貴者望權門而走之無所師也而自賤爲徒無所親也而自媚爲子事其姻婭奉其奴隸是見金夫之女也由蒙之正不養也發蒙者其告之剛中乎

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盛世之禁疎而犯者少衰世之禁密而犯愈多無禦寇之道也禦寇之道在乎教夫養不舉則難乎爲教教不立則不得不恃刑作之而不應誡之而不從井井焉張八面之羅日與天下從事舉天下之民視其上如仇讎夫何異於寇如之何爲民父母而可以爲寇也

易曰需于酒食貞吉居安而需難其人矣需於險中不愈難乎其德剛能不懼也其時中能不憂也其位正能不惑也無動躁無欲速無動躁則事不紛也無欲速則人不擾也在位而需無干進也爲學而需無

易得也需之爲用大矣哉

士師訟之小者也朝於訟之大者也君子小人不可貌也君子拙於訟小人巧於訟有訟之形尚可聽也無訟之形有訟之情爲難聽也非中正之君子其孰能平之易曰訟元吉

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君子退而後小人顯小人之錫未有不從訟得者也小人於民異情錫在小人民無望矣既而褫之天命已違人心已去亦何及之有哉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高祖之於蕭曹是開國承家而用之者也宋太祖罷石守信諸臣之典禁兵者罷王彦超諸臣之爲藩鎮者是開國承家而不用之也賞以爵土而不假之權亦足以禦小人矣若無尺土之封一等之爵徒出區區之金帛彼以過人之勇智而濟之險奸不殆乎哉

易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親上而上不親當反其信也觀信者不觀其文觀其樸缶太樸也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將在斯人

斯以保我子孫黎民他吉可知已

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我無心易使民無心難使民無心易使民無心於君難後之爲政者赫赫焉督郵比連坐之法以爲平天下之具盡此矣烏知乎有不誡之邑人也

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三曰輿脫輻夫妻反目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順天命者道也命之將進也援小人而進不援而亦進以禮進者我復也以援進者將畜我也將臣妾我也妻將爲夫而夫將爲妻也命之將退敗不援小人而退援而亦退等退耳而能以義脫輻之危其免矣夫夫妻之醜其免矣夫反目之咎其免矣

易曰素履往无咎甚矣哉往之難也山澤之農大布之衣粗糲之食若太古之人焉及引而之名都歷廣市居之數年求其若古者不可復得矣其素非古也故仕爲富而往者非也觀人也爲名而往者非吾素也吾之素道而已矣何往而矣焉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順行而利濟者水之性也風激而波失其坦矣傅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士不得志於時而不免於怨尤者非盡慕富貴而悲貧賤也以天未欲平天下而胡生我也以君欲平天下而胡不知我也是未知道也知道則坦而又坦矣

易曰同人于野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吾長也少者吾赤也其餘吾友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文王能友國也後世君臣之分嚴而上下之情隔其道渺然不復得矣

易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兵爭器也有不爭之心而後莫之爭也兵進機也有不欲進之心而後無不進也兵勝具也有不忍勝之心而後無勝之者也一人之謙天下之福後世之福也

易曰盱豫悔遲有悔君子所悅者禮也所樂者仁也所和者義也不此之豫而盱於上上而邪不為其臣妾則貽附疎不事其奴隸則譖毀至不繼其賂賄則厭斁生上而正耶將賤而麾之矣如之何其不悔也

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孔子曰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烏得而不隨隨必動動必變變而不變者君子之貞也故羣而不膠類而不結會而不約是之謂同人于門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下而既蠱矣不有非常之人孰從而救之非常而待之以常不知時矣故上則師之次則友之猶欲得而臣焉其君不足與有為也而且事之是事富貴也是自卑也是自下也其事不足稱也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輔頰舌也頰舌之言不可以行也誠則神神不誠則神不神神則郊而天見社而地祇出祀而人鬼依神不神則否盟而不薦有孚咨若孚者誠之交也以吾神孚神而孚之也故由辨之不早也

神神則明能自觀以觀天下神不神則昏自觀之不能而奚以觀天下爲

觀之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曰觀其生君子其居處以順序也時其號令以流德也時其措施以運道也時其刑賞以助化也是故行以天而萬物得其天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天下之往者何紛也皆助人而冀天者也助人之爲者不能止夫內冀天之與者不能忘夫外不有其耕不有其菑不助人者也不有其穫不有其畬不冀天者也不計其利

退而修文文之流未有已也故初而舍車二舍五而須三三而永貞四舍五而求二五之邱園六之白賁皆有止之義焉不知止之義者其文不足觀也

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剝終之陽三之陰猶思應之小人且知有君子也而況民乎君子得所載而可用則小人失所載而不可用矣

易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子曰克已復禮爲仁顏子不違之復復乎禮者也二下之而休復四應之而獨復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時

昭代叢書 丁集 環書 卷第八 三 世楷堂藏板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天下之往者何紛也皆助人而冀天者也助人之爲者不能止夫內冀天之與者不能忘夫外不有其耕不有其菑不助人者也不有其穫不有其畬不冀天者也不計其利以靜制動動靜亦動也非動而不動也以常理變常亦變也非變而不變也是故聖人靜而不主其靜常而不有其常故無爲而定也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樽酒簋貳質也先以求神也簋黍稷後以薦神也先主而後貳也皆不金玉而缶樸之至也樸必誠矣誠則明明而後人之明否則何以辨其牖哉

易曰咸其腓无悔萬物吾心也有而無無而有有而

有者狥乎物者也無而無者忘乎物者也不狥者忘
忘不忘者患狥故艮其背曰其道光明也咸其脢曰
志末也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陰而不陽天道不行
也柔而不剛地道不成也仁而不義人道不立也故
言而必信非至言也行而必果非至行也

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君子之好好以義也小人
之好好以利也義在則已富而天下潤已貴而天下
榮義不在則富貴不能易吾好是遯義也小人何利
於遯哉

易曰肥遯无不利君子樂天則合天順天命則立
命安天仁則體仁德充於心其內肥也德暢於體其
外肥也不遯肥也而遯亦肥

大壯之九二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皆剛而居柔者也妙剛於柔老氏之道
也妙柔於剛聖人之道也言而柔者失壯剛而剛者
敗壯

晉之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不
愁之晉非貞也昔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皐陶虞之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益望之也望之未已繼之以憂又歌曰元首叢脞
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況六五之君未必如舜者乎
故喜者君之所以期臣也非臣之所以自期也

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陽位也服
隱地也入于左腹明晦極也腹近心焉近則獲矣出
門庭宜於去也門庭宗之所在也出之而獲心微子
之去以存宗也

易曰遇主于巷无咎君子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屯
不終屯否不終否蠱不終蠱剝不終剝蹇不終蹇睽
也而聽其終睽乎上而無君未如之何矣上有君而
睽自我其忍乎哉小人行險以逆君而曰遇主于巷
焉是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易曰大壯朋來朋之也非臣之也君能朋臣是大君
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楚書曰楚國無
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

形求於傳巖之野而得傅說非以求求之也以不求求之也其得之也不可知也故或之勞克遘者難信其弗違而終弗違也天也故子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心一神明始與天通報而不利成而不功王享帝之道也臣之所以受益而貞也

易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天何澤哉上而下之其施溥矣天不居焉此天之功以爲於罔惠而不節將窮於濫十者美德也不節而嗟況其他乎

世楷堂藏板

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予人而予於人者其大也祿出乎天下者也非一人之私德也施而居之德未有不恒者也其情未有不恬者也其心未有不淡者也德之不恒情之不恬心之不淡方鼓而知其旋罷也方歌而知其旋泣也得一應則得一敵也而何爭之有哉

君子剛而能覆益法乎乾上遇夫澤淵中有天始可決也上遇夫火陽不白照所有大光也上遇夫雷天心發聲壯以直也上遇夫風文章外行畜之小也上遇夫水見險而需天之命也上遇夫山德行安止畜者體之競而不知勞也君子之心于道德也遇色而忘其月也遇聲而忘其耳也於食而忘其味也於居而忘其安也其象爲冥小人冥冥君子不冥冥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者升也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仁而不節將窮於儒知而不節將窮於察勇而不節將窮於野義而不節將窮於忍禮而不節將窮於文和而不節將窮於蕩剛而不節將窮於銳直而不節將窮於賊信而不節將窮於罔惠而不節將窮於濫十者美德也不節而嗟況其他乎

世楷堂藏板

大也上遇夫地泰陽之來退吾咎也

君子處卑長潤益法乎兌上遇夫天進悅乎陽陰弗厭也上遇夫火炎潤不変勝之正也上遇夫雷動毋以悅戒自歸也上遇夫風其中致虛孚無我也上遇夫水同而不溢斯爲節也上遇夫山悅而知止不戰勝也上遇夫地悅而能靜臨事則也

君子文明中柔益法乎離上遇夫天明莫蔽之同天下也上遇夫澤相克而華大戰勝也上遇夫雷明極動時豐無憂也上遇夫風化行自家明爲本也上遇

夫水過沸而焦濟難特也上遇夫山明止不炫賁之至也上遇夫地明而能聊行乎夷也

君子動隱而聲益法乎震上遇夫天無妄之動動以天也上遇夫澤動物而悅隨其誠也上遇夫火噬物而嗑動以明也上遇夫風誠動勇行自取益也上遇夫水能動於險成我屯也上遇夫山口不役心動而止也上遇夫地復而有待不輕發也

君子養仁和樂益法乎頤上遇夫天非陰不成愼所妬也上遇夫澤出溺遇波大過中也上遇夫火內視返聽鼎自飽也上遇夫雷順性而動德可恒也上遇

君子處卑長潤益法乎兌上遇夫天進悅乎陽陰弗厭也上遇夫火炎潤不変勝之正也上遇夫雷動毋以悅戒自歸也上遇夫地深根而升毋速長也

君子外柔中剛益法乎坎上遇夫天平險柔剛訟無由也上遇夫澤下涸而悅心無困也上遇夫火處險而明能待濟也上遇夫雷出陷而動羣迷解也上遇夫風漁極生波早宜約也上遇夫山源泉不濤蒙可引也上遇夫地土得而潤師無敵也

君子宅敬抱一益法乎艮上遇夫天藏天山中遯自得也上遇夫澤當咸而咸不言通也上遇夫火旅不失主靜而明也上遇夫雷小當其時過不掩也上遇夫風止高造深漸無息也上遇夫水知止知險蹇不蹇也上遇夫地思靜體柔謙不知也

君子柔而能載益法乎坤上遇夫天否陰之來進吾醜也上遇夫澤學博而畜以萃德也上遇夫火明以照臨普上達也上遇夫雷順已順人動咸豫也上遇夫風行自地先自觀也上遇夫水入已変比剛始仁也上遇夫山止以待復剝不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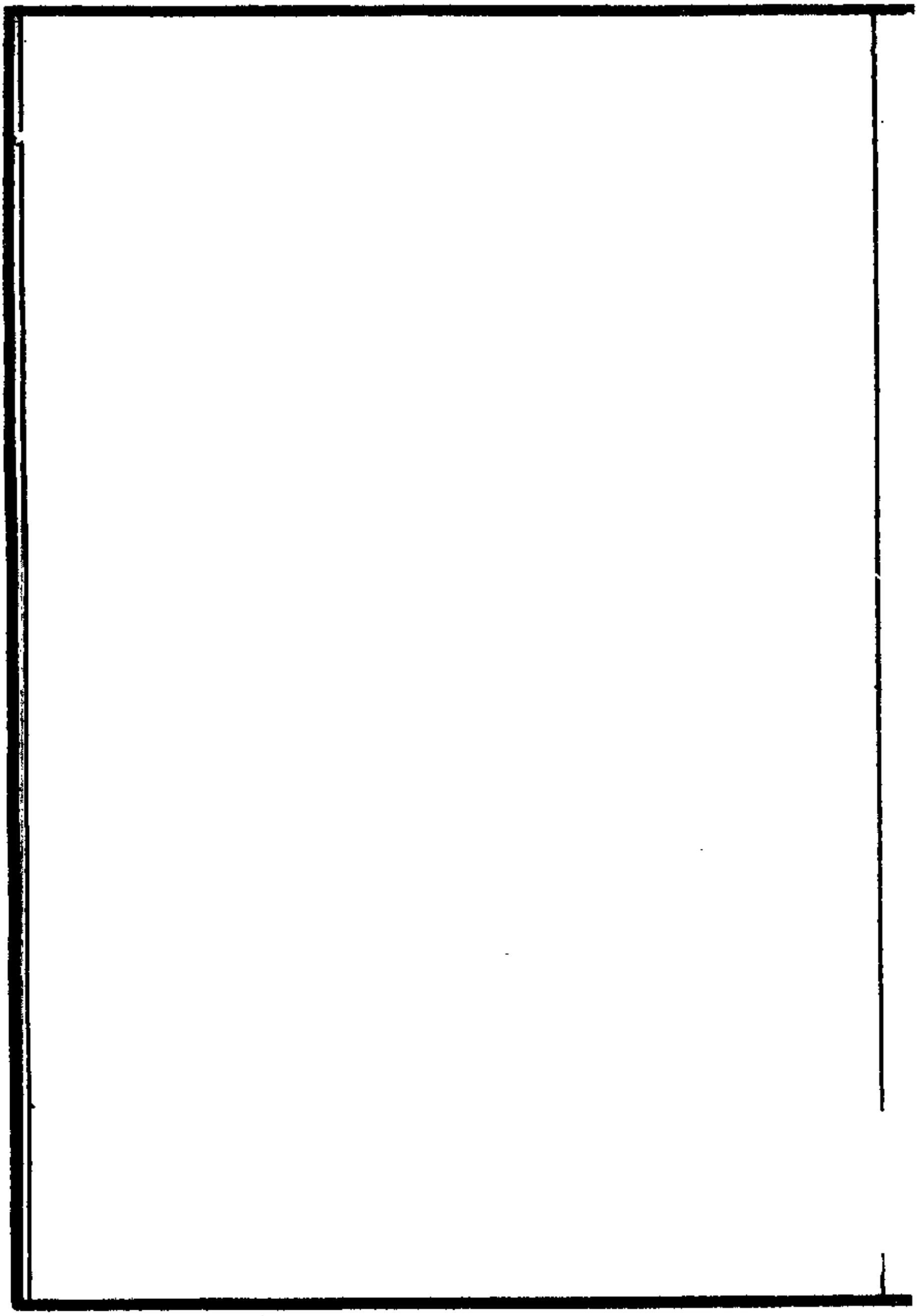
有人自長安來者言其城郭言其宮闕言其朝會聞者識之退而考之都志無不然焉以耳合目益識之深矣於是意中一城郭也一宮闕也一朝會也及之長安見其城郭宮闕朝會非昔之意中者也向得之人而今得之已也是故君子之爲學也必先得已得已在乎格物窮理人之言者不少矣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信也後儒之說叛之有罰觀之而不合吾物焉不敢附也夫然後知人之言夫然後可言吾安得夫得已之人而與之言哉吾安得夫得已之人而與之無言哉

環書跋

番禺方蒙章先生服官後僑居吳中所著九谷詩文集高華伉爽不落時下蹊徑信由筆力亦抑塞磊落之性然也環書上下篇于天人性命幽明生死之旨鑿鑿言之探天根踏月窟百可參宋儒之席鹿門隱書復愚山書初不是過也惟後綴談易數十條分卦論說頗與前後不甚相蒙爲病耳甲午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原善三卷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旣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間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爲明德是謂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詳緻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爲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才能事能殊致存乎才以類別存乎性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極於神明之德可以知終由心知而底於神明以言乎事則天下歸之仁以言乎能則天下歸之智名其不渝謂之信名其合變謂之權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著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智通禮義以遂天下之情備人倫之懿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同於生生條理則聖人之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成形質以往者也形而上者陰陽鬼神看是也體物者也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成形質者則器也其體物者道也五行陰陽得之而成性者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

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貴始曰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欲不失之私則仁覺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事能也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

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愉大者大愉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一善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相生養之道存乎愉大愉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成日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

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記又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之得於天也一本既曰血氣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方其未感湛然無失是謂天之性非有殊於血氣心知也是故血氣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自然者天地之順必然者天地之常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爽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記又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之得於天也一本既曰血氣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方其未感湛然無失是謂天之性非有殊於血氣心知也是故血氣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自然者天地之順必然者天地之常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爽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

而自委棄也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五行陰陽之成性也純懿中正本也由是而事能莫非道義無他焉不失其中正而已矣民不知所以存之故君子之道鮮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非天道也其曰天命何也記有之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五行陰陽也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由其所分限於一曲惟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判之於生初人雖得乎全其間則有明闇厚薄亦往往限於一曲而其曲可全此人性之與物性異也

言乎其分於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耳目百體之欲求其
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道之有生則有養也仁以生
萬物禮以定萬品義以正萬類求其故天地之德也人
道所由立也成出於性故曰率性之謂道五行陰陽者
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與天地之德協事與天
地之德協而其見於動也亦易與天地之德違則遂已
之欲傷於仁而爲之從已之欲傷於禮義而爲之能與
天地之德協而其有所倚而動也亦易遠於天地之德
則以爲仁害禮義而有不覺以爲禮義害仁而有不覺
皆道之出乎身失其中正也君子知其然精以察之使

天下之欲一於仁一於禮義使仁必無憾於禮義禮義
必無憾於仁故曰修道之謂教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
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是以
親親義是以尊賢禮是以有殺有等仁至則親親之道
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於有殺有等各止其分
而靡不得修身以道道出於身也修道以仁三者至夫
然後道得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也者
以言乎乾道生生也仁也簡也者以言乎坤道條理也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純懿中正其明德與天地合矣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鄒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才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作者也

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憎感念愠懆怨憤恐悸慮歎飲食男女鬱悠厭吞慘舒好惡之情胥成性則然是故謂之道心之精爽以知知由是進於神明則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員氣衍類滋廣博襲辟闔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聰以治以逆

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制可否也受故虛且聽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之盛也明聰神之盛也睿聖明聰睿聖其斯之謂神明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

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員氣衍類滋廣博襲辟闔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聰以治以逆之仁耳目百體莫不踰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

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
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生去其畏不暴其
使智足知飛走蜎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良農
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
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
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道出於身此其目也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思曰睿幼者見其長知就飲飧也非其素習於儀者也
鄙野之人或不當義可詰之使語塞也示之而知美惡
之情告之而然否辨心苟欲通久必豁然也觀於此可

以知人之性矣此孟子之所謂性善也由是而達諸天
下之事則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
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
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
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
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
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

也惟據才質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
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
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
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
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祭
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
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槩之以自然也告子所
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
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
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

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形氣也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誠至矣思誠則立乎其大者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馳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理義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

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
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
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
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強禦之可謂之
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尚無欲君子尚無蔽尚
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動靜一於仁人有欲易失之
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心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
之盈以奪之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禹之行水也
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於欲也使一於道義治水者徒
恃防遏將塞於東而逆行於西其甚也決防四出氾濫

不可救自治治人徒恃遏其欲亦然能苟焉以求靜
而欲之翦抑窒絕君子不取也君子一於道義使人勿
悖於道義如斯而已矣

原善卷中終

凡五章二千七百二十二字

人之不盡其才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生於其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已蔽也者其生於心也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之以已鑒者其失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私者之安若固然爲自暴蔽者之不求諒於明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所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善之大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恕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與天下共親是以命之也不移者非不可移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君子愼習而貴學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暗閒者身之至之夫然後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反是而害於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用其知以爲智謂施諸行不繆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信其行謂見於仁厚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貴也獨而不咸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徹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應止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人與物成性至殊大共言之者也人之性相近習然後相遠大別言之也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惟上智與下愚明閒之生而相遠不因於習然曰上智曰下愚亦從乎不移是以命之也不移者非不可移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君子愼習而貴學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暗閒者身之

接乎事物也言動者以應事物也道出於身其孰能離之雖事物未至肆其心而不檢柙者胥失道也純懿中正道之則也事至而動往往失其中至而可以不虞於疏乎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獨也者方存乎志未著於事人之所不見也凡見之端在隱顯之端在微動之端在獨民多顯失德行由其動於中悖道義也動之端疚動而全疚君子內正其志何疚之有此之謂知所

愼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人之有覺也通天下之德智也惡私之害仁惡蔽之害智不私不蔽則心之情爽是爲神明靜而未動湛然全乎天德故爲天下之大本及其動也粹然不害於私不害於蔽故爲天下之達道人之材質良性無有不善見於此矣自誠明者於其中和道義由之出自明誠者明乎道義中和之分可漸以幾於聖人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自誠明者之致中和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自明誠者之致中和也天地位則天下無或不得其順者也

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凡失之蔽也必狹小失之私也必卑闇廣大高明之反也致廣大者不以己之蔽害之夫然後能盡精微極高明者不以私害之夫然後能道中庸盡精微是以不蔽也道中庸是以

不私也人皆有不蔽之端其故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爲故人皆有不私之端其厚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充亦成爲厚溫故然後可語於致廣大敦厚然後可語於極高明知新盡精微之漸也崇禮道中庸之漸也

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君子體仁以修身則行修也精義以體仁則仁至也達禮以精義則義盡也

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大學言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目四言齊家治國平天下爲目三弟子者履其所明毋怠其

所受行而未成者也身有天下國家之責而觀其行事於是命曰大學或一家或一國或天下其事必由身出之心主之意先之知啟之是非善惡疑似莫辨知任其責也長惡遂非從善不力意任其責也見奪而沮喪漫散無檢柙心任其責也偏倚而生惑身任其責也故易曰君子永終知弊絕是四弊者天下國家可得而理矣其曰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來乎前雖以聖人當之不審察無以盡其實也是非善惡未易決也格之云者於物情有得而無失思之貫通不遺毫末夫然後在已則不惑施及天下國家則無憾此之謂致其知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飲食男女生養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一家之內父子昆弟天屬也夫婦胖合也天下國家志紛則亂於是有君臣明乎君臣之道者無往弗治也凡勢孤則德行行事窮而寡助於是有朋友朋友也者助也明乎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後濟五者自有身而定也天地之生生而條理也是故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勝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則私而不仁飲食之貴乎恭貴乎讓男女之貴乎謹貴乎別禮也尚廉恥明節限無所苟而已矣義也人之不相賊者以有仁也人之異於禽獸者以有禮義也專欲而不仁無禮無義則禍患危亡隨之身喪名辱若影響然爲子以孝爲弟以悌爲臣以忠爲友以信違之悖也爲父以慈爲兄以愛爲君以仁違之亦悖也父子之倫恩之盡也昆弟之倫洽之盡也君臣之倫恩比於父子然而敬之盡也朋友之倫洽比於昆弟然而誼之盡也夫婦之倫恩若父子洽若昆弟敬若君臣誼若朋友然而辨之盡也孝悌慈愛忠信仁所務致者也思洽敬誼辨其自然之符也不務致不務盡則離怨凶咎隨之悖則禍患危亡隨之非無憾於仁無憾於禮義不可謂能致能盡也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始終夫仁智期於仁與禮義俱無憾焉斯已矣

虞夏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寬也柔也愿也是謂三德寬言乎其容也柔言乎其順也愿言乎其慤也寬而栗則賢否察柔而立則自守正愿而恭則表以威儀人之材質不同德亦因而殊科簡也剛也彊也是謂三德簡言乎其不煩也剛言乎其能斷也彊言乎其不撓也簡而廉則嚴利無廢怠剛而塞則惻怛有仁恩彊而義則堅持無違悖此皆修之於家者其德三也書之

言又曰日儆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亂也攖也直也或以寬柔愿而兼之者是謂六德亂言乎其以簡剛彊而兼之者是謂六德亂言乎其得治理也攖言乎其無隱匿也亂而敬則事無或失攖而毅則可以使民直而温則人甘聽受此用之於邦者其德六也以三德知人人各有所近也以六德知人之可任其人有專長也自古知人之難以是觀其行其人可知也故曰亦行有九德以是論官則官必得人也故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德不求備於一人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人在官百僚師師此官人之王道也

論語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其君子愉其道德嘉其典刑其小人咸安其土被其惠澤斯四者得士治民之大端也中庸論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自古不本諸身而能取人者未之有也明乎懷德懷刑懷惠懷土之所以然則禮賢必有道矣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孟子論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論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論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巧言令色鮮矣仁亦謂此求容悅者也無惻隱之實故避其惡聞而進其所甘迎之以其所敬而遠其所慢所君為知其小知亂之恆由此起故曰必亂邦也論語曰為似謹似忠者二端曰刑罰曰貨利議過則亟疾苛察莫之能免征斂則無遺鏃銖多取者不減寡取者必增已廢者復舉暫舉者不廢民以益困而國隨以亡亂生於甚細終於不救無他故求容悅者為之於不覺也是以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君子曰見憚小人曰見

親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言小人之使為國家大都不出謟隨寇虐

二者無縱詭迎阿從之人以防禦其無良遏止寇虐者
爲其會不畏天而毒於民斯二者悖與欺是以然也凡
私之見爲欺也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見爲悖
也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無良鮮不詭隨矣不
畏則必肆其寇虐矣
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
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在位者多涼德而善
欺背以爲民害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在位者行暴虐
而競强用力則民巧爲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貪不
異寇取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職

由於貪暴以賊其民所致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然後民
受轉移於下莫之或覺也乃曰民之所爲不善用是而
警民亦大惑矣
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饘饎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言君子得其性是以錫於民也詩曰敦彼行葦牛
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仁也

原善卷下終

凡十六章三千四百七字

總三篇合序三十三章九千三百十一字

福建李威校字

乾隆丁酉八月刊

藏經總錄

丁卯季夏

涉園重印

鎮洋　彭兆蓀　湘涵

昔朱子讀書一遍於冊子上做工夫一遍於身心上做工夫人之準

做人第一要打得貧賤關過見人富貴而不起歆羨心忮求心尙易已貧賤而不起怨憤心亦易所難者處至貧極賤之時而無憂慮心營逐心則非素有定力者不能直須鐵錚錚豎起脊梁如婦人守志一般刻刻存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意思如劄硬寨打死仗光景一切得喪俱付諸度外我自有一定道理在此卽孔子所謂造次顚沛必於是孟子所謂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乃人禽第一關頭請看世人失足學人改節大半是從怕貧怕賤上來能過此關則入道有基矣

戶之分有體有用要歸於靜存動察篤實踐履而已卽無殉節一事已是聖賢中人後生末學且敬且愧因手書一冊日置座右以爲嚴師自今以後務當猛省同頭於身心上加功勿再因循玩愒如先生所謂懺懼一場到臘月三十日竟是無可如何也佛家云懺摩卽吾儒云悔過因以鄙見所及或儒先緒論於吾心尤契合者質直言之拉雜書之都爲一編以爲提撕警覺改過自新之一助不更墮文字障中矣兆蓀自識

向來大誤將讀書作文與修身行己畫成兩截故學問詞章皆逐末而忘本今且就日用粗迹上檢點收拾再鞭辟到細微處所謂小學爲作人樣子近思錄爲入聖階梯此千古學人之準

做人第一要打得貧賤關過見人富貴而不起歆羨心忮求心尙易已貧賤而不起怨憤心亦易所難者處至貧極賤之時而無憂慮心營逐心則非素有定力者不能直須鐵錚錚豎起脊梁如婦人守志一般刻刻存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意思如劄硬寨打死仗光景一切得喪俱付諸度外我自有一定道理在此卽孔子所謂造次顚沛必於是孟子所謂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乃人禽第一關頭請看世人失足學人改節大半是從怕貧怕賤上來能過此關則入道有基矣

怕貧比怕賤爲難貧是饑凍切身的事若怕賤不過是不安命之故只消中人姿質便知熱中躁進之爲非不足爲異細思不怕窮三字亦甚難假如既無恒產又無恒業全家衣食不周凍餓交至必令人人學夫子在陳弦歌不輟亦豈易言故恒產不必有而恒業不可無聖人言謀道不謀食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其理實兩不相悖也

以恒業餬口便是素貧賤行乎貧賤道理與不受命而貨殖不同貨殖便有求利意思若恒業餬口不過是免死而已如士人傭書農工食力皆是此外略有絲毫妄求卽非素位卽非居易

恒業亦有失業時此則全要看得命字透飲啄有定求之不
來却之不去惟盡我分內所當爲而待其自至纖營希冀非
也委心任運亦非也

我病在貪口腹我病在多言語我病在好名好勝我病在喜
逸惡勞我病在褊衷疾惡我病在推諉自全我病在多妄念
雜念我病在多冥想非非想我病在黏滯不洒脫我病在急
遽不安詳我病在踈忽遺忘我病在進銳退速我病在忽明
忽昧我病在畏首畏尾凡此諸病自今宜一一藥之能改一
樣便是進一步雖然未易言未易言

身惡自省或無有意惡則不免雖時萌即剗去然有星星火
人不可一日不做事如料理家務應酬賓客讀書著述及尋
常一切瑣碎行住坐卧其間皆有一定分寸一定道理要處
處提撕件件詳審能否合理無誤若只浮游孟浪過去便是
白過一日上負父母生育下慙人世供養惡乎可哉

向來只道耽空守寂便近道今乃知全不在此必也處千軍
萬馬隊中守得定立得住與閉目垂簾一樣方是眞正有得
難哉難哉

從古無閉門絕物的聖賢亦無喜事生風的儒者

靜時工夫尚易把握事至物來不覺縱舍此禪家所謂入得
佛境界入不得魔境界也正我近日之謂

臨事而此心易於縱舍或動於利害或動於毀譽計較之心
生理欲之念雜總是涵養不到見理不透克治不嚴之故若
大聖大賢此心如皎鏡高懸物來畢照物去卽空無安排亦
無留戀是何等境界

人必不爲時俗愛憎毀譽所動則此心方定心定然後可言
學

戒愼恐懼是內功發皆中節是外用內功不嚴外用必錯希
聖希賢成仙成佛總是愼獨得手

人於處世不但快心之事做不得卽快心之言亦說不得
家庭骨肉間只當論恩義不當論是非一較是非則有彼我
之見而爭心生矣

靈狐學仙先須修到人身已費一半工夫然則人之學仙事
半功倍而轉不如靈狐者狐志專而人志雜也猶之饑寒之
人謀生且不暇何暇學道若人衣食充足無求於世則已省
却一半心思然往往富人轉不如貧人之近道者則孟子生
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也

要知饑寒謀生中無在不是學無在不是道識得此便無入
不得

緩急人所時有如實在爲境所迫不得不仰資於親戚朋友

在周急者固屬君子而受之者亦未傷廉必學餓者之却黔
敖鮑焦之棄蔬立槁亦非中庸之道然必要萬不獲已而偶
出此方爲合理若平日自放自豪不勤不儉甚至飲博浪費
隨得卽空而乃徒以借貸干求爲事此無論取辱取憎斷難
持久卽使所求輒遂而反躬自省能無顏變愧生乎此是放
縱一流人自問或不至此然周之則受與小人懷惠其勢相
似而理實天淵通財振乏與盡歡竭忠其事相因而義則霄
壤不得不深切著明之
三代以後偉人如陶公乞食顏魯公乞米求助之事賢者不
免然如王修齡寧向謝仁祖求食不索陶烏程米此意要想

又如閔仲叔不以豬肝累安邑此意要想又如陶公受人一
飯至欲以冥報相貽此意要想崔子玉座右銘云施人愼勿
念受人愼勿忘庶乎兩得之矣
節儉近於鄙吝仗義近於市恩剛直近於麤疏謹愼近於畏
葸和藹近於媚悅謙恭近於諂屈靜默近於陰重高曠近於
放佚寬容近於委靡渾厚近於糊塗方嚴近於乖戾恬退近
於苟安仁愛近於姑息果斷近於峭刻凡此等處界限失之
毫釐繆以千里能自知之卽知人無難矣
王含黏河帥嘗語我前輩格言四句云調和怒裏氣謹愼喜
工夫亦可類推
孟子所言羞惡之心是非之心皆是鞭辟在裏而羞惡不是
悻悻自好是非不是斷斷爭辯此等處最易錯認
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
天地了也愚謂利濟二字最包得廣小而家庭鄉黨大而天
下國家隨時隨地隨分隨力皆可行之不係窮達不係貧富
不係近遠不係親疎凡遇一事待一人處置得亭亭當當務
使心安理得而絕去其自私自便之心便是利濟便是仁仁
則與天地合德矣
康節先生當新法用時門生故友有欲投劾去者先生曰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此等見解
乃是常存利濟以天地爲心者故知身處事中而高言肥遯
卽非中道隱逸二字原是儒者不得已而出此萬不可以此
自高自喜
幼小時飛揚跳蕩被英雄二字誤了少壯時齷齪文嚼字又被
名士二字誤了實則英雄名士四字本繫極好而向皆誤認
只此兩誤已虛却半生若夫世間卑汚苟賤游蕩淫泆機械
變詐作奸犯科則固自信無之不足道也
眞能任事者必無喜事之心眞能養氣者必無尚氣之事
世間儘有學問精博文章淹雅而其居心行事全與聖賢大

道刺謬者此先儒所謂但於書冊上用工夫之故如劉歆馬
融輩其學問文章適足爲累耳我生平取友自信略有權衡
以爲與其交讀破萬卷之傾邪士寧交不識一字之端謹人
講考據便啟紛爭聚訟之端講詞章便染標榜聲華之習要
知考據不過讀書細心詞章不過自言所得以之潛修密課
則隨處益人以之炫世釣名則觸地挂碍
諸葛公一生本領在澹泊寧靜而臨事則集思廣益學問之
道亦然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講習之事斷不可少此處取
友又須略寬如東漢趙岐心鄙馬季長而因讀周官二義不
通一往造之此卽廣益之道亦不以人廢言之謂

幼時見老輩課子弟於經書喜講性理於時藝則專講法脈
案頭書籍尙有小學內外篇四子近思錄二程遺書朱子全
集之類近今二十年來風氣全變子弟初學卽以矜奇炫博
詞藻才華爲主見有講性理談法脈者鮮不迂笑之而坊間
書賈凡程朱之書目爲道學一種視之至輕其相尙而爭取
者則皆講漢學論六書及異本僻書之類名爲復古以矯空
疎之弊而靜驗人心風俗較之幼時所見老輩多有不及無
過之者此可見宋儒之學斷不可少其侈口康成叔重以經
師自居與抗言相如子雲以詞賦自命者大都矜心客氣逐
未忘本前輩樸誠淳實之風去之漸遠以之立品則不足向來志趣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今乃決然
知所嚮往且質之二三同志未可遽爲外人道也
考據家考訂名物字義固有遠過宋儒者及論道理則動多
乖舛曾聞鄉先生精考據者有言宋儒之書連篇累牘數日
可成若覃研考證非積累不能此蓋其生平未曾於格致誠
正上用工夫故以宋儒讀書窮理身體力行積累有得之言
看得容易我往時亦以鄉先生之言爲然今於宋儒之學略
有入頭漸知其工夫斷非考據家可及此卽以我觀書以書
博我之辨
梁何遠語人卿能得我一妄語當謝一縑宋司馬溫公自受
母教卽終身無妄言此一端於儒者造詣甚麤淺却甚要緊
人若不能絕妄語先已是無忠信無忠信便是欺詐其品已
入下下等安論其他
人心於靜時固要操存然又不可用力捉住一用力則必涉
於强制墮於頑空矣朱子略綽提撕四字最好卽此便是主
敬便是存心
方寸中要如守堅城一般水泄不通不放外面一个賊人來
纔有賊入卽悉力打退存養是守堅城克治是打賊退如容
留惡念略一停頓便是得錢買放危哉危哉
向嘗疑朱陸陽明諸大儒皆精研內典以爲引盜入室今乃

知佛道不足爲我累而實足爲我助後者不必闢者亦不必
凡人在世上須無爾我無彼此無諂無驕無憎愛無嫉妒無
貪嗔一切大小善惡境界此心總要放著平平地如大學人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便是不平等如何修身見聖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人盡快我意又曰大
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從古聖賢未有不能懲忿而能近
道者也
人到臼刃可蹈地位其根本卻從戒懼中來戒懼是脩身之
本脩身必明理明理則志定志定則氣剛故謙卑遜順之醇
儒可作舍生取義之烈士若平時意氣自命者臨大事轉不
足恃爲其虛憍之習深而涵養之無素也須如光武見小敵
怯見大敵勇方好聖人言忿思難又言見危授命正是一鼻
孔出氣人
陳膚仲以家事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朱子荅以只此便是用
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
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
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所用處矣愚案
此論與科舉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一段議論相發總之
在在有道在在有學無動靜忙閒行止出處之判
人家子弟幼儀斷不可不講子夏洒掃應對進退孟子爲長
者折枝用趙岐注皆是服勞之義西漢之萬石君東漢之太邱長
康成戒子之訓
人於親在時自應兼存毛義捧檄之心若親亡後不妨獨守
朱子教人應舉之法雖使聖人生今之世而應科舉其道亦
不過如此
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
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以上諸說平心靜體返躬自驗我
知免矣
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此
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人定是去買惟到

家法具在後人以跌蕩通脫相高而此風熄矣我目中所見
鄉黨中竟有父兄命而子弟不應父兄立而子弟安坐者此
等處不講則惰慢之習積而爲放僻甚而爲陵犯所謂涓涓
不絕將成江河也曲禮內則少儀及管子弟子職宜刻刻以
此提撕儆省

倜儻權奇四字子弟之英俊者最易犯所謂罣駕跅弛之類
須知此不是好字面觀馬文淵與兄子書願效伯高毋效季
良眞能讀論語弟子章者

拒美色於暗室不爲難拒之而能泯其跡爲難一則全其恥
心一則免其反詛也揮遺金於道左不爲難揮之而能善其

歸爲難一則恐他人拾藏一則防小人冒認也

人於遊覽時存得曾點風雩意思何必終日閉門人於讀書
時學得老僧壁畫西廂何必盡燒稗乘

古無有體無用之學故經濟之書不可不講然其言却斷不
可過泥從來有治人無治法移步換影情勢迥殊良醫無印
板成方良臣無印板經濟

人性或麤暴或疲輭或矜高或放肆總是氣質之病讀書而
不能化其氣質雖多亦奚以爲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
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王伯厚曰呂成公讀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陸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
無所容斯爲眞讀書人

學問至精進時常覺得自視欿然便是功效不但立身行己
即讀經史作詩文功益深則心益虛學然後知不足眞過來
人語世之沾沾自喜詡詡自負者我雖不敢斥其非而心竊
憂其不進也

吾鄉陸道威先生思辨錄中有分年讀書法自五歲至十五
歲十年誦讀以後十年講貫十年涉獵至三十五而學成便

當應世眞不磨之論其論讀經則後學不能無小異同竊謂
十三經中如毛詩三禮三傳均當以注疏爲主尚書則孔傳
雖僞而疏中所引馬鄭諸說有必當據依者蔡傳儘有好處
參看之思過半矣易經最難王弼注頗佳惟不講象數朱子
本義其主意只在略說所謂多一條骨子恐障一條光明斯
言良是然初學究難理會程傳但說人事似較親切李氏集
解所載康成荀爽虞翻諸家其取象有極精者亦須參看若
惠氏所輯易漢學且存而弗論可也趙岐孟子注何晏論語
注亦多可採爾雅郭注頗平常論孟諸疏皆空衍略涉可矣

音義必以釋文爲主而間參以宋儒　通志堂經解隨時
參看　孝經究宜以今文爲勝朱子刊誤却未敢以爲是

幼時習舉業四書易詩只讀朱子章句集注本義集傳書用蔡傳禮用陳澔集說春秋用胡傳間取注疏及諸家言錄百之一於上下方係隨手批注中多鹵莽漏略且不免輕議宋儒各書朱墨錯雜今猶具在本無足道者惟願我家後人見之知我幼時頗能用功而學識未到存之以爲塾中課本而已若云經術則了不足言

史漢甚難讀我曩時曾以何義門校本一一手寫又以諸本參對丹黃數遍而其中句讀字義難明者甚多又生平於天文歷律之學全然不知竟是性所不近非盡畏難苟安之過

書是賓今人都把來倒置了如識得賓主則雖記一字一句亦有用否則讀盡世間書何益

達而在上實能致君澤民功德遠大雖自奉稍過如寇萊公之蠟淚成堆君子能曲恕之倘不過小廉曲謹而於民瘼國計無裨雖儉約過人如公孫宏之脫粟布被君子不深鄙之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由此言觀之居高位者當奮然興矣

浮榮二字最易看破幼時隨先君子任所雖山僻小邑亦間有張樂設飲之事每當搭臺演劇時便欣然有春生之氣到折臺時便淒然有秋肅之氣覺得人生榮華落寞如春秋迭代不過剎那間事無可戀亦無可慮年十二三時恍然有悟

文選只要李善注五臣竟不必看酈陽胡果泉漕督在蘇藩誤大誤

於世無不散的筵席一句早已勘破此關其實此等見解極
粗淺不足道我所難者在名根色根利欲根推勘到極細處
都要淨盡如太空之無片雲方成一了事丈夫不在區區恬
淡也

權字只得聖人可說我輩舍經字更無可託足吾鄉王敬美
先生望崖錄云非有壁立萬仞根基何處下圓活手段不能
爲鳩摩羅什吞針而欲學其蓄室未有不敗者也

望崖錄云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卽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
癡著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

眞道學必無門戶彼此之辨招人翕從眞高僧必無福田利
益之譚聳人信奉

修進萬行拯渡億流此卽佛法上乘無他奥妙始於存養終
於功化此是聖人全德不外中庸

爲學而分心利祿是爲俗儒爲學而不達事理是爲腐儒俗
儒固不可爲腐儒亦有何用

克伐怨欲斷不可有制之務拔其根喜怒哀樂勢不能無用
之貴得其當

我輩萬不敢援儒入墨惟研經之暇旁涉竺氏之書兼及谷
神元牝之說實有見於佛祖神仙不過由修身寡過入手而
歸於存心養性絕無神奇幻眇其微言精旨已全具於吾儒
書中因作數語云庸言庸行自誠而明便是禪門正覺何須
誦佛緜經啟手啟足得正而斃便是仙道長生不用燒丹鍊
汞

我篤信聖道而獨不喜與應舉諸生談經義尤不喜與高冠
腐儒講理學我兼信佛道而獨不喜與涸俗沙門作檀越我又信仙道而獨不喜與挾術黃
冠論符籙尤不喜與遊方羽士說丹爐尚書云絶地天通論
語云敬鬼神而遠之質旁臨上只在寸心嘯雨呼風便成妖
妄青天白日中豈可與幽冥酬荅耶故師巫外道及扶乩降
仙一輩全是魔境要去之惟恐不速

孫眞人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二語括盡
聖賢全體膽欲大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也心欲小者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也智欲圓者無適無莫也行欲方者非禮
勿視聽言動也

少年不患其不曉事而患其太曉事不曉事而糊塗尚有覺
悟之期太曉事而尖薄永無進德之日矣

事有不得不處置一番者只要細心審度於天理人情兩無
背礙便徑行之至意外利害則不必過慮聽之天命而已

惡念易絶而欲念難絶屢懺而不悔卽惡矣豈必陰鷙狡詭
貪嗔嫉妒而後爲惡念乎

人之好爲高論者必有爭心好爲苛論者必非長德我惟守之以默而仍待之以誠亦止競息喧之一道也

一念善惡之萌而休咎應之危哉殆哉不慮善以動則冒貢於非幾矣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誠無爲幾善惡大禹惠逆之說子思隱微之戒孟子所云舜跖周子所云修悖機關全在此處故易曰憂悔吝存乎戒戒者幾也知幾其神乎擴而充之則爲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矣

千古聖賢豪傑無不從拂逆境界中來天之所以玉成之者在此人之所以自驗其學力者亦在此善乎顧氏亭林之言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阨弦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則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夫易六十四卦凡言貞者有吉有凶而凡言厲者皆得終吉无咎可知人事之來賢者不能皆吉而方寸之地常存敬畏便可逭禍弭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天人感應之理萬古不磨之論

與人同事而分均才埒尤當虛己和衷開誠共濟一有見長爭勝之心則損德招尤百弊叢集故易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吾人學道且就日用尋常動靜語默上理會工夫到後自然

上達不必高語性天侈談陰陽太極致墮入元妙窟裏我於宋元諸儒書外尤愛明呂新吾呻吟語劉蕺山人譜二書爲其不語精微多言實踐最足爲下學津梁也

學道先須窮理窮理全在讀書漢唐宋儒者說經各有利病大約名物實際必藉先儒義理精深要歸宋學我惟擇善而從無所偏主以求裨益我身心而已斷斷於漢學宋學之辨者皆所不必

輕易著述最是學人大病我少壯以來除文賦詩詞外尚有經歧牖案潘濶筆記諸種不過瑣屑攷據無關宏旨然積累卅年刪而又刪僅得此區區而中間尚有前人已言及立論未安處總未敢自信徒疲心力而已始知著書求名不如潛修守約爲得

世之輕言著作者總由學問不深若深則幾句說話落筆便難世之好言雜博者總由見理不細若細則一部四書終身誰透

戡摩錄跋

子旣與澗蘋顧君商略刊徵士詩文集注抑念徵士晚而學道其趍向有不欲以文人自域者今乃規規於訓詁字句間得毋見所謂衡氣機乎于是友人姚于子壽云徵士有戡摩錄一卷其言根極理要足爲時下浮虛之藥雖業已鋟板而

屢見益新乃以書寄顧君并刊之因紀其緣起如此顧君于
徵士亦不僅稱文字交今樂論定其晚年之學想與子壽有
同心也乙酉八月二十四日遂初均再記

錢唐孫元培仝姪長熙校刊

宣統元年冬江浦
陳氏刻趙經式署

跋南雷文定

桐城方東樹　植之著　江浦後學陳沫　重校

黃梨洲名臣之子學行炳然天下翕然以通儒君子歸之誠亦無媿然以余衡之獨不能無窃議焉梨洲學無眞得以博綜爲聲其網羅放失若可謂之獻其開陳學術不可謂之文由其學於山陰而阿其一師欲以消是非之公是則斯文所不敢與也其輯明儒學案既陽儒陰釋暗張姚江門戶以罔道迷人而其意恉要歸尤莫著於所作蕺山文集一序今姑取此篇件繫條辨於左亦可見其大端而其餘他失不暇一一細論云

其言曰先師之學在愼獨從來以愼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

按山陰人譜首曰慷閒居以體獨察動念以知幾蓋欲蔑獨體如是不假品節限制而猶云愼文理血脈全不接續朱子之補格致傳而主張古本大學以誠意爲入手功夫祖述姚江導人爲無頭之學及其以意爲心之所存破朱子以發爲意則又力攻動念不可言誠不暇照管而自相矛盾矣梨洲發揮師學首及於此亦若忘其人譜之言焉知山陰正是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也

惟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體自然流行於動靜之閒獨體如是

按此言意爲心之所存而非發意爲心之主宰疑朱子誤解大學爲以所發先所存可謂蔽昧無知以此詆牾先儒譬仰面唾天於先儒何傷乎太虛靈覺是心主也心所發將及於動與用眞所謂動念之幾不當夾雜靜言尤不可以體言今云中和之體自然流行於動靜之閒又不假品節限制乃是眞實死寂之道體非獨也雖莊老倘道立於獨若可名之而此處所指獨字未便遽及此境卽此所言獨體其在於人亦從容中道聖人之極盛尙何所用其愼乎且旣以體言則不可云何愼者已涉於動與用卽品節限制之實其名義不可施之於體也猶夫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愼者愼此而已

此一段說話及上節所倘於此處獨字全然奢闊不中乃無端彊帶出愼字全沒氣力全沒下落夫曰愼卽品節限制之義所以必愼蓋恐動念有差故以愼字惕之今旣言獨體如是不假品節限制而猶云愼文理血脈全不接續貫通矣

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先儒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

此言意爲心之所存而非發意爲心之主宰疑朱子誤解大學爲以所發先所存可謂蔽昧無知以此牴牾先儒譬仰面唾天於先儒何傷乎太虛靈覺是心主也心所發將及於動與用眞所謂動念之幾不

爲意何謂意爲覺主乎夫覺不虛覺必麗於物物在外與內覺交而相引逐境生起明明是發何得云存目生滅不常何得云主易曰得主有常此覺暫主之意循生疊起豈有常乎何得云意爲心之主宰孔子謂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政以意客所發揔心主出入苟操持此心不放不令心主逐意客而亾則心常在腔子裏故曰存（要常在腔子裏）孟子之求放卽孔子之操存存主心言不主意言心能爲意主宰非意能主宰夫心至經文以誠意先正心乃以功夫效驗次弟言之制外以養中聖賢功夫確是如此經文數而后字必先字一例明白言之不知何疑而指以爲病淚惟其故由於矜名肆妄心旣蔽昧又不肯虛心遜志純任客氣魯莽滅裂於學故旣誤認心爲意而又妄爲之說不知此處所說意專就爲善去惡言之所謂誠亦專就決於爲善去惡言之非泛說一切尋常心所發之意也蓋爲學者自格物致知以來已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古今通弊多是好自欺而不能堅定決去其惡力向善一邊故此章教人實其所發爲善之意故曰誠意也山陰病根在立意與朱子爲難主古本大學以誠意爲頭力蔑格致始功破朱子補格致傳故竝聖經先后次弟不信而疑以爲病顚倒存發妄易主宰旣以自迷又誣至道罔各有當截然不相蒙羅聶四子各執一偏於朱子何與黎洲牽合繳繞晦昧蹈空窺語又在陽明羅聶諸人之下矣且以致中者越過乎意猶之可也致和者逐乎意則大不

一言爲宗致中者以意爲不足遽而越過乎意（指聶羅）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指龍谿南野）中和兼致者（指朱子）未免擱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四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蕺山學者云

按羅聶諸人之爲致和致中之偏全吾不知但以爲誤於意者心之所發一語則誣謬甚矣誠意章意者心之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言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各有當截然不相蒙羅聶四子各執一偏於朱子何與黎洲牽合繳繞晦昧蹈空窺語又在陽明羅聶諸人之下矣且以致中者越過乎意猶之可也致和者逐乎意則大不

來學矣

黎洲作董吳仲墓誌云吳仲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

可夫意之善惡邪正何常而可逐之乎大學經文所云誠意專就爲善去惡之動念而言豈謂大概一切人心所發之意乎雖意之所發不出善惡二端究之非此處經文正旨此處經文正旨在爲與去不在善與惡故曰誠也以善與惡已在前致知章矣至中庸致中和節朱子分動靜爲二條分存養省察爲二用精確無疑何得與羅整諸妄解一例斥之就其所謂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四外渾然一體者不知如何下手致力个人迷罔罔昏而董君乃能膠解凍釋吾誰欺欺天乎自陽明以來諸儒皆不知此章誠字主爲與去不主善與惡所以百端脫空百端歧謬而不得

眞實下落也

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

上句無病下句鶻突之甚不知所謂定向者定向於善乎定向於惡乎如定向於善則是已誠學者無需用功談何容易若定向於惡則惡已不可誠聖經說知止而后有定向知止之先非有十分格致功夫不能遽到山陰宗旨蔑格致始功以誠意爲首以此立教使學者善惡未明未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從意中張皇獨體謂是心之主宰謂其有定向而中涵將謂天下人之意皆定向於善則天下皆生知之聖而又何待言誠何待言毋自欺此與陽明滿街都是聖人之說同其誣罔矣

靈體自作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

說意爲心之主宰已倒又將獨併合爲一是直以獨爲主宰實有一物在窺其旨不過欲將此處意字獨字宛然一艮知境象知以紹述姚江宗派故其說意字獨字宛然一艮知境象梨洲復揚摧之如此徒令人惶惑如中邪魅矣

少閒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僞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

見聞才識情感利害政是意所搖惑處故貴誠也商量倚靠此際他人靠政是愼字中義由愼到誠全用有商量倚靠此際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故曰獨今云不得謂之獨者念臺以中和寂然不動爲獨也然試思獨果如此則當曰行乎獨而

無事矣何用云愼夫愼獨從誠意轉出乃所以鞭策誠意今全置誠意正文專標愼獨爲宗旨又將獨字張皇之宛然一中和自然之詣是愼字爲贅設矣止守一獨而學問全功已畢卽誠正修齊無須著力不知大學經文本恉果若是也耶當日國是搶攘黑白不分故一時講學亦皆晦昧若此豈非氣運使然乎

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矣及明折朱子以自伸其宗旨語意尤乖益妄將此處誠字混作中庸天道之誠中庸所言天道之誠眞實无妄寂然自然一念不動念鑒謬主此誠故曰念既動則已失誠之體而不及也不知此處誠字乃思誠之誠人道也念既動政

當審幾而決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曰誠意也經傳本文豈可誣而倒去之乎傳以毋自欺釋誠意之謂則爲人道之思誠而非指自然天道之誠明矣夫思誠豈非動念乎然則何以云念既動誠之弗及也念纔當日講會名曰證人乃其學術先不可證若使大學說必誠其意非謂欲審其爲善去惡動念之幾則下文何用兩言必愼其獨若使獨果有體如念纔所云自喜怒哀樂一氣通復不假品節限制寂然不動不慮而知自然主張自然裁化則愼之一字爲羨文矣

自陽明以來凡與朱子爲難者皆坐好高而不肯循聖門爲學之序矜一己之名欲自我作祖而不顧義理之安由

是而倍經文叛孔孟皆有所不惜夫人自生初以來無非已發而古今天下人意之所發不能皆善亦不能皆不善致知者幸已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至此教其由已發之意審其幾而力持向善一邊去是謂誠意但此向善去惡之意實與不實人所不知已獨知之故教以愼其獨而毋自欺斯古今聖狂克念罔念之分歧不易之理不知念臺何爲必欲易之就其所易又全沒義理全無下落嗚呼豈非妄與

念臺所說誠字獨字境象若以之詁解良知則實爲明切警暢而卻又不宜甘承陽明門戶故移於大學此章欲自立一宗主以新動學人耳目使宗已而遂不顧義理之安矣

自陽明以來邪誣之說盈天下而世之學者譽其高名概以爲後生不當議先輩以爲君子善善從長矧諸公功業名節揭日月而常縣胡可輕議開浮薄犯不韙就其說議狹風霜辭嚴金石誠亦良箴究之爲此論者皆昧於極重是非之人本無閑道之公心又未嘗實心向學志道求眞惟欲自居忠厚謹愿不痛攢漫作調人試思朱子非陽明載山諸人之先輩乎大學爲孔曾之言明善之斗極開來學俟百世不惑乃諸人爭建旗幟鳴鼓侵叛必欲犂庭掃穴果何心哉使其說行將使天下萬世皆迷罔衡其功罪詎足相抵邪

黎洲作陳乾初墓誌云先師曰余一生讀書不能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注疏無不一一牴牾誠自知獲罪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儻千載而下有諒余心者乎云云天道一而已何至與儒先無不一一牴牾者乃不反求而以俟後世此以身爲砥柱自喜不疑如李商隱自呪我生得忠肅之讖也之類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埋所在不謀而合也以意爲心之主門人皆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復商疑汲後憚日初盡削去之獨王棟合王一齋心齋派下宜其謬也黎洲主之無是非之心也

黨邪妒眞實繁有徒嘗見兩雄雞爭一毒蟲不相讓莊子曰是惡知天下之正味哉

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性而見所性之善此說諦當無毫髮之疑朱子自記中和舊說自延平歿後久而始悟見所與湖南諸公書甚詳明不謂念臺猶疑而易之

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指情言性卽可因情見性使情與性異道而不相干孟子何爲以仁義禮智言之而謂卽其端也心具衆理理卽性也性無不善朱子未嘗離心言善然豈可謂心卽性善也性居先本乎天命情與善居後心爲中樞所謂繼之者善不可見必欲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絶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念臺不識性與心情與善之分

而妄言故繳繞晦昧如此然亦本於陽明心卽理也之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欲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絶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謂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

按念臺主卽心言性以心爲器謂性與理道卽心而在道不離器不可將理另作一物此以形上形下爲一條道與器爲一物其說頗疑所謂近理而大亂眞者學者多未易明請詳言之夫謂器之所形卽道之所形非有二物非有二條是也然聖人旣分爲二名則明明已分爲二矣譬如人食則飽衣則溫所以溫卽衣溫之也所以飽卽食飽之也然豈可謂食與衣非另爲一物在先乎且念臺所指以爲性指以爲道指以爲理者何物也非謂仁義禮智四者之德乎使非有仁義禮智之性與理與道居先則惻隱等心從何而發何謂不當求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先乎發而謂之品節限制以形於器而後仁義四德之理與道以全聖人所謂形上形下者如此其先後次弟分明人人可喻何謂心行路絶言語道斷乎夫所貴於講學者爲欲使學者由吾說而明於心知之無差而後行之無差也自孔孟曾思歿後數千年雖荀韓大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賴程朱講明如日中天不知念臺何心必欲詆而攻之迷而晦之深惟其隱豈眞爲欲明斯道虛學者有誤而欲救之乎不過以循乎程朱則平平無奇而無名不新立門戶則無以眩學人耳目而使之宗已故奮其誣罔雖得罪聖人而不顧也平心論之由程朱之說則前合乎聖人經典之言後啟學者有所求端用力講之易明行之有序其亦可矣而反謂其心行路絶言語道斷由念臺之說教學者先不須格物致知後不須克治功力弟卽心而求之自有定向自然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作主張自裁生化試思孔孟教學有斯說乎夫談道講學其說不本於孔孟欲不謂之異端得乎不但已也使學者由此而學必將蹈於猖狂迷罔失心病風而後已何也念臺謂不可離器言道不可將理另作一物不可求仁義禮智之性於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先以爲學者弟求之心自然得之而其所以求之之方又不用審幾於動念之初若審幾於動念之初則以爲誠之不及試思如此爲學教人於何下手古今未有如此自然不費力之學不亦誣乎譬人食五穀資養慧命不能不納於口與腹五穀固無放處然豈可曰口與腹而五穀不當求五穀弟求之則奚及其說可通乎五穀譬性與理飢飽以資養慧命譬所發惻隱四者之善此以先後次弟相況非以五穀外物當天命之性勿以辭害意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非另爲一物在飢飽之先若求之則奚及其說可通乎五穀譬性與理飢飽以資養慧命譬所發惻隱四者之善此以先後次弟相況非以五穀外物當天命之性勿以辭害意道與善在人與物未受性之先及人與物既受性而其發爲善也又與道善次弟相同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也中庸言誠一天道一人道天道居人道之先則道居天地之先何爲不然試思上下屈伸固因天地冬夏而後見而未有天地冬夏自有上下屈伸之理則未有惻隱羞惡四端而先有其理在先何不可信而云心行路絕言語道斷而此理非在先另爲一物乎

程朱皆言性卽理也至當至明至確陽明獨易之曰心卽理也大謬試思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若率心則豈能皆合理也大謬試思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若率心則豈能皆合乎道念慮此所立宗旨弟教人率心自有主張裁化夫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非眞能從心眞能不踰矩耳矩卽品節限制之謂且必至七十而後能今念慮不假品節限制教學者不須格物致知弟從心而已其說可從乎且孔子

曰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由陽明之言心卽是理可曰其理不違仁乎故念慮之學卽陽明之學念慮之謬卽陽明之謬

如鐘虛則鳴埃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

按此以鐘喻心以鳴喻所發之善而謂無性理主乎其先猶云食穀則飽而埃意有禾米主乎所以飽者其說可通乎

夫盈天地之間止有氣質之性耍無義理之性

謬甚使無義理之性氣質性於何受義理之性同然之本原也氣質之性稟受不齊者也如鐘虛則鳴性之理也而厚則石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此則氣質之不

齊也而豈可因謂虛鳴之理爲無乎孟子道性善及中庸率性之性義理之性也其曰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區別分明念慮既主氣質之性而所以立宗旨者又教人率性求之心而自足進退無據矣

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

使無義理之性則聖人教人復性盡性何說也臧三耳之謂人有兩耳別有一聞性主乎中是亦一耳猶云心有睫程朱謂性卽理其本初無不善而人之氣稟不齊有偏全通蔽之異至明至確與臧三耳不同譬如人不幸而染惡疾豈可謂此人前此生成氣體本無平安善狀乎又如謂已自有此短長肥瘦之身而無先祖父母可乎又可謂先

祖父毋卽吾此身乎

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

此語矜肆不慚甚矣吾請反之曰山陰之學於千古無疑之理一旦顚倒使人氷結霧迷要之全無理竝不足亂眞亦徒然矣竊嘗論張玫夫學於山陰而忠焉者也迷故餔其糟而歠其醨且何至謂程朱之言爲近理亂眞將不顧天下有是非之公乎

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學者該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游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竝傳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弟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庵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皐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洛閩齟齬者相與遺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此指儲遯庵曰初也曰初山陰弟子壽平之父作山陰行實一卷不取意爲心之所主之說

請刪削者可謂忠於其師才識非下而學一先生之言黨邪壅蔽淫而罔道迷人者果振古人豪耶

此如成周土會亦奕陰羽筆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緐蕝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鈔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蹏涔不亦異乎

黎洲以禹鼎神姦山經怪物侲子所逐文成變大所采宋人刻楮衛人棘猴當王會篚幣之書與物恐爲聖王所必絕以爲不如三家之布帛菽粟溥海同安也以滔天懷襄之洪水爲天漢不如井泉之養而不竭也

高忠憲云辟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興起者也

涇野未知於忠憲何如文清所造之純粹似優於高遠甚此論未公恐未足憑且無所增損猶勝於有損若山陰之學則損之大者也世方譽其高名以爲不可輕議嗚呼是亦不思而已僭成此辨以待知言閑道之君子論正焉

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尙未大行於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徧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子劉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趾祁彪佳葉廷秀王毓蓍死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於其間他日追溯淵源以求其學卽無龍谿心齋一輩人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

閱此段議論想見山陰門席之盛黎洲放仰之崇橫被六合凌跨一時幾若可以奪尼山之緒況其下焉者乎夫儒

者講學卒之殺身成仁可謂完人矣弟子誦法先師篤信悅服不倍不惑亦可謂設誠特立者矣大道雖廣要其歸不過仁與不仁二塗苟旣仁矣雖孔孟且與之小儒晚學安所置其喙哉雖然取人與論道不同取人宜寬論道宜嚴非嚴也必非其眞也孔子旣斯文之興喪文王沒後直至已身孟子述堯知聞知由堯舜以來寥寥數人彼三代人物豈少哉而孔孟皆姑舍而不道豈妄而不知量與隘而好爲刻與昔程子論邵子曰堯夫祇是不帖帖地以余觀王劉之門風其氣象亦祇是不帖帖地試取曾思孟子之言讀之其同異自見嘗論明之儒者無他祇是不肖道中庸盡精微肆妄而不求眞耳晚周以來無鳳凰王霸見

五色大鳥而奏之遂爲天下笑黎洲之見亦若是也已

坿湯潛菴與黎洲書節鋒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眞傳在先生此心依歸寤寐以之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眞儒林之鉅海吾黨之斗杓也

按此指明儒學案一書言之亦誠有似但古者國不異學而清獻同輩學行未成之故昔張伯松與楊子雲並肩遂不肖觀其太元法言然程朱之書具在何不明辨眞傳而以爲依歸也

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眞面目

此言是也然如王劉固皆躬行者矣而又豈非詆毀先儒爭長競短未見先儒眞面目邪潛菴一與一奪亦由未見

程朱眞面目耳

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

以此言學殊精深正大抑愚以爲其病卽在要體驗天命

流行要上達天德要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試觀堯舜孔子教人何嘗一言及於高遠明之儒者動以此等大頭腦爲門面是以導人成猖狂過高之行而無中下用力之階蕺山先生之學者其失在此故成流病愚昧淺陋於先儒學術心傳何能深究弟以程朱論學無不合於堯舜孔子顏曾而明儒多過高之病言之不能無疵行之不能無弊是以不敢信之也

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曰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

堯舜孔子祇言日用罕言天理況遽言自然乎何思何慮從心不踰矩是神化之境未可以爲宗旨以率學者

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辨香悅服獨在黎洲豈非眼驚國以此時黎洲名德已著

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
以此自鞭策誠切至然皆已前人熟言之者矣
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
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
蕺山之學正病其有流弊正病其失大中至正而潛巷反
以爲當宗所見謬矣竊以今日學者當以陸清獻張楊園
爲宗乃爲大中至正耳
又曰世之學者不務心得竊同伐異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衺
議其妍媸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
故拙序蕺山學案序也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
測萬一讀論理學傳書辨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

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
公名賢弟生長僻陋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令得先生大
篇詘自信所見不謬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
觀潛菴之言字字誠篤非欺人者正坐所見之謬耳於此
詘信不可攻朱子讀書窮理之教以致迷於趨向使正學
日晦也蕺山之學以愼獨爲宗攷其制行亦可宗矣攷其
爲言則多糾繆潛菴所集序謂其反身力踐以救夫沈溺
訓詁泛濫名物末學之流弊可也而謂其體道至精程朱
以來未之有過則爲不知言矣故附黃序論之
坿辨南雷文定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

非艸野荒亂所當與議然有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學
幸勿出之廣座徒滋紛紜也
四條指趣正大公允惟諸公辨學少疏未能根證該審黎
洲蹈其瑕而踣之遂若爲其所跲舌鋒所及抑程朱衞王
劉邪說詖辭心事如見雖後來定例不立理學傳出王劉
於名卿或亦因此書而正而其謬誣者亦不得不辨
夫聖賢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
此言是也然有知之而未能造之者亦有造之而其所知
非眞者要在於致知窮理道中庸盡精微耳黎洲之於造
之固遠矣其於知之尤爲謬妄徒以此正大冠冕之空言
鉗制人口使若不可奪耳

此言是也但言之者異則其旨亦異黎洲自度於此二者
能信之而當之乎
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
此則謬誣者亦有之要當衡其是非耳故必先致知
有傳授者有剽竊者
二者皆有邪正是非彼傳授剽竊而出於謬妄者豈少哉
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
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所攻其優劣其能失乎
若此誠可輕詘不知黎洲能坐堂上非憑門戶意見而所
攻無失乎但勝於場屋時文之學恐未優足與於斯道之

眞也

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辟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賸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菴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菴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

明之儒者門戶氣習重無論傳姚江之派者多躍冶卽遵閩雒之津者亦戴面但就其能謹守繩墨故爲正宗之講辨或未臻精微學悟亦難言詣徹以云滴骨未敢多許但黎洲自詡能入室操戈各舉一端從重科斷以藉其口雖成御侮未盡情實整菴論理氣主明道述孔子陰陽形上

二語不爲無見且兼疑周張伊川非專攻朱子故又記辨蘇子由老子解答柯國材書（其實朱子極取明道此言曰確爲二物一語欲歸一是耳）黎洲恭道亦器器亦道整菴特爲有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

莊渠質學頴固宗朱最篤但甚麤粗多成習氣其取陸子是也謂其非禪由不知禪也所謂皮傅不得其情覈也

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閒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翫弄走入元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

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宋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於程朱之下乎

文成謬種流傳盈天下方賴程朱之下有人放之距之闢之乃高顧此兩通甘爲大學之罪人諸公何不攻而濫進之正統邪黎洲之所刺政善其可以助王非惜其失於違朱也夫大學之致知是學問之知本非良知之知何謂非識昔孔子顏子子夏論學皆先博學何不慮其支離以曾子之篤誠貫道作書以教萬世而顧以質支流病道誤來學而待陽明之慮之救之邪縱曰古本大學無格致傳攷亭之補爲多事而經文首章未有脫亂何以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知止而后有定也孟子所言良知政以不慮爲言何待於致且孟子明以愛親敬兄實其事何謂走入元虛如陽明之教乃政導人走元虛耳且良知孩提之性大學成人之教本末先後全殊陽明牽合妄說有心舞文欺世顧氏貢講學之重號羽翼程朱而乃甘爲陽明作導師傳淞反倆其精密何異說夢又不如黎洲本爲其法派弟子也夫格物必先自丰身始固矣孟子急先務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程子虛游騎無歸朱子曰且令有切己工夫非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皆

詳哉其言之然天下許多制度文爲古今治亂豈皆爲身外支離可置而不必知弟求之一身而已足耶龜山偏重其義未周朱子辨之已明景逸何爲仍主其說湯潛庵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合也

語意亦不誣但黎洲豈能識源頭亦徒撫單文孤義爲操戈入室之事欲以爭統系耳

又言陳克菴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菴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攷究

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

此亦諸公之寡陋宜爲黎洲之所訾議究之同學甚多但未能登峯造極出類拔萃則不著所謂焉能爲有亾者苟但據此輩以定道統之畫一恐堯舜以來見知聞知與私淑艾者除孟子所偁外其磨滅無聞者不可勝道也

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卽陽明心卽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眞卽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

東白此二言精粹無疵黎洲乃誣以爲卽陽明之說可謂援儒入墨又以陽明爲不異程朱誣爲誣妄夫人心苟不得定山白沙其學實不相似至其出處初無害義瓊山彊自欺是必能順乎天理乃以得正主善之心言之卽所謂本心正心也率天理者也非若陽明認心爲性而遺其前一節天命之性也其言患知之弗眞乃鞭策最切之意正重致知言與陽明知行合一天淵夫致知後尙有許多節次功夫策厲猶未必其能誠意而曰知卽能行知行合一如釋氏頓門之教談何容易夫前不用致知後不用省察克治之力纔知之優能誠行之此陽明之教也而謂與程朱無異誣程朱竝誣東白矣東白姑勿濮論黎洲授之以爲入室操戈之計耳

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

白沙主靜不合敬義陽明良知不合格致甘泉體認天理務高遠不合讀書窮理致知力行此昭如日星何謂不可爭而置勿論

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

慈湖當入儒林若以名位出之亦可至象山則當入道學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

此固諸公所不精辨之未明然若如此論人雖孔門諸賢人人殊面皆當區別不勝其區別矣蓋齊失而楚亦未得定山白沙其學實不相似至其出處初無害義瓊山彊之固非道白沙譏之亦失平金紹衣論此最允

又言羅念菴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菴所定不傳門生而傳後學錢緒山謂之然後始傳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且不知白沙陽明之異又在何等也

念菴與王學甚別未暇深究緒山但言子年十四欲見師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定論推此若白沙與陽明之異可得而言也王以良知爲旨白沙以靜爲旨築陽春臺穴壁讀學者不當專習靜專習靜恐進食三年以養端倪陽明謂學者不當如此纔析事至則亂是與白沙不同也黎洲何爲於此大頭腦處不知至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分明有用心審擇之跡與任良知之自然者亦微異要之辨論學術同異不當如此纔析公四條之議甚正但未能根證詳審耳

又言先師蕺山謚歸平正可謂不辨黑白

按蕺山學術悖謬而諸公以爲平正符合

又言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蕺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高顧功名豈不盛乎先儒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

此殊不然陽明入名卿傳爲允高顧功名雖不及陽明亦當從此例至宋史以朱子入道學乃掷起義例不當以此例之黎洲不分輕重而欲同之非也

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

遵大學繩法也今蕺大學攻程朱即蕺曾子孔子其罪豈

此八字千古定案雖百梨洲不能翻也
有明學術自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
之成說未曾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
高景逸云辟文清呂涇野皆無甚透悟亦謂是也
梨洲此說不爲無見惜乎反身理會而遂多歧譬如圖寫
鹿馬原未是眞而指鹿爲馬其血氣形質旣非又足令相
馬者不復識馬也則不如圖寫之猶存髣佛也
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始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
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
青天白日而誣罔若是卽謂王劉有導人反身之功非同
眥熟成說然失中失正何賴脈之可尋倣之可救閻百詩言

嘉靖初五星聚營室占爲兵黎洲以爲陽明之祥天啟時
四星聚張黎洲增潤爲五星以爲爲子劉子而見以比宋
乾德五星聚奎合此言觀之黎洲不難誣天況人乎是眞
欲一手掩天下目也湯潛菴曰學者最怕是以贊未了然
之心函胡歸依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盲認竊謂王劉師
弟勇於自信如此病中又加一病所謂大迷者終身不醒
如何可以不辨因牽連書之
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尠其衣被之功
徒訾其流弊之失毋乃刻乎
大言無忌考而不止於眾心
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
所載道學卽如鄒浩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又曰堯夫
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
也又曰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
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
程門高弟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
至於邢恕陸棠且爲姦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
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予殺妻求
將之吳起皆足爲孔曾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其間如江
右之王塘南毘陵之孫淇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
條約未有不是黎洲矯辨駕節以關人之口非理實也夫

以七十子親炙孔子其末流尙不能無弊矧其下焉者乎
但賴有眞知者隨其言以救其失使反於眞是耳夫其所
以能救其失者何所據也亦以其本師之言爲斷耳七十
子及程朱門人有失而孔子及程朱固無失也若陽明蕺
山之失則卽其本師已先謬矣又何待其末流而後爲弊
也如王門之有顏山農何心隱固爲黃稗而耿定向聶豹
之墮行毀節亦豈可恕黎洲倂引邢陸始爲諸人地耳王
塘南卽不知若淇澳亦不免雜於王學何云卓然也
雖然某之叨叨分疏終屬末流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
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
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

而設以曳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朱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道志道可爲名乎欲重而反輕倘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爲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坿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弟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繆無所折衷可知

自宋史坿立道學傳至今學者忿爭仇疾凡數十家訾議

未已公案未定竊嘗平心衡之班固傳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大義乖中間數千年大儒如荀董揚韓卒未能使斯道大明至有朱而周程張朱出辨說既詳踐履尤篤反身理會推見至隱使洙泗之學派復續天下學者心壹志結者誰之功也使諸子及孔子之門其必不在由求之下可知昔太史公坿史法尊孔子以列於世家誠以孔子生民未有不坿格以異其尊崇則其德不顯若以此義衡程朱則亦秦漢以來朱有使僅夷之於伏毛鄭孔之間誠爲失實不倫脫克脫等坿立道學傳猶之孔子世家之例云爾不爲無說王介甫議史遷不當爲孔子世家卒之三十世家皆絕獨孔子至今不替良史之製通乎天人豈

文士曲見小慧所能窺至於儒林在宋以前原至畫一皆以處傳經義詁之人黎洲謂儒林爲傳經而設歷代因之是也不知歷代傳經之儒有如程朱之得眞而實踐其人者乎以爲入之儒林正爲允當而不知其大不允當也又曰無故而出之儒林夫以程朱之道盛德備而出之儒林而猶謂之無故始聾昧於心也已又謂儒爲成德之名原自不輕則不知古偁僻儒小人儒又何稱也愚以宋史坿立道學傳以尊周程諸子禮以義起名以實傳允爲不易非尊周程諸子也重道統所在也故周程數子外則當概入儒林不但宋後史書不得輕立道學之名卽宋史除周程張朱羅豫章李延平外亦不得入道學傳猶之後世不再有孔子則匹夫不得列世家後世不再有周程諸子亦不得立道學傳如此則可以畫一矣大約王湛劉湯諸儒所爭在古本大學格致傳卽此已不識學故視程朱之爲儒若無異漢唐義詁之儒而不知道統所在也

再有孔子則匹夫不得列世家後世不再有周程諸子亦不得立道學傳如此則可以畫一矣大約王湛劉湯諸儒所爭在古本大學格致傳卽此已不識學故視程朱之爲程張朱羅豫章李延平外亦不得入道學傳猶之後世不

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以爲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則辭胡陳王有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廷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間可乎不可乎嗟夫聖學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箸誤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繫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讓上玷高明深

願諸公之慎之也

此一段議論有是有非有公有私謂明史不必立道學傳是也謂必立道學傳不可去陳王似是而實非似公而實私此由心中有優劣之私見也非愚所謂特起義例有所限止以繫道統也何以言之所以立道學傳非謂以道爲學卽可入之也爲其實能接堯舜湯文孔孟之道統也非自我揷立宗旨以道學爲門戶苟以立名而顯與孔曾思孟倍也陽明白沙戡山生程朱辨論旣明之後而猶必爲異趨以違正折以王制僞辨非博疑衆之罪無可解免惡可以其立名道學許爲承繼道統故陽明戡山若入於道學則學術顯爲悖繆若入於儒林則又時道德在萬世各從其多者衡之至白沙號述程朱而多所未合政當入儒林耳今明史久行凡例所定昭垂百代固不因黃氏之言而有所聚奪亦無容後來艸野荒昧追爲贅論姑就此書辨之如此區區私悃在辨學脈之是非敢論史法也

如以程朱弟子不同諸儒則如姚姬傳先生言效史記作程朱弟子列傳亦最允當雖然宋史前代所爲行之已久無容更議但宋以後史止立儒林可也不當更代爲斥遂又云此公一生只是作用親見其居身居家無實學止以氣魄議論籠罩從學者樹接明史載思恩田州土酋盧蘇

與其名位不偶惟入於名卿傳乃不失其實蓋在程朱則道學盛於其功名在王劉則名位隆於其道德名位在一時道德在萬世各從其多者衡之至白沙號述程朱而多所未合政當入儒林耳今明史久行凡例所定昭垂百代固不因黃氏之言而有所聚奪亦無容後來艸野荒昧追爲贅論姑就此書辨之如此區區私悃在辨學脈之是非敢論史法也

如以程朱弟子不同諸儒則如姚姬傳先生言效史記作程朱弟子列傳亦最允當雖然宋史前代所爲行之已久無容更議但宋以後史止立儒林可也不當更代爲斥遂又云此公一生只是作用親見其居身居家無實學止以氣魄議論籠罩從學者樹接明史載思恩田州土酋盧蘇

故較之向來以爲尊孔子其義最精則由此義謂程朱繫道統之故非徒尊其人不更允乎昔人謂天不生仲尼則萬古如長夜閻百詩謂天不生程朱仲尼如長夜以此斷之則宋史道學傳之議定矣

潛邱劄記言嘉靖閒首疏請祀陸九淵再疏請祀陳獻章以爲祀王守仁地者守仁之徒行人薛侃也隆慶初主祀守仁而不果者輔臣徐階也至萬歷初而卒成之者內閣申時行宗伯萬士和也其申請之不已者御史耿定向也方時議之請祀守仁也給事中蔡汝賢獨上崇正學祀正儒一疏乞以羅從彥李侗祀正論快之蓋王訦朱學而羅李乃朱學所自來祀羅李欲尊朱以抑王耳然未能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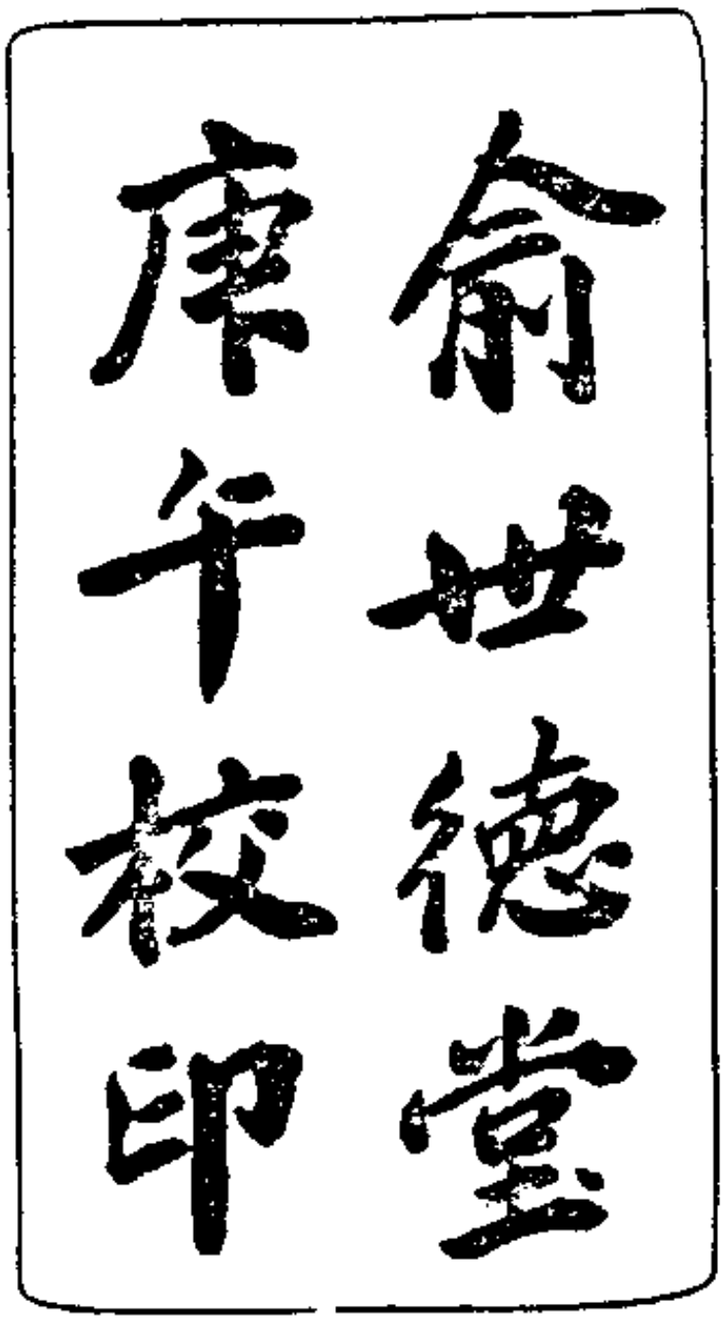
前後疏請祀羅李者如福建提學金賁亨輩不一而足至萬歷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尙文上疏侍讀學士何宗彥等博議禮部侍郎孫慎行主其事覆疏以程朱擬孔孟謂孔有曾思而後孟子接其傳程待羅李而後朱子衍其緒宜將二賢列場時之下詔從之愚按斷陽明之失者無如張武承張楊園二先生之言最爲明切而羅整菴陳清瀾陸清獻亦最得眞

閻百詩云萬歷初戶部尙書王遴議陽明從祀曰某曾爲司理紹興備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功夫難與辭文清同

王受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此言雖出叛民而陽明誠之不掩亦可概見嗚呼人言如此則明人之祀其猶未得爲定論與

跋南雷文定終

王文成致良知之說明季學者已分兩派尊之者謂出濂洛關閩上詆之者直謂以學術殺人近年學人睹日本之强謂爲崇奉陽明學說所致于是向之詆者轉而崇奉如不及究之陽明之學初未嘗戾于聖人有子子游子張子夏以同出聖門之賢其論禮論交已不能悉合而遑論其他鄙意尊奉與詆毀于文成初無增損此篇辨析微芒雖不無過當之語而精警不磨處亦自未可竟廢刻此以備講學家參攷非謂梨洲之文必待糾于方氏也至東邦國勢固自有其振興之道若必謂由崇奉王學所致則二千年來中士人士誦習孔孟之書于富而後教我職則克之言及天時地利人和之比較苟能精研其故成效當更宏遠然則因日本而尊崇陽明毋亦不知彼邦之眞相者歟庚申二月江浦清暉道人陳洙跋



聿合式 册 12版
20册

錢樸齋別傳錄自留香居類稿

王寶仁撰

自余爲學官弟子。逮今三十八年。州縣同學諸二十八人。十亡六七。存者錢君樸齋最長。其令嗣逸泉秋泉與余弟寶仁善。樸齋雖不遇。然安貧樂道。逸泉昆季又善事。庶幾頤養天和。以臻上壽。可必者。今年余弟書至。則云樸齋以某日無疾化去。余既悲同輩之零落。又重其人。欲爲之傳。而吾省貢族父。與樸齋以密戚敦友誼。已爲之。余因別著所見。以證樸齋之爲人。樸齋甫入學時。嘗與余及秋士周蕉諸君爲文字會。每指一藝。極沈思獨往之致。而出之和平。同會多少年。負意氣。師斷論得失。而樸齋則反而求其是非。其後各以授徒爲事。余又棄陸往來。寒暑三四月或積歲不得見。見則隨意直抵。雖尋常語。足以見道。其抑然自下。是使人躋釋矜平。願交吟橋。亦有志斯道。而善集鄉邦文獻者也。嘗得陸桴亭先生日記。名課業志學錄者。各一。樸齋次其學行之大畧。寫爲一編。余於棄君端齋所見裘東十老圖卷。語樸齋。樸齋命秋泉摹其二。一以自存。屬余題。一攜其孫宮樞來謁。以爲贄。嘗其生平志行。實有符於陸陳諸先生之所爲。故於諸先生之語言氣象。有見輒會於心也。平居篤嗜宋五子書。及薛文清陸清獻遺編。所著有讀語偶存。附註呂新吾省心記。其家雖貧。而恆以濟人爲志。聞人爲善。必贊成之。其教人訓誡不倦。其所友多端人。姓錢氏。名敬堂。太倉州庠生。道光二十一年冬卒鄉。欽介賓。其卒以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年六十有八。子三。孫二。其世系詳吾族父所爲傳中。

學語偶存

太倉錢敬堂樸齋著

近思錄道體門張清恪集解有云。人而不仁。必無一事可爲。而稍有戲豫馳驅之心。即爲獲罪於天。又云。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學者欲於心上用功。最須涵養性情。此兩條擬錄出。以粘座右。

雍容華貴四字。儒者應有此氣象。心體光明。此之謂華。人品峻潔。此之謂貴。雍容二字。有恬和意。有包涵意。如此可列廟堂。亦可與神明酢酬矣。

義理之境界無窮。人不以未臻爲憾。嗜慾之境界亦無窮。人每以未遂爲缺陷。欲之常勝理者如是。嘻。情足滅性。儒者宜閑情以養性也已。

省察克治。二層少不得一層。或省察而不能克治。則省察亦徒然。欲克治而不先省察。則克治亦無下手處。然二者先有存養一層。不先做此層工夫。則省察不嚴明。而克治亦因循不力也。

伊川夫子云。人心要使他思。時然後思。則游思自少。何以使之。以道心使人心而已。人心氣也。道心理也。以理馭氣。此卽操心之法。

爲人必當處處有維持調護之意。便覺胸襟闊大。此性中仁字爲之份量周浹也。

然仁中含義。是非邪正。緩急重輕。須辨清楚。然後或應之。或却之。權宜因應。當下要決定。從非救人。聖門所不許也。

余所深愧者。憤時嫉俗之心。未能剷除淨盡。一有感觸。則激烈之氣勃然面動。雖不必現於詞色。而本心之仁。已隱然爲之累矣。天下剛惡之足以害柔善也。一心且然。況人已之際乎。

朱柏廬先生云。恂慄是千古聖賢心法。故於學修之。而又特爲指示。蓋知之明而行之力。此心纔一放他自由。欲便乘間而入。理便安時去了。惡關之義。不惟嚴密。而且武毅。似强有力一般。是形容其敬之至也。處身要收斂一點。是一點好處。居

家要多講究一點。是一點好處。

年壯則心不可使之煩。煩則耗。耗則傷。何以不煩不傷。須受之以靜。

及暮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及暮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爲貴也。

井田學校。王者之大政也。降而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俱可得此意而行之。公卿大夫則設義莊義塾。義莊以贍同族之孤貧。義塾以教同族之子弟。即士庶人家。假如有田千畝。有子四人。各授田二百二十五畝。其餘百畝。以作養贍。百畝之糧。四子分任。即同養公田之意。復設家塾。以教族房分切近之子弟。即務農者及開張店舖者。亦可得此意而變通。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復設一村塾。以教子弟。使其粗識字義。而并知安分。此等規模。可謂隆矣。然先王井田學校之象。非恍然在目歟。夷狄之嚴。本菩也。而夷齊不以爲菩。此因菩而成其菩節者。淵明之酒。本甘也。而擇出天降本體來固執。即固執此所擇之善也。故以酒字串下之字。即實指善說。陳三由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

然。如淵明先生。直謂之閒曠自適之士。而已。

勘人爲善。必乘其機以導之。有從正面宛轉啟發者。有借他事以堅其信從者。假如醫人之身病。即以醫兩人之心病。醫兩人之心病。即以醫一人之心病。即以救一家厥木不仁將成之病。此嚴興存亡之所關也。神明運用。其妙元敞。

北郡某氏。大死。寄居母家。故寡嫂弱弟。爲安居通者所窘。全家避去。氏擁小兒女。獨無所歸。啜泣至暮。鄰舍某來商於余。思所以安此母子者。相與貸屋營具。竭蹶心力。此時一腔熱血。不問爲人事也。已事也。不問有功也。無功也。有累也。無累也。不問有嫌疑也。無嫌疑也。但心體一現。昭然勃然。眞有孟子乍見孺子一節光景。

人生福祿壽三者。雖有數存。然須會得太上齋字之意以享之。不然。心志蠢蠢。用度奢侈。則福祿易盡。壽亦易促也。不但一身自計苦矣。而子若孫將亦受苦無窮。

摘謂博學詳問。則取於人者詳。愼思明辨。則求諸己者精。

中行之品。如馬中之驥。德既謂良。力又矯健。此渾然中含振拔之志也。謹厚之士。貌似中行。而實則爲點。雖糟糠策面未能前行。此意然爲鮮振拔之氣也。至狂狷之士。志極高。守有餘。雖非驥而迴勝爲貶。狂則如風入四蹄輕。狷則如竹批雙耳峻。此類然中含振拔之象也。裁之以範其軼。抑之以令其飄。激之以鼓其氣。勵之以防其退。亦可以學人中行之望乎。

以爲父母之心待天下。則不期厚而自厚。不期大而自大。此有次序輕重。須有分曉爲是。少不得衡之平。鑑之空。如衡之平。則無欹側之弊。如鑑之空。則無留滯之迹。如此。方不使愛之施。或有累我心之德也。

孟子待文王章。浦星臞云。夫人惟視乎自處何如。一種凡想。即是凡民。一旦發憤。便是豪傑。余謂人品不齊。可以歷數。有一種人。聞道義之言。而泛泛悠悠。此亦近於下愚也。有一種人。聞道義而悅。出見紛華而亦悅。此凡民也。有一種人。聞入

道義而悅。出見紛華而淡然。此殆近於豪傑與。大抵入見先生而發憤者。必其離先生而慢焉自放也。離先生而卓立者。必其入見先生而怡然自得也。厝禮法森嚴之地。習其敬之自然不自然處。即可驗其平日之意與不意矣。

鳴雞而起。汪武曹云。雞鳴極言其纔醒即從事於此。以見其自朝至暮。無刻不孜孜也。邱月林云。舜孳孳就行事上說。陳氏云。舜之徒。蹻之徒。以當下言。不以積漸言。朱子云。問字兩頭相並在這裏。一條路這邊去。一條路那邊去。所以爲間。陳氏云。善利之間。察之貴精。守之貴力。知行交事也。余謂知之精固難。而守之力爲尤難。推其故爲不能敬也。故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蛾子時術。喻學也。余試以蠶喻之。初生蟻食桑葉之嫩者。長則食葉之大者。及至上山。則不用食葉。而視其腹中品蠶朗徹。無非桑食精華矣。人之爲學。初參小註。小註看得透亮。則朱註便明。循循朱註功深。則自文自能融洽。及吐令日久。味之面愈有自文義理。都在胸中。其我元氣。補我脾氣。此時心田中。有不如蠶之品蠶朗徹乎。

凡代人施惠。有計好念。有借以自便念。有慢託他手念。有卑以寒貧念。皆粗心也。有過信人念。代人爲善。而自取爲善之名。設爲一副仁慈而曰。裴出一番仁慈聲口。所少惟一腔熱血耳。如此以盜名。與助人爲惡而分其利者。將毋同。何也。名亦利也。心有所慾。慾慳怒也。心之用也。人之常情也。然一有所慾。則終之根伏之久。而一朝發之。其勢倍烈。其禍不測。可畏也。

謹爲美德。然謹中者眞僞。眞者謹以自收也。僞者或爲名爲利。或爲貧。或却爲富。或貪棄快翦面滿腹牢騷。謹託於謹字中。隨處皆以謹。實隨處皆以不肯之心待天下耳。此情畦娛俗之變態也。若能洞源頭上著意者。固不出此。余也知所警矣。

格言有云。君子不忤俗。亦不遂俗。二句甚有意味。大概不忤俗者。往往遂俗。不遂俗者。往往忤俗。二者皆非也。所謂不忤俗者。非脂韋之謂。乃養其大和也。易謂不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動時則省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否乎。當世家以驕奢淫佚導子弟。貧賤家以尖鄙鄙漫誨子弟。父兄之教越先。而子弟襯染不謹。家風非天之降才今異於古也。實係陷溺其心者然也。孰陷溺之。父兄陷溺之也。呼。今之欲子弟謹者。請父兄先知自好始。

見舊友家宜適軒小匾。頗有意思。惟眞乃適。不眞則不適。書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德其眞也。心逸日休。其適也。作僞心勞日拙。作僞不眞也。心勞日拙。其不適也。亦甚矣。

道者無形之聖人也。聖人乃有形之道也。朱子云。中庸者。惟君子道之君子。非聖人也。假道之君子。其聖人乎。蓋聖人乃假道之君子中之極熟者。與道合一耳。

人生有欲。血氣之私也。視太極圖。陰動靜面萬機紛紜。從此而起。應幾歸於無極。則一切情欲之感。自然淡焉。若忘。試思歸於無極。從何處下手。惟靜時則存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動時則省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惟特此心之仁而已矣。爲人喪我仁。則喪我命矣。然則救人之命。直謂之自救其命可也。若云爲善則命可延。爲善則後可昌。尙屬淺焉者耳。求仁專以濟人。立論似偏。而非偏也。欲從愛之理以還我心之德耳。

古語云。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此二句卽仁字見端流露處。故見人之失。只可安之慮之。切不要指摘其失之所自致。不但當面不可。卽背後亦不可。或指摘其生平之積弊。或追溯其祖父之隱慝。俱宜愼焉。

功過格之設。爲中人勸善而尤惡也。若有志向上者。過則記之。功可不記也。假如有力濟人。不要看作爲人。須看作爲己用。何也。人亦包在己內也。願同人先看清已字。不然。惟知私己愛己護己而已。與人竟判然矣。

六月二詩云。殲玁孔熾。我是用急。動人驚恐也。云殲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動人欲恨也。云古甫無逸。既多受祉。動人頌禱也。末又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動人欣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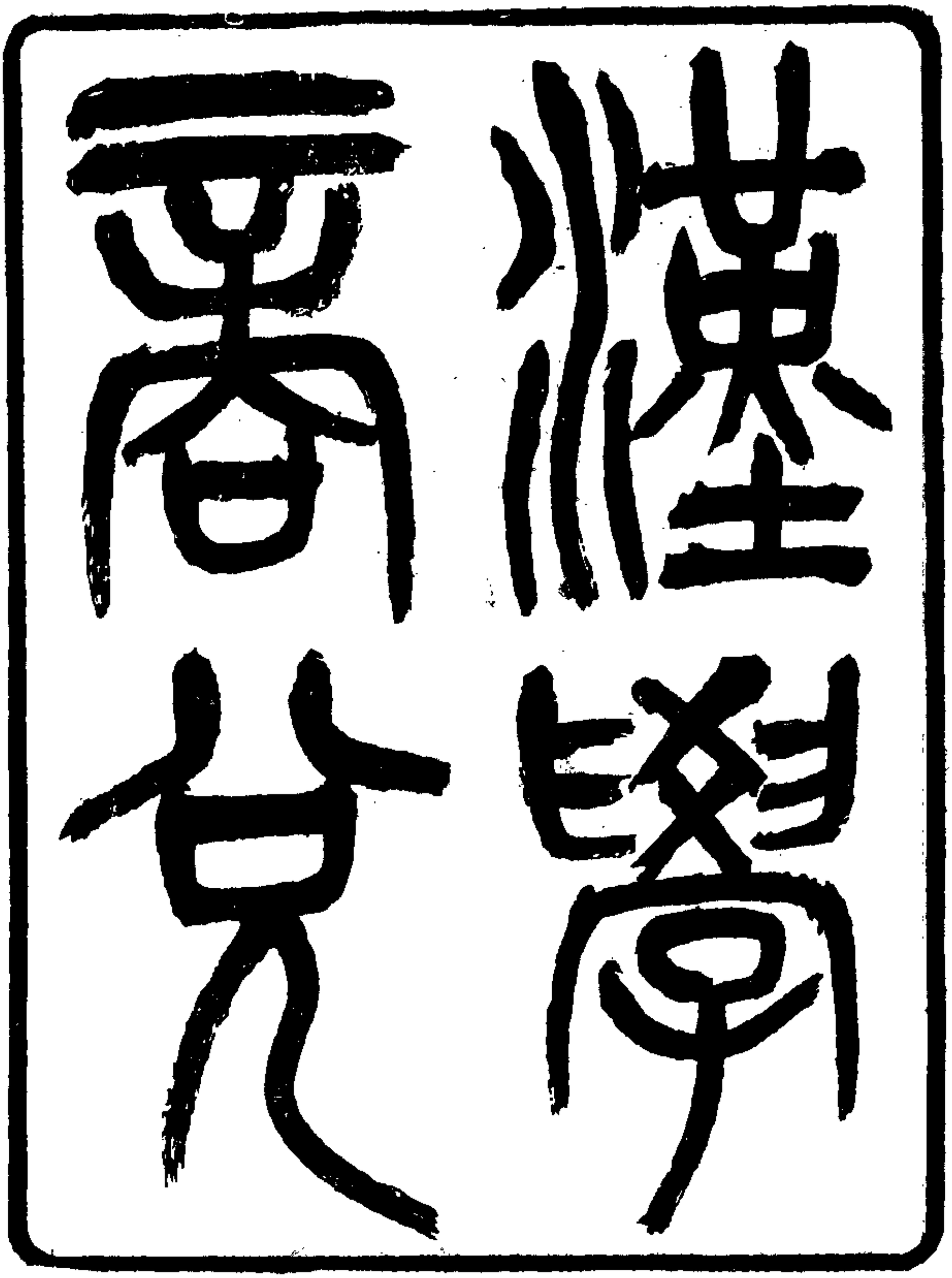
天下有理焉。有數焉。理之挽乎數也極難。而數有以信之。子弟循良。未必卽振家聲。此理挽數之難也。子弟劣賤。不覺陡棄先德。此數挽理之易也。君子惟安乎難而慮其易溺耳。

華天御高隱五十年。一日舟行。遇一老人。偉貌長髯。氣體迥異。問姓氏。不答。問里居。曰任陽。問其年。則曰忘之矣。華益異之。願乞一言。以佩終身。老人曰謙。華請益。曰默。老人亦知華非常人。臨別去。又畫杖作一誠字。華拜謝教命。余謂謙默二字中貫之以誠。庶免狡獪伎倆。

古來忠臣義士。往往有難言之隱。無可洩之恨。幽憤終身。鬱鬱而卒。此非性氣之偏。陶鎔之淺。實境遇使然耳。至今之少年。恃時媚俗。殊少儉色婉容。此則性氣之偏。陶鎔之淺也。須力矯之。方不走入幽憤一途。不然徒自苦已。

囈語偶存跋

鄉先輩錢機齋先生所著囈語偶存一卷。乃舍親金俠聞先生之舊藏本。覩余印入太昆先哲遺書者也。余於舊香居續稿中。得先生傳略。冠諸卷首。讀者可想見其爲人。此許余嘗郵呈齋芝排印。旋接評語云。語語體認精切。深有得於宋儒之學云云。乃託王慧言先生圈校一通。而付鉛印。余診務之暇。嘗反覆觀讀。愛不忍釋。惟此稿是否全帙抑係殘本。一時無從辨證。如海內鴻博。藏有較此完備之本。而蒙許鈔錄者。他日當重印行世焉。雖然。省身貴扼其要。名言不在乎多。警惕之語。實乎簡明易曉。苟能身體力行。雖少而獲益必多。否則多亦奚爲。嘗思人之好善惡惡。雖根天性。但幼時須賴父兄之指導。少長且賴師長之裁成。及出校門。涉世任事。則更賴可傳可法之先哲嘉言。潛移默化。倘將先賢醒世語錄。常置案頭。昕夕翻閱。則神益身心。維持德業。其功豈淺鮮哉。機齋先生以囈語名此書。其謙詞途於常人。是書豈囈語耶。直警鐘耳。爰手鈔數部。以告邦人。後學俞慶恩鳳賓敬跋。



光緒己丑重修

豫溪朱氏藏板

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從止之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爲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

道隱於小成辨生於末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妄庸自南宋慶元以來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鑾起於世儒其私智尙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名私異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題不免於非其於道棄乎未胥有聞焉者也遠於近世爲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朱儒攻朱子爲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騖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艮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苗畬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朱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

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舂而食則不稼敝歟
棄於無用而畢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
棄碌碌而復雜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曰夜不息曰吾將以
助農夫之耕耘也亦其所雜不能用以置五升之俶先生不
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援益畢
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
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庶其衆在外伸
人狂使人昏蔽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人名如周公
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觀非周之陳道術
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覩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
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
大精粗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
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
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夫卿
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
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諸臺臺實是
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固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是以
罪之也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
其說閑駮辨出死力以詆而毀謗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

研究大箸宏博淵通沉精明辨息羣言之喙區大道之途書成一家義綜百氏洵斯文之木鐸爲正學之明鑑小師破道者既以啓瞶發聾株守陳言者亦足發揮旁達蓋周秦以下有數之書不僅挾目前之失而已篇中辨漢學之誣猶易見至辨黃顧諸君之失程朱陸王儒禪兩家幾微豪釐之差字字如犀分水使人昭然發蒙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此書有功聖道其力量豈不越昌黎而上耶姚瑩識

吾始讀植之書有曰今之言漢學者詆毀程朱欲使有宋不得爲代程朱不得爲人甚訝其言之過後見黃文暘所箸通

史發凡以漢及曹魏西晉後魏北周隋唐遼金元十代繫以正統于北宋書沖州盜趙匡允與沖州盜朱溫廣州盜劉隱並附于遼紀之後于南宋書降將趙構與降將劉豫張邦昌並附于金紀之後由其惡程朱而並及其代其肆妄如此然後植之之言非虛構也當喜新尚異之時而諸家之書盛行于世及今不辨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然則植之此書所以正人心維世道非止一時之書而天下萬世之書也惜天下之實者當共寶之朱雅識

博學深思安能得此明辨哉武進李兆洛

孟冬奉教深慰二十餘年傾向欣幸何既閣下學問文章閎博沖粹當求之古大賢中豈特足爲蓼蟲師哉此編博學愼思明辨寧爲南宋以來未有之書眞朱子功臣也 鹽山毛嶽生

陶雲汀宮保曰所論漢宋之學得失利害粹然豁然多與鄙見相符斯而不枝蹺而能當具見根柢淵通自是一時無兩之書也惜天下之實者當共寶之朱雅識

弗穿碧籍兼綜百氏康成也理足辭明折衷平允質之前聖而無疑俟之百世而不惑朱子也植之此書質兼是二者然

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辨詁以闡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爲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遥相和譁宛其所以爲之罪者不過一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于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于空虛心學禪宗爲歧于聖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爲荒于經術而其人所以爲言之恉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敝意有所激劘爲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慎焦竑毛奇齡輩則出于淺陋矜名深如宋史綱立道學傳若加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以啓其端俟世有眞儒出而大正焉倘亦識小之在人而爲采獲所不棄與道光丙戌四月桐城方東樹

凡例十則

一此書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原文各爲辨正于下

一甘泉湛氏楊子折衷例摘錄原文慈湖語頂格寫自箸駁語此時俗誤沿塲屋例低一格寫題目式概以例低二格寫題之謬固是小失今錄諸家原文頂格寫自爲辨說例低一格寫一摘錄原文仿蔡節論語集說例全舉一家者則獨書姓氏蔡舉一兩家者則各注某人某書于本語上下皆頂格寫其采合衆說剪裁聯絡潤以己意爲辨者兼用馬氏繹史例叙明某人某書皆低格寫其推極義類旁見側出非爲正文者易蔡氏低一格寫例爲低二格寫或不欲舉其人則采艾南英明文待序語隱其姓名而詳辨其說一以

謂概之

一援引事類或推衍餘意亦關正文而辭冗不可屬者仿古史繹史例以類附注句下使語不相離而文仍相屬

一援引事類有向沿謬誤學者罕知仿　四庫提要例爲考

辨附訂于下

一閻若璩稱箸書有後說足訂前說者不敢遷就前說自注駁正如自駁前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說此祇可施之長編大帙或前書已行如康成注詩禮之類余此書雖於脫稿後繼見之不復紛歧自亂其例

一李涪刊誤演繹露於所引諸書著明某篇某卷令觀者易

于檢校陳厚耀等仿之余蕭客古經解鉤沉一一各注其所出之書並倣貧賤集龍龕手鑑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此雖足矯明人杜撰之弊然亦近繁而炫博古人無是體也余此書援引事文一字一語必根柢典籍不敢杜撰鑿空肊說然止箸明某人某書至其篇卷不復煩黷至援引諸書原書未見第箸所引之書仍慮棟王懋竑所自注未見原書

一此書所辨特論其綱領宗旨宗旨既剖則以讀羣書是非自黑一覽易明如伐樹木枝葉自枯若諸家所箸無慮數百十種條而辨之亦非數十百卷不可了力有未給姑俟

能者倘有以楊龜山辨三經義見擬者則吾不堪也

一此書本止一卷首尾脈絡相貫以篇葉較多分爲三帙首

溯其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次爲總論辨其誣誣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推闡義理必持平審正不敢以目睫一孔邊見偏宕放激取罪于世但其爲說千歧萬派雖煩傷辭費而非好爲支離蓋亦若論衡所云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失實之詞多虛誣之語衆指實定宜辨論之言不得徑約者也

一昔司馬子長稱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顧子長所網羅者放

失之事蹟也茲之所網羅者放失之義理也夫義理著在人心何得云有放失然爲雜說所汩恒數百十年而至道不明倘書曰道心惟微惟其微也故易失而難見莊子曰至言不出則俗言勝也故子長之書欲成一家之言義理之書第還天下之公言而已無欲私爲一已之能意也

毛奇齡西河集辨道學其畧曰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爲學而學進于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即或併見亦祇稱學道而不稱道學惟道家者流自鶡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按今四庫著錄四十部四百三十二卷存目一百部四百六十四卷毛氏但據隋志）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祇以其學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爲道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琅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自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逮至北

宋陳摶以華山道士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按太極之名圖書之數先後天方位皆本易大傳圖然圖與傳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孔子之言也傳雖不言而至精故朱子信之即諸後人因傳作圖要其旨不叛于聖人則其理固不可廢非異端妖妄之比也至九宮之法見乾鑿度康成嘗引之蕭子顯南齊書高帝紀引太乙九宮占則非起于張角亦不自希夷始搜得之朱子依鄧子定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合于易大傳北周盧辯注大戴記俾明堂九室法龜文亦以洛書爲九自漢孔氏向歆揚雄班固宋魏華父朱子發諸儒之論或十或九或分或合紛紛不定惟劉牧易數鈎隱圖三卷在道藏中要是道藏收牧之書非漢儒以來說河洛者皆從道藏中來也吳改歸有光及吾宗望溪昔于易圖有辨然亦不過謂此鄧子之學非必羲文先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也四庫提要曰宋俞琰作易外別傳以鄧子先天圖隔明丹家之旨考先天圖傳自陳摶自南宋以來無不尊信林栗袁樞而不免于雜言留意此書而塽庵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于世而求其義則絕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嘗有託修煉之術胡渭作易圖明辨力辨圖書五行九宮先天太極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成理執之有故乃修煉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云云黃宗炎作圖書辨惑毛氏作圖書原舛爭易圖尤力至此直指爲道家之術希夷竊以倡其教竊謂諸家之說雖堅究竟孔子大傳昜爲渺無指據而鑿空發語云爾哉雖昜道至廣後世九流雜家皆可附入二氏之書又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而此諸圖實本于孔子諸人之疑不遇以漢儒未嘗言圖爲不可信遂重大傳經文不顧所謂窗信漢儒不信而周敦頤邵雍程孔子則試詰以大傳云云畢竟何指乎

顥兄弟師之遂篡道教于儒書之閒按馬貴與日晁氏日朱震言程頤之學出于周敦頤敦頤得之穆修亦本于陳摶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于家茂叔則授二程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晁宋之說以爲濂溪本于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云樹謂異說之與自古而然此咸邱蒙萬章之徒所疑而亟欲問而孟子所爲不得已而好辯與至南宋朱熹直句史官洪邁爲陳摶作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

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諸儒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爲幸如朱氏穹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孫艮以自處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屬之多不勝慚懼（按朱子周易參同契考異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鄒訴故以寓姓禮記鄭氏注謂訴訾當作熹又集韻熹虛其切訴亦虛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法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虞翻與考朱子語錄論參同契諸條頗爲詳盡年譜亦載慶元三年蔡元定將編管道州與朱子會宿寒泉精舍夜論參同契又與蔡書曰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爲劉安之雞犬耳云云益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大顛同游之意相類故黃端節附錄謂其韓愈論潮州時與大顛同游之意深得其情黃震曰鈔乃曰參同契師弟子有脫屣世外之意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于雜言留意此書而塽庵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于世而求其義則絕無之云云其持論固正然未嘗有託修煉之術

而逃之意也云云樹謂此論甚的毛氏所指朱子與陸呂兩
古之云其意亦猶是耳蓋惟聖人之潛道廣又磨不磷涅不
淄子路輩則不及知矣黃震以爲男潛兒非柳下惠子之爲
詩也後有知者當參此徵肯甘朱子論張子房託意寓言猶
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于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
其風者想像太息不知其心舜而目爲何如人余謂孔子欲
居九夷乘桴浮海意亦如是此豈黃震所及知哉又按新序
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前書京房傅所傳道人解
者皆謂有道之士有道之人則道士古人不諱倆　是道學本道家學兩漢始之歷代
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伝歸之其
爲非聖學斷斷如也

按向來疑宋儒者譏其墮禪此獨誣其纂道雖焦竑楊慎
輩極力詆毀皆未有若是之堅僻者夫學道乃士人之職
業道學乃後人所加之名號隨文各當不可執著古者治
漢學商兌 卷上
出于一道在君師學校而獻畝所樂者亦是晚周以來道
始歧分如老子所俘之道亦是惟稍過而偏遂失中耳再
變而爲莊列楊墨其途詘差於是始有攻乎異端者則所
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再變而以爐火符籙齋醮章
呪誣老子於是不但道與儒分而道與道亦分矣荀子書傅道經
楊倞注謂有道之經卽虞書出于史官懋記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
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
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詘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
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淸虛可以爲治情經籍志曰
自黃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
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家
矣下士之爲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迂誕譎惟而失其
眞云云如陶宏景眞誥朱子謂其皆竊佛家之至鄙至陋
者爲之　四庫提要曰後世神惟之述多附于道家道家

亦自矜其異要其本始則主于淸靜自持而磨以堅忍之
力以柔制剛以退爲進故申韓流爲刑名而陰符可通于
用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合爲一家而服餌導引房中
皆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北魏寇
謙之又以齋醮章呪入之又曰漢志道家神仙本枝然兩
途黃冠者以丹方符籙炫其神惟名爲道家實神仙家也
黃老之學漢代雖倆然言道德者倆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誕妄爲儒者
帝名爲進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誕妄爲儒者
所不道其書亦皆不足錄顧其書名歷代史志皆著于錄
云宋張君房作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類例指歸科條網
藏目錄詳注四卷其七部分三洞四輔爲舊道藏目錄與
雲笈七籤合其七部子曰分十二類則所新綴之目也三
洞者一洞眞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爲大乘上法二洞元
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爲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
老君是爲小乘初法四輔者一太元部洞眞之輔也二太
平部洞元之輔也三太淸部洞神之輔也四正一部三洞
四輔所會歸也每條各爲解題仿崇文總目直齋書目例
但所列諸書多有非爲道家言者一概收入殊多牽强然
考道家之源委此書實爲總滙云又元道士李道謙撰甘
水仙源錄十卷以爲老子言淸靜佛言寂滅神仙家言養
生術而張魯以符籙所禱爲教四者各別至金源初咸陽
人王嘉棄家學道正隆中自倆遇仙于甘河鎭飲以神水
遂自號重陽子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玨夫婦築庵事之立
三教平等會以孝經心經老子教人諷誦而自名其教曰
全眞由是四方之人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云都印三
餘對筆曰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
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遠進
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薛授白
玉蟾白授彭侶其北宗者謂呂巖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
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
馬玨及玨妻孫不二云云其說甚詳然就見其授受乎厥
後三教歸一之說浸淫而及于儒者明代講學家矜爲投
密實則嘉之緒餘耳又元陳采作遠後書襲楷傳言宮崇
元始一再傳至老君分爲四派曰眞元曰太華曰關令曰
正一大率荒誕不足辨眞僞也又據
上太平經注引江表傳言于吉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
除災疾孫策言交州刺史張津舍前聖典籍廢漢家法制
殺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變夷所殺張脩祀
父陵學道雞鳴山造作符書熹平中妖賊張脩爲太平道

頭角爲五斗來道則道教始於漢代始之至
共所以爲說則若隋志所論道經云云者是也蓋自漢儒
分道爲一家而道之正名實體大用皆不見惟獨董子韓
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經孔孟之言而發明之而聖學乃著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韓子原道首揭仁義道猶路也
言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其原出
于天而率于性而行之必以中正故程子謂中者天下之
正道而孟子亦謂之正路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道也無有作
好惡而遵王之道路言學道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砥矢言道履視亦言學也故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周公立政曰師以道得民又曰論道經
邦孔子曰志于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凡堯舜之道
文武之道大學之道何莫非聖學也至于理者許慎說爲
治玉之名吾以此詁猶後起之義要之條理義理文理皆
本天道之自然故曰天理凡見于六經載籍者古今無異
論戴震據莊子以牛之腠理爲天理以攻宋儒說理之謬
不知腠理政理之確解震不悟耳龍溪李咸曰理字見于
易曰君子黃中通理又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又曰將
以順性命之理詩曰我疆我理周禮考工記曰陽也者陳
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中庸曰文理密察孟子謂理也
義也又曰始條理也終條理也其義皆同未有以爲至精
至完無所不具無所不周爲萬事萬物之祖者也論語孔
門授受之書不言及理何獨至于宋儒乃把理字做個大

仙都治處承淵山有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
母之所治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閶闔之中江表傳
言于吉初來吳會立精舍梁周子元作異通記稱道士之
居名治堂觀木樓觀之名若東觀白虎高昌建城之類故
曰高樓飛觀又曰連觀飛榭玉于以觀像設仙眞居道士
元和郡縣志等說難信漢以後乃漸盛耳猶之寺本官府
之居始于漢明帝之居攝摩騰竺法蘭于鴻臚寺後世遂
以寺爲浮屠之居之常名矣而元道七朱象先終南山說
經臺碑記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倆倆終南山樓觀
爲尹喜故居故其徒曰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
道謙所編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人也
象先自跋樓觀先師傳尹喜弟尹軌撰至唐有尹文操者
續紀則觀居道士其來已遠要多虛誕不足深詰　希夷之爲聖學與非即不敢知
若周程張朱所述非聖學而何河洛先天太極諸圖即以
爲希夷所傳非聖學而周程張朱所發明六經大義古聖
微言不止在此其書著爲　功令風厲學官用以取士非

私授陰行之比何得一概詆之而斷其非聖學也當日林
栗劾朱子僞朱爲道學集適上疏爭之曰小人殘害忠良
率有指目近創爲道學之名鄭丙倡之陳賈和之云云則
道學之名非徙閭諸賢所自號亦明矣至于元修宋史非
周程諸子所及逆知毛氏謂周程諸子倡道學總傳于宋
史中非事實也昔宋周公謹有言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
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
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淵深精詣蓋其以
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性
命天人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

蓋孔孟之道至伊維而始得其傳而伊維之學至朱氏而
始無餘蘊必若是而後可言道學也已外若廣漢張敬夫
東萊呂伯恭亦皆以其學傳授而陸子靜襲子韶往往流
于異端子韶參杲之弟子靜參杲子德光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
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
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
自附于道學之名裹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
高談如近人反身錄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
學則千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
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

爲僞學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
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而盡逐之已而知道
學二字非不美之名於是更目爲僞學臣僚之薦舉進士
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甘服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
徒雖嘗自附于道學者往往改易衣冠强習歌欲以自
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啟兵釁而向之得罪于慶
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按論道學之眞僞得失無
如此說之詳盡者余故錄之以著其實使知世所譏于道
學者自指此輩而向來誣善之徒直集矢于程朱是不可
不辨也又朱子有答周謹公書其末一條辨學道之言云

語而疑之邪又劉煇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于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竊國惡人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道喪望其于既仕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追惟前日禁絶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云云竊謂此事之在當日猶爲有激而然勢不兩立今學者幸生　盛世一道同風何所惡于斯名而稱引無稽詭理反正疑亂學術雖欲自絶何傷日月也或因毛氏此言遂倂太平御覽引道學傳第百六十卷道士部引道學傳有燕濟鮑靚王嘉嚴遵等二十三人今道藏洞眞部傳記中無道學傳蓋自被宋人以道學之名而道學隱矣云云此尤爲謬陋李何輕吾道而惜彼道之隱轉若有憾辭邪世以道學理學爲詬病也衆也从矣余故首爲正其名以究其所失之源焉其餘先儒之論載見子馬氏通考者卷二百十一道家二百二十四神仙家　學者具見不備述也

萬氏斯同撰儒林宗派其悖以爲自伊雒洲源錄出宋史遂分道學儒林爲二傳非惟文章之士不得列于儒即自漢以來傳聖人之遺經者亦不得列于儒講學者遞相標榜務自尊大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已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黜荀況王弼馬融何休等八人議未行嘉靖九年張璁更正典禮采宋眞宗詔旨以孔子爲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

始合爲一其配位改稱先賢先儒龍公伯寮秦冉顏何及
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從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
元服虔范寧各祀于其鄉進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從
祀吾友沈君欽韓議塾附祀先儒議謂聰等改稱孔子爲
至聖先師不特歷代典故未考並禮記未能通曉愚謂孔
子以人臣爲帝王師稱爲先師于義無害加以至聖於義
尤備愈于素王世家之虛誣無據矣沈君主漢人自名其
所受經爲先師與唐貞觀所褒二十二人爲符于禮先師
之義此亦仍顧亭林舊說不知此祇是經師改稱先儒亦
無不可張聰邪人附會時主私意非眞能正典禮者然此
議自爲可采但不當罷及康成從祀耳　國朝雍正二年
復祀先賢蘧瑗林放秦冉顏何先儒鄭康成范甯升周程
張邵爲先賢乾隆三年復祀先儒吳澄其餘增祀先賢先
儒或有爲顧亭林所欲斥者茲不備載亦不具論

夏有君子小人之殊荀子書有賤儒愍儒之譏（後書賈逵傳及注引風俗通義何休公羊解詁序及徐彥疏所引繁露等說皆有美有惡）准以孔子高之論及明

高皇之諭則儒必出于中正而後可當乎儒之名義（孔子高論儒必行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夫中道洪武十五年諭曰中正之道無踰于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則朝廷得人矣）如公孫宏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孔光馬宮翟方進平當當子晏孟喜京房江公戴聖揚雄馬融蔡邕許慈胡潛來敏孟光譙周王肅杜預雖有儒名實同昌姓今萬氏祇知以儒爲貴而爭之既末考周公之制又不辨儒有俗僞迂鄙等失而概以爲美號且史漢以來歷代皆有儒林傳並無貶黜（惟宋齊無儒林傳而非以道學標去之也）而謂自漢以來傳聖人之遺經者不得列于儒非

恣肆至刪改聖經咸與名儒之列似爲少濫以上皆據四庫提要原書及本朝畢亭張恒宇北山著道傳錄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七十子孟子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朱熹尊稱其來醇去疵群同斥異至其錄周子舍太極圖說錄邵子不信皇極經世皆尤見卓識以爲有罪我者不復辨也云云要之皆爲不知而作者也夫舍太極圖說何以見周子舍皇極經世何以見邵子劉念臺作人極圖李二曲作學髓圖依樣摹擬固不免陋謬此乃謂之疵異而斥去之是豈得爲知言乎慮選諸家精確篤信斷制二千餘年學脈顯撲不破無若阮氏元之言者

擬儒林傳序 惜乎阮氏之言若彼而其志業表章仍宗漢學一

派今節錄其說曰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于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鬨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極醇無少差謬者此也苟卿以降乖違興廢師儒漸棼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叙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莫有溫故知新之義不能無微焉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云云

按褒尊華閒之士識見淺陋學無根柢豈能與知斯道之精微夫周程之學豈但漢唐諸儒所弗及即七十子實有不能皆逾焉者以爲直接孟子此自定論知道者必不河漢于斯言也蓋七十子雖賢亦自有優劣等不得以其親受學于聖人一例皆許爲能傳道也當日顏曾子貢數子而外性道一貫之間他賢不皆與孟子於夷惠不由於顏冉且姑舍是非自謂能過之也論道之止極自有所在耳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叙述道統亦斷自堯舜不及羲農黃帝豈爲飲流忘源知末忘本乎哀公問弟子好學孔子獨稱顏子且曰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豈曾

閔子貢輩皆不好學與斯言也若出自程朱則乳臭童子皆將斥之不以爲刻即以爲偏矣聖學心傳微言奧旨非可爲流俗淺人道也我 聖祖仁皇帝升朱子進配十哲由褒尊之論豈不爲越踰七十子及漢唐諸儒乎至于六經非一師所囊括此何待言朱子諄諄教人讀漢魏諸儒注疏文集中凡數十見即四子書集注所採五十四家之言何嘗杜其聰明斷以一師漢學諸人其嘗育本志在于妒名忌嫉朱子既不平心察理又不實考其蹟往往以鑿空臆揣莫須有之說誣之千歧萬端或違言之或正言之或旁見側出集矢攢矛萬口一舌世俗無問者衆未

暇深考謂爲信然從風而靡是不知程朱之道與孔子無二欲學孔子而舍程朱猶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階由戶也由褒尊之論若憫學者恐其爲朱子所誤必欲變亂已定之是非復自倀倀焉紛紜子道路歧塗間莫知所止泊而後慊于其心其論似公其實乃出于私似正而其實乃邪何以明之蓋朱子之教何嘗不是上探古聖下考近代諸儒而後折衷至正以詔學者而必欲排之擠之何也吾嘗譬之程朱之教如人執燭以照暗塗幽室有人焉妒其不出子已也乃欲奪之燭而代之照程朱之燭不可得而已乃捫石握土冒燭之名而實不堪爲照因相牽以共行

子暗塗幽室而已（如戴氏之學謂由訓詁名物考證通乎性道則是亦知學以通乎性道爲極至但不肯循程朱所以造之之方耳）如褒尊此恉箸書立說者毋慮數十百家皆一時高名鉅公吾不知其人果已能盡程朱之道而實見其不足法與或實見其有異于聖學之傳而誤于學者與抑粗鄙輕浮苟爲異說徒欲以博綜爲名高與若夫俗士治舉業之陋此自習俗卑趣（詳見第三卷）不得以此歸咎朱子天下失是非久矣以六經孔孟程朱之言喻人習焉不察皆謂迂濶而莫之信倡以詖辭邪說莫不風行錮結于胷中而不可解非眞窮其義理深惟其害而然也人情好異喜新尚粗麤而不暇研精也莊子曰至言不出則俗

言勝夫俗之顯爲鄙悖者人知之惟夫託于理道之正似是而非又憑有高名爲世所尊其說一出最易疑誤學者吾故不得不辨曉學小生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詆斥宗主者皆由于此粗學之士以記問爲貴謂道學以空疎談性命觀袁淸容之言可知而近人以漢學考證爲宗主者皆由于此愚考詆程朱者不出此兩大派而近人之說又夾雜宋明人心學禪學一概以譏學門戶遺害人國坐之於是程朱遂爲衆惡所集也

顧氏亭林論明嘉靖之議諸儒從祀有曰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未流論性談天之學語錄之書日增月益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必遵貞觀之制乎

按孔庭從祀繫人心學術之大防垂教立制之眼目萬世所瞻法非可以一時一人私意見爲是非進黜自唐以來代有更正終未能畫一明徐溥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善矣然竊以爲尤當考其實行以德行垂教其功不更在傳經之上乎但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未知訓詁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魏晉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縱有遺行當從寬假是宋後之論未可施于漢魏之人唐貞觀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胃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不可易也以貞觀之倣（詳見後卷總論）非程朱之教之有失也程子玩物喪志之語乃鞭辟近裏爲成學者言之卽孔子告子貢君子不多之

家皆宜附祀朱子祠堂 馬端臨宋濂程敏政張九功張璁諸人論雖嚴正或未察于此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一道同風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籌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蓋後世著述易而實踐難也（後世著述名家已範家遺行足愧者有矣）楊廷和等無識就著述有無以泥胡安定薛文淸之從祀非也顧氏目擊明儒心學縱恣之失及語錄空疎之病又不厭于劉蕺陽明程敏政張璁諸人之議祖述厥成叛爲救倣之論專重著述以爲當從貞觀之制謂苟況揚雄韓愈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曾著何書而世競以虛車勦說爲有功聖道矣後來漢學諸人祖此偏宕之論乘釁而起變本加厲遂乃詆罪程朱痛斥義理專重著述奉康成叔重爲極至與議從祀之悖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見之必悔其言之失也

茅星來近思錄後序曰自宋史道學儒林分傳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今學古爲事

按茅氏此序後載語甚有分寸而漢學家則專取此數言爲宗旨以定程朱爰書纖索不知空疎不學乃末俗承流之倣（詳見後卷總論）非程朱之教之有失也程子玩物喪志之語乃鞭辟近裏爲成學者言之卽孔子告子貢君子不多之

首乃竟以此蒙世大詢至于朱子不廢漢魏諸儒訓詁名物極推康成諄諄見于文集可考而知（俱詳見第三卷）而於論語首篇第七章子夏論學即著吳才老之說其所慮遠矣又我非生而知章著尹和靖說曰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據此則漢學人謂宋儒坐談空妙置名物不講並集注未始寓目但隨聲吠影耳伏讀　四庫提要近思錄下曰朱子之學大旨主于格物窮理由博反約根株六經而參觀百氏原未嫒嫒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其題辭曰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然後

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約焉庶乎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于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為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云云據此則凡漢學家所誣程朱之語如云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目記誦為俗生訶多聞為喪志持論甚高實便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錢大昕論商推）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孔廣森戴氏遺書序）經術一壞于東西晉之清談再壞于南北宋之道學義疏諸書束置高閣棄等弁髦視如糟粕益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江藩漢學師承記序）數百十條皆以荒經之罪坐之

道學者舉未考程朱之教之大全也又袁枏困學紀聞序曰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子吾徒之功甚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背芒滔滔相承恬不為恥按袁清容去朱子未遠而其言已似有嫌于濂洛之學致啟空疎可知流俗識趣卑陋知德者鮮一語之差毫釐千里貽誤學術恒延至數十百年而莫挽閒嘗推論以為窮理極高明則偏而流于虛狂此弊之所必至也故宋明人失之為禪為心學救虛狂以道問學政當導之以道中庸盡精微敦厚崇禮朱子當日所以力與金溪爭之者此也袁氏之恉僅以考證博學為貫與後來顧氏專重著述同失以致流為今日之漢學考證橫流波蕩世未有知其歧變之由者故首為箚之若于顧元李塨李容等知尊性崇禮矣亦不能道中庸盡精微則仍是問學之失此方辨漢學未暇及彼也（孫徵君奇逢歲寒集有云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寫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救此論殊影響不確朱子平日論永嘉學問在事功上講用而無體世遂詆朱子尊德行而薄事功以空談性命為其罪說既多誣此又論其病實而宜于用儒言是非情實殆未知朱子者也至其所謂虛病宜補者是也但永嘉二曲等之躬行實踐漢學家之考證名物欲以補者也特方藥均偏或遂誤致殺人耳）

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不讀（黃宗羲語）經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阮元擬進儒林傳序儒林

之名徒爲空疎蔽拙之地 國朝惠
徵士論 自黃黎洲起而振其頹
波顧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 江藩漢學
師承記
按右此論議皆確信不誣但顧黃諸君雖崇尚實學尚未
專標漢幟江藩曰顧亭林黃太冲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
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墻之見依違
謬見又稱其深入宋儒之室蓋爲無見之談以余論黃顧
二君蓋得漢學之精而宋學之粗者也如江氏惠氏
乃拾漢學之渣穢者也後有眞儒必以余言爲信 專標
漢幟則自惠氏始惠氏雖標漢幟尚未厲禁言理厲禁言
理則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詖大肆逃舉唐宋諸儒
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論必欲一一盡翻之以張其
門戶江氏作漢學師承記阮氏集經解於諸家著述凡不

關小學不純用漢儒古訓者概不著錄觀江氏書中所記
諸人之說其徒奉爲科令者如云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
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專宗漢儒 黃宗羲 又曰說經則
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 朱鶴齡 又曰宋人說經好爲新奇
棄古注如土苴 補寅亮 又曰治經宗漢學不喜宋儒性命之
學 汪中 又曰於宋以後愚誣之學拒之尤力解經一本漢學
專主訓詁不雜以宋儒之說 劉台拱 夫說經不衷諸義理辨
僞得眞以求聖人之意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爲難非徒
不爲公論抑豈能求眞得是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
不智於宋儒何傷乎然此猶不過欲以漢學考證破宋儒
空言窮理謂病其空疎耳其後臧氏江氏等於六朝
兩北傳注經本音字異同又力詆魏晉蔽罪唐儒極口詆
詈陸孔是豈不可以已乎又其甚者乃捃同室之戈均一
漢學也乃曰謬種流傳兆于西漢 此惠氏棟說 王孟亭趙賓而害施譬
梁邱賀因詆馬融爲俗儒
不當以父辭爲周公作也 又倂許叔重說文未作西漢諸
儒得古文不能讀 此孫氏星衍說 甄綜古今學問壹歸于東漢鄭
許二君此漢學亦幟也伏讀 四庫提要有曰漢代傳經
專門授受各有師承非同凡說專而不雜故得精通 陳耀文經
典稽疑 自鄭元淹貫六藝參互考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摭言
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未子窮究典籍其餘研

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
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云云 鄭方坤經稗
此論固至平實但風氣所偏遂欲掃滅宋儒毒罪朱子鼓
怒浪于平流振驚颸于靜樹可已而不已斯風一煽將害
及人心學術茲之所辨惟在于是吾爲此懼非得已也間
嘗論之以爲經傳則道傳漢儒之功不可廢乃經傳而道
仍未傳宋儒之功豈可誣邪班固言兼而存之是在其中
要非得通賢眞儒平心觀理去泰去甚安能得其是之所
在邪

黃氏日鈔說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語云此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加危微精一于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執其中耳此訓之之辭也皆主于堯之執中一語而發豈爲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其者單據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其後進此書傳于朝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

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拔此一大公案其後顧亭林申之遂爲茂心之祖而漢學者因據以爲罪宋儒成讞矣苟博觀終始翦極義理則是非分明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粗疎不察而失其本矣姑勿論三代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心何如卽如二典所載歷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一語也其引夫子之說曰擇善固執卽精一之旨也朱子中庸序所以發揮此四言者至矣盡矣黃震粗疎淺謬意妄說可謂無知而輕于立論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愚動作云爲皆心之用三尺童子不可謾也今爲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板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邪唐虞之世未有禪病今以梁以後禪學澈代古帝防之動欲改避經文抑何可笑漢學之徒詘推而極之遂堅斥此非聖人之言以爲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稱出道經爲僞古文

所采朱儒不知僞古文遂妄尊而信之耳或竟據道經二字直證以爲出于道藏楊倞荀子注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按困學紀聞言新序介子推曰謂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據此則楊倞所言亦容近是蓋周漢人語固有如此者又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王厚齋云蓋周志之類皆此類也又按　四庫提要鶡冠子下云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遺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見論語而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左傳乃以爲穆姜語司馬遷引鶡冠子惟稱賈生亦此類求可以見文体證遷隨其僞云云而快朱子傳心之說見斥于其徒按宋史黃震登寶祐四年第本傳不言其受學源流世稱震傳朱子之學考周密癸辛雜識稱饒雙峯門人而黃東發師雙峯門人董敬庵師一時道學之推往往至此云云則黃東發亦羅子遠之僞耶　愚以爲此二語既爲荀子所引下文又曰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則荀子視此二語亦不輕矣荀子及程朱重之黃震乃輕心掉之諸新學小生乃詆而斥之適足見其非明君子耳夫不審義理之實而第執左證棄心任目此漢學膏肓痼疾將已之父兄偶至他族亦不當亟乎謹按　四庫提要靈樞經下云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綴成文雖牴牾漏廣託顯然而先王遺訓多賴其搜輯以有傳不可廢也是則公允至平之論而凡攻僞古文者所宜取正也或謂道經所云顯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墻壁以徼倖于

一旦之灑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執中尙有何病孔疏將欲明道必先精心亦是精理亦道心善注引尙書曰道心惟微　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提撕意猶引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道理直盛得水住而猶妄議之可謂昧矣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此語尤昧今試詰彼所謂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慝若以爲不屬道邊亦不屬人邊粗則如告子之知覺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精則正墮佛禪學卽心是道及陽明本心良知之說然則所謂心一而已者於此三者果何居也宋范淳夫之女讀孟子操存舍亡語因譏孟子不識心曰心豈有出入邪程子聞之曰此女不識孟子不識心劉安節問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便在此處纔過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存而言也此論至精與大學正心傳有所不在語脗合　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卽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卽欲心人心也孔疏解人心蓋亦指衆人之心但未詳耳若謂人皆無欲心則記所稱易慢之心非僻之心鄙詐之心果何心也試令夫人自捫其心果皆仁而無欲乎

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爲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爲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相傳不刊以爲迷途之寶炬慧鐙所以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爲禪家卽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畧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政爲少精以執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爲盡精微異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

者其歧進偏全之爭政在此處程朱所嘆緊爲人講切務
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初學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
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懲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
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黃震乃畏病而不識病源
轉欲去其藥浸假而並欲去其軀體輕于立論眞妄屑也
或又謂黃氏引論語堯曰云云證舜未嘗言心可謂精矣
此尤爲謬論必若前聖所未言後聖不許增一辭則後來
安得有六經前書所未及後書所有不可信則此論語之
言亦今文尭典所未有古人引書多易原文爲訓詁之辭
句異同以疑
古書陋矣
愚嘗反覆究思之無論僞古文足信與否苟

子所引足重與否祇此二語卽出于巷說里諺亦當平心
審諦斷然信其精粹無疵不說于道足以質古聖而無疑
而無庸代爲周防也何基有言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
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此足爲黃氏顧
氏藥石矣要之黃氏顧氏猶目擊時病有救敝之意言雖
失當心則可原及妄者主之則借以立門戶與程朱爲難
援黃震以爲重又自矜能闢僞古文而已與黃顧之意全
別何以明之以今世並無心學禪學之害不待慮之也曰
知錄引黃氏曰鈔唐仁卿諸說以爲闢陸王心學則可以
舍心何以見理傳理卽傳心也故曰千古以上千古以下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特以傳理不可爲名且於辨義
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若陸王

為不備故以傳心為辭公羊傳所謂避不成文是也至于禪家單傳心印其病乃在鶻突無文理容察不分四德無品節但高明廣大而不知精以執中與聖人所傳都俞吁咈戒謹恐懼兢業以擇善執中之心其界甚分明不此之辨而概禁不許言心用意浮淺議論曾莽矣至于釋氏理障之說其義甚精微蓋卽孟子兼愛為我及執無權之中皆足以害正理者陸子所謂溺于意見大學正心傳所謂有所則不得其正者也知德者鞏固未有知其切于身心體察者矣哀哉苟有一日用其力于德仁方知其味也顧氏粗淺不曾細心窮理固不足以知此釋氏能慮及此可

謂獘繫為已周防密切惜乎其所以求之心者但取光明本覺而不知有四端品節又坐不講學窮理所以差失則亦仍是理障也豈謂凡為學者皆不當求心耶且如顧氏所云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聖人所以致察于微危精一相傳以執中使無不合于理是顧氏已不能舍心以言理又云聖賢之學自一心達之家國之用無非至理歷千載而無間是顧氏已自明言聖人以其心統具此理以傳于千載何以云心不待傳不當言傳心邪借如顧氏意不言傳心第言傳理不知此理託于何物以傳邪若以理貫徹古今而無不同但隨時隨事隨人取用自無不足無待于傳

則是古聖賢經典文字皆可廢夫理具于心無古今一也今言理而不許言心譬如言世人但取足于米不必言禾此不為童昏之見邪顧氏于考證自優於義理甚魯莽滅裂古人言鹵莽滅裂鹵土塊大莽草根盛滅裂言耘苗者欲滅草而反裂苗也顧氏政是滅裂說著此事無不錯者而橫有高名為世所震顧歟所謂精非粗人所信良不誣矣大抵聖人之言渾然坦平因事立教施之各當辨生于末學徃徃寔滯支離動生荆棘如明季心學縱恣異說紛歧誠為惑亂顧氏憂而欲闢之其意甚善特自家學術粗見道未眞立義既差故其辭亦絞繞不分明本欲除病而不悟已所立說

其病更大亦由其不肯虛心服膺程朱故也考朱子作記疑一卷中有論傳心一條實為宋明之季諸人之講所宗今錄于此可以正黃氏顧氏之辨為不得其理也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而已朱子辨曰此言務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既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況不本于講

明仁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充之邪拔此言傳心非傳聖人之道固爲大謬黃氏顧氏又以弟傳聖人之道（黃氏之中顧氏之理卽道而異名者）而不當言心誣爲鶻突孟子論見知聞知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其所以知者何也非以其心知之邪則後聖心之所知卽前聖心之所傳但聖賢之人不世出饒如此詳說學人尙不能明尙多差謬而曰明白洞達人人所同談何容易邪且惟人人所同故可以傳同言之也惟不能人人皆同故愈賴于傳獨言之也今曰人人所同何傳之云是眞如陽明所謂滿街都是聖人然乎否乎戴震禁言理詆程朱不

當別言有理具于心黃震顧亭林禁言心以理流行于天地古今特具于心而不當以心爲主皆邊見邪見非正知見也吾今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教從不禁人言心所惡于言心而流于禪墮于空寂及高談性命縱恣放佚者爲舍人事一也廢倫常二也不致知窮理三也不道中庸盡精微崇禮四也而聖人及程朱之教所言人心道心正心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于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于集注去此一條

但皆不免以博溺心不肯細心窮理潛玩程朱所以議論多有差失其流皆足爲學術大害如東發亭林之禁言心梨洲教學者說經專宗漢儒是也余故不得不辨

顧氏與友人論學書力闢言心言性日知錄又引唐仁卿之說以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又引論語言心者三條至于操存舍亡則謂門人未之記而獨見于孟子意蓋亦疑而不信惟於從心不踰矩特引衛蒿之言以爲學者未可與立而語從心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其論自當至中庸章句引程子傳授心法以爲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則非也顧氏祇爲王氏心學有失發爲救病之論其意固

善然有激之談務與相反遂誣古聖六經孔孟不言心懲羙吹整矯枉過正轉成悖謬邪說其禍聖道不小矣

黃氏又駁論語集注三省章上蔡說曰孔門未有專用心于內之說用心于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于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于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于集注去此一條

按此說粗疎謬妄眞亂道也姑無論陸子之學自出孟子非緣謝氏卽謝氏此語果有何病而欲去之邪矧用心于內四字出漢書揚雄傳子雲之世豈有禪病邪夫以曾子

之爲實立事討論變禮雖好爲異議者必無嫌于其以禪
談後學況上蔡下文明曰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知
則其語亦甚審諦矣按楊慈湖斥大學非聖言而謂子思
其言如此政與上蔡相反則象山傳心高第
山之學非因上蔡之誤可知若因一語之似即妄疑聖

人之經儒先之注則顧禮天之明命有似于止觀仁遠乎
哉欲仁斯至有似于即心是道立地頓悟夫焉有所倚有
似于無住無著衣錦尚絅內省不疚何在非用心于內而
六經有不勝其可刪者矣陸子曰學有本則六經皆我注
腳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峯明明先立乎其大
之宗旨黃氏不知而蔽罪謝氏考之未詳輕于立論可謂

妄矣借使象山之學眞出謝氏此語亦當明爲學者辨之
曰上蔡專用心于內語是守約不外馳之意非如象山從
裏面出來云云主張心學也如此則象山之失亦見而又
有羽翼正學之功矣學者悼流之失只當清其源不當誣
其源黃氏政坐不肯用心于內故其議論之失如此大抵
考證家用心尚粗麤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又會有

禪學心學之歧爲其藉口此中是非雜糅如油著麪本不
易明黃氏顧氏以言心爲墮禪論雖滅裂猶實有其害近
漢學家以致知窮理爲墮禪則直是亂道不知禪之失政
在不求心窮理而禪之妙亦政在不許求心窮理纔一求
心窮理便非禪故其說曰汝他日縱得一把茅蓋屋止成
得一个知解宗徒又曰若論此事纔叱上眉毛便錯過了
也又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又曰不涉思議又曰心
無所住又曰外息諸緣心如墻壁又曰將心用心却成大
錯夾山三聚汾州正鬧皆切切嚴禁用心以理爲障以斷
知見爲宗離想爲宗六祖五宗相傳秘密皆如此今漢學
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墮禪豈知程朱是深知禪之害在
不致知窮理故以致知窮理破彼學而正吾學之趨邪惟
聖人吾儒之學無不用心而禪家則專息用心惟聖人吾
儒之學無不窮理而禪家則專息窮理其事正相反漢學

者標訓詁名物爲宗無以破程朱言理之正則壹借禪以
誣之不知程朱言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致知窮理正是破
禪又不知己之禁不許言心言理乃是用罔政與禪同病
而又或居身行已湛溺忿慾甚戚苟妄且爲禪之所呵棄
鄙薄不屑不此之念而反咎程朱救墮禪之病爲墮禪顚
倒迷謬悖者以不悖爲悖究之儒禪兩邊皆不會用功徒
取門面字樣紙上文句耳食程朱闢禪緒論反以噬之混
以誣之世俗不學無識者衆驚聞其說不辨涯涘因附和
之以爲信然云爾實黃氏顧氏諸人滅裂之論有以啟之
也今與天下學者平心論之程朱教人爲學以格物窮理

吾說而精之此固是在其中又不舍人事廢倫常此果尙有何病悖于聖人何處而猶頗衆人紛紛如蜩如螗邪聖人之言曰明辨之曰盡精微曰精義皆教人窮理也不窮理則于其粗者固黑白不辨窮理而不盡精微道中庸則于近理而亂眞者疑似不明豪釐之差失之千里既失前聖之意因以自迷又以貽誤來學擿埴索塗何所取正乎世徒病宋明之季心學橫流援儒入釋之害如黃東發顧亭林唐伯元雖舜禹孔子之言皆疑而欲去之韓非言籧蒢似蛇蠙似蠋人見蛇則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持籧婦人拾蠙黃氏顧氏談道論學其智乃不如漁者婦人邪誠得

吾說而精之此固是在其中矣

按朱子語錄稱程門高第如謝游楊下梢皆入禪學去又稱上蔡觀復齋記中所說道理全是禪意黃氏顧氏據此故於上蔡語皆致疑耳謹按　四庫提要上蔡語錄引朱子後序稱初得掇蒼吳任寫本一篇皆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亂因其舊定著爲上下二

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是朱子於此書芟薙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爲編次定爲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于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觀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據此云云則朱子作集注尤畢生精力所萃其取上蔡語必經研審至精所見斷不致出黃震顧亭林後也

不無過中之弊然經朱子所取必不以有病之言遺誤來學愚故詳訂之廓清放絕無使無知妄說者得以藉口云

戴氏震曰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經

按此論乍觀之頗似篤正徐而詳之實謬悠邪說昔程子受學于周茂叔亦曰反而求之六經則程朱固未嘗舍六經而爲學也且所謂求于六經者何也非謂求其道求其理求其心邪戴氏宗旨力禁言理而所以反求之六經者

健在於形器訓詁名物制度之末譬如瓦農舂穀盡取精
鑿以去貧子不知方持穗覈以僦之何以異于是朱子曰
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眞者其法首以
讀書窮理爲大禁嘗欲注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
一旦恍然猶見然後爲得云云據此則凡漢學家所持以
謗程朱者皆竊朱子之緒論而反以誣之初不尋其立言
本旨徒取影響近似巧以施之以欺未學無聞者耳詳見後朱
子論禪學之害各條考戴氏嘗言吾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
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字義名物制度無由通其語言
文字云云若是則與程朱固爲一家之學矣茲何又以之
爲譏邪蓋由其私心本志憎忌程朱堅欲與之立異故力
鬪求理之學大本一失無往不差然後知其所謂有志聞
道欲求之六經孔孟者特託爲重言以塗飾學人耳目使
人無疑其畔六經孔孟耳非其智眞能測得有道可聞六
經孔孟嘗求也不然理也道也心也未有與六經分而爲
二者也程朱所學所宗之道與理與心亦未聞別于六經
之外而求之也斯固天下萬世學人所可共信者也

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言盡性便是盡得
三綱五常之道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言至微之理
至著之事一以貫之非虛語也陸子曰古人自得之故有
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行則實德行則實
又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
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眞者其法首以
苟明則自有實行實事又曰千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
讀書窮理爲大禁嘗欲注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
無他只是一實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又曰做得
一旦恍然猶見然後爲得云云據此則凡漢學家所持以
功夫實則所說卽實事不說閒話所指人病卽是實病又
曰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
必求其實而後已又曰只就近易處著著就實無上虛見
無務高遠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袁枚齋焚言嘗見象
山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據此則是先儒
雖近禪而所以反求之六經者其實如此何嘗茫茫冥冥
其言不亦宜乎
漢學家皆以高談性命爲便于空疎無補經術爭爲實事
求是之學衍爲篤論萬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論之實事
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誤于民之與行
然則雖虛理而乃實事矣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
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羣籍證佐
數百千條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證處徒使
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
也

子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聞而中庸首言命與性道
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孟
子遇人便道性善夫言各有當而已形上者道形下者事
聖人不指性道之名而所言無非性道孔子教弟子以孝
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孝弟之道通于神明非
性道而何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以迹求之似聖人之敎有隱顯耳歐陽永叔謂聖人
教人性非所先已誤顧亭林乃以性道爲末流而力闢之
可乎呂東萊近思錄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
晚進于義理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

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餘卷
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
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云此可以破顧亭林
之疑而爲朱子雪其誇矣
江氏藩曰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
東都講官物觀所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亦多好與朱子
海內風靡乃至流于外國如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及
後世人人凭在已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淸之以
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甚烈離
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意見當之又曰古聖人以
按性命之旨卽禮樂之原故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
樂之樂也自漢晉以來惟獨宋儒周程諸子能知其本源
爲難所駁多在性情仁理等說
戴氏曰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之于天而具于心敎天下
合一處今反以此譏之如以牧豎而議公卿家服食起居
節宜失宜亦太不知類矣禮只是序樂只是和程子此言
已盡禮樂之源矣

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以已之意見不出于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

按程朱以已之意見不出于私乃爲合乎天理其義至精至正至明何謂以意見不出于私爲合乎天理其義至精民之欲則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民之意見乎夫以在我之意見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而信彼民之情之欲當一切體之遂之是爲得理罔氣亂道但取與程朱爲難而不顧此爲大亂之道也程朱所以有大功于聖道者政以其認理最眞辨理最精而惟恐學者誤執意見以爲理也所以能紹孔孟之傳而有大功于世政在此今戴

氏反倒以其所精辨者（意見不出于私爲理）而轉誣之於其所用功而全力欲講去之者（人欲）而轉謂不當去諸家著書紛然祖述詆推而衍之以蔑理爲宗此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者也

又曰古人之學在通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酷如商韓之用法彼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又曰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于纖悉無憾是爲理而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按情之至于纖悉而無憾是爲理此是理之極至大通處自古聖人之心在是聖人之政卽在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已行孔孟之所講求而欲行之者舍是無他事程朱豈反不知顧民之爲道也生欲既遂邪欲又生苟不爲之品節政刑以義理教之則私妄熾而驕奢淫泆犯上作亂爭奪之禍起焉聖人知其然故養欲給求以遂其生又繼之治教政刑以節其性司徒之命修道之教學校之設所以明民者惟義理之用爲急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所以能纖悉無憾也今謂不當以義理爲教而第惟民之欲是

從是率天下而亂也不知何代何王有此治法殆莊老過中皇古之說荒唐之言耳（如莊子在宥之說如是）然戴氏非能有老莊元解不過欲堅與程朱立異故其說惟取莊周言尋其脗理而析之節者有閒等語解理字爲脗理以闢程朱無欲爲理之說則亦仍不出訓詁小學伎倆不知言各有當執一以解經此漢學所以不通之膏肓錮疾又肆之以無忌憚之言以汨亂聖人之經教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也且程朱所嚴辨理欲指人主及學人心術邪正言之乃最喫緊本務與民情同然好惡之欲迴別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說謂當通遂其欲不當繩之

以理言理則爲以意見殺人此亘古未有之異端邪說而
天下方同然和之以蔑理爲宗而欲以之易程朱之統也
或問彭魯岡曰陽明謂與愚夫愚婦同的方是同德當乎
曰須必同夫與知與能不然愚夫愚婦之習心習氣待教
又曰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用用則必措天下于治安宋
化處尙多何可與同
以來儒者以已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
實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以已之見强斷行之而事情原委
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而天下受其咎不知
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行實踐釋氏之教亦

爾孟子闢楊墨退之攘佛老當其時尊楊墨佛老者或曰是
聖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實踐救人心贊治化
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則君子何以闢之哉愚人睹
其功而不睹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
按爲論披猖至此肆無忌憚所謂獸死不擇音者也至乃

之失何行之乖天下所受何咎是爲程朱所致事跡昭然
生民共睹歷歷求之一字不譬此眞無實不祥之言也夫
躬行君子孔子所求今並此黜之謂不足貴則天下尙安
有白黑也忿設詖邪至此而方且自以用必措天下於治
安其徒尊之謂之集羣儒之大成浩氣同盛乎孟子精義
上掩乎康成程朱修詞俯視乎韓歐性與天道了然胥徹
故吐辭爲經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此段氏之
言又曰其學有功于六經孔孟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
于高妙而明察于人倫庶物之間必自藏氏始也此洪氏榜之言
又以能衛藏氏者爲衛道之儒此江氏聲之言邪妄熾結任意亂

道雖天下之大無所不有不應誕肆至此
又曰大學開卷說虛靈不昧便涉異學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非心字之恉論語開卷說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出莊子全非
孟子擴充言學之意中庸開卷說性卽理也如何說性卽是
理
按虛靈不昧狀心之體無過此四字之確具衆理應萬事
說心字之義亦無如此之確明善復初詁明明德亦無如
此諦當政使出于釋典用之亦無害況所明在善則非般
若無知之旨尙何慮其爲病也若夫性卽是理此句與孟
子性善同功皆截斷衆流語固非中賢小儒所及況宋儒
下受咎與否固與程朱無與若程朱以後元明以來何道

崩乎且戴氏極詆程朱固本康成爲宗主矣豈知程子此語正用康成樂記注理卽性也語彼本不知性命爲何說又失檢鄭注遂輕妄立論漫肆詆呵余嘗論釋氏認心爲性認意爲心固誤（詳見朱子論釋氏）然猶說性若世俗學者雖讀僞書然猶說性若世俗學者雖讀僞書有性又安知性爲何物其言命亦祇以死生禍福貧富貴賤當之是世俗之人不知已之有性命者衆也人矣苟知已有四端五常則知已有性知四端五常之爲性則知性之本所從來爲命矣性命之本無有不善使非出于理何以能善則性卽是理明矣趙岐倂孟子外書四篇有性善辨知此事在孟子當日已自難與不知者言矣近錢氏大昕稱荀子書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僞卽爲字以爲世人不識字致使荀子蒙千載惡聲愚謂辨僞與譌卽爲之假借字此爲確論不可易矣然固無解于性惡之說也錢氏得僞字訓詁一端詹詹自喜遂不暇致詳上文而以爲足爲荀子白干載之冤則未然也荀子本意謂人之性惡其出于善者由人事強爲亦畧如告子杞柳梏棬戕賊人以爲仁義之旨錢氏何能代爲之解免也新學小生耳食浮游執論孟子性善之說爲妄以爲

辨知此事在孟子當日已自難與不知者言矣近錢氏大昕稱荀子書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僞卽爲字以爲世人不識字致使荀子蒙千載惡聲愚謂辨僞與譌卽爲之假借字此爲確論不可易矣然固無解于性惡之說也錢氏得僞字訓詁一端詹詹自喜遂不暇致詳上文而以爲足爲荀子白干載之冤則未然也荀子本意謂人之性惡其出于善者由人事強爲亦畧如告子杞柳梏棬戕賊人以爲仁義之旨錢氏何能代爲之解免也新學小生耳食浮游執論孟子性善之說爲妄以爲

考戴氏生平箸述之大及諸人所推在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孟子字義戴氏自謂正人心之書余嘗觀之轇轕違亹無當處原善亦然如篇首云云取中庸論孟之字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徒使學者茫然昏然不得主腦下手處大不如陳北溪字義戴字此爲確論不可易矣然固無減氏琳曰大學一篇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誠意正學者最切要處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不當退處於後

按此說乃學者是非通蔽一人鬼關也諸人皆從此路差去其謂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亦仍本前人之爭古本者惟說誠意不必本於致知朱子退誠意傳使處于後最

爲亂道蓋粗閱注疏本旨中全未有知不暇致詳較李塨說更鶻突塨以大學格物爲周禮三物孔子時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俱存故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新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傳可以不必補按塨此說謬妄非一聖人立教只教當時不顧後世及至後世此事不興豈不缺此一義乎若曰人人所習不必再言首章目中又胡爲條舉之存其目而闕其事即以書言亦無此體例孔子時用人理財諸事皆尚有規矩胡爲又言之孔子時三物尚存故不言至朱子時三物已不興仍不必補傳是終廢此一義也一派謬說全非理實塨學于顏元以躬行爲主此等妄說蓋又沿之王柏毛奇齡諸人者也又宋黎立武作大學發微所說誠意亦畧與此同夫大學之書即不以爲孔子之言曾子之意而經文見有之言不可誣也經固曰在明明德則上一明字自不可忽格物致知正明之之實事始功誠意非所以成始也經文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誠次弟分明非朱子移使退處于後也夫致知而后誠意尚難言之況原不曾致知而曰誠意所誠定何等意也當篇文義不暇照管脫節亂道其失猶小惟不本致知直標誠意使學術緣此歧誤其害甚大以虞帝惟精惟一言之精是致知窮理一是誠意執中也以孔子誠身之旨言之學問思辨四者屬格物致知篤行始是誠身故康成注此曰勸人學誠其身也學雖不專屬致知然節目大概如此夫說經於聖學宗旨切要處敢爲亂道若此何其輕妄不自知量無忌憚乃爾背朱子以誠意章爲學者入鬼關在今日則直當以格物致知章爲學者入鬼關也蓋不窮理致知則不知至善之所在當止之處固爲凡民之不識是非邪正者

無論矣於此而有質美不待致知而自誠其意者苟非生知上聖則不過爲不踐跡亦不入室之君子善人如黃憲者而已非明德之止于至善也由乎此則入于告子之不動心禪家不思善不思惡心如墻壁之所爲矣然則致知誠意正儒禪愚善三家分界至緊要處諸人詆朱儒言心言理言格致墮禪捕風捉影邪於此處滅火去明自開歧路引放教誤走反咎朱子之執炬指路者爲非豈非罔邪比因論漢學力攻窮理之說因悟及此私竊自幸天啟其衷後儒得吾說而明之不論大學有闕無闕祇朱子此所補傳正儒禪之分界尊愚善于膚聰愚尊之人只有寬裕溫柔一德而聰明膚智發强剛毅文理密察皆不備有功于聖教日月不刊矣蓋自王柏以來爭古本者紛紛不一實未有分明得利害關弊有如此者漱溪山靜而動是論天地陰陽道之全體確是如此若學者明明德則必以知行爲之次第由明而誠事理確是如此故必從格物致知入而後知止之所在孔子所以贊賁鳥也蓋格物致知即是明之之實事實功曰沙從靜中養出端倪是先從定靜入手無頭而同于禪矣雖主靜功夫學者不可少然古今學人亦安能盡得覓明歲月如僧家之閉門瞑目靜坐乎故知以靜養爲入手提唱標爲宗旨其不可也明矣至劉念臺從愼獨起

以省察爲頭畢竟前面亦少格致政與以誠意入手同
自悔改換名目耳几此皆仍姚江之失嘗試論之凡人
未曾致知者人欲交滾念念動亂以惡爲能且不知已
念中何者爲善何爲不善何時有靜何時動起安能遽
望其愼獨動念而卽能辨善惡之幾邪故必如堯舜之
敬敷五教周樂正之崇四術孔子之入孝出弟謹信親
愛學文處貧富無求安他孟子義利性善王霸辭受取
與中庸亦先提個命性道都教人先知大分從此學之
所謂知止也旣知止然後加省察功夫以誠其意事理
次第確是如此故凡陸王明儒之學皆祇爲自已及學

者已成就向上者言未爲不商而便以此立爲宗旨欲
攻大學格致之說而去之則爲無知邪說矣格致是明
明德始功誠意乃討實下落事也李塨謂直以誠意指
其入手滅氏謂誠意正學者所以成始皆大誤夫人未
致知則始學功夫有闕縱誠得善意而品節必不詳豈
不同于禪故格致傳斷不可攻誠意斷不可作入手李
二曲曰明德與民知無分別念慮微起民知卽知其善
與不善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
心方自慊愚謂此亦談何容易上根上智如顏子猶須
用克治其次則必大勇血戰故孔子告原憲曰可以爲

而不可救云云故孔孟之教必從下學入手朱子所以苦爭之
也二曲學髓圖說與蕺山人極圖皆沿姚江之謬比因
論誠意不可入手致知之功不可缺而二曲牽知與誠
意作一事蓋爲謬說故附訂之於此總之大學本經曰
在明明德自姚江以來諸儒祇提明德將上一明字
抹去何其鹵莽滅裂也如李塨直以明德新民對言可
謂不通
至滅氏謂本無經傳可分闕處可補亦未詳讀經文按鄭
氏於後諸節皆一一分注曰此廣明誠意之事覆明前經
正心修身之事重明前經修身齊家之事覆明前經齊家

治國之事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是鄭君亦已
章章分應前經非朱子始分爲經傳也但鄭氏既一一分
應前經不應誠意前獨闕格物致知之事而又以曾子曰
淇澳烈文雨詩康誥太甲帝典三書湯盤元鳥文王之詩
夫子聽訟之言總謂是皆誠意之事殊爲混淆不確此所
以致諸儒有無傳可補誠意當爲人手及諸家改本之衆
訟則皆不如朱子所定爲理順而文從也爭大學者不出
此數端然未有明夫不致知則同于凡民不致知而誠意
苟非生知上聖則流于禪與愚善者余此說實爲漢唐以

來朱子以後衆說總結一斷案而凡紛紛攻朱子之補格
致傳者皆未細心窮理也
汪中曰大學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於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
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
以彼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佛合
而未暢其旨也一以爲誤一以爲闕舉平日之所心得者悉
著之于書以爲本義固而然後欲辨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
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創有特識之士發悟于心止于更
定其文以與之相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誠知其爲儒家之緒
言記禮者之通論則無能置其口矣

按以此闕大學是拔本塞源直傾巢穴之師也較諸儒之
爭古本補傳者王柏季木高攀龍崔銑葛寅亮改本見毛
奇齡大學證文外如黎立武董槐葉夢鼎車清臣方正學王陽明
李安溪若王古本者更爲猛矣然亦祖述楊簡慈湖斥大學非
聖人之言毛奇齡張文檒戴震等之邪說而益加謬妄耳自來
譏宋儒雜禪未有直加諸程朱之身及原本于格物致知
者也夏樹芳首創邪論援儒入墨此更睽孤之極極口不
顧矣
周秦古書凡一篇述數事則必先詳其目而後備言之今定
爲經傳以爲二人之辭而首末相應如出一口殆非所以解
經也意者不託之孔子則其道不尊而中引曾子又不便于
子曰夫子之言曰以顯之今大學不著何人之言以爲孔子
義無所著
此蓋亦祖述毛奇齡戴震之意毛著大學證文王古本力
攻程朱戴震自始入學即疑此以問其師曰子朱子何時
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宋相去幾何
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朱子何以知之按朱子以前實未
有以大學爲曾子作者宋過源浩齋語錄已稱大學爲曾
子作已有大學定本中庸定本
四庫提要斷其僞託不可信然考訂聖賢之言亦以其義理辭氣得之
非必全藉左證且加張揖以商雅釋詁爲周公作張亦出

于後世何以知其然而諸儒箋疏不疑也又如毛氏說緇衣爲公孫尼子作此出于劉歆之言又何獨可信乎至鄭氏以論語爲仲弓游夏所記不如柳子厚程子爲篤信也

李善文選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標大學以爲綱而驅天下從之此宋以後門戶之學孔氏不然也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

惠氏棟亦曰祭統與中庸合若非出一手則同時也宋儒獨取中庸按漢志有中庸說二卷師古注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孔疏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作通論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云云今惠氏以配祭統與汪氏以配大學配坊記表記緇衣同一陋見然亦由其立意與程朱爲難遂不暇審是非此正大學所謂心所有忿懥不得其正而中庸所謂知德者鮮能知味者也又按隋志南齊戴仲若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惟大學與孔子位相埒年相近皆操術不同皆務立言以求勝固不足以勝之墨子誣孔子猶之孟子誣墨子歸于不相謀而已按孔子豈求勝者又豈不足勝墨子者古今羣言衷諸孔子孟子與孔子爲一家今謂孔墨但不相謀而已尚無稽之談也

五禮通考曰中庸漢儒無所附麗緝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云云今惠氏以配祭統與汪氏以配大學配坊記表記緇衣同一陋見然亦由其立意與程朱爲難遂不暇審是非此正大學所謂心所有忿懥不得其正而中庸所謂知德者鮮能知味者也又按隋志南齊戴仲若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惟大學與孔子位相埒年相近皆操術不同皆務立言以求勝固不足以勝之墨子誣孔子猶之孟子誣墨子歸于不相謀而已按孔子豈求勝者又豈不足勝墨子者古今羣言衷諸孔子孟子與孔子爲一家今謂孔墨但不相謀而已尚無稽之談也

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于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于孟子前云云今汪氏不知朱子原本次第乃據坊本譏之無知亂道見鄙通識可爲笑柄矣且汪氏既斥大學欲廢四子書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顧極尊墨子眞顚倒邪見也按其稱墨子言謂與曾子相表裏又稱墨子與孔子位相埒年相近皆操術不同皆務立言以求勝固不足以勝之墨子誣孔子猶之孟子誣墨子歸于不相謀而已按孔子豈求勝者又豈不足勝墨子者古今羣言衷諸孔子孟子與孔子爲一家今謂孔墨但不相謀而已尚無稽之談也

皆是也此祖焦竑之謬論其實焦竑又祖之韓退之者也
姑且趙學士孟靜云祖述荀卿譏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
其統未嘗不駁其言及據道日久心稍有知同視孟子之
禽獸楊墨寫謂過矣夫墨子本于禹楊子本于黃帝老子
皆備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孟子孔子以前有所
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為過云愚謂楊墨本于黃禹即或
有然但流弊既極亦當革而救之三代忠質文日然何況
楊墨若以其源出于古帝即不當議則是世家之僕悖亂
犯法亦不當治如此遠古孟子乃不暇考邪然其說亦本
之韓退之韓云儒墨同是墨子必用孔子孔子必用墨子
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按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內引孔叢子
詰墨檃證孔子不得有助白公之事葉景公亦無是
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諸據此則退之謂孔墨必相用真妄
言也韓柳並世勍敵而柳所辨古書諸篇其義理往往出
韓上不獨論史官天說復讐議等也學者讀書論古當平
心求其至是不得以韓公名高震而曲附之也真西山日
太史談論六家要旨列儒墨于陰陽名法道家之間是謂
儒特六家之一耳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長
儒者皆兼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因學紀聞云孔墨

並稱始于戰國之士其流及于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云
余按程書論楊墨凡六處見進卷第十八劉安節所記問
退之讀墨篇論最詳可以定楊墨之斷案矣 夫天下無二道墨子是則孔子非
矣墨子侍三年之喪敗男女之交此一語已得罪名教安
得與孔子並也至于兼愛之末流乃至無父幸孟子闢之
後世乃不興行何謂誣之此等邪說皆襲取前人謬論共
相簧鼓後來揚州學派箸書皆祖此論又紀氏昀論荀卿
非十二子云子思孟子後來論宜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
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按思孟在前其
論已明非如朱陸並世之比卿乃不識眞聖賢既不知言
尚明何道使後世不有程朱則子思孟子之道不箸即孔

子之道不箸今生斯道大明之日必欲夷孔子子思孟子
于楊墨力斥大學中庸而毀程朱此不為欲自絕于日月
者乎夫大學縱非孔子之言曾子之意但今學者可此為
學學必不誤本此為教教必不歧可以遠紹唐虞三代司
徒庠序之教包孕六經羣聖之言而不悖焉亦足矣視世
所傳曾子氣象廣狹義理精窘何如也乃貴彼賤此斥為
不如立事等篇可謂有目乎 按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
傳視漢志亡其八篇矣十篇
見于大戴禮何義門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禮
偽為之思按謝上蔡論語說論會子之言曰惜乎其嘉言善行
不盡傳于世也云云則固
不以世傳曾子為可信也
阮氏元曰朱子中年講理晚年講禮誠有見于理必出于禮
也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以非禮折之
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于禮以
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
可不讀

按顧亭林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
教以禮為先孔子教顏子博文約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
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又曰某年過五十始知不學禮
無以立然顧論王率履之禮此主注疏訓詁名物之禮顧
以孔門執禮約禮斥明儒心學縱恣之失此以注疏名物

制度破宋儒格物窮理之學宗旨各有在也此論出之最
後最巧最近實幾于最後轉法華新學小生信之彌篤惑
之彌衆爭之彌力壬之彌堅以爲此論出而宋儒窮理之
說可以摧敗掃蕩萬無可復置喙矣不知禮是四端五常
之一理則萬事萬物咸在所謂禮者理也官于天也禮者
天理之節文天叙天勅云云皆是就禮一端言其出于天
理非謂天理盡于禮之一德而萬事萬物之理舉不必窮
也周子言理曰禮者是就四德分布者言非以一禮盡四
德之理也蓋分言之則理屬禮合論之仁義知信皆是理
雖禮之取數至多爲義至廣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三千三

百無所不統然自古聖人爲教必又區仁義知信之名設
易書詩春秋之教而不知以一禮經統括之何其紛紛不
憚煩邪將智不及與抑固不可與考聖人爲教知行並進
博文約禮次第分明語有單舉理無偏廢故子思曰夫子
之教必始于詩書終于禮樂荀子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
原注謂詩書終于讀禮樂正四術雅言四教皆然自古在昔固
未有謂當廢理而專于禮者也且子夏曰禮後則是禮者
爲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居先而凡事凡物
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今漢學家厲禁窮理第
以禮爲教又所以稱禮者惟在後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際

這失其本矣使自古聖賢之言經典之教盡失其實而頓
易其局豈非亘古未有之異端邪說乎夫謂理附于禮而
行是也謂但當讀禮不當窮理非也理幹是非禮是節文
若不窮理何以能隆禮由禮而識禮之意也夫言禮而理
在是就禮言理言理不盡于禮禮外尚有衆理也即如今
人讀書作文學百藝以及天文算數兵謀訟獄河防地利
一切庶務謂曰須明其理則人心皆喻謂曰此皆是禮之
意則雖學士亦惶惑矣故著之虛詞可以勝于一國考實
案形不能謾于一人窮理明理之言順而易知謂以禮賅
一切理迹而難知孔子順折公孫龍曰不知君將從其易

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然而新奇承竅附和趨臭趨
以爲至當不易者學未知本耳食新學小生必執是說
名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顧亭林引林文恪材之言曰正
德未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士附講學之門者皆取榮名於
木者呼邪許徐而叩之不過徼捷徑于終南而其中實莫
之能省也竊謂今日之漢學其弊亦若是夫六經孔孟多言思洪範曰睿曰思
曰睿非謂以心通其理乎凡天下事物莫非實理何云空
言窮理也理屬知邊禮屬行邊孔子曰窮理盡性孟子曰
盡心知性言知其理也唐虞伯夷所典周公所制孔門言
執言復言約謂行其禮也上以是範圍下以是率履也今
欲申其蔑理之旨舉凡事物之理悉舉而納之三禮注疏

是尙未及率履之禮按李容甫元李學之失務以躬行矯之似也而亦毀程朱亦不窮理則亦子莫之執中也茲漢學者僅欲以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易程朱之統又下于一曲習舊輩一等其於聖人之敎不亦遠乎商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今乃欲以三禮注疏制心此豈仲虺之智所及邪或曰夫人以禮經爲敎其名甚正其實甚美宜無倍于聖人何子論之深也曰是當考其本意防其流弊此之宗旨蓋欲紬宋學與漢學破宋儒窮理之學變大學之敎爲考證之學非復唐虞周孔以禮垂敎經世之本並非鄭賈抱守遺經之意何也鄭賈諸儒不禁學者窮理又未嘗蓄私意別標宗旨欲以一手掩天下目也故邪說假正正亦邪也若此說

遂行將使學者菀從事訓詁名物喧爭忿訟於一切之理概置不講勢必致人心日卽于昏蔽而推行之際必缺畧迂滯而多阻旣深罪空談義理之非又力援大儒禮經之重於是人心盡移若眞異義理之學謬迂可厭眞無實用矣邪說害正其端甚微其流甚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至其援朱子晚年修禮經諸說此乃証朱子中年言理晚年事物窮理字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按此說乃漢學宗旨第一義千條萬端皆從此路差去何始悔而返之于禮者與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其事恰相反而其用意之私爲說之巧伎倆則適相同善乎朱澤澐有以言之恭漢學諸人舉深忌痛疾致知窮理所以說來說去無不歸于錯者其本亂也聖門論學固知行並進然知畢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卽事而在

所謂是者何邪非理之所在邪若不窮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朱子固曰在即物而窮理夫即物窮理非即實事求是乎於此而强欲別標宗旨非所喻也朱子稱謝上蔡以求是論窮理可知窮理正爲求是窮理本孔子之言以之訓格物致知最確何謂增出事是跡理是事之所出分是非得失處今曰止當求是不當窮理欲以標其蔑理宗旨門戶猶曰吾止飯食不需禾米無乃不惠乎兒說持白馬非白之說服齊穫下之辨者乘白馬而度關則顧白馬之賦盧言徒自謾耳程朱教人窮理皆先就自家身心及倫物日用之地求之爲說甚詳何嘗以空言窮理自宋以來說格物者多端惟此

最巧非精審明辨幾莫能破其僞而奪其堅也蓋至有二義一親至一周至親至如云迪知迪哲與謀面爲對程子謨王介甫看相輪之說是也阮氏此說近似之迪知迪哲是以知爲主阮氏宗旨以行爲主蓋取力破朱子窮理申漢學之厲禁非復論知也愚以彼言致知在實踐有合于古聖人迪知迪哲之義故謂之曰近似其實彼之爲說但截斷格物二字詁爲至事解爲實踐並不顧本句爲致知言乃最悩最不通也周至如孟子盡其心者之盡字義故康成亦曰致知致字或爲至而朱子所謂極處無不到也余嘗作雜說有舟行望見廬山云云意蓋如此然則何以明阮氏之說爲非而必從朱子爲是也曰周至能包迪至迪至不能包周至朱子義較密一也凡天下事物固賤之而知其知彌眞然遂謂天下學者概不當窮理祇以實踐求是則于聖賢之教爲有闕漏以行爲知固謬以行廢知詘爲邪說此其宗旨不可爲訓二也大學條目次第分明若首於知前豫說行則以後誠正修齊諸行邊事轉沒事是其目虛設也若格物所訓爲至事爲實踐者即在誠正修齊治平則匹夫蕭然蓬戶安得有國與天下供其實踐至事否則終身無由知治平之理而知終不得而致矣余初說若實踐即在誠正修齊治平則誠正以下皆有實行而致知之日獨無事乎且使經文在字而后字灑俐無著緒恐其申辨以爲誠正以不即致知實事以致知併于格物以正修齊治平六條如湛氏格物通之例如此彼辨又足以惑學者終爲不了故改從後說三也然後知彼之爲說不過取破朱子窮理申漢學之厲禁耳車清臣

曰格物格字難以訓至當依玉篇作比方思量之義愚謂此亦未穩倘不及康成來字之訓然後詘知窮至事物之理語確不可易也

又曰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故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貫行也事也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又告子貢與告曾子義同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若曰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此似禪家冬寒兒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貫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至其所行爲何道則即中庸所謂忠恕庸德庸言行相顧之道也

按此等議論看去似亦近正然最害事最足惑亂學者耳目緣其本謀在深疾程朱窮理致知大學補傳千端萬變思欲破之無以為辭則壹借墮禪為號殊不思孔子時未有禪學之害後人因陸王之倣往往豫代孔子防之最為可笑凡六經言涉心性道理一概硬改其說此是從來未有獨黃震顧亭林等始倡之風氣既開變本加厲乃造為一切邪說凡孔子所教人以行之者轉以知當之如執禮約禮今祇以三禮注疏名物制度當之是也孔子所教人以知之者轉皆以行言之如格物一貫諸說是也不知吾道壹是貫行偏于尊德行此鄧定宇李二曲顏習齋李剛主一派而遺道問學失聖人以中道教天下後世之旨又厲禁求心窮理率天下而從于罔尤為禍道害教夫子告哀公學問思辨知居其四行居其一教顏子先博文後約禮而耳順從心又所自言則謂言通貫則近于禪毋乃非孔子之慮所及乎且以曾子之篤行立事而夫子方且又告之以道在行事不殆于贅而失因人立教之妙乎若恐子貢以空知為學他日與顏子較知二知十又何以與之夫子之門教人以行自弟子入孝出弟已然何待至是始獨以告曾子子貢而他門弟子皆若不得與聞焉者此是何意旨亦淺之乎其為教矣未嘗學人說聖賢事如村氓牧豎談公卿家起

居節宣服食傳聞脫節開口便繆祖是好笑戴氏言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遞譌混淆莫辨漢學諸人皆祖是說於是舍義理而專求之故訓聲音穿鑿附會執一不通若此類也六經之言一字數訓在爾雅說文中不可枚舉故曰詩無達詁今據爾雅廣雅訓貫為習為行為事得矣而貫實有通貫之義說文毋部曰穿物而持之貫字下曰錢幣之貫又玉篇毋持穿也貫事也條也穿也行也惡得主一廢一如春秋傳而矢貫于手及肘及貫革貫魚之類不可以行事訓明矣欲破宋儒之說並誣聖人之道其言曰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吾請即以其語還質之云爾要之此之本意非解論語乃是攻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語故遽篤之論語以隱其迹不可為其所謾也夫漢學家既深忌痛疾義理之學墮禪申嚴厲禁以行事易之是自為一大宗旨門戶矣而夷考其人居身制行類皆未見德言之相顧也是其視講經本與躬行判而為二固不必與其言相應原無意于求真得是但務立說與宋儒爭勝耳竊嘗謂為學而能墮于禪此雖為聖學之害然大段已是上乘人物若其餘則皆溺于貨色忿欲私曲邪佞者衆也如曰不然請各捫心自反何如

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不單主一邊非眞用功造極人不能眞知卽强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原與禪學大第相似蓋道術不同而功候無異也非但禪也卽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斲輪承蜩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廣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喻耳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永釋理順四字及前人水滙之喻而張薦明之論鼓音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俟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蓋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覿面相呈只可自喻難遽以語人蓋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

告之以要約使自求而得之嘗切譬之忠恕是鹽一貫是醎咸味及之而後知耳了此則知其解非淺儒所及也至焦氏循解作吾道一以通之于人蓋又泥忠恕字面望文生義又隔一重

此譏一貫似禪學頓宗一旦豁然大悟似也不知此一旦之前有多少功夫非容易一蹴可幾故曰眞積力久也若果用功眞積力久有此一旦不用功固斷無有此一旦若果用功眞積力久有此一旦之悟雖禪亦不易幾矣今舉世無一人能臻此境而反疑曾子之臻此境者似禪譬人有家居寸步不曾出門不辨東西南北不知長安在何處邦疑昔人之親至長安而言長安者恐其誤似親至洛陽而言洛陽者因羣聚訌爭究之長安洛陽兩處彼皆懵然何以異于是又昔人亦有譏補傳者謂此一旦究在何日以朱子此語爲瞞哭無下落不知此一旦本不輕易得到自曾子子貢以後二千餘年只程朱陸王等數人有此一旦豁然貫通之候耳此境引而不發固不斬人之到亦不能必人人皆到然苟用功則隨其精粗大小亦無不有此一旦不可謾也今不悟己之凡鄙又不曾用功而亦將幾倖有此一旦及待之無期則疑朱子爲謾是亦終于無知而已徒爲戲論諢語不足與

辨矣

又論語孟子仁說曰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之謂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

又曰總之聖人之仁必偶于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須知孔子安懷之志平生未遂將終不得爲仁乎且安懷爲志豈非在心如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誠有是道但淺人不知耳又曰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

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氏注讀如相人偶之人又儀

禮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鄭氏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
人偶考此語不詳所出賈公彥亦不能疏朱子語錄及王
厚齋困學紀聞及近世諸家所說皆未分曉阮氏從說文
人二之義徐鼎臣說仁者
兼愛故從二人及曾子制言人非人不濟語以
爲獨則無偶偶則相親人偶猶言人我相親愛之辭云云
愚謂以人偶論仁之用則可以人偶論仁之體則不可春
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愛人韓子言博愛謂仁周子言
愛曰仁程子言愛非仁韓子周子言其用程子言其全體
要之聖門論仁此兩義必兼備倘于一偏則不盡故朱子
謂程門弟子不善問拘守愛非仁之說當時若有人善問

必道言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昜嘗判然離愛以言仁
哉愚謂程子曰言仁者人之所以爲人猶今世俗所稱相
仁字若曰此泛言仁者人之所以爲人猶今世俗所稱相
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此語甚明朱子曰仁者心之德
愛之理此六字發明程子意最詳盡蓋程子所謂愛非仁
以仁之發而名仁者也卽朱子所謂愛之理也今專以兼
愛及人偶身所行者論仁不屬心德不過泛應世故將流
干告子之知覺運動墨子之兼愛而非聖人全量之仁也
且旣以人我相親愛解人偶指人偶爲仁又譏韓子博愛
之語爲歧中歧何也
按經文仁者人也猶言人之所以爲人也與孟子仁人心

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豈顏子三月之後忽不與人偶
邪又如由求赤令尹子文陳文子皆終其身絕不愛人絕
不與人偶邪而凡天下羣分類聚鄉黨比鄰相人偶皆得
稱爲仁人而聖人又何難之既不以自居又不輕以許人
邪夷叔西山其意不求人偶而求仁得仁又何解也仁只
是人偶相親愛意則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不幾語複而
不辭乎他如終食不違靜壽樂山能守志仁當仁皆無人
偶之意而巧言令色鮮矣與人爲偶鮮矣愛人言不可通
矣又如殺身成仁豈必二人同殺而後成其與人偶乎既
殺身而後成其爲愛人乎古人言各有當漢學家每執一

以解之其意主于破宋儒之說其辭務博辨廣徵案往舊
造說欲以譸人而奪之而遂不顧畔道離經矣此等義理
睿思精辨尚恐有差何況蔓引泛博以駁雜淺妄之言欲
以易夫大儒之說哉其言曰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
于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性詳矣惟論仁爲尤詳若于
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尚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
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吾亦曰聖人爲百世師
其言皆切于學者而惟論仁爲尤切若於此一字失其旨
則大本全差又何服論其他願與天下後世學者平心審
之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也

又曰顏子克已已字卽是自已之已與下文爲仁由已之已斷不能再
若以克已已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已之已解爲私與上文辭氣不相屬矣

按此全祖述毛奇齡四書改錯阮氏平日教學者必先看
西河文集故其所撰支離詭誕亦皆與之相類毛曰馬融
以約身爲克已從來如此說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
子雲勝已之私之謂克語然已不是私必從已下添之私
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已爲私稱曰已私致集注謂
身之私欲別以已上添身字而專以已字屬私欲於是宋
後字書皆汪已作私引論語克已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
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按子雲在馬氏前同爲漢人
馬說可從揚說何不可從若謂一字不應二訓則克伐怨
欲與此處所言克字何以一欲其不行一欲其從事宿松
朱書云毋意毋必與誠意意字不同動心忍性性也有命
與恒性性字不同見與李容辨明有善有惡之動者可見古人言各有
當隨舉自明何不可通經典恒言如此者甚衆顧野王固
言或字各而詁同或文均而釋異必執一以通之則不通
矣若此處已字不指私欲則下文四目何爲皆舉非禮言
之已不是私不應從已下添之私字則已亦不是欲廣書

以爲從已下添之欲字不知已雖對人爲文而古人言舍已虛已大雅舍已從人虛已見莊子韓詩外傳荀非指已私意見言之而將謂能舍能虛其形骸乎若謂程朱不應直以已字爲私致宋後字書誤訓則古人說文解字後起之義甚多即亦何害況此固聖人本意而西漢儒者之說哉

且克已不是勝已私也克已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夫子既引此語以論楚子今又引以告顏子（按胡致堂論此以此文撰爲此假之說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爲左氏見論語有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

始不暇與絜論試問所抑者何也約者何也夫子所嘆楚靈王不能抑者約者又何也非謂其不能勝區區之私自奮以改絃易轍乎且此處明有非禮勿視四句作解反謂作無解左傳不能自克政是不能自勝私溺確義反謂作人已對解曾莽粗疎語意晦昧已極異志張紘諫孫權曰古有國有家者其治多不馨香非無賢佐闇于治體也由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宜抑情損欲以已割恩云云此可與

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仄陋謂能抑已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約已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陳仲弓誨益曰觀君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掊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尅不必戰勝況可詬私字也

按此所引證克字爲貶抑似也要知後人引書不暇深惟本義姑取口耳相習語成辭古今若此不可枚舉且貶抑豈非卽強自勝私情之解乎若祇作外貌卑身自下意則是世間一齊肩足恭之鄉原皆得謂爲仁人而王莽前半

身仁不可勝用矣存理遏欲自羣舜以來修已立教之先務大防未有或破之者也諸妄庸訐其邪說析言破道非止文義不通小失而已也

又曰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已身而言若克已而能非禮勿視聽言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已並爲仁矣俚言之曰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此又與仁說人相反而仁解自相矛盾故收向內言）

按此說無論義理淺陋亦不辭甚矣漢學家據鄭氏相人

偶二語既以之訓仁又于此以訓克已爲仁又誤認此仁字爲愛人之仁一派妄說粗謬已極

凌廷堪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

按此耳食臆製更不辭矣借如所云人已對稱相人偶爲仁則聖人此二句成何文理舉聖人極明白之言而迂晦之使不可通漢學家等書卑視程朱其謬妄乃如此邪

焦循曰劉光伯嘗欲與禮義交戰之言意主楚靈王因上文有不能自克語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邪叔明剽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已爲私欲之論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

之文柄鑿不入矣

按此又分毛氏阮氏之說爲二段放過左傳獨攻集注夫解經當詳本篇上下文義左傳則有上文不能自克作解論語則有下文非禮勿動四語正解政使劉光伯邢叔明所爲害義傷教莫此爲甚焉季長語本無病但語意渾涵不如諸人妄說固學紀聞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或謂克已復禮古人所傳非出于仲尼致堂

曰夫子以克已復禮爲仁非指克已復禮即仁也蓋左氏粗聞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改易香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穆姜於隨卦文言亦此類

十力行功夫所謂單刀直入其後顏子即以之不違復不貳過政其實力克之之勇爲他賢所不及處不違復明也不貳過勇也合知勇以爲仁所以睥于聖流俗妄加何足以知之程子言難勝莫如己私能克之豈非大勇乎釋氏亦言猛虎易伏寸心難降若孔子第爲是卑身約己沒氣力之說亦誰不能承擔必待顏子而後能事斯語乎且一日卑身約己天下歸仁何以別色取行違者乎此等說行將聖賢切己爲學喫緊爲人垂教萬世之精義變爲沒氣力模稜鶻突徒便于鄉原庸俗僉壬所爲害義傷教莫此爲甚焉季長語本無病但語意渾涵不如諸人妄說固學紀聞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或謂克已復禮古人所傳非出于仲尼致堂

錢氏大昕曰研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

按此論甚正但宗旨所偏重則流為詖邪害事如以後諸說是也其故在深嫉義理而僞云求之實非聖人之眞也又曰訓詁者義理之所從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也又曰訓詁之外別有義理非吾儒之學也戴氏曰後世儒者廢訓詁而談義理則試詰以求義理于古經外乎若猶在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經之旨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者也

按此是漢學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論矣夫謂義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多有不得眞者非義理何以審之謂古今相傳里巷話言官牘文書亦孰不由訓詁而能通其義者豈況說經不可廢也此不待張皇若夫古今先師相傳音有楚夏文有脫誤出有先後傳本各有專祖不明乎此而强執異本異文以訓詁齊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異訓言各有當漢學家說經不顧當處上下文義第執一以通之乖違悖戾而曰義理本于訓詁其可信乎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以為去聖未遠自有所受不知漢儒所說違誤害理者甚衆如康成解詩草蟲覯止為交媾此可謂求義理于古經中乎史記引書在治忽為來始滑伏生今文作采政忽此明為音字相亂今人猶曲為解之此可謂明道者詞乎堯典稽古鄭氏訓為同天解者以說文稽从禾古分切禾木曲頭止不能上極于天而止是上同之義此等訓詁可謂成詞者未有能外于小學文字乎漢學諸人釋經解字謂本之古義者大率祖述漢儒之誤傳會左驗堅執穿鑿以為確不可易如以箕子為荄茲枯楊為姑楊蕃庶為蕃遮數百千條迂晦難通何義門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漢儒之說詩皆高子也信乎朱子有言解經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須不可缺庶幾得之今漢學者全舍義理而求之左驗以專門訓詁為蘄得聖道之傳所以蔽也閻若璩謂治經不必拘理（見自敘舊用劉原父十月之交辛卯朔日食說）此專為天文歷算言之則可非一切經文可不拘理而專求之訓詁也周伯琦作六書正譌主張小學以帝治王猷悉歸之六書以張其門戶最為可笑與戴氏此說以訓詁該義理同一似是而非謬論夫易結繩以書契原以為治百官察萬民然豈謂專究偏旁訓詁遂足為理乎譬之國家設官分職以為治也然不求得才良以居位治事但執一卷通籍

姓氏稽考爵秩以爲此足爲治有是理乎又古者字少多假借音音四聲轉用又先師傳本各有不同又加以蘭臺

改字又說文所訓本有乖失文字實有脫缺漢學者惟崇叔重爲圖錮蔽或以說文所無卽指爲非字凡此諸失皆

緒訓詁小學者所據依浮淺輕信惟異是聞務生新解強

乘舊記專與宋儒爲難悉歸之小學訓詁者也

戴氏又曰自倉頡氏造書形聲相益即形以審聲因聲以

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

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

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

按此是門面語以瞞俗人耳考實案形全屬影響夫保氏

司徒之教六書僅屬一端行人瞽史之司乃是同文之治

大行人諭書名離君注名謂文字其注論語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亦謂此書字則非也經典釋文引論語夫子有言

必也正名乎亦如康成解竊謂論語正名自作名分解不

謂正書字也可以隨志小學烜有正名曲說附訂於此

既非教法之全在是又不爲儒者治經之用且不知是時

有何經可治名何等爲儒者將謂若後世之經生乎陋妄

無稽最爲可笑康成以通學最博引說文曰詁訓古言也

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是當時旣無經可治而儒者又非治經之職也至于孔氏之門教弟子

孝弟謹信愛衆親仁餘力則以學文今概刪去僅以六藝

中六書一端提唱宗旨張皇門戶偏隘極矣戴氏號漢學

足傳諸人推之以爲集大成者而其論乃失實抵牾如此

則其餘可知矣

錢氏曰昔唐虞典謨首稱稽古姬公爾雅訓詁具備孔子大

聖自謂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于雅

言文也而道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訓詁經傳不失先民

之旨

按此皆門面影響之談漢儒倘尚書古文讀應爾雅故

卽訓詁也雅正也爾近也言此詁近正也古文近正所以

可貴若孔子訂六經則理道治亂之大非徒訓詁文字已

也今漢學家牽就援引以張其門戶謂訓詁之學直接唐

虞周孔正傳欲以黜程朱而代其統以義理爲下訓詁爲

上失其本而成爲異端邪說矣且如所欲申之義謂考小

學之帝堯好小學之孔子不辭甚矣所謂言乖典籍詞理

失所者也說文詁訓故言也從言古聲詩曰古訓公尸切

惠氏曰韋懷引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是讀與故

同按說文支部故故使爲之也段氏玉裁曰故从古聲古與故

五切訓古今語也俗作故故从支非 古部古故也从十口

識前言者也徐鉉曰十口所傳是前言也然康成旣訓古

爲天可知古字之義古人亦無達詁不得概執古今字以

尚書稽古孔子好古爲小學訓詁宋儒以爲

王肅以爲順考古道高貴鄉公駁之以爲順考古道非其

至也揆允是皆不如以爲史臣之詞爲足了學者附訂之

於此

自晉代尙淸談宋賢喜頓悟此是金溪一派笑問學爲支離
眞可概乎朱賢注疏爲糟粕支離不解鄭康成乃陽明語非朱子若朱子
固依倣康成力尊注疏詳見末卷今此牽混
彭朗以譏之所謂無實不詳一在不考實仔細輕易立言一在欺世人皆無聞談經之家師心自用
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如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誘
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奔而欲刪之者

按此詩序以爲惡無禮集傳改爲女子以禮自守原是一
義呂東萊曰眞女惡無禮而拒之則所以釋夫亭者已明
矣惟解誘字从毛鄭以誘爲道爲欲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意少迂曲此詩下有感帨悅吠尨則以爲眞女之拒挑誘政
爲化行俗美之效於義亦何害惠氏曰陳長發曰毛鄭皆
以誘爲道儀禮有誘射之
文謂以禮道之古字音本如此也歐陽永叔至于以爲淫
解爲挑誘東萊駁之嚴得反從歐何其詩誠至于以爲淫
詩而欲刪之此自王柏之妄王柏所刪非止此一篇豈得
全歸獄歐公王柏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南雨相配退何彼
僅矣甘棠歸之王風衛去野有死麕鄭衛
淫奔之詩刪國風三十篇謂大學格致傳未十還如止
章于鄭於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
中庸誠明各十有二章宋史本傳脩其卓識獨見按王柏
受學于何基基受學于黃勉齋去朱子僅三傳而妄誕純駁
悖至此史臣稱其有淵源云陳少南不
取魯頌殊思無邪一語亦在所去乎樹謂退之有言曾經
聖人手議論安敢謂自論矣王厚齋云陳少南不
到王陳誠妄人也若以挑誘非可云吉士則不知古人語
緩如文姜曰豈弟宜羔曰邦媛則吉士之稱亦若梁上君
子之辭云爾說文言部詵字下許氏曰相呼誘也惠棟曰
戰國策曰楚人有兩妻者人詵其長者春秋後語作挑非
愚按漢詩司馬遷傳檮詵胡李奇曰詵音詵是從言從
手偏旁雖異而詵誘之爲義周秦漢人實已有此訓且娠
送子涉淇鄭箋云民誘己乃送之淇上此是面誘無媒
禮故下云子無良媒錢氏胡不規鄭氏而獨詆歐公乎如
歐此說以爲俚俗而鄭解草蟲亦既覯止爲男女媾精之
媾則反以爲當從惠棟陳啟源分別詁
訓力主以爲催義天下豈有作詩自
言如此況其爲女子之言大夫之妻乎門戶之私罔氣誖
惑如此按康成注易匪寇婚媾曰媾猶會也
又曰烝民之詩孔子嘆爲知道而其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
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訓詁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
按孟子引孔子之言明指有物有則四句今乃移指古訓
是式句以牽合之舞文脫節不顧本文上下如此且是詩
所稱古訓政謂義理耳如典謨大訓丹書敬勝先民傳恭
之類豈謂如經生所以訓詁傳注者哉是時六經未有簡
史同朝秦漢小學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講爲何等訓
詁也即使信爾亦不過一保氏外史彙舊之職何足爲中
興名臣引重而以補袞屬之哉今文家爲一名卿作碑狀
於其德業大猷悉舉而歸之能通訓詁小學且人咸知其
義狹而非體況三代雅材賢哲之徒立言垂訓者乎仲山
子之辭云爾說文言部詵字下許氏曰相呼誘也惠棟曰

甫之式古訓即康叔之丕德言式則也法也屬行邊說皆
如錢氏云爾哉錢氏於時號稱通儒而罔氣如此固知漢
學皆亂道由其祇顧力標宗旨不顧是非蔑義理而不求
于心也

惠氏曰爾雅釋訓釋詁周公所作故詩稱古訓是式辨見十
世謂之訓詁訓詁者雅言也周之古訓山甫之式古訓於小學全沒交涉作
爲小學則童子固皆習之豈獨山甫若依余言屬行邊說作
傳本欲勝法則德言解則山甫若以詁訓
子之雅言門人記之執禮爲詔相禮事孔子平日舉詁雅論
詩讀書詔相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未
學之流失云阮氏主之遂以詩之雅發策欲援孔子以薦其
訓詁小學而不覺其陋也則試詰以夫子平日讀易與門弟
子語及見當時諸侯大夫音皆不正乎愚初疑人心錮蔽何

以至此後讀南史乃悟此必因史稱崔靈恩程雅蔣顯皆北
來人音辭鄙拙又曰音革楚夏學徒不至而盧廣沈峻等皆
言論清雅遂疑孔子山東人亦必音辭鄙拙故造爲是說以
附合其小學訓詁宗旨云爾殊不悟古帝王聖賢皆在中土
是時南音不通申夏謂之鴃舌且魯周公之國不應便倍大
行人聲音之聽孔子大聖聲律身度辭氣有恒不應如後世
鄙人忽學打官話者且古今音異未必如今劉氏何緣知魯
語必不正乎又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石林解執禮猶執
射執御蓋古者謂執禮者以治人者皆謂
之執非如劉氏以鳴贊宜唱音聲爲說也爾雅以觀于古故
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夫子之雅言
皆不存矣

按惠氏此論亦斥朱子蓋朱子謂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
人耶以爾雅證傳注先儒謂爾雅如切如偲之文取大學
非大學取爾雅如山海經淮南子多
此一書者皆陋也 如朱子言是王張郭雅者皆倒

仲山甫之古訓即是釋詁則所以稱山甫者亦狹矣僅誦
釋詁一篇即可爲補衮名臣何其立論淺陋至此且朱子
云云亦非不信爾雅使仲山甫之古訓不存乎後乎朱子並未嘗廢爾
雅何謂仲山甫之古訓不存乎至孔子之詩傳于子夏書
灋傳有序而僞不可信孔壁古文雖亡然當時實不聞有
夫子別爲詩書音訓者至於劉氏所解執禮爲詔相禮欲解
雅言爲音訓而執字實不便于說故杜儗擯相云云則夫子止有爽谷一會郯萊兵事甚陋
非夫子之美前人駁及論語君召使擯兩事師師相承不
之甚尤附訂如此
聞聖人有自訂儀注音聲之書則所謂夫子之雅言果何
指乎若謂即在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中則自漢以來至

今爾雅列在學官人人誦習何謂俗儒不信爾雅致夫子之雅言不存乎王張詩之古訓論語雅言爲訓詁已爲鄙陋又誣謂不存豈無事實漢學家立論矯誣大率如此新學小生無識傅會堅執併爲一談牢不可破弗思耳矣惠氏爲漢學之祖影響浮游若此固知漢學不足信也

戴氏曰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其心志此惑之大者也論者又謂自漢儒之經學一主訓詁一主義理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于經乎惟空任胷凡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而古今縣隔遺文乖絕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以明 卽如所論是訓詁爲荃蹄明矣而何以厲禁義理皆不求之乎從此路岐去認奴爲卽矣所以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謂之漢學蓋其門面宗旨如此故爲異端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何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

按戴氏此論最近信王張最有力所以標宗旨峻門戶固壁壘示信學者謂據其勝理而不可奪矣若以實求之皆謬說也古今學問大抵二端一小學一大學訓詁名物制度考古聖賢之義理非小學事矣子夏固謂草木有區別是也漢學家昧于小學大學之分混小學于大學以爲不當歧而二之非也故自首著書畢生盡力止以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小學之事成名立身用以當大人之學之究竟絕不復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義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明道玩物喪志之戒久爲世口實不知此止慮其志趣局止于是卽致遠恐泥君子不多之旨古人言各有當教亦多術同歸于是而已故當日特又記讀史逐字看過一條以接引來學可知非舍學問空談義理也若

謂舍經空談義理不事訓詁以求經則古今無有是事豈況程子之教所主爲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學之比如顏子問仁問爲邦此時自不待與之言小學事矣子夏固謂草木有區別是也漢學家昧于小學大學之分混小學于大學以爲不當歧而二之非也故自首著書畢生盡力止以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小學之事成名立身用以當大人之學之究竟絕不復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義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明道玩物喪志之戒久爲世口實不知此止慮其志趣局止于是卽致遠恐泥君子不多之旨古人言各有當教亦多術同歸于是而已故當日特又記讀史逐字看過一條以接引來學可知非舍學問空談義理也若

若謂義理卽在古經訓詁不當歧而爲二本訓詁以求古經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以明此確論也然訓詁不得義理之眞致誤解古經實多有之若不以義理爲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無差謬也諸儒釋經解字紛紜百端吾無論其他卽以鄭氏許氏言之其乖違失眞者已多矣而況其下焉者乎總而言之主義理者斷無有舍

經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于義理何以明之
蓋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
志不以文害辭辭害意也漢學家專泥訓詁如高子說詩
所以多不可通（如惠氏古義臧氏維記及近時諸家新說）故宋儒義理原未歧
訓詁爲二而廢之有時廢之者乃政是求義理之眞而去
其謬妄穿鑿迂曲不可信者耳若其不可易者古今師師
相傳碩學之徒莫之或徙宋儒何以能廢之也（如朱子詩集傳訓詁多用毛鄭）漢學之人主張門戶專執說文廣雅小學字書穿鑿
堅僻不顧文義之安正坐斥義理之學不窮理故也故義
理原不出訓詁之外而必非漢學家所守之訓詁能盡得

義理之眞也如曰不然試平心而論漢儒宋儒說經誰得
古聖人語言心志多乎（以上辨義理本于訓詁之不盡然）
若夫舍經廢訓詁亦誠有之但須區別如陸子以六經爲
注腳有似舍經者朱子已深斥之（詳見後卷）若程子擺落傳注
所見實勝前儒則其廢之者固甚當也至于朱子極尊訓
詁（詳見後卷）而亦有時廢之者廢其失眞不得聖意而致貽誤
來學者也今深疾義理欲伸漢學恐不能勝乃以疑似之
迹概誣宋儒爲舍經廢訓詁空任胷臆言理云云此欲欺
天下使耳食無聞者謂爲信然同以莫須有之罪歸焉欲
以一手掩天下目也（以上辨程朱非舍經廢訓詁）

夫謂讀書尚未識字緐蒲訓詁此自俗士妄人其於學術
大局焉能爲有亡輕重固不足論若古今異文說文所引
壁經古文多不與馬鄭相應無論後世古今既遠傳寫脫
誤或由先師衆說不一如荀悅申鑒朱國楨湧幢小品云
云則亦不足爲病（申鑒云文有唐誠音有楚夏出有先後滋僞湧幢小品云古人古事古字散見雜出各不相倣殫以
周見其一不見其二闕然糾駁未免爲古人所笑）但論
其大體無失可也如范升所云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
脫纖微指爲大尤則過矣（有一漢學之徒痛詆歐五代史明宗紀云在位十年於五代之
君最爲長世以爲不應自相牴牾至此余曰此十字當是八字傳寫偶誤五代惟唐末帝十一年餘者多至六七年
而已歐公此語誠小失然不以辭害意可也）若夫頗通于訓詁而實不識字詳

于制度而實昧于義理如戴聖馬融揚雄或不識節義字
及進退守身義理又何說也（困學紀聞引李衡識字說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臺人諧類記稱方遜志先生謂門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節義字又劉念臺人譜類記稱方遜志先生謂門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个是字）蓋忠孝信義進退取予廉恥等字不待讀蒼雅說文
而世無不明者古今學人或不識得豈爲不曉訓詁之故
與（以上辨不識字之人有分別）

至謂古聖賢義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則試詰以經典所載
曰欽曰明曰安曰恭曰讓曰愼曰誠曰忠曰恕曰仁曰孝
曰義曰信曰慈曰儉曰懲忿窒慾曰遷善改過曰賤利重
義曰殺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驕泰曰奢肆曰苟妄曰自欺

曰讒諂曰貪鄙凡諸義理皆關修齊治平之大實不必存乎典章制度豈皆爲異端邪說與而如戴氏七經小記學禮篇中所記冠昇諸制將謂卽以盡天下之義理與震爲江永弟子永之言曰經籍包羅三才制度名物特其間一支一節耳斯爲儒者持平之論而震顧張皇若此不亦謬乎以上辨義理不必存乎典章制度

阮氏曰聖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與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于門廡之間無復知

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便于出入此又一蔽也

按此論乍觀之亦甚信正欲以調停漢宋爲兩邊救偏之辭而其意指則甚淺且亦仍偏重夫文字訓詁祇是小學事入聖之階端由知行古今學術歧異如揚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訓詁而致誤也而如漢儒許鄭諸君及近人之講文字訓詁者可謂門逕不誤矣而升堂入室者誰乎至卑視章句其失不過空疎與求名物而不論道粗淺者亦不之書紹江戴二家訂正江氏之書又經段之書尚有誤處不得不爲糾出云云段氏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手考古江氏戴氏則專以審音而晉三於二者尤深造據詩經以分二十一部大抵述顧氏江氏及余之說

載氏曰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遞譌混淆莫辨

按此說頗誠有之而亦不盡然蓋聲本于形故訓本于音聲音聲故訓隨之以失其形則傳寫遞訛混淆莫辨而音聲故訓諸曰說文雖主訓形然古人聲从形生不遵說文點畫無由知得聲之本如寀从大聲而隸从秦聲曹从屯聲而黎从眷聲而借爲寅卯之卯草爲染阜字而借爲艸木之艸諸如此類不可勝數 此顧江段孔諸家所以必研求古韻以復三代之音而正漢唐以來諸儒之失欲使羣經音訓得眞又創爲同聲同部之說 江氏曰古人同

聲之字必是同部取三代有韻之文證之說文諧聲大抵脗合自陸法言聲與韻分於是一母聲也而母字入厚悔字入賄敏字入軫海字入海一者聲也而者字入馬瘏字入模清字入語一各聲也而各字入鐸路字入暮客字入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古韻晦冥職由此故此段氏諧聲表所爲能補顧江二君之未逮也云云樹按如蕭从肅得聲肅从聿得聲聿从小得聲萬不可通段孔所以復改顧氏部也 又創爲諧聲表又創爲入聲表又創爲古韻三部諸聲表實從韻學之事證精審 江氏曰段氏之十七部諸聲表及但某于其部分來溝古韻者所未及既有更改平入分配間有異同更爲諧聲表一卷韻學家談及入聲尤難有明章氏窖韻學集成分配全誤顧氏一正之而得者半失者半江氏再正顧氏而得者十之七失者十之三蓋不專以三代之經傳許氏之說文諧聲爲據而調停依違說是以未能盡善某更固立入聲表一卷又曰國朝深明古韻者五人戴氏未有專書大旨見聲類表顧氏經段孔訂正但段孔之書紹江戴二家訂正江氏之書又經段氏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手考古江氏戴氏則專以審音而晉三於二者尤深造據詩經以分二十一部大抵述顧氏江氏及余之說

夢多又曰晉三專城說文之偏旁謂聲及周秦人平入同用之章炳麟作入聲表一卷凡爲橋密不惟陸氏分配之說所謂江敔異平同入之說亦可不必其眞如確見有如此者又曰古韻分部繪于鄭庠分二百六部爲六類其入聲三傾氏更析爲十部其入聲四江氏析爲十三部其入聲八此余師東原戴氏所謂古音之學漸以加詳者也余嘗七詩有見于支脂之當分爲三尤侯幽文之當分爲二因定爲十七部東原師善之其作入聲表取余說之分支脂之各爲二得十六部其入聲九曲阜孔氏作詩韡頍更析東冬爲二侯別出緇合九韻戴氏所謂自漢以來不明者也愚按古人無韻書陸法言始分爲二百六部雖未若後人之審而實爲前此所未有自吳才老始求古韻而有所改配鄭庠則分爲六部由是陳顧江戴段孔諸家遞有訂正皆就陸氏之部而分焉江氏有諧俜自周沈四聲定而古音失法言切韻作而古音之部分失顧氏以來始知離析唐韻以求合古韻韻學至今日幾于日麗中天云云此說確矣但古人無韻書安得有部分如謂後人之求聲分部較法言更精則可不得謂法言失古人之部分也觀顧江戴段諸家之書皆自立部而強聲以就我不無武斷雖曰考之三代有韻之文多合然已自不能盡一且六書之義諧聲祇屬一事許氏二百四十部之文固不僅諧聲也古人造字必先有諧聲之字凡从某得聲者从文論文則不得不遵說文點畫之範圍而生字也故諸聲之說祇可施于音學審韻分部而不可概論文字而況可概以說經乎小學之事其類有三曰形曰聲曰義訓詁經傳則至于論理雖義理訓詁有時不出形聲之外然經傳既集字成辭則文繁字廣亦義逐辭成固不僅用諧聲之文从聲之字足成辭也故諧聲之說祇可專據詩易及有韻之文而不可概論一切經文而況概以求全經之大義乎六籍故訓自漢晉以來已得八九陸氏釋文每經注家之後又特載爲音諸家是漢魏六朝以來諸儒之于音義亦大畧得之若夫宏綱鉅義平心而論宋儒所得實多故凡以音韻小學糾說經之失不過什一之于什百而不可概詆漢唐以來儒者而況宋儒所發微文奧旨昭炳光明者乎段氏于說文之學可謂集大成矣而其言曰經之所蘊深也韻其一端耳斯爲篤論矣六籍遭秦火之後出有後先音有楚夏師承不同文字互異又加以蘭臺漆書之改鄉壁虛造之謬如許慎荀悅所論云云實不盡關訓詁音聲不明之故自叔重作說文伯喈定石經而文字形聲既已一正矣江氏有詰論段氏諧聲表曰今人通音學已尠再作說文字體愈令人難讀故不得不从隸惟諧聲表既專就說文論文則不得不遵說文點畫之範圍而然則諸家之講形聲音韻雖精固不能出叔重之範圍而叔重非漢人乎何以謂之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也漢儒說經往往膠執故訓而乖義理不可勝舉其失不

止不明音聲而漢學諸人輒矜其音學一得欲張其門戶言之愈精愈不可奪世俗學者茫昧趁明其說則聽其高談震聾而不敢出聲若窮極本末辨析由來則知聲韻一事祇屬偏端單義而非全經閎旨得失所繫盡在于此學也但就音學而論則近世諸家所得實爲先儒所未逮故今撮錄諸家要論于左方俾學者畧明其端緒因是而求五家之書之全固談經者所不可闕之功也

顧亭林音學五書叙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音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

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畧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皐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彥倫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訖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

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時以詩賦取士其書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定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按二百六韻金韓道昭改爲一百七十劉淵併爲一百七韻樵兩韻始併爲一也元陰時夫又併迴于拯爲一百六韻則今通行之韻也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寤子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綜古今音之變而究考辨正爲音學五書錢氏大昕叙段氏六書音均表曰三代以前無聲韻之書然三百篇具在參以經傳子騷引而伸之古音可分也文字終古不改音聲有時而變五方言語且不相通況數千年之久乎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古經有所不合謂之叶韻謬矣按此譏朱子用吳棫韻補之謬也盍自沈約以來古韻寖失吳棫作韻補始求古韻朱子釋詩往騷盡从其說吳氏古韻有二例曰通曰叶通者如東冬江相通支微齊皆灰相通之類是也叶則音韻俱非而切響以通之不知古今音異經子所用皆本音無所謂叶也顯氏所以作音論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易本音詩本音然考補下稱棫作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凡五種今毛詩

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云云按宋鄭庠分廣韻二百六部爲六部韻畧合于漢魏杜韓詩爲六部韻書合于周秦未合顧氏考經驗分二百六部爲十七部作六書音均表以上言古韻者之大凡至于三百篇所用而于周秦未合顧氏考經驗分二百六部爲十七部作古韻標準表較鄭氏江氏訂其于三百篇仍有未合段氏分二百六部爲十七部作六書音均表以上言古韻者之大凡至于三百六部之今韻以沈陸之書及唐宋功令爲準固爲俗書而邵子湘作古今韻畧以今韻本求古音本音必本於是有華梵之爭梵音特以其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鄭夾漈不加詳考遂誤認爲天竺之學　雙聲叠韻等學非梵學即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重輕者平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叠韻太多讀者聱牙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相間耳漢人翻切讀若已是古今輕重緩急不同故有此通再轉而爲切韻再

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顧氏江氏考之尤審今段氏復

表古音止標漢魏杜韓詩爲準猶之沈約鄭庠之失也　戴氏六書論序曰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于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卬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于義以引伸依于聲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

轉而爲四聲再轉而爲唐韻再轉而爲宋韻曰轉音曰協句曰叶韻求之不通者也顧氏所以有本音之求曰等韻曰字母求之于通者也而守溫温公等所以有圓也一字兩音平側異讀出于轉音如觀冠好惡等此魏晉經師强生分別于傍午遵守不易惟魏華父著論非之以爲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大抵後人講六書之音有從偏旁得聲有正音有轉音有叶音元音則不然喉舌齒脣辨之甚細所以有併部分部也由平聲遂求入聲此又言古韻者之所以益精也江氏有詰音學十書序例曰自周沈四聲定而古音失陸法言切韻作而古音之部分失宋吳才老首復古韻特未免隨文遷就於古之正音古之部分蓋茫乎未之知也鄭氏庠作古音辨始分六部雖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韻蓋專就唐韻求其分宜無當也明陳季立始知叶音即古本音誠爲篤論然于古韻部分不能析唐韻求其合不能析唐韻以求古韻亦未之知也　國朝崑山顧氏始能析唐韻以求古韻故得十部然猶載于今人近似之音百篇以求古韻故得十三部然猶未盡也又曰吳氏韻補顧氏詩本音從本音轉紐爲多亦間有不用本音者如角也金壇段氏始知古音之絕不同今音故得十七部古韻一事至今日靡中天矣取而譬之吳才老古音之先導也陳季立得其門而入也顧氏則入室矣又曰古有正韻有合韻有通韻最近之部爲通韻隔一部爲合韻詩經用正韻者十之九用通韻者百中之五六用合韻者百中之一二計三百五篇除周頌不論風雅商魯頌共詩一千百十有二章通韻六十見合韻十餘見不得其韻者數句而已知其合乃愈知其分即其合用之故而因以知古部之次第並可知唐韻誤合之由又曰古韻無四聲明陳氏已發其端江氏申明其說者不一而足然標準仍分平上去入四部則自亂其例矣想春齋于去入不能配合故聽其離牽就施于四聲自可諧于今無背于古如一章之中平多上少則改上以從平上多平少則改平以從上去入同此例又曰顧氏謂古人一字止有一音（四聲五用不在此例）嘉定錢氏譏其固滯然兩漢魏晉固有一字數音者若三代之文則無此也至通韻合韻不得不遷就其音故以叶別之然亦不過百中一二而已又曰吳氏韻補顧氏詩本音從本音轉紐爲多亦間有不用本音者如角字音祿蓑字音郎以一隅之方音改易本音實爲未妥

又曰陳氏毛詩古音考率用直音於無可音之字名借相近者音之眷盈譏其謬誤又曰詩集傳之誤顧氏辨之詳矣但詩本音之誤亦復不少蓋顧氏祇知古有十部而不知古有二十一部（按此亦勇于自信）故往往以不入韻爲韻又泥于唐韻次第不明古部次弟通用之理（按古部次弟別爲一表此亦孔氏詩聲類雖有補正三家之處乃乃爲陰陽九聲之說穿鑿武斷功過相參又曰唐宋人不知古韻杜韓蘇詩歌雜文能遵古體而未達古音吳才老雖云復古無論其部分茫如即所注之音亦多錯誤良由七音未細聲紐未精顧氏詩本音臚列唐韻使學者即唐

韻以求古部分然不注明音切淺者視之仍茫如也又曰戴氏十六部次弟以歌爲首談爲終段氏十七部次弟以之爲首歌爲終孔氏十八部次弟以元爲首緝爲終以鄙見論之當以之弟一幽弟二宵弟三云云（按歙江氏之分部仿小徐之作說文序篇至有意義又其獨絕前人者尤在入聲表學者求六家全書讀之音學之大旨盡于是矣

錢氏大昭曰讀書以通經爲本通經以識字爲先經學必資于小學故鄭司農深通六經而先明訓詁小學必資于經學故許祭酒專精六書而並研經義

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四

按此等論議祇是門面弔場語其實無謂凡先儒解經誰不用訓詁匪獨康成也凡治訓詁小學者誰不本之經義匪獨叔重也昔程子言賈子說金只說堅說硬說黃色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好矣此類是也

宋鑒說文解字疏序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訓詁無據說文者小學之祖也今世學者奉此爲寶訓海內治說文者專門異派紛然並作無慮數十家所以標宗旨峻門戶示信學者上援通儒下震流俗無過此學矣夫謂治經不可不先通小學及說文之有功于小學誠不易之論顧吾獨疑小學之書盛于

學第當專治小學不啻空言義理以此欲驁過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統故謂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由訓詁以接夫唐虞周孔正傳此最異端邪說然亦最淺陋又多爭盾也漢魏諸儒無不通小學而其釋經猶多乖違者非小學未深政以大義未明故也故自宋以來及近世漢學家皆各爲書以相駁異但宋儒所異異其義理漢學家所異異其訓詁形聲而漢學之徒其悖則以漢儒縱有謬誤所說亦有本宋儒所說大義義理皆爲鑿空故深以爲之罪而思所以易宋儒之說者舍小學說文又別無具故其爲說如是云云也考許君自序繇秦初作隸書而古文絕漢初

猶試諷籀書試八體其後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宣平以後張敞杜業揚雄諸儒通其學著訓纂篇等書始稍稍畧復存之及新莽居攝甄豐頗改定古文一而壁書及張蒼所獻左氏春秋傳及郡國所得山川古文時人不識其相非訾說更正文鄉壁虛造變亂常行不合孔氏古文謬于篆籀再亂故博采通人考之賈逵作說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其書以秦篆爲本合以史籀大篆及古文古文者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及山川奇字據此云云是許君作說文政本之者顧氏所摘數十條按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王莽時士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王厚齋云說文多引王育說何義門曰育之言大抵多不經宋氏鈞猶

以未有說文得壁經而不能讀致使經義不明是倒亂也其謬一許君本以經古文解說文字非以文字訓詁經義今謂經義不明由于不講小學形聲訓詁亦倒亂也其謬二許君所訓詁形聲及引經古文諸儒之說其已著者既明矣其所未著是許君原無此說人今謂經義不能明當求之說文雖推廣旁求亦問得通貫妙證然固非全經大義盡乎此學也其謬三許君所引經文多有一字殊見如易既引以往吝又引以往遴書既引旁述厥功又引旁救俾功方鳩僝功詩既引藝植又引繼絑論語既引色孚如也又引色斯如也此類甚多當由經師各承一家之學各以

所見爲定本是以不合而許君亦不能定之今於許君所不能定而欲求之說文以定之謹以惑矣其謬四說文既作復作五經異義則許氏未嘗以專用說文足證經矣其謬五鄭氏爲注經之宗然不本之說文偶有所引甚少臧玉林云鄭於周官考工引說文證戈胡勾倨一條陳壽祺云鄭君注儀禮既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考工記皆三稱之則於鄭學之不能通者不可求之說文矣故鄭注三禮賈作疏多不能通賈非不見說文者也其謬六說文于小學誠精且博矣然其間穿鑿者甚多有不異于後來王氏字說者顧氏所摘數十條按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王莽時士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王厚齋云說文多引王育說何義門曰育之言大抵多不經宋氏鈞猶

程讀之四是新學之士於其解說乖違顯然可笑者亦必曲爲詔附殆于誕而愚也其謬七說文所引異字即今經文讀某之字洪容齋及近錢大昕氏嘗錄出凡數百字今經文皆不復見不適于用不與馬鄭相應是後人倘不能通其所異之字又何由能以之定經義之說乎其謬八許君本以六書之義解說文字謂聖人不虛作必有依據所謂依據者指六義也凡以明聖人作此字之義有一定依據也若夫經義則不然有一字作一義用有一字作數義用今執說文以一字考經所以致以文害詞以詞害意穿鑿而不可通也穉子曉曰字同義異必欲一之雕刻綵繪則爲小人詩人言閒則爲君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八字成文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而已而兄欲以一字一之邪其謬九今以小學說經者既多執一訓以通之（如訓一貫爲事之類）又假借轉注以通之又以偏旁從某得聲通之又以古今音緩音急之異通之（通考吳棫韻補下引陳氏書錄解題一條稱陸德明之說甚明）又推廣鄭氏三例通之（易其字非蓋讀如乃音同讀爲乃義同易其字也曰當爲定其字之誤也或謂易爲就其音也曰讀爲軌其音同讀爲相人偶之人上帝甚蹈傳曰動也箋曰讀曰悼此皆義近非易字又以古音同部通之（廣韻二百六部自鄭庠始分爲六部顧氏江氏遞有所分段氏作六書音均表又分江氏十三部爲十七部學者願病其強古人以就我不免武斷其同部之通今衆呶呶氏釋象一條以見其例其說曰象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象音必與材音同部材字之才與象字皆在段氏古音第一部由之哈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之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卦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獻之謂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通切如劉獻之謂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爲以材字訓之故云木材梳古才財裁字同用象斷也裁有決斷之義孔子以義釋之故曰兼者才也非必音韻同也今以後人分部強釋爲同音則上文易者象也易與象亦同部同韻乎又以師師相傳舊解通之（如戴氏王氏說光被四表又以後人妄增刪改致誤通之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于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然則五經文字經蔡邕等正其後固已無失自唐人定本後又有張參唐元度修字書則文字之誤不過什一之于什百無容張皇也按後書儒林傳熹平石經爲三體書與隋志不同前儒所說不一其實漢石經實一字也附訂之于此顛倒減省離析合併展轉百變任意穿鑿支離謬轉不顧義理之安於是舉凡古今滯難不可通之義而無不可通之就其合處所得誠亦有功但求之太鑿其傅會僻違歧惑學者失亦不少其謬十顧氏亭林曰六經之文左公穀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說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實不止此數人日知錄條下矣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且其書流傳既久豈無脫漏

即徐鉉亦謂篆書湮替曰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又序韻譜曰今承詔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覆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于序例恒義者必為脫漏並存編錄可知說文本有脫漏今漢學諸人堅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或見他書所有而疑之或別指一字以當之　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鎦字當之由字後人以鬯字當之無兔字而唐韻引說文有之說文無似後人亂之此皆蔽也楚金繫傳疑義篇著劉忠翬希兔由七字云據偏旁有之而諸部不見蓋相承脫誤非著書之時本無又云按說文有鎦劉等字而無此字疑脫漏爾推劉殺也倘書曰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虞劉我邊垂當云从刀金卯聲或曰从刀鎦聲卯象開門卯象開門又象酉之形劉字上當从卯卯形同卯卯為私門故訓殺若卯象開門又象酉之形劉字上當从卯卯為二月天門安得訓殺王莽傳不改但移其次仁甫自序曰叔重部敘舊次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旁皆按捎如故後從虞仲翔之言每部又從四聲改移之按自李氏書出而徐氏韻譜微世少見之曰字體　朱氏筠曰自顧野王維以隸書李陽冰改其筆蹟於是有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有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有本从某得聲而今改而之他者有全失其體而語義有因一字以譌數字者有併二字以譌一字者曰音均　徐鉉曰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證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多不合漢人音讀故近日段氏作六書音均表以十七部古音繩之於其不合輒刪聲通釋　朱翺反切然二徐所音多不合字而紐氏復作段氏曰訓詁　徐氏曰許氏注解詞簡意奧說文注訂以駁之也曰詁　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異嚴李氏亦曰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二徐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顧力有未及耳按近人段氏為說文注益本此指採他書以證許義亦多可取獨恨求之太鑿所失亦多耳曰增收　李氏曰呂忱作字林以為說文顧引字林以為說文之闕漏引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遺闕按唐人多譌野王作玉篇其文又增多于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于俗間者強所參本也　曰新附　此宋人多議新附或謂于今時文書中也張有書魏國夫人碑魏字從山以為阮可斷字不可改近人江聲生平不肯作隸惜雖尺牘家書計帳皆依說文雖曰好古性亦藏矣顏元孫曰自改篆隸行淅失其真若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秦去甚使輕重合宜徐鼎臣表亦曰高文大冊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隸草足矣二公皆精小學而持論如是　徐氏韻譜移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他其他李氏韻譜偏旁從切韻歸臣序之曰秉筆操觚要資簡閱而偏旁與音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鐫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他其他李氏韻譜偏旁不改但移其次仁甫自序曰叔重部敘舊次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旁皆按捎如故後從虞仲翔之言每部又從四聲改移之按自李氏書出而徐氏韻譜微世少見之曰字體　朱氏筠曰自顧野王維以隸書李陽冰改其筆蹟於是有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有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有本从某得聲而今改而之他者有全失其體而語義有因一字以譌數字者有併二字以譌一字者曰音均　徐鉉曰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證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多不合漢人音讀故近日段氏作六書音均表以十七部古音繩之於其不合輒刪聲通釋　朱翺反切然二徐所音多不合字而紐氏復作段氏曰訓詁　徐氏曰許氏注解詞簡意奧說文注訂以駁之也曰詁　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異嚴李氏亦曰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二徐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顧力有未及耳按近人段氏為說文注益本此指採他書以證許義亦多可取獨恨求之太鑿所失亦多耳曰增收　李氏曰呂忱作字林以為說文顧

啟淑雕版盛行始一終亥本王昶有宋刊本元和周錫瓚有一木一日宋刻本一日明葉石君萬影抄本以上三本皆小字每葉二十行小字夾行則四十行一曰明趙靈均抄大字本即汲古所仿刻之本一曰宋刊大字五音韻譜三小字本不出一槧故大畧相似趙鈔本異處較多稍遜于小字本皆宋刻五音韻譜明刊者周瓚又出汲古初印本爾季親署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校改第五次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者一一刓改四次以前微加校改五次則所改竹多徃徃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以上段氏所訂諸本同異如此余按周亮工書影言毛氏得宋大字本周耕德疎傳聞未審也嘉慶己巳孫星衍刊宋小字本其序言朱學士筠視學安徽刊舊本改文按其本亦同毛氏又言徐諧韻譜僅有明刻舊本又有瀟洲額勒布刻宋大字本云新安鮑氏所藏下然此刻不如孫氏遠甚一序尤陋明刻不知孫氏韻譜世稱萬曆為歷本或言是明永樂本未有確據疑明人翻宋大字本耳又按汲古刊李氏韻譜前仍鈔校本許氏原序非也此本當刊李氏序于卷首又按徐鍇說文韻譜其四聲實為李氏五音韻譜所本鉉為端肇名曰說文韻譜明李燾刻本妄增篆字曰

凡刓修十九文以俗字作篆體又不知轉聲刪加刊落段氏曰此非專書不能明也愚按徐氏兄弟之于說文誠可謂忠臣劝臣先民宋宣憲李巽巖以來莫不推服實古今學白謂斯翁而後直至小生楚金作繫傳祛妄篇斥之使陽氷復生亦當頫首又駁孔子序卦作序篇以明五百四十部之次李仁甫言許氏部序與密徐氏而始能明之愚謂說文實有脫字刓徐氏此序不免穿鑿此自其小知不得一概推之也曰古本段氏汲古閣說文訂序曰說文解字一書自南宋而後有二本一為徐氏鉉奉勅校訂許氏始一終亥原本也一為李氏燾五音韻譜仍許氏五百四十部之次以始東終甲次之每部中之字又以始東終亥氏纂韻譜遠矣自李氏而前有二本一為南唐徐鍇繫傳四十卷自鉉書出而鍇書微自李氏韻譜出而鉉書又微前明一代多有書者絕無好古如顧亭林乃云說文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誤矣明一終亥小字本以大字開雕提亭林所刊版入部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又歸得汪氏振綺堂藏宋本至難得近杭州汪又

緣倒謂若然豈李氏五音韻譜非纂文乎此書流傳甚少李顧刻未知于萬慮時宮氏所刻李氏五音譜就先生後顧亭林既未見始一終亥原本又未見徐氏韻譜而說以李氏本當徐氏木耳而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宋人橋昧欲便于檢閱妄以一東二冬依韻分之大失許氏本旨其厄更甚于秦坑焚燬云云是未見鉉此書及序董未見文獻通考而但以為出于李燾也附訂之于此凡如此類皆許氏之功臣而非全為經義獨惠氏校說文多以證明經義而說者又以惠氏不過兼學非專門深于說文者然則為說文之學者又不必為明經義也其謬十三六經孔子所手訂而子夏子貢又孔子所親許為善說詩者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今觀孔孟諸賢所以引經文發明大義其說不過如彼初不待穿鑿訓詁小學然後為得也其謬十四上古制字

以烏跡為始自黃帝三代其文不改孔壁古文是也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況考說文所重于一百六十三字於籀文已寥寥今欲以說文泰篆六書之義推尋古文經義固難通矣其謬十五竊謂經義在今日大義及訓詁兩者畧已備矣蓋不患不明第患不行耳若其猶有疑滯亦什一之于千百或前儒所互考聚訟而未央或破碎迂僻非讓之要此等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無損大體無關閎旨且取其明白無疑者潛玩而服行之於身心家國之際其用已宏矣而何必別立宗旨驚天動地忽近而圖遠務小而遺大舍本訂末斷截小文媒黷微辭謂宋儒廢訓詁而談

義程使二千餘年經義沉淪儒林不振云云騰謗讀嘲愴其閎美豈非所謂小言破道乎且既謂之小學則固不得以比于大學矣今諸人堅斥大學非聖門授受入德之要痛詆窮理主張訓詁而託之唐虞周孔正傳止于小學功眩移目新聲悅耳新學小生胥未有知承厥附和遺誤狂惑其爲學術人心之害豈細故與　四庫提要論惠氏九經古義曰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爲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豪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之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

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于斯云云按以此義求之近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禮記七十子之徒所作其釋孔悝鼎銘與舊著欲及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或多不辭此其證也

按此等議論乍看似甚淵雅義據通深故宿士新學皆爲所眩信之以爲極論若以實考之乃不根之談也許冲上表言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云云不可易者不專恃說文一書也故謂說經者不可不治說文此同然之論也揭說文以爲幟攘袂掉臂以爲之宗則陋甚矣李仁甫曰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礲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舊字書者求其心晝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妄姻耳偏旁橫竪且昏不知別其文之理邪先儒解

籀改古文與古文或同或異度斯改籀文亦然皆頗有省改而非盡變其迹如系字籀文从爪从絲小篆既省爪爲人又省雙系爲單系是也　其形與古文雖頗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徐鍇曰籀文字體繁複小篆省變約易李斯頗刪籀文謂之小篆是也尚嫌尤甚篆復不足以給故程邈作古隸以自贖字畫頗折點綴易成即今之隸文但無八法而已李斯小篆爲異其中亦或與小篆隨筆增減所謂秦文或字體多云此籀文此古文也謂之科斗書蓋時人不識象其形而爲之名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即許氏說文皆云古文科斗者爲孔序及鄭氏之言耳序云百篇之義世莫得聞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又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以隸古定以汔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餘錯亂摩滅弗可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云云鄭氏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也書以鳥迹爲始即古文也書有二一爲山川奇字王莽時六書所謂奇字者此與德文皆在所重千一百六十二字之中一爲孔子壁經與康成所謂周代之古文王莽時六書所謂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凡今說文所存七經之字皆是故曰皆古文也其字形與小篆大體相似但所從偏旁點畫結作異耳如無有作毋與小篆不異如詩爲絇書作緧之類是也顧亭林氏曰孔安國書序所謂爲隸古定正義曰就隸定之故曰隸古言雖隸而猶古是西京之世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逝古者而已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唐元宗所云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體而然與衛恒曰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正始中立三體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云據此則後世所傳科斗書形所以與說文不類者由此而章懷太子又以爲蔡邕石經也徐鍇說文繫傳曰古文科斗之雖隸而猶古蓋从古則可識非謂隸書爲大小篆隸書此五體皆正文也而烏蟲書則符契書之類隨事立制同于圖畫非文字之常也又穆天子傳山海經

許序曰今序篆文合以古籀籀不得待言也所謂古文有二一爲山川奇字王莽時六書所謂一曰古文孔子壁經之字皆是故曰皆古文也其字形與小篆大體相似但所從偏旁點畫結作異耳如無有作毋與小篆不異如詩爲絇書作緧之類是也顧亭林氏曰孔安國書序所謂爲隸古定正義曰就隸定之故曰隸古言雖隸而猶古是西京之世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逝古者而已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唐元宗所云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體而然與衛恒曰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正始中立三體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云據此則後世所傳科斗書形所以與說文不類者由此而章懷太子又以爲蔡邕石經也徐鍇說文繫傳曰古文科斗之雖隸而猶古蓋从古則可識非謂隸書爲大小篆隸書此五體皆正文也而烏蟲書則符契書之類隨事立制同于圖畫非文字之常也又穆天子傳山海經

哉叔重序壁經古文及張蒼所獻郡國所得前代古文明曰皆自相似雖回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不云人不識讀也許序曰今序篆文合以古籀籀不得待言也所謂古文有二一爲山川奇字王莽時六書所謂一曰古文孔子壁經之字皆是故曰皆古文也其字形與小篆大體相似但所從偏旁點畫結作異耳如無有作毋與小篆不異如詩爲絇書作緧之類是也顧亭林氏曰孔安國書序所謂爲隸古定正義曰就隸定之故曰隸古言雖隸而猶古是西京之世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逝古者而已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唐元宗所云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體而然與衛恒曰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正始中立三體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云據此則後世所傳科斗書形所以與說文不類者由此而章懷太子又以爲蔡邕石經也徐鍇說文繫傳曰古文科斗之雖隸而猶古蓋从古則可識非謂隸書爲大小篆隸書此五體皆正文也而烏蟲書則符契書之類隨事立制同于圖畫非文字之常也又穆天子傳山海經

書庶明皇更隸以今文鄉先輩姚鼐塢先生曰顏達作疏時必已作楷書不待開元始改馬貴與云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文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迴行至唐則久變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益安國書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僞書輿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馬氏此說亦非作序者自云以竹簡寫之此書梁隋間蔡巢費顗相承作蝌蚪科斗書也又曰如果當時有隸古定之書藏之書府漢世言小學者何不一及之但言孔氏古文而已是古文非人所不見而安國之隸古定實無有也陸氏釋文序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益亦無幾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益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旁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及假借迴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承用阮氏元曰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畧有古體干釋文正與古字無幾相合若是連篇累牘悉是奇字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因幽雲陽乃增減大篆體去其繁復始皇善之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于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故曰古隸杜陵韋誕善古隸是也據以上諸說所爭隸古定說無定論然余按徐鍇曰叔重所解其義也點畫多少悉按程式據此則說文見存古文所謂書孔氏者必是壁書本來字體如此知者叔重斷不以秦隸俳偶之爲孔壁古文也則董氏所云漢人不識古字者固不經而亭林所謂近古者亦影響也不如阮氏說最優

世人未細玩說文既不辨所引七經古文與秦篆何別又未詳讀許序祇知以所重古文爲古文而不辨所存七經古文爲何形也又惑于後世所傳科斗僞體與說文字形不類又惑于僞序及杜預等傳科斗書久廢時人無能知故妄謂西京諸儒得壁經不能讀又見世儒爭孔氏古文尚書亡絕晦顯異同茫如墮烟霧求其說而不得故妄

謂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揚雄作訓纂篇臣復續作十有三章六藝羣書於茲畧備矣又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家說徐鍇曰按漢書李斯蒼頡篇中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受之傳之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也又叔重序倆杜業爰禮秦近能說文字後漢書盧植傳倆古文科斗近于爲賢而柳之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則謂說文未作西漢諸儒得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斷斷乎其不然也且謂之逸十六篇云者其名與事義各不同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孔安國書序陸氏釋文或云十餘篇或云十六篇或云二十五篇云得云多云增多別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而言其以逸爲亡逸安國

既獻後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所上古文眞本逸其副本藏家孔霸孔煜孔僖世傳古文授都尉朝實未逸逸書之說多不一史記儒林傳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自指壁中古文故楚元王傳劉歆同逸禮逸傘之論衡同逸易並傘之馬融書序所謂逸十六篇康成注書序曰亡曰逸皆即謂此所增多十六篇別于伏生今文所有二十九篇者而言藝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見行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疏謂十六篇即二十五篇以序附近各冠篇首故謂之二十四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蔡仲之命二十五周官二十六君牙二十七冏命二十八呂刑二十九文侯之命三十費誓三十一秦誓三十二孔子以此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四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更增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鄭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眞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王肅似竊見之正義序曰古文則兩漢亦有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皆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書梁柳鄭沖傅咸傳授奏之晉書摯虞傳虞獨得其書疏又引

賈逵而作賈且非是許君安得是乎玉于禮記經一載刪定成依盧植馬融本作注後以古文校之取其義長者順者爲鄭氏學則孔悝鼎銘鄭氏讀已得之借使誤與舊爲與舊其義亦難遽定鄭君於許君同世而差後其注經也嘗三引說文又駁五經異義則不用舊以爲說者非不見古文也借使古文禮記與舊果作與舊鄭君於舊字下何得不引說文以解之乎此至明之徵也考衛正叔集說凡引一百四十家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今無一存者所載釋鼎銘者鄭孔而外方氏馬氏陳氏應氏陸氏數家多唐宋以下人若西漢諸儒誤讀之處今無由知之而曰此

其證也證安在乎嘗試博考之惠氏棟校禮記有云後人作禮記注排觝先儒不識句讀以辟之勤大命爲句不辭甚矣此余得惠氏傳校本見之惠氏書刊行本及古義中皆無之惠氏所譏自宗鄭讀鄭讀對揚以辟之爲句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而短方氏馬氏方解辟蓋辟通之也對揚君命而不敢自當焉故遊之也馬解銘于太常祭於大烝鼎乃王之鼎朱子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如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乃王之命銘彝鼎也其意亦譏末子句絕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也今孫氏乃率混以被之西漢諸儒務形換響以欺未學之人而已是並惠氏之言尚未能解也

惠氏曰通俗文惜不傳蓋因南宋俗儒空談道學凡有用之書至南宋而皆亡矣

此惠氏校毛詩小雅都人士釋文引通俗文長尾爲蔓之語按李虞通俗文不過小學之支流餘裔通俗文不知誰錄及隋唐二志說各不定即以爲有用亦可至南宋諸儒所得豈止于此斥之爲俗儒則失是非之心矣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如兩複爲帊瘡瘢曰痕段具曰鈷出腳爲尿疏門曰橋欲燥曰曝樹鋒曰杪捫摸曰揩縣鎮曰縊埒土曰坌入口曰咮侏儒曰矬明醬曰嚼沉取曰撈去汁曰渟物傷濕曰潎小兒戲謂之狡獪凡如此等皆於經義爲用甚鈔撮子由有言小學之事有集韻類篇二書大體已備況說文玉篇干祿字書九經字樣等現存其他唐宋人所著小學書甚

莊氏炘曰古書亡于南宋隋唐書目所有十不存一當由空談性命之過小學書自方言說文廣雅而外僅存玉篇已爲孫強所亂後學鑽仰惟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最稱博贍引書數十百種云云

此莊氏炘一切經音義序之言按此序前云此書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閱千餘年而吾友任禮部大椿孫明經星衍始見此書其言既已明矣而此下忽云亡于南宋由空談性命之故云云隨口猵誣不顧理實並不顧自己前後言語脫節此書之作作乎引

羣籍藉存古書然據阮氏揅經室外集提要稱雖資餘力
志實從釋藏中刊印蓋其罕傳于世也久矣非南宋始
也按隋志所有書目盡於江都王明卿揮麈錄引唐杜寶
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江都王世充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
目中所有蓋無一帙傳于後代　元行冲毋煚所上羣書
四錄二百　古今書錄四十　卷　元行冲毋煚所上羣書
卷　古今書錄四十　卷　元行冲毋煚所上羣書
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歷初書成凡
目崇文總目志言藏書
云四十卷其所著錄經祿山之亂尺簡不存莫盛于開
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王堯臣上新修崇文總目通考作六
海作六十卷中興書目十卷或云八
國史志作六十六卷　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
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
者長編亦云總目亦有
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分甲乙丙丁爲四部玉海
可取而誤棄不錄者熙甯元豐以來謚事購求政和七
書兼不著錄者言之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或云八
年孫覿言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幾萬餘卷別製美名以
萬九千六百卷舊經籍志凡四部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
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新志云有名而無書者十
益五六而俚言俗說很有存者亦有幸不幸與　後元載
及文宗時鄭覃奏求書於是四庫復完昭宗時秘書省奏

原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其七萬餘卷黃巢之亂蕩然無遺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求獻書又訪圖書于蜀得九朝實錄
及他雜書千餘卷而已五季時右掖門三館止十餘楹書
纔數櫃　玉海注云先是朱梁都汴以今長
慶門東北廳舍十數間列爲三館　建隆初三館書
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收圖籍江南蜀最多開寶中
參以舊書爲八萬卷太平興國二年始于乾元殿東改建
三館三年成詔賜名崇文院雍熙中建秘閣書庫分內庫
遷籍藏之　館閣並稱以此昭文書庫在東廡集賢書庫在南史館秘閣皆在西廡　上謂侍臣
今三館貯書數雖不少若觀開元書目卽遺逸尚多乃詔
下開元書目比校闕者搜訪自建隆至祥符著錄總三萬

學仮嘉定三年編次中興館閣續書目得書七百五十二
家八百四十五部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十三年以
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
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路刻板求及獻者
不與焉由前而觀隋唐書目所有屢經兵燹聚散不常或
爲崇文所誤棄厥跡昭然由後而言南宋所得書多于北
宋數萬卷而云隋唐書目所有之古書亡于南宋由俗儒
空談性命之故鑿空妄說矣又按大觀中秘書監何志同
言漢著七畧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
萬卷唐開元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歷間崇文總目凡三萬

六百三十九卷慶歷去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
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云晁說之曰劉歆告揚雄
云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顧弗多邪今有一周易
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于二百國寶書及不修春
秋有卿士大夫諸侯禮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以隋唐經
籍志畀氏西齋書錄求之今其存者有幾也葉石林過庭
錄曰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公卿名藏書家多止
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憲擇之甚精止二
萬餘卷而校讎詳慎皆勝諸家吾舊所藏與宋氏等而宋
氏好書人不多見者吾不能盡得也王明卿揮麈錄曰承

平時士大夫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佚靖康俶擾中秘所
藏與士大夫家悉爲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嘗盛平
生好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霅山弁山居建書樓以處之
極其華煥丁卯年兵宅與書蕩爲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
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邪又据周密齊東野語
所論一條可知古籍散亡古今事勢類然漢學家毒烈宋
儒動以莫須有之罪歸之信口駕誣世俗無聞者衆眩于
高名之游言異書之難見承虛易感將謂信然吾故爲本
之敦史傳記箸其實蹟以明之大抵駁雜之書爲大儒所
不取則有之若有用之書稍有識者所不肯廢南宋諸儒

垂三百年無人得見按明自永樂間取南京藏書送北京
又命禮書鄭賜四出購求修永樂大典共二萬二千八百
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錢版十三抄本十七正統時楊士
奇修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我　朝開四庫館取四千九百
四十六卷經六十六種史四十一子一百三種集五十五種　則南宋書留千明
而未見者尚多可得謂道學亡之乎
戴氏曰衆家之書亡于永嘉師承不絕獨鄭氏後儒不足知
其貫穿羣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於是兢相鑿空朱子嘗
在朝與議父在孫爲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康成答趙商問
因謂王介甫新經出士秉注疏不讀卒有禮文相視茫如云

云
按胡紘論甯宗爲孝宗服止應期以光宗雖廢固尚在也
朱子心非之而無以折後見鄭志答趙商問乃有諸侯父
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服皆
斬之文方定父在爲祖承重之服因嘆若無康成此事終
未有斷決云云戴氏宗信鄭學此論信正無病亦祇佞傍
朱子可知不能出朱子之軼之範圍
又曰後儒鑿空之說歧惑學者其弊有二一緣詞生訓一守
訓傳謬緣詞生訓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訓傳謬所傳之經
並非其本經

段氏若膺曰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中庸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
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名
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證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
其所爲細已甚焉
按此宗旨專重考證硬坐中庸此節爲考證之學謬而陋
甚聖人所謂考諸三王云云者政謂義理之相印所謂若
合符節豈如漢學諸人以考證文字訓詁當之乎閻百詩

據呂氏春秋子夏辨三豕渡河事稱爲聖門考校之學既陋而可笑其後段氏本之以發論曰校書何放乎放于孔子子夏信駁雜之說標之以爲宗旨並誣聖人愈妄而愈陋矣夫義理考證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則一貫離之則偏蔽二者區分由于後世小賢小德不能兼備事出無可如何若究而論之舉竟以義理爲長聲考證文章皆爲欲明義理也漢學諸人其蔽在立意蔑義理所以千條萬端卒歸于謬妄不通貽害人心學術也戴氏後猶知悔之（戴氏稱天下有義理之源考覈之源文章之源後曰義理即考覈文章之源義理復何源哉吾前言過矣云云茲段氏復變本加厲竟以考覈爲聖人之念務方共蔑棄義理文道也非惟不能亦並未聞其嘗爲如是之言此猶可見古人淳質但自爲學而不敢以之別標宗旨罔道迷人（取譏達學也

又曰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猶未盡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

此段氏推尊戴氏之言誕妄愚誣絕不識世間有是非矣無論戴氏蓋棺之論未及于此即其所尊爲導師自貢馬服鄭揚雄蔡邕許愼孫炎郭璞賈逵劉熙諸人可謂眞能考覈名物制度訓詁小學矣而皆未聞其克通乎性與天道也非惟不能亦並未聞其嘗爲如是之言此猶可見古人淳質但自爲學而不敢以之別標宗旨罔道迷人（取譏達學也

又曰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猶未盡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

此段氏推尊戴氏之言誕妄愚誣絕不識世間有是非矣無論戴氏蓋棺之論未及于此即其所尊爲導師自貢馬服鄭揚雄蔡邕許愼孫炎郭璞賈逵劉熙諸人可謂眞能考覈名物制度訓詁小學矣而皆未聞其克通乎性與天道也非惟不能亦並未聞其嘗爲如是之言此猶可見古人淳質但自爲學而不敢以之別標宗旨罔道迷人（取譏達學也

閻氏曰秦漢大儒專精讎校訓詁聲音魏晉以來頗改師法易有王弼書有僞孔杜預之春秋（近有輯漢注左氏以易杜注者本此論）范甯之穀梁論語何晏解爾雅郭璞注皆昧于聲音訓詁疎于校讎則多訛文脫字而失聖人之本經昧于音聲者也疎于校讎則多訛文脫字而失聖人之眞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古而後儒不知古學於是爲義疏爲釋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爲貴漢唐之說視之蔑如宋元以來言北海則爲俗學言新安則爲聖學習尚久矣

此閻氏若璩序臧氏琳書語專主漢儒讐校文字訓詁著
音而短魏晉以來師說言殊乖謬厥後段氏等諸人議論
宗旨一本於此臧言臧氏書名爲其孫鏞所竄亂此閻氏
序亦其僞託陸臧氏自言治經必以漢注
唐疏爲正是亦未嘗諷薄陸孔又特著陸孔傳稱其人節
謂畎之北海鄭公范陽盧公無媿學者九宜師仕不特釋
文中義二書爲下古模範後世有徇利貪榮苟免無恥亦
自命爲經生斯孔陸之罪人也又稱六經傳注當與六經
正文共垂不朽師儒孔杜預王弼皆不能廢其言平允信
正不必閻氏所說同見則此序爲臧鏞僞託或有然也段
氏祖氏等不能識眞以爲
琳書閻說因共附會之　范蔚宗有言千載不作淵源誰
澂則以漢儒章句爲聖人之本經本義在漢儒已自有
不肯信者如荀悅所論是也而閻氏乃從千載下經累代

諸儒講辨經學大明之後方復欲主張追而復之豈非乖
謬不通至妄之邪說乎漢儒雖事精然豈必皆是當時五
經已各異義魏晉以下雖疎昧然豈必皆無足取傳注具
存可覆以稽閻氏乃欲全用漢人章句譏二劉陸孔好尚
後儒不知古學而獨推臧氏深明兩漢之學此不過好生
議論假令唐賢當日或如今閻氏諸人之見專搜輯漢注
於魏晉以下概從擯斥則今日諸人又不知若何嗟惜王
輔嗣杜元凱矣夫謂北海爲俗學此誠妄人然實宋閻宋
元間有名儒却訾鄭學爲俗者語既多誣至因是發憤專
作蕭後人妄改加草也卽謂木版在大歷之世而子美在前已用蕭蕭非石刻
成石經最劣不足信據而杜子美在前已用蕭蕭非石刻
王漢儒盡斥魏晉以來則亦悍然不顧用固不通豈若朱
已如此可知非後人刻改也按六部韻以蕭有豪尤爲一部顧氏古音表以蕭宵肴豪
子極推康成又力尊魏晉諸儒注疏兼收並取惟是之從

幽爲一部孔氏詩聲類以幽尤蕭爲一部段氏音均表以尤幽爲一部而以蕭豪宵爲一部而以蕭就幽尤離騷九歌蒲逢若濛以韻憂然脩可通而義不可通也說文艸部蕭艾蒿也从艸肅得聲爭部蕭字訓持事振敬詩烝民肅肅王命仲山甫或肅或艾書洪範恭作肅肅皆同　毛傳言不譁譁正形容得是時出師氣象及詩人措語之妙言但耳聞馬鳴雷見旆旌蕭然不聞人聲故以不譁譁雙釋二句若蕭專屬馬則此傳止當在馬鳴一句下旆旌是無知物非有血氣豈亦可以不譁譁訓之乎要之此詩連下文皆有肅意政不必拘于馬用本義故朱子移毛傳不譁譁于徒御不驚之下而于下節有聞無聲亦以至肅解之也劉勰云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隨物宛轉屬采附聲與心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態杲杲爲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由勰此論則肅肅狀馬聲甚拙不及蕭蕭字達甚非但失義並失情景之妙臧氏謂蕭涼蕭條則入近人辭氣不知風雨瀟瀟亦非近人詩也瀟說文水名若聲則亦蕭涼意又如段氏說左傳人盡夫也當爲天字之誤不知此句緊劉上文父與夫句作答又以見其母爲機速婦人一時相紿倉卒情事不暇顧理曰角如繪之妙若作天字則是其母正告以三綱之義分義至重安得人盡云云而方敎之以背其天乎又陳晁桃椎爾雅切磋琢磨四者各爲治器之名非有淺深朱子釋爲磋精于切磨密于琢殆強經以就已說云云按毛傳雖本爾雅作四事解然爾雅本以釋詩詩訓詁之體未暇釋意武公作詩子貢賦詩不據古人無此行文法故貴以意逆志也朱子釋之至明而確事理昭然正合子貢之意陳氏不諳文義又不知說經與訓詁體例不同又昧于事物之理而妄譏之謬矣陳又言我將而石皆訓爲助朱傳解石爲尊此好新之過天與牛羊叙尊卑眞屬戲論按解經好新朱子所斥漢學所尚今解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已自詳論其所以改之之故矣陳氏皆未知而妄以箸書以爲可以駁朱子眞不知量也王謂以天與牛羊叙尊卑爲戲論此輕薄無知之語昔高貴鄉公問傅士乾爲天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語意同此皆不通之論夫天與牛羊何嫌況屬詞比事本非均敵將亦以此譏孔子爲戲論不知尊天乎又於既石饗之集傳云文王降而在此之石不知此字何指文義難通按說文叀專也从屮从𠙵𠙵相比次也徐鍇繫傳曰𠙵近也近在此也古人文法多用以指上文如易繫辭爻也

者效此者也云云老子曰吾何以知衆父之然哉以此若用以指現在則如左氏傳韓宣子曰起在此賈誼曰今令此道順則又以指下文則集傳所云亦謂降在此豈何不通之有新學說經所譏干庶宋諸儒謂經字曰譌經義不合者數百十條大抵斷戕小文嫉黷微辭皆若此類雖非閟旨所關而疑似亂眞姑舉此數條以見例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至其顯失則不待辨

段氏叙臧氏經義雜記論爻字形聲曰魏晉間師法尚在南北朝說音義家雖多而罕識要領至唐顏籀作定本陸氏作經典釋文賈氏作義疏皆自以爲六藝所折衷究之定本不漢學商兌　卷中之下　三十六

可遽信釋文正義其去取甲乙時或倒置經字之曰譌而經義何能畢合也又江氏聲序臧氏書論五經傳注曰唐初陸孔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費孟荀虞而用王弼書不用鄭氏而用僞孔左氏春秋則舍賈服而用杜預漢學之未墜者惟詩禮公羊而已穀梁退廢氏而用范氏解猶可也論語用何晏而孔包周馬鄭之注僅存爾雅用郭璞而劉樊孫李之注盡亡尤可惜者盧侍中禮記注足與康成媲美竟湮沒無傳陸氏釋文雖頗采諸家異同之字而不能別白是非且或是非顛倒遺誤後人宋元以降鄙下無識矣承斯後者欲正經文刊譌字復訓詁俾各還其朔豈不難哉江藩漢學

師承記序曰唐太宗命諸儒萃章句爲定疏惜乎孔冲遠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廢氏而進范甯論語專主平叔棄珠玉而收瓦礫宋承唐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至元明以來此道盪晦長夜悠悠視天夢夢近吳中沈君欽韓例學堂集亦言孔穎達者賣國之訓子楊然無得于漢學蔽頗之智奉僞孔與杜預而其心焉拼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又曰孔冲遠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昏髦之年任聰逃之任觀其尚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復廢服讓又論杜預起執袴之家習窮弊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盭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劉炫之規不足仆其短又曰杜預以門利之徒憍不知禮文蹶然爲之解僞然行千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云殆所謂習俗移人乎

按凡如此說皆推衍閻氏之意詣賦多誣非止失平竊謂

亡軼非唐賢廢之也賈服左注隋志言其淺微孔冲遠稱其罕存杜注之長陸澄王儉已共推崇崔靈恩虞僧誕姚文安互相申難則又非唐賢始尊之也或云服注爲杜所據亦恐誣而非實若使杜用服義是服杜固一家衛冀隆及崔姚諸人據何異同而申難乎以此推之則其不用者非本無全書必義短也顏陸孔賈學尚篤實未必盡識見寡昧不如今臧氏良氏江氏諸人也其餘師說存者多見本經注疏中如何晏論語解並存包張周馬鄭八家之說詩禮三傳義疏多存諸家之說不得盡誣唐賢偏好晚近而廢漢儒章句矣大抵論說經學只當論其大體唐人定

注定本大體已得矣至諸家傳本之異同及傳注之得失縱其小失不足以掩閎旨今閻氏等議定本議義疏議釋文以爲去取失當是非顛倒遺誤後人經字曰譌經義不合按釋文序云五經字體乖皆者多如某某云云直是字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殊綵又曰余既撰音須定紕繆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反存之者示博異聞耳則陸氏之于經字亦可謂不苟矣近歸安邵保初曰六朝經義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巍然獨存前止作音惟陸氏兼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尤爲精博雖以王弼爲王而兼采子夏京房孟喜馬融鄭元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干寶蜀才黃穎旁及張璠集解十數家視李鼎祚尤簡而賅苑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馬融書韓嬰詩亦存其概青訓之詐無

可以已乎

阮氏曰自東晉劉宋至隋兼北朝其間經史諸家皆是極精極博極勤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專之銳之深非後人所能窺企中唐以後人蔑視六朝（按此蓋暗指韓公也然韓公是論文論道不知唐初諸經正義及勅修諸史無不本于南北朝人或壞或掩實存而名亡後人於南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即如陸澧言等之音韻分部幸爲中唐以後人所不解故未經攘亂原注云顧學自朝顧江戴段諸君始明古法剖極精力皆在陸澧言韻圈之中其餘如三劉熊徐之于經疏庾蔚之崔靈恩之于禮服呂忱李登之于小學徐廣臧榮緒姚察等之于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南北朝之書天寶以後知其學者尠矣

按此論至公遠出前閻氏段氏諸人之上可謂儒林讜議矣然考其徒有宗主是說而推衍之者其義又失如詁經精舍所有諸人之說今附辨訂之其說曰魏道武以經術爲先北學始基是時南學未起又曰北學自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始至大儒徐遵明出遂開後齊周隋之派

故徐遵明見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六十宋閻曲爲之說則亦不得謂北學悉可信史稱魏齊雅尚與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尚又曰皆自渡江以後至宋元嘉何尚之始創南學之目迄梁天監盛又曰南人之學紹兩晉風也北人之學通兩漢傳也又曰隋氏於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人之精實云云按六朝南北諸儒經學授受源流詳見北史儒林傳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例注解傳述人皋備今之議者大畧謂以六朝與唐人較則六朝勝以唐人所爲義疏定本釋文諸史皆本之六朝也此自確論固學紀聞雍照中按九經史館有宋槧梁岑之敬所按左傳杜氏引貞觀姚以繹籍說舛曲五代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爲證　以六朝南北較則北

又勝南以北人能宗用鄭氏易書服氏左傳也此則專主漢學祖開氏之說也其以爲之罪者則謂當時重南而輕北當時南人譏北人有父康成兄子慎敢道孔聖誤恥言鄭服非之語愚謂此論非誤今之漢學皆爾傳南而遺北致使唐人作易書左傳疏不用服鄭注又明西亭王孫作授經圖牽氏疑尊作經義考未之作師承一類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實爲有闕故後來諸人乘隙立論以爲經學當宗六朝於六朝又當宗北學也其宗旨如此愚謂南北學之得失孫盛褚裒支公李延壽諸人已有畧論若求之以實則賈服春秋解詁解誼當時與杜並存而崔姚諸儒已有駁難鄭氏易書實於經旨正解爲短唐人所定未便爲非諸

人之論耳食剿說以張門戶於諸經經文實未嘗請諸儒注疏實未嘗詳玩不過客氣好事矯異矜名而已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斷未能若唐賢之篤實也新唐書於啖助傳贊推論趙陸啖施穿鑿之弊因曰此可見新說無益不知而作者之妄也後之人惟嘗發明舊義或先儒有偶闕者補正之然已非天授之才不能而往往喜逞私見則愚而可憫者也云云此誠篤論已

王氏曰識緯之作其來已久孔子既叙六經別立識緯以遺來世緯與經實相表裡不爲大儒所棄漢儒以緯書爲孔子固亦有孔子之緒言在焉云云漢所作何焯曰緯書中此或然耳全尊信之則謬妄矣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

句皆命從緯光武以讖與故好之此時主之偏見豈聖人之正道乎陳振孫已譏其甘與莽述同智　朱氏彝尊謂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爲外學謬妄如此其時儒者學識可知唐儒撰羣經正義亦知遵信讖緯陳氏曰附會者學識存九部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蓄以來其學寖微考唐志猶存九部及孔氏正義亦即陳之以絕僞妄矣按孔冲遠因言緯文郤僞不可全信欲刪除之以來博古之士多喜習之即有不能深信者亦未敢斥爲異端按凡安國毛公皆不信桓譚張衡尤深嫉之范蔚宗云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鄴與以逐薪俸免賈逵能附會文字最著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晉志稱魏晉之世王肅王弼杜預皆不信之宋大明梁天監隋高祖皆切禁之煬帝即位乃發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其見存者于六經之下以備其說　自歐陽修有論九經請刪正義中讖緯劉

子而魏了翁作九經正義盡削去之自後學者同聲附和而

識書遂致散佚良可嘆惜也按康成用讖取讖先儒王厚齋氏鄭氏皆云使其尚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僞者乎朱氏毖緯姑存之以備凡曰可也王氏此一嘆惜宛于贊邪害正之甚者矣而朱子注論語伏羲龍馬負圖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云云是亦不盡棄其學此引朱子所謂重言欲假以開執人口不知義理則當遵正軌考証則不廢旁稽古書流傳典故間有可信不妨引徵與立意宗之其旨自別而歐陽氏魏氏欲皆去之所謂因噎廢食也不知緯與經原無大異經所不取政當以緯補之朱氏毖緯一篇至精博但不推本經義證明其說恐仍未能息羣喙也今故復申辨以祛幾見之惑

此王氏和政韓勅孔廟禮器碑所引緯書百數十條以爲足證經傳辨則辨矣博則博矣然余即其所引按之皆駁雜之說無一語一事足明聖道政教之用足資人事身心之益豈若經文字字典常修已治人之方宰世經物之具信如寒暑昭如日星循之則吉悖之則凶者乎漢學不信危微傳心之要格物窮理之學克已求仁之方而主訓詁小學主考證或舍經文專爭傳注主其同已非其異已者惟憑智以徇私不因心以會道欲山此路引入以濟其變亂常行之術最惟陋者則如此表章識緯極矣

錢大昕氏曰通儒顧亭林閻百詩陳見桃惠天牧諸先生出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眞臧氏亦其一也

按此亦錢氏叙臧氏琳書語其述漢學師承不爽惟得義理之眞一語恐五百生墮野狐身耳

江藩曰三惠之學興于吳江永戴震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

汪中曰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通儒如顧閻梅胡惠戴皆繼往開來至戴氏集其大成

按自始皇元年至今二千一百餘年上溯周敬王壬戌孔子卒二百三十三年此云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是直繼孔子之統又不數秦漢魏晉六朝南北諸儒矣是殆因伊

川明道墓誌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緒于遺經云云及朱子稱程子因子思中庸得孔孟不傳之緒羅璧識遺稱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于正等語而妒之故爲此語以敵之而不顧其言之莫亶人之弗堪也

以上畧舉諸說以見漢學家宗旨議論千端萬變務破義理之眞藏

於易則有胡渭易圖明辨惠士奇易說惠棟周易述易漢學
辨惑亦力闢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也
易例周易本義辨證洪榜易述贊張惠言虞氏義虞氏消息
惠氏士奇曰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
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
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氏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
書又創爲虛象之說而古易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
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
江氏藩曰永嘉以來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至南齊用鄭

義隋唐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氏集解博
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
績畧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魂歸魂飛伏爻辰爻互
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
談程朱理學錮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
如土梗夫漢儒之說以商榷爲祖商榷之說孔子之言可謂
之穿鑿邪說哉自王韓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
說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漢學家王張管輅傳）
皆以爻辭爲文王作無
周公易故止稱三聖　昌明于世
國初老儒如黃宗羲易學象數雖闕陳摶康節之學而以納

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羲周易象
辭闕書辨惑亦力闢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也
按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引壁經古文卷多異字顧亭林氏
謂以今經校則說文爲短說文引易孟氏古文也西京時
劉向校書以中古文較施孟梁邱之易經或有脫字惟費
氏經與古文同云有脫字不云異其所爲古文也鄭氏實
傳費易輔嗣之注用康成本則雖改爲俗書其經義固不
異如惠氏棟九經古義所載古文大抵字異而義無異
者也至于易本實象（實象之說本之朱子非虛象較界例所論固最
得理然輔嗣之斥互體卦變五行僞說滋蔓非無見也孔

冲遠奉詔作疏獨用王注廟清于古誠有功于四聖長孫
輔巖等無識其作隋志既嘆鄭學不過仍王儉陸澄之餘
論而已趙紫芝詩曰輔嗣易與無漢學意深惜之而鄭樵
遂謂王韓之學浮于桀紂（鄭又本之范甯甯謂王何晏罪深于桀紂）似皆偏
而失當不如朱子本義理說易而求實象亦不廢之變爲
得易之本義但不用漢儒爻辰納甲飛伏諸邪說耳如惠
氏江氏之言則門戶習氣之私太甚姑勿與深論是非之
精微祇盡祛魏晉以來儒說而獨宗漢易（惠氏易漢學孟
卷鄭氏一卷京氏二卷荀氏一卷周易述易一卷虞氏一
以荀虞爲主參以鄭氏宋咸干寶諸家）此非天下之至
蔽者斷不若是之詖學易而專主張游魂歸魂飛伏爻辰

爻互升降消息納甲等說此非天下之至邪者斷不若是之離謂漢人所說皆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人之本義此非天下之至愚者斷不若是之誣夫以京孟之邪說荀虞易駕之商衢因復駕之孔子誕誣甚矣孔子十翼具在有一語及于納甲飛伏爻辰等說哉漢儒之易謂兼存一說則可謂三聖之本義在此則不可且孔子學易寡過而孟喜背師京房殺身豈易之用哉

言易而與程朱異旨者尚有數派如力闢圖象則毛奇齡黃宗炎胡渭宗虞氏則胡渭黃宗炎惠棟趙繼序張惠言崇鄭學則沈起元魏荔彤王宏錢澄之惠棟論變則毛奇齡說升降則刁包喬萊而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以變易交易反易對易移易論易凡此皆漢學之支流雜派也

通則連斗山毛奇齡說升降則刁包喬萊而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以變易交易反易對易移易論易凡此皆漢學之支流雜派也

其人毛傳鄭箋棄如糞土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直斥之為異端邪說可也

按王柏刪詩罪無可逭斥之為異端邪說是也近人攻朱子者或罪柏為妄謂朱子實啟之或挾柏為功用證朱門之人且不遵朱子以為口實皆非正論所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者也愚謂朱子自是王柏自非史臣贊之無識許謙疑之是也陳師道信之非也至于小序自歐公朱子後

於書則有閻若璩古文疏證胡渭禹貢錐指惠棟古文尚書考宋鑒尚書考辨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經師系表江藩曰自孔氏正義取僞孔書而馬鄭之注皆亡

國朝閻惠出而僞古文寖微馬鄭之學復顯于世矣如胡渭洪範正論雖知僞古文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洪範五行傳亦出于伏生非真能信漢學者也

按僞孔古文書至閻惠諸家書出舉世皆知已有定論晉

詩又注禮時未見毛傳後作毛傳箋却多用禮說所以有
不合後人各主一家互相申難誠不得已而近世學者或
妄謂鄭皆同毛詆孔疏爲不得理此祖鄭之陋習誣妄而
不顧其安者也不足與辨矣

於三禮則有沈彤周官祿田考惠棟禘祫說江永周禮疑義
舉要戴震考工記圖任大椿弁服釋例錢坫車制考張爾岐
儀禮鄭注句讀沈彤儀禮小疏江永儀禮釋宮諸增注褚寅
亮儀禮管見金日追儀禮正譌張惠言儀禮圖淩廷堪禮經
釋例黃宗羲深衣考惠棟明堂大道錄江永禮記訓義擇言
深衣考誤任大椿深衣釋例三禮總義則有惠士奇禮說江

永禮經綱目金榜禮箋江氏曰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
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制度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
然必欲攻擊漢儒僅于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
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與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
儒罕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
而注文隱攻鄭氏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袼
祕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
則專用注疏至陳澔乃爲集說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者皆趨
淺顯不問古義矣

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于禮經然或取古注或
參妄說謂朱子吾無取焉方苞輩更不足道矣

按諸儒之于禮經誠爲盛業然朱子於儀禮用功甚深而
於叙錄絕不齒及或參其說卽無取可謂公是乎

阮氏元曰賈疏周儀二禮發明鄭學最爲精覈惟自六朝至
今說二經者甚多其精義及制度術算文字訓詁多有出于
賈氏之外者皆可採擇至康成亦間失經旨而三鄭亦或有
異同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從違云云

按此阮氏之說可謂卓然不易偉論矣益三禮專主制度
名物此自漢學勝場兒又能不拘注疏舊法兼收博取實
事求是論學皆能若此固萬世之眼目矣但任此者不易

得其人耳

於春秋則有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馬驌左傳事緯及附錄
陳厚耀春秋長歷世族譜惠棟左傳補注沈彤左傳小疏江
永春秋地理考實三傳總義則有惠士奇春秋說江氏曰宋
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
深于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

按左傳與毛詩在漢代興之最晚而傳之獨盛哀平之季
迄於東漢爭左氏者若劉歆鄭興父子尹咸陳元范升賈
逵鄭元詳矣六朝及唐亦惟治左氏者較盛故陸德明謂
二傳近代無講者則非自宋人始漢學家非不加之特歎

世無聞而篤以誣宋人爲之罪耳且貴文章亦不自宋以
後而公穀亦未嘗非文家所貴此則非漢學者所及知耳
其爲之注者服氏慧田孔冲遠已自云爾則世
人罪唐人作疏棄服用杜者亦誣也詳見中卷至何休公羊解
詁悖理傷教甚衆康成發墨守于前劉原父權衡於後以
及穉圭鼠黃之書既明且允今或有祖述何休爲專學者
則客氣好事豪舉而已大抵爭春秋者有二一則爭傳以
衛經一則爭注以衛傳究之喙趙陸胡與夫賈服之注有
微有顯聽世興行近人攻杜預惜縻信輯賈服紛紛著述
志亦勤矣迄不知於游夏所莫贊者果能通其悖乎似不
於四書則有闕若璩四書釋地江永鄉黨圖考戴震孟子字
義疏證劉台拱四書駢枝毛奇齡四書改錯大學證文錢坫
論語後錄

按如四書釋地鄉黨圖考誠爲朱子功臣故凡爲學但平
心求是補正前賢是前賢之所攸賴而望于來世之有其
人也若用心浮淺又挾以門戶私見叫囂呵斥惟以能詆
訾前哲爲爭名自矜之計則無論其言未是即是亦不成
氣象矣朱子四書集注惟重發明義理以訓詁名物注疏
已詳不復爲解故曰邢昺論語疏集漢魏諸儒之說其于

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學者諱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
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畧者又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
考制度釋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
用力如此按臧氏玉林曰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爲主曰此
其本原也本原未見而遽援以後儒之傳注非特理奧有不能驟領亦懼爲其所陷也諸人排此以爲臧氏宗旨矜爲獨出不知皆朱子緒言也且臧氏懼爲所陷
遂逃而去之終身不復求之理奧此所以蔽也又曰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
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
按漢學家惟剿此一層遂差失離畔而去據此可知朱子非廢訓詁名物不講
如漢學諸人所訾謗也大抵爭四書者於大學欲復古本
去格致補傳此自宋代以來紛紜甚衆不始于今日於論孟欲刪集注此創于黃
震後顧氏和之或訾集注未當別自改爲注說此自毛奇齡戴震
之竊謂自唐人定注疏論語所取包張周八家之說後如
唐宋諸家所有解義皆經朱子訂取幾于曾經聖人手議
論安敢到者蓋朱子於他經固皆極情徵而于四書尤其
于生全力所萃故既爲集注又爲或問以發其所以裁取
之意幾經審諦而後定著後人甫得一粗解便矜爲獨出
不知是其所再三研慮而簡別不肯用者也孟瓶庵言今
人未毀齒便讀朱注後來畧見別解却痛詆程朱此言誠
足爲大戒又云毛西河攻擊程朱不遺餘力其所最以爲
得手者以程子言性中只有仁義禮知曷嘗有孝弟來以
爲初入學時便不喜此語考朱子答范伯崇書一條當日
已明辨之毛氏不知以爲獨出之見可以訴訶程子其亦
愚而不知量也已因憶　惜抱軒筆記有一條說孟子及程門諸賢說此皆從心體上說朱
必有事焉以爲程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爲事似是
誤也云云檢按朱子有答何叔京書一條政辨此義且程
子亦有此說數處甚詳惜抱偶未見耳乃云集注引上蔡說不當欲去
輕議集注顧亭林疑仁者安仁集注引上蔡語雖似少淺固爲安字解若
之不知上蔡語雖似少淺固爲安字解若亭林所引太甲

顏子非安仁之事也又劉台拱論語駢枝解文莫猶人引說文方言廣雅以文莫爲勉強似也而以躬行君子爲由仁義行則非是凡如此類不可更僕姑舉一二學者詳之可也或屏棄注禁子弟不許讀某氏或斥不應立有四書之名汪中○按朱子辛丑與呂祖謙書始以論孟中庸大學合爲四書庚申三月越十二年嘉定辛未劉爚爲國子司業奏乞開偽學之禁刊四書于太學理宗淳祐十一年眞德秀乞進讀朱熹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此四書之始也四庫提要曰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自宋淳熙朱子始其懸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武帝義疏以下散佚並盡元明以來爲四書者甚衆明史藝文志別立四書一門蓋循其實焉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皆附于禮示不去籩羊之義按此卽汪氏之所以藉手或於中庸別收章段李光地○按安溪平生事事學朱子如依檃栝蘧然者而其所著書則論孟則有訓記大中則有章句或爭今集注非定本而妄引祝氏本欲易之

劉記則擬諧類文集擬大全集

於小學則有邵晉涵爾雅正義王念孫廣雅疏證戴震方言疏證江聲釋名疏證補遺續釋名任大椿小學鉤沉字林考逸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吳玉搢別雅段若膺說文註訂於音韻則有顧亭林音論古音表唐韻正韻補正江永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戴震聲韻考聲類表孔廣森詩聲類洪榜四聲均和表

按小學音韻是漢學諸公絕業所謂此自是其勝場安可與爭鋒者平心而論實爲唐宋以來所未有然而阮氏謂顧江戴段諸公韻學皆不能出陸法言之範圍也於經義總則有顧炎武九經誤字惠棟九經古義江永羣經補義臧琳經義雜記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劉台拱經傳小記王引之經義述聞武億經讀考異義證以上皆據江藩　國朝經師經義著錄所謂專門漢學者也其實諸家所著每經不下數十種有刊行而不爲江氏所採者有刊行而江氏未見者有刊行在江氏著錄之後者有僅傳其目而竟未成書者如錢大昭可廬著述僅刊書名及序例而實無成書新名林立卷帙盈千充牣藝林要其中實有超絕冠代江河萬古自不可廢究之主張宗旨既偏則邪說謬言實亦由是以及于文章則以六朝駢儷有韻者爲正宗而斥韓歐爲僞體

漢學家論文每曰士苴韓歐俯視韓歐又曰骫矣韓歐夫不少苟或擇之不精則疑誤來學眼目匪細固不敢輕以相假而弗愼取而明辨之也

以韓歐之文而謂之骫眞無目而唾天矣及觀其自爲及所推崇諸家類如屠酤計帳揚州汪氏謂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後揚州學派皆主此論力詆八家之文爲僞體阮氏著文筆考以有韻者爲文其恉亦如此江藩嘗謂余曰吾文無他過人祇是不帶一毫八家氣息又凌廷堪集中亦

此退之文非正宗於是遂有訾平淮西碑書法不合史法者明艾千子曰宋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其心盛氣不復考韓歐立言之旨相率取馬班之書摘六六千遵嚴與弟道原書云學六經史漢最得旨趣根領者莫如韓歐曾蕃諸名家今觀諸賢衛有薄唐宋人之心故其文如此又云方洲嘗述交游中語總是學人與其學學遷固莫如歐曾不如學遷固不知學遷固只是無篇抄得三五句史漢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寨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孟堅不當時尚摹擬泰漢故薄唐宋近之學者又不知秦漢唐宋爲何物而隨聲附和亦以宋人爲不足學嗚呼其亦可悲也已愚按論學而薄程朱宗孔子論文而薄八家宗史漢此皆客氣強不知以爲知者也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云學者當于義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下盤旋近世錢氏謂陸清獻公曰公自從文公入某自從尼父以入耳皆一類妄談也

舉凡前人所有成說定論盡翻窠臼蕩然一改悉還漢唐舊規祧宋而去之使永遠萬世有宋不得爲代程朱不得爲人然後爲快足于心大抵以復古爲名而宇內學者耳目心思爲之一變不根持論任意譏彈顛倒是非欺誣徃徃而不返後起者復習俗而追之整兵駭鼓壁壘旌旗屯營滿野雲梯火牛厭勝五禁之術公輸墨翟田單鄒生之儔縱橫捭闔蕩張游說之辨百出新學小生本無是非之心亦無恩仇之報但隨俗波靡矜名走利相與嗥口瞋目曳梃攘臂而從之揚風縱燎欲以佐鬥爲鏖戰而決勝滅此朝食廓清獨覇而程朱之門獨寂然不聞出一應兵夫習

非勝是偏聽成惑若守文持論敗績失據吾恐此道遂傾矣蓋嘗憫之故爲反覆究論以爲漢學之人有六蔽焉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窮理爲厲禁此最誣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實謂程朱空言窮理啟後學空疎之陋不知朱子教人固未嘗廢注疏而如周程諸子所發明聖意經旨迥非漢儒所及固不得以是傲之也至于俗士荒經古今通弊不得概以蔽罪程朱如世治獄併案辦理也

楊慎曰宋儒以李斯之禍被之荀卿此言過矣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愚謂今漢學家以世人不讀注疏之過被之程朱與楊慎之論又恰相反余嘗斷是獄

以爲師之於弟傳道者也庾斯端人取友必端荀卿謂子思孟子亂天下以子張子夏爲賤儒以人性本惡放言高論足啟焚坑之禍則以李斯之罪罪之不爲無因若夫程朱言論道德初無偏倍今以王柏之疑經歸獄朱子是則亦可以令漢學者之妄蔽罪庸成乎至于世士不讀注疏則起於宋熙寧科舉之變法王氏新經之學朱子云王介甫新經義出士棄注疏不讀猶有禮文之變相視若如云云錢氏大昕自宋以制明永樂之修大全一先生之說數衍傅會併爲一談而空疎不學者皆得名爲經師至明季而極矣相沿既久爭趨簡易非程朱之過也

其三則由於忌程朱理學之名及宋史道學之傳其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殺人如商韓之用法慢慢平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所謂不欲明鏡之見瑕也其五則柰何不下腹中數卷書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爲駁雜細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棄餘而不屑有之者也沈氷壺稱王充論衡藉諸子以證經之誤識在董仲舒上可謂盲論至朱奭尊經義考總緯一門多取孫毅微書緯書本荒誕固不足辨實若今漢學家說經穿鑿僻妄義理淺狹如惠氏古義臧氏雜記最爲無取　其六則見世科舉俗士空疎者衆貪于難能可貴之名欲以加少爲多臨深爲高也既與程朱異趣而爲說不辨用意不猛

則其門戶不峻面目不著自占地步不牢求之于古漢儒之魁首惟鄭氏小學之導師惟許叔重而諸經號難治者惟三禮名物制度故諸人負之以招于世究其本志特出于私妄好事豪舉矜名原未嘗爲明經起見並未嘗反求之身推之人事實欲人已均獲治經之誼國家獲通經之用也吾此論出必爲漢學者所切齒然吾非敢爾也姑令彼平情自反爲學而首禁窮理妄矜博辨別標宗旨果於

明性命道德之歸程夫子兄弟出始因子思中庸得孔孟其七識二字用佛典　旨意如此至

之蔽而加之以復仇之志此其本心之所由者有之矣蓋新學之士未知是非之眞徒以矜名走勢苟妄附和機關用之既熟耳目擩染不覺自入其流黃蘗生有言辨有旨者倡之于前愚無知者和之于後其敢于犯天下之不辭者非好名也卽好利也愚謂天物弗察其所訓釋經文傳注惟任于目不顧其安聞見雜博傅會僻違辨說譬喻務給便利雖有左驗而實乖義理下自有公是公非宋儒義理實不能不用訓詁考證而漢

學訓詁考證實不足盡得聖人之義理而漢學家務欲破滅義理本既不足議論又乖用愈多馬愈良離楚愈遠如此而箸書名非不美也學非不博也究之聖人不享其意即己亦不獲治經之誼徒增故紙中一重公案耳明薛蕙曰訓詁之書大抵末嘗知道持其區區之見以推測古聖人之蘊所謂胠說也若于聖人之微言無所發明睢盱整正小小文義亦非儒者所貴也剖其下者離眞失正不惟無補于萬一徒增聖經之疵類耳蕙在明代其時未有今日之漢學而其言已如此考漢學家所執爲宋儒之罪者有三一曰以其空言窮理恐墮狂禪不知古今能辨儒禪之分豪釐利害之介者莫如程朱豈慮守捉者反爲盜賊邪亦過計矣按其說曰心性之學賈馬服鄭所不詳自王弼何晏柳子厚之

徒遠于宋熙甯以後此弊日深如使賈馬服鄭生于是時亦不可以默而已也云云此洪氏榜說夫以漢儒未有禪之世而信其不流于禪譬如執童子之未知妃色未見可欲者而信其與柳下同操也程朱之言心言理嚴辨乎禪坐懷不亂者也賈馬服鄭當未有禪之世又不知有心性之學而不流于禪童子之未知妃色者也且今人利欲薰心矜名走勢而切切焉憂禪之爲心害亦過計矣事障未除而恐其墮理障又代憂夫他人之事障未除而恐其墮于理障又代憂夫必不中夫理障而恐其流爲他人之理障者豈不爲禪人所笑倒乎孔子曰夫我則不暇譬如蕩姬淫女而憂其美之失節致敗壞風俗而切切然苦爭之豈不可笑耳如龜山近乎禪陸王全乎禪而其德業功名成就如彼豈今漢學諸人所能夢見故使天下學者果人人皆能如禪家之刻苦治心斬情斷妄其勝于俗儒之寄對根塵堅生情執日夜汨沒終身交滾于貪嗔癡淫殺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顛倒夢想恐佈墨礙煩惱憂惑老死不悟者已多矣故學人必於上項諸過俱已淨盡又實兼有龜山陸王之道德學問然後乃可精辨禪學之失與陸王之學之失所以害于道差謬于聖人利害得失實在何處吾以佛學致廣大極高明尊德性敦厚盡精微但前不道問學後不道中庸否則自家事障未除如

唐太宗之責蕭瑀身俗口道不將爲彼墮禪者呵棄而不屑與辨而又安能闢之哉明薛蕙王張佛老謂之眞聖人其說本柳子厚立論過差誠爲孟瓶庵言余觀楊龜山先生集爲人誌墓之文多稱其晚通佛學則知大勲德大道學皆不免旁通佛理然其人皆有根柢本領若明世士大夫不過剽竊緒餘於此道實無所見也余此段議論及西原瓶庵之說皆似獎禪恐遺誤學術學者要必兩邊究其實方能辨其故所望後賢以意逆志也漢學諸人之罪程朱以言心言理墮禪不過竊取門面題目以成獄評之而已非眞有見禪之爲害也如以宋明以來心學墮禪之害爲皆程朱言心言性言理啟之而以爲之獄案則不知六經孔子已

言心言性言理矣無論程朱以前自六朝及唐禪學之興與程朱無涉即程子同時最深于禪者莫如蘇子瞻而子瞻固譏程子言性言理者也朱子同時最近于禪者莫如陸子敬而子敬固與朱子異頓漸之學者也程朱之後最近禪者莫如王文成而文成詩曰影響尚疑朱仲晦則諸子嘖禪謂因程朱而誤者非事實也陸王之學其旨皆出于孟子而以爲程朱誤之事既多誣東坡最喜禪如思無邪齋銘凡思皆邪也與子由木覺自温公作潛虛專明之旨皆以爲秘密宗門矣温公講心學又曰光近得一訣只管念个中字以迹論之豈不是抱話頭又葉少蘊避暑錄話云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鄭公問法于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

於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温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温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談温公日吾豈謂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違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乃復以詩不用金沙雲住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視此謂温公不通禪可乎　而向來不聞有人議其流害而獨罪程朱抑又不平若以程子之言有似于禪者則朱子嘗作記疑一卷已辨其失程子之意若以程門諸賢之流于禪者爲程子之罪而如蟠山之出其所陳時政絶無一毫禪病誤人家國高宗不行其言高宗則是豈不足以救弊夫禪之所以爲害在遺人事悖倫常程朱有之乎微

無內松薪以松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更禁月明又禪家語錄有曰譬如腳上忽患惡瘡但當療瘡不當憎腳如黃震顧亭林漢學家之議是何異欲縛行道而禁月明兼憎腳邪且所疑于禪者又非禪之理也使眞解禪者如張無垢蘇子瞻輩見之應且爲笑也何者是不知告子之不求於心乃政爲禪之三昧而求心者非禪也蓋唐宋以來學者所以墮禪皆專用心向裏就身心上做工夫直要明心見性此實出于達摩剿除知解義學直指悟理謂之頓門黃氏顧氏不知轉向義學搜捉賊犯又不覩聖人之全遂於疑似之際而欲關聖人之言其害更甚于禪何

也禁天下不許求心求理勢必使人人失其是非之心即
于惶惑茫昧而無復觀理之權衡矣近世漢學家又全不
用心于內全不向身心上做工夫耳食門面語惟務與宋
儒立異爲仇顚倒迷妄信口亂道其害又甚于黃氏顧氏
何也但恃數卷駁雜斷爛漢儒之言黃吻少年皆議宿學
勢必流于狂誕無忌憚要之實黃氏顧氏作之俑也自朱
子廓清以後七百年不幸又生此大亂可懼之甚也夫諸
人以程朱言心言理遵禪爲害于學術治術試考南宋以
來其治亂政事得失之由何者是禪學遺之大害又何者
是因程朱言心言理而致一一無實而虛構橫誣莫須有
三字何以信天下後世流俗無聞不學者衆耳食浮游附
和不察併爲一談牢不可破此孟子所爲好辨也彭魯岡
曰勿論禪與不禪只有這于身心有益于天下國家者便
是正學只有害于身心有害于天下國家者便是邪說此語
亦粗而有病學者詳之夫孔子修春秋爲亂臣賊子也孟子闢楊墨
爲充塞仁義也韓子闢佛爲其去人倫無君父也程朱闢
禪爲其彌近理大亂眞淆聖學也漢學閙程朱則竊其說
以申其不觀坐談空妙爲可徹倖于有聞也可見楊慎等之論皆竊朱
子之言而即用以反噬之又曰或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于虛
曠吞渺之中又曰其有志于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
于心而無事外求也此方眞是禪是以墮于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也此指陸子又曰近看中庸古
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

佛而言之者豈能如此殼實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二程先生方始開得此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不戒耳又識駁胡紘父在不當承重說後云今之學者於古人之遺文不爲之詳究以空言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窺漢儒之壘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又引說文解易恒卦又於大有用享以爲享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此等處不理會却費無限辭說準補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可知今人主張鄭學小學以爲門戶皆竊朱子之據以上諸說朱子教人讀書平實如此緒論而反置之

何嘗如今漢學家所置云爾哉其一則曰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于家國夫自古亡國以用小人近世議論專以亡國之禍歸之君子或謂之曰黨曰道學曰講學之家曰講學門戶若以比于佞人宦寺尤當戒者而不聞一人議曰某代之亡以用小人之過也可謂失其本矣或云洛蜀黨分而北宋亡道學派盛而南宋亡試平心核之徹此而推原禍本則一二君子不得辭其咎又以明之亡亡于門戶門戶始于朋黨朋黨始于講學講學始于東林東林始于楊時又論明馮從吾之爭講學以爲士大夫甲科通籍於聖賢大義不患不明顧須實踐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講也宿松朱書亦言陽明之失失在講學誠有如胡端敏而言之者豈能如此殼實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二程先生方始開得此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不戒耳又識駁胡紘父在不當承重說後云今之學者於古人之遺文不爲之詳究以空言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窺漢儒之壘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又引說文解易恒卦又於大有用享以爲享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此等處不理會却費無限辭說準補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可知今人主張鄭學小學以爲門戶皆竊朱子之據以上諸說朱子教人讀書平實如此緒論而反置之

不平心論事惟縢紙上之口似是而非以箝制人口動以亡國之禍加之使不得脫此帝舜所謂讒說殄行也夫不核邪正是非禍亂政教所由之實而概以亡國之罪加之正人君子果經世之言乎世論東林則同類之中賢奸先混伊雒則攀援聲氣末流依附雖創始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禍本則一二君子不得辭其咎又以明之亡亡于門戶門戶始于朋黨朋黨始于講學講學始于東林東林始于楊時又論明馮從吾之爭講學以爲士大夫甲科通籍於聖賢大義不患不明顧須實踐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講也宿松朱書亦言陽明之失失在講學誠有如胡端

敏之言者又曰古未有在位而講學者凡講學于居官之日皆所不取說者以中原陸沉實清談之禍雖爲過甚揆其流弊不得謂非有由也以上諸論誠爲有見亦頗皆實事無可置辨然愚心終不安其實蓋不然也問嘗反覆推究以爲堯舜之世亦有共驩豈得爲四岳五臣之咎孔氏之門弟子三千聲氣孳援甚矣豈可執爲聖人之咎則論東林伊雒之說非言之信也自古聖帝明王因時立政曰以救敝而已揖讓征誅忠質文之尙末流且滋弊端則因東林始于楊時而欲集矢于程子非言之信也伊古以來不能使仕宦者皆明于躬行實踐皆賢哲有學之士則謂

士大夫甲科通籍皆明于聖賢大義無容講學非言之信也堯舜都俞吁咈其戒臣鄰也曰余違汝弼汝無面從皐禹之謨喜起之歌伊傅周召之訓漢唐以來名臣碩輔所建忠于時主者刑賞舉措公私黜陟政治得失地方利病民生休戚無非講學而謂在位者不當講學非言之信也陽明之學是邪在位何不可講非邪在下又可講乎不論所講之是否第執陽明爲不當在位講學非言之信也且夫所爲講學者何先乎非尤當講明進退出處語默之義乎經故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又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爲下不倍又曰惡訐以爲直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明之君子於此皆犯之安在其能講學也目講學之名而不精求聖人利用安身之道徒使人詬病聖人之學不當講是誣之也昔程子以易之艮示鄂忠孝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于此忠孝因牓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易之爻象有六曰時曰位曰德苟違其義皆乖凶悔吝之戒凡此皆切近之學明之君子舍此不講而攻人之惡今之君子第見其害不究其實懲羹吹虀因噎廢食因執論以爲士大夫不當講學二者交病而皆失至死不相服竊以爲皆誤也夫堯舜禹

之傳天下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講學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講學也湯也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夔典樂教胄子直寬剛簡九德之行講學也周官三六德行之教樂正司成論說講學也易曰明辨哲議德行講學也孔門弟子問仁問政問君子問崇德修慝辨惑講學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講學也未達者之用在講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進退出處辭受取與語默謙晦不邀名不願外居易俟命素位之學既達者之用在講治平之理與仁與讓備事定

戒七情五性之毗于偏也如油著蝱利害存亡之幾決于毫釐千里自一身而至邦國自一物而至萬類何在非學何在不當講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謂不當講學邪今夫治河者導之使順軌則行乎其途而不爲害若殫精之以逆其性未有不潰決汎濫者也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故禁學者不當講學毋論非理道之正而其勢亦必不能終遏於是執子莫之中者謂學者當有躬行之實不當有講學之名斯論一出天下推以爲名言篤論矣以愚論之亦非信言也孔子論誠身之目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然後繼之以篤行夫學不講則道不明道不明安必躬行之皆出于是邪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然則謂躬行者不當講學非言之信也或又謂講學宜也祇當自講不當召聚徒黨以爲之名馴至聲氣攀援之弊似也而亦未盡事理之實夫傳道得吾徒有講則必有聽受之者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作而萬物睹師道立則善人多古人恥獨爲君子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豈不以爲君子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耶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臨岌得如生公說法聚石爲徒乎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曰學而時習有朋自遠方來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誨人不倦又曰狂簡不知所裁皆謂之于人也世之君子讀書論世斷何在不當講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謂不當講學邪國計著書立言以折衷古今大義乃併學而一章亦未讀吁可怪已且夫所爲講學者非將欲試之于用乎使第一人閉戶私居面壁對陳編而切究固可以自淑矣假如疑無與析奧有未通或致歧誤流害人心世道國計民生豈不悔辨之不早辨乎借使皆徹矣無疑矣不誤矣一旦用之亦必上告吾君中語同僚下詔百姓告之語之詔之不能皆喻必須講辨則仍是講學也故學縱可一人獨講斷不能一人獨行故謂講學不當同人者此無意于公天下用天下之言其意思局量亦甚迫隘矣若又以伊尹傳說太公之初爲說則又非倫王佐之人不世出安得恒置數百年天下萬衆不學萬事不理以待之遹遹不世出之王佐乎則以講學祇當杜門自講不當同人者非言之信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上者司成學政校官官爲之講學在下者師儒爲之講學如唐虞司徒典樂之法周官德行道藝之教孔孟六經之言蘊湖白鹿之規講之愈明愈甚國家皆受其福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然則亦患不講學耳豈謂不當講學邪若明人之講處己太高發厲激訐於疾之已甚斯疎斯辱未信爲謗不可則止等

戒均脉出位干政樹幟以講學爲號收召好名之徒以爲聲氣不思艮止之訓是隱也而弗修是惑也而弗辨是忿也而弗懲若是者政坐不講學也夫講學者鼓盛氣以强人從已未有不激人之怒者況施之敵以上及人主也然則非講學之足爲害而講之歧其方誤其用狥外爲人以滋之害而貽世口實也大抵論事者第論其大體得失之數而不深究其致敝之實往往情與事不相中晉楚帶劍各執其麾疎之見似是而非馴至潰敗決裂大繆不然而終不肯降其心析義未精未嘗異人事理而權之也故曰異以行權如明人之講學是也其所以爲講者非也世之大夫不當講學亦非也紛紛異論遞見謬說惟第論大體得失之數而弗詳究其實也推之而昔人青苗保甲手實罷役諸大端亦若是則已矣凡此政學之所宜講也孰謂不當講學耶（倣後書申屠蟠傳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彗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故漢明慕禍其罪在于非訐朝政造作虛譽此政坐不講明哲保身之學耳若但如儒林傳序樊準徐防等疏鄭元等傳所述立學講授本末京師建立太學訪求名儒徵詣公車以充禮官公卿各舉明經立五經博士分門專業各以家法教授士之願學者造太學受業亦通者爲高第擢爲講郎太常差次總領通經術者皆得察舉或臣學既成以老而退安車駟馬告歸鄉里各以其學開門授徒四方來游從者不拒至太學教法宜採漢晉宋元諸儒如左雄黃瓊胡廣朱子許衡不忽木論學校成法故事期酌盡一使天下曉然于一道同風之指經學小學外律算庶政分立科師職業分明期國不異學士皆通經足用自無明人門戶紛歧之弊及科舉空疎之陋矣

又考異說之興其始由一種知賢之過不能反己潛心盡精微之蘊以約之至道之正而又或鼓之以客氣浮情遂如水火之不相爲謀此在思孟程朱之世已然如楊墨告子蘇陸之徒是也（如東坡以伊川爲好豈非過論葉紹翁詆道學爲市近世熊賜履閑道錄書陸王爲異類蕭企昭詈陽明爲賊皆過言也）其後如黃震王柏等則信之不及疑所不當疑不探本實爲說粗疎迄于楊慎郝敬李塨毛奇齡等器識益浮淺偏見顚倒極口詆毀徒欲自絕惟顧亭林以忠信之質濟之以博物之學又以有激于時而務立說以矯倣論近理實而人始尊信之雖不專主漢學而抑揚太過竟成禍胎迫閻惠繼起墮本勤末置邇效賒而漢學考證遂於義理之外巍然別爲一宗主如田氏之齊成師之晉國統盜移矣蓋人情好異喜新矜奇愛博而闇惠起而惑之以互鬨釜鍾之施使人心悅從而漸移其畔宋即漢之心後來戴氏等日誼寢熾其聰明專辨既足以自恣而聲華氣燄又足以聳動一世於是遂欲移程朱而代其統矣一時如吳中徽歙金壇揚州數十餘家誼相煽和則皆其衍法之導師傳法之沙彌也曲而辨之其塗則異總而斷之其失則同何指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也吾嘗

論附宋學者或有愁儒攻程朱者必無君子心術邪也昔
孔子孟子原因人心多蔽義理不著邪說詖行充塞仁
義懼爲世道之憂故修訂六經相與講明切究以續夫唐
虞司徒之敎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凡以爲明德也明民也
明德明而後知修齊治平相因之序而不可易亦明德明
而後知大中至正之所在而不可偏其物則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之際其事則日用動作進退取舍是非邪正
之分所謂率性之謂道率此也修道之謂敎修此也六經
之爲敎于天下萬世如是而已今漢學家首以言理爲厲

禁是率天下而從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說橫議較之楊墨
佛老而更陋擬之洪水猛獸而更兇何者洪水猛獸害野
人此害專及學士大夫學士大夫學術昧則生心發事害
政而野人無噍類矣荀子曰飾邪說文姦言以濁亂天下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不足以合文通治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漢范升曰孔
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學而不約必畔道矣又鄭賈之
徒談公羊以爲言乖典籍詞理失所是爲俗儒何平叔曰
善道有統故殊塗同歸異端不同歸也蕪子瞻曰學失本

源邪說並馳大言陷夫詖論蔑性不謂自便曰固其理朱
子曰書愈多而理愈昧讀書愈勤而心愈肆元杜瑛曰先

列聖傳心
後先一揆

功令所垂溥海祇奉而漢學之徒以其謏聞駁雜之辨支離
繆悠之論倡爲邪說傾敗正道簧鼓士心疑誤來學言辨
而迹飾非而好潛移顯奪日漸月化數十年來此風遍蒸

海內如狂飈蕩洪河不復可望其澄瑩在上者其勢位既
足以軒輊一世風會所尙一時高才敏疾之士又羣趨附
之平居談論若不畔程朱卽非學言有偶及之者輒羞惡
若將浼焉若不共戴天之仇義必如是而後爲丈夫者周
圍言士伯穀之子王留以詩文門戶分別推違其父若伯
穀生前不屑爲其子者詩文門戶卽不同
調亦何至伯昧于人倫如是今之攻程朱者大率皆王留
也又明棄文忠向高三賢祠記云新學繁興異端繼起有
能彈射紫陽者則世共以爲高舉凡所謂儒梟惑衆徂學擬聖悉萃于一
時較竟悖邪恕范致虛陳公輔胡紘施康年汪洸沈繼祖
林栗諸人氣力更大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
遺式居屢驕又曰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乾隆初謝濟世詆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且謂明代尊崇
朱子之書以同鄉同姓之故因
奏請廢朱子章句而用其自注學庸頒行天下六年九月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謝濟世將伊所注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臼造臆見肆詆
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
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以指
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卽當卽云當矣
試問十已之身心何有誼故我
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爲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爲準繩

聖訓誡天下學者所當服膺恭繹罔敢違失者也 明永樂二年御
陽人朱季友詣
闕獻所著書詆毀程朱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
官杖之焚其書焉姚榮國廣孝作道餘錄專詆程朱其友
張洪爲收焚其書見日知錄昔焉文敏琦萬歷時爲會試
錄序中云高皇帝神聖兼綜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
萃萬代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禦紫陽之訓詁卡宋儒訓
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今之爲新說者豈必千

此煌煌
聖訓誡天下學者所當服膺恭繹罔敢違失者也明永樂二年御
陽人朱季友詣
闕獻所著書詆毀程朱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
官杖之焚其書焉姚榮國廣孝作道餘錄專詆程朱其友
張洪爲收焚其書見日知錄昔焉文敏琦萬歷時爲會試
錄序中云高皇帝神聖兼綜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
萃萬代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禦紫陽之訓詁卡宋儒訓
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今之爲新說者豈必千

而謝濟世輩倡爲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爲其所惑殊
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爲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
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寄信
與湖廣總督孫嘉淦將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顯與程朱抵
牾或標榜他人之書令其查明具奏卽行銷毀毋得存留欽
此煌煌

謂學者不當言性理歐陽永叔孫莘老程子聰等大學非孔氏之書楊簡等大學古本當從中庸分章刪風詩王柏欲刪四書集注不肯言詩小序當從馬端臨諸如此類皆漢學家祖之以爲門戶者既借朱子正論以反噬又借諸謬論以毒正會不區別統而目之爲宋儒而概以詈之陰用其言而罪其人此鄭人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之比也今余欲申宋學使不爲明辨亦總而目之爲宋儒而概以護之是愛苗而不去其莠貴粟而不見其粃晉楚帶劍臧穀同亡何以著義理之眞也又考漢學諸人所擅爲絕學以招于世者如訓詁小學天文算術名物制度輿地考史實皆大學始教格物窮理條目中之事陰行其實而力攻其說如人亟資于布帛菽粟而忌言衣食之名因痛斥之豈惟用罔抑亦不惠矣竊宋儒之說卽痛詈宋儒竊大學之教卽力排大學此不爲昧其眞心乎且漢學所擅爲門戶者皆古人小學始基粗迹固不可廢要之堯舜周孔之教之大全修己治人之要道不在是而乃訾蔑大本悉置不道矜其末迹增飾邪說以爲天下之學莫大乎是舉世附和以爲古今聖人惟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之旨在訓詁名物制度學者第從事名物訓詁自足通乎性與天道是爲唐虞周孔正傳宋儒廢訓詁而空言義理啟天下以空疎談道使漢儒傳注不明于世故以爲之大罪而必欲火其書絕其人犁庭掃穴落以與天下易其門戶宗旨使無爲學術經術之大害蓋漢學之主意宗旨如是竊以訓詁名物制度實爲學者所不可闕之學然宋儒實未嘗廢之但義理考證必兩邊用功始得若爲宋學者不讀漢魏諸儒傳注則無以考其得失卽無以知宋儒所以或用其說或易其說之是而漢學諸人又全護漢儒之失以爲皆得則亦用罔而悍然不顧而已又按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而如考工車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車制同時箸述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爲定論他如蔡氏賦役沈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氏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爲眞知定見莊子所謂有待而定者邪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卽未能明亦無關于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物有本末是何足以臧也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役等雖古聖之制亦塵飯木齒耳何者三統之建忠質之尙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欲追古制乎昔元齊履謙於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歷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而

尤以窮理爲務精研洙泗伊洛之書多所著述又劉因初爲經學究訓詁音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子之書讀之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窮其學之所至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又王恂精算術每侍左右必陳三綱五常之道及歷代治忽之所以然裕宗問心之所守恂曰許衡言人心如印版版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若版本差則所摹無不差云云又不忽本上立學疏極其科條之詳仍以義理爲主其教必本于人倫明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云云又王鶚言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又趙復贈元好問以博溺心

末喪本爲戒考元一代學術規模皆本于許衡姚燧故其議論淵源如此然則漢學家謂元明以來此道湮昧有明三百年長夜悠悠視天夢夢爲可悲者豈不誣邪夫以人心之尠知道也尠尚德也幾不識仁義忠信爲何物皆以蒼猾狠勝爲用飾智驚愚詐私逞妄日偷日薄天理不勝私欲所賴宋儒發明六經孔孟義理之教以彌縫之激厲之自閨門黨巷以達乎朝廷州里敦崇正學一道同風有以維世道于不敝存人心于幾希所以貴有儒術也金世宗曰朕所以令稗五經者欲令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漢學者矜其譏聞邪說橫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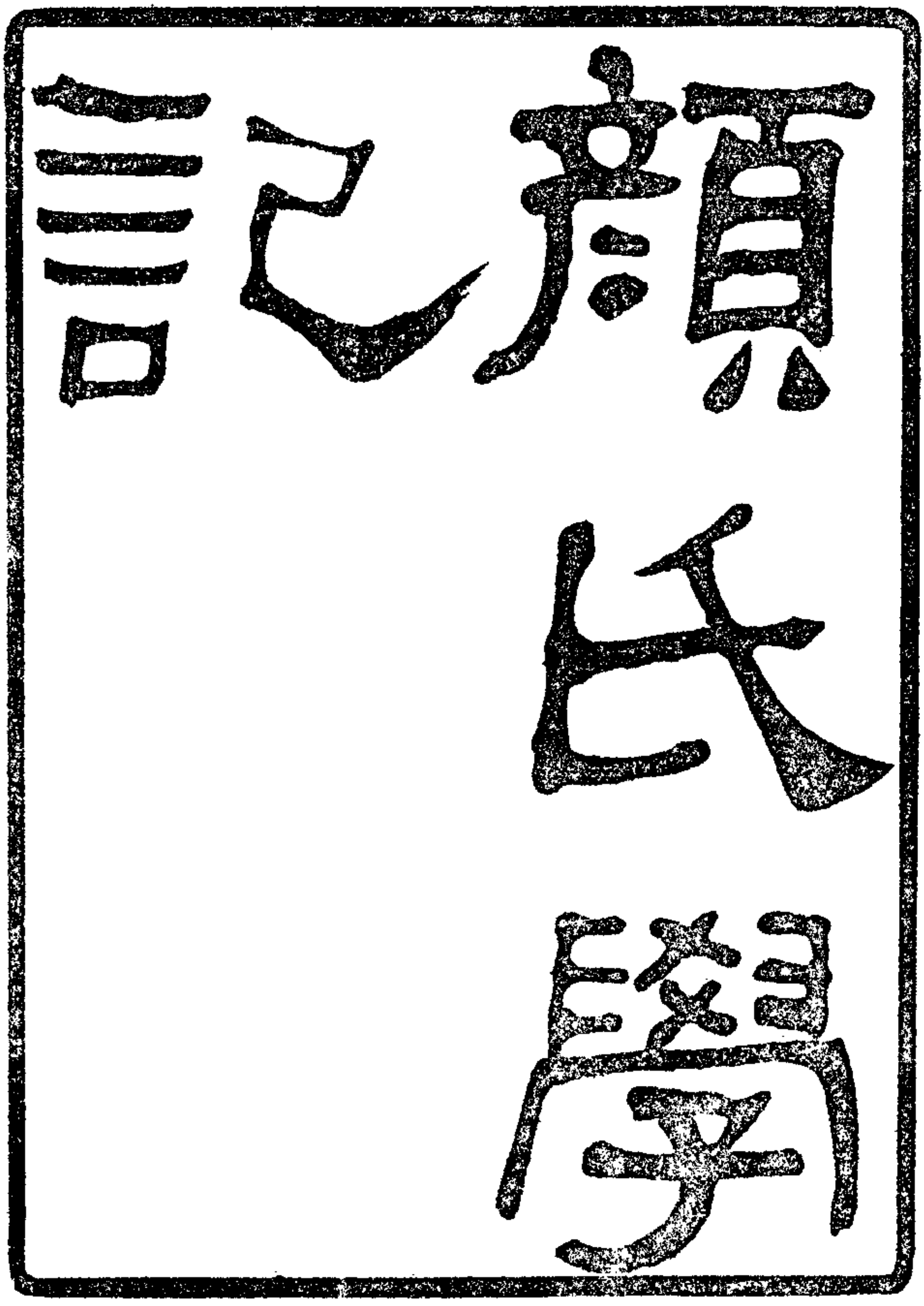
利本之顯共尋斧斤焉痛斥窮理力關克己反心之學版本之差孰大如是者其律身行已修整者固多散行者亦不乏忿慾任情踰閑蕩檢惟以有著述爲藏身之固天下亦遂以此恕之貪鄙卑汚者有之憒忿忮克者有之舉無妨于經學通儒之名六經之用安賴是乎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卽如朱熹尊之作風懷詩得罪名教固見擯于洙泗而舉世眩其文學博雅無一士敢插齒牙如有訾竹垞者則衆必以爲悖誕傖父而凡有能詆程朱者則衆共引爲大雅豪傑有識之士眞學問種子

矣豈非偪邪

余旣爲此說友人多以見規其言有曰尊著書林揚觶有傷物一門則此言竹垞云云似宜酌改或又曰竹垞作風懷詩乃其少年不謹之事中晚年乃著經義考君子於人固當許其改過如周處之輩何嘗遂絕于昔賢邪云云此誠爲長者之論忠諏勤篤敬嘗佩繹者矣但審思其義又別有利害蓋論竹垞者譬湯姬佚女以色藝冠一時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也分別論之自當爲文苑之雄若余所切論正爲其作經藝考也何者使後世學者皆假塗託宿於經義而制行不檢皆以竹垞爲

曰實以爲竹垞且爾吾何疚焉則是聖人六經特爲淫蕩輕儇之護身符也諸公覽論一竹垞而害萬世人心學術吾嚴論一竹垞而立萬世經學義理之坊所慮似別耳經義考本授經圖西亭王孫所著而作與崇文總目晁陳志錄錢遵王敏求記等皆述授受之源流究籍刻之同異考存軼之虛實介於鑒賞考訂之間見聞既博辨論亦精誠爲書林之寶向來書目所未及然於經旨義理全沒交涉祇以資于考証版本毫無益于身心道義是已爲買櫝還珠如王文成所譏尊經閣書如婁人丐夫之庫藏薄者也況又躬行邪行揭此以爲之大名以藏其身而倡其惡于天下後世使援以爲口實邪考竹垞作風懷詩爲康熙乙酉時年四十一歲五十八歲輯經義考八十一歲刊曝書亭集不去風懷詩則不得以少年爲辭又非周孝侯英雄粗猛之過可比夫污物者謂揭人隱過人所不知由我而發可已不已若竹垞之事其所自述已暴于世海內共知余爲經義立坊因以爲戒非傷物比也（按陳廷敬墓誌稱曹寅爲君刊曝書亭風懷詩而君不與焉未卒業而君殁世稱君子昆田請削卒天下之人力破義理是非之公舞文尚辨譁誣齊衆馴至橫流奔放人皆失其本心學術之差爲人心世道之憂

所關至鉅非細故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漢學有焉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宋學有焉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清代學術叢書第一集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祓龍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讀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拉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問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拜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

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嘗謂學久湮舊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慨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閻書三十笥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撝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嗚成

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吳顧氏燕秦閻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

己巳六月辛亥日戴望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爲齋朱翁義子遂姓朱爲齋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亡母改適甲申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盡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縶枉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息之甔涕泣而事朱翁婣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委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謔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婣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溫米夕一溫米會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會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會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會菜果飯素會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竽弓矢鼓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遊應之遊左戚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遍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實匪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眾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敢予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淚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彷徨擊數合中子青腕子敬予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菊皇覆久鸚鵡雖雙睥炯炯望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餈倚劒選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遂別云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洽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洽先王爲苟道醬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勸之仕者矣不荅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
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
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
堂舍悉沒人跡始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
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歲
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
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
私謚曰文孝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
奇逢鑛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祁州刁孝廉包孟晉張
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其學者爲蠡王養粹洽
乾先生年三十郎與洽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
記一
記此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
三
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
危貧戹以終其身一子嬰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塨王源編先
生年譜二卷顧綾輯言行錄二卷閻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
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
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
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
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柔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
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
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
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稗二氏而不自知也
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
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
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
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
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
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者
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眞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
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
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
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甚
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
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
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
四

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奧賾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禪之六經之外讀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指意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僄忮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諍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既次先生遺言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記一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煞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爲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淡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豪但見支離分裂參稽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言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焉得以

記一

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儕以實踐救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

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仿佛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獎掖而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學之末流猶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尚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竝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

記一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

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其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仿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罔仞人皆以爲大儒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

掌其成推於九官冀牧咸若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若王良羅淇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授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之所爲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眞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眞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舉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良羅淇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授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

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竝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眞許辟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數某也尤精幾數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商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詞誠近禪也

或曰諸儒勿論陽明被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變乎余曰
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荘朝風度
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
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
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
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有
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
陸群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
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乎生之見

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祿以習染而謂之
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
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
餘理靜破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即有談經濟者亦
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
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願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
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
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
只爲空言舊書之學豈不可歎之於醫黃帝
以處此也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菱靡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

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
講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
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
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學編申明
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
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著存性編
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者蔽也習
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
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
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頃開先生
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新一示宗旨使聾聾得所尊
奉爲依歸斯道幸甚與太倉陸道威書

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於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孰讀詳說
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
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臥相
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
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
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竝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
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
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孰後自見
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爲
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關黨童子
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
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

儉讓侃侃闇闇氣象此是治盡子耳目乎治盡子心性乎故六
藝之學乃自髫齔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習見無限
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
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
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善惡粗是後世
所以誤着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
夫子所謂習者過之且曾朱子謂要補塡實是難今賢者又謂
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去爲耳子產
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即終身談
之用而漫以體用兼全之氣遍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
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固復取首數篇遍
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爲
都伯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
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儒言復閱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
問亦頗聞子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
使吾黨習誦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敬以欽天
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益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
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
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及依永和
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銍艾耕耨等法觀命
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
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學辯一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
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

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
下何歟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
語也君蓋未之思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攷其列國情勢
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存魯展禽拒
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
問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仿
佛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柔何子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
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
後有定王子乃憮忻鼓鼙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
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能悉理子
曰計畝人以爲細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
曰無大無小無不習孰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

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敎孟敬子持大體非乎子曰孔子敎
田委吏猶不可爲若位不稱材偃酣惰廢事此自家士之態非
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敎以
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
未失家臣庶士猶不能理事者第爲世胄驕淫不能持大體耳
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
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於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
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專以
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愈辨行也王子行
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愈樂能濾人渣滓只靜敬以求

記一

懲忿窒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
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愈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
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
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此古人制雅而民臃淸造琴而陰
風至可淺愈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予曰然又問
如何是尊德性予未荅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
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子曰離下無上明德
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
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弦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
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
甚幷格一箸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
便差以此知心中惺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

記二

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處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
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
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
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
達孔子定法豈容紊乎哉學辯二

程子曰那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益美才也晩溺
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益不悛哉

朱子云程子弘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
益儒與釋異者正在徹始徹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卽令學樂舞
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埽應對以至
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爲之
不歇其淺而聞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

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詣深遠燭理甚明混道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記一 五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識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先覺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洛歸見學者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侵進

舊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悽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宜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歷幾孔門師弟子矣而其沒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捧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寘陋未之見耳姝不意伊川生時門人已如此其相負也洛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猥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眞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違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肖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欵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已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記一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爲當時將只說種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當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

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相但言撙將相將相皆令
何人爲邪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
何如耳是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
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
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鬬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
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恩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劒佩
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
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
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
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
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嘗夢到他地位枉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
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作人苟且
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揚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
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
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
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
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汲汲徵欽虞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
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
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
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取得明道教人綱領

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
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簪察卽愚不肖
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
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橫渠之門人卽使皆以荊
公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旣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卽宜
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
奈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談此歲月迫老而簪家禮又多自嫌
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因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
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夫周
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盖於世則
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書而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吾輩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
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盖於世則未二
語人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
在經傳子罕言仁命與道不可得聞子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
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
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盖於世而
不悟甚至求一字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
此恐邁山輩不如何指但旣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
朱子論游楊人釋老處不知
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石
君家法眞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枉
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
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
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少下面著實功夫
故流弊至此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
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補塡難姑勿爲之矣
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
者旣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欲其與門人日征月邁
者則惟訓解纂修外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
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故學隨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
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
聽竝觀求一箇是不貴徒執己自用令觀孔門諸子只除顏
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
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卻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
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
云學貴公聽竝觀求一箇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
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
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
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遺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
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

十九百餘人晚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橫議重以秦
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靜悟
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
惟列宿眾星不顯其光卽月與五星亦爲之掩若當下旬之時
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孔夢參之後肇推有子爲聖
人西河又推十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如
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
諸公所可比也近浚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與者動
言踰邊聖門如其求之眾欲宰我之短襄何可從祀予曰君未
之思耳子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
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
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記一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
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

晉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
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
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
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
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噫異天下之大本卑
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如何孔門之多事邪

先生資稟動特氣貌遒古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純之氣
達於面目色澤言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施措閑泰自然之
習歐羽簫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燕所

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厥不暇煖而輒還其作費力事如此然
拍孔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
何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
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
就人材以補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舊述以明理靜
坐主敬以養性不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
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
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
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
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
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

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
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
之伯同學儻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覘
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
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
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
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
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
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
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
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亘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
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
這箇亦有些病拑體驗字是有箇恐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
恁箸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箸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
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
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眞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
眞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
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
日用閒箸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
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
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
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閒還欠理會
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
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
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
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
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
來未有見如此者

交予雖逃禪歸儒猶當時指其差誤然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塡禮樂射御書數爲進德修業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箇便是差誤夫敖學古人自八歲後卽習行灑掃應對進退之小節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禪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僧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妄作六藝學廢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能奏效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大敖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及諸子百家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免於朱季友之罪而有悖性悖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禪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箇便是差誤夫敖學古人自八歲後卽習行灑掃應對進退之小節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禪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道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厲眼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僧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究其指歸趣

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慮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幸果能日與童子講論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舊筆刪定繫文集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

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絕少言語至於
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苟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
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惟
安定胡先生獨知救獎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
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宏救正程
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
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專
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
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

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柰
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
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憑執有過於兵
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
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
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
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扃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
論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
槩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
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
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
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亾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
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
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
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
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
而氣質之性參襍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繇於漢
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
材之不興自若也佩道之日昌而日戚自若也有志於學者承
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蘊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
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遶謂一旦
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
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
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
貫通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內
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其窮
理也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
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
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
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駁斥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

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僧以相混蔽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慕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蓄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恩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數體用兼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貫對取朱子之專業與堯舜一貫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詩求但以盡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禪佛老之學盡使百世無弊不可有將就冒仞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眞學聖則眞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精無事不可精無理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精

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詭學教而學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詭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遺樂亦只欲籍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雜亂而惟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諠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諠盛而道所以諠荻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已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精無事不可精無理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精

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實有不待辨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際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啓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言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追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箸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與不其亟與無實功於聖道既不免素攀孔孟枉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鴈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頁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兩邊

其能可謂體聖言留諸賢緻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資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若子之功倫等禹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予愚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儻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百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仍可也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箸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以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箸述可也覩其時異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箸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箸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亟與無實功於聖道既不免素攀孔孟枉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鴈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頁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兩邊

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恩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恩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祟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飮食之人卻強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

記二

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塗培之無異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卽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與旅寓者之候糧車前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晃哉

爲傷脾胃者之蔆尤縮沙也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簟恩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學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然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箚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簟或問讀講箚逃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簟否子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簟者蓋如講箚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已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簟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規點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行

記二

者亦不純孰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藝一致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卽此爲教學而措之卽此爲治雖聰明如顏賜皆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儻人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章句矣烏呼吾安得一望門徒眾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孰何處見子曰如朱子答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衰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定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不饋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言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膟等皆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敎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敎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敎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敎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敎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敎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來當得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敎灑埽卽灑埽主敬敎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敎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蕃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矣迫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眞朱子語友悔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何緊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督責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卽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卽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

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卽是要作大匠身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敎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

但使世人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著躁進
子處非位謀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學斯語則習矣學而不
門徒學也警之學射而至於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蹤而目
不轉瞬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
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甚暢
流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仞天理若
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遲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
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仞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

此功也若不矣周孔六藝之學卽用此功於燕寢時亦無妨但
學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辭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舉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
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
然予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愈孔門舉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愈性天不可聞是何主
意乃動息過予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
免爲蔕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
是推將開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卽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
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
正心誠意非精研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
貼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豈非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亾
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爲也哉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
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孰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孰義理不由人不習孰閒事也今若一
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弈飲酒等不爲卽誦讀章句箸
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
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孰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

理雖亦竊廢此心不愈別事但放卻書本卽無理會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
綱亦有節目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
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小隨
人所爲先其易者卻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
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
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問乃惟左
支右吾說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何可敷衍至於不是安
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蒙
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

當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大孰小故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既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敎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僞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尙且不從況其餘乎

顏氏學記卷一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若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
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
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
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
偶有惡哉譬之日矣暘雨晴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
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暘雨晴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
固是天命暘雨晴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
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
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

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性
固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
引動者性之善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
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氣質性惡以下好性編）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
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
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
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卽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
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
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
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卽惻隱當羞惡者卽羞
惡仁不足以恃者卽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卽以仁濟之或
用三德互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卽視當聽卽聽不
當卽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
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
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變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
性舒張萬物成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爲聲
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
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
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
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卽有愚賤之性而究不
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
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明明德）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

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卽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
其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
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
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澂澈湛者水之
氣質其濁之者乃糅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
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
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
可也（借水喻性）

中者性善也見當處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
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
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
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

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姦惡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飾詔媚是非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讒被引而爲僞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心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殘忍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成其僞飾詔媚與夫姦邪小慧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烏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支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汙爲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尙在而驟不能復素入則極凶大慈本性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開耳聾聽之罪也皆誤也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眞反以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依希之見而已矣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旣

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弒父弒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及兄弟又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眤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弒父弒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及兄弟又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眤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

枉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
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二
仁之勝者處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鄉大夫諸侯天子
之處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
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
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
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
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
至椿津之友蒸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
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
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欲獻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
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數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摟處子豈不
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
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
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路
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
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
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
同路人對盜賊而欲獻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
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絪觀赤子而得其情則
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
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
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心生正指人生以
孰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卽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

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却向之毋間揚會我之生知某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問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嚚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會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弒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毋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百令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穪乎氣質而言之

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穪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眞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弒君弒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活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

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仞性眞確朱子不如大賢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善又曰形色天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會

程張懼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二字以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

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言性者之說正言可不

愼乎　流於惡流宁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涂歧路別無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觸突雖是觸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卻不是加這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獎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烏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豈有皆側隱而無羞惡之人邪人皆偏用事耳今卽有人偏勝者偏於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卽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溺昧罔然其貪溺昧罔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惡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之故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溺昧罔然其貪溺昧罔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惡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之故一身皆是羞惡者曰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析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卽成一兼愛之性其獎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卽如此也卽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獎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二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既云氣稟之性便是四端之性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豈有皆側隱而無羞惡之性卽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云惡之性卽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襍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丞式獨非君命乎惟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或黃或白與色有錯襍者獨非本色乎惟爲汙泥所染非本色耳今乃舉丞式與僭僞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汙泥並棄是惟正長爲君命全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是其論性亦從此

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卽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之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但責牆曰汝卽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於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於如此十數番使漸如

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遷氣於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清濁譬如各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桑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坼於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坼於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卽從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坼於且何以坼於　坼而於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不論氣不備

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既成苗時卽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並誣性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舍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塗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明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貪貨者氣稟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囚父兄子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

孟子之說爲未備

說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古聖人之世未遑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苟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終不敢直詆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閒目靜坐之浮善儒者曰入定儒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粢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

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龍口徼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証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會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堅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曰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卽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竝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仞性大端旣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卽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言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況禮樂之精博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分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

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耳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也顧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辭而闢之者也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汙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蠢猶異於物也呼吸

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降其靈而能爲者卽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視爲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工而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見斯至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爲此懼乎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

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令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卽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卽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恕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乘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宏聖達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芬日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祿程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烏呼奴之耶盜

之邪無論庸愚不足有爲卽有一二傑士迫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甘酸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鄉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淫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淺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俗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涖政者公議舉之狀書某某淺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卽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踏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淺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卽薦之公朝餘仍

國爲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卽縣之實徵老人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淺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考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卽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剡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眞矣卽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間必盡自斂飭卽品行未粹者亦蘧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眞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

若如佛說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命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

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佛輕視此身以耳目口鼻心意爲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

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卽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徹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也杜色也杜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杜非禮之聲則耳達四竟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

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目之媿而非欲也合三才成一性而非多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以爲虛靈不昧猶薈者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自謂妙悟可謂妄矣安在其洞徹萬象也哉且視身爲賊絕六親而不處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喂鷹舍身餵虎何其儇倒錯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

顏氏學記卷二

先生八歲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劒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益先生之學自蒙卷時卽不同也以下孚塗王原所撰年譜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盜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息而天地昭矣縣幕友孫明大奇之迎見如上賓騎週轅下

記三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欲會男女應事接物之閫先生答書云君抱肅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學人失實卽已身離道僕之爲下輕誣以蕭曹卽君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悚然每向人道之

周玉洽乾訪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係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略長念明季多故乃講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賊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下雄縣新城容城謀其僞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眾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嘗集二十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城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

記三

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世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洽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閑習技藝而邦家多怨棄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王洽乾惲學習六藝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談論辭話卽紙筆盡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賤衙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幸也以廷杖詔獄挫辱士大夫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

上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弛楚僭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所以不得不抑之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鞹矣猶云鞟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率門人習射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恩孔子曰回之仁賢于巳賜之辯賢于巳由之勇賢于巳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洙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實可常不貴矯廉邀譽

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

者矣今鬻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

三祖施館教會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泆也

體常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矣

齋明者正吾身之德也百目聰明支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積精寡言積氣寬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脩身也閨男女之邪心傷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脩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濟治也

原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孳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

此嚴泌誰實壞之源案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卽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爲治去四蠹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劒佩觿決襲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或舉武戚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開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衰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揚朱陸者侍或返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搦筆箸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黎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王泆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

如此昔人有言社稷巨慮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墜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荐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敎堉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襍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孰不可更及昏禮又語堉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白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滾察乎利害而理與弱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正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可涸哉

商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龍嘗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堉往返書有云孔子敦人不過忠信忌恕等語不比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敎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徧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非以毀瘠極易委情故先王制靦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情愈僈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諸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當天下聖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才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令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令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賢吾子勿游揚也

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虛靜之中識上帝臨汝之意則氣總名曰物明乎六氣回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格物空寂靜悟書冊禍誦焉乎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露也

內篤敬而外肅容體之根心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逢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先生曰唐楊瑊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爭

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即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曰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有一夫不能下亦做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急惡有一行不平寧亦餓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

晤翁重教論賈事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脩身布教之道

脩理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亾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

縣令祖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宝夏峰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字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

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弔彭燕夫墓爵以酒盥漱百泉時保汝率子爾直及楊陸干楊誠甫李天祚孔詔仲陞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抎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朱化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所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干以車馬贈行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峰高隱力學

見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嘆然曰禮樂亾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脊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箸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遊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注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習注解託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眞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罪師七十子竟成愚

從乎天帝曰顏子仰鑽瞻忽如立卓爾是何物貌顏子枯藤乎
先生曰否顏子明睿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整整中統無光景若
比也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記閒講博
舍不又天淵之分那天帝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容坐久慵愈莊
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察不得於人前矯強也
故一點識君天帝悅服抵夜乃去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榮證豎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
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之不習是無學也
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藝之不習是無學也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脩道即在性上脩故爲學必先操存
方爲有主先生曰是脩性非脩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
令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

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
操存也
觀塙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
傳久而諺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評曰見確如
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慮諱書說詁而已何不舉古
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舉見之是亦無用此誼傷吾心也
觀古月令每月敎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
歎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亾沾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
致也
謂塙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子存性存學所言大
異宋明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於先

儒而敎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艸子家家虞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涂不願作道統中鄕原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他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卽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

儒文飾曰未墜哉

敎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弓射御技藝等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楊曰武備課黃帝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痴曰文事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詰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

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儐介右廚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楊行簀右屋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厨竈西北隅積柴炭

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僅以明理解智云私解勇其氣運之陋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閻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出而諸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哉

敎也

貳之臣奈何盧庾命官詔牧乃總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

非禮勿視四句向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即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於禮也

讀舊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甚其倫比康絮高尚潔然有古人正已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究歷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笛弓簡手於兩河皆爲良法後多壞行即當時至元祐閒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法變奚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惓惓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賚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是宋何以爲國奉以歲幣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爲此豈得已哉辟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貴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間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荊公爲難極詬之曰奸曰邪竝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拘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辭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等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當念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嫉賢蔽左右獻媚而已郭

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宏能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荊公陸佃曰此誦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耶其指斥荊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忝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搘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辭佗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蔡世知岳飛之忠棠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發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上帝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鬼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亾燕可見當時人即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亾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沈錮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嫉賢蔽左右獻媚而已郭

汾陽猶竊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賣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理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燕一察焉不其冤哉

偶觀宋孫藝宋時二傳歎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請書不可療之錮疾也殃其一代君臣壽流異世傷哉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汙染遑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聖一又贅之以無敵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之天矣

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朝以至公卿

王汝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觀朱子語錄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勇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子曰系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植秀錢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

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荊公何也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塔語

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語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僞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

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豈有既乎願勵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身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眞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懶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阜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燕過風雨正黃昏黍麥飯話情親令古與亾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漢軍崔璠奚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亾也亾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亾也亾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與門人曹博鑾脩河洛曰北人祇息除水患不息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語事水學不外分溶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房宵居哉儻以畱宋儒必悅使觀朱注果明程予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歎曰程朱之學易得自孔孟之學哉

許滋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興遑遑斯世卽問有考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教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學正李先生塨

李先生塨字剛主別字恕谷其先世本小與州人明初有進忠者徙保定府之蠡縣遂爲蠡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慈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倜明聖學孝慈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奇齡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既承習齋敎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祉禘祫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法者考校甚備錄其語曰癸丑編以待用由是學大進孝慈使先生奉其妾母

居縣中牟其四弟讀書而自與適庶鄉相距二十餘里審朔望三原溫德裕大興劉有前日薄奠必徒步至鄉問父安否風興乃還宿曰孝慈公之事親視撫形聽撫膺勉學之而未能也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以時省視鮮膏體稻謁力以養而自食粗糲不使親知其友趙錫之重先生行而閔其貧開數日輒使人餽粟肉於孝慈詭言先生所遺孝慈不知也年二十六遘孝慈喪擗踊哀慕如孺子三日不食寢苫枕凷斂葬虞祭皆如禮服闋後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已至京師充都御史吳公涵聘主其家命其子弟從先生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其時名公鄉如徐少宰乘義王相國挾許侍郎三禮皆過先生論學安谿李文貞公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之命其門人庶常徐元夢道意且欲持先生所箸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先生不往

者諸君有志乘自外矣於是代州馮孝三原溫德裕大興劉有餘宛平郭金湯金城皆因先生以私淑習齋之學金湯字子堅金城字子固也與先生交尤厚子堅爲浙桐鄉令聘先生往一歲使者三至既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敎大行先生年四十無子子堅愛之爲置側室每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後其優禮如此故人楊勤慎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已也應之往慎修以師禮事先生先生曰當平凱國也治之當以嚴敎之禁鬬爭止賭博勸聽訟減催科抑豪強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係練民兵勸農興利慎修從先生言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而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者屬集居踰年先生以嘗親欲行慎修固留先生先生不允士民餞送者十餘

里不絕續修曰上下皆知勤能屈先生先生固忍行乎歟欷泣下旣白西歸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始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游日衆遠方鄒魯請正絡繹不絕先生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曰學者當扁其九容使身心修整祛妄戒昏則天君湛如而更習爲有用之學聖道其不遠矣安谿太倉兩相國將以先生學行薦於朝後遂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年七十五卒於家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門人馮辰劉調贊等上私謚曰文子先生子習仁先卒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始先生問樂蕭山毛氏毛嘗推許爲益世儒者意欲使先生盡從其學後以論格物不合而毛遂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并詆周禮爲非周公書不足信桐城

方侍郎苞與先生交至厚嘗使子道章從學先生而方固信程朱以習齋復聖門舊章爲非毋相見先生正論侃侃方無辭而退後先生沒方不侯其子孫之誄爲作墓志於先生德業一無所詳而唯載先生與崑繩及方論學同異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其師淡又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黃梨洲氏北學之壞則始於習齋故先生門人威縣劉用可滾非之謂其純搆虛辭誣及亡友今觀先生遺書知用可之言爲然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躬行爲先不尙空文箸述晚年因問道者衆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所箸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郊社考辨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詩春秋孟子

傳注學射御書數錄田賦考辨喪祭廟祫考辨廟祫考辨參忌總麻服

史郊祀平書訂運心編瞽天主書辨等書皆藏於家雍辰劉調贊其纂先生年譜四卷嘉慶中先生裔孫鋐爲重訂焉

習仁字長人恕谷先生長子也自幼孝友未成童卽有巨人之志嘗仿先生立日譜嚴立課程書所習行夜必籍之方侍郎苞使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恕谷亦遣習仁以師禮禮之後侍郎爲作李伯子哀辭謂其承親事師交友踐步皆枉於禮而行之甚妄子弟中未見如斯人也恕谷少游新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人士亦聞其風而慕之乃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開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侍郎以載名北南山集案全家被逮願以金贖陵田宅居恕谷恕谷乃使習仁與妻附友人舟先之至天津疾

作將謝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嘗愈何反爲歸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吾不能成父志而死命也遂於康熙六十年八月卒年二十有四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南也已矣爲作行略見集中

李氏遺書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道焉履大節焉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履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履大節業大道之文尙書太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貴賤異也蓋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爲得其正而班氏

會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益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由小入大從易入難耳朱子乃自立一說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入字槩括大學格物等人之大學不啻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貫之年幼其能乎且六藝者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非追補其事誠正脩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但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而已不入然則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也夫格物致知以誠正脩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

功非二事也嘗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銚也誠正脩齊治平其用耒耜鎛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鎛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以下大學講業魯論興於詩章朱子集注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則小學卽幼學也然會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益內則

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愼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愼獨以誠意而學問猶自脩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大雅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卽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已之意誠而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脩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脩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後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則身

不可修也齊家在修其身者身之用情有弊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具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躳行其理財用人好惡拂民之失而不自知其本末之倒置則雖日誦大學之書而實與不讀者無異矣

記四

醇成已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則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脩齊條但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或問朱元晦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

七

皆訓至又孔叢子諫格物之格如賦顏先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卽明德親民也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脩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習其事造其極也致知在格物者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誾明徐幹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卽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房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益此心既立

記四

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窒礙也皆非聖學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固卽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卽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格物非學而何

或問朱元晦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

八

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卽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卽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卽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房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益此心既立

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嶠案人卽己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洒埽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之節乎年少長邪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荅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益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敎法其言遂如此　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莊誠正脩齊治平內聖經所謂脩已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旣立由是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與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僧瑞嚴者也豈聖學與

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該提而神聖天衢大學之敎邪

嶠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敎門人小子以洒埽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注曰本謂誠意正心也益小學敎幼儀習樂雖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後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後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與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

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覺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仍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小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與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益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

謂之學至供祭會簠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與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開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尙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亦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脩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

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耶　朱子孟子注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脩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上達卽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　下學不眞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個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卽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臘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偏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數語本之程子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事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

皆勞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彫蟲事實索之講論猶恪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个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恩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恩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事問恩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枉聖人猶加病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得儀節是當

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後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恩辨聖賢明言好古敬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棄之而惟曰學問恩辨此心何也且曰溫凊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易言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贋語乃言考究禮節易用學問恩辨是何言與心之異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

之至陽明則直非緩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刀蒙吉張武承等之指摩之也

徐愛未曾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作兩个亦是要人見个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眞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過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孰則知其路方眞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曰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致足矣何必又言誠正脩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脩齊治平足矣何必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箇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恩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有所字非并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舊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後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并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宇都包枉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可餘力學文之問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說夫事爲卽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

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過詰者理難分疏卽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 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至之知益通曩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窺理觀伊川將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乎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知在知本耳 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再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已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卽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竝未染指而卽坐以盜名定爲賊物耶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韭薤蒜等會及親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耶物若果以此爲耶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耶物私欲無所防耶不可通矣 先儒指人心爲私欲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卽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間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益通曩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窺理觀伊川將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乎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知在知本耳 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再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已之物耳目是也今指

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後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後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已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善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耶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脩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劃然

不可紊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耶　物格知至豈尚不知脩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竝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王艮以格物爲卽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已不愜其說其徒王柏又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格致傳崔銑高攀龍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艮又以脩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脩悔慊威儀誠正脩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脩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脩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愼之又愼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罔敢不誠以欺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既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尙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卽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餘若意見則見解也有感觸而生不感而止也有襍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襍者

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息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息度之又在意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後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後可正脩齊治平也故前以脩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卽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朱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細塵不清矣若胖

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副然與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子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荀可解經豈輕改者葢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

中庸戒懼卽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覩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覩聞以至其覩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愼獨同此而意異此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致和也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謂心無靜時只一愼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靜與分

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卽中庸所謂戒懼愼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脩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愼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賢賢易色章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程子弟子入則孝章解曰不

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謂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壽定省之儀爲學行溫壽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耶　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泫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爲小行爲大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則能學文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攷訂禮樂酌古準今傳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子游子夏之文學視之樞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

通於政事與分科者各就長者言也以下聖經學
吾十有五章　此夫子下學上達之實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
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
達後儒躐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
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
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與乃理與事
分也亦誤也
博學於文章　或問博學於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
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之以禮則統
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
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而身世實用
其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卽如

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
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卽如專學一數九章以
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
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
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
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
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
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禮致用曷嘗使人
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辯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
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尚何佞之云

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
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
之聰明豈衷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尚頤疑信不決耶
大哉聖人之道章　鄭康成注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
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
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
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顏先生謂
禮卽道也惟至德之人疑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
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
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
夫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言國俗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
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鄉缺以六府三事爲綱

禮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磬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大司徒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禮記中庸篇）

子曰吾說夏禮至從周夏禮言說殷禮言學者夏非時制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即爲學非誤與

仁人心也聲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脩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孟子

釋典帝曰夔節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朱子曰古者教法

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此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緩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元晦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幷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周禮大司徒鄉三物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

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注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目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贅亂至何晏注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牟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與道德仁藝又自不同論語毋求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卽德也行卽此行也文卽藝也

大司樂職掌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脩內禮以脩外之言觀之証信

王制司徒案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敬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卽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乃實教實學選士

之良法也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一節　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旣歇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注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閒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脩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敎法之善矣

內則子能食食　至四十始仕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卽其所用所用卽其所學房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脩其經訣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之孝景時獻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敎弟子惟試誦讀光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敎弟子惟試誦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敎隋煬改大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亦主於誦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十一耳三物四術愈

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性今雖歧途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尙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敎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敎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尙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昏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語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卽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多其人矣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

盛與曰此君相之能也荷在上以之敎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尙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敎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明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邪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僞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邪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豈不善哉且明之洪武固

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乎

宋豫閻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閻曰僧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閻曰學卽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敎人皆學習之如以奏衛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氏之敎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閻沈吟固閼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敎洽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鉞荷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洽曰學鉞荷之後又閣置鉞荷而專恩其理若何也豫閻默然又閱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異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閻曰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閻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恩忠貌恩恭敬恩難疑恩問以何恩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百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朱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鉞荷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洽曰學鉞荷之後又閣置鉞荷而專恩其理若何也豫閻默然又閱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異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閻曰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閻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恩忠貌恩恭敬恩難疑恩問以何恩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百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朱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鉞荷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洽曰學鉞荷之後又閣置鉞荷而專恩其理若何也豫閻默然又閱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異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閻曰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閻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恩忠貌恩恭敬恩難疑恩問以何恩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百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朱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鉞荷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訣未聞立

行有成亦禮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
因言陽明普射少年卽以豆爲賭習兵子曰程子亦考行禮朱
子謂禮行禮祭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皆心於樂矣況陽明之
兵盜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穪
聖道以他涂耳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亾三
禮皆戰國後人所作塚條請曰古者殷周縣難非若後世楷翰
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
亾尙何載焉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亾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
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曰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
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
儀禮竝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興高堂生博
士卽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

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亾其
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
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閒
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邪況其引綱細目亦非縣空所能撰者
是二書明掰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
不正言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亾邪漢藝文志及周禮
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亾邪禮記哀
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益魯國雖重禮
敎然行之旣久不無差失孔子以所學者爲敎考訂詳正故魯
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非謂士喪禮之在國者盡失
而此後始有也若謂學禮孔子是矣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
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邪孟子言諸侯惡其
妨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
害已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散亾矣然其言乃指班簡

設主介賓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禮儉晚乃斥雕牉畢之類益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遞儉遂分先後則儀禮燔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謂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錯簡脫落者亦或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益高堂生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禮記原屬會粹其中即間有踳駁無足怪謂但三代大經大法之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井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並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者百世不可廢而考研折衷周學人專習後世事空言而證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且指爲僞是必禮法蕩然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與子云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亾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亾七八矣先生脩明禮樂有功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尙祈一更正賜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亾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興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即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顚倒錯互隧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寬商音律人耳莊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

徐公果亭兼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

禮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邪又曰游於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莊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得射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道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其遺誤後世不亦甚哉鄧縣萬季野斯同問子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井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並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爲實事難儻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瞜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管廷耀問學子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詘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兼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顚倒錯互隧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寬商音律人耳莊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

支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埈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御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供人役者故有不同子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撕須臾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醫師日擧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質也齊敬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質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記四

祁州王威休經郡知予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荊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威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貴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縣殊故民取攜便而斁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貿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偏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馬縝生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尚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相

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歸德周崑來琦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脩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與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竝進且迭進焉非列其實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乎治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朱學亦必先俟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夫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記四

從孫會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切要者格之如親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見有疾則格藥餌見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脩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其時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穡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躐及幽深高遠也乎

寶靜庵克勤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愼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爲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旣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靜坐屛除

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祿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面壁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愼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虛而用虛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歧路矣

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敎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婣與鄰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脩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論語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敎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璽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顏氏學記卷四

戴望述

卦爻之象與占不可分繫辭傳曰設卦觀象六十四卦皆象也繫辭爲而明吉凶六十四卦之辭皆占也平居所玩之辭即卜筮所玩之占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易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皆象也而遇其辭者即以爲占易本義分象占爲二則聖人明曰象以言象而首乾卦元亨利貞四字祇論占不設象謂之何耶潛龍勿用觀下象傳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明作一句讀明以无用即指潛龍言今分潛龍爲象勿用爲占毋乃非經旨乎如坤初之履霜堅冰至上之龍戰于野明明皆象不可言占朱子亦以爲占即在內然則他卦他爻又何必分象占乎且占亦無定矣如

明夷初九以于飛垂翼爲象于行不食有言爲占則占出行者可也而占鳥雀者不又當以于飛垂翼爲象乎何以分別以下周易傳注

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蔡墨曰乾之姤潛龍勿用遊吉曰復之頤迷復凶朱震易傳載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在二則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在四稱六四則初復八陰在初稱初六在三則初復九陰在初稱初六在五稱六五則初復十陰在初稱初六在上稱上六則初復十一陰在初稱初六則初復十二不論變者十八爻論變古法也然而玩索爻辭論變者十一二不論變者十八九何也以卦有材則爻亦有材聖人辭象其材以待占者本爻之爻互舉對勘則變化无窮若必將爻先立變辭則一卦變六十四卦祇變六爻辭矣

顏習齋先生曰舊解乾乾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析也經曰乾乾因時惕則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之學也夕惕若者夜无事作則用操存省察之功也傳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曰行事則非後儒之講學徒口耳者可冒矣

理氣心性後儒之習談也易則不多言氣惟曰乾陽物坤陰物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論語以仁知孝弟禮樂爲道偶一及心一及性而无言理者惟曰敬事執事敬鬼神于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成周于六德六行六藝曰三物與後儒虛實太有分

漢焦延壽有一陰一陽自姤復五陰五陽自夬剝之說宋人因之爲卦變仲氏易因之爲推易大約謂一陽五陰之卦皆自復剝而來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夬而來二陽四陰之卦皆自臨

觀而來二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朱子以爲非作易本旨乃卦成後有此象其言近是如兩人對閱高下互分二木相勘枝節參錯爲卜筮觀玩之一助亦可而以諸卦自復剝等來則斬不可乾坤生六子一因重之六十四卦皆具房有師卦自復卦來訟卦自遯卦來之理邪且六子助天地以生萬物者也而震與坎離艮兌反生自臨觀等卦則僅甚矣以至干寶謂乾之初九自復來九二自臨來諸卦反生乾坤更顛倒淩亂之極矣房可訓邪至來知德又專歸反對名之曰綜夫反對見于祿卦本屬經義但專以此解往來諸辭則其說有難盡通者如賁象曰柔來而文剛來注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若必將爻先立變辭則艮之陽卦分剛上而文柔來注曰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

文柔剛指震之陽卦乘則離之陰卦夫噬嗑上卦爲離下卦爲
震是亦可曰柔文剛剛文柔矣且分字何解猶是一陽一陰之
卦祇一倒觀竝無移動何以言分

一陽來復爲復三陽交陰爲泰臨二陽上進已過于復則陰退
順可以相感未至于泰則陰尙盛未卽相交其于陰也有臨之
象焉故襍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陽與陰也二陽漸浸而
長以臨乎陰內說而外順二剛得中而五柔相應大亨以正非
行健之天道乎雖然有長則必有消試取臨一反觀之則觀卦
也就盡卦取象臨卦象夏正十二月爲二陽之月以至正月三
陽二月四陽三月五陽四月六陽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七月三
陰八月四陰正合觀卦已陰長而陽消矣凶矣而爲時豈久也
哉聖人于陽長而卽長其消如此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合而

生萬物自然之理明哉聖經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謂
乾坤一交而爲姤復再交而爲遯臨三交而爲否泰以變諸卦
是古聖之作六十四卦也先有乾坤二六畫卦乃以乾坤交而
爲姤復六卦再以姤復六卦變而爲師比等五十六卦則是乾
坤生姤復六卦非乾坤生震巽六子五十六卦爲姤復六卦所
變非六十四卦爲乾坤六子所重也盡背聖言矣

復則亨矣以反易觀之乾陽窮剝于艮之上而反生于震之下
其繼者始則道不全善孟子以善爲性以變諸卦封
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朱氏本義曰陰陽迭運
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又曰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
則道也又宗程張論性曰性有義理有氣質義理皆善氣質有
善有惡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論性不論氣質其言未備

信如諸說則改聖經曰無之謂道一陰一陽不謂之道繼之者
有善有惡而性成焉可乎明與聖經反則何不直攻之而
乃爲之注解乎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明以陰陽仁義皆爲道矣而曰不是
道將仁義亦非道乎陰陽剛柔仁義其實也謂之道者名也如
甲有身實也呼甲身曰長人其名也今謂甲身不是長人長人

莊申身先所以爲甲身者也其可通乎莊天道爲元亨利貞莊
人性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非氣乎仁義禮智不可見而發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氣之用乎性心生也心非氣質而何以
陰陽之氣之流行也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今乃分理道
別爲一物曰理道善而氣惡不亦誕乎夫以無爲宗出於莊老
韓蘇明主之朱子闇惑之而詆孟子反望言異哉

大衍之數所以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者以其原爲天地之數
也天數有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有五二四六八十也而一三
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五位相得乃由天數一
三五七九合之爲二十有五地數二四六八十合之爲三十則
天地之數各有所合其五十有五夫天地之數以五爲率故五
帝五方五常五品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皆以五十其五爲五十

則數終矣如君子小人之澤以五世王者之興以五百年言極
數不過是也而合天地之數實五十又五所謂經則有始天行
也而筮用成數猶陰陽用老象以終則必變也故釋爻有五而
用五十卜筮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以此也五數小衍也五十之
數大衍也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故上言大衍五十而下直
接以天數五地數五五十有五以釋之將天一地二反覆後文
復起詰端宋人不知妄爲移易且有謂大衍非文王事者毋乃
侮聖言與

鄭康成注天一地二章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
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相
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
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

則各有復卦且何以中央之土反無卦位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爲坎地二爲離天三爲震地四爲兌而乾與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大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爲五十反爲卦數所不取矣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如金水爲一五木火爲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后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皆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恢爲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也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待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要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

萬物消長乎陰陽也洁五行生克之謬矣哉蒙按金木水火土始見於大禹謨然與穀梁大疇不稱五行甘誓始言五行而不詳其曰至洪範乃有五行物數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稽是指流行人開最大而適用者有此五物猶夏書言財貨藏于冨而謂之府也故左氏考工記並名曰五材非謂據自帝天而能生萬物也宋人太極圖乃謂五氣順布化生人物則金木較之人微且頑矣乃能生人焉有是乎若謂四時配五行天有五緯星氣質生人則地有一物天有一星如少微四輔類非星氣能生人也王夏傳說以人得名能生人耶四時配五行亦後儒約略象物之說月令春盛德在木乃言春之盛德種之于木非言木有盛德而生春之物也夏秋冬之于火金水亦然且此經所未有也至以天地生成配易卦謂天一生水爲坎一地二生火爲離二天三生木爲震三地四生金爲兌四因以地六成水幷列西北爲乾六天七成火幷列東南爲坎地二爲離天三爲震地四爲兌而乾與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大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爲五十反爲卦數所不取矣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如金水爲一五木火爲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后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皆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恢爲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也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待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要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

易有大極云云乃申明大衍之數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崖慤曰五十有一不用太極也不變者也有太極之一乃可用四十九策分而爲二有奇有偶也是有太極乃生兩儀兩儀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儀而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偶无奇耦兩儀也何以象兩兩儀生乃可挂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七爲少陽象春八爲少陰象秋九爲老陽象夏六爲老陰象冬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若不分兩儀則合四十九策揲之祇餘一而陰陽老少之四象无由見矣何以象四時四象生則九變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易圖明辨曰此段兩言四象朱子以此四象爲聖人盡卦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文相連不遠豈容有二解哉前後皆

言筮占太極節爲覆明大衍无疑也　朱子宗道士陳摶先天圖以此節爲聖人作卦次第其易學啟蒙圖先一圖爲太極而上加一奇一偶兩畫爲太極生兩儀一奇一偶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四象四象各二畫上又各加一奇一偶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出爲四象生八卦以上又各加一奇一偶爲五畫卦三十二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六畫卦而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姤至坤三十二卦共六十四卦出房（邵子加一倍法即此其上更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有言无圖本義載此圖又不作畫但以黑爲陰白爲陽渠而上黑白相間六爻乃以寫四雜三兌二乾一圖轉于左爲數往者順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圖轉于右爲知來者逆爲伏羲先天八卦圖又以六十四卦橫

圖截爲兩節北起復由東離盡乎中而南至乾盡午中亦爲數往者順南接姤由西坎盡酉中而北至坤盡子中亦爲知來者逆爲伏羲六十四卦圖又以橫圖斷爲八節東自復而西至乾則先畫乾效法之謂坤則次畫坤皆三畫卦以象三才未聞有一畫兩畫止而謂之陽儀陰儀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者非孔子之說三孔子曰震一索而得男則又次畫巽一索而得女又次畫坎再索而得男又次畫離再索而得女又次畫艮三索而得男又次畫兌三索而得女又次畫兌而八卦舉自臨而西履八卦爲一層又下東自泰而西乾八卦爲一層乃上西自姤而東至外八卦爲一層又上西自遯而東謙八卦爲一層又上西自否而東坤八卦爲一層乾始西北坤盡東南爲伏羲六十四卦方圖而圓圖又分卦氣自復一陽生冬至十一月半盡震離之十六卦然後得臨吞分二月半又盡兌之八卦然後得泰立夏四月初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一卦至夬皆爲芒種五月初遯接乾姤爲夏至五月半自此又盡巽坎之十六卦然後得觀秋分八月半又隔一卦至剝皆爲大雪十一月初又隔四卦得坤爲冬至以上皆先天圖本義載于經首曰此非某說乃康節說非希夷說乃孔子之說但傳者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始反于易而說始明房呼朱子曾不窓陳摶爲方外之流而遂誣指爲孔子之說邪孔子曰庖犧始作八卦是易自作卦起未嘗聞自太極始也且作卦奇偶畫也太極圓圖非畫矣非孔子之說一孔子曰兩儀生四象崔憬以九六七八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爲四象然即揲四中蓍策之事扐畫卦因卦後非未作八卦而先有四象也何者老變而少不變故從已成之卦而推故仲氏易曰乾爲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坤爲老陰非老陰而後坤也非孔子之說二孔子曰成象之謂

乾則先畫乾效法之謂坤則次畫坤皆三畫卦以象三才未聞有一畫兩畫止而謂之陽儀陰儀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者非孔子之說三孔子曰震一索而得男則又次畫巽一索而得女又次畫坎再索而得男又次畫離再索而得女又次畫艮三索而得男又次畫兌三索而得女又次畫兌而八卦舉是爲作卦之序從未聞其序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仲氏易曰乾父坤母合生六子今何以父子母女並生且六子俱先母生少女先中女中女先長女生世有此事乎于一索再索之義盡失矣非孔子之說四孔子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是畫八卦後不更作卦祇因一卦而重以八卦故但曰作八卦不言作六十四卦也如乾重乾爲乾乾重坤爲泰坤重震爲大壯乾重巽爲小畜乾重坎爲需乾重離爲大有乾重

艮爲大畜乾重兒爲夬以下七卦皆然而六十四卦舉今連翻
舉畫豈因重哉非孔子之說五經但有八卦六十四卦今忽有
四畫五畫卦何以聖人不爲之名也且于三才何取焉非孔子
之說六爻辭以一畫爲初不稱一明无前于此者矣以六畫爲
上不稱六明无後于此者矣故說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易六畫
而成卦今以爲六畫後尙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明背聖言且
果如此則六十四卦之理未盡也非孔子之說七孔子曰震東
方巽東南方離南方致役乎坤說言乎兌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
此八卦方位卽言伏羲之八卦也今強坐之曰此文王後天八
卦而揆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爲
伏羲先天八卦以經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附會之然此論八卦相錯之象竝无南北方隔一字而可

強以己意竄經乎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震卦之父毋坎
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朱子注云乾坤爲爐鼎
位乎上下坎離升降于其閒如車軸之轉轂以運輪一上而一
下也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巽兌也橐籥囊籥其管也熊與
可曰先後天圖參同契皆異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
中陽實離中陰虛則仍爲乾坤故丹家謂之還元是不惟先天
方位爲異端之學卽後天圖依傍說卦方位而亦借爲修煉用
與聖經若風馬牛朱子注參同契恐人議議自詭其名曰空同
道士鄒訢及蒼厓子又署名曰雲臺眞逸是朱子明知其爲道
士之說明自附于道士而乃以亂聖經指爲孔子說卦其非入
也說卦言萬物出震齊巽見離致養坤說兌戰乾歸坎成終成始
靜張欽夫林黃中皆不以爲然毛河右著太極圖說遺議以辭
之略曰太極圖二氏學也其圖竊取魏伯陽參同契中水火匡
于艮雖祇有兌正秋一語而參契此聖言无可易者

廓三五至精二圖而合爲一圖水火匡廓者以參同契首有水火匡廓運轂正軸二語作坎離二卦而運爲一軸非兩儀也亦非陽動生陰陰靜生陽也左(坎)爲離白黑白黑卽三也其中一圈則坎離之胎也三五至精圖則取五行逆克章三五與一天地至精語分五行爲三五中央土一五也天五生土也左火與木其一五也地二生火天三生木也右水與金其一五也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也金盛爲水木盛爲火而土合之(卽翼見妃女黃婆之說)歸于一元則下一圈者三五之合非二五之合三五之精非二五之精丹家水火必還一元故其後復有含元播精三五歸一之語在隋唐閒有道士作眞元品已載之爲太極先天圖卽陳摶之所自始蓋參同本以乾坤水火爲抽壇之祕而坎離橫陳乾坤直列摶之所謂以乾南坤北離左

坎右爲先天者而匡廓運轂則以坎離爲車軸之貫輪轉上下乾之南者有時而北坤之北者有時而南(六十四卦方圖乾南坤北卽此意)而究其要訣則必如鼎器歌云陰抱上陽下奔者故其文有云上德玄爲不可察求言陰在上主靜也(宋儒主靜之學本此)下德爲之其用不休言陽在下主動也宋紹興閒朱震進周子太極圖于高宗猶是上一圈爲陰靜三輪下一圈爲陽動(見朱氏易卦圖上卷如眞元品圖在朱子前)而朱子爲注則更加修飾以爲可以掩人可以无獘而不知巽齋聖道非可飾合亦何爲哉又略曰易言動靜有常卽指陰陽也未聞未生陰陽而先有動靜者也乾靜專動直坤靜翕動闢則陰陽俱有動靜陽不必專動陰不必專靜也五行非四象也且所謂生八卦者安在乎胡朏明曰宋史周子傳本曰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力辨刪自爲二字元人修史如之不知自元

沙門衣鉢矣屑以愈與望案先天太極河洛諸說原出道士安頴汨亂聖經自明季以來造乃朱子生平篤信使學立教推本於此不安中天黯者雖巧爲遁辭公駁之三聖人之易如日而附江黃先生嗜木尤爲辟卒難反其據於圖創自胡惜功不狂禹下矣見也今姚際恒切明攻擊可謂功臣上公乃方士修煉之術載其太極圖說曰周子以老莊之虛無爲宗更名曰無極而太極又曰自無極而太極蓋用方士以逆成之丹多生久視之說又增太極圖於其首以明其所自始益參同本以乾坤水火爲鼎爐坎離爲藥物而以坎離爲車軸之貫輪轉上下以升降之使性情交會以成丹更築室於其中依一圈名呼爲之錄精化氣錄氣化神錄神還虛合而爲一圈名曰還丹又曰金液還丹又曰太極圖又曰無極而太極圖又曰先天圖又曰伏羲圖又曰河圖其實一也其圖自下而上左旋右轉一圈爲一候一候凡五日五候凡二十五日而一節一節凡三候十五日而一氣一氣凡六節九十日而一時一時凡三氣二百七十日而一年一年凡四時一千八十日而一運一運凡三百六十日而一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皆不出乎此圖之內矣

業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象非云生于成女亦而乾之奇畫成此男之象坤之耦畫成此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壯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層恐屬重出矣至其設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二層恐屬重出矣至其設曰太極動而生陽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剛分柔而六位成焉此方士爲玄牝鍊化自陽而眉乃男女萬物壯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層恐屬重出矣至其設曰太極動而生陽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剛分柔而六位成焉此方士爲玄牝鍊化自陽而眉乃男女萬物壯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層恐屬重出矣至其設曰太極動而生陽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剛分柔而六位成焉此方士爲玄牝鍊化自陽而眉乃男女萬物壯一氣中無

又不知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壯一氣中無

又交感而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變化而有男女之象也今直以爲男坤女顯然形質而已屬時說況又析而爲五感動枉事不枉性四端流露此時萬物無不倫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專指人言如合吾雖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枉內分曷者不謀如

記五十五

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時說況又析而爲五感動枉事不枉性四端流露此時有善惡而仁義之三言者何所施耶謂性有善惡而仁義不立焉以天地生成所配卦位強加之則東南仍配卦位強加之則東南仍配坤何以九西南仍坤九非離何以二西仍兌四非離何以七非兌何以四非巽何以七卦數不合宮數一往賈賈而今術數家又貫因之也

自漢迄唐或言義出河圖禹出洛書或言圖書竝出義時或言圖書爲篇冊或言圖卽八卦書卽九疇然竝无言親見河圖洛書者宋道士陳摶忽出河圖洛書劉牧傳之以四十五點爲洛書阮逸又反之以五十五點爲河圖四十五點爲洛書而朱子宗焉五十五點者一六祿于北二七祿于南三八祿于東四九祿于西五居中十祿于上下

列今祿道亦然也東西南皆如之四十五點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有五无十皆奇白偶黑毛河右蓍原舛編以辭之略曰宋人圖書之僞有確證焉宋濂王禕輩雖非之而未考也陳摶之河圖非卽鄭康成大衍注天一生水于北一段文乎然斷不得爲河圖也何者康成河出圖洛出書注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若河圖卽天地生成之數是也乃毫不及而別指爲篇冊其曰河圖卽前生成一二之數是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五性已紛襍復參以陰陽而七襍亂之矣陰陽一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如何而謂之精如何可以疑大傳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致一三且不能生況于七乎曰乾道生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度下篇有以一陰一陽合爲十五之說六八爲陰七九爲陽七八十五九六亦十五

无與也明矣洛書亦然乃易緯乾鑿度太乙下九宮法也乾鑿

遂有太乙下九宮法取陰陽卦數卽十五數以行九宮維台中央爲

爲書而朱子宗焉五十五點者一六祿于北二七祿于南三八祿于東四九祿于西五居中十祿于上下

列今祿道亦然也東西南皆如之四十五點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有五无十皆奇白偶黑毛河右蓍原舛編以辭之略曰宋人圖書之僞有確證焉宋濂王禕輩雖非之而未考也陳摶之河圖非卽鄭康成大衍注天一生水于北一段文乎然斷不得爲河圖也何者康成河出圖洛出書注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若河圖卽天地生成之數是也乃毫不及而別指爲篇冊其曰河圖卽前生成一二之數是也乃毫不及而別指爲篇冊其

九宮而數皆十五

如漢世道家所作

始自此而從于坤宮

坤南偶河圖以東西四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以中无卦位故以此爲太乙寓居之所

記五十五

其法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此用語北

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

坎北自此而從于坤宮

始坎中男始之言无偶也坎自此而從于坤宮

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東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東南長女所行半矣所謂每四乃還者也遂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兌宮兌西南少女也又自此而從乾宮乾西北乾父也又自此而從兌宮兌西南少女也又自此而從艮宮艮東北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離宮離西南中女也行則周

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之庭而升于紫宮太乙不常居卦位之中故五則皆息于中央至是則不息而上升矣行從坎始坎離絕學道求之書也而其法則合于陰陽十五之數坎北數一爲履一坤南數九爲戴九震東數三爲左三巽西數七爲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則二爲右肩四爲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爲右足八爲左足中央數五爲太乙之數而太乙四周不復再息中央而上升則太乙之數遂止于五數而无十數勇從橫交互皆得十五其說如此而未嘗曰此洛書假曰洛書則緯書具在其于九宮儒後又曰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以建紀辟者君主也謂摘主十二月之卦以立歲紀止言六者陽該陰也何也夫厥成之注衍數而別釋河圖與易緯之言宮法而別引洛書二者正相符矣據按朱子曰易本是象可爲特見但自王弼掃象而後程傳專言理朱子不甚滿之而象數无傳適當

時儒宗周邵皆出于道士陳摶僧壽涯輩有此附易妄圖遂引置易首而不知陷于異端是朱子之不幸也後人无考見本義首載此反若義文之易皆從此河洛先天諸圖而起者一誤盡誤嗣斯烈矣觀大傳天生神物與仰則觀象于天二段則伏羲作易无物不察即當日眞河圖洛書亦僅與天生神物易獸之文同爲咸觸之一端耳今不玩易而但觀蓍龜則舍本而逐末矣溺圖書者何以異是

天地固有否泰往來而剝復之位一定艮山兌澤分據而通氣山伏氣于澤澤蒸氣于山爲雲爲嵐爲泉爲雨震雷巽風各體而相薄出于地行于天風叫號而迫雷雷匉訇而從風咸恆損益四卦可觀水火之性則不能對發而相射也火上水下炎上者上潤下者下曰暍謂不相射而違矣也水上火下炎上者上入于水潤下者下入于火曰既濟水火有形无質相濟則水火爲一不相射也又火下澤上曰革象曰水火相息非水下而息火即火上而息水更革而不相射也非是之物无能對據也原宋訓不相射爲不相入不相犯害明與經文相薄相息背矣是定位也乾坤相錯通氣也艮兌相錯相薄也震巽相錯不相射也坎離相錯重而六十四卦皆相錯也此節文義甚明宋人忽以道士陳摶先天之圖涸之謂之伏羲八卦方位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通氣未嘗曰艮西北兌東南也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未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也而強誣聖言可乎且伏羲文王同此八卦而誣曰此伏羲八卦帝出乎震一節爲文王八卦何所據乎文言曰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大人行乾之事也與道士修煉之術何與而竊取爲名乎王文中擬經亦屬擬議之事宋人遂比之操莽今強纂聖經以入異端較之擬經何如也

乾坤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爲四正有云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雖緯書不可信然亦見兩漢時皆以帝出乎震章所言時位爲蓍龜畫原義至文王繫辭坤之西南得朋言坤蹇之不利東北言艮而孔子詳說于此是自古聖聖相傳八卦方位時氣皆屬一致乃邵子爲陳摶所誤朱子又爲邵子所誤矣以乾南坤北爲羲卦方位于此乃曰未詳易呼伻賊爲主過主而反不識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會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死亦不虛生故曰可矣道猶路

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
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以下諸傳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顏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
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
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
則離析其耳目惑亂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自聖學失傳乃謂
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
壞矣

克伐怨欲四者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卽以爲仁則
吾不知也蓋仁則克己復禮內有持養心性如承寶祭之功外
有萬物一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遏欲而已也宋儒專以
心中無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涸之

吾嘗終日不食經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後儒於古人文
以禮樂之學漫不攷習而徒強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
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
恩僅無言以恩枉禮樂名物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恩則有害
以入於測性猜天將躐等而陷異端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
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按聖門不輕言上
達固也卽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
愼獨正心乃後儒教人先講心性誣世甚矣

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卽下文日
新又新學脩恒慄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敎也止者至於是而不遷

也至善中也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襲霸之權術以爲
治平非善也以下大學傳注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
禮末也事其物事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
也脩身卽下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食息之事皆脩
之使無忿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齊容靜口容
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主也正卽下文心
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敬以直內則有
以檢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之所之也欲爲脩齊治平之事也
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脩齊治平也則
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
而后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
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
之物如三物四術脩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
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
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後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
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卽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治
平之本卽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者卽
見先後內也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本末不可倒加此則知本在
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脩身則不混

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祿霸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謂之性也

湯德爲仁禮陰德爲義智疑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處親卽性之仁敬長卽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卽後文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然皆庸也以下中庸傳注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其由之道矣

夫人之心喜怒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閒寂然不發已心

一無所覩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然此須臾之未發性本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隕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公也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憧惻及物卽仁有節文卽禮有斷制卽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樂卽智凡願爲者皆善之類也不願爲者惡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至於其睹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致中也愼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往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已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潛爭品彙咸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變養政事之位育也皆道之極功也致中卽論語造次顚沛心不違仁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睿者悳之深入也百聰日明心悳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止水寒潭幻照無實用與淵泉時出正相反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易上文睿以聖者悳寬裕溫柔仁德發強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禮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卽此也

馮樞天曰集注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命不之用何也曰集注菊襍膚泛不明言學之正途乃聖學之所以成也無論他經卽以論語言數章而後卽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也興詩立

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矣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學也卽學兼知行亦未明晰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尙是益學有可卽見於行者如曰用動靜之禮是也有不能卽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略是也且卽日用之禮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顒之類可卽學卽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但爲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爲行不可卽以學爲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獨置之若遺以致處撫學術出撫政事牡道民命撫所託賴豈小失哉

以下海注問

李文長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

酸夫糖甜醋酸卽其性卽此物非糖醋爲根酸甜爲苗也亦非酸甜爲根糖醋爲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仁性卽愛非別有一理爲根而愛爲苗也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卽仁也卽愛也卽不忍也卽性卽情也必以愛爲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荏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朱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乎曰非但此也卽朱注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絢事亦具矣曰事則本末畢舉矣顏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政先儒斷不爾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卑事功不知不覺遂爲此語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爲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徂言之猶適謂爲此事

則心荏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荏腔子裏乃離事言敬矣且爲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曾者善聽瞽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竝用則神明肅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問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有二一其所不睹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宴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卻事以爲敬也

問何以見離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惺惺故悟欲頓益覩程朱又甚耳潛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境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爲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之旨天淵分矣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爲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卽禪宗不特荏頓也程朱好謂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謂讀專惺覺故悟欲頓益覩程朱又甚耳潛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境

問張氏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以爲無計功謀利之心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敬先事後非離事言敬與且其持敬

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背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語其春秋疏路班書誤急爲計宋儒遂遵此爲學術以爲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恩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祈秋報皆爲冀利貪得者矣庸于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勸於爲善安用上爲

尊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刑書存之固以爲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不敢以臣子待首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堯舜禹竟以天子與臣辟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

程啟生問素絹章不用集注請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素在先而繪在後素卽繪之一色也況素地古所未聞尚書考工皆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爲言孔疏云祭服之繢爲之故時稱乏衰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素地在先須改云後於忠信非教也聖人教人以禮爲要曰克己復禮復禮約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

王文定時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悤后如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爲之悤擇配至於嬪寢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宮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可爲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宮女矣王業基之宦寺宮女矣序謂后妃悤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窅寺宮女爲法矣序謂后妃悤進窈窕之衆賢未得而憂既得其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爲新說也

問吳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乃吳棫刻責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朱注如樊遲祖鄙近利子貢欲爲鮫鮫之行聞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

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爲人孝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盍誠分道揚鑣者耶

國公五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論語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人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守先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若說樂道便相加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个甚麼審問个甚麼慎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个性善作甚麼一派禪悅藏鉤

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集注游氏爲小物爲末爲輕何如曰庾子冬如江南適鄭魚門江寧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爲本藝爲末恐人舍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者不違仁是德仁皆存六藝內也以倫常曰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注道藝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爲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公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公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竊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

承卽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注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注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權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重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卑宋人之輕夫武備又可見矣此其所以屈膝於金源也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爲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主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法惟有正月朔日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斂之且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卽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祗莊庠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

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勇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諭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無觀以勸蠶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衆衆講說忠孝之所以然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領解智者啟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子絕四注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入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問集注以私欲訓已不用之何也曰已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卽曰爲仁由已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

直學禮宋儒專言公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公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萌除六賊之說得以相襲始以私欲爲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爲賊而攻伐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注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爲之難之字指仁字難卽仁者先難之難言爲仁難言自訒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爲事先益聖言尙待沾補耶

語王帶存曰集注以禰祖爲名不正誤也輒名不正在於拒父

若禰祖則從古有之商太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禰廟未聞新祔之君有空禰廟而升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禰廟以不入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姪廟可入也魯文公時當遷閔祖廟而祔僖公於禰而文公欲尊其父竟遷閔廟主躋禰於祖謂之逆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居禰廟久僖卽其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謂僖宜禰者而先之閔爲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是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仍禰廟在穆僖當祔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禰四廟以次遷遷祧必在昭祔必在穆新祔者不論其世次爲父爲祖爲兄弟爲姪爲孫而皆祔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公者舊爲君而新君皆爲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

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祔祖於禰而何祔矣

問三友三樂集注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立言豈爲瑣瑣比偶哉況以注文觀之飾威儀似不諒何以反直工媚說似不直何以反諒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

謂三弟曰朱子云酒埽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埽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卽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爲理乎且聖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彝物事

不能時習與異端窈窈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同一旨乎

問朱注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

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卽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卽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滅棄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已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謂方鐵菴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入道之門戶然向解皆誤主一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眞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

定然後可正脩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焉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愼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注以意爲心之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卽屬正心功矣經何以分爲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玄牝白業又非聖學矣

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諾三弟曰誠意歸之愼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爲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對天地而泣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注以審易愼以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爲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後之意亦何至期於爲惡若如時解爲欺慊之幾則意在爲善亦惡而卽誠於爲善亦惡如好色惡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亦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無

爲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尊詆陽明何也

陳睿安問性道朱注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爲物裁成之道皆在吾性中非謂爲物與人同此性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睹不聞與愼獨學者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睹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睹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愼之則見顯之愼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睹不聞推至其睹其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往不敬其事也蓋己不睹聞之時人所易忽火息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

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日向讀宋注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睹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閒此赫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愈則得之先立其大卽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卽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覺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摶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分之爲靜存動察矣

張顧門問朱注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日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回守而道明

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眞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圓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字而其所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慳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眞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

謂吳穎長曰朱注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眞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鳴謙輝光日新其德中庸中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僅民之爲質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如王介甫司馬君實一造新

浹一變新浹過激而致敗朱元晦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懟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謂哉

劉士安問自誠明節不用朱注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脩道一名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注曰由教而入是當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閻季白問朱注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且故至誠無息卽承上文成已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卽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注評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塲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議之曰支離陸重心地證澈朱議之曰捷徑以其斥空閒見直指性天爲頓悟爲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礎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愼月厲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捷非信口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是也評曰中庸隱怪是賢知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爲隱怪乎程子教人靜坐揆會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思天地之理有所得卽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爲耳有所以耳者爲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爲過乎

評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愚量祇是讀書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評曰堦記誦村學究之窠臼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何也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知廉勇藝文以禮樂未嘗言如何伊吾繙閱也宋明以來儒者各立門戶一間異已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竇修怨害於家凶於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專讀書不約之過邪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喀爾曰讀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子昆子昆荅書云些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過寬濂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傑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闢陸王躐等性天之獘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卽駁程朱者也乃一主一奴此尙歸之讀書不納邪抑有所蔽遂不自知邪

評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質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訛字豈少哉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爲知行怪爲賢亦自可通然朱注分配有不妥者四書牘書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

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燕以應顏先生曰朱注天地位承致中萬物育承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注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曰見天曰動難以解矣

傳注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評曰不如訓幹事爲妥

神非物體也而胖響之至如體之評曰不如訓幹事爲妥曰如朱注說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其見要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曰神月鬼

潮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卽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烏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人人而兼神鬼矣人靜而嘿卽指之曰鬼則教人半日靜坐乃使之學爲鬼也且若是則觸目人目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卽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卽鬼神則鬼神可度不須言格矣益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卽神也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湯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陽於上爲昭明爲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卽游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王制國邑方澤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卽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上達之教躐等而求性天而又失其義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今言鬼神又恍忽如此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揆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注云祭淤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四世爲四親廟大世舜受命爲帝時醬瞍尙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

是宗廟饗之也評曰祭淤不是舜無四親廟曰曾見翁評禮記宗后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之習今復曰祭淤不是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原卽在監門傭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傭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醬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毛河右有言曰蔡氏注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棄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禪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注引祭淤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禹正

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燔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譽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諡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招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雨時始从觀舜賤帝位後常敝天子旌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注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誰考天下有注經如是者乎堯案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

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嫉曰舜始祖之廟祭洽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評曰無發明

曰愚注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爲必如朱注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雷於心目之閒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公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公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即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在公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公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

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摶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於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仞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眞元品明載之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幽王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摶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洽本

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注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宓世儒有奠體圖象之譏也一靜坐聖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釋氏趺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偏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眞知爲重言人有眞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群議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注經講性天者爲道學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誦讀爲學矣一立德性中庸自明之矣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明之矣曰知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

故孔子詔爲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謂之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即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勇學勇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辯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是後儒之尊德性非聖學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列爲學次第自能會會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以三物孔門傳習由以治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

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以佔畢爲專業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
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
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騖於誦讀著述何爲哉孔子刪定乃末年
不見用恐先王旣遠大道就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後世使其效
吾行而行非謂襲吾言而言也況言之似是而非以誤來學者
乎則後儒之問學非古聖之道問學也 上許百山先生書
先生前贈塔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塔以爲千聖百王之學不外
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卽敬也翼翼進而不
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
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
約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息有考時有課日有
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

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
耳則吾儒之歧途也 與龔靜齋書
子向於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於我無益
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眞與不眞務盡其說今子果慨
然有所敷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
謂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益後世之學學
習事少繙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脫吾人矯力有幾可擲之
紙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衰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
先生之誨誠是而變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
之但吾之繙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
七十之人尙以父兄爲憾醋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
久卽無康成注亦未必亾何力之有若論其注則全據緯術豈
可稱醋適亂經耳卽如言禮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
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孰其儀非考訂不能得
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
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郊今古不同公西
犆之禮樂惟日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
也無變易者然殷路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
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僭踰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
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
令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故上問之古人耳
豈得已哉至子言絕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子之有名
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子於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
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
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己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於

駕外狥名則天性之誠必漓將爲鄉愿爲墨士此所以皇然內
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絕則
又不可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
慍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
惡名而且疾無名也故曰無實邀譽者小人也逃名者后隱也
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耆聖賢也若夫易言檢德言無譽則遇否
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 答三弟
誥溪書
塔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亾寶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
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可爲此語乎
七十之人尙以父兄爲憾醋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
久卽無康成注亦未必亾何力之有若論其注則全據緯術豈
可稱醋適亂經耳卽如言禮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

以爲是乎耶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掾不容下云杏斯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遐曰臧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學受禮詩書博綜六藝時之俊傑百家並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昭烈帝曰吾幼周旋於鄉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誼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絀黃巾賊數萬兒皆拜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弘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其用識緯闕有之然不可盡

據緯術也稱三禮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而遂訴其生平也堪於宋儒毋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爲宋儒所錮矣而尚有迂闊尚淪懦弱尚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受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錮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辨之然止論其學不牽其行謂得失皆有枉無詩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

格物之物即周禮之三物而人多疑之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但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試問天下之物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枉此三者外乎道原於天事習於學二帝三王擇民之秀者爲士使之入學書六藝之事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名異而事則一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箸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房呼是誰生厲階哉

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坐道學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慎蹤一誦讀箸書遂自謂令世上品夫誠令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襍而失聖門戒愼存養之旨也不大慎蹤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之士而無

當於聖門中行狂狷之三品也至於誦讀乃學中之一事而箸書乃見道不行託之論箸之事聖門所習者不外禮樂兵農今但兀兀窮年埋首故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大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與諸君書

易爲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注易至壬辰而成嗟乎易入滇城乃二千年於茲矣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棼如而視其象忸怩徵其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測天道之書於是陳摶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竝起揆無極推先天不唯易道入於無用而華山道士青成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原於天事習於學二帝三王擇民之秀者爲士使之入學書六藝之事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名異而事則一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箸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房呼是誰生厲階哉

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坐道學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慎蹤一誦讀箸書遂自謂令世上品夫誠令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襍而失聖門戒愼存養之旨也不大慎蹤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之士而無

當於聖門中行狂狷之三品也至於誦讀乃學中之一事而箸書乃見道不行託之論箸之事聖門所習者不外禮樂兵農今但兀兀窮年埋首故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大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與諸君書

易爲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注易至壬辰而成嗟乎易入滇城乃二千年於茲矣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棼如而視其象忸怩徵其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測天道之書於是陳摶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竝起揆無極推先天不唯易道入於無用而華山道士青成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宣聖經而易之不亞脈脈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

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卦卽屬人事文王彖辭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道人事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爻辭則勿用利見大人乾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勿論如復遯泰否羊觳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如周以來編年紀傳諸書何一非書其事而褒貶自見也乃至塗莫而忽有所覩曰聖經不徒哉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還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尊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竇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筆削

測天化奇則人績荒天工廢則乾坤毀人績荒則宇宙亂故天地人交相爲贊而亦各不相能三極之道也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易教也舉性天而歸諸人事也引而近之也程氏則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楊氏則曰教人以性爲先此非易教也舉道行而歸諸性天也推而遠之也其言似同其旨乃異豪釐之差千里之謬學術世運於此焉分不可不察也子弱冠受學於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入浙問樂於河右毛先生爲予言及易辯河洛太極之非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皆觀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獎陞替燦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恉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

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觀其義而子奪褒貶昭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臣竊取者也且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則改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皆觀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獎陞替燦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恉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

此也因偕爲傳注以質天下後世房春秋傳注序
論語傳注成作而歎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孔子承堯曆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論性談天爲事者誤矣其論誦詩也曰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後世專以誦讀爲學者左矣且存心養性竝不之及惟敎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洒掃應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輕傳卽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立本而末自舉之說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可據而先儒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宻一皆曰然因悤學記曰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令格物不明則學之

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無以承往聖之道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亦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卽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塙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敎知求聖道而遲鈍不前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論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訌二三鉅儒力求塹緒而或此禎彼躋明儒繼之又分歧塗迄於今衆論譁陳聾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己臆偏考諸經以爲準的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揚榷以從事也大學辨業序
此故妄言之以俟後之學者注論語傳
塙自幼從先考慤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習齋先生學大學辨業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異

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誦戶諭矣五尺學僮皆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淳荒蕪帖括弦行鮮能知大學中有所謂三物者至講學之士其有名者問以禮樂亦多茫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郤其日講明親者何物郤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取經中言學者合爲一編試起而觀之庶乎令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郤則固曰吾學孔孟之學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勢殊不可行於今日郤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聖經學規纂序

子以子姪及壻將入小學而古傳既湮謀授朱氏所編小學書

閔之殊郭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朝覲皆壯年強仕時也以至居相告老諸則皆非僮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爲子懷起立曰子漫語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小學小藝履小節未嘗言廣明理也且朱氏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窮理談性者接踵而幼而學儀習舞長而禮樂兵農以慶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爲厲小學則然考內則八年及十五前教有成法晦翁亦曾采入小學固可信者乃編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築四字語於首俾幼僮誦之卽學習之行之知行竝進庶蒙養而已端乎小學稽業序

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雖不得中庸論爲王不倍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論語乃載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及時設格則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

千年墜緒理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耶詩孟子陳學校遵於
周末韓氏以爲制度亾失空言無補況今亾聖誼遠學者分騖
於訓詁涂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太古年紀莫可究詰先生獨
起以明聖道者與搆從游久頗於提命之餘窺其領要一日命
搆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
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言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
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是將
以天道性命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
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風俗奚
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
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歎也七制而後古法

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後罕言天道性命孟
子時言者蓋然不得已始明性善羣議妙息荀楊韓李而下言
性之說復人人殊而尤多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
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
三代孔孟之教浹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空幻之談得
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誘而牟利漁色
弒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
論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望人之教浹豈可以輕變與今
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
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
遺緒作存性編謂理卽氣之理氣卽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
全萬有不齊而皆出於善其惡皆引蔽習染耳於是孟子言性

內得粗知其略以爲貫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爲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邪吾復不能知之矣存治編序

先生三存撝存學存性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官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堪從游後聞而說之著瘳急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弁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堪出游四方辯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挾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緜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

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公侯之子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雖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主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創地奪國徒空言耳宋間後時之以不朝服誅也況於晚近雖有夏浚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燕封建故流寇肆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議類爲存人編嗚呼先生之心迫矣存人編序堪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沈然已而涉獵漢後以及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爲古樂奠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曰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楊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

於公成走杭問樂先生以聲爲主授五音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協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籌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轇轕使舉世茫然自居於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蔓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描畫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忘之飢且寒相尋以瘐也豈不異哉塡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颯颯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錄閱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塡力學精進遺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俾後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贋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緝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將未知所止矣

（毛氏樂錄跋）

梁少保夢龍爲安平劉戶部鑑作墓表載嘉靖二十九年倭苔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靈昔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枉戲下方撝刀筆曰某畫某飯一無所措士多餓死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時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部進鄉舉學學若若素揣摩以賙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力神於舉業不唯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擲管呻吟自矜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喈筆吮豪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一日卒之溢賊蠭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爲之慚且慟也

（書明史劉戶部傳後）

習齋先生善居喪不惟倚廬堊室寢苫枕凷終喪三年不會再不會者皆然專坐諸節皆謹守以至功總喪所謂三不會者遵王服闕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尊道其殯宮或墓哭獻乃除他人皆不能也

（惲皐聞士喪禮就正序）

吾儒正涂有二一曰儲學一曰練才何謂儲學禮樂兵農是也何謂練才運此禮樂兵農者是也

（送張少文北上序）

自後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繙經閉目脈內疑於繙流而但期名理不求治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基月三年大人事倘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贋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繙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將未知所止矣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靈昔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枉戲下方撝刀筆曰某畫某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傳某被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虜從名士之禍至此極矣

（孫氏詩錄序）

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誠何者爲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纍章句語錄而於禮樂兵農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爲粗迹催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如朱氏謂太伯不從太王顚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沿至明代遞作僞書僞說如敗衣行荊棘逐處孔漏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閒有特出之士文皆夜郎自大故卒無當於道也

（傳氏族譜序）

伏羲以至孔孟語道已盡後學宜壯壯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爲體外爲用自治爲立體及人爲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賅之經言不如是

也心之官則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義盡孝弟不見於用乎臨民之道德莊涖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曰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體物體羣臣易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冉閔子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卽具用也用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痿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謂有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攷之古書惟老子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蔽也朱子注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其注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邪此兩顧依違之說也論宋人分體用之說

足下謂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能哉卞莊子之勇臧武仲之知見許聖門曾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傳名至今祖衍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謨水火不兼君此時最宜習者刑名而鄙視之夫皋陶明刑三代盡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朱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若不痛洗不能入道也答黎長舉問

顏氏學記卷六

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逝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枉好不枉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證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以下馮辰劉調賢所撰年譜

先生二十歲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吏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貫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愚豈人所可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厚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忝此則仁

記七

及郎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卻入比專正學

先生質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願行不能告人即爲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竊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尚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者況後學有志郎問人得失自可洽戒無志郎曰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記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功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求孝道往往悖妄得罪必書一記不書有關得失者不書有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必書孝慈書日記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張白天遵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不慈即子有不孝自天遵曰厚置願直受之曰未也語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容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恝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繼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令人兄弟不和一日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厚不知天下之偏厚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厚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忝此則仁

記七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先生泣下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竝失其二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慈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閻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師尊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朝廷莊而家室狎必變是孔子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盡禮此今曰行禮之準也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曰君訣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意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創百孔欲驕得乎

又言省察力行如徇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詣精

閱朱氏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沾一中卽是五行眞亂道也

晉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愼笑一謹言一勿作輕佻語媚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閙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淺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獘也

與習齋言文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倉先生主通功易事

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杭慨悲歌上者爲屈賈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至傳槍泣刀泣言一室者天下梯階一室不安置有泣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致以容物容鄰儀

南溟謂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倉糯甘蔬火耗稞派俱捐三時攜乾餱卒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飴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牆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則傳烽相救而教農則立田畯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倉可足俗可淳民可強亦小康矣

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宓遠佞人凡柔荏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諒我者也得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恕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張豐村來拜尙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亾此物此志也

陳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奉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道異古四術三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治平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三者王道無獘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救獘偏任則獘隨之

先生與門弟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亾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饋豚卽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裁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于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綫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會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卽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外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存此萬世之身耳豈爲爰爰者爰爰也乎

記七

詬病然其意程朱卽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卽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先生至杭州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草堂送所箸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舊說反復愈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有物二不解也繫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蓍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遯吉遯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

之故也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闕大衍之數者統惟敎之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荅曰古廟室戶枉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枉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安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卽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牆今室無遮隔嫌竝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卽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曾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密吾身之視聽言動

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

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闢道延才保身崑繩酬詩曰宇宙久淩替大道胥淪亾儒生事訓詁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嗣於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掇其英顧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得施於世胥書塗與墀豈徒枉咕畢逐以稱儒風我本駑下資兼之所過寡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績嘗嗤朱陸訂魚遊或枉淵九皋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綆無嫌瓶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

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蠶吾誨訓本家承師傳得得絕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維四敎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枉躬卽此爲脩齊卽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月森精鉅俯仰千古閒儒術何夢夢良苗被往路宿霧披荒堉滑滑隴頭泥噯噯草根蟲蕭然茅屋下歡笑溫形容爲我傾秫酒爲我調醯羹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舊秩秩何雍雍示我牀頭書閫部及五公家藏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出以示余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冰兢更訪顏公里枳落遮頹牆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后曳素履龐公偃匡牀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羲皇自從繼莊殁獨行歎惸惸於今得李子枯藤依長松枯藤無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

方矯矯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臨岐復徘徊握手還入室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惕慘身心大道須揚明求之濟世運寬舒耄元精再拜受君言勒爲脈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衷

敬南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歧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卽學也不學何知焉

將刊大學辨業念萬君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晤季野于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少受學於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番先生論學謂陸釋朱老憬然於心既而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子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

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表表然教雖莪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脩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

訓非矣之於泛濫則失之淩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證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皆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卽三物也豁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卽謂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表表然教雖莪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脩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

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百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會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於家會或疾疴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家主卽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慍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離叛可想矣是尙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晨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會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坐佩而立頫躬而坐翼翼恂恂黽黽恣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

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則賞之不必蠲悉賊之贓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踐形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亦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亦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亦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亦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

陷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謂樂

觀邸報知吳公匪庵卒哭之吳公諱涵浙江后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爲正揚於公鄉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嘆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沈商州與朱學使輒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兩院請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乎且僕非其人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辯先儒者在章句顏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

也不曰東歸矣必已之
見崑崙自淮署寄來書曰寥寥六宇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
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
可況邪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
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
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
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舉異端
而倍孔子闢邪說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
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惜痛恨無怪顏先
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
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朱嘗敢將孔子之
言闢倒而別立一說以夠乎其上如朱氏也弟若讀易通言五

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
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共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
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修業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
書但書不枉聲句讀不枉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
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
力隨其所造而已

謂長舉曰君於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
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撫能爲矣長舉曰洎嘗以靜坐致病其
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
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

愼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
催花戶皆開列裸致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牌不到乃差拘

以鼓舞之而民愈頑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
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歷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卽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后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亦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

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

豁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圍

謂靈泉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眞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亦在此

也后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之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箸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聖賢之心純一兢業故中庸曰戒愼恐懼曰愼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愼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眞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

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調之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卽喉嚨舌齒脣鼻婦莊語倡女淫聲而同此喉嚨舌齒脣則今樂古樂聲卽懸殊而同此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曰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曰留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贈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

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愼幽獨謹綑微習勤儉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皐靈皐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
他山之石也又言　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　皇子中堂徐
蝶園家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
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
謀徵先生而靈皐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
或曰靈皐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
道非后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嗇幸則得時而駕
皐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
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竊觀靈皐與先生交至厚而
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儆儆正論靈皐無能置詞則託
遁詞以免暨先生沒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
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諞諞曰以剛

生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
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
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
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皐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
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尹元孚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
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迂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
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狂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狂四德易立人
之道仁義是也狂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狂威儀言詞君子
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道之

原也聖人畢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畢言之若常言
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陳子翰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察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
已二十年時使問水害水利先生荅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溝
永定河一挑淀淤一脩趙北口澳水橋一分豬龍河至興水利
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閱秦邊紀略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
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隄要葉
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
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語長塍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撰本

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即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即存心於
何事接何人即存心於何人事竣人亦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
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
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
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與除外被次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
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
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
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恩睿智世
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極天曰存誠之功自宋
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踐實地直接聖傳矣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

身之功故流於襍霸宋儒講誠正脩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顧氏學記卷七

舉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崑繩別字或庵順天府大興人其先世籍江南撫
錫有王玉者莊明初以軍功起家戰亾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
衣衞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變後避地高鄉痛野史載
烈皇事多誣罔著崇禎遺錄一卷子二長潔字曰汲公先生其
次也兄弟皆少從清苑梁君以樟游梁君與汲公談宋儒學先
生方髫齔聞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
方略又從盩都魏禧爲古文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禧禧大奇
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餘以貧困始游京師貴人子弟
或病其不爲時文先生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

遂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虜爲
謀生計使燕詬厲已耳時三藩平後競尚文學崑山徐尚書乾
學開書局於吳之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先生與焉於儕輩中
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淞文
章典制古今輿亾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
同云處士字君賢又字繼莊亦大興人負奇才年未五十弃先
生爲作墓表言之輒流涕未幾過李先生恕谷於京師大悅之
曰自繼莊沒莫意復見君乎恕谷微言聖學先生聞之沛然因
持大學辨業示是之恕谷乃爲極言顏先生明親之道先生曰
吾知所歸矣遂介恕谷往博野執贄顏先生門時先生年五十
有六矣初先生自命豪傑每夜必證酒痛飲論議今古剏若無
人醉則歷罵貴顯時流裸以詬謔恕谷徐規之曰君誤矣吾人
當與古賢聖仁人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邪先生大悔效習
齋日記立志身鍊以糾身心得失習禮經日正衣冠對僕隸必
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謁墾毎曰吾所學乃令始可見之行事
非虛言也當吳三桂畔天下騷動先生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
而前直抵中原上策也順流而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中策也
徘徊荊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爲馬戀棧安知遠圖必撫事矣
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舍平書十卷一日分民謂士農
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睦曰巡以治之而
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士謂使郡縣久任而重
其權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定其幅員不使相
懸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卿冢宰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
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衞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

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曹六曹也有
司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涂爲
升降不襍以他涂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
成而其官止縣曹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
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
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
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黜
或馳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
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
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
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
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歷法曰兵政曰農政曰刑罰曰藝能

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四者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王子之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川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贖復劓以罪淫復宮以罪淫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書成復使恕谷商訂之然未行世始先生慨不任意五十後棄其親於京師西山遂棄妻子爲汗漫之游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見人不自道姓名晚歲復轉客江淮間淮安守姚君聘之往乃於淮署著述讀易通言五卷明先後天河洛之出道家與胡處士渭之言若合符節至康熙四十九年遂卒於淮上年六十三子兆符字隆川康熙辛丑進士先生又有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其文多記明末死事諸公與正史相表裏道光中武進管氏爲刊行之

記八

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眞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剏復之根不在是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顏習齋先生傳後語）

秦游得與吾子友幸甚源所重在品之眞肝膈潔白才藝其餘耳況吾子才藝又迥出時輩者哉願友也者取其諒也諒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勿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無諒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勿勇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惡無善之非此從來鬬爭雖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況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

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曰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言者眞也言不顧行者僞也眞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墓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猶猖獗詈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修身而明聖人之道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肩得是此非彼立門戶於其閒若水火之不可以竝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即程朱之賊尊陸王即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荅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勇久之其夫死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易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益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爲聖人假令盜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閑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事物而未見其確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況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

婦之言吾奉之無異於聖人況上焉者乎子以爲無善無惡虛耶無耶無異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穉稚孺孰爲變孰爲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爲東有夜而後別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婪嫉妒爭勇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或顚倒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與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愚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

者火就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涌濡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濡濡者且上烝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眞是眞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立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錮束縛老死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蓋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不善之情則證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食我

知爲善否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卽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卽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雨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卽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噫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要之心之體意之動與夫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濟造自得而遂諸訓豈敎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

儒以立說而渝於虛寂之蔽學者不知辨聽極之失而沾沾以
無善無惡爲非豈不悖哉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僞而品陋識暗
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
爲風氣亦何足與深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爲風氣所
移是何不可以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歿
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
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
有餘載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
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
極天下之權奇奸慝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敎化可直追乎三代
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其誰歸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
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勛名未嘗盡其用之

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歎歔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
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詬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
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詈之者何以至此極
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廷朋友之閒砥名節
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
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勇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
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芬依傍雷
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與朱字緣書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
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耳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

聖案此與下寄李中孚諸書皆先生未見顏先生時持論如此然其中所言大足盡當世僞託程朱者之情狀慈湖兩無遁形矣故存此以貢世之君子

接增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聲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長哉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龍百怪浩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榦有支乎天下莊嵆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綜詳之制則絜矩空言耳兵法莊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莊理氣使結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道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操脩雖可洽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爲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於外將格物致知心性之眞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筆僕因恕谷執摯其門立螯共以明行聖道爲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此其所就較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無意乎與增梁仙來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傲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倀倀然風塵衰邁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值可已之時而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失不必言矣如果有同心則源竊有進勇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辭有不傷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卽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傳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燕

一之不實舊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冥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而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襍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襍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

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亾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鴟梟和鳴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襍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黃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

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孰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亾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皆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亾而後儒學術支離龐襍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寘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要歸

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蹤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人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

世之務不鶩奇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逕遝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義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巨益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膽其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與方靈皋書

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

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儆自孟子歿而學術分裂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瑣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即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馭下從事於詞章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所云百乃近僅有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眞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何足與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勒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閤先生絕意進取窮經考古一埽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旁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蠡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闇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竝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

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注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見謂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爲友人脩郡陽志郡陽即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絕因名水加邑爲郡按洽水至今未嘗絕而郡陽之名自秦至今未有改水經并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說益由假借以郡爲洽故朱氏誤謂至今洽水加邑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其近者有語易通論六卷謹錄其敘并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眞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顏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豈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

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藝恐不若周禮爲確請更質之（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爲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之言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之言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各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何爲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爲之贅哉隱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既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爲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爲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爲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子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爲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即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即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於何見之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爲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以九六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陰陽之長即陰之消陽之消即陰之長迭爲消長即各爲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

象四時即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即不可分爲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爲兩即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揲不可分爲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爲二非兩奇即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揲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揲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揲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蓍求卦之法蓋如此噫揲蓍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爲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爲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曷

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島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盤空而爲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枉方士窮吾易而別爲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邪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蚩蚩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太極說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殁時源枉關中既反剛主示以所輯先生年譜源爲稍易體例閒有所附言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枉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視二帝三王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憒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而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

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亦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隄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古而不詳於今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徑糾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

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攷互證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即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竝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蕪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每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攷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

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閒余終懼其不可恃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治治天下之法可所考鏡而得其要焉兵法略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壞先王之十數莫不然吁覆厥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立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尙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爲文十有五

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聖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息卽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爲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平書序

陳摶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摶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惑世誣民者僞也爲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爲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

胡爲來哉摶之說爲百孔子不知摶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摶知之噫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尙目之爲王莽況僞造圖書竊易爲已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爲所愚謂其眞得羲皇不傳之祕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爲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爲僞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獲文武何傷勇推戴極乎哀聾漢亾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爲不得已於作也 讀易通言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篇浹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蹤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顏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信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殁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弘禹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已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身得謂爲儒者之過然以理爲教而諱言兵尙虛文奔實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冥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

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竊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與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乃若後之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大學辨業序

立國之道五曰德曰法曰武曰教曰文義得之仁守之曰德立紀綱明政刑使奸宄不作賢才舉而民生遂曰法武者戡亂克敵威立而民服也天下雖安不忘戰也教者人倫禮樂文者藻飾詞章也五者備則德足以懷天下法足以守天下武足以威天下教足以化天下文足以柔天下三代是也故其享國各六七百年而周以文勝故其後寖弱儒者之論曰聖王之治天下

不任法而任德左武而右文矣呼秦隋滅德作威固所以速取滅亡若宋太祖削平僭亂使海內得離戰爭之苦眞仁相繼數十年淺仁厚澤德可謂隆矣微道德之士用詞臣教至而文盛矣乃當其盛屈首遼夏舍恥忍辱置靑城之役舉族北轅豈文德有不足與法不善武備不修所致也且天下之生久矣世既變所以治世之具不得不與之俱變干戈以易揖讓聖人所以治三代之世者已不同於唐虞而或者乃於干餘年之後鰓鰓然據遺文以爲盡衣冠異羣服而民不犯舞干羽可以克敵於是講法令則以爲申韓論設險則曰枉德不枉險談兵法則深疾痛惡而以爲民之賊而其所恃以治天下之具則訓故詩書談性命委悉周詳於蘇文曲貌呼世風日下亂臣賊子愈出而愈險國家之患愈出而愈烈唯法以制之威以警之使之形格勢禁而不得爲亂各安其所而不必爲亂震慴畏伏而不敢爲亂如此而已若徒恃區區儒者之論以治天下必四海之內荒服之外盡爲善良而後可否則揖讓而治豺虎推赤心以化寇讎豈不害於家國者幾何哉吾謂三代而下立國最善者莫如漢高光武民水火文景明章休息愛養其德也刘羣雄誅暴亂其武也尊儒術崇孝弟按遺經其教也文也至於論才不分文武任賢不拘資格蕩軼簡易使人人得以盡其才其立法之善者夫豈唐宋所得及與然唐之德固慚於漢文武分而武臣未嘗不重後代綱紀雖弛而人才未嘗不得盡其用又豈可與宋之孤立微弱文法密而武備弛者同日論哉要之德不足以懷天下國雖強民必叛法不足以守天下武不足以威天下德雖厚國必削三者備矣而敎不足以化天下勢雖固而倫紀不修人或近於禽獸四者備則治國之道全矣文者其餘耳至於魏晉南北朝五代之君四者俱失而僅存其文或獨用其武或五者俱失故其亡也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北魏立國最強雖無大功德於民而君臣代有賢人故享國獨久及至孝文修明禮樂粲然稱極盛而魏氏之衰卽基於此嗟乎後之君臣徒欲以文治天下亦安見賦詩可以退敵而大學章句足解厓山之禍也乎吾故爲之說曰爲天下者德以爲本而法與武敎與文輔之五者之中不急者唯文也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國矣不急者唯文也立國論

顏氏學記卷八

徵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啟生別字縣莊初名默後更今名其先爲新安望族遠祖元鳳相宋度宗朝傳十五世爲先生祖某始遷江寧寄籍上元遂爲上元縣人父京萼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子先生其長也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髫齔時不妄語言好正稔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子俾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雜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羣經諸子史漢騷選之書無不讀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由是知名先生弟嗣章長史學而先生游好枉六經韋

華公卒免喪偕弟出應試補諸生旋識武進惲處士鶴生始聞顏李之學上書恕谷先生致願學之意康熙庚子歲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益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爲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於是確守其學力屏異說以博文約禮爲進德居業之功以修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天文輿地禽貨河渠之事莫不窮委撰原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辯之益先生之學以習齋爲主而參以黎洲亭林故其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鎡以先生應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薦其名欲招致門下屢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報罷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埽以書史自娛而尤注力於易不喜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雒圖書太極諸說唯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公觀象數書箸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爻求是說六卷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恕谷注周易專由象數以推人事尙宗漢儒古淡而先生幾欲廢象未免爲王程二家所錮背其師說先生聞之亦無以難也少歲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尙書冤詞祖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尙書冤詞以攻之既刻定其藁爲晚書訂疑又推拓其說別成尙書通讚三十卷又箸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四卷周禮說四卷禘說二卷共萬充宗氏之言春秋

識小錄三卷同時沈徵士彤鍾員外晚皆推重先生經學有疑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無子弟嗣章以次孫兆晉爲先生主後云先生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瓛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所箸自羣經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詩二十卷先生沒後其易學及春秋識小錄采進四庫書登諸箸錄而詩書皆未板行今則兵燹以後恐歸亾佚并其是易通等書亦未見唯論語說及文集猶有傳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屢見其論語說及晚書訂疑寫本而已竊嘗論自嘉道以來師資道喪而能北鉅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講學斷斷於程朱及非程朱之辨

實則於程朱遺書亦從未研究不過鼓時文餘習侈張俗說附其餘光以邀眾好已耳不學之徒喜其說爲捷徑從者如歸乖於是毒燄所煽幾滿天下至今未已當時先生羣從不能審決白黑至屬鉅公爲序其文集純以虛謬之談恩寵乎自得之學之上可爲憤疾者也先生嘗謂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爲尤非繩以信古傳述之義其言固不能無失而其說經則亦多自是之奬較之二莊惠戴諸家相去甚遠然終非空疏淺薄不求實事者比況其德望行業又卓卓爲鄉人師表彼鉅公之非之固無傷於先生適足以形其醜陋耳夫以布衣無名位之人歷年既久而至今其鄉人士猶尸祝稱道弗衰亦可見先生之流澤長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與於斯哉因次先生傳而縱論之如此冀以語世之特立君子焉

論語說

古者學必有業那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亦具有意理王肅注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也以可說此皆前儒於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爲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卽示顏子之博之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眞僞錯出詩則訓詁日滋而道日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洽淪亾漢後學者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注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藝又誤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以及虞書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治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注所載諸說大槩以文爲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爲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注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爲游藝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喜以二南雅頌爲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於襄昭之世所謂賦詩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明之其載於論語者七章言詩之用莫詳於小子章而無邪一

言則所以定大義者也六經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無邪而夫子獨以此首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禮若恭敬辭讓書紀帝王之發政施仁春秋書時君之僭竊爭奪諸經體固不同而其坐教之意則昭然易見不待各揭一言而後可明也詩則不然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者是也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所謂正者皆入樂之詩出於君明臣良之時者也所謂變者皆不入樂之詩興於國亂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爲風諭者也夫子知樂之將廢而專欲以詩爲教故不論其入樂與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其意無他欲明爲正爲變之有同歸而已詩之有不正者以鄭衛乎曰非也然則何說曰詩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風雅既變時之所值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其平寄懷託諷或暗藏其指詩序

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於不正而意則無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則辭難知矣彼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以鄭衛爲淫者之詩皆不知作詩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說學者亦嘗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閔時憂俗作爲詩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謂止乎禮義者在是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亦在是故夫子謂之無邪者非爲二南與正雅言之也益取漢代淺於詩者之論而反覆之乎然則此章引駉詩之成語而所重不在於思借令重思亦不過曰昔之詩人所遇有常變盛衰而皆思同出於正也云爾此立教之大義也若惟欲學者求性情之正則夫子曰誦詩可矣

志學章最爲難解蓋以夫子自述進德之序而其語又爲弟子所共聞非揆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體也竊以論語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之類聞者以爲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而立言遂有異乎乃注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耳順則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爲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以不

踰矩爲不勉而中此其爲說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視夫子所以自居者則大有徑庭矣然則何說曰聖人之衣學者固未可以倍蓰論然其所爲之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爲志而終身以之爲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以爲君子（命謂窮達之分見孔注）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耳順正解）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幾及也不踰矩則孰乎仁之謂也此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配以歲月之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強不息之心以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高涉海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非以聖人爲有謙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並爲聖人之實錄而勉人之意見於言表後儒以爲但爲學者立

洽是聖人已自處於聖之極至矣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於六十朱注以不惑而得爲訓誤中之誤也
或疑夫子之荅孟懿子近於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於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溫凊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爲未達於夫子之旨矣
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於此者也前之所荅微覺渾涵因朱注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耳實則論語言禮而不言理也
觀人之洽須合始終久暫而後備以者偶然之所爲也其人有

所爲而偶出於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咎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遮慕而勉於爲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僞不可得而掩矣由即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爲善方欲勉之以至於安若事必問其所從來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洽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賊所爲之事耳宋曾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於爲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無雖生於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鄧衍

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竝與於戰國皆非論語之所謂異端也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爲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爲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爲言以其有累於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著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卽百家衆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爲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衆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

以爲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信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卽異端而後儒以爲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爲可攻者其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其天下不同中國非聖無法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爲有害則欺言也不且幾於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子夏以爲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塗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爲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烏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素以爲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

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勿漫無加鉛華不御者
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攷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
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故曰素功恐
白之易瀆汚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
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眞素之
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聞之而恍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
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
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繪事之
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文爲無弊是以言禮
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淺淺之殊
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

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
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說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
之道不止忠恕則敎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
盡無餘之詞哉郎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爲
明忠恕所見確於朱子遠矣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卽以治人無
二道也道不外於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服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不儆不肅不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滾雕氏以已於博約之道未能
如顏子之既竭吾才而此道尙未實爲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求經義
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
敎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卽事物以爲體驗而語之
必有道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日飮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
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昆侖岷山於萬里之外則雖
欲瘞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
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
徒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王何之淸談世皆厭
其祖述莊老爲天下患乃周邵諸公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於
卦爻象象之上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說日紛語錄之書日富
由是人人而皆妄測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何何
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朱子於此章以敎不躐等爲訓非
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敎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
舞象不敎之以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荅問
仁則曰克己復禮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既竭吾才而亦未間
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爲敎亦明甚矣
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益勉同門以當從事於夫子
博約之敎所雖言者而不可心馳於性天之說夫子之罕言者
集注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志者心在於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爲然子路一
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聖人之自視欿然者也觀中庸
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
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則則
此三語謂非夫子旣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

象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老者安之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則所願也

養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洙泗之閒其民涉渡

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

是欲安老者而老者不以爲安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

一說者乃經之正解也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注謂因以諷諫

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於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爲人君之至

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

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

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準明矣又觀

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爲上

爲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

雖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復禮之告顏

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

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訒是皆不爲語上而中人

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

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至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於

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爲語上不其誤

乎

志於道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深之

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既志於道

則當以德爲持守之具而行之爲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

德則學之在已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仁

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卽彼章所謂親

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

朱注頗爲可疑安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

有不以爲人之所得於天而異乎羣生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

舉衆善之長而爲言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雖微有

此分然德卽仁仁卽德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竝舉者今朱

注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

仁果有異也且既曰行道有得於心又必待據而後爲已有是

由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

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槩語學者其理

易明若學已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藝邪其

說近於支離蓋不以仁爲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

德游於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卽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

然亦足證德仁無竝舉者

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爲據德之輔游藝又爲據德之用蓋

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

爲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於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

游者如魚之涵泳於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

爲小物游爲玩物適情未確

泰伯爲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實泰伯之翊贊

爲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爲

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爲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

德之稱所由來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采藥荊蠻之事若謂太

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宜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人君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勇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訓者不明繆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嫡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考亭注此章取爲舛誤善乎先君子之辨曰太王公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寖衰而太王迫於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強大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詩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

從父命大槩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卽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太王有僥心於家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荊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懟其親也又云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是眞有見於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說然在朱注則讓商爲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

興於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於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已者也小雅燕論國風自鄭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卽桑中溱洧莫不嘗然荷謂出於淫者之口則以醜行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盡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錄詩者登之於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矮爲詩禍夫子曰興於詩卽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於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竝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旣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於正難感於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嘻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旣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爲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竝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歌聲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

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於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肩與之論哉

篤信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益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旣學道而有得於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死善道兼窮達用舍而言之得其所否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益本於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者猶人獲重寶必思置頓之合其宜藏守之得其所否則失其所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焉是也宋人旣誤以守死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別以亡就

出處爲言其於經旨竝疏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糸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爲近於支離

亂古注謂理其亂非是集注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韋昭注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於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書簫韶九成鄭氏注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閒各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卽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

記九

舉關雎以該葛覃卷耳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竝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簫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閒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亦歌笙竝作後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記十

子豈可竝世而語哉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於彼矣其柰之何

宋人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閒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食不違以及造次顚沛而亦未聞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爲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於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竭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飾己說若此章既有孟子之解所稗於實學甚大且於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於虛

渺之歸也

愚谷先生曰孟子謂冉有賦粟倍他日益其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此卽孔注急賦稅之意按冉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於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稅者儆也

包注訓聞斯行諸爲賑窮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謂出納之吝祿子之言貿貿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於民物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聞亦嘗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侍坐章本以應知爲問曾晳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與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窮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竝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恝爾於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晳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閒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晳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於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勇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尉少懷之實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已從人又曰規規於事爲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虧魚之化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己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教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於其氣象矣且夫子之荅曾晳明許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卽此類也夫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於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恆枉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內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爲仁之道莫要於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於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於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於禮矣

所謂仁者豈猶外於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卽己也非禮者卽己之卽克己也非禮者亦卽復禮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亦私欲者馬氏訓克己爲約身頗近於理而節外生枝則始於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未子承用其說以克爲勝尙未爲誤至解己爲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己由己俄頃頓有異同無怪恕谷先生之議之也恕谷先生之遺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於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亦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天下歸仁亦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枉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亦聖經之本指遠矣蒙按亦曾點之對夫子與勇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尉

欲兼有覽而直與覽者又欲其兼有剛傷也先君子誠朱子之諍友矣

賜也章古注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爲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曾子質稟雖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莊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卽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卽以所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卽曾

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於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徵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於此言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勇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欲兼有覽而直與覽者又欲其兼有剛傷也先君子誠朱子之諍友矣

賜也章古注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爲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曾子質稟雖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莊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卽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卽以所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卽曾

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於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徵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於此言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勇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朱注知及章與古注大異古以爲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爲論古指官而言則蒞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知及之仁不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齊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眡於鐘鼓管弦溺於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涖之也莊以涖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勤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爲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治道則許行之竝耕不可以參帝王經世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溉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淩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樊多端在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語也辭命則施於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言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於此矣

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擯柱其閒抑子然攻毋有曾言陳恆之當討極論顯臣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

過與其責丹有至矣責丹有者貴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
廣也乃丹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猶敢以是說進何也
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語不
若前之峻厲益欲富則顯與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
何說曰周人之制諸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
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眾臣猶服齊
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彥舍私家無
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爲之計濟慮遠防
患未然則不爲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問
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棄此
皆分建之獎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羈旅遊宦可以奪貴戚之
權而世家巨室爭以養士爲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

廷抗禮而奴隸視王驩等非其獎之寵無所復入而將爲三代
以後之天下哉丹有之遁辭敢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
季孫而但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尚論者不可以
不知也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
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
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爲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
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
之以非所謂是何足於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古注以大人爲
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塞天地之間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愼其
所習以無汩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興焉矣

洒埽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爲先子游之
所謂本者謂諧紀帝王升降詩簡興觀羣怨安上治民之術禮

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凌節而施卽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禮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爲但知洒埽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於先而倦於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敬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強而齊之是誣之也庸有洒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升靡不貫通者惟朴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庸庸于五常百行之閒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焉高遠之論以謗天下之心恩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房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莊子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

矣

包注四海困窮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按永終二字莊漢魏間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爲辭魏晉而後始改爲永絕此史傳之可稽者至此困窮爲窮極古注究未可用蓋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爲心斯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祿矣困窮斷不可以爲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卽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莊堂弔者莊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尙吉祥此可以明四海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于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莊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莊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莊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衆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庸庸于五常百行之閒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焉高遠之論以謗天下之心恩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房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莊子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

統緒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未盡善耶且天以聖人爲心以衆賢衆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弘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論語說序

王之佐蠡人顏先生始教而受學焉

彭好古字敬求蠡人父通與顏先生友善

朱體三蠡人

王堂字恩古蠡人

石鑽博野人

石鑽字子雲

李仁美

王恭己

李全美

孫秉彝

齊觀光

賀碩德

張澍字霖生蠡人

宋帝濂字方舟蠡人

石繼搏博野人

馬遇樂博野人從顏先生游能規過先生稱之

顏亨顏先生從弟也父曰愉如亨與弟利皆學士相見禮干先生

顏修己字敬甫儼字畏甫希濂字廉甫皆顏先生族子敬甫學律畏甫學數廉甫學書皆自先生發之

顏係邦顏先生族孫也有勇力先生教之騎射技擊諸藝

賈士珩漢軍人

宋瑜東平人

朱肖文蠡人

李培字益溪蠡人孝懋先生次子恕谷之弟也幼從恕谷學稍長與弟埈壩竝從學顏先生

邊之藩字海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先生稱其有孝卬二行曰吾門有人矣

鍾錢字金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嚴毅清苦自治甚力先生沒後金若追記所聞爲言行錄二卷闕異錄二卷

齊治平字泰階蓟州人官直隸都司性通豪從顏先生問禮從顏先生學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女今居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當受子也抗節不仕乃於後卒北面稱弟子

陳天錫安州人

夏希舜博野人

賈易字子一又字生蠡人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有至行嘗備身葬父刲股療母疾初來從顏先生學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女今居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當受子也抗節不仕乃於後卒北面稱弟子

張鵬舉字文升清苑人故明殉難進士羅俊從子也與弟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從顏李弟子錄士銳俱從學

顏爾機先生同高祖族子也先生喪子養以爲嗣爾機孝友善習禮得先生歡心焉

舉先生之學告人多有興起者

李倜字毅武邢臺人父伯庠蠡縣訓導毅武自幼聰朗以聖賢自期聞恕谷名遠來就訪相與習琴習數及士相見禮恕谷遂率之師事顏先生毅武事親至孝侍昆弟曲盡友恭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公之若浼途遇古聖賢忠臣孝子祠墓在車必式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塗泣相視顏先生嘗歎曰如毅武者可與入德矣年三十五卒子肅和爲恕谷弟子

國之桓字公玉滄州人長顏先生八歲執摯就教先生辭公玉固請曰昔董蘿石從學王文成不論年之桓豈遜蘿石邪卒成禮顏先生南游開封公玉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眾笑其愚不恤也顏先生嘗謂曰學人未見眞誠如子者惜老矣對曰竭力以進死而後已敢言老乎及卒顏先生聞之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

李植秀字仲果祁州人從顏先生學禮嘗告之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爲善也仲果嘗問孝師問道人多非者如何曰天下方以時文爲正業別有所學則見爲怪女初立志當閒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須堅定其志不畏流言乃能有成仲果終身行斯言焉

馮塾字敬南代州人與恕谷游道之師事顏先生精于算術世傳九章書及泰西算法人或展轉莫解敬南見立剖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鈐鍾之類行則攜之時攷次晷度定刻漏早晚地勢高下皆出意表手製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也每言制

火諸舉嘗言明亾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圖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己深故也識者趨之

李柱字介石深澤人給事中人龍子康熙二十年舉于鄉能技擊知樂教子弟門人各習一器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顏先生南游時來受業焉

齊燿字燧侯高陽人

王延祐字次亭上蔡人初從張沐仲誠游後從學顏先生習冠昏諸禮

楊蔭千河南人

裴文秀字子馨鄖陵人

唐遠宇定侯保定人

尙重字威如新鄉人
可猷字訒言安平人
魏純叡衡水人傳天文之學
闊拉江滿洲人官筆帖式顏先生尋父遼東時從學焉
齊林玉高陽人有雄才墾荒河南從學顏先生
曹敦化字萬初涞水人
王越千河南人
劉從先字穎生鄚陵人從顏先生問喪祭禮
韓旋元鄚陵人見顏先生存學存性兩編稱善遂從學焉
韓智度鄚陵人
鄭光裕克昌兄弟涞水人
顏重光先生繼孫也嘗于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定近欲取之恩之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之曰充此意可以作聖矣
閻室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郝文燦字公茵肥鄉人延顏先生主教淳南書院具幣帛三聘始往學士相見禮于先生子也魯也廉也愚皆師事焉
苗尙儉尙信兄弟肥鄉人
李弘業肥鄉人
韓習數肥鄉人
劉棻字旃甫定興人從學顏先生為刊先生所定三字書
李霖字沛公高陽人寓書顏先生問學稱弟子
周璿字崑來河南人聞恕谷論學謀執摯恕谷辭引之師事顏先生
崔璠字奐若漢軍人

許恭玉
張振旅
張智吾
王弢發
王濬
王澤
王懷萬夔人初師王法乾繼從學顏先生
王纘其
田得豐
郝品
郝夢祥
郝夢麒
曹可成博野人傳天文之學
徐适字仲容安陽人有孝行善顏先生學欲師事之先生固辭及沒間計北面拜哭卒正弟子禮嘗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識者韙之
陶窳字甄夫湖廣人晤恕谷于秦中得讀顏先生存學編及恕谷大學辨業善其書傳之南方且郵書先生稱弟子有曰微先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竟長夜矣雖于朱儒有言而爲斯道生民計不得已也使回讜之將如斯道何將如天下後世何
謝在脩字野臣河南人長于歷數之學師事顏先生
溫德裕字益脩三原人官鄜城縣知縣延恕谷爲友得見顏先生所爲存學編大喜謀致書請業未及而先生沒追執弟子禮且出資刊先生遺書人多賢之

郭金湯字子堅漢軍人本姓張氏父盡忠爲郭氏子因冒其姓
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生二子子堅其長也
與弟子固識恕谷于稠人中遂定交焉因恕谷言篤信顏先生
之學上書願爲弟子出知桐鄉縣延恕谷至愛禮甚厚時恕谷
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之置妾購別室以居又爲刊其所著
聖學成法訟過則例二書莅官明于決獄抑豪強擊猾吏嘗與
恕谷竝轡聯騎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令長自異恕谷游浙
東訪師友遣役齎資斧聽所之有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以遭母
喪去官遂卒年四十八恕谷嘗稱生平道義之交未有如于堅

者

郭金城字子固子堅弟也康熙二十一年由正藍旗官學生試
特等授內閣中書召試論奏稱旨擢刑部員外郎精研名律十

四司讞皆倚定再決獄再四審斷全活甚衆有謝者令閽人勿
納曰而本無罪非庇女也人感泣亦有畫象祀于家者晉兵部
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爲明而吏自不敢欺都御史王士
禎命諸御史具一冀屢易不當最後推郭御史立削草士禎遽
呼曰老吏老吏疏請禁提鎮遣本薦人又力請裁冗員謂今設
官太多如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
門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廩祿奏上報可衆爭譁之
子固方以是爲蒿矢更謂牧馬者衆則馬益臞今六部堂官各
案棒喝拈提頗有言會愈增其妄返觀聖經都作妙義玄言遂
徵昔人學佛然後知佛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
不理由人材衰人材衰由八比取士宜復鄉舉里選諸法以德
行禮樂先之庶可法古用夏未及上書而卒年四十有一子固

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書竟以爲學宗如是守其語益堅而見
世俗尊尊程朱因取而觀之喜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
初好讀書工爲詩及與恕谷游恕谷出顏先生存學編使觀子

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北宋時洛蜀黨爭程蘇門徒互相攻訐俱爲君子而傾軋如此程子自言學聖人則豈有聖人而偏執已見不恤眞是非者又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亂天下毀譽之實違三代直道之公而語類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錄用舊儒後人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則觀宋之孱弱而惜諸儒之不見用以至于斯乃庸生之過論而識者則猶以其不柄大政爲諸君子身後幸也然恐世俗疑怪其言默而未發又見其箸述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學存性兩編及辨業學規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知孔孟之眞自有在也先生之教我深矣唯是六藝之事未經涉歷今行年五十困頓衰憊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

鼗樂歌以自澤今顧景增慚面目麤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子大君子之前而善其道益足痛也惟先生憐而教之皐問于經長毛詩所箸詩說以毛鄭爲宗不涉後儒曲說晚歸常州爲一鄉祭酒故家子弟多從之游莊兵備柱尤重其篤行勉其羣從必以皐聞爲法其後常州問學之盛爲天下首溯其端緒蓋自皐問云

右顏氏弟子一百八人私淑二人

齊燻字行甫燧族弟師事李先生

李肅和邵臺人毅武子

李振鍠先生族子

李曾達先生從孫

王楫

王業豐

王業彪

劉壯吉

張漢

王自新

董漢儒

董漢傑

郭鋏

吳閎楫石門人刑部尚書匪庵吳公涵之子李先生客京師時匪庵首重其學延先生教子姪以六藝之學閎楫與其弟用楫從弟師栻字次張皆受業焉

申奇章漢軍人

李廷獻蠡人

管廷耀博野人

管紹昌博野人

閻鎬字季白蠡人父中寬字公度仕至戶部郎中季白從李先生學禮

齊愉字韓石河南人官祥符縣學教諭

劉心衡山東王家營人從李先生學騎射

李書恩

劉心蕙

劉琪

李元英新城人

鍾淑字子能博野人金若子

仲宏通字開一桐鄉人子路之後以孝廉出仕縣令李先生南游時從學爲聖學成法作跋焉

員從雲字震生三原人

于鯨字南溟漢軍人官商州知州

楊勤字慎修漢軍人官富平縣知縣延李先生往執弟子禮凡事諮而後行治稱最及先生歸官紳吏民皆出祖道有號哭而返者先生歎曰吾觀富平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黃曰瑚字宗夏欽縣人初師大興劉繼莊獻廷後繼莊沒宗夏得李先生中庸講語喟然曰吾向以佛氏爲根今拔本矣錄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介王崑繩北而拜先生曰顏李之學如菽粟布帛苟暫離則飢寒矣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從學李先生精歷數撰大衍精義

吳長榮字欣木長山人

劉楠字百斯

趙璜字澄溪安平人官西平縣知縣

馬巖丹陽人見李先生大學辨業寄書稱私淑弟子言格物卽窮究禮樂等事非泛格天下之物又言正心乃兢兢業業非如二氏默坐澄心之旨又言讀大學者須有志親民方爲有用皆與先生旨合

沈廷楨字青山會稽人繼于南溟官商州延李先生往論學事以師禮且合諸州縣言于學使朱公轼來拜將請先生開講先生辭曰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堕不敢效也

張琡璋字瞻仰棣津人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寶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其友鄭若洲共學立日記自考其得失過惡瞻仰從李文貞游及聞顏先生學謀執摯而先生沒乃受業李先生助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焉

鄭知芳字若洲棗強人與張瞻仰皆安溪李相公門人後同來李先生里問學爲刊顏先生年譜安溪巡撫直隸嘗扁　蹕白洋淀薦先生知律呂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應其徒忌之先生

安之若無事者卒無事

張業書字肆六無極人從學李先生訂校傳注問爲作題辭

蔡麟字瑞生西安人以軍官從征西藏有功習礮銃騎射技擊從李先生游先生與商御法著學御學射二錄焉

張中字潛士西安人得李先生平書訂學之

魯登閥字聖居鄠縣人從李先生學樂能琴遂而歌且能制器

陳光陞字尚孚盩厔人從李先生學易

黎宋溍字長舉九江人少游秦習程朱陸王家言爲靜坐之學既聞李先生入秦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先生勸之學禮其後別去幾二十年復自河西泝秦晉邊行四千餘里至博野訪求先生長跽稱弟子先生爲擇日行釋菜禮作文以告先聖先師

王遠字帶存湖廣人拜李先生于長安得稗業諸書深嗜之投
詩云老我從游晚憑誰辨業眞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
南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
張翼字采舒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西安豪爽尚義
聞天下李先生游秦中采舒往學樂後卒于戍所先生哭之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海寧陳公世倌督學直隸
時以薦于朝授成都知縣宗洙嘗訂校先生論語孟子傳注有
詩贈肥鄉白任若云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虛鼂曛相煽鼓鬻
鬻各自愚天意愛斯文博野產大儒復有高弟子恕谷在蠡吾
博鑫與衡水往返百里餘嘗記申酉間肥國來高車入門爲我
言襄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雙
目環瞪神爲奴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

獨我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
古葵字季榮犖州人來李先生里受業七八月鈔先生諸著而
太善書人寶傳之
賈輔字成憲
劉天植字挺生武城人
張鉉張鐘兄弟武城人父熙甫命從李先生學
劉廷直字邦司衡水人
李杜字文長棗強人
趙本中冀州人
杜謙益字友三衡水人從學李先生嘗與其兄謙牧求先生作
世德記
張少文富平人

陳睿安順天人爲日記質李先生先生喜之獎其孝友
李基易州人
王經邦字咸休祁州人
彭超字翔千
劉貢一字士宏博野人
陳兆奭鑫人嘗立日譜就質于先生因從學焉
高捷
惲宗恂字廉夫宗和字敦夫皋聞之二子也皆命從學李先生
閻言輒解嘗出資助刊小學稽業學禮錄
王業鑨
王秉公
王順文

周文忠字煥采
王克柔
劉廷忠字其德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應童子試卽能舉顏先生
之學言于陳公世倌世倌器之遂得補諸生
郭同字圻十河南人
郭比字聚五圻十之弟
張籲門江寧人
張曉夫
朱和禮湯陰人主一子
王兆符字隆川大興人崑繩子
劉管字古衡湖廣人持周崑來書請業李先生後南歸又受業
宣城梅徵君能歷法書數

張珂字可玉大名人從學李先生與先生次子習中學琴學射
學士相見禮能篆書先生以長子習仁撫子使其族子敬承嗣
之可玉爲之師焉

林沃字啟心威縣人

田如龍字夔安威縣人

宋惟孜字酒可通州人

李正芳字師柏上元人讀顏先生及李先生諸著卽行冠禮學
儀條陳學使鄭公鑰言當以顏先生之學頒訓士子

馮辰字樞天清苑人初謀學于習齋未往而習齋浸遂執摯李
先生先生曰樞天來吾道不孤矣樞天時習禮尤究心于喪服
著喪禮疑問凡見先生所著無不直言校質者跋傳注問曰先
生平心以解易氣而辯較若列倉瞭如指掌卽深入陸王程朱

者有不爽然于前日之捉風捕影乎堯舜周孔確證當前尙不
豁然于是非有此心乎而或謂程朱尸祝久而且徧必天心所
注勿輕議然則今人之尸祝佛氏更甚亦以爲天心所注遂宜
舉世泥首奉之無異辭乎賢者可以決矣

王元德字符朗江寧人從學李先生覽周易傳注以爲雷霆震
而日月明也

孫應櫺字子房武進人從惲皋聞處見習齋存學編及年譜諸
舊初甚疑之後始篤信欲北謁李先生傳其學以資斧不繼乃
遥執弟子禮爲日記省身不倦或問李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
之物似不及朱子解物卽事之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
言之一仁也卽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卽率性之
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卽脩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尙有當

士相見禮祭禮學琴學數分日習之先生稱其信道甚篤嘗糾
同志助立習齋學舍子博野顏日道傳祠而爲之記曰祠曰道
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于謂儒者道仁義之道其文詩書易春
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則四民其教則五倫非異端老佛之教
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
今博野顏先生生二千載之下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
孔子之四教潀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相傳之正路非
世之依傍儒徑而竄入異端者也習齋既沒恕谷先生奉其遺
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學致
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姓遭疫歲
歉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恕谷先生始謀于所居
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游之士爭來佽助不日墉本具垣墅積

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曰然自漳南梁魏外一再游論學餘無及者其後維明行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于質民又傳注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仰證聖經若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岐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勇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皋聞皋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

依溯得吾師聖道原流歷獲知千古有人承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令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皋聞二先生之昌明居多如常州孫子房以其所業就正先生至遥執弟子禮其言省躬改過脩德習藝之功甚密力任聖道而謂得之皋聞則皋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懸其像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旁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子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從先生游得聞顏先生之道不揣愚陋恩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已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翁荃字蘭友一字止園江寧人李先生南游時從受禮學自爲諸生後未嘗一應鄉試入雲臺山隱居讀書山有虎害出資募

猛戶除之檢狀者骨收葬乾隆初詔脩三禮義疏徵窮經之士公卿交薦蘭友固辭不出晚更卜築南郊與程徵士縣莊時相過從詩書三禮皆有撰述云

梁新字維一金壇人以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李先生傳習齋之學往受業勇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雖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舉陽尊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詣勘鄉保因閣人以賄請維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浸水田多逋稅維一視瞷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時奉中旨采木仁壽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眾相抗縣令以變告維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並治之餘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

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維一日坐堂皇訟至立剖決評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以母喪去官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先教化後刑罰脩盱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饑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捜其雛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遂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襍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遷移檄追捕維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維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度一隘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信然遂逼

令德使誣服也維一乃盡釋七十餘人縱其令德使誣服也維一乃盡釋七十餘人縱其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謂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憫不信於是集才能吏會勘卒無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逮上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鄂獻維一爲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知府贛縣民因事拒捕維一依故例擬發適遇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維一詔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寇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僕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右李氏弟子九十七人

顏氏學記卷十

周楊劉

二先生語錄合鈔

共三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雲南省圖書館

道之大原出於天道之實體
之一書孔子之一貫足以盡
不能殫其量百家諸子不能
數千百年以來間發斯道卷
帙如山大而天地小而事
聖賢窮原竟委斯道蘊奧
於斯道得聖賢之一二言
而不窮謹守規矱猶恐弗
其學問勿論思頓迁拙狂
則貽笑於大方即使功深
修之志也嘗於課讀之暇閉門錄之言言膚襏罕協時
宜庶看愈覺其迂因紀其事於篇端而目之曰迁談將
正其是非可否於高明以發其寔倘得高明者指其迁
惡其迂而出一二言以正其迂雖智小謀大力小任重
於書往往齟齬不能自然
有言吾儒見道分明writing
流出皆由見道未眞惟得之
於心更求應之於手使其
順理成章斯道義乃日習而
日熟由是言之則自述所
得要亦進道之助所以歷代
賢儒不論優劣淺深各有
文集語類非好事而爲之不
得已也昌以椾樸之質居
寔無之地舌耕傍口荆棘塡胸奚能髣髴往哲於萬一
而此區區欲學古人之意自幼已然不可改移又自壬
寅以後天誘其衷不量才質之薄而抗心希古遂不
敢專力於詩文日案古聖賢明道之書以求古聖賢之
存心處事或居家或處世或講授生徒每有所得竊亦
筆之連篇累牘不厭其煩而此心此事從未敢一白於
同人者慮其矯世戾俗爲時賢所非笑而使我自喪好
修之志也嘗於課讀之暇閉門錄之言言膚襏罕協時
宜庶看愈覺其迂因紀其事於篇端而目之曰迁談將
正其是非可否於高明以發其寔倘得高明者指其迁
惡其迂而出一二言以正其迂雖智小謀大力小任重
蔑棄於古人貽笑於大方而來醜婦效顰之譏亦昌所
弗恤也時咸豐甲寅年冬至日知陋軒主人楊鳳昌謹
識

楊劉周三先生語錄合鈔序

歷下周書昌氏修四庫書搜采十餘種爲世豔稱蓋古書之有者稀矣雖片辭零縑且寶之況巨帙哉演輯叢書都數千卷搜羅之富編刊之愼三年乃蔵事書分四部而子部較經史集爲鮮自戰國以來學術風潮諸子爭鳴各闢一天以相雄長迄于漢季始稍稍衰若中論若中說已多持異議者宋五子出語錄大盛四庫列子部儒家且爲之譏曰著書易得名最易莫如語錄雖曰刻論亦至言也滇之語錄以鄒川二艾爲粹李復齋喜聞溫蕘之知陋軒迂談昆明劉正庵先生之藏拙居遺文周郁雲先生之遺集夫其立言廣博或失之瑣屑誠未易入著作之林然平心論之亦自有眞面目在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吁不可沒已滇風素樸言必顧行三先生之語錄無非體驗有得之語星樓正庵兩先生吾曾見之溫和謙篤一言不得而見矣如郁雲先生者吾曾見之溫和謙篤一如其文郁雲先生如此卽星樓正庵兩先生可知也于是彙三先生之作精而擇之合而編之各爲一卷名曰三先生語錄合鈔附諸叢書于部之末庶幾歷下搜存古籍之意云丁巳二月昆明何秉智序

知陋軒迂談

人生無論貧富知愚大抵要有藝業有藝業則所依據耳目手足有所歸着乃無流蕩之患不然因閑逸而流蕩因流蕩而肆無忌憚將來放僻邪侈弊病百出矣

吾人以身入世雖以詩書爲本業亦不能把俗務一概擺脫惟處之以勤則隨來隨應既應之後卽專吾本業斯業不荒

冬日晝短夜長作事全在早晚而人多畏其寒由於不勤耳勤則動動則生陽陽氣勝則陰氣不侵何寒之足畏乎

人當潛心讀書之時或父兄加之以事或因家事而奔走身雖行之而心總嫌其煩且病其有妨於學此由窮理不深之故若窮理旣深則見得此際正是行其所學而反覺其不安矣

謹言愼行詳載經史而孔門又屢訓之人只滑口讀過不知體貼到身上來故往往輕言妄行一旦尤悔生於前橫逆來於後試淸夜自思孰非不謹不愼之過每發一言當思吾身能行與否如不能行不如不言卽使能行亦不如行之而後言

大凡有關是非之事不惟不可自我言之卽在人言之亦必止之勿令再言不然道聽塗說或至離人骨肉汚人名節惟口興戎其禍可勝道哉

行事在敬惟敬斯有功不敬則事日積荒而力不及

支叢脞之爲廢敗之失未有不從苟安中來也

人惟不自省察故不見有不是處一旦翻然悔悟密加省察則不是處竟多

君子遇災臨難悔過省躬修己以俟之而已一切巫覡釋道禱祀解免之說斷然拒之不屑爲也

人當清夜自思獨坐自盟儻然以道義自任及與人接閒人談及富貴利達又不覺隨聲附和津津相道是由立志不堅

父母生我一個清白之身日日東奔西逐與利欲相攻取汚穢此身便是汚穢父母天地予我一個正直之性日此事喪德行損身體敗名節此刻不愼後悔無及操

人生事業不一未有不勤而可成者須早起遲眠惟日不足努力以爲之方能有功

年幼之人非身上有病不能倚枕懶卧在牀席上飲食恐志氣昏昧且啟家庭懶惰之習身不修家不齊兆於此矣

貨物能全人性命亦最能害人心術世人義利之界不明每以貨物之小失其禮義廉恥之大而不知故君子立身必先嚴義利之辨

君子過一好事人知之固爲節人不知之亦爲遇一不好事人知之固不爲節人不知之亦不爲語云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此之謂也

凡人於迷途多是無人指點一旦得人指點而能悔悟自新便要立定志氣使浮蕩之友引我不動惱淫之事搖我不動

諸惡淫爲首人皆知之而往往犯之者只爲欲動情勝不能自持之過其法以道義制之將耳目心思寄在詩書之內而不暇及於他至偶有欲動情勝之時又自想曰此事喪德行損身體敗名節此刻不愼後悔無及操

持久之情欲自不妄動

進德修業之事日日獎勵聽與不聽非師父所及知浮游懶惰之習日日規戒改與不改非師父所能爲亦在自己而已

心求其正一入於邪口言皆邪意求其誠一入於僞則百事皆僞

孔子以文行忠信教人程子曰忠信本也蓋以文行見於外忠信存乎中人有無事於文行之時而不可有不忠不信之時也

善如嘉禾惡如蔓草傳曰勿使滋蔓詩曰芟夷薅朾止秦

稺茂止書曰若苗之有莠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讀
書至此試細細思之則知所以致力矣
少年書生多爲矜傲二字所誤不知纔一矜傲便不是
聖賢路上人況其所矜傲者不過文藝之末聲名之淺
亦已陋矣又況文藝聲名之未嘗過人耶
學業脩之於己境遇聽之於天苟得失心之過甚一有
不遂易生怨尤妒嫉之心不惟無益適以滋過不惟滋
過且日夜憤懣不平尤足以銷磨精神則惑之甚者也
少年一味驕惰全身弊病父師教之而不改朋友勸之
而不從直到齒搖髮白一事無成百累交集然後悔憾
亦已晚矣

動靜云爲之際偶有蕩踰每不及覺或覺矣而以爲無
妨漸積漸甚遂至放僻邪侈流爲無忌憚之小人易曰
無以惡小爲無傷而弗去也可不戒哉
與人爭長短辨是非欲人說我個好絕是無益我有好
處卽人不說好天亦知之我無好處而人說我好豈不
自愧
人雖至庸至妄而良心亦有難昧之時我誠盡仁禮以
待之始終不變久之亦能感化
持身處世宜活潑不宜放蕩特悲見理不眞以放蕩爲
活潑則活潑之貽害者非淺
與人不協多見得人的不是試返躬自問更設身處地
暫他人思想一番則在己未必盡是在人未必盡非也
容人之過是君子公心愚平生犯着惡惡太嚴之病然
幸而喜人悔悟
天世是非不明多因愛惡之私已所愛者雖非亦是已
所惡者雖是亦非此是非所以淆也
論人是非果當其實亦足以垂鑒千古如孟子論匡章
陳仲子二人有關於人心世道者不淺
家雖貧困不可不置些有用圖書所費者少所益者多

也
人當怨謗交集橫逆頻加不堪忍受之時只須默誦孟
子仁禮章數遍遂不覺渙然冰釋矣不然刻刻在念不
惟無益且損人精神也
臨財毋苟得一臨字下得最妙平日財利未接於前誰
不說財不足貪誰不說貪財奴可鄙又誰非清廉之人
及銀錢在目貨利入手不動心者有幾人故必臨財
自制其貪心者又有幾人既動心而能
事無論公私必自度其力量如不能承當謝其責可也
既任其責便須竭盡心力底於有成而後已

與人共事人雖不盡心在己不可不盡心
地方公事少管最好可以不管更好然事有責在我身
且必以我爲之斯克有濟者亦不得辭其責
能受大勞苦者始能當大任定大功歷觀古今莫不皆
然苟不振起精神努力上前世間何事能成
情者貧之機也故曰勤則不匱奢者貪之漸也故曰儉
以養廉滿者損之兆也故曰虛以受益

貧困始於奢華奢華始於士大夫世之奢華始於家家
之奢華始於身欲免貧困自禁奢華始欲禁奢華自士
大夫始欲禁世之奢華自家始欲禁家之奢華自身始
與世酬酢有不得不言之事恐其觸人之怒而隱忍不
言非惟誤人害事而吾生正直之性由此喪失何堪自
問
曰日處順事則智慮不生處處遇好人則警省不發惟
有逆事以相難有惡人以相拒斯其學愈進而力愈堅
詩云他山之石可攻玉物固有之人亦宜然

天下事凡所可爲所得爲者無非盡其在己與人無與
也苟知盡己二字無論忠孝廉節是盡己事即澤潤生
民功施後世亦不過充其盡己之量非爲人之知我感
我而爲之又豈爲人之不知我不感我而不爲也故顏
子願無伐善無施勞只因見得盡己二字
古人有薦人於朝不使人知不受人謝者以爲爲國薦
賢吾盡吾職與人無涉也今人隨做一事動責酬報對
此能無汗顏
人當困窮拂鬱百事不遂之時且平下怨尤之氣自裁
自處惟有思善一途最妙富貴功名時命能限我矣我
發身朝廷受先主付託則以討魏平吳爲己任夠盡

欲拔出流俗爲聖賢路上人時命亦能限我乎況帝天
在上鬼神在旁爲善終必獲福則時命又將爲我所轉
移也窮則思思則通通則順理固然矣

人以占便宜爲能幹吾則以吃虧爲能幹人以輕薄機
詐爲能幹吾則以厚重直實爲能幹

受人恩惠雖人不望報而圖報之念刻刻在心遂使心
中多一番籌畫故予生平力窮嗜欲忍所難忍不肯輕
受人恩惠

德慧術知存乎疢疾歷觀聖賢無不膏合蓋人處困阨
則多思思多則聰明生聰明生則義理出此立言所以
不朽也義理出則怨尤息怨尤息則心氣平此處境所
以不難也

動輒忿爭與人不和由於道義不明氣質不化只欲伸
己屈人溯其病根多是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之過

好說人短者由於不知自反但見人之不是不見己之
不是耳使其反躬自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
後非諸人則己之短不可勝說何敢說人

自己不是全然不知即知之亦多方回護人有不是極
力議論即有是處亦巧辨以爲不是抑知福善禍淫天
有公心好善惡惡人有直道誰非豈能以口舌奪

之

處家處國事無大小有功可歸諸已有過則諉諸人事
成則曰非我不能事覆則曰非吾之咎抑知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何不於人已間兩思之也

有問昌之家傳者昌告之曰予之家傳不外耕讀而異
於世俗者有二事其一不誦佛經其二不用巫覡

昌於庚子適楚得一健僕曰鄭貴四川人也有勇而忠
重義輕財一日行次白水驛予午至彼日夕而後至問
之則曰途中有人遺錢四百小人拾之以待遺錢者而
還之久而不至故遲延至此問錢安在則分給乞人矣

即致福祥論命理者謂生得好命即致榮華論相術者謂生得好像即致貴顯又若習巫覡者謂牲酒錢楮可以消災厄談佛老者謂禮懺誦經可以增福慶鍊丹運氣可以希長生諸說紛紜吾誰適從當知此中或可憑而實未可憑未有不視其人之善惡以爲轉移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君子於此必有所以自處而不至終身於疑懼之中矣

我有不是被人說出即如我有疾病被醫士看出及此用藥則疾病可消

凡與人接若其人嚴厲朴質少悅色無甘言有似不愜人意此必忠直之人於此致敬盡禮虛心處之不但得其規勸之益即終身之患難亦可以相託若其人動輒言笑曲意順承見面即訂知心此必奸險之人苟取其聲音笑貌之契合而推心置腹以待之不但損我德業且百計經營以謀其利及至身受其禍乃知向之曲意順承與我訂知心者是投我以餌也擇交慎始旨哉言乎

族黨姻婭雖至貧賤亦當以禮待之若父兄之故舊尤宜致意世人厭故喜新趨勢利而忘根本或至視至親如路人然等惡習須痛懲之

古人謂逆上常有窮親友是家之祥兆何也彼素習淡泊而議論不外耕讀甘苦朝夕往來可以勵吾家之勤儉且座上常有此人則其家之忠厚可知異日之發達可卜世人爭與豪富款洽往往引於驕奢以取敗亡是可嘆也

居家之道一切服食器用俱宜樸素節儉而特不可流於鄙吝至於祀祖養親則不得借曰於節儉以至菲薄宜勉其所能而竭力致之庶不貽後日之悔

治家如治國衆心合則成衆心離則敗國之衆心離離於小人家之衆心離離於婦人一國之中君臣上下和睦則鄰國不敢侵凌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和睦則外人不敢欺辱

親人必觀其處家如何若於父母不能愛敬於兄弟不能友恭則大本有虧天性必薄即使功名驚人事業炫世亦屬奸詐刻薄之爲君子羞稱

家人婦子豈人人是曉事的閒一切嫌隙之言若不能再三隱忍則家庭中又何日無爭訟之事婦人小子以及奴婢之言多是誣妄不加詳察而輕信之則受其蠱惑將來讒慝易行嫌隙必多

朝夕無事之時樂走外處不樂居家庭樂與外人晤語不樂與父母兄弟聚談是失了赤子之心

人子事親以悅親爲事而悅親不在衣服飲食之厚順適承顏雖疏食布衣亦得親之歡心

行孝之本在於順親順親之本在於和家人和家人之本在於不用婦言

先哲云聽婦言而乖骨肉豈是丈夫千古聽婦言之人未有不乖骨肉者千古乖骨肉之人未有不由於聽婦言者嗟乎乖婦言則乾綱不振乖骨肉則天性不存謂之丈夫可乎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此等罪惡在庸俗犯之猶可說也乃讀過孟子書者亦往往而然試問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婦人之計莫毒於哭如驪姬害申生獻公溺愛不明遂中其毒而自傷其骨肉足爲千古大戒

養僕婢是難事太寬不得太嚴也不得一早一晚費多少疑慮若不善養之則弊病百出故僕婢多則煩惱亦多苟可以不養清省多少

買置書籍不可吝惜銀錢要紙板最佳者不然錯訛遺漏讀時遲疑不決不惟耽誤工夫且多誤事

先哲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又曰借人典籍不還與穿窬何異可知壞人書本及借書不還皆損德行不可以爲小而忽之

束身名教志在聖賢筆墨書紙不厭其佳衣服飲食不嫌其陋

學者不專心求理常覺功夫暇裕此博奕飲酒之事所由出也使其專心求理則朝乾夕惕惟日不足一切博奕飲酒之事不特不屑爲亦不暇爲矣

讀書貴熟不貴速貴學尤貴思竊見今之學者所讀經書詩文或多至二三十卷而熟記者往往無一二册兼之咕嗶字句而不講究義理隨問一句類多茫然雖讀書半生只與未曾讀書者一樣

讀書而專力於詩文已爲末務然能自盡心力亦是明理之助乃今之學者每倩人代做以沽虛名倩人則自害我做則害人立學規者當先以此爲戒

呂舍人曰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此言眞堪玩味世之專務詩文以希科名而徒勞神思者可以反矣

曲讀書之時未嘗一經理會故耳

六經四書而外有家語忠孝經小學性理近思錄家禮文集大學衍義白鹿洞學規家訓或問語類敬齋白鹿

洞學規呻吟語四禮翼四禮初稿稼書文集松陽講義
楊園文集西山文廟考畧儒宗理要居業錄讀書錄伊
洛淵源續錄集人譜五種遺規等書皆聖賢道脈所存
昌累年尋覓或得其全部讀之或僅讀其數則眞覺一
字一珠其他未經聞見者尙不知幾許自淨文相尙書
林中時藝堆積而身心性命之書難覓亦可以見學術
矣

少年不能勤學飄流放蕩悠悠忽忽至於成人行不立
名不成使人鄙之笑之然後悔恨雖欲讀書已無及矣
讀書以勇字作主愈難而愈用其力自然先難後獲若
居敬之功一毫放過不得言貌要敬心志尤要敬大莊
師在前則由謹嚴而鎭靜由鎭靜而聰明矣
聰明生於鎭靜鎭靜本於謹嚴學者一言一動常若父
人世之紛華擾之亦能養得靈活
天性雖鈍然能淸心寡欲一意向詩書求義理而不以
心者無以見諸身見於言者無以証於行又恐成無用
之學
讀書在靜固已然必日日靜坐屏去一切酬酢則得諸
時卽其曠廢之時何以成事
朋友講習自是進益然徒說文藝而不以立身行道相
勸勉則空談無補不如不講習之爲得也
做得一個賢人不如做得一個賢人爲學之初便要立
定此志斯德性堅定貴不足以蕩其志賤不足以撓其
志
讀書在靜固已然必日日靜坐屏去一切酬酢則得諸
心者無以見諸身見於言者無以証於行又恐成無用
之學
天性雖鈍然能淸心寡欲一意向詩書求義理而不以
人世之紛華擾之亦能養得靈活
聰明生於鎭靜鎭靜本於謹嚴學者一言一動常若父
師在前則由謹嚴而鎭靜由鎭靜而聰明矣
居敬之功一毫放過不得言貌要敬心志尤要敬大莊
學者立志當以孔孟爲主程朱爲法方能做得好人若
徒以富貴功名作顯揚之計此志便卑
古人之書只滑口讀過無甚趣味一經玩索便覺趣味
深長坡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古人論學知先行後非待知之至而始行知之卽行之
如今日知孝弟之理則今日於父兄之前便要愛敬餘
可類推
克己在克其所好人世之紛華靡麗日與吾必相牽惟
審其所好是那一件便從那一件克起方有下手處

聖經賢傳句句教人學好若不照書上做人則書自書
我自我雖功名蓋世文章驚人已有愧於聖賢
自聖賢之事業不修皆謂聖賢二字未可輕語雖有聖
賢之志亦不敢道聖賢之言恐貽狂妄之譏也既而見
程子之言曰有有道之言以聖人言聖人之事此有德之言也以賢人言聖人之事此造道之言
也由是言之有志讀書者雖不可妄以聖賢自居亦不
必以聖賢之言爲諱如必諱言聖賢則志向卑下何以
拔出流俗
寫字作文不肯以柔媚浮靡投時人之好行己接物不

敢以同流合汚諧世俗之情
天地間道理古人闡發已詳似不必紛紛立說然讀書
講學應事接物之間偶有所得不能不以筆記之一則
發明心志一則考證得失
居今日之世欲學古聖先賢而拔出於流俗之外須是
不顧人非笑而後可成
道義無窮只一中字盡之如厚養父母爲孝而必過分
致之不惟越禮且使親心不安又非孝餘可類推
詩文用以應試一生用不着幾回若體貼聖賢道理則
時時用得着事事用得着處處用得着
當今以文藝取士父兄師友止知以文藝相責不知國
家取士之意不過借文藝以觀其德行非教人工文藝
而不修德行也有志者欲學聖賢全在自己打定主意
極力上前
范忠宣公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阻爲善之路張楊園
曰居今之世若避假道學之嫌豈有爲善之路哉要必
與之同惡而後可免斯稱也昌觀今日浮靡成風有嚴
正之士談及道學則衆口非笑以爲裝點沽名而指爲
假道學且曰今人有何識力妄希聖賢不知聖賢與我
同類人皆可以爲堯舜有爲者亦若是人病不求耳果

能潛心勉力由聖賢之言以求聖賢之心以道義自勵
以非道非義自防生平存心處事一一求合乎聖賢人
知之如是人不知之亦如是又安知不如古人地位亦不失爲聖賢路上人較之不談道學而
與世同惡者高下豈不判然
張楊園曰三代以上折衷孔子三代以下折衷程朱謂
程朱者孔孟之階梯也愚謂學孔孟者以程朱者又當以薛胡張陸爲階梯
孔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朱子曰道
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張考夫曰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師是實天地之化育今學者固
於利欲不能轉念以學聖賢乃自解曰聖賢本非凡人
可造且曰聖賢原是聖賢轉世其荒謬不通至此不惟
誣已誣人而並誣聖賢又何怪道之不明不行耶
欲保家業非有賢子弟教化不能欲求賢子弟非教化不能
每見世間其父兄艱苦萬狀積累成家子弟食甘衣錦
自幼驕惰漸漸吹賭嫖游弊病百出父兄不復能制或
私立借契或私賣產業甚至官非臨門累及父兄豈盡
子弟之過哉未始非父兄之咎也使當初時不惜束脩
之費及時請明師以教之雖不能成大器亦能粗知禮義

不致有今日之患所費者小所全者大教化之益人豈
淺鮮哉
教訓子弟是美事亦是尊貴事自淺學者倚此爲生涯
而不立師道或招致生徒或急求薦引又以東家驕傲
愚魯不知鄭重其事遂使有志之士恥爲人師可嘆
貧家子弟讀書多有進境富家子弟讀書多無成就非
貧家之子弟智而富家之子弟愚也以富家子弟素習
安逸父兄溺愛多不督責又遇庸師恐其得罪生徒無
以爲糊口之具而寬縱之子弟而寬縱安望其學業有
成

讀書不可不擇師而擇師之道又不徒在文字之末尤
當擇其學識品行
學者從一師終身之行誼係之若自顧無可模範之處
而好爲人師貽害非淺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事師之道固與君父並重者也然
必爲師者嚴氣正性朝夕講貫以倫常爲先以禮義爲
重斯學者知師道之尊若師道不立則自招簡褻何得
尤人
今日禮字不講師弟之間往往以不拘形體爲高致寢
興坐立言語酬酢不免放蕩猶褻弟既習以爲常師亦
不以爲怪見有嚴謹自持者反笑其拘迂吁師道之汚

也
誦詩讀書以先人之言爲主課蒙者字句滿楚日後斯
無謬戾若初學字訛句錯習慣自然後來每難轉移
今之課子弟者專爲功名起見日日以詩文爲敲迪而
不暇言及聖賢之事業欲成人才其可得乎
收束身心涵養德性自學堂始而學堂中收束身心涵
養德性又自禮貌始雖有極放蕩之人到衣冠整齊時
亦能收斂三分昌教生徒朔望日拜謁聖賢師長必令
衣冠整齊每逢講書亦必令衣冠整齊或者謂其太拘

或者謂人貧富不等必概責以禮貌未免苦人於所難不知此中之成就人品者甚大況買禮冠一頂所費不多今日子弟紛華不惜銀錢而製華飾之服試以此易彼抑又何難

國家以文藝取士意在發明聖賢道理而今之爲文藝者專務華采以希科名固已陋矣然名利心切猶可說也乃以掌文衡立學校有造士之責者亦惟以名利相誘選刻時文豔稱名邑曰利器曰利試曰花樣曰蔚葩曰三元祕授曰攀桂登雲種種名邑指不勝屈文之優劣姑不具論試以此名邑揆諸聖賢教人國家用士學

者進德修業之本旨猶南轅而北轍方底而圓蓋必齟齬而不相合也在好事者誤用其精神其害猶淺使天下後世之學者專意爭巧鬬奇而不務實學人品心術由此日卽汚下其害更深也噫亦惑矣哉

爲師之難不在乎講究字句改正詩文在乎聲律身度每出一言每行一事以至衣服飲食之細起居動靜之常在在堪爲楷模方可當此師字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得此之謂也

元儒許氏教人至誠諄悉必嚴義利之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天下後世慕其志行之高今人讀書只說取功名勢不能不教人以文字然專於講習文字而不及聖賢之立心制行較古人豈不愧甚

敬天畏神不徒在對越駿奔之時而尤在幽獨屋漏之地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子思子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敬天畏神之實也

聰明惟神正直惟神若素行不合於神明而但以牲酒錢財賂之便可錫以福便可免其禍雖鄉里公正之士亦決不受何況神明

古者祀神皆以木爲神牌而不塑像元明間有塑像者曾行文禁止以牌易之謂夫鬼神無形與聲耳今則

文廟社稷而外偏塑泥像使人指之顧之戲玩褻瀆莫甚於此

昌童年讀書於壺山書院彼時佛教盛行婦女參雜浮屠繞佛誦經以爲修善觀者如堵不以爲非昌問而痛恨之無可如何偶閱丹桂籍中有勸禁婦女燒香一則遂約同人抄錄布貼城市雖不能止亦得稍舒憤氣夫拜佛誦經之非行善凡民不知吾儒所當力辨者也乃今之儒冠儒服者不惟不能禁且從而依附之又何怪愚夫愚婦耶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今日言之能言拒浮屠者亦聖人之徒也

佛教本無滯於世然究其佛之本始乃是厭棄紅塵入山修持不染聲色貨利及一切靡麗紛華也算天地間清清白白一個賢者何曾有心害世不料僧人賴佛托生不依經典修持而以經典爲衣食之具造出許多佈施超度祈福消災話頭一派貪心誘取愚民之利而佛教遂爲坑世之害是佛教之害世非佛爲之而僧爲之也噫僧誠佛教之罪人也

道教傳眞經典欲使後人脩其心性以課仙果今之從其教者則借此爲生涯然則今之道士不又爲道教之罪人乎

爲先人卜吉穴以安骸骨原仁人君子不忍於親之意但求不受風不受水俾先人安居而已世人拘於發達之說東謀西尋曠日持久抑知富貴貧賤天專與人事參半古今來未有不積德累仁教化子孫以培元氣而終致富貴者亦未有積德累仁教化子孫以培元氣而終於貧賤者區區術士安能執掌造化使我富貴則富貴貧賤則貧賤耶

地師行術動說家傳殊屬可笑使地理只憑人力則祖父既習地理必尋美地以葬其先人其子孫必由此發達宜其登科甲受爵祿享富貴福澤又何爲貧賤掣肘悟也

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謂其累代行醫醫理精通庶不誤事也雖然有祖父行醫而精於醫者亦有祖父行醫而不精於醫者有祖父不行醫而醫理精通者又當視其人之才識如何不可執以一概論

楊星樓先生傳 永北廳志

楊鳳昌字慶五號星樓郡廩生篤嗜宋儒之學具有心得其尊信程朱攘斥佛老一以陸稼書爲宗與同里段傅崖永珍太和周慕西榛趙州李菊村澎友善其伯兄鳳魁以吏員赴選病故湖北宜城鳳昌親往扶櫬歸葬撫姪秉澍成名咸豐丙辰榆城失陷川匪謝麒麟等竄踞永屬約地到處焚掠彌年逾甚鳳昌躬率里人築垣修壕自衛閤郡效之保全甚多時紀綱不振兵差肆橫結盟智勇堂鳳昌曉以大義屢欠裁抑置若罔聞後因憂勞成疾而歿著有四禮採輯待正編四卷知晒軒迂談一卷文集一卷旅牘吟詩草一卷

藏拙居遺文

昆明劉誼正庵

讀書不可以詞章計科名不可以富貴計若所計者小而所失者大將來無補國事也昔人有一聯云考古証今致用要關天下事先憂後樂存心須在秀才時誠名言也

人初爲善視作自己便是賢人毫無一點可增損之及到折節讀書靜坐思過而疵瑕百出一如作文必痛改數次而後疵瑕得去純粹可觀

人貴靜坐思過若不思過肆其心之所爲隨其意之所

處必近昏愚之類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

凡與朝廷幹事要有同心合意之人方能有濟若奸讒立朝勦不能立功立德也

凡人家不要來往甚多親朋最廣言談迎送拜賀應酬耽誤時日荒廢功夫稍一得罪異日操刀入室卽此輩人耳不如閉戶潛修之安然自在也余最怕酬酢以其意荒學問耳

人人講理學得之者少而返入迂腐一途可惜也精義入神是在人之師其意而不師其迹耳

人之過錯多在放肆之地余自幼好戲百般過錯全從放肆得之故小節不謹終累大德

有人言曰有人殺汝此時着鎮定有人言曰有人將汝財物盡取此時着修持二者非德性堅定不能也

落井下石之朋友少交面譽背毀之小人當遠

人處得無可奈何之境耐得人情不堪之事當得衆人怨恨之時方算學問

以愛妻子之心移而愛君父則忠孝乃純以圖名利之心移而圖道德則學業可成

德之崇也非德崇之人崇之業之廣也非業廣之人廣之人不勉力學問勤苦功夫德自德業自業稍增一毫

忠良非摧折過來而風骨不峻境地非寒酸過來而勤儉不知做人非指摘過來而修省不切

人情易流而易極人欲易生而易熾美名當前不顧性命而圖之美酒在望不顧名節而醉之罪大惡極之事祇因嗜好深而蹈身於不義天怒人怨之行祇因情欲動而陷已於不仁也吾儒讀書第一要清心寡欲耳

國計不外富强兩字民生不外教養兩端

講德性堅定甚不容易於美色黃金紛華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性者不足算堅定也於白刃剛刀殺伐

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性者乃足算堅定也於樊
勤名譽清議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性者不足算
堅定也於小人毀謗誣枉場中穿了過來而能保其德
性者乃足算堅定也堅定豈易言哉如郭子儀之大戰
沙場周公之流言滿國非有德性堅定吾知不能勝其
任也

存好心而人以爲惡人者待諸久而吾之善可明存惡
心而人以爲好人者待諸久而吾之罪便著各自修省
久當自自信哉人當存乎好心耳不必管人之毀謗
處富貴而諂媚者到患難而落井下石卽此輩人也故
君子治身易待人難待人難待女子小人之流橫逆奸
雄之徒尤爲難也此種人操何術以待之敬而遠之可
也

書以多爲貴雖萬卷之書總是教人賢良交以少爲貴
過三損之友便引入匪僻
有權勢而恃己之權勢者權勢之不幸也故君子惟以
讓處己卽平待人不行錯事不言錯言權勢方能保也
有剛強而任己之剛強者剛強之不幸也故君子惟以
忍辱治心吃虧制行不欺於人不凌於世剛強方不折
也

厚者不能
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十二字何等公平何等
周到
童蒙爲作聖之基眞是實事凡幼小教以忠君孝親愛
人處世之道既長充之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功不
爲習俗所染不爲小人所惑洞悉人情深明世故便是
好人矣少年不得栽培難矣哉
余平生無德其無德處在誰一不能修身二不能擇友
三不能養德四不能韜晦四者已缺所以不得令終矣
其餘習染迷惑於紛華之內心志顚倒於勢利之中可

勿痛乎
凡人切勿好名惟以涵養德性而已涵養到雖有唾面
而令其自乾則可以當大任而不驚矣
余少年極不曉事留多少有愧於心之事少年之人總
要清明謹愼而已而嗜酒一節尤宜大戒
子弟少年最怕爲人搖惑爲事錮蔽何則見識不周不
能判禍福於目下要就便長進功夫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儉德所關非小矣不然利令
神昏立時便是惡人矣故恆舞酣歌事事總殺心之鐵
斧紛華靡麗一一能蔽人之靈明
讒言如細雨溼衣是以君子謹乎其微
陸宣公有王佐之才以其因時制宜隨民自便下此者
桑何以成罪人失檢點故也後之子弟以余爲戒焉可
思方不爲事錮蔽也

或輕蔑天民擾亂國政矣

性情太左之人與剛愎自用之輩最宜大戒故昔人云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此言誠不誣也余所歷過古之純臣做秀才之時便以天下爲任相業爲心有多少籌畫有多少勝算繼後登科第列顯仕何處何法調停何時何法措施無不盡善盡美若科第不得顯仕未登獨善其身何等開濶今則不然

好用兵者讀蘇子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則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

人要由千眉浪裏翻過身百尺高竿立過足然後見識讀書之人凡有關於社稷生靈之文者必仔細看之有一策可以使君得安有一議可以使民得所必須深蘊乃大恭謹亦周

刑法一事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法而後刑法乃歸忠厚焉

孔明後出師表云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抱負非常欲忠君報國而不能者爲之歎息

儒生動言治國及到治國而全無一事可親者武將動言治兵及到治兵而全無一兵良服者可知治國治兵不是易事惟安分守己最爲妙也

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此二句居官者當刻刻念之一家飽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此二句富貴人當刻刻念之

嬉戲之喪德更甚於有心焉以爲嬉戲之事一言而千人怒半行而生人疑往往由斯而構成大禍而遺下大過者有之

好名過勝之人再也不能成名士君子切勿好名故孔子麤裘之謗而能得韋甫衮衣之誦周公流言之毀而能復周官禮樂之休若經不得指摘則斷不能作人耳讀書之人凡有關於社稷生靈之文者必仔細看之有一策可以使君得安有一議可以使民得所必須深蘊在心而後有補若詞章之學抑末矣

古人引過自責故不蹈於過今人稍有一善便誇耀於人故蹈於過而不知吾輩讀書無妨引惡人以爲返觀之助又引善人以爲內鑑之端如某人惡吾勿效之恐蹈其非某人善吾即學之必堅其守如此小心方不入不肖之類也

名利二字不得以爲可憂得之愈以爲可憂慎之哉名利之不可享也如水載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耳

凡人存心不存善人之心不存殺人之心不存好名之

心不存好利之心心由斯充之便有一番生發矣
好勇者必遇其敵好利者必生其怨好名者必損其德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又曰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凡人惹禍招災都是好指摘
人短衛護己非後之學者宜攻其惡庶免惹禍招災矣
故老子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
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以為無過可乎

人日日都有過一日不思過則一日便以為善矣自以
為善便人於過而不知故孔子尚曰某之禱久矣常人
耳

前言往行為人民師益友全在此中故前車覆可為後
車之戒

人要畏三威一畏天之威二畏君之威三畏官之威三
威日懍自然做成好人人要報三恩一報天之恩二報
君之恩三報師之恩三恩能報自然做成君子故畏威
懷德吾輩各自修省

有人講張公百忍有人從旁聞之即用一小石擊之而
講張公百忍者為之一怒聞者言曰汝講張公百忍此
多故先賢云境未身臨安得從旁論事吾輩讀書攻其
一忍都也不能況百忍乎讀者大慚聞者亦笑知聖人
之道而不力行者亦如斯而已矣可勿慎乎

韓魏公每斷大事置身家性命於度外呼延贊有胆勇
鷙悍輕率嘗言願死於敵偏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具此
胆略方濟於事
莫交非分之人莫做非分之事莫說非分之話
吃虧事終是便宜便宜事到底吃虧
處世處家人人豈盡賢明各盡其道而已矣
讀書到施設乃見學問處事到通達方是閱歷
人生處世事非親見切勿信口而說往往民間訛言言
之以爲實事難免不誣好人民間妖言之爲閒談難
免不遭橫禍是以君子事非己不說而謹言亦由斯做

工夫
士君子不可一時不存善心一日忘善則惡心生矣故
昔人格言書於座右不過觸目驚心庶幾不忘其善而
惡心亦不得乘隙而生
處世行事有六字最切隨處體認天理蓋不體認天理
則天理便忘矣
人情太密反成疏故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濃似
膠
平生不作皺眉之事則平生不有皺眉之時
存公平正大之心爲光明磊落之事不必嫌疑於人雖
人嫌疑再不分辯再不慌張則謗已者無所得其隙而
入焉
聰明之子弟不足喜惟能勤慤好學者乃可貴耳

做人到從俗乃見閱歷孤高者大戒也做人到隨便始
徵涵養矜奇者不與也
余平生不能說話能說話者也是一種學問
暴發人過於已無益於人有損是以君子聞人之過如
道父母之諱耳可聞口不可說稍在其間排解則人之
冤乃可伸矣而暴發之無涵養者徒自流入刻薄一類
古大儒做事做人總有一番見解經濟當時不知及到
事已做完人已做好方知見解高人經濟出衆也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此等涵養便要造到極處方好
病生於小患成於忽所以古人一日萬幾其防患可謂
周矣粗心暴氣之人終非遠大器也
余見一聯云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深得處世
之道也故人之做事宜撫躬自問是則行之否則止之
方能問心無愧也不然悔之於後其勢不已晚乎
鹵莽人到處吃虧到處現醜仔細二字方能除却浮華
淺露涵養二字方能除却心粗氣暴

劉正菴先生傳

先生名誼字正菴一字正卿昆明諸生爲人狷介不欺
人欺之亦不疑沉潛理學寡言辭敦實行尤好讀書藏極富專以授徒講學爲事生平規行矩步廉隅自勵
有古君子風卒於光緒丙申年著有藏拙居遺文一卷
父子兄弟必究編一卷

御纂周子全書 卷三

雲南叢書子部之十

郁雲語錄

昆明周文龍郁雲

夫學者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學其在我者而已人不知奚必慍如以誠意正心之學不擇人不擇地而逢人便道無惑乎有見惡於寺官者

些小事便有得失心往來於中至形於外大事又何如古人當刀鋸鼎鑊在前而從容順受此何等涵養何等精義安命也若區區貧賤憂戚遂動乎中吾不知學古爲何耳

名利不可居人先仁義不肯落人後

近日爲學致廢寢食亦云勤矣究之於舉子業則自旦至暮無少休息於身心性命則只臨陋一省是求名念多修德念少吾恐暄賓奪主雖學猶未也因書以自警

世衰道微人心奸險富貴易危貧賤易安以此書紳著菜根譚者深於世故透澈物理亦儒者流也雖言心性不免入於二氏然觀其深遠處亦衰世之音耶

客有問於予曰聖人罕言利今有人焉亦罕言利雖不至聖不亦君子乎予應之曰未可也安知其非矯飾乎須看其心何如耳曰使其人於利得之不喜失之不憂正其衣襟將心上一切思慮遺去然後緩視微吟口眼所至心必隨之方讀甲字不知有乙字方讀一行不知

有二行眼必視於行之中耳不聽於案之外匪惟易記抑且易解

行立坐卧問不特敬肆所由分抑且吉凶所由占而壽夭所由定蓋敬則勝怠敬勝怠者吉肆則怠勝敬怠勝敬者凶

故其人多壽肆則心存而神凝氣聚而精旺敬孝凶丹書之言是也敬則心存而神凝氣聚而精耗故其人多夭

了凡之言是已

發憤既遲即百倍其功猶恐學之不至況惰慢邪僻而徒事咕嗶咿唔雖學猶未也須是振作精神有時與書拚命之勢乃得

治家離不得一箇忍字以不能忍之事與言而肆囂肆鬧者不忍也即不鬧口雖不言而心實未忘者不忍也性當萬不能忍之事與言在彼者無論氣之平與不平在我者無論理之是而又是總以和容悅色婉爲理處事既幹了言更說明而胸中並無半點芥蒂乃所謂忍

孤貧之人立品非不高也植節非不峻也然往往至于太過常見容於少數之君子却見惡于多數之常人亦非泛愛之道也

酒君子飲之縱情肆志深爲累已小人飲之邪盜奸淫足以殺身

舟幾覆矣須是百倍其力用篙子撐定不使一息放過

書房取人譜近思錄小學四書集註正襟危坐各讀數行至極熟而愈精神所謂敬勝怠也

讀書有講不來之處須要記着或記之於簿請人講解如眼前無人異地可修論古之函若好逸惡勞或耽下問終不爲讀書人縱極忙必不致一刻都不得閒即此一刻便要讀書

將那說閒話去閒耍與那胡思亂想的功夫來讀書豈不有益乃人多將有用之精神施於無用之地何也

讀書須要常常想着身體力行假如學而時習之一句則當常常想着我可眞個去學了我學了又可眞個能習了既學而又習之又可眞個能時時習了纔隔可以

反三

善即吉惡即凶此理之不爽者何必問卜只問心可也

察已過當用一刻字不然恐自欺也

品非不高也植節非不峻也然往往至于太過常見容於少數之君子却見惡于多數之常人亦非泛愛之道也

酒君子飲之縱情肆志深爲累已小人飲之邪盜奸淫

舟幾覆矣須是百倍其力用篙子撐定不使一息放過

之過也故近來一醒即起正其衣冠盥手漱口而後入

庶幾可以挽回乃掌舵者神游乎恍惚窈冥之天肆志乎驕盈矜誇之地雖喚之而不寤也其不致于覆也勢必不能

性情既鄰于孤高言語更多有狂妄無惑乎日欲親人而人不我親也

多言以飾人人厭我寡言以接人人疑我皆非處衆之道也

不用之人則婉爲謝絕可也既使其知我不用又勉强一用無惑乎人不爲用也

楊文定公傳言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于父母生身之恩是以愼獨爲孝也薛文清公言不必欲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是以遏惡爲孝也又言每思遺體之重未嘗一日忘先人是以違色爲孝也懿言日錄但求此身有益于人間卽使吾親得安于天下是以濟世爲孝也可見孝爲百行之幸也

朱子曰上不得罪于聖賢中不悞一己下不爲害于將來呂司寇曰君子不爲無益世道之言此皆可爲立言之法

呻吟語云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蓋氣盛則凌人滿則招損楊修見殺于阿瞞以露己之才也

細行必矜才免累大德此守身之正道也然或限于時迫于遭際而其中有彼重于此者如爲君親之故而辱身者不幸而蹈之亦勿庸以是而灰心呂叔簡曰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嬾倫小節概足自贖若自以爲我身已敗不可入于聖賢之塗其上者或入於异端高蹈之爲其下者或激成大奸巨慝之事嗚呼胥失之矣

人若有一二分不是便不可責人

居家無煙具賭具及一切戲具其家範可知

言人善則詳其里居姓氏言人惡則隱其里居姓氏言有一人有一家可也

或有問延年却病之術答曰易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與節飲食愼寒暑術則吾不知也

欲見才不忌見不才不惡只須擴充其量

與好諛之人處諛之不忠抑之干怒敬而違之可也

君子之心須爲青天白日縱有非是人或諒之曰此性情之病也如奸謀詭計欲以欺人無論計謀之未工卽工矣一遇識者如見其肺肝然是欺人適以自欺也

明日當幹何事先于今夜打算如何幹法爲合宜須面面想到庶弗致悞

未成之事不可遽向人談恐忌我者從中壞我也

不可託荒唐者幹事荒唐不能成事也
不必作意務心而又不急不徐步步從道中來此行路法也
怒時尤宜寬言
有友非納諍者我知之而復諍之是不智也且其事已成說之無益徒取怨而已
凡教婦人不可急聲遽色恐懼者怯而剛者鬥須婉言以諭之比擬以喻之如鄒忌之諷齊王之類最好
聽言未清楚而遽陳己見不惟阻人談興爲人怨惡亦且不知人之所見爲何如須是畢了再說則我所見之

未是者已不敢出口豈不免得貽談轉率
鎮靜于一時不鎮靜于時時不鎮靜于一時時均不得謂之鎮靜正九容亦然
有人面言我之文字劣不必遽辯但聽其如何劣果所見比我高我聞之已長了見識若不劣而以爲劣衷聽之而已
閱人文字而未得其用意所在便置可否在己則失言在人則負屈
己有過而擬之于人則在己似無過矣然人有過而擬之于己於人能勿尤乎不欲勿施所當深省

我雖無堂上之父母然獨無爾下之父母苟于事父母之道無不洞悉于心口之間以之勸天下之有堂上父母所當及時盡孝
人能盡孝雖盜賊亦知敬畏兄非盜賊乎世之不爲人敬畏者盡反此自思也
士爲知己者死不知己者雖富之貴之尊之敬之不必爲之用也況其死乎
歸來頗節應酬對經書十數日覺未歸時許多妄想漸歸烏有偶一念及便知遏轉可知人不可一日不讀書也

趨勢利已非兒所趨者又勢利中之富而不仁貪而且吝士大夫而禽獸其行祲蜴其心者雖不波及於溷亦聲名因之而敗可不慎旃
經書未讀得濫熟欲透澈而實有諸己猶無根之木欲茂其枝葉而開花結果不可得矣
程子謂寫字便是敬寻謂不特持敬工夫也卽正心養氣工夫亦在此蓋心正筆乃正氣調始能運用自如而又有主靜工夫蓋心一躁則筆亂不然則末路往往有敗筆不可不慎於求人

專無論大小有一點厭倦之意便不得當

讀書處世少精神不得養精神之法不外于寡慾主靜主靜苟能認眞做去則精神足而道理能明作文得力處世得當而無欲自樂不惟薄福相可化爲厚即壽命亦可以長綿矣

言語之際使人從旁窺之見得一種剛毅斷制之氣甚好

舍舊是必要的却不可陰險

繆某每日黎明卽起作多少活始喚子婦及幫工起督率作活雖老必親操勞苦某年六十矣或勸之少息曰

不如此則諸人皆懈怠也

謀生之事總要自立不可以寄人籬下爲長久計而自立之道在乎勤儉而已

古語云防人之心不可無今時尤要蓋人心不古少一

大意便中其計

向者作文務以才勝此後當以度勝非謂炮爛之極宜歸平淡蓋度須涵養亦於性情有功也

呂新吾社學要略云八歲以下先讀三字經以理見聞百家姓切于日用千字文又亦有義理今人多從之予謂既寫認一三千字則此三書可不必讀但令其讀弟子規次方孝儒幼學類義次小學詩禮次朱子敬箴銘以程長齋讀書法行之使責之卽行然後讀之卽以其釋義說之今記得他日讀史便得大畧然後讀人諸彙記五子近思錄發蒙後乃入大學論孟中庸五經三傳亦行程法

鄙俗躁妄驕傲瑣屑非可與處之人也

凡我見聞人之可惡處卽便反時將氣一平將心一定思曰心上有一惡字否有則亟亟置之或以理遣或以情恕或以力忍無論我果有以致此否總使惡字化去然後與人交接言語所謂胸中掃開千層甲面目才無

可憎不然動乎中遂現乎外不惟與人不洽抑且無涵養之甚矣蓋見聞可惡而惡與不惡我之涵養見焉故我欲於見可惡時而用一言以默化惡字曰是來驗我之涵養何如者也至若事後則用孟子三自反之說以自省過如果有以致此者則力改凡人當未得志或事不遂心時須常存歡喜心不然滿腹牢騷鮮不逢人而多怒色也

見絕於尋常之人固不足較若見絕於先生長者爲我素所欽佩之人則不可不痛自悔罪只一主敬則心靜而過可漸寡

讀周數十卷格言後看論孟從
早已包括在內可知習
焉不察之弊此後但就其最切
於己者摘記而力行之
勝似功過格及諸格言多多矣
呂新吾每臨卧必思一日所爲
學之然自晝既孜孜於肇視卧則神倦再思往往不成
寐且神昏而不得其理之正故改於清晨雞鳴初醒時
一思昨日之所爲到常得其正處所謂平旦之氣天性
發現時也
求有以更其失予亦常
九容務合乎禮而一毫不苟此儒者氣也若合乎禮而
飾非是紂之不如也其亡不更速哉
不出於自然則迂腐氣也此猶可若舉止倉皇語言錯
蘇季子刺股讀書亦勤於學矣獨恨所學者只縱橫遊
亂神氣怒而不喜拘而不化則一望而知爲非大器也
矣必不可
逢人便道人之短者一望而知爲搖脣鼓舌之小人也
豈大久之所爲耶
細心讀書寫字作文卽學細心應事之一道
幸已寄弟書曰語云家風只要和而靜作事無過儉與
勤和者兄友弟恭夫唱婦隨也靜者守分安常循規蹈
矩也儉者不豐不嗇而量入爲出也勤者勿怠勿荒而
謹愼做事也而和則靜者兄弟妯娌既和合無嫌則外
人不得而間之亦外言不得而毀之也儉則生勤者知
銖積之寸累難而事業不肯忘荒也此指切於我家
馬不察之弊此後但就其最切於己者摘記而力行之
勝似功過格及諸格言多多矣
呂新吾每臨卧必思一日所爲求有以更其失予亦常
學之然自晝既孜孜於肇視卧則神倦再思往往不成
寐且神昏而不得其理之正故改於清晨雞鳴初醒時
一思昨日之所爲到常得其正處所謂平旦之氣天性
發現時也
九容務合乎禮而一毫不苟此儒者氣也若合乎禮而
飾非是紂之不如也其亡不更速哉
不出於自然則迂腐氣也此猶可若舉止倉皇語言錯
蘇季子刺股讀書亦勤於學矣獨恨所學者只縱橫遊
說而非聖賢之道且其言人生世止勢位富厚蓋可忽
乎哉則其孳孳而爲之者利而已矣是何殊於跖之徒
歟
效越王嘗胆卧薪以爲學何學不成
范蠡張良合功成身退之道然范去於勾踐賜文種屬
鏤以前張去於高帝殺越之後一爲見于未然一乃惕
於已然豈當下情事不同耶抑二人之智有差等耶
行此亦最便亦易行但須一有德位者倡首而爲之乃
許郤爲月旦評後人有行之者呂氏鄉約是近時居鄉
今之爲鄉宦者不以結納大員爲事則以出入公門爲

務欲　培植風俗造福地方者隱難矣哉

淵明家雖貧乏一毫不索於人惟力田以終天年貧則觀其所守守乃堅矣

涑世祖知民疾苦節用愛人皆由起自貧困貧亦何負人乃嘗而思去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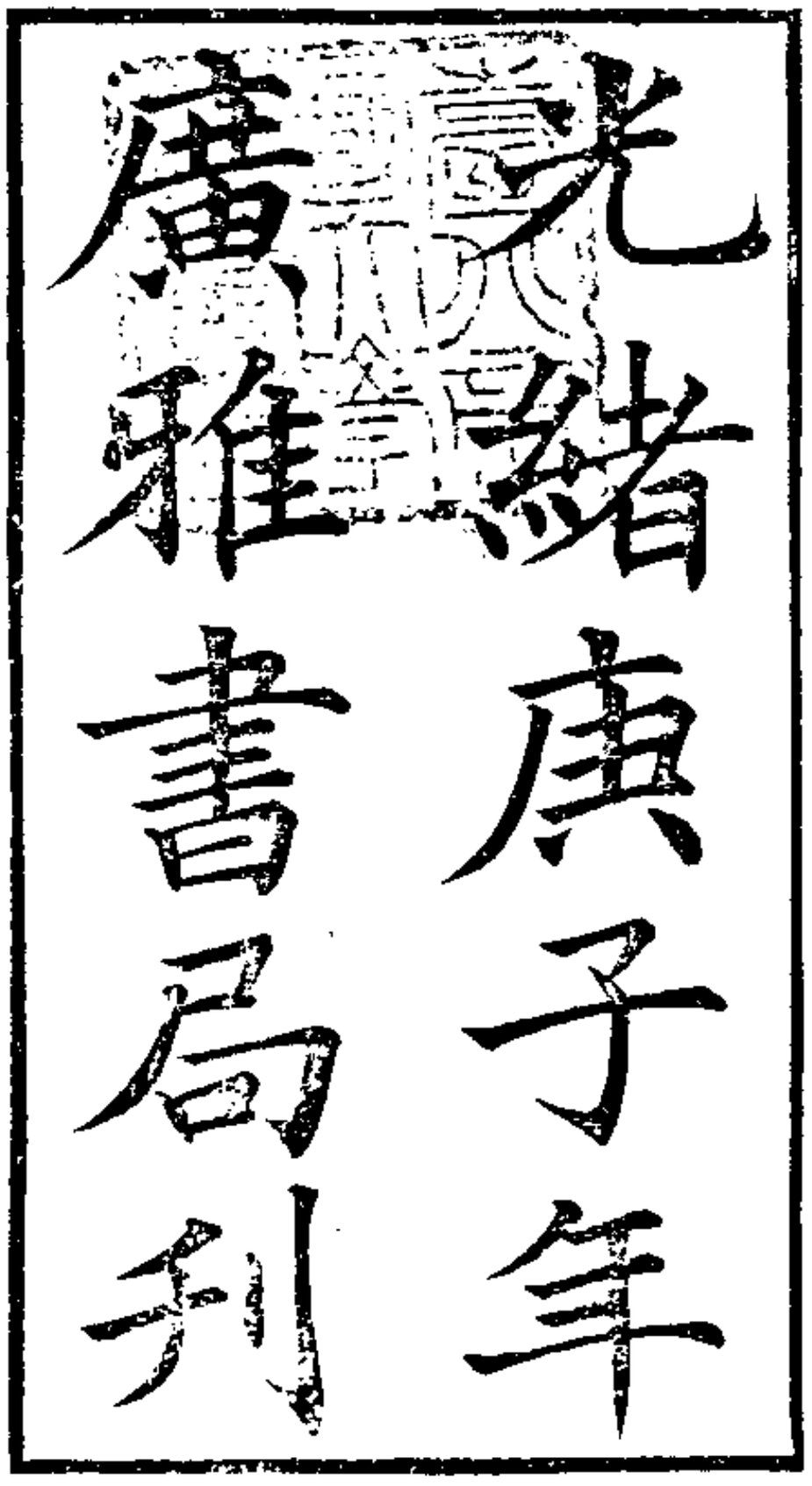
文中子避亂隱居山林何嘗不可千古嚴督農工今時之切務也

昆明周郁雲先生傳　後學錢用中撰

用中駑鈍幼讀經史百家以爲政治與學術惟中國有之中國以外皆蠻夷舉無足道者自弱冠後獲與周郁雲先生遊先生告以近今列强大勢且勖以今後爲學當貫徹中外淹通新舊勿容故步自封用中謹受教於是始駸駸域外瀏覽東西譯籍久之乃畧具世界知識粗解東西各國之政治源流與其學術異同以故追溯生平學術思想之變遷得力於師友者不少要其啟我最早益我最巨實莫我郁雲先生若也先生名文龍郁雲其字昆明廩生生於道光丙午歿於光緒庚子春秋五十有四自幼無他嗜好惟嗜讀書讀劉蕺山人譜及凡宋明以來諸儒語錄遂注重躬行時以聖賢刻苦之學自課自勵讀魏默深經世文編海國志及凡史志掌故與一切新書新報遂勃發救國觀念究心政事多所著述值中法之戰越緬新失滇邊戒嚴滇撫江夏張月卿中丞仿胡文忠撫鄂故事爲滇省創設儲材館羅致人才特出示恂訪羣言先生遵示條陳破敵保邊二策中丞大加嘉賞批云語從大處落墨論治具見本原自是留心時務者即取入儲材館備諮詢計先後詢以通商邊防海防治河及方今大局與利除弊圖計民生疾

治久案公集先生均優筐倒篋暢所欲言中丞嘗批云見解明通持之有要又批云議論之平正詞氣之雍容尤徵學養未幾中丞薨於任所儲材館停辦當是時南海譚叔裕觀察督滇糧爲五華育材兩書院添設字課以詩賦及經義策論課試滇人先生每應課作經義策論必旁及時事洞中機要觀察均嘉許至稱爲陳同甫一流人物先生博通當世之故嘗治古文詞能削新政各牘稿以故三迤地方官多爭延先生佐治先生幕游所至均爲之興利除弊已身無智名勇功而地方實陰受其福方其在儲材館時即請在省垣開滇報館爲全滇造健全之輿論格於時不果行仍屢著關於滇事之論說寄登上海報紙全滇大局往往賴以補救生平著述甚夥當戊戌百日新政期間滇中官吏擬保薦先生應經濟特科先生始於是時自訂文稿而自序之名曰欲寡過齋集越二年而先生歿值家國多變故稿皆散佚用中久擬特行搜輯爲之校訂付印而苦無餘暇歲甲寅滇省有輯刻叢書處之設用中乃屬先生姊子李君又新及時爲之搜輯並僱書傭隨同抄錄逾年乙卯之夏李君始爲先生彙成讀史隨筆一卷語錄二卷文集六卷詩鈔一卷都爲十巨册以付用中用中以卷帙繁多付梓不易乃亟力刪雜删去十九僅存一册復請石屏袁君樹五爲之編次計語錄二百七十八條文三十五首詩七首以語錄爲主體文詩爲附屬因定名曰郁雲語錄

朱子語類目錄


光緒
庚子年
書局刻
廣雅

朱子語類目鈔序

朱子之學衰絕近百年矣遭世學不知讀朱子書中年以後始讀之以語類繁博擇其切要標識卷端讀了尋其門徑亡兒崇誼鈔爲一表是時方逢夷亂寓居橫沙踰年宗誼死乃檢取所鈔增損排類分爲五卷嘗考　四庫存目鈔朱子語者凡十餘家提要皆頗貶抑蓋道學風氣盛時或依附以沽名或爭辯以求勝故無取焉近時風氣不復有此惟元和顧千里鈔語類爲一編名曰遞翁苦口然聞其名未見其書蓋成書而未刻遭爲此編劫灰不欲示人也嗚呼兵燹流離之際獨以舉世所不談之學父子相與講誦於空江寂寞之濱其迂拙可哂矣其子又殉命而死寖年屯蹇又可悲矣近年頗有著書然其

成不成正不可知此編簡約今以付刻蓋有因此而讀朱子之書爲朱子之學者則吾將稱悲而爲喜也

咸豐十一年十月番昌陳澧謹序

爲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
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卷十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
看過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卷八
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
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
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
不休如此立志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卷一百十八
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

自住不得卷二十三
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腳入陰然一
覺悟則又在於陽卷一百十八
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腳做去補塡前日欠闕栽種後來根株
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
三十歲立定腳力做去纔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剗住
硬寨做去卷七
大抵爲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
一日之効一月須見一月之効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卷一百十三
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會只恁地做人自得讓與他們自理
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帳待別人與買今人情願批退學問底
多卷一百二十一
學者做工夫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
也卷八
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
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
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卷一百二十
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貴志而已
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
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棄自暴自棄過孰大
焉眞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卷一百十八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
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卷一百十八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

說家事又如何沒得自家卷一百二十一
或以科舉作儘廢學自咎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卷十三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也問豈有無事底人但
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
工夫積累久自然別卷一百二十一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
便不做卷一百二十
又有一般人說此事難理會只恁地做人自得讓與他們自理
會如人交易情願批退帳待別人與買今人情願批退學問底
多卷一百二十一

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
說閑話問閑事卷一百二十一
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卷一百十八
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卷一百十七
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卷一百十八
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暮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卷一百二

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恁地工夫也只做得箇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卷一百三十二
或謂此等人亦緣科第高要做官職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自然牽引他不得蓋他氣力大如大魚相似看是甚網都迸裂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元無氣力底人卷一百三十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卷十三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卻這邊工夫了卷十三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卷十三
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卷十三
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又不是大段值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卷二百二

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卷一百二十一

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卷一百十七

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閑事管取便用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卷一百二十

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卷一百二十

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當日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卷一百十七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卷二十

若能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十一

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啍然歎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卷十九

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句曰工夫卷一百十八　游倪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卷十九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卷一百十八　滕璋

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緩出來請公可記取卷十三

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卷十

讀書既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既曉未得我盆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成工夫卷一百十六

人做工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直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

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云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看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卷十

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屬須是聲說卷八

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卷八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倏這一章透徹後卻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卻事事會看如喫飯揀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卷十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舉曰尙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卷十九 黃幹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卷十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今學者不恃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卷十

又問讀書宜以何爲法曰須少看 卷一百十八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曾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見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 卷十

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泛泛然貪多只是無益耳 卷十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見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 卷十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卷八

某如今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 卷一百三十九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

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 卷二

有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卷一百二十一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虛着心自嘵嘵了看不出若大段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認去閒亂他如此撫緣看得出卷一百二十一
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腳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劈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

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卷一百二十
某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讀書卷一百十六
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卷一百十六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气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卷一百十四 潘時舉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子細看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簡捷徑法便是說入虛深玄妙去理時恰如與重物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體使纔心大氣不得卷十
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卷一百十四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荅之復曰今雖盡與人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卷一百二十一
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浹洽去揲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卷一百四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乎指推究卷十一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著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會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己體認得如何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

默而識之學不厭敎不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敎還不倦否如此乃好 卷三十四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朋言忠信行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

說正心誠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做名聲其實又做得甚麼名聲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若恁地也是枉

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箇道理若大略然聖人之言便是那引路底 卷一百 十二

讀書便是做事儿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 卷十一

看來如今學者之病多是箇好名且如讀書卻不去子細考究義理敎極分明只是總看過便了只道自家已看得甚麼文字了都不思量於身上濟得甚事這箇只是做名聲其實又做得甚麼名聲下梢只得人說他已看得甚文字了若恁地也是枉了一生 卷一百 二十一

江文卿博識羣書固感先生之敎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漸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卷一百 二十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
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卷一百二
十一

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得二
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
理會便多卷九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
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卷十八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關關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

一步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
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闊那
箇大塲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
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卷一百十七

若眞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
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
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卷一百二十一

若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徒然費了時光須是
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看如何只管怕箇甚麼卷一百二十八

某與人說學問正是說得大概要人自去下工管如寶玩一般
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若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

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卷一百十六

講論自是講論須是將來日體驗說一段過又一段何補某向
來從師一日說話晚頭如溫書一般須子細看過有疑則明日
又問又曰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卷一百十九

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
鄉人一日會聚思意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
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
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
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眞是眞非這可
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
是所謂擴充之若否日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著了卷
五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
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
處卷一百十八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麼卷九

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爲事不曰窮理卻說格物者要得就事
物上看教道理分明見得是處便斷然行將去不要遲疑將此
逐日做一段工夫勿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卷一百十三

某數日來固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卻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 卷一百三十

格物須眞見得決定是如此爲子豈不知是要孝爲臣豈不知是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 卷一百三十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依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 卷十五

豈有學聖人之書爲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卻事不是亦不敢爲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爲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爲之而舊習都忘之矣 卷十五

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忽然看見攙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箇是處便是道也 卷十三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 卷一百三十二

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略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卷一百七

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爲是 卷一百七

事卷八 十四

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問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達下之道 卷一百三十二

看來別有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腳底地頭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源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卽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二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 卷一百三十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彼我

肆拾貳冊 92版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前即此做工夫次故登日子學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著那痒處濟得甚事卷一百二十一

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胸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効才責効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胸中寬閑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閉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卷一百十五

若不見得人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溫便死

朱子語類日鈔卷三　五

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這是見得人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卷一百二十八

昌父言學者工夫多開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卷一百二十一

昌父趙蕃字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卻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一層不曾理會得卷十三

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卷三十一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卷十三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則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
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增以虛而後爲存耶卷一百十
五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卷十
一

問節書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一舉兩
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
自入不得先生應卷一百十
五　廿節

把捉之說固是自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

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
後自熟方見得力處卷一百
十八

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其令放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
眞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卷一百
十三

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
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卷一百
十三

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
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卷一百
十三

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
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卷一百
十六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

念不作卷十
二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
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底

幾有箇已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卷九 十七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知它容易制性是
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如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
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得屏去久久純熟自然
無此等思慮矣 卷一百 十三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
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
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
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了 卷九 十五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
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
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卷九 十六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
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
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皆在此這事時如此無事時
也如此 卷十 二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
心常惺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
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 卷四 十四
敬猶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
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低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覺

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了便行將去
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憒憒突突過了心
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 卷一百 六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覺四體亦無安否曰心無不敬則四
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
則難久而生病矣 卷十 二
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逐覺累墜
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
只如此提醒其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
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卷十 二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
是非則不活 卷十 二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
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就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
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
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當要惺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
能敬 卷十 三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 卷十 三
如說持敬便須入隻腳在裏面做不可只作說話看了 卷一百 二十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
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卷十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用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卷十一百十四

只要常提醒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卷十一百十四

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著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便一似睡著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卷一百十四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塵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卷十二

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耶是非耶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卷十九

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卷十七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卷十二

纔思要得善便是善卷十七

朱子語類日鈔卷四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守御定腳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卻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須是撰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盤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

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眞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腳根只管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

只才覺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起思慮自

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

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

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

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爭又差今若見得十分毫做得
相似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做箇四五著理會下
相如何 卷十一 三
問私意窩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
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卷一百十四
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禮且
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著克己復禮這也有時須曾思量到
這裏顏子如何著死要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禮如
今說時也自說得偏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
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己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
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己復禮

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
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眞箇是輕克己復禮
事眞箇是重眞箇是不恁地不得 卷四十一
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
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 卷四十一
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卻又不十分去
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卻又是自家所愛合他不得這便是自欺

卷十 六

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
好要爲善然心中卻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
是虛僞不實矣 卷十六

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大門出卻又有些回避底心夾帶在裏
面卻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箇行便門底心
在這裏少刻或自拗向便門去學者到這裏須是便打殺那要
向便門底心心如何不會端正 卷十六之黃卓字 先
欲知之眞不眞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眞箇如此做
底便是知至意誠 卷十五
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記出底便是心存底 卷一百十四
而今學者開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
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有 卷九十三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旣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

問五得人人道好這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人卻自定時下須是
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則人道好道惡管他卷一百 十三
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
過依舊不濟事科舉是把做工夫只是做以直向義以方外入
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卷九 十六
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
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
前便與他割制了卷五 十六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勢勢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卷六 三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卷十 三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
道切須勒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不會
錯用工夫卷一百 十三

器之間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
財利利欲只每處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些便不可入毫釐之
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
來纔錯亦少卷十三 器之陳植字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卷十 三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
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末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
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
心者眾矣可不戒哉卷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共八卷

雲南圖書館藏書

雲南圖書館藏板
中華民國印刊

武豐辛酉季夏慢信謁選北土道出渝城時得御
泉先生主東川書院講席相留小住暇日出所著錄
錄八卷見示乃曉聞齋稿中五種之一也懷信受而讀
之既卒業於是拜手而爲之敘
敘曰孔子有言誰能出不由戶斯道也孟子云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董氏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
之不變道亦不變夫道一而已矣益事物當然之理人所
共由者也是故世有古今道無古今謂今之世非古之
世則可謂今之道非古之道則不可也孔孟而還千有

七百餘歲得程朱而後道始大明程朱至今又八百有
餘年矣朝廷以其學授徒幾於家孔
孟而戶程朱誦名道之無不明者而卒昔不明者何哉
夫朝夕講求爲舉業計已上焉者語
性理則入於精深微妙其失也空講放據則期於博洽
精管其失也鑿或有自負其學爲坐言起行體用兼備
之學及取其書而讀之則又必欲復井田封建之舊行
歎此道自在天壤今之道亦猶古之道未嘗遠人而人
自遠之良繇溺於俗學而視道爲高遠難行愈以服先
生之言之精與其識之卓也先生恒聲在諫垣行誼在
朝野蓋本躬行心得之餘發而爲文章者斯錄其嚆矢
愚民而持世眩道爲玄黓周繹以古人法物而實事之
無如其不適於用也先生有憂之乃居敬以窮理息心
而觀道靜參夫天地民物之賾陰陽消長之機皇帝王
霸之辨禮樂政刑之殊世運汙隆之故身心性命之微
陽儒陰墨之分血氣心知之變晦者明之塞者通之紛
者理之歧者一之正言之不暢也則罕譬而喻之徑言
之不瑩也則委曲而達之不主故常不倚一偏通古今
合同異寓明通簡要於崇論宏議之中先生蓋學有所
得舉諸子百家之論說以證其是非攷其純駁大要引
人當道而深惻人之望道未見與背道而馳且慮夫初
學之不得其門而入也於是先生之言曰近思錄者四
子之階梯小學者大學之階梯是故小學習其事而大
學明其理自小學廢而後異端熾大儒如程朱皆先致
力於大學而後補小學亦未嘗由小學以入大學也學
者誠體先生之言以養其正且熟復乎斯錄以觀其通
必有渙然冰釋怡然理解六通四闢頭頭是道者矣
敘此道自在天壤今之道亦猶古之道未嘗遠人而人
自遠之良繇溺於俗學而視道爲高遠難行愈以服先
生之言之精與其識之卓也先生恒聲在諫垣行誼在
朝野蓋本躬行心得之餘發而爲文章者斯錄其嚆矢

先生行狀

敘

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貴州委用知府前江西道監
察御史吏部郎中加一級賓蘭泉先生行狀
先生諱塏字子坫一字子州號蘭泉雲南羅平人也始
祖興籍江南之泰州明洪武初選充龍驤衛小旗二世
祖榮授懷遠將軍世襲指揮同知三世祖貴襲前職雲
南都事陞涼衛指揮使子世榮遂家焉十一傳至雲開
襲職因沙定洲之亂棄世職始遷羅平淑基村再傳至
思儀州學生是爲先生曾祖父戚乾隆戊子科鄉試第
一名舉人山西洪洞縣知縣祀本州鄉賢是爲先祖
父父松溪公諱欲峻乾隆己酉選拔貢生仕終浙江杭
州府知府祀鄉賢

行狀

嘉湖海防兵備道祀襄陽名宦曾祖父皆以松溪公
貴考贈中憲大夫祖贈太恭人松溪公配趙恭人生子
二長墊道光辛卯科舉人江蘇知縣署華亭合攝川沙
廳事先生其季也先生生而穎異氣宇端凝不妄言動
甫八歲而母趙太恭人卒先生哀毀如成人年十二補
博士弟子員十四補增廣生十五補廩膳生道光乙酉
選拔貢生即以是科舉鄉試第一名年才二十二耳祖
孫兩領鄉解邑里榮之己丑成進士改吏部主事考功
司行走丁酉松溪公卒於官先生聞訃即奔喪赴浙扶
柩歸里安厝已廬於墓左晨晡哀號終三年如一日服

閔後以繼母徐太恭人年老欲奉母家居不出太恭人
弗允庚子乃入都供職甲辰補文選司主事幫掌考功
司印丙午遷文選司員外郎先後掌驗封考功兩司印
已酉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宣宗召見垂問甚悉時
易州直隸州牧許夢蘭以私罪下部議先生議上例應
降三級調用其座主大學士某適當路陰庇夢蘭乃以
危言恐先生欲易私爲公先生持不可且曰稿由坿擬
若駁法改爲公罪則坿必以紅紙簽某上曰某大人改
他日以故出人罪獲譴起刑部質對時以此爲證今日
不敢不預白也某公不能奪竟從先生議而銜之益深

先生一人堪勝府道可備屏藩上召見勸政殿東書房
詢出身履歷夏四月擢文選司郎中五月擢江西道監
察御史先是先生以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數政相沿積
重難返因而國計日艱民生日蹙中外臣工或知而不
言言而不行抑或不識大體煩瑣滯礙則又不若仍率
舊章之爲愈乃統計大端條列九事不敢偏執己見自
以爲是請特設議政大臣採眾論而謀久遠於入臺次
日即上封事曰臣恭讀成皇帝硃諭惟以國計民生爲
重無恤其他又讀皇上手詔開後凡大小臣工須以國
計民生爲重所有見聞剴切直陳仰見聖聖相承皆以
是不可徒託空言夫窮則變變則通固在行法而善變
然有治人無治法尤在變法而得人古今之變法誤國
者莫甚於宋臣王安石顧安石變法而程頤爲條例使
苟其時法不當變程頤豈肯爲之特安石誤用不善變
法之人而變之不善耳豈可懲安石變法之弊而不以
得人爲急務我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物力已極人事日
繁祖宗之法非不善而奉行既久奸弊日滋時易勢殊
輕重互異不於此時酌盈劑虛後將有不可收拾之處
或謂皇上春秋鼎盛正當講學崇德不宜務變法迹

近言利臣謂帝王之學非同儒生講學崇德即爲措置施行之本當茲銳意勵精正可知行並進況我成皇帝貽留之一二老成人即今不早爲用後將不可與圖此尤不可不亟亟者也開捐之害廷臣以賣官爲救貧之策而名與器輕以假人捐生以鬻爵爲逐市之倍利而國與民皆受其蠹此先帝所痛恨而皇上所深知也是以道光年間屢奉諭旨停捐皇上即位之初即停籌賑之例顧昔日既屢停屢開迄無良策今日宜一停永停豫籌遠圖夫昔之建議開捐者皆以國帑未裕爲辭國帑至今未裕捐例豈能永停廷臣倘設無可如何之

請皇上必有萬不得已之心是不轉瞬而捐例仍開矣捐屢開則例愈濫舊例之員無選期則失信於人詎肯復蹈故轍此新捐之所以不蹈躍也期其蹈躍必餌以優貧捐玻之仕途曰廣科甲之仕途曰隘皇上所與治斯民者皆此輩矣其弊一也捐例曰改選法曰繁藩牛毛外人不能通曉惟聽胥役之下胥吏市儈朋比其間徑巧者薄貲而立登仕版捐者重費而虛縻捐資故每以爲致虧之由蓋舊任之虧攤之新任則新任之虧由於舊任此易明之理也又勒限不繳則監追監追病故則分賠分賠無着則豁免此奏明辦理者之終歸爲有也因公撥移則流攤流攤不解則交抵交抵不清則屢開捐而至於無人報捐國帑又何從而裕其弊三也有此三弊而必開捐則亦曰國帑未裕別無良策豈果無良策乎其亦有良於開捐之策者而未之思爾一曰經徵地方正項錢糧不宜坐視虧短也今日錢糧虧短之大病有三由水旱災荒而虧者病在民由包庇侵蝕而虧者病在吏由銀貴錢賤而虧者病在官病在民者可憫之可也病在吏懲之可也此皆易治惟病在官者爲膏肓之疾夫國家正項錢糧州縣豈得擅用孰知州縣用度無一不仰給於此蓋俸銀罰無可罰養廉則扣而又扣入者寡而出者不貲上司之節規委員之餽送凡律當裁之費即法科與受之條

泰仍入於監追分賠而無者此未奏明辦理者之亦屬
烏有也督撫不忍劾州縣而忍以虛文故事欺君上州
縣不能制吏胥而能以重幣甘言賤督撫閭閻之膏
髓空國家之庫藏而以飽官吏之囊橐國家困庫藏空
而關捐官吏節以囊橐飽而報捐我受彼之害而不能
制彼彼得我之利而仍以餌我此天下之至不平者也
誠其勢而善反之豈無有難曰積重難返豈無有
潛旋不能澈底清辦亦斷難年年敷衍勢必終歸於誤
潛石可不豫籌補救也南漕之弊州縣浮收以致旗丁
勒索旗丁勒索以致沿途逼州經紀誅求而凡刀

筆生劣監訟棍包戶奸胥蠹役頭伍尖丁走差謀委之徒
衣食寢處其中者誅之不可勝誅矣然則杜州縣之浮
收禁旗丁之勒索紀閘壩經紀之誅求而澈底清辦可
乎其難有三善篩白糧採買糯米夫工新耗布袋麻繩
向由州縣津貼逃亡絕戶歲地老荒向由州縣墊補累
胥蠹役頭伍尖丁走差謀委之徒人人得以誤潛難州
縣而州縣不能不聽若輩之敷衍今白潛務之所恃者
重運過江向稱三閘五壩增至四壩每處開纜需錢百餘千至
四閘九壩近則加至十數千千不等水手身工有增至倍蓰者
偶遇風水阻滯船若有游幫短縴者其浮收勒折者皆下戶窮民而紳衿大戶包庇抗延者

不與焉此下戶窮民之膏髓豈能不竭乎膏髓竭而鹵
縣亦束手矣於是或捏報災或挪款墊解或濟尾灾代
弊端百出以濟其窮如近年之大水眞災則作弊之術
亦窮矣法窮則弊滋弊窮則法玩上下皆知漕之必誤
而不畏誤漕之罪則弊必敷衍而終歸於誤漕矣臣所
謂不可不豫籌補救也夫補救豈竟無策乎一曰鹽課
爲財賦之大宗源流不竭而日增而國家不能以此致
富此甚不可解也夫金穀取財於地地不愛則源竭珠
玉待價於市市不售則流竭鹽之源生於煮海煎曬
或時有盈縮而斥鹵不窮於掊注是鹽之源不竭也鹽

之流歸於售賣官販私梟有互爭之利竊鄉僻壤無食
淡之憂是鹽之流不竭也地丁漕糧源流不竭而不能
日增鹽則生齒日繁食淡者鮮天下多生一人即多增
一人所食之鹽之課是鹽之流日增也井池或淡海渡
不揚天下多增一食鹽之人即不憂無一人所食之鹽
是鹽之源日增也源流不竭而日增則國家之財賦亦
宜日增而致富矣然而不然者何也或曰私梟充斥而
利歸豪强也臣竊思之國初一祖之孫今已數百人雍
正乾隆間一祖之孫今亦百人以鹽增百分計之私梟
占七十分可謂多矣官課亦宜三十倍然而不然者何
之生計既艱商之貨物不售稅課從何而出此亦易見

但以民之常用言之赤帛器皿生齒日繁則日增以今之習俗言之錦繡纂組風氣日侈則日增生計維艱之民固多習尚豪華之民亦不少市肆猶見日增貨物豈能日減此論其本也至其末流則如粵海龍江浙淮蘇等以內務府司員充監督其各省大小關或以督撫統之或以道府專之胥役之橐庇小口之偷越其弊百出不窮道府短課或使署他缺以調劑又或以他缺道府署關稅之缺以代賠是以關稅累地方也監督短課或使諺修工程邀恩冀免是以工程累關稅也至如山海關殺虎口粵海之類非惟國帑不虧亦且私橐時裕

矣有餘則爲私肥不足則爲國虧此豈理之平乎則安可盡信商貨不行之言而任其賠累短絀也一曰今日水道江淮漢皆病其害民糜費不獨河患爲然宜急籌亟治也漢源由陝西而來至漢陽入江江源由四川而來至江南揚州以下入海河源來自陝甘至江南之淮安徐州以下入海淮源來自河南至下流則在江河之中淮安徐州揚州之間以高家堰障之爲洪澤湖使其東流入江以入海西流入河以入海而運河由杭州蘇州鎮江而來橫貫乎江淮河自南而北此今日之水道也故漢溢則江溢江河溢則淮無所洩而不能

不溢勢必至江淮河漢合流以入海則淮徐陽爲澤國而運道不通矣夫河患自古爲然故今之東河南河設官最多糜費最巨而盡穴其中者其弊不可勝言江漢隄防之工官辦者賠累日增則積爲虧空民辦者田廬湯析則半已逃亡況連年大水議賑議撫害民糜費不貲甚乎淮之洪湖高堰處處皆工年年爲患尤與河相表裏矣夫雨多水溢其患由天沙淤水溢其患由地然人事豈無補救之權安可束手坐視而不急籌並治也邪一曰今日之兵以之緝捕則嫌其少以之糜餉則嫌其多以之征調則無一之可用不可不熟思整頓夫治世之兵與亂世異亂世之兵習於戰故兵強兵強非國家之福也治世之兵不知戰故兵弱兵弱亦非國家之福也故有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之說然以一日而備百年之用其事緩則人心懈其日久則費用繁費用繁則尅扣多而兵不能養身家虛名者多而兵不能足定額人心懈則操演皆屬具文征調半由雇募此古今治世之通病非今日而始然也而今日更有甚者則兵與將皆吸食鴉片之人故尤惟怯無能海疆之役其明驗矣或曰如京師香山火器健銳營之兵非不精然外省綠營之兵皆能若是之訓練乎恐備不足以養之而

將不足以帥之也或曰治世之兵征調尙緩而緝捕爲
亟夫以數十萬之兵養之需數十百萬之餉糜餉則女
其多矣然以之分布數萬里幅幀之廣每州縣不過數
名數十名其能禦不時舉發之大夥强盜乎故緝捕則
徒其少也去兵既不可用而又不可不養其整頓之方
可不熟思而審處乎一曰京師宗室滿蒙八旗外省
駐防旗人生齒日繁生計維艱人滿之患人人知其可
憂而皆委之於無可如何恐非所以爲國家萬年有道
之計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必因材而篤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而不外因所利而利不因則天地不能以養
萬物不因則天地不能以養萬民聚人而養之雖八口
之家有人滿之患況八旗之衆億萬年之生計乎國初
之制八旗之兵可聚而不可散故留之京師分之駐防
非其時策之不善蓋所養者在兵而並無兵外閒散之
人聚之固不得不聚散之亦本無可散耳今二百年來
而皆委之於無可如何豈謀國久遠之計乎一曰今日
銀貴錢賤故地丁溢額濫洩兵民之受病皆在於此不
可不權其輕重多寡而任恩愈趨愈甚也謹按唐宋以
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未嘗用銀至明正統而後
遂以銀爲常貨臣竊以爲利天下莫如銀害天下亦莫
如銀蓋銀之價賤於金珠十倍而貴於銅錢百倍賤則
能隨錢糧而不增也宗室乃天潢之貴固當共享玉食
八旗亦從龍之裔賴以永奠金甌養之誰曰不宜但其
生計之艱亦有可爲惻然者即以俸甲米言之每歲以
春秋二季關領旗人不時之需不能俟之春秋二季也
而先假貸於米鋪米鋪要以重利關米折准旗人甘受
其盤剝剝辱而不悔者假貸無門耳又見旗人滿之患人人知其可
可假貸准折者乎營生小賈尙屬安分之良作奸犯科
亦因飢寒而起以天潢之胄從龍之裔而坐受此困苦
言之可爲寒心外省駐防從前准其讀書應試生計尙
覺近只准應繙繹試則以教讀餬口者亦無術業矣道
光年間前大學士富俊奏墾雙城堡令八旗人移居給
之土由房間耕器牛隻籽種卽所以爲旗謀生計也但
農事非其所習故移居視爲畏途尋亦荒廢夫以生齒
不可數計之人限之以一城其滿也可待其憂也泆大
而皆委之於無可如何豈謀國久遠之計乎一曰今日
銀貴錢賤故地丁溢額濫洩兵民之受病皆在於此不
可不權其輕重多寡而任恩愈趨愈甚也謹按唐宋以
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未嘗用銀至明正統而後
遂以銀爲常貨臣竊以爲利天下莫如銀害天下亦莫
如銀蓋銀之價賤於金珠十倍而貴於銅錢百倍賤則
一人之錢糧於國家之經費有限制而八旗之生齒不

貧富皆可分藏而通用貴則商賈易以厚載而輕齎既
爲天下適中之物有之則爲大利無之必爲大害矣故
昔人能行鈔以濟錢之絀今日斷不能行鈔以濟銀之
窮蓋昔之行鈔也以當錢雖鈔無用而錢有用民由錢
重而鈔輕故重齎貿易者不惜竇無用以貪至輕今之
行鈔也若以當錢則銀亦不甚重何貪乎鈔之甚輕若
以當銀則銀實有用必不似鈔之可廢亦孰肯舍銀而
用鈔哉至於當十當百皆於用錢時爲有益而於用銀
時爲無用夫使銀果足用則亦何惡於銀乃開採者既

竭老而山空出洋者如山積而水湧錢則不藏於官即
藏於民百里之外難以運致銀何由而賤錢何由而貴
哉銀之利自唐宋以來千數百年而其爲錢之害乃在
今日豈非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乎又安可不權其輕重
多寡而任聽愈趨愈甚也以上九條臣但能言其病而
不能言治病之方者其故有三一則天下之大計非臣
一人愚慮之所及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而後治病之
方可立一則非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必專使一二人
剖斷之而後治病之方可立一則不能使現有職任之
一二人猝斷之必使現無職任之一二人徐斷之而後
虞矣臣謂現無職任之一二人論斷之者請召用前雲
貴總督林則徐前太常寺卿唐鑑爲議政大臣二人乃

議政大臣二員以內閣爲議政之地擇中書爲檢校以
供事備鈔寫凡天下臣民之言在外由督撫彙咨在京
由都察院提督府及各部院彙送議政大臣擇其可行
者而議之補其未備刪其繁瑣斷以定見奏請聖裁如
蒙俞允則頒之中外期以必行如此則未定之法無阻遏之
行之政無牽掣之患既定之後於已變之法無阻遏之
虞矣臣謂現無職任之一二人論斷之者請召用前雲
貴總督林則徐前太常寺卿唐鑑爲議政大臣二人乃

成皇帝擢用貽留之人林則徐久任封疆孰悉中外情形其人心細而識裕志大而謀忠必能措置得宜唐鑑由翰林御史任府道藩臬其人學有本源酌古而能達今持正而能通變亦必不負委任查林則徐告病回籍現蒙召用未至唐鑑依病歸江南省城均無職任臣願皇上斷自聖衷採臣愚見期之以必行行之以深信則非惟可以補偏救弊亦必有以正本清源誠今日國計民生之急務也再臣風聞林則徐與軍機大臣穆彰阿等素不相得如蒙皇上垂詢則穆彰阿等必有阻撓之策蓋諸臣苟且目前排擊異已不過爲及身富貴之計我皇上則億萬年子孫臣民之憂皆已憂也豈可蔽於近習而不求公忠體國之老成與之謀久遠乎如以臣言可採請將林則徐唐鑑隨時召對詳細查詢是否深堪倚任之處出自聖裁疏奏留中先生既上疏即臚陳九事之所以因革損益錄爲副本用備召對及設議畋大臣後詢謀諮諏參伍會通之用大約受病輕者則藏今國用不足朝野匱乏皆受此病而該大臣等猶安享富貴如故溥海臣民皆爲髮指先帝不肯以畋之不得其平宣斥爲臣下之皆固仁恕之深心我皇上不能不以畋之不得其平明辨爲諸臣之罪者乃顯揚之大孝應請旨將耆英穆彰阿琦善潘世恩劉韻珂交部治

罪以示中外俾天下萬世共曉然於英夷一事其始終
辦理錯謬者實由於該大臣等欺蒙之罪登之實錄庶
不至使萬世而下謂此事錯誤盡出於成皇帝之聖斷
即外夷名國聞辦理錯誤諸臣業蒙譴責知皇上必不
能再受欺蒙亦不敢求如前日英夷之所爲矣又英酋
之亂一日不復作穆彰阿等之心一日不自安使復小
有蠢動伊等必非謗訕笑以爲仍不出其所料則撫馭
之議倍堅於昔日矣請皇上斷而行之毋以寢閣章奏
爲調停之法蓋疑慮多則讒佞易入遷延久則坐失事
機若俟其引疾而退則國法不伸僧日必至顛倒是非

仍將寢皷而悔之無及是可懼也疏上仍留中六月稽
察書左營八月以徐太恭人年老多病兄塾又需次江
蘇乃乞假省親得請即出都門尋得旨穆彰阿琦善劉
韻珂革職考英降調潘世恩告休天下快之而不知其
發自先生也咸豐改元奉太恭人就醫居省垣注小學
癸丑冬太恭人卒奉柩返葬松溪公墓次除服後山居
課子弟治田疇築淑基堡以衛鄉里不復作出山想矣
丙辰夏五月省垣回變秋九月奉上諭戶部侍郎何彤
雲奏保紳士辦理鄉團在籍兵部侍郎黃琮御史賈臻
廣西左江鎮王周鳳岐著會同地方文武官辦理鄉

御過也先生堅不畫諾且力持其不可於是巡撫秦百
齋春榮乃勸先生起病入都供職而彈劾紳士之計沮
矣戊午春正月初九日先生啓行望閬至武定州之北
古村爲賊所刼行李一空賊郎花翎儘先都司鄭洪順
有使之者也抵成都後始知爲吳振棫劾奏以黃琮實
瑝在省垣設立總局鐫關防編貼告示令民間紛紛集
團其意專主殺回以致回眾懷疑尋仇未已辦理實屬
不善等語得旨黃琮實瑝均着革職交吳振棫訊治
以應得之罪既而御史陳慶鏞又以愚民誤會恐圖練解體
失當恐誤地方御史吳灼又

先後疏陳得失上不納回匪又欲報復武定楚雄臨安
以危詞刼制軍許之爲先下令撤武定防剿兵練俾回
得屠城以快其心而撫局始可定於是武定十餘萬生
靈無噍類矣厥後楚雄繼之惟臨安民團得力幸而勉
耳而回之叛逆如故兒官樂爲之用且時畏官長爲驅
除計於是制軍憮然悔曰吾誤聽臬司潘楷迨東道汪
之旭永昌守署迤西道彭崧毓之言以致如此吾何面
目對滇南士民乎乃奏請開復黃侍郎與先生處分部
議先生革職留任而制軍亦引疾而退矣庚申主講東
川書院恭逢顯皇帝三旬萬壽恩詔寬免革職留任處

分有咎滇撫保新齋之銘書其畧云來函謂坍與雉卿
无妄之災鄙意不謂然坍屋災命辦固一載有餘徒改撲省城不能抵禦城外數十萬生靈數百萬財產
付之一炬當時自請嚴議即罷職荷戈豈敢云枉不意
轉以能征酌戰目之是不虞之譽非无妄之災也中丞
以爲然否想富浮一大白曰此子自知其罪尚可教也
同治改元經河南巡撫嚴樹森四川總督駱秉章大學
士倭仁先後保薦奉旨召用於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引
見得旨以知府發往貴川差遇委用四年六月抵黔奏
辦城防局疆吏方資倚畀乃於七月十八日亥時遽歸

道既至省才二十二日爾士論痛惜之先生長身龐立
蛾眉廣顙聲如洪鐘性質直無緣飾好宏獎人材援引
後進惟恐弗及以故一時賢士樂從之遊敦行孝弟著
於鄉閭其居繼母喪年已五十矣哀毀猶慕杖而後起
鄰里化之於長兄則事之如嚴君視從子如己子家計
不論有無遇族中之俊秀者則誘掖而裁成之其貧乏
者則委曲而周恤之凡事之有益於宗族無不盡其敏
睦之道與籌夫長久之策其內行之克修如此幼而好
學喜讀書每夜分帳中秉燭和衣卧讀之輒至曙弱冠
而掇巍科非偶然也既成進士遂有志於聖賢之學乃

請業於顧南雅先生蒐先生贈楹帖云離事功更無學問求性道不外文章上句取諸王文成下句顧亭林語也時松溪公以福建鹽法道與當路不合引疾里居先生歸而請益公不謂然曰此說倒了當云求文章不外性道離學問更無事功先生於是始知向學矣先生之學本諸小學以立其體繼之大學以擴其用通古今之變以定於一合同異之說而折其中是故其言曰孔門無養氣之說乃小學養之有素故無待乎養也至孟子不得大小學而養氣之說始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云利物足以和義凡事之義者即是利不義者即是害有時矣先君子易簀時囑邁曾以狀屬子其無辭鳴呼懷信弱冠時侍先大夫宦京師先生一見以國士目之每與士大夫談及滇中後來之秀必爲懷信首屈一指有唯且妳之者而先生不顧也知已之感豈以姻婭之故而或私哉懷信既親炙先生之言論風采與夫出處大節雖自知不文而詎無可辭爰綜其言行畧爲詮次備當代大人君子之採擇焉爾同郡後學喻懷信謹狀

高孤寒素不與儒生布衣蔬食人所不能堪者先生處之晏然表裏如一始終一轍先生其人歟惜乎道亨運蹇不獲翊贊廟謨兼濟民物爲斯世斯民悲也配何恭人生子一師曾湯子邁曾側室張氏出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二月初二日戌時生春秋六十有二所著有讀小學錄寸錄多識錄四餘錄游藝錄五種統名之曰晚聞齋稿行於世懷信既聞訃乃爲位而哭邁曾書曰子於先君子交最深知最審今奉先君子柩與先嫡姚合葬重慶府巴縣桂花園之燕山邱日月

朱子自言平生學問皆銖積寸累而得聰明頗
朱子者必銖積寸累而後成寸也可知矣存銖寸錄
而後成寸也可知矣存銖寸錄
靜而不流行非眞靜也昏而已矣動而無主宰非眞動
也妄而已矣眞靜者常動眞動者常靜故曰動靜無
端

求境而安則天下無安境卻求安則天下皆安境
惟精惟一精則一粗則二精則合粗則分有一則無二

三一者二三之合也有二三者一之分
也

寵辱得失明知不當動心却又不能不動此是不依自
心作主也更無別法只有硬要作主便是法原來此
處一些軟不得朱子所謂札硬寨程子所謂氣所勝
習所奪只可責志誠意寧所謂實用其力而禁止其
自欺伯兄前說對治旁治固是除根之法但恐讓他
一步終爲所制而不能勝耳

莊子言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從前悟得此語最
有味蓋非知其無可奈何必不能安之也今思必知
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即未有能安者也特無可
奈何而已能安之者必知義者也知義者不必知其
無可奈何者也大抵人於事莫不欲順吾心而天下
之事未有能盡順吾心者也則必有所屈常人屈於
勢小人屈於欲君子屈於理屈於勢與欲者知其無
可奈何者也屈於理者徙義精義者也若夫天下愚之
人並無可奈何而亦不知則犯上作亂之事由此起
矣

是與非之間有一似字如形之有影滅之不能狀之不
盡巧者窮焉愚者迷焉學者疑焉賢者斷焉身心意

知家國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古有以非爲是者自孔
孟程朱發之道已昭然矣今日之患只一似字耳

念頭起處凡覺得好的便是人欲凡覺得難過者多
是天理此處須勇猛提撥喚醒一看將難過者拗轉
來纔覺得大好過將好過者推轉去纔覺得甚難過
若此處悠忽聽他到得錯時便遲了

程子曰形而上者不容說乃釋老陸王必欲說形而上
者其實他何曾說着形而上者只說得個空虛寂滅
而已朱子曰求中於未發之前其實他何曾求着中只見得
必欲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乃釋老陸王
有味蓋非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也今思必知

個空虛寂滅而已蓋知其不容說則必自其容說者說之以形而下者說形而上者如中庸言性先說天命天卽是官形者朱註亦先說氣以成形乃說理亦賦焉是也知其不可求則必自其可求者求之如中庸言大本之中必從喜怒哀樂之情而指其未發之爲中朱子註亦以爲必由戒懼而約之乃至於至靜無偏倚是也竊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卽此日用欲食中知天下無性外之物只是一個物事除却形而下者便是形而上者除却已發便是未發如此看方有憑據有捉摸處如孔子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知生焉知死欲知死從知生事鬼從事人上求欲知死從知生上求欲知事鬼從事人上求欲知生上求豈不結實可靠明白易曉卽佛言四大皆空彼求空亦必於四大上求但餙離不了四大又如何空如吃飯而求不飽飲酒而求不醉豈不謬哉學釋老陸王者多去捉摸電光石火不知石火電光亦要于實際處求也

有過人之才而後人不能不服吾之措置有過人之品而後人不疑吾之舉動有愛人之眞心而後人不苦吾之法令如是則言之而必信導之而必從矣內而御一妻一妾一婢一僕大而治百官綜萬務小而教一子授一徒未有不如是而能喻諸人者也

大抵日用之間做當做的事雖俗事亦是天理做不當做的事雖雅事亦是人欲

不放肆便昏倦須知昏倦卽肆也一持敬便滯苦須知滯苦卽不敬也

竊取語類意得一聯云須想我不學問時是將此心安頓何處試取國與天下事先從自身平治些來

纔做得一件好事便有一矜喜之念起則善念滅矣纔利濟得一人便有一見德於人之念起則利濟之念滅矣此事後之自欺也

朱子言智比義尤收斂得快一分別是非了便無事故程子言自私而用智孟子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一用一鑿便失智之眞矣蓋一分別是非便交義以斷之是則斷然不以爲非非則斷然不以爲是故智及之仁能守之守字便包得義在內仁能包義非斷則亦不能守矣故智言及之亦是到了便無事也凡游移三思皆義不斷而智不斂用與鑿之病也

佛氏是並天理亦寂滅了看來人欲亦不可寂滅孔子言克已不言滅已克者戰而勝之也滅則是殲除殆盡蓋已滅則融亦滅矣人心只可使聽命於道心不

其次人心以存道心也如佛氏戒淫而滅夫婦之倫若夫婦之倫滅則世界無人並佛亦滅矣已謂身之私也如飲食男女亦是身之私合禮則非私矣克只是以合禮者戰勝其不合禮者而使之合禮若滅飲食男女則禮於何處存

必有事焉勿忘則心已在矣已得所養矣而又正之又助長焉是又忘也正與助長便是忘勿忘便是必有事

心一而已原於性命之正則公生於形氣則私何也蓋性命之理是天下公共的形氣則各一形氣一已所自牧哉其心固所以避謗遠譏而保護也

獨也從天下公共的起見故自然而公從一已獨有的起見故不得不私譬如日月是天下公共的從曠野空洞處看使覺是天下公共的在自家屋院中看便覺是我家獨有的只是爲自家屋院局住了

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說無暴其志便緊了若說無暴其氣便緊了大抵照管志一面須放鬆一分否則爲助長也今人性躁而多欲故莫不艷繁華而喜郎時開也而不能保瓶花之壽如松柏是促後日以快目前也

凡多欲而性躁者未有不促後日以快目前者也

非但至靜之中有不覩不聞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此卽所當戒懼也人有一意見橫於胸中則

撕亦是放鬆之意程子曰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亦是加緊意

理明心力健事熟手機圓

此意見之外皆不睹不聞矣亦所當戒懼也
人走錯路時其心中必以爲此是路也若纔覺得錯卽
駐足矣故凡心中覺得是路時有錯存焉不可不愼
也
心有所恐懼亦必有可恐懼之理其理因何所而生者
也然心既不得其正故但覺可恐懼之理而不能覺
其理之所由生佛經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翳既在
眼而欲不見空花其可得乎夫除翳亦不易也惟見
空花而思其所由生焉庶乎可以見翳而除之不難
矣伏魔必先知魔之來歷則彼立脚不住故欲不恐

必先知有所之所也
余以靜敬恒名齋或請其說曰初學非靜則不能敬然
必靜而後能敬者非眞知敬者也動亦敬靜亦敬斯
恒乎敬矣然非先恒乎靜亦末由恒乎敬則恒固成
終而成始者歟此名齋之義也
從前覺得心之所以難存者以其太活也近覺得心之
所以難存者以其不活也
愛君如父則天下無不忠之臣畏父如君則天下無不
孝之子
貪者吝施予而慳慨好施之人必不能廉懦者畏作事

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忽然感觸要如此這是性之
動有故忖量要如此這是心之發動之云者忽起忽
止不可端倪發之云者有來有去可以主張大學言
誠其意不言誠其情蓋意可以實用其力情不可以
實用其力也中庸言致中和似於喜怒哀樂上用功
然所謂致者由戒懼而約之自愼獨而精之亦是於
意上用功以致其情也大學由誠意而正心不使忿
恐好憂之有所亦是致其情而中和也
理不離乎氣氣亦不雜乎理理亦不雜乎氣則氣亦不離
乎理也道心亦不離乎人心人心亦不雜乎道心則人心亦
不離乎道心亦不雜乎人心也自其不雜者言之則
理不能不乘氣而發氣亦不能不挾理而行道心不
能不因人心而見人心亦不能不挾道心而行也自
其不雜者言之則理爲主乘氣而發道心爲主因人
心而見者正也挾理而行人心爲主挾道心而行者
邪也
四有所所不得其正五之其所而辟朱子所謂心宜超
乎八九者之外蓋指此九者也
顯然之桎梏亦有在縲紲而非其罪者則風吹枷鎖滿

城者雖桎梏而死如未嘗桎梏也不可謂非正命也
隱然之桎梏爲氣所拘爲物所蔽膏粱醉夢之中忘
生狥欲而不知恥者雖富壽康寧而考終焉無以異
於桎梏而死也故攸好德自爲一福而非彼四福之
所能兼也
能阻書社之封而不能阻其師萬世則小人之計拙能
剖比干之心而不能剖其稱三仁則天子之權窮故
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格物傳曰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今學者已知之理何理乎記誦詞章之
讀感應篇陰騭文行功過格固愈於有文無行之士
固愈於作奸犯科之民矣吾猶惜其不知事父兄其流
之失遂爲都教惑衆傚錢謀逆大故矣夫誦經禮懺
能尋程朱路徑其不能尋程朱者必爲鄉愿之歸矣
今之好好先生是也資質愚頑者則誦經禮懺拜佛
求神以邀福利而日用之質至不知事其父兄其流
過格者是也吾鄉李復爾先生自謂由功過格入乃
讀感應篇陰騭文行功過格固愈於沈溺八股不知講學爲何事者矣吾猶懼其攻異端之
害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小學之習其事
者不差而後大學之明其理者乃不誤然則大學者
入德之門而小學者入大學之門也格物者入大學
之第一門不由小學而遽言格物其不格庭前竹子
三日而致病者鮮矣
仰視日輪而俯視他物則或黃或紫非其物之忽變而
黃紫也日光所奪而目不得施其明也閉目而養之
乃開目而更視則物如其常矣心光之外奪於物與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老子曰抱一爲天下式抱
字不如貞字之確
小學廢而儒者變化氣質之權歸於二氏其資質聰明

內奪於血氣也亦然

忿與憼恐與懼好與樂憂與患有別乎無別則每何衍一字矣似不如此籀疑忿恐好憂自心生而憼懼樂患由物感心之有所非由內而生則由外而感也古書字義如此始備

程子謂中庸非聖人不能作如天地位焉位字非聖人不能下此字竊謂程子涵養須用敬非惟敬字下得好涵字先下得好養何以云涵細思之此字眞下得如此好如此無病也西銘用孟子塞字帥字亦是覺此字好故拈來也文人用字必如此方可謂精

陽明謂心無善無惡如眼中金玉屑亦着不得此告子義外之說也彼以善爲外故譬之金玉屑也而其立說之本心尙不止此彼其本心若曰眼中並眼珠亦不必着也益無眼珠則無見無見則還其見之本體矣莊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奪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聰也心無善惡則還其心之本體矣此佛氏之所謂空也其立說之所以病如此

憂勇者不懼蓋此意也

夢帝賚予良弼而高宗得傅說夢黃頭郎推已上天而漢文帝得鄧通湯與伊尹咸有一德而造有商神宗與安石如出一人而禍有宋

太奏元酒不難設於今日也所難者淡泊明志而已井田封建肉刑不難行於後世也所難者關雎麟趾之德而已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陽得陰則爲剛陰得陽則爲健陽不得陰則躁躁則爲剛惡矣陰不得陽則滯滯則爲柔惡矣陰疑於陽必戰戰而後相得也譬鑄兵者鍊金於火必取而淬之

水所以戰陰陽也否則不剛而折必柔而靡矣

亭林日知錄謂古時鄉亦有城引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爲証鄉之有城卽今之堡是也

是非自是是成敗自是成敗是必成非必敗理之正也天道福善禍淫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不善餘殃是也是而敗非而成理之變也堯舜不能化朱均而瞽鯀享舜禹之報顏之夭跖之壽孔子不終相魯而曩樂老富貴考終是也成亦非敗亦是論理之盡也誤矣誤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褒榮華衰貶嚴斧鉞是也理之正者理爲主也理之變者氣爲主也論

理之盡者聖人主理而不主氣裁成天地之道以立萬世之大防也

人之盛怒也以理責之則彼拔其理而不信吾之理以事曉之則彼泥其事而不通吾之事以禍福恐之則彼死且不顧何有於禍福及其怒之將平也以理責之則皇然思以事曉之則恍然悟以禍福恐之則恍然懼豈前之說者拙而後之說者巧歟人之甚病也熱藥投之則因熱而甚涼藥投之則因涼而甚攻之散之和之則皆因而甚及其病之將轉也熱之因熱而解攻散和皆因而解豈前之醫者

拙而後之醫者巧歟佞臣之方得君也君子攻之而敗小人攻之而敗以公事攻之則君曰彼能任怨也以私事攻之則君曰人孰無私也及其氣燄之衰也君子小人攻之而皆必敗公事則君曰撓吾法也私事則君曰是彼罪也豈前之攻者拙而後之攻者巧歟然則可說而後說之可醫而後醫之可攻而後攻之不事半而功倍乎曰固有不能待而禍立至者必待之則無及矣必說之醫之攻之而不待者人也能待不能待百天也君子之道長於泰而消於否者非道變也運會然也

小人於分外不可得之富貴財色貪戀不已故成其爲小人學者於分內可得之富貴財色貪戀不已故爲君子不成就爲小人亦不率性

近世士大夫喜言外嚴內寬其實何嘗能外嚴內寬也乃始虛矯作威而終姑息縱弛耳人見其終必不信其始雖至愚不可欺也於是玩法者多必且怒而加厲焉是又外寬而內嚴矣故立天下之大威者莫大乎不縱弛布天下之大恩者莫大乎不姑息而不瑣碎乃所謂外嚴內寬也

陽舒陰慘陰陽必相生慘而後舒者陰生陽也舒而必

慘者陽生陰也故君子非樂慘也樂其所以舒也非惡舒也惡其將以慘也
不姑息則人以爲刻薄而不知姑息之乃所以爲刻薄也姑息則人以爲仁厚而不知不姑息之乃所以爲仁厚也養癰貽患者不誅而曲突徙薪者不賞此事之所以不治也養癰貽患者有賞而曲突徙薪者有罰此事之所以愈亂也
有事則覺日短無事則覺日長性急則覺事遲性緩則覺事速此心之有盈縮而非其外之故明矣乃不自咎其心之病而病乎其外則必有顚倒迷謬之行矣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此一串人也三代上賢聖之君是也可語王道者不必有天德此兩截人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是也爲人臣者亦然讀史者當如是分別觀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不可相離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剛柔不可相離太剛則折太柔則刪仁義不可相離如父子之不責善不相夷仁也而有義方之教有幾諫之時則義也三諫而不聽號泣而從之義矣親有大過則諫義也三諫而不聽號泣而從之則仁矣賞仁也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則義也刑義也

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則仁矣肥鮮速賓義也無故不殺遠庖廚則仁矣不綱不射宿仁也釣弋則義矣仁之終卽義之始義之終卽仁之始仁中有義焉義中有仁焉蓋未始相離也庸愚不知是以有離義之仁則爲姑息有離仁之義則爲慘刻二氏不知是以言仁則離義戒殺放生是也言義則離仁離世絕俗而棄父母妻子是也
天下事有是而敗者故可以之詆君子有非而成者故可以之諛小人有惠迪而凶者故無所勸而爲善有從逆而吉者故無所懲而爲惡然此皆庸人之見也
學者豈可以成敗吉凶爲學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此語太容易試之頗不效今思之夫程子之心只覺此語太容易試之頗不效今思之夫程子之心只整齊嚴肅則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學者之心雖整齊嚴肅亦不一則猶有非僻之干也未嘗學者之心只整齊嚴肅則便不一不一則自有非僻之干矣其故何也蓋程子之整齊嚴肅是外貌中心一齊提起故非僻自不能干學者之整齊嚴肅是外貌起中心未全提得起故非僻猶能干之未嘗學者而偶整齊嚴肅是柱梏於外貌則中心迫而愈亂矣故

非僻反起而干之也然則整齊嚴肅之不能如程子
非必之必不可爲程子也學者則當勇猛而決去未
嘗學者則當積漸而消磨
有才而後可與入德有德而後其才有用無才之德昏
德也無德之才偏才也昏德之害與偏才同
血氣亂行一身之病也制血氣使莫亂行又生出許多
病直要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然後一
切病都無了惟天生民有欲天下之病也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又生出許多病直要到有恥且格黎民於
變時雍然後一切病都無了故自聖人而下無無病

之身自唐虞而後無無病之天下只是於其間挾持
將養得一分便好一分耳然此一分却不可不爭不
爭則流下去便大亂了
便是天來大事動心亦有何益豈但無益恐更顚倒迷
謬而害愈甚耳惟不動心而思所以處之隨其智之
所及力之所能盡一分心必有一分之效然人亦非
不知此而不能自勝者氣勢志也故有武夫悍卒臨
死生而不變色者氣盛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
是也弱不勝衣之書生臨死生而不變色者理勝也
文文山陸秀夫楊椒山之徒是也若曾子孟子之養

定識定力而可決於平日者哉亦視其時事勢之所
者也若中人則無可信其或爲馮道或爲文山豈有
偪與其時意念之所動而已事勢驅之爲善則爲君
子驅之爲惡則爲小人意念動在於善則爲君子動
在於惡則爲小人故讀書之子不免汙行而娼優之
流或有奇節皆事勢之所驅而意念之所動幸而善
不幸而惡而已有事之頃彼且不能自主無事之日
人且何從信之哉故知人之難知中人難也其人本
不可知也若夫聖賢豪傑小人而我不之知焉此則
不知者之過矣
犢不畏虎而畏牧豎非豎之威重於虎也習也豎不敢
鞭虎而敢鞭犢非犢之力不如虎也習也是故習則

成足以制其死命不必以力也不習則非力足以制其死命不知有威也太平之民一胥役得而魚肉之豎之鞭犢也揭竿而起則如虎之不可鞭矣將百萬師不如對獄吏犢之不畏虎而畏豎也猛獸夷狄則聖人亦驅之牌之而已非力足以制之彼固不知威也虎之不可鞭也

逆命者皆可格以干羽則虞廷何必設禹總之師知嘉舜不廢兵刑也禹總之師果不足以制苗民之死命亦豈干羽所能格乎特堯舜不恃兵刑耳故道莫大乎不廢而不恃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信斯言也宜莫如堯舜周公堯之於變時雍而有朋淫於家之子舜之四方風動而有謨蓋都君之父與弟周公之制禮作樂而有誕敢紀其緒之兄豈足法而民法之謂歟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天下有可格之禽獸而一室有不可格之人此亦博濟猶病堯人所不能也

如欲睡而求覺知大暑而思寒如甚寒而慕火如酷暑而望風如登跻頂而欲下如溺大海而呼救此操存之訣克復之方也

羅平巖坊胡泰

湯潛庵先生云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無省察則
便是莊生所謂勞神明以爲一程子所謂弄精魂也
救時之論雖聖人不能不偏禮與其奢也寧儉儉亦非
禮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戚亦非禮也與其不遜也寧
固固亦非美德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
亦不可有也聖人豈不知爲盡善無弊之論而乃偏
執如此哉蓋矯彼者重勢不能不伸此者長也今人
議論動欲萬全而無弊是子莫所執之乃所以爲偏

而不舉也

朱子答楊子直書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
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
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
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
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
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搖苗助長
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
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就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
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頃一息之停哉坊按初學之

士喜靜惡動鮮有不犯此得半失半之戒者佛經云
一切世宙皆是心光彼之欲明心見性者尚不但求
心於內況吾儒之欲盡心知性者而惟內之求不亦
惑之甚哉

學者之大病二一是將道理看得太少踈畧而不精密
一是將道理看得太多膠擾而不直截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若無源頭活水來
只將此一塘水攪來攪去固不得清卽使澄清了亦
是死水不得清如許故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程
子曰會得來活潑潑地會不得却只是弄精魂朱子

又曰須是源頭上放得些活水來

氣稟所拘終身如在桎梏人欲所蔽到處莫非巖牆祛
是二者而後正命可見也

常人恭則不安不恭而後安也學者恭亦不安恭亦
不安也聖人恭而安不恭則不安也
以理懼者愈懼而氣愈收斂氣愈收斂則心愈虛靜理
愈明著思患預防之道生死不易之節必詳審而得
之矣以欲懼者愈懼而氣愈震動氣愈震動則心愈
拂亂理愈昏塞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當防死
其所不必死而不死其所當死矣以理懼者所謂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欲懼者所謂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者也
惡已性情之燥也而欲養之則以不燥養之而已惡之
甚而養之欲速是以燥養燥也非惟不能養而適以
助之矣惡已性情之滯也而欲養之則以不滯養之
而已惡之深而養之欲久是以滯養滯也非惟不能
養而適以助之矣
操則存操與把捉有別善抱者不脫善操者不把捉徒
把捉者不能操也
黎民於變時雍而不能使四凶草心光被四表而不能
使朱均幹蠱此便是博施濟衆猶病處

五臟六腑稟天地中和之氣厚則能受膏粱之養而疾
病不生猛疾病則不必用藥臟腑不受藥之毒則元
氣無所傷而愈以無病矣苟既有病則安能不藥然
藥毒草也救此則傷彼則傷此是因病而藥因
藥而愈病也五帝三王之民仁漸義摩禮陶樂淑人
心薰德而善良則姦僞不生而文網不必密令人心
既不善良而姦僞生矣文網安得不設然生一弊則
立一法多一法又多一弊相循不已而天下愈以難
治矣憤藥之治病而轉以生病也則謂不藥爲中醫
之疾

座之間爭恩誼戚黨之間爭酬酢朋友之間爭報施士大夫之間爭勢分言語爭敏拙文章爭工巧議論爭識見此數者之中豈無些小義理然是已非人全是一團私意必掃而除之而後心宇泰定其廣大高明乃可見也

閒中偶思古今事如棋局只是當時偶然布得如此局成後人便從此成局中議論短長正如村嫗看戲劇至親鄰處爲之垂泣不知此是做戲者偶然作得如此每思古今成局設當日天意人心另布一局不知又如何三代以後如使孔子得爲東周孟子得以齊王其氣象當如何楚漢成皐之間楚竟滅漢其亂當如何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其治當如何昆陽之戰莽竟滅劉其亂當如何昭烈不死而武侯相之統一中原其治當如何因夢而殺李淵因點檢爲天子而殺宋祖其亂當如何以任安石之心任明道以任倪寬之心任朱子其治又當如何其他治亂之機不可勝數只有聖賢所說四端五常的幾句道理在書上循之則治違之則亂任他世態變萬端終不出此移易不得此如棋子欲拜任你國手俗手總在他範圍中也

天下有必敗之局而必趨之雖不肖而愚者不出此也事後之所謂敗局皆事前之見爲成局者也非其見之本未明實其局之本無定然至於敗則不可謂非見之不明矣智之於賢者也命也君子於事前當自定不可計命而自撓於事後當自責不可咎命以自怨故曰有性焉不謂命也

華嚴經言愛起卽是苦起此義非俗子所能悟也故彼矜以爲佛言然佛之爲此言也豈不曰愛滅卽是苦滅乎夫貪愛而不知其爲苦之所由起者愚也怕苦而先欲滅愛之所由起者亦愚也儒者則曰愛其所當愛而不愛其所不當愛苦其所當苦而不苦其所不當苦此仁義之用也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乃可靜立人極焉蓋情之起滅萬端必中正仁義而又欲於其中定也彼以情爲性見其起滅之無定而又欲於其起滅之者是又烏能定之乎

欲不可縱起居無時唯適之宜是縱欲也縱欲非但害德亦且傷生夫適或非宜宜或不適與其唯適之宜也何如唯宜之適唯適之宜以人從欲也唯宜之適以欲從人也

知是知其事覺是覺其理事有迹理無形覺妙於知知可思而得覺不思而得也然覺與悟又別覺實而悟虛也知與覺皆由昏而得明也知如嗜睡而求醒可以用力覺如大寐而忽醒不可用力也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是其機已動而有迹也故謂之知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其端未兆而無形也故謂之覺禮曰不窺密不測未至非眞知者則爲窺測非眞覺者則爲逆億

理有一是事則成敗兩可天下無必成必敗之事也惠迪吉從逆凶理之常也惠迪凶從逆吉理之變也理

既有常變安得爲一是乎曰雖凶固惠迪也雖吉固從逆也此所謂一是也雖然天下固有事成則理是事敗則理非者矣寇準之擲孤注也幸而成非但君子以爲是小人不敢以爲非也倘不幸而敗非但小人以爲非君子不能以爲是也是事成而理是事敗而理非也先以帝去而子謙請戰勝而帝歸小人不敢以爲非也倘敗而犯闕君子不能以爲是也此亦事成則理是事敗則理非也武王曰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事成而理是也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事敗而理非也雖古聖人之存心亦不能若是也故孔子曰好謀而成善謀者必成亦能成而始可謂謀之善也天下事當成敗未定之時非獨謀利者惶惑即計義者亦惶惑蓋利者義之和非義固不利不利則亦非義也然則何以爲理之一是乎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盡其忠孝之謀智之所及力之所能成則天之幸也不成則我之罪也此理之在心而可據者一是而已

大學言生財有大道而又惡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自相矛盾哉蓋必知生財之大道而又不務財用斯所以平天下也世有不知生財之大道而自託於不務

財用者其弊也國貧民困而災害並至此迂腐之小人也於是又有務財用而自託於生財之大道者其弊也民窮財盡而災害並至此聚斂之小人也吾以爲迂腐之小人其罪浮於聚斂蓋世有迂腐之小人而聚斂者乃有所藉口儒術踈而後亂政興人大學者之責也可不懼歟

世上有兩樣人一樣人是隨人說話人說東他便說東人說西他便說西問其如何是東是西彼亦未嘗解也此之謂道聽塗說一樣人是不肯隨人說話人說東他偏說出西的道理人說西他又說出東的道理

不必然則謂仁可過義不可過者豈篤論哉

若論理則是對氣而言之也對氣而言則離乎氣矣故言此兩樣人只是一個病痛皆由於心無主耳然前一樣人之無主是心不實故但知隨人後一樣人之不如說性性卽理也而不離乎氣矣然纔不離乎氣無主是心不虛故不肯隨人是皆由於不窮理耳程便雜乎氣矣故程子曰形而上者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惟朱子說理子曰心有主則虛觀此可以悟矣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可謂說得圓全矣然旣立理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與氣之名謂之不離亦雜矣謂之不雜已離矣此不如予何此是聖人靠命處得之不得曰有命公伯寮容說處雖聖賢言語之妙無如何也故君子欲其自其如命何此是聖人教學者靠命處有天命者自爲得之也

鄉里之間貧窶之子環堵一室無重門啟扃之勞也起之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是英豪靠命處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是庸人靠命處我生不居一榻無几案陳設之痕也衣著於身而無可藏於笥也粟貯於囊而無可積於倉也炊熟而食無烹調心曰人心後世名之曰性曰情則了然矣後儒釋之之節忽和衣而卧無衾裯之設也其室如懸磬之空而其事如太古之簡婦子所勤苦以卒歲者衣欲得煖而食欲得飽耳然尙不可得則況瘁一生而不能給其欲焉甲人之家自然衣食則不知飽煖之有待於求矣所謀者肥鮮以快所欲耳富貴之家自然豪侈則不知肥鮮之有待於求矣所謀者華飾以暢所欲耳然是二者謀之不得則其貧窶之矛盾或反多焉古人云富不如貧貴不

惟聖人爲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與其內不寧也不若外有憂故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也惟聖人爲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自非聖人擇善而固執之必有力所不能及之處與其力不及於大德也不若力不及於小德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中之盬目不能見也而曰能見之何疑乎其爲花水鏡中之花手不能捉也而曰能別之何疑乎其爲鹹望梅生津口不必嘗也而心能覺之何疑乎其爲酸夏

蟲不可語冰曲士不可語道是信手而疑目信目而疑口信口而疑心者也造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亦只是眞知不眯深信不疑

天下事之是非聖人未有不能明者也不能明是非不得爲聖人矣天下事之成敗聖人不能必也不能必成敗不害其爲聖人也是非定成敗者迂儒也不知天下事固有是而敗非而成者也以成敗定是非而是成而非者也

者俗儒也不知天下事固有敗而是成而非者也

君子之心屈於理不待勢之加而後屈考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也聽勢之加而有所不屈者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也雖屈於勢而心循乎理無非屈於理者孔子之屈於陽貨乃屈於士見大夫之禮也故苟自居於理則雖紂殺比干乃納之於忠孝之域雖盜詰孔子仍奉之以仁智之名也小人之心屈於勢其知勢之所必至而先屈以取利與知勢之所必不能至而先不屈以取名者黠人也待勢之加而後屈非勢之加則必不屈者庸人也但勢之加雖尙可以不屈而亦無不屈者懦人也黠者可惡而有時可用庸者可憫而有時不可恕彼敢於壞君子之法也

陽神動而健氣弱則健者滯矣陰神靜而順血虛則順者躁矣是血氣累神明也氣壹動志也性緩者多滯滯久則躁而耗血性急者多躁躁久則滯而傷氣是神明累血氣也志壹動氣也涵之以靜則躁者乃所以靜則滯者乃所以動以助吾健也健則不滯矣察之於動則滯者乃所以助吾順也順則不躁矣是神明養血氣也志帥氣也調血而不虛則躁而能覺不致助躁以生滯矣補氣而不弱則滯而卽悟不致助滯以生躁矣是血氣養神明也氣輔志也

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漢高祖唐太宗智足以取天

下而不能自知其愈獸之行操莽溫敦力足以歷天
下而不能自勝其篡逆之私湯武只是有漢祖唐宗
之智而無其行伊周只是有操莽溫敦之力而無其
私耳故曰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

疑者必有可疑之理執其理而疑之則惑不可解矣須
知不疑者卽是於此所執之理而灼然見其不足疑
也故莫若舍已從人而先置其所執不執則心虛虛
則生明明生而惑解矣故子絶四毋必毋固而周子
曰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矣啻千里

先天對待一定而不可易者理能爲氣主也天命之性
本善也後天流行變易而不可定者理不能爲氣主
也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
相薄水火不相射皆是自然皆是當然此理宰乎氣
而能爲主者也五倫五事所以亘古不易也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亦皆是自然然便有不當然而不得
其如有褫之者何哉天地之生人也原無可長生之
理也此理一定則人當生之日必有死之日可知矣
不然者如乾南坤北乃是定位當然今乾居西北坤
居西南蓋流行而不得不然此理乘乎氣而不能爲
主者也萬事萬物所以善惡雜揉也無流行則對待
我雖戀之其如有負之以趨者何哉佛氏畏死而又
見生之不能不死於是乎乃並畏生故曰不生不滅
也是猶畏去任之苦乃並不敢到任也老氏貪生而
活無對待則流行者成亂物故必有對待者在流行
之中而後流行者定老莊玩弄是見流行而不見對
待者也書生迂執是見對待而不見流行者也
貿者之賃傭也能多而直少則加禮貌焉恐其去也直
多而能少則加聲色焉不恐其去而恐其不去也士
大夫之能少而欲直多者其能爭人之禮貌乎宜其
甘聲色也

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試問此雞子在何處曰夫
焉有所倚見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試問此鬼神存在
何處曰夫焉有所倚經綸立本知化試問此心存在
乎嘗梁之久雖庸人亦無甚豔羨嘗梁之心疏水曲肱
中而不豔羨嘗梁者其必賢傑乎
朝廷之設流官也原未嘗許其世襲也此制一定則爲
官者有到任之日必有去任之日可知矣我雖戀之
其如有褫之者何哉天地之生人也原無可長生之
理也此理一定則人當生之日必有死之日可知矣
我雖戀之其如有負之以趨者何哉佛氏畏死而又
見生之不能不死於是乎乃並畏生故曰不生不滅
也是猶畏去任之苦乃並不敢到任也老氏貪生而

又見生之必有死於是乎以死爲生故曰尸解形化也是猶畏視任之苦而以引疾早去爲樂也君子之於去就死生也無所作爲於其間也益由於無所戀捨於其間也此之謂無所爲而爲者乃天理也

動者誠能動物物尚與誠二也變者物從而變物尚與知二也化則物與知一故不能復知其所以然也人之生而爲人也則知其爲人死而爲鬼也亦必知其爲鬼若由生而死由人而鬼之際則不可知所謂化也太極圖中含小白圈蓋由陰而陽由陽而陰中必混沌所謂化也晝夜頃刻之際莫不有混沌焉

窮神知化惟養盛自致非愚慮之所及或曰佛氏喜言輪迴而人有知前世事者何也曰是知之一縷未化者也然不能貫徹首尾則不能化矣月令蹏鷹化爲鳩云瞪目忽飢遂化爲鳩此即混沌不自知時也如土與水融而爲泥見泥則不見水土矣然其中有一縷之土未化則亦可見也佛氏之言投胎奪舍則是必欲守此一縷未化之知而自私自利莊生所笑躍冶之金果何爲哉

故必天下平而后國無不治也必國治而后家無不齊也必家齊而后身無不修也必身修而后心無不正也必心正而后意無不誠也必意誠而后知無不

則有斗衡而爭之禍小無斗衡而爭之禍大矣今不務德意而惟斗衡之是剖是欲禍之大也謂必剖斗衡而後可成其德意是因禍以求福也進學之初后固必資乎先矣然成功之日先亦有資乎后也

故必天下平而后國無不治也必國治而后家無不齊也必家齊而后身無不修也必身修而后心無不正也必心正而后意無不誠也必意誠而后知無不能生氣之虛惟物虛而用則實雖體實也故能涵理之實惟理虛而用則虛氣之體實也故能生氣之虛惟物虛也故能涵理之實惟理虛也故

致也必知至而后
旦豁然貫通焉則
而物無不格之驗
身修而心無不正
而意無不誠之驗
於禮成於樂便是
而修也

人有恒言皆曰自私
天下事非國事則
家事則國亂而家
而身不能免矣視
矣故不曰古之欲
天下者古人便是
中矣此之謂自利
人之血氣心知純任
當然則蕩檢踰閑
自然則拘苦危迫
持其志所以集其
也藏焉修焉所以
其自然也歌詠以

物無不格也何以驗之朱子曰一
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知至
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是
之驗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心正
也他皆放此三代後學者不得立
不平不治則不可得而齊不可得

自利自私者未有能自利者也視
天下亂而國不能免矣視國事非
不能免矣視家事非身事則家亂
新民者而直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以天下爲量則國家身心自在其

身事非心事則身亂而心不能免

導自然者而合乎
中禮如大聖人之
無非當然當然者
學而欲純任自然
淸談啟五胡之禍
基其始儒生隱几
何關於天下國家
所生然也治之所
舜之所以能命禹
若決江河始也然
而一家之興衰一
然則念之動也可
程子曰有天德便
天之氣和而散則
以生物霜雪陰慘
爲中節之喜怒哀
慘亦所以順生也
雨露霜雪人之氣

當然也若夫盛德之至動容周旋
恭而安從心不踰矩者則自然者
不自然矣此豈下學所能哉下
學也
清談啟五胡之禍何晏爲之倡新法致二帝之狩安石
一室心術之偶邪學術之偶頗亦
而天下國家之亂由之匪特亂之
生亦然禹稷爲功萬世舜命之也
稷者自深山之中聞善言見善行
萬世之利賴也天
子之爲萬世師十五志學之念基之也以此推之小
事之成敗皆自一人一念之動始
不懼乎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也故
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萬世之太平孔子開之也孔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
陽舒固所以養生怒哀陰
不和而散則有不應時之
喜怒哀樂喜樂陽舒固所
之氣不和而散則有不中節之喜怒哀

樂天與人之治亂皆爭此和不和之機而已此機一半是自然之氣運一半有當然之人力

氣運只是箇漸字學問只是箇習字善惡只是箇積字

然有義方不閨仁方愛有仁術不閨義術教不宜仁愛不宜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意承志非所以事君

人芝蘭室不聞其馨入鮑魚肆不聞其臭我化於物也耕於歷山而耕者讓畔陶於河濱而器不苦窳物化於我也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解者謂雨澤相滋如朋友之互益是物我相化也人之所處物之力重則物化我我之力重則我化物彼此力均則物我相化引而爲氣類釀而爲風俗胥由是也其善不善則責在士大夫矣

俗儒妄改古書豈無些小義理然義不長而味不永古人之言不若是也雖疏食菜羹瓜爲一句祭必齊如也何如瓜作必之義長而味永哉易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書影云一本作其惟愚人乎是不知其惟聖人乎句乃起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辭也

顧亭林日知錄云小官多大官少此三代之所以治也大官多小官少此後世之所以不治也此語信然然亦必有其所以然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愛之存如是而所愛不如是者今之士夫以仁義道德笑以爲迂而詬以爲異矣其心未嘗存而無可挾正之邪其病不可治二豎入膏肓和扁所以束手也苦思焦慮以作八股之文是假理義以耗散其心也屏思絕慮以養七情之病是日勞神氣以戕賊其心也皆挾正之邪也明其爲賊敵乃可滅有虞之苗民格心於七旬成周之頑民移風必於三紀者固周之德不如虞亦頑民之難格甚於苗民也苗民逆而已以順導之則邪不勝正也頑民義士也挾正之邪也非正之所能勝也

有挾正之邪即有挾邪之正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食爲不避其難則死之耳此挾邪之正也一變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則所挾之邪流出而正不能勝矣愚忠愚孝其流或反以賊害於君父挾一毫之

者欲其如父母父母愈慕此三代之所以親則愈慕此三代之所以
官多大官少也長之者欲其如神明神明愈遠則愈
敬此後世之所以大官多小官少也不能禮陶樂淑
反人心於三代而徒欲小官之多焉吾見鄉約社長
非彼武斷鄉曲則民皆易而侮之安見其能治哉
性急人覺人性緩性緩人覺人性急此所以相尤相非
而不相能也然則何以自覺曰於覺人性緩時覺非
人之性緩也於覺人性急時覺非人之性急也則能
攻其惡而不暇攻人之惡矣

以讀書爲雅以觀劇爲俗以文字爲雅以博奕爲俗雅
俗以文字爲雅以經濟爲俗以元妙爲雅以實踐爲
俗以放達爲雅以繩墨爲俗以不問生產爲雅以治
生爲俗雅者欲也俗者理也吾定從俗

天理是眾人公共底人欲是各人私有的聞人忠孝之
事則感泣焉彼自思其君孝其親耳而我爲之感泣
者君親則彼之君親忠孝則我之忠孝所謂好是懿
德也公也聞人之好貨財私妻子則嫉惡焉我亦未
嘗不好貨財私妻子也而嫉惡乎彼者同好貨財則
必分各私妻子則必離所謂有欲必爭也私也若註

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
以爲形形與性皆同得於天者也然性只一性而形
有萬形因形之萬而性亦萬者氣質之性也其本然
者則一也以此知理同而氣異是天理公共而人欲
各私也故朱子曰或原於性命之正或生於形氣之
私也

貪黷喪廉恥以爲盜賊皆始於豔而成於竭成立之
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皆始於胥而成於忘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耳心之所獨然者何也謂利也欲也眾人各得
其心之所獨然耳得同然者人皆同之則順
順則治得獨然者人皆獨之獨之則爭爭則亂
洪範六極與五福反對曰凶不考終命也曰短折不壽
也曰疾不康也曰憂不寧也曰貧不富也曰惡曰弱
不攸好德也
天下古今人意見有三庸人常欲天下事皆順乎吾意

而小大爲以意順乎天下之事君子常欲吾意與天下
事皆順乎理
心屬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智也火禮也木仁也金
義也土信也此天命之性無不善也水又生木木又
生火火又生土土又生金金又生水水腎也木肝也
心火也土脾也金肺也此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也
試以五行子母言之火爲木子而焚木使燼此梟獍
之子也土爲火子而宿火能久此養口體之子也金
爲土子無益於土亦無損於土此无告无嚮之子也
水爲金子金在水則重出水則輕此養志之子也木
爲水子非水而無復返之理此敗家之子也人稟五
行之氣而生其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固宜然也而凡
人五臟之病惟肝病最難治者蓋上有慈母而身爲
敗家之子下有逆子而身爲縱惡之母且肝爲東方
生氣心脾肺腎皆受此生氣而成故肝邪而四臟皆
邪矣是木爲五行之賊也肝於志屬怒人之易發而
難治者惟怒爲甚故顏子好學始於不遷怒也肝屬
木爲東方青龍之位故養生家遂有降龍之說肺屬
金爲西方白虎之位故養生家遂有伏虎之說也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雖衛靈之

無道而不喪善而不能用惡而不能去郭公雖
未必無道而可以亡用人之於國家也所關豈不重
哉後世如唐太宗亦衛靈之類也如明莊烈則郭公
之類也雖然有唐太宗衛靈之知用人矣而又本之
以有道豈非麟趾騶虞禮之盛哉吾爲知用人者惜也
無太宗衛靈用人之才而但學其無道豈非陳後主
隋煬帝之流哉吾爲無道者危也莊烈郭公不得行
無道之樂而其亡國與後主煬帝同哉吾爲不知用人
者悲也後主煬帝之行樂非但亡國而且負臭名焉
不得與莊烈郭公猶爲人所惜也吾爲行無道之樂

也故見利而忘義
心內同是這箇性同是這樣動而爲情然有中和則必
無不中不和有不中不和則必無中和不中不和卽
中和之變相中和卽不中不和之轉機致中和者不
是將不中不和取放一邊另安上箇中和卽是將不
中不和換轉來作中和不能致中和者不是將中和
擠搁一邊另使出箇不中不和只是將中和放曠去
作不中不和
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雖有爲言之是或一道也而
孟子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則大不欲其速朽矣

莊子曰烏鳶何親螻蟻何佽而佛氏道命茶毗近世
火葬之說宗之則大欲其速朽矣嗟乎孔子之言抑
其過也知不如速朽之愈則爲石槨三年而不成者
可以廢然返矣孟子之言引其不及也知比化者無
使土親膚則知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而不
敢以薄爲其道矣此之謂中庸匪特此也鯀也死有
柩而無槨不得謂孔子之不慈而顏子厚葬孔子非
之推此意也孔子之葬其親衣衾棺槨不如堯舜武
周之葬其親之厚也其不厚也固聖人之心所安而
非聖人之心之所慊喪具稱家之有無也貧而厚葬
禮富而薄葬亦非禮孟子之所以本若美然也得
禮則貧而薄葬與富而厚葬與富而薄葬同今人不以貧富酌禮之宜而以厚薄言
心之盡者豈知道哉
火之勝水也以灼水之勝火也以滅灼者以漸滅者以
頓也故知陽之舒也漸陰之慘也頓故知成難而毀
易成陽而毀陰成漸而毀頓也故知二氏之頓悟陰
道也儒者之漸進陽道也
涵養固是音眼虛鑒然音眼虛鑑或一向從氣上去必
至玩弄光景豈知電光石火無可捉摸究歸於無所

得也則不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於理氣交關處着
力庶有實得然又或但挾懲窒遷改之理而不知所
以御其氣甚乃持志以暴氣焉則氣不得養而義亦
不可集反不如音眼虛鑑者之能逃物累也故二氏
之過欲其效速於吾儒而既不知所以存理則過欲
或並過理矣吾儒之存理其學正於二氏而苟不知
所以過欲則存理或並存欲矣然則居敬以持其志
窮理以致其知斯二言者誠不可易哉
或問發而皆中節是我有節而使彼發者之中乎則天
下無此兩極之性情也是彼自有節而發則自中乎

則又須待於致而宜無不和矣曰心妙性情之德妙
字有味蓋性動爲情而心宰之宰則中節而非爲節
而使之中也不宰則或中或不中而非彼自有節而
皆中也致者因而推之也兼宰字妙字之義而用力
之辭也

知所有事行所無事盡其當然聽其自然

天下何事最樂曰爲善最樂不但最樂非此不能樂也

不但爲善之事有所以樂蓋由爲善之心足以自樂
也矣以知其然也處兵戈者思桃源之樂處桃源者
豈覺桃源之樂哉履崎嶇者思康莊之樂步康莊者
豈覺康強之樂哉夫桃源康莊富貴康強之人不自
覺其樂也則必思聲色貨利之事以快其欲而后樂
而不知聲色貨利之中又有兵戈崎嶇貧賤疾病焉
則必因之以不樂矣若夫舍生取義者則雖兵戈崎
嶇貧賤疾病之中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若夫心廣體
胖者則當桃源康莊富貴康強之中而其樂固非物
之所能奪也故曰有足以自樂之心也然則曰爲善
最樂又不若曰無入而不自得最樂

天下大事小事皆不能一人爲之也則必與人共之若
子與小人共事則公私義利之見不同君子與君子
共事則淺深大小之見亦不同不同則爭力所及者
有阻撓力所不及者有怨謗於是乎有主持之者焉
阻撓者折之以勢怨謗者折之以理雖然炭炭乎殆
哉孔子萬世師也在今日則無賢愚無敢非之矣其
與孔子同時者或譏之爲鳳或呵之爲狗猶曰難爲
不知者言也七十子則心說誠服矣故人以爲佞門
人以爲泛稟必與五秉者是覺其過於吝也喪不必
三年者是覺其過于厚也顓臾可伐是覺其過于怯
也門人厚葬是覺其過於薄也皆不以孔子爲然者
也其以孔子爲然者獨曾子之唯顏子之不違如愚
而已豈易多得乎唐虞之君臣皆聖賢也堯曰方命
圮族而岳曰試可乃已是不以君爲然也師錫帝曰
蔡蔡又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是不以臣爲然也相
信之難如此後世若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
神宗之於安石可謂信之深矣惜乎武侯不竟其事
而王猛安石不足論也蓋凡興事之始禍福成敗原
難預知則是非必因此而不能定有似是之非似非
之是阻撓怨謗者執之以爲詞則主持者聽之而滋

矣羣言淆亂衷諸聖就皆以目前之人爲聖人乎雖孔子不能取必於同時之人也吁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君子蓄目寒心卷舌而裹足奸人攘臂吐氣而揚眉此古今之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

有定者爲操持其病也爲拘執無定者爲活潑其病也爲流蕩流蕩者藥之以有定此心久作黏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拘執者藥之以無定從前枉費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

廿一史是一部曲文若明得四書五經道理則曲由我製這些曲白曲文有用得着的用放逐此之謂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孔子

不着的

至孝者乃有王祥之不忠事仇者又有蕩陰之忠孝者所以事君以孝事君則忠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三言者毋乃不可參贓曰二人之忠孝氣質之忠孝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人有病則惡無病者之自適有憂則惡無憂者之自樂貧則惡人之富賤則惡人之貴疎遠者或忘親近者愈惡之此妬心也亦人情也在已則當克之在人則當恕之也獨富獨貴君子恥之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加于父兄宗族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古人存

心如此風俗安得不厚三代不復改縱如衣錦夜行後人存心如此風俗安得不薄乎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壽物爽格便不是試問此尋物時眼前便格也

豈是無當格之物只是不曾見得耳物是自然只到都菜兵何以不剛取禍微服過宋何以非柔取辱此之謂在聖人則可春秋之邦未甚無道也而孔子危行言遜且不免伐木削迹厄陳畏匡戰國之邦甚無道也而孟子危言危行於其梁大國且見敬禮而未遭放逐此之謂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孔子之待陽貨委曲周旋固未嘗柔以取辱孟子之待王驩不惡而嚴亦未嘗剛以取禍此之謂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自暴自棄者無志或作或輟者無恒世間下愚人都困在此兩關內過得此兩關其人必不愚

理之御氣猶人之御馬手執銜轡使馬首知所向而已聖人不是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是知人所當知而不能知行人所當行而不能行故中而曰庸縱弛以爲寬者必廢事事廢而悔之必操切矣故其究也終以不寬失之嚴明以爲寬者必知人能哲而惠

使枉者直黎民懷之矣故其究也必以寬得之

聖人之心安於恭恭則安不恭則不安也故非而安學者之心習於恭恭習則安不習則不恭也故學一個恭而安不成常人之心安於不恭不恭則不安恭則安恭則不安也故益不習於恭

結繫易簀之事何以能之曰自平日見得生不重於義始處處要合義時時要合義到得死時此心必是從義上去不容變了我輩平日臨小利害儘若毛髮便覺得生重於義便要舍義取生此心滔熟了到死時既不可得生又不能得義卒兵是空歸去也

蘇子瞻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盆只是套孟子文章孟子所謂能讓千乘之國簞食豆羹見於色是也竊謂此不獨好名之人如是學者亦是千駟萬鍾弗顧弗視易一芥不取難蓋千駟萬鍾之義不義易見一芥之義不義難見能審千駟萬鍾而不能審一芥者有矣未有能審一芥而不能審千駟萬鍾者也或曰小人何以可小知不可大受君子何以可大受不可小知曰小知云者非精義入神之謂也不可小知云者非以惡小而爲之之謂也

治天下者必復封建行井田立學校禮樂然後謂之至治也今一旦復之行之立之則亂天下矣俗儒見其如此

可食焉而不知爲之有序變之及亦不失於令名者必有在矣學爲迂腐豈篤論哉因庸醫之和扁天下固有和扁所不能愈之病矣然非庸醫所不能愈者和扁皆不能愈也由於和扁亦不能愈其中可愈之病多矣不尤醫而尤病寃哉

不甘人欺而甘自欺不屑人棄而自棄不願自小而願爲小人每欲自大而不學大人覺人所厭而不望已可厭此是人情不可解處

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知其大概耳雨固非穴居者所

能盡知風固非巢居者所能盡知也陰陽之變無窮而人物之知識有限也醫之于病農之于稼穡工商之于世故學者之于道亦然

小人羨人之福君子羨人之德福非德所致也君子固不羨矣福即德所致也君子不羨其所致而羨其所由致者天也其所由致者人也天非吾之所能必也羨之則思齊內省之心生焉人則吾之所能勉也

依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知則不能化矣故程子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小人只見得不利處是害故必欲求利又只見得不利處是義故不肯就義不知皆非也利之精處便是義不義而利處便是害

國家惡言利之臣非也三代後無言利之臣所言皆害也桑弘之和鹽鐵均輸而已有害而何嘗利也管商之利魚鹽田賦則近於天地之自然矣而未合義也故亦有善言孟子五畝之宅一段大學生財有大道一段則利即義也有利而無害乃精於言利者也鞅之謀道豈得祿農之力田有秩嗇夫而尚不言乎

羅平竇坿蘭泉

呂新吾先生云學者須將天道人情物理世故看得透徹此言是矣下邽接云而以己意消息之此恐是先生學問病痛處夫既看得透徹矣則天道人情物理世故皆有自然一定之則循而率之謂道修之謂教何用更以己意消息之所謂消息之者毋乃於其中有揀擇棄取打乖弄巧處耶蓋天下無性外之物天道人情物理世故皆性也故莫不有理戰國策士便是看得世故透徹而以己意消息之故能說動時君令其信向莊列荀楊便是看得人情世故物理透徹而以己意消息之故其言皆虛無元妙而智愚莫不信向之其實數千者皆未看得透徹也若看得透徹則必見所謂自然一定者而率之修之矣其所以未能看得透徹由其欲以己意消息之也故程朱訓物格之格爲至果窮至事物之理則知至意誠豈有自私用智之病哉

諭親於道孝乎也完廩浚井豈道乎而舜不能諭之者底豫自有時而非可强也曾子謂曾元曾申曰爾之愛我也不如此童子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此言出之曾子則可耳若曾子不欲易簀而元與申强易之豈可謂愛親以德耶事固有出之於己則是而出之於人則非者也

英雄肯學聖人之智而不學聖人之愚故桓公之於管仲唐太宗之於王魏能聽其治國平天下之言而管仲王魏終不能言修身齊家之事雖言之亦必不能聽也桓公肯讓國於子糾而太宗肯讓國于建成乎賢者能學聖人之愚而不能學聖人之智柴之不徑不竇肯微服過宋乎由之食焉不避其難肯正名乎

不責已而但責人者多怨以責已之心責人者近怨不責已亦不責人者自以爲忘怨而乃所以蓄怨但責已而不責人者自以無怨而終不能遣怨其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乎

原而溥者也夫婦生子子又人之一身得父母之理與氣而生孫氣之傳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理之傳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懼夫氣之不傳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懼夫理之不傳也

人之著書立說其說之是不是者我也愛不愛者人也傳不傳者天也是則鮮有不愛不傳者也求其在我

而已爲名之心甚欲人之愛天之傳吾不知所門之矣

劉貢齋先生云動中有靜以止之使伏靜中有動以作之使起二語何等精警勝似養生家說龍說虎說降說伏

隋煬帝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同意故王氏謂滿街都是聖人

天下皆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之人何事不可辦天下皆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之人何事可辦

拘迂纏繞之心卽文理密察之心用而當則爲文理密察不當則爲拘迂纏繞然凡拘迂纏繞者未有不自以爲文理密察故曰人苦不自知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然以孔子之所處觀之伐木削迹厄陳畏匡是入危居亂未嘗先覺也此豈不知見幾而作者乎是必有道矣

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苟確有可以自信者也然夫子曰吾以汶爲死矣何以不能信同乎若謂在己者可信在人者不可信則柴也其來由也其死又何以信之確也是必有道矣

小民之困苦也所以致之者有五其一曰運之蹇所謀無成也其二曰累之重所勤難供也其三曰用之濫不給也其五曰人不敷出也其四曰力之惰所作不前之愚當爲不爲而爲也非是五者未有致困苦者也然是五者之致之也由前二者則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由後三者則人之所可免也非天也由天而致者十之二由人而致者十之七八君子之教人也愛之能勿勞乎聖王之治天下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皆因其奢而教之儉因其情而教之勤因其愚而教之智使之免於困苦顧輔相裁成之事參贊化育之功也然而小民之難化也方其奢也惰也愚也則以爲我用我法不待君子聖王之教也日用瑣屑之事本亦非他人之所能代謀及其致困苦而無告則又怨咨夫人之莫己濟也夫救人之困苦亦惟教之習儉習勤習智而已必分之以財雖天子不能贍其宗族而況士庶乎雖三代制民之産亦能使次農皆爲上農況後世乎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不能使天下之物有栽而無傾亦不能培傾者而使之不覆也聖王之治天下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不能使天下有五福而無六極也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逭故聖人每有末如之何之嘆也
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之私也然亦有無所爲而爲之
人欲靜則矛盾之心是也不可解之心是也何謂矛
盾之心惡濕而居下流惡醉而强酒惡死亡而甚不
仁何謂不可解之心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
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夫不可
解之心亦有似乎矛盾然而不同者矛盾則兩心相
競不可解則一心自歧也

吾儒言遏欲存理佛氏亦言遏欲存理但吾儒言遏欲
見得不順理處便是欲佛氏言存理見得不順欲處
便是理只如男女之欲吾儒見得妻妾外便是邪淫
邪淫欲也妻妾理也佛氏見得妻妾亦是邪淫亦欲
也必無妻妾乃理也所差在此故言克已則禮自復
者其差或至於並禮而克之

當爲而必爲不當爲而必不爲者義也必爲卽適也必
不爲卽莫也適莫卽是義義卽是適莫但適莫不論
當不當所以是死的義因其當不當所以是活的
鄉學究一知半解食芹而美便欲著書垂訓此如吟秋山烏呼名不自知其渺也然亦有學士大夫博
極羣書據彼拾此而於道茫乎未有當者自知道者
觀之蓋亦不啻砌蟻山鳥也故曰欲博不欲雜欲約
不欲陋

責子弟以事苟非其識之所及情之所便則
必面違矣不敢面違者必怠惰焉不敢怠惰者必依
違焉不敢依違者必苟且焉不敢苟且者必遷就焉
如是而事之成也十分無一二矣苟其識之所及情
之所向私之所便則如響應聲如影赴形十得其九
矣夫事不能皆及其識向其情便其私也故家之事

治者少而亂者多矣國之治民治兵獄吏亦然故治
日少而亂日多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故曰孫武不如
桓文桓文不如湯武皆以此也故曰善教得民心

楊升庵曰鄭元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
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
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
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亦然此言何其迂且
謵乎苟如此則王后十月之間不過兩御於王當其
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
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

一夕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台雖金石之軀亦將亟而速溯宋況古者人君圜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繁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殆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元之釋經往往難信如此坿竊謂升庵之言以之戒淫則可矣若疑鄭元之迂則升庵固未免於迂也夫周禮之可信決矣則女御世婦九嬪夫人后之數其不誣矣聖王之設此多人也其皆不御而以之備員乎則宮庭之怨女亦多矣其皆御之乎非如鄭元之所謂一夕九合也如今各衙門值日每日一衙門其官多矣不必皆得召對也然則當者自多御者自少文不相蒙事何所害乎聖王之爲此制嬪妃之多所以廣嗣續也天子者天下之主天子之嗣續天下之治亂繫焉不可不廣也聖王爲天下計不得不廣天子之嗣續爲天子之嗣續計不得不多天子之嬪妃豈以海淫哉且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男女構精

佛爲國王說法忽一日謂國王曰吾見二豎子意者將生子乎國王爲之娶二女而生二子其徒漸有思效之者佛乃以鍼一鉢食之曰能食此者乃可娶妻以佛之戒淫而知生子之非淫升庵亦可無疑於聖王之制矣若夫以嗣續爲名而廣姬妾以縱欲行樂者其又未能食針而欲娶妻之僧也乎或曰寡欲多男乎曰文王百男孔子一男豈文王寡欲而孔子多欲乎亦非文王欲嗣續之廣而孔子不欲嗣續之廣也文王西伯孔子士夫位則不同矣而氤氳之氣雜揉不齊固有君子得禍爲

心無他也自庸人小人視之則但見爲縱欲行樂而天地之大化也但自聖人視之則以爲大倫大化其

也得禍爲不幸小人得福爲宜得福爲幸者此蓋無所以有舜禹而堯舜所以有朱均也豈特多不多之不齊哉抑又思之遊牝聚麀此禽獸之不若人者也但鳥獸孳尾必於春未聞夏秋冬皆孳尾此人之不若禽獸者也蓋禽獸感生生之氣必於其時者但知淫樂而爲生育而已不知爲淫樂也人則幾於但知淫樂而不知爲生育矣衰枚教人生子者學禽獸此言若無理但周禮孟春會男女弊者不禁此亦聖王之制教善學禽獸處夫使人如禽獸之但孳尾於春也則姦淫之禍庶幾其少息哉蜉蝣君臣虎狼父子睢鳩夫

婦人固多禽獸不若也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然欲爲善則血氣不許欲爲惡則義理不許是此一心上受困於血氣故中人以下不學之人心不廣體不胖懊惱抑鬱無人而自得視倫常日用猶桎梏也聖人教人入學格物以致其知使此心豁然開朗曉然於義理是順而有條血氣是亂而無紀於是實用其力禁止自欺必順義理以治血氣其初亦頗費征討之力然苟能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日積月累漸而相安則心自廣體自胖無入而不自得雖困頓拂鬱之遭程子所謂天來大事以理處之更有何事至此則樂亦在其中矣

勉强二字是人鬼關勉强則成個人不能勉强則入鬼路世人多以勉强爲假道學而倡爲何必勉强之說眞導人爲鬼者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此實閱歷之言千秋之寶鑑也夫人之欲無窮而德有限衣食必卑幼皆服其均非人人錦衣玉食不可禮節必尊長皆以爲備非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不能人人錦衣玉食非富有四海之皇家不給且給之亦尙有不均也動容周旋中禮非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聖人不能且能之或亦以爲不備也如是則責望安能免乎乖爭安能免乎欲免者非忍不可也不能忍欲則必棄德矣不能棄德則必忍欲矣爲富不仁不富出此入彼無可中立之地也

不自克者則人爲之克責望之所以來也自矜者則人爲之謙毀辱之所以至也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學之者其恕乎有一言而可以終

身樂之者其素乎素猶見在也
顔之推曰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塗必顚蹶於川淵者何哉爲其旁無
於崖岸拱把之梁必沈溺於丘陵亦如之此數語堪有此意而
餘地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
未能達也
樸德輿曰舟有溺騎有墜寢有厲飲有醉食有饐行有
蹶其甚則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水寓耶
此亦警世良言
格言曰對青天而愧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
波而不懼夫彼也恐也盡其在已也不驚不懼其

在天也此言至淺雖庸人足以知之矣而士夫一生
學力不能到此地位故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蓋荑
稗之熟亦可食則人必有食之者但其味不美或害
人耳後世霸衒如管晏刑名如申韓兵法如孫吳縱
橫如儀秦皆足以籠絡一世之人其次則一技一藝
一文一詩一字一畫亦足取富貴於當時傳姓字於
後世皆稗之熟也不熟則雖五穀人亦棄之矣況荑
稗乎今之取士鄉會墨試帖詩殿試卷白摺子有學
者輒薄之然其熟亦不可及也後生小子五經不熟
下之大變也
大凡一箇道理定有兩頭惟聖人說得着中間包得住
兩頭所以說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大賢以下說着

這頭脫却那頭說着兩頭又無可執之中硬要執中又便是子莫之中蓋堯舜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莫是惟精惟一硬執厥中也京中俗語以人之爭執爲拍扛此言極有意蓋是各執一頭也拍扛正可對摸棱

仲子崔杼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讐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決戰而殺孟靡事見史記衛端木叔者子貢之孫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之一國之人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貪滑蘧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事見列子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豈但卖二賈之終身蓋弓冶箕裘如先見之矣也小人之事人也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故蘇秦恐張儀敗其從謀先見儀而折辱之又陰使人資之財以入秦致相位儀知之遂終蘇秦之世不敢敗從謀漢王既降酈祁恐其嘗爲王驕縱亦先折辱之及祁退見供帳皆如漢王乃大喜過望此兩人者知待小人之術者也待君子以小人之道則君子去故曰不

信仁則國空虛待小人以君子之道則小人驕故曰法立則知恩

張楊園先生曰養德養身初無二義試以人之一身言之自外以及內先皮膚次肌肉次筋骨次臟腑此由外至內也自粗以及精先血次氣次魂魄次情意次心次性由粗至精也夫自性以至皮膚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也一以貫之而各有所司失其平焉則各有所病故癬疥之類皮膚之病也腫毒之類肌肉之病也五運六氣不時之病也屈伸不利之類筋骨之病也五運六氣不時之類臟腑血氣之病也陰陽水火不交之類魂魄之病

也七情六慾不節之類情意之病也情意過不及而不能宰心之病也昏明強弱之不齊性之病也皮膚之病可以亡性命如陳涉一呼而滅秦也皮膚以內可知矣然而性命之亡不亡天也非病之所能爲也則更非人之所能爲也若夫人之所能爲者則亦有道焉是故鍼灸之藥所以治皮膚肌肉筋骨之病也導引之類所以治血氣之病也導引之類所以治情意之病也復禮所以治心性之病也人事盡則天命移所謂祈天永命修養之可以引年者人定勝天也儒者之所以養德養身無二義也夫古人之方亦多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舌以柔存齒以剛折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曰舌之柔死而齒腐齒之剛亡而何存昔人有於朱子前誦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朱子曰何不讀後面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可見朱子之必有取乎齒矣長樂老之徒則舌之流也要之君子知柔知剛徵服過宋時却言赴門而死此便不是知剛誅少正卯時却姑息養奸此便不是知柔然而孔子曰吾未見剛不曰吾未見柔已剛近仁不曰柔近仁此可見聖人之不貴柔

而六極之所爲終之以弱也

仲尼樂處只言在其中而已顏子樂處只言不改而已此皆自然而然非有一物可盤桓也此如久富貴人其享用服習皆非寠人子所能窺而彼殊不自覺也故氣象如此平靜周子却教二程去尋便開後人許多歧路此如暴發富驟學王侯家享用有多少生吞活剝不自然處至邵子乃云眞樂攻心不奈何則如盜着朝衣而舞全不似大家緊止矣故朱子但要人從事於博文約禮之一段今日且莫爭尋樂先要學與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從此苦境去得些回甘果味雖不敢問孔顏樂處却
脚踏實地直向聖域賢關襄入

師道立則善人多君道立則惡人少唐虞三代君而兼
師故善人多則惡人自少所謂舉皐陶不仁者遠是
伊尹不仁者遠是也孔子師道立故三千七十之徒
多然不得爲君故春秋之世惡人正不少也漢唐之
君剪除暴亂惡人少矣學校虛設而禮樂不興故師
道不立而善人不多此其明驗也

存誠有三一曰閑邪去僞則无妄之謂也閑
邪則匪正有眚之謂也蓋僞則必邪邪則必僞此固

然矣然亦有僞而非邪邪而非僞者
少年時每忿嫉於頑常譽人不可我意今覺頑之可忿
疾乃我不可人意也見俗人說俗語隨其所知而告
之因其所能而勉之亦自順適可樂告以所不知勉
以所不能又從而尤之豈不過哉況孩童而行者自
當緩步以俟之必欲大踏步行將去則彼之顚仆也
我實不情彼何罪焉

語言道斷心行路絕是愚而不學則殆處也
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然堅
白不足而終不敢自試於磨涅又何以碎礪堅白而
使之足哉是容忍不足而爲之地也然則如之何曰
度其所堪者淬礪之而已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
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
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
以月當新壯之日而與天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
於不極盛不相通疏春而曠夏涸秋而瞑冬養微陽
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醮
也壽有長短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醮
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醮於不久故曰壽

者醮也坿嘗謂縱欲之士以死償欲不足責矣不然
以壽與欲較人情固未有貪欲而不取壽者也然而
每不能忍者爲所驅迫耳且更有說焉天下固有眞
欲而夭多欲而壽者矣人以此不信斯言矣不知或
其得天之厚薄或其致病於他端安可假以自解哉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此爲一貫之也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此爲三代以下言之也三代以上無道之君則有矣桀紂是也未有有王道而無天德者也堯舜禹湯文武皆本天德以爲王道者也富貴而無功名之士則有矣飛廉惡來是也未有有功名而無富德者也皐夔伊傅周召皆本道德以爲

功名者也至春秋乃有霸術昆吾韋顧雖名霸而別無術也後世謂王霸雜用亦非也既王矣安得雜霸既霸矣所謂用王者假王耳从假不歸乃所以爲霸也霸術之興必有霸佐春秋之管晏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宋之韓富之類皆霸佐也有功名而無道德矣唯孔孟欲以天德爲王道而世不能用乃開師儒之統而宋之周程張朱竇接其傳有道德而無功名矣宋儒云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欲行周公之道何等事也而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周禮有占夢詩曰大人占之而古語又曰至人無夢何也知夢覺之道則知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道

明江陵張太岳發策問曰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無古今惟其時王矣兩者互異而荀爲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

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詐而衆人之智熟導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堉按此語與陳同甫以秦漢唐事業比唐虞三代大意相同但同甫不得用而江陵得用故事功不同耳尊荀卑孟自以爲救時而侮先王不知後王之法之時宜民安者皆法先王而善通其意者也其戾時拂民者乃不善法先王而泥其迹者也後王之法有能出先王之範圍者乎

知及之而仁不能守者有矣未有知不及而仁能守者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擇則所守非中庸

也賢知以過者爲中庸必以中庸爲不及愚不肖以不及者爲中庸必以中庸爲過子莫之執中胡廣之中庸守之愈堅去道愈遠由不知擇也故三達德入道之門必以舜之知爲先

子無樂乎爲君爲其言而莫予違也君非但國君家人亦有嚴君焉凡一鄉一邑之長卿大夫士足以長人者皆有君道焉但雖家之君鄉邑之君未必人人得爲之若心之天君則人人自有之而自爲之者也爲人君則以人莫予違爲樂爲天君則不知以百體從令爲樂可謂智乎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惡濕而居下惡醉而強酒惡死亡而樂不仁是不從令而予違夫樂乎否乎誰爲之乎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則何以能巧曰規矩熟則巧然則何以能熟曰規矩習則熟故聖人教人首章便只說箇時習然則又何以能時習曰有恒則能時習故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而宋儒亦曰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說難之作何其多也吾以爲天下古今三等人耳一等庸人二等小人三等正人庸人之聽言也不問言之是非順吾意則是逆吾意則非耳小人之聽言也逆人之聽言也無意焉問言之是非耳故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庸人易事而易說也

吾意而是者用而役之順吾意而非者喜而鄙之正或問疾病呻吟亦素患難行乎患難蚤若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請問呻吟時自得何在曰呻吟即自得也躁急亂埋怨人便是不自得服藥調理自得也求神求佛巫師搗鬼便是不自得易簀而死自得也固之生也幸而免便是不自得

地以五行之土爲質天以五行之金爲質乾爲金清輕之氣也金屬肺華蓋之氣也水以浮地故有四遊火以明天故有七曜木

者天地之生氣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後天流行始於帝出乎震震東方之木天地之用也妄臆及此不知前人有言之否

論語仁而不仁如禮何章註云記者敘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竊疑狹之有君章亦當是錯簡疑其在旅泰山之後爲季氏無君而發也且如此則旅泰山章與問禮之本章相連不如林放乎句亦有著落不知前人有言之者否

初學時體驗克伐怨欲四字覺得心中並無此四字渾然與聖人同體此天人不分克而不自知其克伐而不自知其克伐怨欲而不自知其欲也久之覺心中有此四字矣然四字乃我之性情也我不能無此四字哉此天人分而天不能不能無性情豈能無此四字哉此天人分而天不能不得不克不得不伐不得不怨不得不欲也久之覺此四字爲無用矣乃我之癥疣也我雖不能去癥疣亦不能深爲我病此明知其不當克伐怨欲而或誤入于克伐怨欲天人知戰而未能全勝也此皆尚未到不行焉境界也況自然無克伐怨欲之境界豈能遽見耶

小人何以長戚戚因願乎其外故無入而不自得或問天下何事最樂何事最苦答曰苦處便是樂處

但是苦不達曰但看受得一分苦尋出一分樂來行得一分樂尋出一分苦來

蘇軾止神宗二書言新法之病民可謂痛切矣今之讀者尚欲爲之流涕而神宗覽之曾不爲動心夫神宗亦英銳之主也豈其仁且智皆不若今之讀蘇文者哉是必有說矣人有病而服烏喙者或與之言烏喙之毒痛哭而爭之彼必不聽也彼之病而服之也固欲借烏喙之毒以攻病也彼利其毒而我害其毒豈非淺而不足聽謬而不可聽歟夫新法之病民也神宗以爲瞑眩而將瘳病也甚矣蘇氏之淺也且夫烏喙豈眞不可服之藥哉顧其人之能服與不能服耳王氏之新法出於周禮周公之法也在周公則人不敢議在王氏則人議之亦何足以服王氏哉然則其病不在法也在王氏行法者之非其人也今不議其人而議其法假令蘇氏立一法焉使王氏之黨行之其人亡則其政息後世祖述此意而約言之曰有治人無治法嗚乎盡之矣

老而愈辣性使然也七入爲緇習使然也色厲而內荏其病在內荏不在色厲內荏則其厲也色莊而已不然子溫而厲又曰聽其言也厲色未嘗不欲厲也

世當變法之時也能變法之人則司馬光程顥是

蘇子曰凡有血氣皆有好勝之心此言誠然然好勝則必爭爭則必有勝有不勝物則決於爪牙之利而已人則不然上焉者爭之於理理出於天天之所助者順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合乎理則合乎天合乎天則天助之而不違人安得勝之乎次焉者爭之於勢勢者人之所歸也人歸之則人亦莫之能勝矣下焉者爭之以機械變詐有時而奪理與勢然至於情見勢絀則窮矣故訟則終凶

凡人性情柔懦姑息者必自負其仁剛果激烈者必自負其義彼方自負其仁而吾責之以不義方自負其義而吾責之以不仁必不入矣故學問之道治其性情而已夫自負其仁義者豈無近仁近義之事必並此而矯去之乃可以得中求之退以進爲中半進則非中由之兼人以退爲中半退則非中今不知以矯爲中而欲以一蹴以幾於中是子莫胡廣之中也

我這裏但勿忘他便不能不長何必助也

山有虎狼不能盡雉兔世有亂民不能盡善良天之所存誰能亡之然使無虎狼則雉兔之全者多矣天生虎狼雉兔之災也無亂民則善良之全者衆矣天生

三代以上聖賢先博後約三代以下聖賢先約後博所以然者三代之文皆其日用之事師友之教特患不習耳習則博矣博而返諸約者由小學以入大學既習其事而明其理也三代後日用之事皆庸惡陋劣師友之教皆記誦詞章入耳出口而不知其切於身豪傑有志之士中道而知悔必先卓然有見其切於身心者而後能鍥而求之六經故程子曰古之學者皆有傳授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禮載培如求精義皆栽培之意此先入大學而後補小學

者也後世之博而不約者俗儒記誦詞章是也約而不博者異端虛無寂滅是也然俗儒並不可謂博蓋其所記誦入耳出口而不知其切於身也三代之博則身習其事矣異端並不可謂約蓋約者明其理也異端先不明理更安有約三代之異端尙是搏而不約者今之佛乃約而不博而自成其爲不明理之約三代無是也所以無是者三代之人皆嘗入小學矣豈能以空虛寂滅欺之哉

只此一箇機關不是我捩轉他便是他捩轉我我纔捩處他便轉他纔捩處我便轉特不覺耳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君子有時以不比得禍小人亦有時以不周得禍小人有時以比免禍君子亦有時以周免禍然則得禍免禍非盡周比之故也幸與不幸而已君子則適成其爲君子小人則適成其爲小人

聖人但說箇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終竟不說出養之之法可知是無法也然註聖人之書亦仍言難養而已則何用註爲哉故必補出箇莊以涖之慈以畜之益天下不能廢女子小人而不養也於萬不得已之中籌一法焉雖不能無過庶幾寡過焉庶如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悔過便要遷善神乃佑之且過亦有不可悔者如叛逆必誅亦可聽其悔過乎佛氏之懺悔罪惡滔天但悔即無則試語人曰我殺汝而悔過人其聽之乎且今日屠狗明日懺悔可也今日懺悔明日仍屠狗可乎是誤以悔過爲遷善而不知悔過之後仍須遷善也此佛氏之所以爲不見理也

誹謗者族秦法之無道也聖人設誹謗之木且招而聽之矣然而舜賢堯說舜驩何也誹謗而是者招而聽之可也其非者則譏說也誠之可也末世人心澆漓有效陽明設櫃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者而禮中所得皆侮慢戲謔之語變白爲黑之言其可信乎然後知有聖人之德而誹謗之木乃可設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放於理而行亦多怨何也己義則先
必惡人之不義固取怨之道即不必惡人也己義則
形人之不義已足取怨矣故淸者之量唯不念舊惡
怨乃希耳不能無怨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厚者
義也薄責於人則不啻放於義而行矣遣怨之道如
是非見義不爲也
過人之喜而賞宜速領過則悔矣遇人之怒而罰宜稍
遲遲則輕矣此揣摩世故之言也君子之喜怒一以
理人豈能避就哉
嘉義如慕富貴畏不義如畏虎狼一生受用不盡

經綸天下之大經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
合之也天地之緒無窮唯聖人爲能理而分之比而
合之自聖人沒後世之人但能觸其緒而披之耳戰
國時人是披著些情緒今看一部國策縱橫捭闔的
謂極人情之變即莊列申韓著書立說亦但極人情
之變而已其後便結成暴秦一團亂緒漢儒是披著
些語言之緒如鄭孔輩著書尋章摘句條分縷析專
門名家六朝人是披著些詞章之緒遂織成多少綺
麗之文宋儒是披著理緒遂有語錄諸書說出千條
萬端唯朱子爲能理而分之比而合之可謂至誠矣

但天地之緒無窮愈闢愈新但要有精心果力能窮
之耳佛老却是披著些沒頭腦的性緒但其披
之者猶故彌近理而大亂眞若夫俗儒記誦詞章則
但理前人之緒餘而已其何能披
鼠耗而畜猫未嘗無養猫之耗曰以防鼠不得已也鼠
逸矣而猫猶在不徒耗乎議者必欲去猫以省耗猫
去而鼠至矣故鼠常逸而耗人人常勞而不免於耗
自古中國之疲於夷狄而成也主人之因於盜賊而
守也卿相之防於胥吏舞文而立法也類如此矣
以理養神則儒者之事可爲也以神御氣則二氏之事
可爲也以氣御精則百家衆技之事可爲也所惡於
二氏百家者爲其無理也無理則有反道敗德之憂
然儒而無成則不如二氏百家之成苟爲不熟不如
莫稗也儒而成則豈二氏百家所能敵哉天下莫尊
於理莫先於理神與氣精皆後起者也惡能出理之
範圍哉
身繫家國之安危事關君父之得失理爭毫忽之是非
機決頃刻之嘐笑而能處之泰然適如其分者君子
人與君子人也
二程遺書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

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也然孟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堺竊嘗疑正名聖人自有妙用子路尚不知故曰奚其正言何如而能正也命公子郢而立之此自是且使公子郢必不立聖人宋儒作用聖人未必如此且使公子郢必不立聖人又將何以正名乎亦必有所以處之矣要之聖人不

言非後人所能臆度也

上智不言命以義爲命下愚不知命以利爲命中人回惑於命以回惑爲命

阱陷人人之所懼也盲者之懼阱陷甚於有目之人彼眞無所見也則以平地爲阱陷而懼其所不當懼必至以阱陷爲平地而不懼其所當懼矣有目之人平地自是平地阱陷自是阱陷何憂何惑何懼乎然則無疑天下之多阱陷也求吾目之明而已

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然而休否之吉豈儉德乎傾否之喜豈避難乎既曰大人可榮以祿者也可見一卦之中象之與爻義各有取同處各時令之與昔此之與彼豈得皆同故曰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漢文帝說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是覺得高論必不可行於今所以要王霸雜用儒者嗤之是矣然新室周官新法青苗高論固眞不可行於今也豈但已哉漢武之事告漢文則已不可行矣卽聖人亦必不以告顏淵爲邦者告哀公也然告哀公者亦是文武之政但愚必明柔必强而已必不曰圖王不成且圖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是樊遲之克已復

禮但唯聖人能指得出此路頭孟子所以思親炙也原來俗所謂鬧脾氣者卽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改換脾氣便是變化氣質便是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當初只是箇健與順而已何嘗有五常來健又順順又健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健極則智天一生水也順極則禮地二生火也健而順則仁天三生木也順而健則義地四生金也四者眞實無妄而土在其中矣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故不健則愚而不智不順則暴而無禮健而不順則過於義而爲悌

酷順而不健則過於仁而爲姑息四者皆無則爲詐僞而不信矣故朱子曰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言五常不可脫去健順者性固天命也

思無邪但於事上辨邪正而制心勿思則已晚矣須先於思上知邪正則不至誤用其心大凡愈思而愈妙者猶義入神也愈思而愈眞者曲能有誠也愈思而愈感者三則私意起也愈思而愈拙者作僞心勞也

或問天下何事最樂曰克已最樂曰古不云爲善最樂乎公必易之以克已何也曰爲善而不能克已者有已之私累之也今能去其不樂者則樂亦在其中矣

或問天下何事最樂曰勤儉最樂曰吾聞勤苦儉矣未聞其樂也曰勤則不匱儉則無不足不亦樂乎不勤不儉身名將陷知苦所由則樂自見

時勢所不能行之事寤寐中不枉自經營閒靜所自養之心喧闐中仍依樣發現此謂內外一

智者以誠爲智愚者以詐爲智
有友言佛法無邊所以無中不達曰佛
將眼前許多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盡皆遺棄邊則無
矣中亦未之有也儒者却道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此
句便中邊俱徹凡聖包羅者必有遺棄無遺棄者始
無不包羅也

怒者東方木之生氣也生氣至而不得遂則怒故曰萬
物怒生天地之怒雷霆是也乾之健一索而爲震震
者健之始達者也故曰雷出地奮因奮而欲出故爲
雷也故曰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天而
不怒則爲災故春秋書無雷因生氣之不達也人而
不怒則爲病故洪範言六極而終之以弱相忍爲國
魯之所以亡也故文武皆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家人
嗃嗃雖悔厲而終吉婦子嘻嘻則終吝矣中庸言喜
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樂之中節爲和人所
知也怒哀中節之爲和人所未易知也不怒不哀之
爲不和則更未易知也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言威非
由怒也非不怒也不遷怒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
雷霆風雨即天之聲臭有聲臭而上天之載乃有用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而政刑兵農禮樂即朝廷之
聲色也有聲色而明德乃有用但用怒最難故在物
不在我惟聖賢能之雖然喜樂之中節亦豈易哉但
人于怒哀則覺之耳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如
此之人意豈有不誠心豈有不正身豈有不修家國
天下之事何所處而不當哉若然則下數章皆爲贅
語全可抹殺矣然不至於表裏精粗不到全體大
用無不明又安可謂物格而知之至哉物格而知之

至原是於身心意家國天下之物無不格而所當知
者無不至也然使聖人言之必是包得下數章在內
而又留得下數章在外如誠意章說到心廣體胖矣
然於下一廣字不害其爲未正也此便見聖人之
言朱易及處而朱子補傳所以屢易其稿也誠意章
傳下說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便是
欲置下章在外然明非己有又豈可謂全體大用無
不明乎兩無不字語似傷快然非著無不字則又不
能包下數章矣若使聖人補此不知當如何着語
致廣大極高明是以養其體言之不以一毫私意自蔽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是言去其病去其病所以養其
體也心體本自廣大高明但爲私意蔽私欲累故須
致而極之耳

見禍而不避者愚見禍而避者亦愚見福而喜者愚見
福而自謂不喜者亦愚見禍福而思所以處之者智
賞過優則不知畏罰罰太嚴則不敢希賞不知畏罰則
過優之賞不足以勸不敢希賞則太嚴之罰不足以
懲故信賞必罰不足以圖霸而王者之政必曰民協
于中

作詩文者必多讀書然至下筆時却不可先有一字在
胸若排遣不開則成堆砌矣辦天下事者必多讀書
多讀律然至下手時亦不先有一字在胸若排遣不
開則成蕃吏矣若是者何也曰道集虛

磨鏡者但明其光耳未有旨物於鏡中而以爲照者也
天下之物可勝旨哉盡心者但知其性耳未有旨事
於心中而以爲覺者也天下之事可勝旨哉

淸任和亦君子中庸也不可道是賢智之過但其不能
時中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臨時以處中也故
既曰君子中庸又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朱註意亦如此故下面又能三字

孟子不說箇孔子聖之中者也又不說箇孔子聖之成
者也蓋如此說則淸任和豈不中不成者哉語便有
病淸任和只是不時耳故對淸任和須下箇時字堯
舜授受只一中字孔子恐恐說不盡又添箇庸字
仲尼曰章又恐中庸字說不盡却添箇時字道理眞
恁難說孟子說孔子却從中庸得箇時字來說張子
作西銘得孟子餉字塞字來說程子言中庸非聖人
不能作只看天地位焉一位字非聖人不能下此字
火藏於石剖石而求火無有也謂火在石不可也鼓之
則火出謂火不在石亦不可也演連珠云神藏於形
雖近則密火之藏石不亦密乎察火於石而不敢妄
敲察神於形而不敢妄動

求放心者收浮泛不能收之心易解固結不可解之心
難

天下無所謂利害只有箇是非而已是便利非便害天
下無所謂是非只有箇誠僞而已誠便是僞便非凡
非者推其極皆僞也故中庸說至誠便是至聖

參苓與烏喙等也君子與小人等也用而當則皆見功
用而不當則皆見過故泰非有君子而無小人否非
有小人而無君子所爭者內外而已

北人有埋雞子於糠中而生雛者此與火烘爬花何異
然則擾苗亦可助之長也蓋溫煖便是陽氣陽氣便
能生物雖人而爲造化即之矣造化亦是許多氣聚
到那處此可想作善降祥人定勝天之理然糠中之
雛生而不死火烘之花榮而卽枯此又助長不助長
之異也

小人不居易故行險不俟命故徼幸然至險無可行幸
無可徼時亦未嘗不俟命也故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然則小人非自作孽不可逭乎曰孟子不謂桎梏
死者非命而曰非正命蓋莫非命也則自作孽亦命
也盜跖之壽豈能祈天永命乎比干之剖豈桎梏非
正命乎此當以氣數之命論則小人命薄故自作孽
雖壽亦孽也君子命厚故盡其道而死雖剖心亦順
受其正也韓子曰君子得禍爲宜得福爲不幸小人
得福爲幸得禍爲宜大抵君子只有不幸無所謂幸
小人只有幸無所謂不幸

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剛而陰柔也孔子曰吾未
見剛者老子曰專氣致柔此可以知君子小人之別
矣

天有五星木火土金水地有五岳東南中西北人有五

藏肝心脾肺腎肝爲木星東岳也心爲火星南岳也
脾爲土星中岳也肺爲金星西岳也腎爲水星北岳
也此人之所以備天地之氣而參爲三才也以五德
言之肝仁心禮脾信肺義腎智以五味言之肝酸心
苦脾甘肺辛腎鹹以四時言之肝春心夏脾四季肺
秋腎冬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故水火後天主事而人
身之心腎於五臟爲最重也水火不交則百病生矣
然生水者金也生火者木也是金木者又水火之先
天也故養生家有火龍水虎之喻蓋東方木青龍也
龍從火裏出是火返水返術也西方金白虎也虎向水
中生水返於金也順則生人生物木生火金生水也
逆則成佛成仙火返木水返金也故朱子云但恐逆
天理偷生非所安養生而欲長生者未有不逆天者
也逆天者天厭之安修煉者必有刼焉譬如一家之
中有布帛菽粟金銀財寶皆父母之所有而公一家
之用者也有一智巧之子必欲竊其鑰而盜其庫藏
以私之焉此不肖之子必爲父母所惡矣儒者之所
以祈天永命歛福錫齡則賢肖而父母喜之者也若
夫鑿七竅縱六欲以戕生者則父母賜之而不能儉
用以足財者也亦不肖子也故鄉黨一篇乃養生之

中庸也或問程子養生乎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此折中之論也

王何必曰利蓋王之所謂利者皆害也弑簒之禍立至何利之有眞利必仁義也故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或言孟子不言利不知孟子乃善言利者也易曰利者義之和蓋義或有不利者利未有不義者不義之利乃害也不可謂之利耳且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便是利反中庸便是害小人所以肯反中庸者不是肯避利就害只爲認害爲利耳故曰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中則是盈則食平必陂往必復天道也不戾不食不陂不復所謂中興也乃人定勝天先天而天弗違者也唯聖人能之故萬古之中興者唯舜禹二人而已殷之高宗周之宣王小補也漢之光武再造也蓋一朝法令至於中葉則奄奄不振非大力莫能舉之變法必亡宋之祖宗是也不變亦必亡漢唐季世皆是也然則如何其可曰國祚方長而君有祈天永命之學太平無事而臣有勘定禍亂之才

老氏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便是弄乖藏奸自私自利處

耐煩聽淺話愼密對深交

專侯他人發出他從而享其利達其害不但侯人發

以仁存心以義制事仁只存諸心臨事則以義制之義之宜處便是仁仁之發處便是義若以義存心便恐

出並且俟天發出他總占得便宜也聖人不然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便有箇先天的道理所謂以前民用
便有箇前民的道理如禹稷之治水教稼孔子之知
其不可而爲蓋皆先天前民犯老氏禍始之戒
者也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敢於果者飢老氏之流
也老氏之流蓋有周公之才之美而吝者也
氣不虛則不能周流萬變理不窮則不能主宰萬彙實
者不入於虛則不周流而成死物俗儒記誦詞章之
學所以功倍小學而無用也虛者不含實則無主
宰而成亂物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所以高過大學而

無實也
人無論智愚自有生以後無一刻而不習也非習於善
則習於惡不獨人然物亦皆然故曰鷹乃學習豈獨
鷹也物必有習凡其所悅熊經鳥伸龜運鼻息鹿通
尾閭狐貉之屬亦致千歲皆習而然也聖人只是教
人將一切習心用在理上此之謂學
謝靈運詩理來情無存此語有味人之胸中欲動則情
勝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蓋心中之理來則情無存
矣所謂性其情也
知天命精微之極矣聖人五十已能之耳順則不過於

行習之地聲入心通然必知命之後乃能之從心所
欲不踰矩又不過行之而著習之而察由之而知其
道耳斯爲聖人之極功矣可見日用至淺處乃是學
問至深處故動容周旋中禮爲德之至而取之左右
逢其原者乃深造者也此之謂由而不知之極
寂滅神通元妙自以爲精矣而實乃粗陋之極
徐原一墓祭論曰禮經無墓祭之文故先儒云古不墓
祭墓祭自東漢明帝始然經雖無明文而傳記問有
其事如武王將東觀兵上祭于畢則周初有行之者
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則春秋

末有行之者矣孟子云東郭墦間之祭則戰國時有
行之者矣張良子孫上先冢并祠黃石則西漢初有
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以
每歲正月行之垂爲永制則自明帝始耳原夫古之
所以不墓祭者人之死也骨肉歸於土而魂氣無不
之魂依於主魄藏於壙魂有靈而魄無知故聖人只是教
魂於廟不祭魄於墓非祭於幽明死生與鬼神之情
狀者其孰能與於此坿籍嘗謂古人智而今人愚蓍
言絕地天通古人可通天地故郊焉而天神格實有
天神來格知鬼神之情狀廟焉而人鬼享實有人鬼

來享今以格天神享人鬼之實事何之巫覡僧道而
所謂祭祀者虛舉其文焉耳即巫覡僧道亦虛舉其
文焉耳嗟乎爲後世之天神人鬼蓋絕不得與人相
通矣其有淫祠邪鬼偶著靈異者則衆共奇之而不
言者又將著無鬼論焉無惑乎天札疫厲之氣盈於
宇宙而干戈擾攘時聞鬼哭於沙場也二氏乘今人
之愚而不知鬼神之情狀也乃創爲天堂地獄之說
超度因果之舉士大夫既崇信矣安知鬼不亦崇信之
耶朱子曰公等依佛鬼亦公輩然則今人祭墓鬼安
得不享於墓耶故墓祭不可廢也

大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子曰元之又元衆妙之
門佛經云甚深法界不二法門此數語最分明吾儒
所見是理之精處二氏所差便以氣之靈處若論氣之
靈處亦原從理出但二氏所見是氣之靈處遂爲
理之精處耳認氣作理故以虛無寂滅爲教虛無寂
滅即氣也此所以彌近理而大亂眞也若俗儒記誦
詞章之學不但理之精處未能見到並氣之靈處亦
未見到故朱子曰只有二氏還覷見些莫怪他稱勞
也而竟何如哉瓊山此言亦可謂萬世之罪人矣
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

作祖

生皆平與弟書云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

在血氣者莫不尊親何其廣也春秋內夏外夷尊周攘楚又何嚴也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胡其一也禮記曰修其禮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又何寬也且夫服牛乘馬聖人所以盡物性也服馬乘牛則拂物之性聖人不能況服虎乘豹乎驅虎豹而遠之聖人非惡虎豹而喜馬牛虎豹宜深山馬牛宜鄉里所謂並育而不相害也莫不尊親而內夏外夷同文同倫而又不易其俗不易其宜所謂並行不悖也

禍不可以智力免也智力之所能免者非禍也漢高之息踐常習故卽坤順之德而動於欲也正用之則利永貞推此以求情亦豈有不善哉故程子曰盜賊亦有禮樂而大易三百八十四爻所以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也故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此機握定於情之動而使之各當其位則無不善矣故大傳言

英武五載而成帝業方其會鴻門走滎陽瀕死而獲生天授之矣誅秦滅項履萬乘之尊羣策羣力拱而衛之宜若無禍之可攝者然而貫高之謀未兆也柏人迫於人莫須有之言也心動而倖免豈非天哉胥頓之贏弱已形也婁敬之指陳已宣也高帝非不明之主也拒諫而深入三十萬有七日之厄豈非天哉由此言之博浪之錐副車荊軻之劍繞柱禍發於旋踵而竟無恙武氏已在宮中檢點既居殿前患弭於反掌而不能行豈非天哉故易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雖聖人

不能使平者不陂往者不復也唯艱難以守其正而已雖守其正僅可无咎而已如是卽爲有福所謂自求多福也非人皆陂而我獨平人皆復而我獨往也情者性之動性無不善情亦無不善其情之惡者乃用之不當其位也怡色柔聲事親之仁也用之事君則容悅之臣而爲不義犯顏敢諫事君之義也用之事親則忤逆之子而爲不仁敢於殺人大不仁也誅元兇則義籍人厎有大不義也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厭故喜新卽乾健之德而動於欲也正用之則自强不息踐常習故卽坤順之德而動於欲也正用之則利永貞推此以求情亦豈有不善哉故程子曰盜賊亦有禮樂而大易三百八十四爻所以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也故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此機握定於情之動而使之各當其位則無不善矣故大傳言意但勿自欺中庸致和位育後而中節非揀去一種惡情別有一種善情發出來也

天下之理一正一反健便是不順的意思順便是不健的意思用而當則相反皆以相成不當則相成皆以相反八卦之奇偶五行之生剋善是物也而吉凶善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雖聖人

與否此起矣

活潑潑是一片天機天機卽健也故曰天行健人得健順之理以生故朱子曰心是天機活物氣拘欲蔽則滯而不健故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自强不息則健健則自然活潑潑何以能自强曰莊敬日强何以能不息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至誠則無息矣

然莊子却以自强不息爲助長故曰勞神明以爲一而不知其同也告子又以助長爲自强不息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只是要自强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要自强也此處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當初只是個當然之理先天對待者是也既有此對待不能不流行而自然之氣生焉自然者既生則當然者寓於其中矣理乘氣而發自然而莫不當然當然而合乎自然是謂中節之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矣

然氣强理弱則理不勝氣者有之自然者不必皆當然天地之戾氣盜蠭人事之乖忤拂逆由此起也所貴乎學者盡其當然以合乎自然而已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從自然上撥正使之當然此生安之資也程子言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資之深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從當然處造至自然學利之資也張子之學個恭而安不成董子之勉强學問司馬溫公之用心守一中字此則當然處必不自然自然處定不當然困勉之資也從事於斯孜孜不已雖終身困勉不害其爲聖人之徒若佛老之清淨寂滅言人之清談放蕩乃任其自然而不求合乎當然養生家之修煉採補乃不知所謂當然而欲矯揉其自然俗儒之記誦詞章又不知有自然而但摹擬其當然吁去道遠矣

閑邪存其誠不曰閑邪存其正又不曰閑僞存其誠蓋邪未有不僞而正或有不誠也

心屬火火曰外光神以知來也腎屬水金水內光智以藏往也火未濟則所知者不藏而所藏者不知故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昏曀底換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

或問君子固窮朱註以固守其窮爲亦通則其義似不若固有窮時之爲長何也曰然素患難便要行不成只是固守且如朝不食夕不食則周之可受不成便飢餓死然呼蹴則亦不可受也此處有精義之學在

不但固守而已須知孔子伐木削迹厄陳畏匡時有多少事在不但固守

畢在閩中聞土人言食品中有海蜇皮卽水母也海船初鈎取出水味極鹹以鹽醃之則淡今在川中聞王硯汀制府言火井之火以猶炭胞盛之可致千里外以竿捫胞外冰冷剌胞一孔以竹管插入引胞中氣出以火燃之則明胞中氣盡則滅聞此二說乃悟陰陽之相得不但磁鍼珀芥而已醫之用藥養生家之導引不可不知此理

全軀保妻子小人也無故而不全軀不保妻子豈非凶人哉全不可保時而以不全全之以不保保之者智以成仁也全之而全保之而保者禮以成仁也不保不全而爲忠爲孝以保全其性者義以成仁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義禮智皆所以成之也若不義不智無禮而但欲保全者終末有能保全者也三德已失而仁不能守也況小人之愚也

子思論奏疏引古語云湯旱之言過於仁溢怒之言過於義更字最妙蓋精義者入神義無所謂過也義者事之宜豈有過於宜者哉但以非宜爲宜以宜於此者爲宜於彼乃所謂更耳古人用字之妙皆其義之

精也乃知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言未當仁固不可過也義則無所謂過也

干羽格苗亦力足制其死命也觀禹之言湯湯班師振旅則軍容之盛可知益之贊曰滿招損謙受益軍不足當有苗則何滿何謙之有然則三旬逆命何也曰彼蓋欲螳臂當車耳聖人之視天下正唯彼不能勝我乃憐而宥之犬吠主人倪之而已力足制其死命也豺狼逐人必操兵以捕之力不足制其死命也不必示武而但以文德卽可格苗則舜之命徂征爲失言矣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謂我不足制其死命也故誓師以臨之濟濟有衆足以制其死命也苟卽加誅焉所謂滿招損也故彼不知而逆命乃憐而宥之苗之所以格者知其力不能勝而聖人不忍加誅也非誓師臨之則必無七旬來格之事此舜之所以命徂征也武功文德豈可偏廢哉

大學言家國天下之治亂係於一人之好惡而已好惡之得失公私而已君之於臣上官之於寮屬父兄之於子弟奴僕未有肯顯行其好惡之私者也顯行之則人得糾而正之矣陰喜而陽怒之陽喜而陰怒之則受者不從所令從所好矣此非人所能糾而國家

天下之所由以治亂也
人只一心事有萬變操一心以御萬變是以能盡變化
之道逐萬變以遂一心是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萬鍾弗顧千駟弗視可謂義矣又必極之於一芥不取
與如是而義乃精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固有能輕千駟萬鍾而不能
審一芥者矣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必入神
乃可以致用不然則疎脫者多矣如君子周急不繼
富又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人周我可受免
死矣我周人亦必令其可感也非急則不可周非

免死則不可受周其義一也推而言之仕而受祿行
而受賄聞戒受餽皆周之受周之義所推非仕非行
非聞戒則不可以貨取雖急且免死亦不可受呼蹴
也然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必謂取之於民猶
樂也則充類至義之盡亦可不必矣此皆精義之學
才之德也非無才之德也無才之德其必細於才矣
程子曰雖孔子在今日豈能不應科舉何以知孔子必
應科舉曰鄉舉里選古無周流大國者也春秋之時
孔子欲不周流得乎孔子處春秋之世而不能不周
流則處今日而不能不應科舉其義一也身所處之
世如身所處之時夏葛冬裘人人皆然聖人何獨不
疏食飲水簞食瓢飲亦安得不求免死哉所謂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傷勇即傷義也生亦我所欲若
欲生亦義也可以取生則取生爲義不可以取生則
舍生爲義耳今之士夫其貪者則以受呼蹴貨取爲
周之可受其廉者又以周之可受爲呼蹴貨取夫貪
者無論矣廉而不受則必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其
能乎終必至於累人累已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守小節而昧大義矣吁其難哉中庸不可能也
孔子告顏淵曰克已戰則克之克也告樊遲曰攻其
惡毋攻人攻己我戰則克之克也告樊遲曰攻其
可以爲遲聖人之言所以徹上徹下也
力之相細人所共見也非力之相細人所不見也巧之
相細則無力神之相細則無巧智之相細則無智德
之相細則無才所謂德細才者兼才之德也非無才之德也無才之德其必細於才矣
程子曰雖孔子在今日豈能不應科舉何以知孔子必
應科舉曰鄉舉里選古無周流大國者也春秋之時
孔子欲不周流得乎孔子處春秋之世而不能不周
流則處今日而不能不應科舉其義一也身所處之
世如身所處之時夏葛冬裘人人皆然聖人何獨不

然豈以夏衰冬葛乃爲聖人耶夏衰冬葛者生今反古者也

怯懦者以持重自文持重者以怯懦誚敵此由於人者也譬怯懦者曰持重毀持重者曰怯懦此由於人者也持重而敗不得不悔其怯懦怯懦而成不得不謂之持重此由於天者也事之相類德之相似已與人與天之變化無方故事前之知人不易事後之論人亦類

莊子曰汝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子孫非汝有天地之委蛻也此誠然矣然爲此語者何意乎將曉人之

迷而使之懲忿窒慾乎抑皆欲汝有之而不可得也夫皆欲有之而不可得則必竊天地之委和委蛻而據之矣此自私自利之一念而仙佛作用之根也儒者則不然天地之委和卽吾之委和也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天地之委蛻卽吾人之委蛻也故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天之穿之日夜無間聖人設一矩在此令他穿從矩中過

予嘗之與季札李泌之與陸贄皆兩傑後先而不聞其相得佛氏言因緣之說信乎或亦其事不無失得者也

天下之人雖多要其歸三大而已曰吉人曰凶人曰庸人吉人爲善唯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唯日不足庸人不爲善亦不爲不善但覺日之有餘故有消遣焉天下之有消遣者皆庸人也

理順而已氣則有逆焉順理之氣順也違理之氣逆也學者以理御氣順者順之逆者制之制之亦逆之也相逆相戰分勝負焉故已曰克

程子曰天來大事以理處之莫有何事或疑程子何言之易也程子有此理以處之學者無此理何以處之

哉今思之不然程子有程子處之之理學者有學者處之之理憂疑惶惑則終歸於胡亂而已豈能竟不處之哉才猶財也富家婚娶千萬金始辦者貧家十金八金或稱貸而亦辦矣知此則臨事可以決雖然財則安貧可也才則不可不學也故諸葛武侯曰才須學也精義入神以致用格物致知以誠意君子之所以唯曰不足也此則所以有程子之理者也其中有物不恍不惚是謂物則其中有精不窈不冥是謂精一

有才之人奮其私智猶虎狼之爪牙也然上有使令使

註之人則其爪牙皆禮義之甲冑忠信之干櫓也故曰那爻王之爪牙無才之人猶犬馬也無事之日折笞捶之易易耳有事則竭其力不足禦虎狼奮其私智亦能蹄齧主人也能化虎狼者何有於犬馬見虎狼而畏者犬馬得易而侮之矣

莊子曰哀莫大乎心死而身死次之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三者之言意相近也然自莊子言之憤世嫉俗語甚激切其流之弊遂入於佛之不生不滅矣自孟子言之但不能逃於鄙吝也望王之不廢政刑也所以御小人也其於四夷也必羈而縻之豈得已哉鄙哂

之得其正矣然計較於取舍之間是智者利仁也不善體者有時計利而忘義矣孔子之言雖若寬緩而必無流弊此其所以不可企及也故意之相近者詞氣之不同而懸絕遂若此程子所以欲學者見得聖人氣象謹氣象之所關不小也

盜賊而能爲君子之行智必出君子之上君子而忍爲盜賊之行智必出盜賊之下

窮理致知便如在心地上編查保甲奸僞自無所容一善念之起則擴充之一惡念之起則禁止之此便是誠意所謂切自欺者如編查保甲奸僞自無所容一

也

孟明再敗而秦穆用之諸臣其悔過焉一敗而孔明斬之史美其執法孟明可用而馬謖不可用也孔明亦悔過也

馬之泛駕也豈獨不利於人哉車傾而壓則馬在其下矣然與馬而言泛駕之不利其能聽予轡哂足以制其死命則彼不敢泛駕人與之俱有利焉而又芻秣以養之則馬之聽命於人也非但感芻秣之恩也彼欲逸而不能逃於鄙吝也望王之不廢政刑也所以御小人也其於四夷也必羈而縻之豈得已哉鄙哂

禪學言黍悟儒者未嘗不黍悟也但儒者之黍悟是不論精粗逐事逐物而黍悟之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禪學之黍悟是將日用倫常之事置放在一邊別求所謂元妙者而黍悟之有所揀擇必有所遺漏究之其身何嘗一刻不在日用倫常之中然則其所遺漏者乃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故禪學之黍悟謂之喪心可也儒者之黍悟謂之存心可也

誠意所謂切自欺者如編查保甲奸僞自無所容一愛才或受比匪之傷絕交又不得直諒多聞之益不失

人亦不失言所以爲智也
門人於朱子前稱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朱子曰何不
讀下章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夫門人之心豈不曰柔
嘉維則仲山甫之美德也其未盡善者不畏彊禦也
倘曰不侮彊禦焉斯圭角化矣夫彊禦原不必侮也
然存一不侮之心斯畏之矣畏彊禦必不畏鰥寡然
則不侮彊禦者固未必不侮鰥寡倘視彊禦之侮鰥
寡吾亦末如之何矣倘自受彊禦之侮亦隱忍之而
已則吾恐其柔而不嘉柔嘉而不可則也

人情之易溺者矯之而後中不矯而白以爲中者溺而
已矣故中庸曰強哉矯儉戚亦非禮也然天下奢易
之患多儉戚之患少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侮彊禦亦
非禮也然天下畏彊禦之患多侮彊禦之患少毋友
不如己者人人皆求勝己而友之則無可友矣然天
下悅不若己之患多人人求勝己之患少故聖人之
言雖若不中者乃所以中也常人之所謂中者吾恐
其溺矣

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無欲而好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其次則欲仁而得仁又其次則養心莫善
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又其次
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其次則道書所
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又其次則養生家所謂納清
不思欲氣質之美也又其次則欲動情勝無所不至
矣又其次則醫書所謂精衰惡色似無欲而實不能
有欲也

宣公元年公羊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
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以此言考之
閔子似嘗仕魯矣仍舊貫何必改作之言當是言於
朝非庶人私議也

克復如磨鏡光在垢中同一體也光爲垢掩去垢而光
始生故上達朗在下學之中佛老陸王之意則如鏡
本光明爲區所掩揭區則見鏡夫區與鏡不同體萬
一揭區而見昏鏡亦以昏者爲明耶故有認欲爲理
指心爲性之弊

卜筮何爲者耶吉凶悔吝預知之矣果可趨避乎則人
未有不趨避者也趨爲避爲有吉而無凶悔吝是卜
筮不驗於後矣且天獨使知卜筮之人吉耶是造化
不公也天下之人皆習卜筮而皆吉是宇內無凶悔
吝也將預知之而不可趨避乎則奚以異於不知者
也是亦多言矣然則聖人之作易以前民用也何故

曰聖人之人謀鬼謀所謀者理也卦而吉耶則足以堅其爲善之心凶而吝耶則足以動其改過之念有卦而凶凶而无咎者矣知具卦而死咎則不避其凶也有君子吉小人否者焉君子果小人也則勉爲君子庶乎其吉是則趨吉避凶卽爲善去惡也天之所以前民用而爲君子而卜筮可以不驗於後易之所以卜筮爲耶曰吾所不謀也然則吾唯求當於理矣以卜筮爲耶曰吾所不知之理而卜筮知之也朱子之筮遯而焚奏草也朱子之筮遯也卜筮告之則奏草決可焚矣後人乃有以焚草笑朱子者其亦不達於理矣

宣公六年公羊傳趙盾知之註由人曰知之自已知曰覺焉按此亦分別知覺二字之一說也程子曰知謂知其事覺謂覺其理觀此二說由人由事有所藉也自知覺理無所藉也請得定其說曰有藉而覺曰知無藉而知曰覺

宣十一年郤成曾狄魏絳和戎利計一時禍開萬世而明生焉則見矣兩虛相應而響出焉則耳能聽矣兩虛相感而氣通焉則鼻能嗅矣兩實相接而性殊焉則口能嘗矣耳之能聽鼻之能嗅耳鼻中無物也截其耳而未嘗不能聽割其鼻而未嘗不能嗅塞之則聽嗅亡矣是聽嗅生於虛而亡於實也然有虛存而聽嗅亡者豈其官亡耶口之能嘗者舌也目之能視者瞳也鑿其瞳則盲截其舌則啞然亦有有瞳而盲有舌而啞且不知味者矣豈其官亡耶

成性存存所謂成性者卽成之者性也氣質之性也存此氣質之性存而又存則義理之性可見矣故曰道義之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卽知氣質之性也知氣質之性則知義理之性矣天卽理也存其心養其性亦養氣質之性矣養氣質之性所以復義理之性也

所以事天卽所以復理也或曰氣質之性兼善惡而言養其惡性可乎曰心常存則事不苟所養必非惡性矣

天下之事未有不誤於持平者也持平者子莫所執之中也子莫天下之庸人也天下之庸人未有不好持平者也今有君子小人焉曰吾使君子得其半小人得其半有善惡兩端焉曰吾爲善半爲惡半此之謂持平非庸人誤天下之術乎百盜賊殺一主人吾必駢百人而誅之不能以一盜抵一主人而縱其餘也一主人殺百盜賊吾必進主人而賞之不能殺主人

以儆盜賊也此之謂不誤天下之持平是以平天下者有絜矩之道也

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此古今世道人心之所以愈趨愈下也聖人救之將如何夫亦曰禮樂而已有禮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有樂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則愛惡不相攻吉多而凶少矣遠近相取者悔而無吝矣情感無僞有利而不害矣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人人任其氣質之所爲愛惡之相攻者甚則凶多吉少矣遠近相取多

吝而悔吝之相感者甚則利害生此古今世道人心之所以愈趨愈下也聖人救之將如何夫亦曰禮樂而已有禮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有樂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則愛惡不相攻吉多而凶少矣遠近相取者悔而無吝矣情感無僞有利而不害矣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人人任其氣質之所爲愛惡之相攻者甚則凶多吉少矣遠近相取多吝而悔吝之相感者甚則利害生此古今世道人心之所以愈趨愈下也聖人救之將如何夫亦曰禮樂而已有禮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有樂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則愛惡不相攻吉多而凶少矣遠近相取者悔而無吝矣情感無僞有利而不害矣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人人任其氣質之所爲愛惡之相攻者甚則凶多吉少矣遠近相取多

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然鄭伯歸討立君者終殺叔申此忠肅之所以不免也左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言哉

爲善爲惡必乘可爲之機機可遇而不可失也君子遇爲善之機坦然由之遇爲惡之機決然去之小人遇爲惡之機坦然由之遇爲善之機有利則爲之無利則去之學者幸而遇爲善之機則爲之不幸而遇爲惡之機不能不爲也無辨之之識無持之之力無濟之之才回惑遷就悔吝交集苦莫大焉雖然苦也者

遠小人而至君子之路也

史忠正公可法論人才疏云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渙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閑靜攝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閒兒戲即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毫不做非託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會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恪遵聖諭卒底於亂蓋由此耳按易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朱子本義曰君子在上則爲眾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夫

天下有自剝其所覆之膚乎非人情也小人之忍而出此者不自知其所剝者乃其所覆者也小人亦諭書明理之人而並此不知何也其病生於以講學爲讎以講學爲讎則以貪利慕祿爲人情之常而以必求其所以然爲道學迂腐之論苟有爲正論如忠正公者不能不受而又不甘受之也則又有一術焉試君子以諸艱而置小人於善地使君子取禍敗以證吾所以不用君子之故使小人得福利而天下亦不敢議吾之破格也噫

以寬爲寬以操切爲嚴以拘牽爲謹以謀萬全爲愼者德之賊也禍隨之矣

由小學以入大學其所格之物皆其所習之物也卽有所不習者可由所習而推之矣譬如富貴子弟與之言鼎彝尊俎曰此鼎此彝此尊此俎制自何人得自何時其用若何其價若何爲子弟者一聞了然不必更問鼎彝尊俎之是何形狀也卽推之朝廷之九鼎宗廟之雞彝龍勺彼亦可由鼎彝尊俎而想其形狀矣此無他有所憑藉而然也未嘗入小學而卽入大學矣則且奈之何哉補格物傳所以爲未嘗入小學而卽入大學者地也以此言之則雖古本大學原無格物傳而朱子又安得不補也謂補傳卽補小學

知之義未嘗不可小學廢矣朱子無制禮作樂之柄無轉移風化之權不能使天下後世皆由小學以入大學矣則且奈之何哉補格物傳所以爲未嘗入小學而卽入大學者地也以此言之則雖古本大學原無格物傳而朱子又安得不補也謂補傳卽補小學可也

知覺運動者心也有知覺能使之運動手足屈伸唇噓開合之類是也有知覺不能使之運動肉顫筋强血凝氣滯之類是也痿痺不仁則能使者亦不能使矣

導引服氣則不能使者亦能使矣能使者亦不能使則卻病而延年

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子瞻赤壁賦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本諸此

左傳詛讒子不復伍舉則楚無鞭尸之禍諺哉言也讒子之復伍舉豈知必爲禍於楚哉爲此語者諺所謂

事後先見之明也然此語傳於世後之爲國者爲子孫禍則必禁錮英賢而及其後嗣以免禍我子孫失英賢國之寶也無英賢則國殄瘁禍孰大焉斯言也其爲禍於後世甚於聲子之復伍舉

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窮疑亦未有敬而不在致知者蓋不知所以敬亦未有能敬者也

凡事有開必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會于宋左氏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一段與戰國策蘇秦言合從無異已開其先聲矣

道心動則人心靜人心動則道心息

君子居亂世小事摸稜以遠害大事急鍛以立威

居亂世大事摸稜以全身小事骨鯁以立威

雖然吾又恐其以所謂善者爲善人而非眞善也以所不喜者爲惡人而非眞惡也則何利之有哉

孟子言不動心又言所以動心忍性心當動乎不當動乎曰人心惟危動則危者愈危故不可動道心惟微不動則微者愈微故不可不動忍性者卽不動人心也性之宜忍者非人心而何然則氣質之性孟子已言之矣

君子居亂世小事摸稜以遠害大事急鍛以全節小人居亂世大事摸稜以全身小事骨鯁以立威

賈之濫也近於厚是濫非厚則似仁而害義矣賞之薄也近於公是薄非公則似義而害仁矣濫與薄惡也厚與公善也害仁害義則善皆成惡矣故大學必先窮理致知者恐其以善成惡也孔子所以惡鄉愿者恐其以惡爲善也

攻苦二字最好凡人但從所苦處攻去必中於理所謂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萬空皆實彼則未之見耳

萬法皆空彼亦豈無所見萬空皆實彼則未之見耳

書眞採本不易之論也後世輕卜筮而轉疑朱子以易爲卜筮之祥斯言眞國家之利也有國家者而信斯言利孰大焉

昭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悅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禍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按無學不害一語害古今人多矣然人未有不學者也不學安上全下則必學下陵上替矣學猶殖也嘉禾不殖庶草必殖焉可不懼乎

有當違之鬼神焉正鬼正神也邪鬼邪神也此作兩樣看雖當敬之鬼神而遠之猶以爲有當敬之鬼神焉正鬼正神也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戒於牧之野故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曰羽所周語武王伐紂以一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以夷則之勃之何以爲泖勃入不覺也泖勃灌園發生瓜菜泖勃灌園人不見也神奇爲朽腐朽腐爲神奇日用而不知也

春風拂樹花果爛然其來也何從太虛之中風霆流形其去也何往習見而不怪也水發入腹化爲泖勃泖勃穀之何以爲泖勃入不覺也泖勃灌園發生瓜菜泖勃勃之何以爲瓜菜人不見也神奇爲朽腐朽腐爲神奇日用而不知也

天作孽何以猶可違我尙欲違之也或悔過遷善祈天永命則竟違之矣自作孽何以不可逭自不肯逭之也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天雖欲逭之又烏從而逭之哉

怒言淩我者吾以孩提畜之甘言餌我者吾以盜賊防之法言規我者吾以師保敬之詖言盜我者吾以父兄視之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林註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爲王以猛爲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按程子言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代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與此說成之爲子糾大異程子說本之薄昭荀子則謂糾兄桓弟荀在薄之前矣豈前不可信而後可信耶林註雖不足據然以王猛例子糾亦似有理此例果當則糾之爲兄審矣

泰之時何嘗無小往而來者大矣故吉而亨否之時何嘗無小來而往者大矣故不利君子貞見小往而疑將否者不知泰運者也勢必可見而不見小來而疑將泰者不知否運者也勢必宜隱而不隱故曰知幾其神乎凡易言往來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昭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莊子乃曰哀樂不能入是謂帝之懸解是以天地之性爲縛束人而懸之而以失其性者爲解倒懸也原壤登木莊叟跛盆皆失其性而以爲解懸者

加履於首納冠於足雖庸人孺子知其不可也果有之

鮮不見而怪之矣曹操漢獻之爲冠履倒置也雖荀文若之聰明未之知也故俯首而事之雖司馬温公之詆荀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按程子言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代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與此說成之爲子糾大異程子說本之薄昭荀子則謂糾兄桓弟荀在薄之前矣豈前不可信而後可信耶林註雖不足據然以王猛例子糾亦似有理此例果當則糾之爲兄審矣

泰之時何嘗無小往而來者大矣故吉而亨否之時何嘗無小來而往者大矣故不利君子貞見小往而疑將否者不知泰運者也勢必可見而不見小來而疑將泰者不知否運者也勢必宜隱而不隱故曰知幾其神乎凡易言往來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昭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莊子乃曰哀樂不能入是謂帝之懸解是以天地之性爲縛束人而懸之而以失其性者爲解倒懸也原壤登木莊叟跛盆皆失其性而以爲解懸者

加履於首納冠於足雖庸人孺子知其不可也果有之

鮮不見而怪之矣曹操漢獻之爲冠履倒置也雖荀文若之聰明未之知也故俯首而事之雖司馬温公之詆荀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按程子言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代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與此說成之爲子糾大異程子說本之薄昭荀子則謂糾兄桓弟荀在薄之前矣豈前不可信而後可信耶林註雖不足據然以王猛例子糾亦似有理此例果當則糾之爲兄審矣

泰之時何嘗無小往而來者大矣故吉而亨否之時何嘗無小來而往者大矣故不利君子貞見小往而疑將否者不知泰運者也勢必可見而不見小來而疑將泰者不知否運者也勢必宜隱而不隱故曰知幾其神乎凡易言往來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昭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莊子乃曰哀樂不能入是謂帝之懸解是以天地之性爲縛束人而懸之而以失其性者爲解倒懸也原壤登木莊叟跛盆皆失其性而以爲解懸者

也不言平吳之功非王濬所能也故曰隱几工夫大
揮戈事業卑
理財而不先用人誰爲理之有開源之人而無節流之
人猶積金以貽敗子也有節流之人而無開源之人
猶望炊而責巧婦也
牖其衷奪其魄天之事非我之事也致其知誠其意我
之事非天之事也惠吉逆凶福善禍淫不必言矣
性相近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
其本則性卽是理何相近之有哉竊疑仁義禮智之
性有得仁之多者有得義之多者仁豈不近於義義

豈不近於仁哉是理亦可以相近言也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先要分得開使道心不
混於人心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後要合得
成使人心皆化爲道心蓋陰必附乎陽小人必緣君
子人心必假道心分之使不雜則無所緣附假借矣
然豈能有陽而無陰有君子而無小人有道心而無
人心乎陰順乎陽天地之所以泰也小人從乎君子
時雍於變之俗也人心化爲道心從心所欲不踰矩
動容周旋中禮之人也
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言楚之子遺僅三戶亦何亡
秦也哀公四年左傳師於三戶杜註三戶
北三戶亭然則三戶又楚地名也

心通本原之學身安利用之義學講本原之治治明清時之方此三代後聖賢之通例也是故取瑟可歌而南子可見故人之脛可叩而大夫之豚必拜迺詩三則曰不可不可曰諾作春秋則書益寫玉大弓責艮民不懼也不名其爲盜見瑟瑟者而逐之也走而盜不懼也故逐小人者亦不可以朋黨逐之則艮民顏貝之伐則曰修文德以來之登壇而却萊兵不必任人則活活則可以爲善即可以爲惡任法則死死則舞兩階之干羽也微服而過宋豈轉不若不徑不竇難於爲惡即難於爲善不得人則任法猶可苟安得者之愚哉

朝廷有朋黨則涇渭自分人主驅以別君子小人也因以判君子小人也易

無朋黨則黑白混淆人主驅以別君子小人也不可任法而生至人皆不可任法亦盡棄其防之得終

羣盜益於一區無一良民焉則人皆識之矣置之前於鮑肆善嗅者不能辨其味於室外也移之蘭於東肆而列鮑魚於西肆雖童子必掩鼻而過風東肆矣然則朝廷有朋黨人主之利也而人主每惡之者何也人主之惡朋黨惡君子也人主每苦君子而甘小人必順小人以攻君子君子無可罪唯朋黨可以罪之君子不可盡唯朋黨無可以盡之雖然君子既盡之後而人主乃大苦矣至欲去小人之黨則有不

能如君子之易易者君子甘退而小人要君而小人不順命也倡言而逐盜於市則盜奔而艮民不懼也不名其爲盜見瑟瑟者而逐之則艮民走而盜不懼也故逐小人者亦不可以朋黨逐之也任人則活活則可以爲善即可以爲惡任法則死死則難於爲惡即難於爲善不得人則任法猶可苟安得人則法乃土苴耳後世見任法之可苟安而任人之病不免爲惡也於是重任法而輕任人則不得人之弊又因任法而生至人皆不可任而法亦盡棄其防之得終

捨忘中之利防意外之害果有害焉則害其防意外之害果有害焉則害其忘意中之害以圖意外之利果有利焉則害其圖之得終有害焉則悔其忘之失此

庸人之情也君子則不然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之精處便是利雖害亦利也小人亦不然不捨意中之利以防意外之害不忘意中之害以圖意外之利故得之則喜失之亦不悔也君子小人少而庸人多故勞其心以遂天下之變者比比也死於定命豈有

髮增加哉然庸人自是而不求終身役其心而不能覺也何以破其愚曰好學近乎知

心經一篇說般若波羅密甚深微妙只說箸孔子與人

無時莫知其鄉二句耳操則存舍則亡彼蓋未之知也凡佛氏自以爲廣大精妙處乃其陋處

人當危急之時不可將萬有一然之想攙入一有萬然者謀諸人聽諸天者其心安然後謀諸人者其心盡果能盡心以謀一有萬然之事然後知萬有一然之想皆萬無一然矣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古今未有不爲人有者也其所以爲人有者何也唯當關之一夫而無之也非懼賊而逃即通賊而降也果懼而逃通而降則萬夫當關一夫能閉之矣故孟子曰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勢則病勞逸則病逸此身不大好調護動又怕動靜又怕靜心到底要如何

子路喜聞過令名無窮爲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庸人小人亦有喜聞過能自知之時但所謂過者非過耳譬如性急之人偶然一事做緩了人言其緩之過則喜聞之人即不言彼亦自知其緩之過也此論其事則誠過矣論其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也更有

事本不緩過性更急之人猶以爲緩彼必以不過爲過也是其喜聞自知者乃所以益其過也庸人小人於利欲之事隨其性之所近如此者甚多故喜聞過自知過亦不足恃當審其是過否耳進學所以在致知也有時羣疑衆謗君子持之益力者自知其非過也但如此而誤焉則又爲剛愎矣致知在格物

僞者似眞者也似眞者非眞者也非眞者而何以謂之似眞也雖非眞而儼然眞也儼然非眞者則謂之非僞矣

以身教者從愛人之意多責人之意少也以言教者訟責人之意多愛人之意少也

人之處世如處屋然隨遇而安者無世而不可處也隨屋而布置者無屋而不可居也然隨遇而所以安者或得或失隨屋而所以布置者或善或不善則關乎才與學焉

不耐煩三字是有事時的病閒不住三字是無事時的病

凡事都有恰好處從何見得是恰好處凡事都有不恰好處只莫從不恰好處去做便見著恰好處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烏知何者是敬未有敬而不
在致知者
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爲甚脫却氣質居敬則養氣在其
中矣
張子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非恭而
安必不可學而成從恭而安學必不可成也從居處
恭學起到自然安處便成

水無有不下孟子特因告子決東決西之說故以必下
者明性之必善耳就下恐非水之性也本平而已其
下也地形之低窪使之也滙而爲澤澄而爲淵水何
嘗必下故搏激勢使然也低窪使然也下
固就突上亦望不就哉以就下者爲性則搏激之時
水性未嘗不就上也就者非性也勢也決東決西勢
也就上就下亦勢也孔子曰知者樂水知者動水動
而已動故可決東決西亦可就上就下也然動者亦
水之情也洪範水曰潤下不曰水就下潤亦水之情
也易曰水流濕不曰水流下濕與濕
即謂爲水之性亦非水之性之善也水之性之善固
平而已矣就上就下決東決西可使爲不善也凡水
得其平則止復其性也不得其平則不止拂其性也
以是知水之性之善平而已矣人無有不善水無有
不下
困而亨既是困如何會亨蓋困則有所以處困之道故
亨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視之與素富貴行乎富
貴等耳素富貴而不知所以行乎富貴者則亨而困
機由我握則權不能分理由我明則情不能爭命由我
立則勢不能叛天君之御百體嚴君之御一家大君
之御萬國未有如此而不治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繼之者善是動而生陽成

之者性是靜而生陰陽之動不可見故形而上者不
容說陰之靜乃有成故論性不論氣不備仁者見仁
智者見知姑舉二端耳義者見義禮者見禮信者見
信即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也
君子之心活潑潑熟於理也小人之心長戚戚溺於欲
也中人學者於理不熟溺欲不甘兩者相戰動見窒
礙必有心病矣
今之士夫皆不信其所知而信其所不知可怪也昔晝
所載其所知也則不之信釋道巫覡所言其所不知
也則深信之以爲或然焉然則信其所不知而疑其所

信楊韓子曰不求其說不說其末雖怪之欲聞諸子曰弗思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其病皆坐此也即如兵戈四起戕殺無辜有幸而免者有不幸而不免釋道巫覡之流曰刼運使然則士夫皆津津焉有味乎言之曰然哉然夫彼所謂刼運者乃飛鸞降筆玉皇大帝見民間作惡特降刀兵之災十殿閻羅諸天神聖造册按名而收應刼之人審如是也天下之人何所逃死唯有飽食安居以聽唱名之日耳嗟乎此邪教所以蠱惑天下之愚民而驅之爲亂也夫息民者聞必死之說則信其必然然死於飢寒與死於刀兵等耳不如得過且過掳掠姦淫快目前之欲死而無悔之爲愈也此民之所以甘心爲亂也爲士夫者宜曉之曰天下無所謂刼運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作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然此非有人焉按册而稽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倘有飛鸞降筆告爾曰此城應破爾曰此城應刼矣衙門將延頸以俟死乎是自作孽也何不達天之聽而爲可逭之計乎何以違之修其孝弟忠信倘其器械樓櫓堅其必死之心作其敢戰之氣詰而保全是天作孽而可違不求其說不說其末雖怪之欲聞諸子曰弗思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其病皆坐此也即如兵戈四起戕殺無辜有幸而免者有不幸而不免釋道巫覡之流曰刼運使然則士夫皆津津焉有味乎言之曰然哉然夫彼所謂刼運者乃飛鸞降筆玉皇大帝見民間作惡特降刀兵之災十殿閻羅諸天神聖造册按名而收應刼之人審如是也天下之人何所逃死唯有飽食安居以聽唱名之日耳嗟乎此邪教所以蠱惑天下之愚民而驅之爲亂也夫息民者聞必死之說則信其必然然死於刀兵等耳不如得過且過掳掠姦淫快目前之欲死而無悔之爲愈也此民之所以甘心爲亂也爲士夫者宜曉之曰天下無所謂刼運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作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然此非有人焉按册而稽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倘有飛鸞降筆告爾曰此城應破爾曰此城應刼矣衙門將延頸以俟死乎是自作孽也何不達天之聽而爲可逭之計乎何以違之修其孝弟忠信倘其器械樓櫓堅其必死之心作其敢戰之氣詰而保全

是天作孽而可違不幸而死者爲孝弟忠信之神不幸而免者爲應刼入册之鬼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其病皆坐此也即如兵戈四起戕殺無辜有幸而免者有不幸而不免釋道巫覡之流曰刼運使然則士夫皆津津焉有味乎言之曰然哉然夫彼所謂刼運者乃飛鸞降筆玉皇大帝見民間作惡特降刀兵之災十殿閻羅諸天神聖造册按名而收刼之說足以化士夫矣哀哉

泰之彖曰內健而外順吉之象曰內柔而外剛何以不以有君子曰內順而外健吉之象曰內柔而外剛何以不健順者乾坤之德也剛柔者水火之用坎離之德地之道也陰之象也然則乾之文言曰剛健中正剛先乎健何也朱子本義謂剛以體言健兼用言是則健之剛非對柔而爲言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何以不言立天之道剛立地之道柔乎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何以不曰夫乾天下之至剛也夫坤天下之至柔也乎否之世剛而不健故其柔也順而不順故其柔也

也弱而已矣

自任以天下者伊尹聖矣范希文亦賢者也管晏其霸者乎最錯桑宏羊王安石張居正非不任也豈但不若伊尹之聖希文之賢並管晏而未能成也故圖王

不成猶爲希文圖霸不成則爲錯等身敗名裂爲天下笑雖然以希文笑錯等可也以摸稜笑錯等天下其許我乎

怒時遑忘其怒談何容易事前要養事來要忍事後要懲

人心惟危曾子戰兢臨履至死而知免道心惟微顏子仰鑽瞻忽欲從而末由

手足傷人可以致命金亦傷人可不致命然而法重金亦之罪者爲其可致命之甚於手足也言語傷人猶手足也筆札傷人猶金亦也故君子愼之若執白簡

而劾權要則如金亦逐賊唯恐不中其要害矣金亦傷人死可爲義鬼生不能爲完人故君子愼之若詠奸邪於既往如持桃符以逐鬼唯恐不滅

無聊二字躁動之根也此根一動欲乘之矣何所不至

其麵麵矣

若瞬有養息有存何無聊之有

終日兩餐竟夜一覺此外無一事焉可謂閑矣然唯家之病人獄之囚人如是豈可謂之清福哉苦莫甚於此矣然則天下未有能閑之人也凡能閑者非主敬之儒亦清淨之僧也其閑中亦未嘗無事也世之貪閑者亦豈能無事哉大抵皆厭其職業而以人從欲

耳

今之士夫有兩種病高者厭棄俗塵而懸空談箇仁義道德卑者謂仁義道德必不可行於今日而卽以俗塵爲身心性命譬如眼前一泓淸水欲取淸水者卽是將此水澄淸若惡其濁而欲脫離之則並水亦無何從得淸耶然又不是以濁者卽爲水而不求其淸也

人物之氣有淸濁聖人之禮陶樂淑至於黎民於變百獸率舞所以澄天下之濁氣而使之淸也尙何有不

治之患哉蓋天下氣之最濁者但知異端而已禽獸夷狄是也其習淸者乃知向化凡民是也又其淸者乃知求性命之正學孔孟程朱是也故必以孔孟程朱之道禮陶樂淑乃能澄天下之濁而返之淸若但欲天下學之則爲佛老陸王者必穿鑿孔孟程朱以成其佛老陸王爲俗儒者必誦讀孔孟程朱以成就辭章是二者既不得於孔孟程朱之道則凡民不之信而禽獸夷狄得而侮之矣今日八股之功至於使天下窮鄉僻壤家孔孟

而卢程朱矣而其獘也至俗吏不能以制凡民吏狄
職此之故也
書之所言者理也讀書知其理矣必身體力行於日用
倫常之間理乃與氣合也日用倫常之事氣爲之也
必讀書以明其所以處日用倫常之理氣乃與理合
也理與氣合氣與理合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獨中乃見理與氣之機慎獨者所以合理
與氣之幾也
論人之心當從迹上論則確而不詩刑律斷謀固殺人
者必有謀固情形無情形而斷以謀固不能也蓋天

下謀固者未有無情形者也王充謂心迹之判久矣
是不據情形而斷謀固者也
孔子有一句不效驗的話曰仁者壽近則不驗於及門
之顏子矣孟子有一句不效驗的話曰仁者壽近則不驗於及門
未之有也近則不驗於戰國後之始皇矣曾子有一
句不效驗的話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遠
則不驗於唐太宗矣晝晦而夜明古今之變也今論
晝夜必曰晝明而夜晦烏得以其變者疑其常哉顏
子始皇太宗古今幾人耶

妙哉此猶四季不專屬土而土屬於四季矣聖人之
言眞化工也
天下古今公共的只是這一個理但這理從各人身上
發出來便又各是一個氣象同聖也而有清任和之
不同同賢也而有師過商不及之不同一部易經之
理四聖人各不同一部四書之理孔曾思孟各不同
其他可推矣朱子註四書便是朱子氣象稼書先生
松陽講義便是稼書先生氣象所言者皆四書之理
也所言四書之理則各成一氣象矣
聖賢之書言理而非言氣然氣亦包舉在內如大學正
心章有所忿懥此肝爲心病也有所恐懼此腎爲心
病也有所好樂此脾爲心病也有所憂患此肺爲心
病也四臟病則心亦病心不病則四臟亦不病下文
心不在焉則本經自病也人之一身粗者血氣也精
之則神明矣神明亦氣也又精者則性也理也其實
一以貫之者也故心與耳目皆有官
程子論格物曰或察之於虛之微只此一語包括了多
少打坐參禪傳燈語錄且所察者精而眞醇而備不
似他鬼態萬狀舉一廢百以此見儒道之大也
文章能使妬我者愛德行能使仇我者服此亦誠能動

物之驗也

孟子之四十不動心卽孔子之不惑也不惑於理則自不動於氣矣孔子自言則曰不惑孟子因丑問動心否乎故曰不動然但曰不動而已則兼理與氣言之理爲主可以不動氣爲主亦可以不動故有勿舍告子孟子則不惑而不動者也告子夏曾子之不同曾子則不動而不惑者也天下唯無主者動心故學士大夫臨難捐軀有時不如武夫健卒性烈女子者彼氣尙能爲主而此則理氣皆不能爲主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從何知其性從情上知得性情之變化氣質好機會是從忽欲中得來譬養生家所謂黃芽乃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之方也

寒士有疎財者而富翁多吝嗇人每怪之不足怪也非疎則士不寒非吝嗇則翁不富此其源也其所以然者何也寒士多假貸於人知假貸之非得已也見有假貸於我者知其非得已而憐之矣富翁不必假貸

於人則誤以已之不假貸爲高也見有假貸於我者斯鄰之矣且常見有假貸而來者斯厭之矣寒士偶有餘金無多也求田問舍智不足則置牀頭耳不忍不諳者則汲汲以予之矣富翁積金若干置田宅若干爲資本若干封貯成橐皆不可動是原未嘗有餘金也何從取以予人耶此雖笑柄然近世人情實不外此

三代以後非霸才不能把持天下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霸才之近醇者耳漢言王霸雜用其實何能用王乃久假不歸耳用王則必不雜霸必自復古禮變

今樂好非其人莫之能任也以小不忍爲用王則必有孟公綽誰出而誤天下蒼生矣

怒心生於覺人非而已是去是非之心智也水也怒心火也火生於水陰之燥也陰而燥則不靜虛不靜虛則不明而是非失其眞矣故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眞水明則妄火滅也

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心統性情故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可見意能宰情情不知檢其意好好色惡惡眞情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宰情也宰則發而皆中節不宰則發而有中節有不中節皆中節則和

致和者誠其意者也心則不曰誠而曰正正心者致以待亡君子則必修不可亡之道以聽亡不亡之天所謂修不可亡之道自強自保而已所惡於養癰者爲其圖苟安而長人泄泄沓沓之心以底於必亡也

敗必先存決癰之心而愼施決癰之術先存必決之心則不敗泄泄沓沓以待鴈愼施決癰之術則不至一潰無餘以成生未講用人行政而先論禍福是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此瑣山之蔽也夫

思所以處之而平日所講道德仁義皆用不著矣

瑣山且以秦檜爲南宋功臣也宋之癰養成於秦檜而決潰於疵胃疵胃成者其本決亦亡故檜之罪浮於疵胃也然則癰可治平曰決之以時則病可立愈然必未決之先使病者自强自保然後一決而患不復生夫知使病者自强自保非良醫不能也病者知自强自保非信醫專而修身有道之病者既不多覯天下之庸醫每以養癰求命名雖天下之良醫亦不敢以決癰遽責責禍然則癰已成矣將若之何曰烈士決之以速亡庸人養之以待亡君子則必修不可亡之道以聽亡不亡之天

貧而樂非樂貧也貧與病皆不樂人情也雖聖人亦然樂貧非人情也如子路所言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安得不傷傷如之何忍之而已唯病亦然雖聖人未嘗不呻吟也忍之而已忍之雖未必卽樂然無所加而甚苦也無甚苦之加雖不改其樂可也故書言有濟者必有忍凡人於貧與病心必急急則有加而甚不善之心生焉如貧而諂屈病而巫醫雜進鮮不誤者故俗言輕生曰情急

孔子不輕以仁許人三仁而外所許者二人而已於及門許顏淵當世許管仲管仲之仁功在一時顏淵之仁功在萬世使顏淵之仁得行於一時則管仲之仁可廢然三代而下顏淵之仁不能行而管仲之仁不可廢矣此夫子許之之微意歟

或問動靜一源顯微無間是如何曰先將動靜不一源顯微有間看得是如何則自知之矣雖然萬中見一難一中見萬亦不易

士之品大概有六等第一等是中行第二等是狂第三等是狷第四等是鄉原似中行第五等是妄人似狂第六等是庸人似狷

莊子曰勞神明以爲一而不知其同也錯處在勞神明以爲一要知不勞神明便是一也

目不能見聲耳不能聞色官各有司焉不相謀也亦然則有聲有色矣然鼻所能嗅之氣口所能辨之味耳目亦不能見聞也鼻不能嗅味口不能嘗香亦各有司也五臟六腑之各司其官而不相謀也亦然

伊川所謂恰好處卽中庸所謂發而皆中之節孔子從心不踰之矩子夏大德不踰之閑詩蒸民有物有則之則也

醫者之用藥猶王者之用兵也王者有征而無戰天下莫敢與之戰也醫者不治已病治未病故病莫敢與之抗也是故景岳之言補也湯武之仁義也河間之言攻也桓文之節制也諸方書之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也孫吳之譎詐也無湯武之德而欲行仁義則宋襄爲笑於天下矣學景岳而誤者也非桓文之時而欲用節制雖武侯不能以定中原矣學河間而誤者也後世之兵非孫吳之譎詐不足以勘亂矣今日之醫非方書之見症治症不足以行術矣雖然不可不知孫吳之上有桓文桓文之上有湯武湯武之上有堯舜也舞羽格苗孔子刪書而存之孔子信之矣不可不知方書之上有河間河間之上有景岳景岳之

生而養生主修養引年程子遺書言之程子信之矣雖然今日之苟雖堯舜羽恐未能遽格也大亂故也今之未病之人與言修養不之信也必大病而後信醫也征大亂之兵非一戰所能成治大病之藥非一方所能效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不取重利輕利亦將不可得矣不受輕害重害或從而加之矣責征者以一戰之功責醫者以一方之效未有能濟者也雖然自託於非一戰之功而遷延歲月以誤兵機天下之憊將也自託於非一方之效而遷延歲月以誤病機天下之庸醫也豈少也哉豈少也哉

精滿不思色精明不淫於色精瀉好色精昏戀色精衰惡色精不固慳色

順理則裕裕則樂從欲唯危危則苦苦樂在理欲不在境遇順逆也

以恕己之心恕人不但己不可恕人亦不可恕也所謂薄責於人者薄乎云爾所謂無求備於一人者器使云爾至於觀人之法則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朋友則曰直曰諒曰切切偲偲此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此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何嘗一毫窒得

學者之初先要有內心乃不汨沒於語言文字可以致廣大極高明既有內心之後又要有外心乃不汨沒

有矣豺狼則但噬人而又無力故虎可用而豺狼必不可用也此又一說也既不敢用虎又不肯用狗無已則用牛乎牛之性雖憨而不遽虎尚可用也而世之人多不能容牛之憨而每喜狐之媚故初生之犢廢棄而假虎威者龍異矣此又一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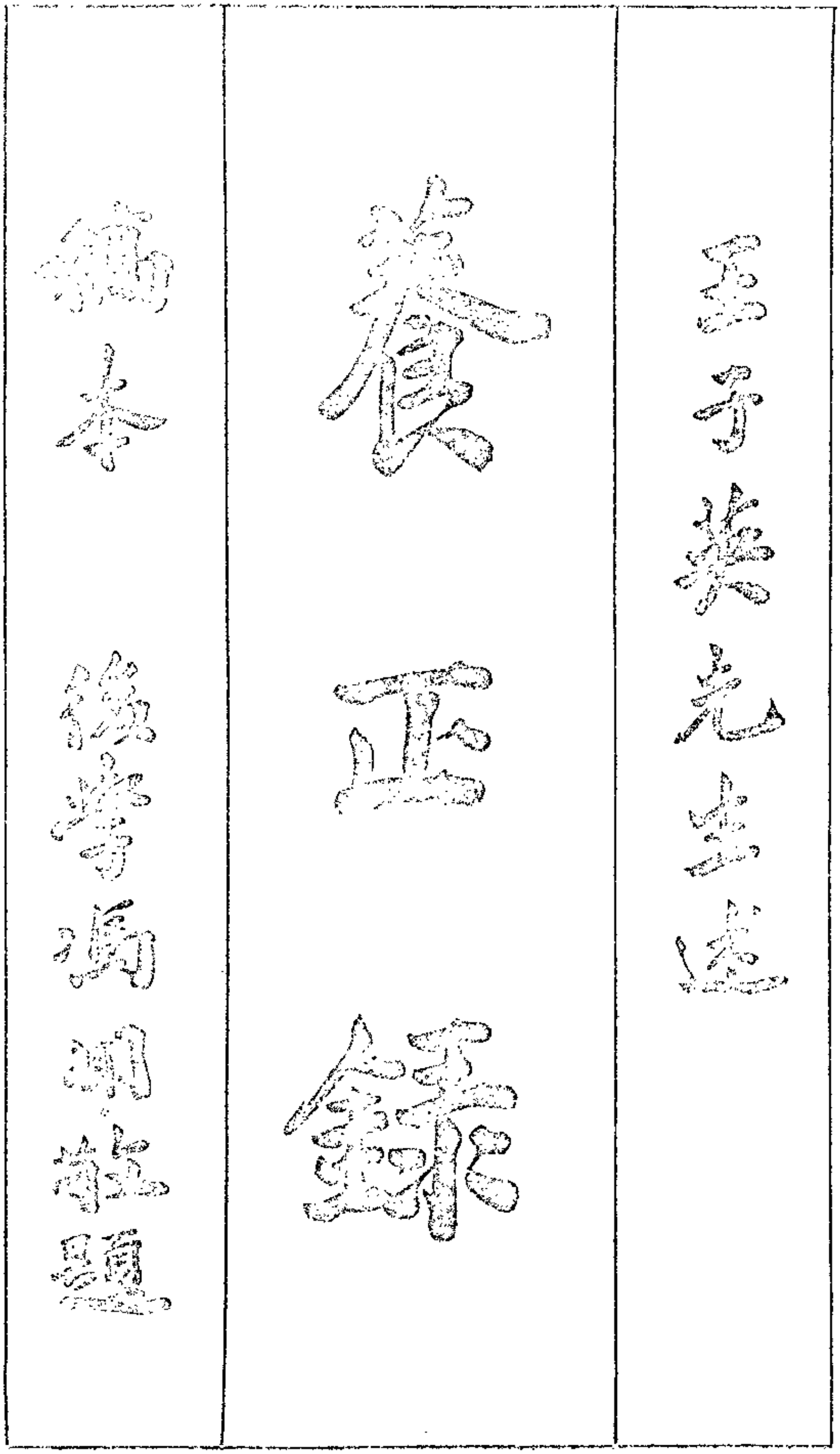
吉凶者貞勝者也吉既勝凶固必吉矣水湯旱文王羑里孔子陳蔡雖以聖人之德不能消患於未然只爲這個本是貞勝的物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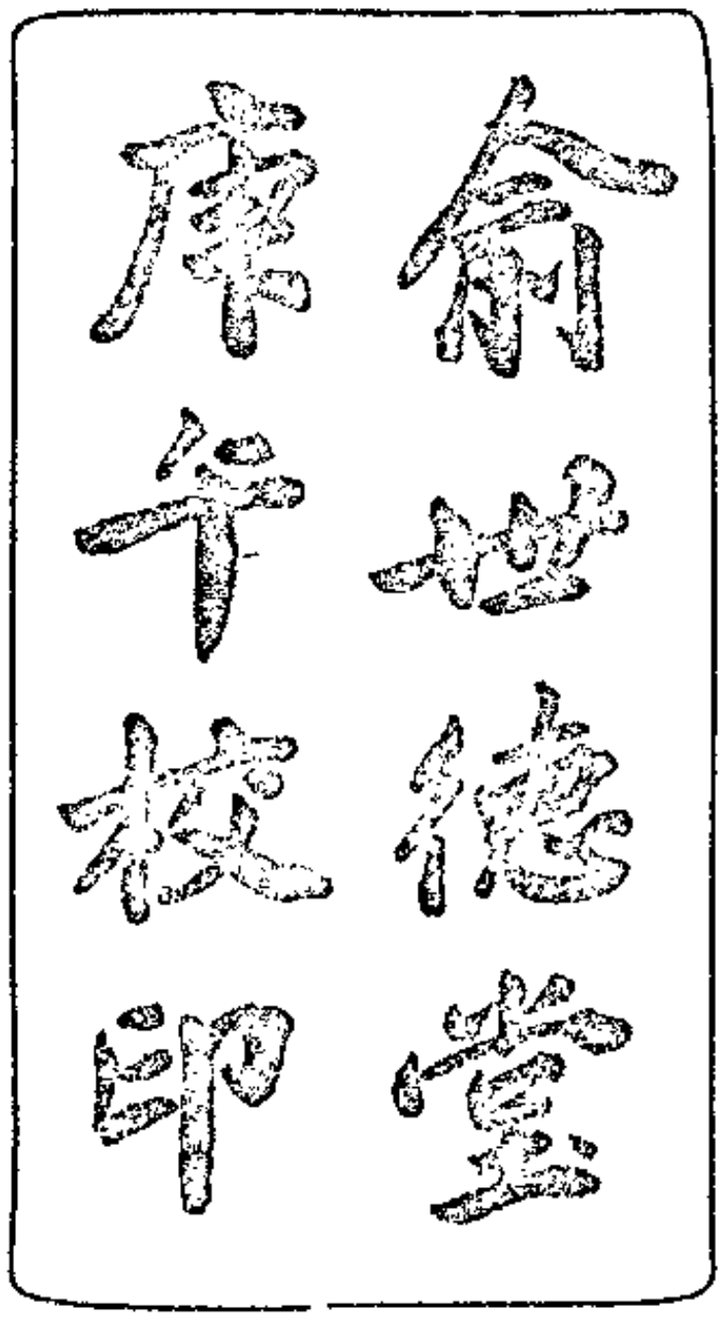
學者之初先要有內心乃不汨沒於語言文字可以致廣大極高明既有內心之後又要有外心乃不汨沒

於空寂虛靜可以下學人事上達天理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不動爲主者非也動而後有
二三則宜一二三之未動者乃一也不知既已一便須
動不動則除是寂滅也有寂滅必有不寂滅是已對
待爲二矣太極不能不分爲陰陽者此也志壹動氣
氣壹動志但一了便須動一不能不動而爲萬千萬
千之動不能不歸於一此謂貞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召公曰細行不矜
終累大德豈子夏之言果有病歟抑出入非不矜之
謂也願聞其說子夏未嘗曰小德踰閑可也出入云
者出入於閑所以救大德之不踰也請以孔子之事
以不知禮爲知禮之過小德也出入焉以救指斥君
父之大罪也子貢南子子路以見淫亂之人爲辱南
子不可謂非淫亂見不可謂非辱然不辱則失見小
德可也子夏何至出此言哉

古人禮文如此繁重今人如此率畧古人多事所以省
事今人省事所以多事朝廷之冠裳玉帛消弭了多少德色辭
少字內干戈家庭之溫清定省消弭了多少德色辭
語其他推之皆可見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古人之爲學。講平明善復初而已矣。蓋人之初生。莫不有性。卽莫不有是善。特氣稟有昏明强弱之不同。而受蔽於物欲。亦有多寡淺深之異。而所謂本然之性。遂至汨沒而不可復見。聖人憂其如此。於是爲小學以立其基本。使之習於事親從兄之間。洒掃應對之節。以涵養其性情。又復進之大學以擴其規模。從事於格致誠正修齊。極乎家國天下之用。要皆因其性之所固有。而非强其所本無。則是由小學以馴至乎大學者。皆所以明其本然之善。而復其最初之性也。吾友王君子英潛心於朱子大學章句者五六年。旣句梳字櫛發明朱子之語。又本朱子小學之意。集先儒之格言。爲養正錄一書。復撰復性圖說以開於其後。見者謂其言之過高。非初學之所能喻。孟亦未之思也夫小學之爲教。凡言動體與服物之類。至纖至悉。面皆有其言。若大學之理。則是非善惡之大原。有未嘗先後緩急之不同。其所以爲復之之功。則亦未嘗不同也。且君之爲說。語語切近。孟程朱爲宗。力辯陽儒陰釋之學。雖初學者未能驟喻其指。何不可以爲先入之言。使之知所趨向而無誤於將來耶。觀其篤信程朱。闡明墨端。不遺餘力。非辨之明而見之確。安能如是哉。予故爲之序以申其說。來知有合於萬一否也。

同治元年冬十月己亥敎弟葉裕仁拜序

近世爲師者。弟子識字後。即授三字經。神童詩。誦習雖便。身心何益。因不揣淺陋。採前人之說。與自己之見。輯成一書。名曰養正錄。蓋取易蒙卦養正之義也。其實正其心誠其意而已。

孔子作贊

宋　朱子像贊

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範萬世。統承羲皇。源啓洙泗。報功崇德。百王崇祀。

宋　朱子像贊

德業之盛。非學深思篤。學如是。焉敬集義。去之愈之。集厥大成。萬世宗師。

清　李玲

胡居仁

顏淵問仁。問已而方可克。曾氏得以說。仁而通天下。誰能違斯人。河洛程氏興。奧開千載遠。大哉敬義功。外方非內直。致知務窮理。篤志切問。近思博學。純如然萬世則。晦菴集其全。精微悉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今生何辰。入亡世已隔。因書求其心。勇猛日不息。進德誰能懈。蠖屈蟄龍蟄。鞭策鵬鷃不易。非盤飧無停晷。敬義兩夾持。如行五祖徑。擴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毀我昔丈夫。洞頭突可撐。

程明道先生像贊

宋　嘉

揚休由道。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墻目辭采。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威施斯普。

程伊川先生像贊

宋　嘉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帝臣之交。寂寞之味。頹德著偉。孰識其貫。

有言在心。必存能識。言明理。

識貫精思。虛心時習。

有言明理。理明以力行之。

習染克治。無過不及。

有言修身。修身以去私。是乃所謂力行也。

言易招非。守口如瓶。

有言戒默。此亦修身事也。以上俱成己之功。

不欲勿施。不得反求。

有言行想自反。言行想不得必行之不盡。故反求諸己焉。此是成物之功。使之各得分願耳。

天地間之後、天以理氣賦於地、地受之而生男女、生生、遂成世界、是我之軀殼雖得於父母、而智得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但氣有昏明之異、而所具之性豈之拘蔽、故欲明以開拘、脩身以去蔽、復其生初之性焉耳、我性既復、而視人之同得、能不同然敬之亦復其性哉、此古人爲己之學也、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聽聖人之謨訓。
尊非重也。瞻謂觀也。視近觀也。潛心以居靜。
上帝之主宰也。視記曰。毋側毋傾。論語曰。色勃如也。
合二說而觀之。則道可知矣。

右第一節。衛修身工夫以慥言。

是容貌重。手容恭。擇地而蹈。擇言而蟄。
重不輕浮也。恭手與心齊也。折旋中矩也。揖左去手復
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蟄謂蟄伏。以喻周旋中規也。梅氏曰。是直去手復
都回。其回轉處。欲其回如規也。

右第二節。亦修身工夫。以慥言。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出門如賓。不事如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右第三節。應事工夫。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輕
守口如瓶者。欲其謹言也。防意如城者。防其欲
也。

右第四節。接物工夫。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應他其適。
不東以西。謂如向東莫又向西也。不做此。無適
右第五節。即程子無適之謂一。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其監。
試直也。莫雖也。精專也。監視也。

出門之時。直東直西。必易放逸。所以欲其如賓。
理。所以欲其如祭也。戰戰恐懼。兢兢謹敬。惟恐或違。
也。

右第三節。應事工夫。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輕
守口如瓶者。欲其謹言也。防意如城者。防其欲
也。

右第四節。接物工夫。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應他其適。
不東以西。謂如向東莫又向西也。不做此。無適
右第五節。即程子無適之謂一。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其監。
試直也。莫雖也。精專也。監視也。

右第六節。即程子主一之謂敬。前章慮萬事。此
物於氣。皆非格物致知。將何物以具之耶。
尊非重也。瞻謂觀也。視近觀也。潛心以居靜。
上帝之主宰也。視記曰。毋側毋傾。論語曰。色勃如也。
合二說而觀之。則道可知矣。

右第一節。衛修身工夫以慥言。

是容貌重。手容恭。擇地而蹈。擇言而蟄。
重不輕浮也。恭手與心齊也。折旋中矩也。揖左去手復
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蟄謂蟄伏。以喻周旋中規也。梅氏曰。是直去手復
都回。其回轉處。欲其回如規也。

右第二節。亦修身工夫。以慥言。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出門如賓。不事如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右第三節。應事工夫。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輕
守口如瓶者。欲其謹言也。防意如城者。防其欲
也。

右第四節。接物工夫。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應他其適。
不東以西。謂如向東莫又向西也。不做此。無適
右第五節。即程子無適之謂一。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其監。
試直也。莫雖也。精專也。監視也。

謂能操存此心之道。築一切也。
於平小子。念哉敬哉。曷敢不戒。敢告靈承。
於平者。歎辭。曷何。不戒。不敬。承。受也。

右第十節。書畢箴以自勵也。

此篇本無訓詁。不分章節。今妄意爲之。雖不能有所發明。然畢竟因是了義
面反諸身焉。未必無小補云爾。婁東王最淶識。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克己復禮。久而成熟。

程顥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
聽。

程頤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慝。煩是楓機。是戒出好。言凶禁婬。惟非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淵邃。當此之時。如臨深冰。或思新學。或紹舊聞。當然所廢。瞭然所獻。識本既立。夾昧爽乃興。盥櫛衣笄。拂祖聖前。入孝出弟。學文餘力。圖門危坐。虛明靜一。乃啓方册。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冉先後。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復參訂。事來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當日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滿然。凝神息慮。讀書之餘。開以游泳。養舒精神。休息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整

敬。振拔精明。夜久斯寐。仰臥柔體。不簡思維。心神歸宿。養我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小學詩禮

事親

凡子事父母。雞鳴咸盥漱。櫛總冠紳履。適所問安否。及所嗜氣味。煥寒調護宜。疾痛敬抑搔。出入敬扶持。將坐請何鄉。長席少抗衾。侍坐更本末。事事必躬親。進盥請沃盥。卒授以巾。問所欲面進。甘飴滑以濡。柔色以溫之。必嘗而後退。養則致其樂。居則致其敬。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三日則具沐。五日則請浴。煙潘請疊面。煖湯請濯足。其有不安節。行不能正履。飲酒不變貌。食肉不變味。立不敢中門。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奧。父召唯無諾。父呼走不趨。執業必釋手。當食必吐飯。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對請視面。立視前三尺。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父在不遠遊。所遊必有常。行不敢過時。出不敢易方。舟楫而不遊。道傍而不乘。身著父母體。行之敢不敬。

事長

君子容舒遲。見尊者齊遬。足重而手恭。澤靜而氣盈。始見於君子。辭曰願聞名。童子曰聽事。不敢與並行。尊年不敢問。長賜不敢辭。燕見不將命。道不請所之。年倍事以父。年長事以兄。父之黨隨行。見之黨趨行。見父之執者。不問不敢對。不謂進不進。不謂退不退。侍坐於長者。居安執面顏。有問讓而對。不及毋儌言。君子問更端。則必起而對。欠伸撰杖履。侍坐可請退。拜受。未嘗不敢依。未辯不虛口。侍燕於君子。先飯而後已。毋反魚骨肉。毋齧骨刺齕。從長上邱陵。必鄉長所視。登高有五人。長者席必異。

男女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無相瀆。天地之大義。男十年出外。就傅學書計。學樂學射御。學禮學孝弟。女十年不出。姆娩貴端莊。執麻治絲繭。勤紡織組紃。學女不出門。出門必擁蔽。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通問。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不言內事。女不言外事。非祭不交爵。非喪不受器。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寀。勿與同席坐。弗與同器食。弗友。主在賓始入。不在則曰否。婦人伏於人。無所敢自遂。令不出閫門。惟酒食是議。迎女不出門。送客不下堂。見舅不踰閫。弔喪不出境。送葬不過墓。以哀爲節。男女不二其行。夫一與之齊者。終身無改焉。

雜儀

喜怒必中節。周旋必中禮。淫慝不接心。惰慢不設體。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使民如承祭。出門如見賓。坐坐不橫肱。共飯不澤手。捉人必出位。尊前不叱狗。入國不敢馳。入里必致式。入戶必奉扃。入門不踐閾。入境必問禁。入國必問俗。入門必問諱。與人不問欲。

臨喪則不笑。臨祭則不怡。當食則不歎。讓食則不唾。君子正衣冠。嚴容貌。
親。神之容也。溫。聽其言也厲。

白鹿洞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熹

有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
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有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
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白鹿洞書院續規

朱熹

正趙德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致知之功。省察克治以盡成
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家儀

見遺金於曠途。還婦於密室。面不動心者。方是真人品。富以能濟施爲德。貴以
能下人爲德。貧以能無求爲德。賤以能忘勢爲德。一言可以終身行者曰恕。一字
可以百年守者曰忍。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外不欺人。內不欺己。一念之
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知此。自當除妄想。安貧。須是禁奢華。至誠之極。
可動天地。無慾之極。可對鬼神。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金非善莫聚。事非見莫

太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說。諸無憂。忍無鬪。靜當安。儉當足。富時不儉貧時悔。少時不學老時悔。見時不真
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御家當以四教。勤儉忠信。正家當以四禮。冠昏喪祭。堂
上之命宜遵。室中之言勿聽。骨肉貧賤。雖有過而勿疏。他人富貴。縱無顏而莫厚。
狎甚則不莊。莊甚則不親。食美無忘人之飢。衣暖無忘人之寒。嬰兒伺病於傷他。
父母扳失於溺愛。僕雖能不可使與外事。尊卑之禮。不可
廢於僕隸。而寬於父子兄弟。親愛之情。不可篤於妻子。而疏於事親從兄。勿以己
富貴而傲慢宗族。勿以己貧賤而不訓兒曹。養親而志不順非養也。愛子而教不
嚴非愛也。父母之訓勿棄。祖宗之業勿墮。士有悍心。則善言不聞。家有悍妻。則良
友不至。家有賢妻。夫無橫禍。珍玩奇巧。喪家之斧斤。金玉錦繡。迷心之鴆毒。禮數
莫減於分中。苦怒莫溢於法外。天下雖有不平之事。在我則無不平之心。世人容
有非道之加。在我則無非道之報。位高不如道高。勢尊不如德尊。誠無悔。怨無怨。
和無仇。忍無婬。不飢食當肉。不淫視當妻。緩步當車。無災當福。戒酒後語。忘食前
飯。不飢不食。不渴不飲。多精神爲富。少嗜慾爲貴。眼藥十朝。不如獨宿一宵。
欲酒百觚。不如飽飧一粥。節食以去痾。寡慾以延年。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
轉爲災。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甘淡泊可省幾多營慮。任疎懶
自贏一著安閑。藥補不如食補。肉補不如養補。治生莫若簡用。養生莫若簡慾。清
貧固則讀書成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君子三惜。
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欲做精金美玉人品。宜從烈火中
煆出。思立撼天揭地事業。須向薄冰上履過。王文公曰。達人不說人閒事。便是大
閒無事人。閒人喜則疑。閒人惡則信。此語脫盡機也。將欲論人長短。先思自己如

太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世所傳朱子家訓，乃出宋人偽託，此乃朱子真本。）
家之訓，蓋以自己之言，理者當求於萬金良藥也。

復氣氣

真德秀

予嘗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戶。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
妙。實胚胎乎其中。蓋固者固之基。貞者元之本。而長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書一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熟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　余嘗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則慢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繚摺。濟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管。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汚著紙。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暗笑。父兄長上有所教怪。但當低聲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侍尊下至婢僕。雖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卽當疾走面前。不可舒緩。

灑掃淨潔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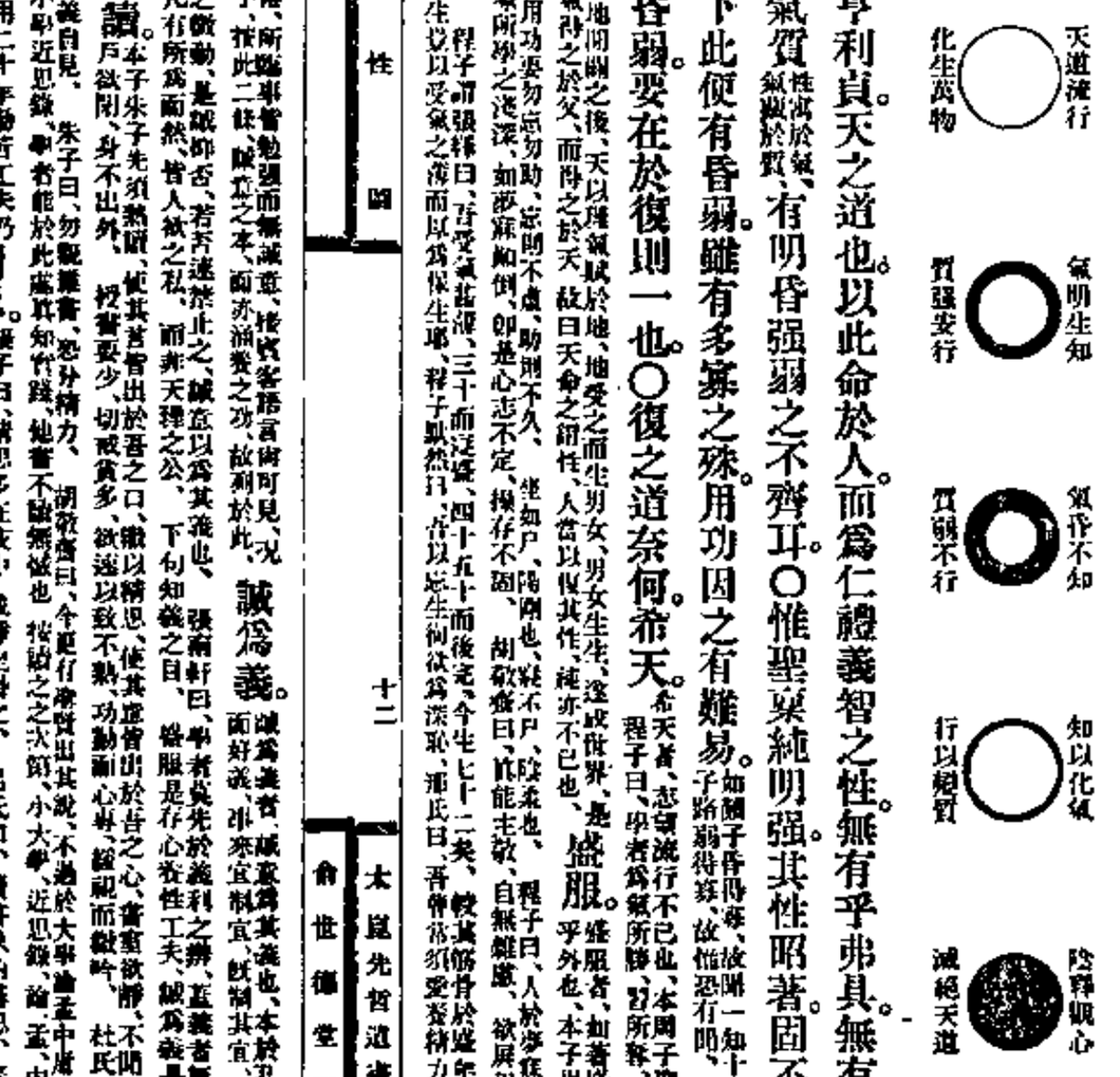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百凡器用。皆當嚴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旣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箚之屑。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　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窓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誤子弟職。書凡書硯。皆點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頭巾衣服鞾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當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髮。腰謂以縧或帶束腰。腳謂鞾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固衣縧。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汚穢。行路看顧。勿令泥濘。凡脫衣服。必疊整摺壘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汚。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濯。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凡盥面必以布帨遮護衣領。卷束兩袖。勿令有所汚。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垢蝨。不即敗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安予一狐裘三十年。雖在貧賤。檢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節身之要。堪忽。

凡子弟須要早起安眠。　凡暖閨關爭之處不可近。集益之事不可忽。（前編增入、後倣此、其間增損、互有異同、）放風禽等事、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唯皺止不佳。且防焚燒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開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　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洗手。　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戲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面揖。　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復性圖



○元亨利貞。天之道也。以此命於人。而爲仁禮義智之性。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特氣質性寓於氣、氣拘於質、有明昏强弱之不齊耳。○惟聖稟純明强。其性昭著。固不待於復。●下此便有昏弱。雖有多寡之殊。用功因之有難易。如關子昏弱尋、故開一知十、子路强得聚、故惟恐有聞、而性爲甚昏弱。要在於復則一也。○復之道奈何。希天。希天者、志願流行不已也、本周子聖希天、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其昏弱、而性之本善、天地明備之後、天以理氣賦於地、地受之而生男女、男女生生、遂成世界、是我之理氣得之於父、而得之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人當以復其性、純亦不已也、　誠服。誠服者、如著盛服以祭、用功要勿忘勿助、忘則不虔、助則不久、坐如尸、陽剛也、難不見、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瞽瞍如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胡敬齋曰、直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者皆是不要也、　程子謂强制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慝、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以受氣之薄而反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浦氏曰、吾儕當須愛惜精力、精力稍

不足則便、所謂事會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隨大事乎、推此二條、誠意之本、而亦涵養之功、故列於此、　誠爲義。誠爲義者、誠意爲其義也、本於孔子置盧面好義、非來宜制宜、既制其宜、當卽德　盛服。盛服者、如著盛服以祭乎外也、本子思子齊明盛服、用功要勿忘勿助、忘則不虔、助則不久、坐如尸、陽剛也、難不見、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瞽瞍如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胡敬齋曰、直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者皆是不要也、程子謂强制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慝、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以受氣之薄而反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浦氏曰、吾儕當須愛惜精力、精力稍

不足則便、所謂事會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隨大事乎、推此二條、誠意之本、而亦涵養之功、故列於此、　誠爲義。誠爲義者、誠意爲其義也、本於孔子置盧面好義、非來宜制宜、既制其宜、當卽德　盛服。盛服者、如著盛服以祭乎外也、本子思子齊明盛服、用功要勿忘勿助、忘則不虔、助則不久、坐如尸、陽剛也、難不見、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瞽瞍如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胡敬齋曰、直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者皆是不要也、程子謂强制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慝、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以受氣之薄而反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浦氏曰、吾儕當須愛惜精力、精力稍

不是則便、所謂事會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隨大事乎、推此二條、誠意之本、而亦涵養之功、故列於此、　誠爲義。誠爲義者、誠意爲其義也、本於孔子置盧面好義、非來宜制宜、既制其宜、當卽德　盛服。盛服者、如著盛服以祭乎外也、本子思子齊明盛服、用功要勿忘勿助、忘則不虔、助則不久、坐如尸、陽剛也、難不見、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瞽瞍如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胡敬齋曰、直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者皆是不要也、程子謂强制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慝、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以受氣之薄而反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浦氏曰、吾儕當須愛惜精力、精力稍

不是則便、所謂事會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隨大事乎、推此二條、誠意之本、而亦涵養之功、故列於此、　誠爲義。誠爲義者、誠意爲其義也、本於孔子置盧面好義、非來宜制宜、既制其宜、當卽德　盛服。盛服者、如著盛服以祭乎外也、本子思子齊明盛服、用功要勿忘勿助、忘則不虔、助則不久、坐如尸、陽剛也、難不見、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瞽瞍如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胡敬齋曰、直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者皆是不要也、程子謂强制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慝、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以受氣之薄而反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浦氏曰、吾儕當須愛惜精力、精力稍

不是則便、所謂事會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隨大事乎、推此二條、誠意之本、而亦涵養之功、故列於此、　誠爲義。誠爲義者、誠意爲其義也、本於孔子置盧面好義、非來宜制宜、既制其宜、當卽德　盛服。盛服者、如著盛服以祭乎外也、本子思子齊明盛服、用功要勿忘勿助、忘則不虔、助則不久、坐如尸、陽剛也、難不見、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瞽瞍如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胡敬齋曰、直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者皆是不要也、程子謂强制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慝、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以受氣之薄而反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浦氏曰、吾儕當須愛惜精力、精力稍

不是則便、所謂事會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隨大事乎、推此二條、誠意之本、而亦涵養之功、故列於此、　誠爲義。誠爲義者、誠意爲其義也、本於孔子置盧面好義、非來宜制宜、既制其宜、當卽德　盛服。盛服者、如著盛服以祭乎外也、本子思子齊明盛服、用功要勿忘勿助、忘則不虔、助則不久、坐如尸、陽剛也、難不見、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瞽瞍如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胡敬齋曰、直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者皆是不要也、程子謂强制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慝、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以受氣之薄而反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浦氏曰、吾儕當須愛惜精力、精力稍

奚、誠迫集義以復其性、瞻配三才曰天地人、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亦終不免爲凡民、爰作篇以自砭、深乎憫墜乃身、心。天喜而錫之以福。反之而下以沿其性。逆天心天怒而罰之以禍。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洵不誣也。學者苟有志於復。當如孔子朱子。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觀朱子賢於孔子、孟子曰、仰堯舜禹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之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朱子、顏曾思孟明道伊川。知行並進。●莫學陸陳王劉黃。嶺學不過此數人、此特舉其最著名者耳、陸稼書曰、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實劉之節、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本尤難、反觀存心滅絕天道。其初只是憚居敬之拘束。厭窮理之煩苦。至於如此。問有未接禪子未讀禪書亦陷於禪何也、曰只是憚居敬之拘束、厭窮理之煩苦、乃反觀靜定以存其心、孫夏峯曰、近日取文成靜坐觀心開中一棄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在面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之君子未可語此、是卻心經觀自在菩薩也、但心猿火、是箇至靈之物、靜定日多、自有光彩呈露、又不窮理認此以爲性、凡其所動無不是道、殊不知反觀之久、剎舍不去、靜則心如木石、不能感含事理、勘則內顧不舍、奚暇察由乖理、天道已滅絕、豈復有所謂性道哉、楊氏曰、佛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佛氏所謂心、佛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陳氏曰、他全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喚狗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或被人推動、向前中時相似之頃以文之、先立其大、勿忘勿助、良知知本惺獨、格物窮起天理、戒慎恐懼、程子曰、字字是句句合、然而不同、朱子曰、據其所見本不須舉賢文字、得他都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鹽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湯爾靜題觀音詩曰、余本學佛、邇者來我軒、圖遍有妙理、相對已忘言、販鹽之喻、乾其然乎、常防此心放外、聲色貨利自然放下、高景逸曰、心如木偶、本無死生、何幻質之足慮乎、以出而臨民、一切不貪、天養文高、所作事業、儘有可觀、良見其清正、峯著神明、自亦張大、復號召門徒、別立宗旨、大抵好名樂易、學者之通病、見其所說易爲、且得佳名、而所講聖賢之書、穿鑿附會、悉如其意、學者逢深信不疑、輾轉流傳、遍滿宇宙、如火之燎於原、而謂可撲滅乎、然而卒不可撲、真偽迭興、朱子辨陸象山、胡敬齋辨陳白沙、羅整菴辨王陽明、陸稼書辨呂潛野、顧涇陽高攀邊劉念臺李二曲莫不皆然、且諸公皆光明正大之人、慢慢儒忌之心耶、學者苟見其非、不必強辨飾非、亦不必隨聲附和、權且放下、專將小學等書精熟而有得焉、然後觀彼之書、乃知諸公並非好辨、實出於不得已也、若讀書之理未明、而遽觀之、未有不從其學、取長譏短、起爭端而詆排也必矣、所以程子謂學者當如淳鑿美色以遠之、胡敬齋曰、章德茂言陳公甫不害也、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謂能言距禪學者、程朱之徒也、夫。雖欲攻好人。反成大罪人。張子所謂害仁曰賊是也。

此圖諄諄以孔孟程朱爲宗。力辯陽儒陰釋之學。雖初學者未能驟喻其指。何不可以爲先入之言。使之知所趨向而無誤於將來耶。敬弟葉裕仁識

圖僅二百五十五字。性命淵源。工夫節目。道統授受。異端始末。無不具備。是大有功於後學。表叔張鐵生識

本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余嘗瞰覽神州。默察世道人心。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身逢濁世。感喟良多。人欲之橫流也。天性之汩沒也。危言之日出也。仁義之充塞也。頹風所至。到處波靡。倫紀棄若弁髦。冠裳倩夫麟介。人道幾喪。豈長此終古竟無術以挽救之耶。曰否。是在提倡善化與先端蒙養已耳。西哲陸克有言、人性如白石、染何色則成何色。但先入者往往爲之主。此與中國墨子之悲絲染旨相脗合。蓋人性本善。凡具良知良能。而非冥頑不靈者。使之向上而趨善。希賢而希聖。初非不可能之事也。距今六十年前。吾鄉先輩王子英先生。諱景洙。努力提倡善化。改良風俗。體周易蒙以養正聖功也之旨。嘗著養正錄一卷。附以復性圖。集先哲之格言。作後生之圭臬。王慧言先生藏有稿本。余可而讀之。豈天理與人欲。義利殊途。薰蕕異器。失之毫釐。往往繆以千里。愼思明辨之功。必自幼栽培。始習善則善。習惡則惡。人心惟危。積重難返。譬戒於未然之前。則易爲力。挽回於已然之後。則難爲功。故必端其蒙養之基。過其豚萌之欲。收愼始謹終之效。童而習焉。長而化焉。斯風俗人心咸咸焉向上而趨善。是在提倡善化者。剖析理欲之分。與揭羣邪正之徑耳。養正錄之大旨。即本乎此。著者苦心孤詣。有益世道人心。吾人奚忍任其湮沒而弗傳乎。爰輯入太昆先哲遺書。以諗世之有志轉移風化者。中華民國十九年鄉後學俞慶恩風賓謹跋。

同治四年五季刊成

敘

吾友高伯平嘗言武林邵位西篤學己未江南借浙闈舉鄉科三兒壽恆往應秋試得見位西衮衮論學備詢余所著書以未及識面爲歉次年賊陷浙省位西杳然無聞迨伯平轉徙至淮始得見禮經通論遺稿半部及遺文數十篇余語漕帥吳仲宣先生盛稱其學精邃獨到文亦峭潔入古名理湛深仲帥慨允梓行又因伯平得讀其忱行錄二卷係癸卯甲辰日記謄稿闡明大學之恉折衷紫陽入其奧推論廣孝之教痛斥言利之集余猶得而表著之讀忱行錄一書恍接其謦欬音容余亦何憾位西之不識面也同治四年初秋山陽丁晏手書汝南交孟博高密訪康成一睇贈余返閩後旋歸道山乙卯之夏伯韓訪余里廬爲余作易傳序並贈以詩別後由吳至浙遂殉武林之難迄今訪求兩君詩文自章奏外其著述卒不可得每以爲憾又不如邵君遺

臣洵爲治身要言經世碩畫其緒言皆近裏著己自得於心非口耳之學也錢塘吾宗竹舟松生昆仲購得此書出資付梓時浙省馬中丞據冒爵相咨訪位西殉難事實奏請

恩卹有加今而後邵君之文學節義彰彰於世其可傳也已意其光怪鬱積實有不可掩沒者故歷久而顯於時而零縑斷楮賴人以存人固不可以無友也余因歎人之相知不在乎相識向在都中與余深契者有陳頌南朱伯韓兩侍御皆以直言忤時頌南辭職南旋過淮

今人喜看雜書而不喜觀說理之書一則因不耐煩一則惡其厲己二者皆心病而惡其厲己之病根尤大

溫大學一遍明德卽性也易大象傳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天命之性乘於氣質之中而虛靈不昧猶旭日之升乎地上而光明照徹也地體至闇大明麗之比喻最切能去此心之蔽常如日中天而不墮於塵霧之中以自夷其明則善矣

大學章句序以爲億兆之君師注疏算法有大小二數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大數以萬爲等是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也按朱子注孟子其麗不億云十萬爲億注周頌萬億及秭云數萬至萬曰億蓋米是細物可用大數人則是大物且但就商之孫子而極言其多故只可用小數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自中國九州三代治教之所及其人數可考而知也大抵每代開創之初天下人口不過千萬或不及千萬而今畝大會典所載天下官民田七百餘萬頃亦大畧考漢志天下定墾田八百萬頃後世田野日闢古畝小相洋古百畝之田上農可會九人下農會四五人以豐若三國晉初不過四五百萬兩漢盛時無過六千萬唐宋明季世亦然三代人數畧見後漢書注本之譙周所記或有據受自後歷代史志俱班班可考我

視故明盛時五六倍過之恐非事實殆由康熙五十年以後不增丁賦人數多寡無關生人之休戚其時有司官吏不免粉飾浮增以侈太平之盛自康熙至今大約亦不過如明萬歷時六七千萬之數古今應不相遠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數多至七八千萬幾至萬萬而卽寖至於亂者固由氣運亦事勢之所必至也考漢志天下定墾田八百萬頃後世田野日闢古畝小而今畝大會典所載天下官民田七百餘萬頃亦大畧相洋古百畝之田上農可會九人下農會四五人以豐

凶磽肥人力不齊淮之只可以下農爲率而今畝大小
不齊總之較大於古約略計之每頃可食十人則此七
百萬頃之田僅可食七八千萬人雖人數田數均有隱
漏未能舉實而大致不相遠矣夫以開創之初以千萬
人而闢七百萬頃之地肥磽可互擇豐凶可易抵而人
心復厭亂思治崇本尙儉此所以日趨於治安也及至
久安之後人心習爲逸欲奢淫而田數適與人數相埒
且或有不給焉則人浮於食而勢必起而相爭所謂五
行百產力盡屈於生人之用而患氣將興者此所以歷

二三百年而每寖至於危亂也抑以天地之氣化而論
每開國時人才輩出資不必盡純而皆有奮乎莫禦之
氣趨事而必成圖功而必克至其季世則薾焉泯焉以
天下之大而患無人此無他季世生人每多至六七倍
天地之氣賦於人猶酌尊然一二人酌之常厭飫而見
爲有餘倍蓰而分焉所以形其不足也雖治亂之大機
難爲何如則我所以宜勤思我之所自生欲其並生以自
視君心爲轉移而聖人自有保泰持盈之道然氣化運
行所以自滀而薄由盛而衰消息盈虛循環往復理亦
不越乎此也夫以七八千萬之人歷由亂而治之閱所
存僅及千萬十分而去其七餘其三不過數十年閱兵
戈疾疫飢寒轉徙而死者至數千萬人之多可謂慘矣
其閱或一家而留存只一二人或一姓而留存只一二
支大抵稍能自存其本心歷雪霜堅冰而眇然自完其
生意於辛苦墊隘艱難流轉之中故能貞下起元而其
子孫復享太平之福也否則能適在此一千萬中而不
入乎彼六七千萬之中乎故自厥初生民而來以至於
我三代上之治亂不具論若楚漢之際新莽光武之交
三國兩晉六朝以至於隋唐五代紛爭以至於宋金元
遞嬗以及明
清運會之閱大抵分爭而瓦解者其禍稍紓而較長一
統而土崩者爲禍幷至而尤劇以一姓之承傳自開闢
天地至於今日綿綿延延歷數十治亂而不斬焉以至
於我則歷世先祖之所以保此生理而永此生機者其
難爲何如則我所以宜勤思我之所自生而無負天地
祖宗生生不已之心以推及於所同生欲其並生以自
永其生者所當盡心而盡力又何如此孝經所以謂天
地之性人爲貴而學者所以貴於復性而盡性也

大學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用易傳庖犧制佃漁神農制耒耜黃帝堯舜垂衣裳之序而言不用史記五帝本紀之次蒙引謂伏羲言能馴伏犧牲始教民肉食者也神農始教民樹藝者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戾者仁旱閒有忿懥甚悔因思一人貪戾而戾者即拂人讓之反有因貪而戾者亦有不因貪而戾者即拂人之性之拂拂即違之俾不通之違亦即悖出悖入之悖其所由來則辟也辟不必因人而發心之所發偶偏即不能率乎性之自然以中乎喜怒哀樂之節而無所乖

戾矣大學章句前半不言性字至拂人之性下注云好善而惡惡如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有未嘗息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第所見爲善惡或蔽於有我之私而未必眞知善惡之所在既眞知之矣則必體驗擴充實用其力於所好所惡使善必有諸已而惡不加於身則止於至善即有以復其本善之性而不至自拂其性矣方領惡全好之時省察克治亦若有所矯拂然者至於心廣體胖而極宣著盛大之容則豈告子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而荀子所謂化性而起僞者哉故曰爲善最樂孟子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云以及中庸致和之旨皆如是也

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入大學朱子蓋據大戴禮記及漢書白虎通按大戴禮保傅篇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辨注曰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大學者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辨此注極

為詳晰諸說年分不同但以人資性有敏鈍或以事故耽遲亦不必分太子世子以下耳漢書食貨志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

此朱子之所據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二句亦但撮要而言灑掃應對進退是幼儀中事幼儀固亦是曲禮然觀內則學幼儀與學禮分爲二節是禮大於幼儀也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大全引周官五禮六樂云云蓋據保氏掌教國子之文然五禮六樂諸條目皆王廟之禮似非庶人子弟所宜肄習者所謂禮樂似有變通禮如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之類樂如操縵安弦舞象舞勺之類書數最小時所學射御皆在禮內射有特禮御亦在曲禮中如所謂羔人之

禮也大抵書計而外禮樂二者有大有小卽保傅篇所謂小藝小節大藝大節也朱子注論語云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此序不及詩書蓋取文義對耦非漏舉也王制四術詩書禮樂恐有所受古者大學之教不成只是將在明明德在新民等空空敷說道理亦祇教以詩書禮樂誦習講貫而以此等道理爲之提撕指點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教其門人亦祇是詩書六藝所謂交行忠信博我以文之文也特於其中更與講明其所以然之理及使之反身以踐其實耳

劉捷曰首節精神全在三在字蓋大學教人之法見於禮記周禮者不越詩書禮樂之事凡此經所載綱領條目皆隱於其中周衰先王之教淺微學者多不知其意而異端萌生故孔氏發其所以云之意以告其徒而曾子述之存其理以教後世其後孟子得之拒楊墨闢告子明德必止於至善也明王道黜功利新民必止於至善也北宋大儒之學皆出於此不發揮在字義意竟似先王立學但以此三者教人失之遠矣按學記一篇其言雖視大學稍粗而實相爲表裏讀學記可見師弟子所教學無非詩書禮樂之事也安溪先生解論語首章學字亦以爲止

是詩書禮樂之事而其所以學則效先覺以復其性也學者畜也小畜慈文德小學之事也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學之事也

小學大學之地與制說禮者無一定之解有不合則推之殷制長樂陳氏以爲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大戴記注大學在王宮之東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此亦見經文不同而臆爲之說依漢書則所謂

小學者家有塾也十五入大學者黨庠遂序皆是也移鄉而學於庠序者也由鄉而移於國則所謂少學猶天子之太學也其升於太學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也此說似竟分爲兩箇大學而思之亦頗有條理大約與今世學制相彷彿至其地之所在大約諸侯之國都較小故大學必建於郊外邦畿之內較爲寬廓自可建於王宮之或東或西也鄭康成謂周建四代之學如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書禮樂各有教之之官師即各有教之之處所周制彌文或當如此至小學則有所謂虎闈在

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而不可直以性當之矣

記誦詞章之習學之差也虛無寂滅之教教之差也有教則有學有學亦有教權謀術數以就功名乃急功近名計功謀利非眞功名也百家衆技致遠則泥此據大學之教而言故諸家皆出其下若鄉愿鄙夫未嘗設教而立學者又不屑道也如俗儒所考者古而多識博文正吾儒下學之要異端所事者心而心性天道正吾儒上達之歸權謀術數雖非道義之正然權曰可與權謀曰好謀而成術曰仁術數曰禮數德慧術智而盡乎神

明變通之用者正吾儒精微之極致也百家衆技不獨有濟民用而亦吾儒格物游藝之所不廢大抵其始立教者皆是聰明豪雋卓犖奇傑之人有過人之資稟有百倍於人之攻苦特其立意少差而不合於聖人其徒沿流而又失之所以至於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耳此擇術之不可不愼而程子所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者也

氣稟所拘兼物誘言人欲所蔽兼物誘言因氣質之偏而受習俗之染因情欲之動而來外物之誘故他處或

兼言氣習或兼言物欲也人欲對天理言理出於天仁義禮智所性而具者也欲生於人由耳目口鼻四肢而生者也心通極於性而體下交於物也理對氣言亦對欲言欲根於氣而生故氣稟與人欲一貫者也氣有美惡拘則指其惡者言欲亦有美惡蔽則指其惡者言欲之美者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必盡絕而能節之亦無非天理也所謂無一毫人心而漸形於身於意之乍發時察其爲善爲惡而有以已至於推己及人則有所謂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如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是也有所謂推愛己之心以愛人者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

之心乍見孺子入井不忍牽牛觳觫無受穿窬不屑嚬蹴之類眞實而無僞有善而無惡卽本體之明未嘗息之所發中庸致曲章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孟子不忍章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也至中庸喜怒哀樂禮運喜怒哀懼愛惡欲亦是心之所發而或緣乎氣習物欲而生卽不能無中節不中節之分而有善有惡矣概而論之只是好惡兩端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此緣乎事物而生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此又緣乎倫類而生也皆由中以推乎外由微以之乎著由意而繫乎

心而漸形於身於意之乍發時察其爲善爲惡而有以過而充之則意無不善然其緣乎事物而生及接乎倫類而生者雖初無善惡之可言而不加察焉或有所滯而成所向之偏其究至于心不正身不修而亦將流而爲惡矣此大學之性其情者所以於誠意正心修身節節有功夫而總歸於好善而惡惡以復其本善之性而已至於推己及人則有所謂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如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是也有所謂推愛己之心以愛人者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

不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也二者皆所以處之者即恕與絜矩之道也而又有所以化之者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好仁而下好義者也舉而措之兼此兩義

凡情欲志意念慮思想哀懷等字輕讀呆用則相類而可以通用大抵皆心之所存與所發也若重讀活用則各有指屬而不可以相通如情是性之動而實然而無偽外接乎倫類而生者也欲是由氣而生心有所向而意則心之所發動而著於事爲之端也念則心有所含而不釋也慮則心有所處度而偏於憂虞者也思是心之竅之所通而由此窺彼者也想則心緣於物而相接也哀則心之主於中者也懷則滿腔皆是也許氏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念常思也想冀思也諸字有存有發惟意則由存而發之大端在諸字中爲獨重故大學別乎心而單言意然首章言慮章句言審言察皆是心之覺卽是致知至之知知謂識其所當然覺謂寤其所以然用此心之覺以審其意之誠與不誠察其心之正與不正及身之修與不修故致知爲夢覺關謂如自寐而寤也知至則知其所以然而覺矣雖審察身心不必待知至而知其所以然之後然知所以然有統體一節之分致知時亦有知其所以然者是一節之覺知至則盡知其所以然乃統體之覺故或問論格物致知條目謂或考之事爲之著卽首章之所謂慮也首章慮字固在物格知至之後然或問先云隨事觀理與後云卽事觀理不殊則知大學概論用功節目自有先後之分而至于用功之實則雖物格知至後所以誠意正心修身以及處事臨政亦無一日而不用格物致知之功也或察之念慮之微卽六章七章八章章句之所謂審與察也特格物致知專主窮理而言而慮則有所以處之察則有所以克之稍有知行兩邊之別旦學者不可不知其所以分亦不可不知其所以合也

事未來而意之謂之億事既往而意之謂之憶憶與憶皆後起之字要之皆意字之所包也未來而意以逆之增益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者得我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此所謂妄想幻想根貪心而生者也既去而浮動飛揚如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官職之升遷祿利之

意以苗之麼固纏擾如伐善施勞不知堯舜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而記恩記怨時遷而幸猶在沾沾自喜迹之而忿未平睊睊不忘此所謂成見舊見根矜心而生者也前乎此者爲意爲必後乎此者爲固爲我憧憧往來瞬息萬變然觸乎目所見而生者及他有所見而旋忘矣感乎耳所聞而生者及他有所聞而又移矣事未來而迎之未必與事之方來相續事既去而執之未必與事之甫去相聯忽起忽滅旋起旋止此二者雖不能不屬之意然非是誠意章之所謂意乃正心章次節分

內事也蓋心有不存皆由此等游思引之而去其第一節乃臨事而有所偏主亦兼未來既往而臨事之意爲多至次節則功夫更密故須合未來既往之私意而言也此等私意浮游無著故一察之而卽能截斷收回而心便存卽或問所謂常惺惺法而朱子所以於此處章句方下一敬字也若夫誠意章之意雖亦是心之動乃是動而之乎事爲之端如人手欲取物心一動則手從而取之矣欲足有所往心一動足便行矣故章句云爲善去惡爲是實事欲爲此事而有此意則意便是動而有爲之端故章句訓爲心之所發如引弓而發矢也知爲善以去惡則已設之正鵠而立之的矣於發之之頃稍存苟且遷就之私而不必於中的卽是自欺而其所發有一毫之未當卽不免於尋丈之失而於發矢之初心未能快然而無負矣故章句又云審幾幾卽弩之牙矢本之附著於弦處所謂發動所由也朱子又云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所謂情似指好惡要恁地卽章句所謂決去必得章句使其二字卽所謂如使那舟車一般也審幾幾字卽舟之柁車之策則舟車與所發之矢卽是情是好惡意則是使那舟車發那矢而好惡之所由出非可直以好惡當意字而愼獨審幾又是意之起頭處如捩柁麾策以矢著弦將發未發而又非可以意字當獨字幾字也夫所謂誠意者乃實用其好善惡惡之力以務決去而求必得至於必得則如舟車之到所欲到之處如矢之已中於的卽所謂得止而分明見於事爲之著矣然後乃能快足於己而其效至於心廣體胖若其推而之於外者一有苟且卽是自欺而不誠其意也故下節

言小人爲不善無所不至亦是見於事爲之著推而之於外者由不能愼獨而所發之差至於如此也故此章意字必以動而之乎事爲之端言乃與下文正心章內境界功夫有別由于偏用力以至於純密之地大致與論語富與貴章欲惡取舍終食無違之節次相仿佛也

思晉卦大象取象於日以言明德竟不可以譬喻言蓋天人之理一也推步家言天有九重日輪天居其中月星皆借日光以爲光各曜天皆統於日天朱子謂天無

明日月乃其明旦夜中黑淬淬底是天之正色又謂造化之初疑只有水火二氣水之渣滓凝爲地火則升爲風霆雷電日星之屬而日爲最大然則在天而無日天失其所以爲明在人而無心人亦失其所以爲明矣天之至精莫如日人之至精莫如心二而一者也故心於藏屬火又心陽而體陰心猶日也體猶月也月受日之光體受心之役月有盈虧而體有不用也

語類持守類第廿四五條云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苦著力則反不是又曰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消瓦解太祖月詩曰未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則黑漫漫地才一絲綫路上便明讀書宜將心捺入書內將書按到身上又思章句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蒙引於此證以中庸致曲章章句云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云云及孟子不忍章集注云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云云以爲此聖學入門之方朱子喫緊示人下手功夫其義精矣然愚以爲學者於此不可不致其疑反復朱子前後解說得其理本一貫而非有二者而後於下手功夫可不至於差誤也其致疑若何曰朱子解書每自謂依文解義今此大學首節明明德三字除明德二字固當於此處解釋矣若夫明之之功則下文明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節章句卽不必預引下文亦必爲虛涵之詞如於則有時而昏下接云然其昏無不可以復明之理故必學焉以明之以學字該知行以涵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諸目或以知行意另鍊成一句如序中所云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豈不得綱領總冒語意而與下文不觸不背乎今日

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而因本體之所發以致其明之之功則是教人徑捷速化專求之心性虛空之地以流入陸王直指心體之異學而於下文格物以下諸目循序漸進而無躐等陵節之弊者似岐異而不相比附也卽以中庸致曲孟子擴充爲證然言各有當此明明德三字內似無致曲擴充之意下文義意不可闕入本處況他處義意轉可闕入而猶得謂之依文解義乎如此致疑則此章句云云不按下格物諸條目其疑一也以他處求端用力之意闕入此處其疑二也滋簡易直截之

弊適與大學教人下學上達之本意相乖反而爲陸王家藉口其疑三也然愚反復詳味然後知此三疑者皆無所用而在朱子之意本自一貫而非有二也蓋明德乃是理與氣合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而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其虛而具夫衆理是其所以統性也其靈而應夫萬事是其所以統情而卽所謂知覺也故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曰推極吾之知識吾之知識卽心之靈而莫不有者也情者性之發意者心之發而知則在由性而情由心而意之閎乃自靜入動中閎之樞紐也情概言之則好惡二端意之用也析言之則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類心之用也又推言之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類身之用也皆情也意在情之前理又在知之前如知愛知敬及知孺子入井牽牛觳觫之可憫之類此所謂良知由性而情中閎之知也有善無不善者也知飢知寒及身有疴癢而卽覺之類此卽誠意章章句內獨知之知由心而意中閎之知也幾善惡者也二者一出於理一出於氣然出於理者亦乘乎氣而出而出於氣者其當處亦是理皆所謂

心之靈而爲知覺知識者也識是致知之知覺是知之知其爲知一也下文章句云意者心之所發此云因發也本體二字以補傳全體大用參觀之分明是具衆理是性本體之明明字內又兼心在內誠意章章句云心體之明心體謂心之體亦是性也本體之明未嘗息是德之雖昏而可明處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乃涵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諸目所謂啟其明之之端致其明之之實兩意皆在其中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措語

精妙直到至處格物致知內有此意誠意內也有此意
正心內也有此意修身內也有此意一因字一推字精
妙無匹有因而後推地勢坤只是高下相因天道流行
而發育萬物亦祇是日月寒暑相推相摩相盪所以爲
健行之不息也故曰因其所發曰因小學之成功曰因
其已新者曰因其已知之理曰因其所同曰因各得其
所賦之理曰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曰因見在
所居之位曰又當推以及人曰致推極也曰推類以盡
其餘曰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曰皆推己以及人曰推

以度物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曰悉推致之以各造其
極曰推而至於聖神功化之極曰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曰推廣仁術曰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
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曰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
忍之政曰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曰推己之心以及民
曰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閎曰擴推廣之意知皆卽此推
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曰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因卽
是推推卽是因此所以依文解義而初非與下文格物
以下諸條相爲觸背也蓋朱子將明明德三字反復咀

含知其不如中庸直言性而曰明德者見其不與物同
得天之理以爲性而又得天之氣以爲形而又得其氣
之正而通者故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卽是人
之爲心不與物同合理與氣之正且通者而德之所以
爲明也故又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所以實言其德之
明也德本明而何以又有明之之功故推出氣拘欲蔽
三層則本明而有時而昏矣有時而昏則卽可以知其
本體之明未嘗息而必加然其一轉者見所以可用明
之之功而昏者無不可以復明之理也昏者可以復明

有當經文云明明德則於明明德內釋其意義之曲折層次自如此如此方完得明明德三字分量正所謂依文解義不惟下文格物諸目皆涵在內而於中庸致曲孟子擴充云云聖賢之言其理本自相通而初非以彼證此以自家言語意思相攙入也人之所得乎天得字正釋德字虛靈字不昧字拘字蔽字昏字息字發字皆從明字生出而安置恰好曲折都到實字字理學之眞脗合無閒而文中之義要有截然而不可易者學者知源也由此觀之則朱子章句於上下前後所解釋理則

其所以合不可不知其所以分還當知其所以分而既知其所以分而不可返皆由誤認此處章句以及孟子之言知其有可致疑而不知虛心詳味夫朱子之言求其理之一貫而初非與格物致知之目自相背也

須補一段敬字功夫

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又仁說曰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按前說知覺不同是有由性而情中閒之良知有由心而慮中閒之獨知兩知雖皆氣之所爲而其原有由理而氣由氣而氣之不同也陽明以致良知立教正朱子所謂專言知覺而不免於認欲爲理者此所以虛騎

自大師心養古而方自以爲良知之所發也

孟子知性集注以窮理釋之是性卽理而知性卽窮理也然大學補傳不曰知性而曰窮理性專而具於人理散而寓於物也經文不曰窮理而曰格物理固物之所載而猶託於虛物卽理之所憑而更得其實也一是恐人高入徑求一本而舍萬殊有直指速化之弊一是恐人逐於名物訓詁語虛無而遺迹象有眈空嗜寂之弊此正正學異學分途處也然章句旣云物猶事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而楠傳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蓋又恐人逐於名物訓詁

而不知尋求義理有支離瑣屑之弊此又正學俗學分途處也必如朱子之說乃是下學上達萬全無弊

或問格物條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是經文安而后能慮之慮卽是格物也云或察之念慮之微是六章審其幾之審七章一有之而不能察八章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之察卽是格物也特不可直以是當格物之義耳物格知至後不謂物可不必格格物致知時不謂意可不須誠心可不須正身可不須修也特其功夫效驗之節序自不容紊耳蒙引曰物格而后知至節大概只是循八

者之序而各反其本使人知所先務之爲要耳非固謂必先了此而後及彼也如必待格物一件旣透然後進於誠意則格物致知功夫亦須費許多年孔子亦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然則人生百年之內當何時方得了此八字也存疑曰朱子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朱子此說發前人所未發嘗見陽明之徒非朱子補傳云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正爲不知此語妄生譏誚按蒙引存疑此二條學者不可不知竊意朱子所以不敢以此意入之章句者爲夫大學方誨人以爲學之序有此八者而不可紊而遽以此意厠乎其閒恐人誤會而適以啟其躐等陵節之弊也然使但爲曲折抑揚之詞以見此意而施於或問之中以免夫學者之望途而生畏其亦可矣抑愚所妄臆以爲物格知至後非謂物可不必格者似亦宜見此意於或問中蓋卽知性知天豁然貫通之後而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正有求之畢世而不能盡者孔子所以好古敏求假年學易而朱子亦孜孜著述老而不倦易簀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

居敬窮理知行並進沒身焉爾而豈謂一旦頓悟便可遺棄一切掃除六經耶

此上云云亦是執泥之見多費解釋但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類觀之本自了然或問不之及者正爲此意明白易曉不能一一爲學者設此無理之疑而預釋之也且慮字審字察字卽是省察是力行頭上事與格物亦微不同

蒙引咬文嚼字處儘有精義而亦有求之過密而反失之者如德容表裏之盛依小注謂恂慄在裏是德威儀

見於表是容因疑或問以恂慄威儀爲得之之驗者非是夫所謂表裏者以恂慄威儀分貼之是矣若德容二字豈可截分兩項是於文義有不達也瑟兮僴兮韋句云瑟嚴密之貌僴武毅之貌兩貌字與宣著盛大之貌貌字同固是形容其如此而亦卽所謂德容也瑟字毛傳矜莊貌詩集傳用之此云嚴密之貌是於矜莊二字大概說之內更求其字義之切以貼下戰懼之意仍是指其恂慄之見於外者言之故曰嚴密之貌不然當云嚴密也可見貌字卽是容字僴毛傳寬大也盖以簡兮之箇字通之朱子不從而改用說文武貌之訓故於詩傳曰威嚴貌而於此曰武毅之貌卽所謂勃如戰色也二者皆是形於外者而傳者釋以恂慄則引而歸之於內言其內之恂慄故發爲瑟兮僴兮之貌也至赫兮喧兮毛傳云赫有明德赫赫然喧威儀容止宣著也盖喧字韓詩正作宣字故毛公解作宣著朱子合而釋之曰宣著盛大之貌盖喧是宣著赫喧則是宣著而又盛大也詩傳但解喧爲宣著貌而赫字不釋以字義本易明不須釋也饒氏以宣著貼赫字盛大貼喧字甚誤詩言

赫兮喧兮但虛擬一氣象而傳者以威儀釋之則謂此赫兮喧兮者乃其威可畏而儀可象也恂慄戰懼之訓依鄭氏讀作峻非但讀之如此其義亦如嚴峻之峻也蒙引解恂字爲敬信也似用爾雅郭注恆戰悚之訓恂依鄭氏讀如字恰卻章句音義內明用鄭氏之說矣戰字貼峻貼僴兮字懼字貼慄貼瑟兮字如此則表裏二字依傳者意也德容二字依詩人本所指也雖分表裏而均爲盛德之容故或問以爲得之之驗正與章句脗合而虛齋疑之過矣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加一謂字者見此學字不賅知行也講習討論知言以窮理乃格物之要也省察克治乃誠之正之修之察卽六章之審七章八章之察克治卽誠之正之修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內皆有省察克治黃氏以省察貼誠意克治貼正心修身者非

吳竹如 廷棟 來前日因其所發之疑究未釋然因以此錄請正承指教一二語頓覺豁然然尙非筆舌所能驟達也而於首章章句云云及致知字初看似有兩樣而實渾然合一之故已昭晰無疑矣何幸如之又言齊

明盛服非禮勿動二句爲主敬實功內外都到誌之又
承敎所說正心章尙未的當略爲敷說首節大指敬聽
之下亦頗有會處
心小故能廣方寸之地收斂不容一物豈得不寬然有
餘地若其心恣肆放縱此方寸地幾束他不住且時而
有愧怍之念雜然並生自相煎迫安得不形偪仄朱子
曰持其志是於心之方漲處便持著心漲卽是小心收
斂之反面最形容得出
語類大學四第一條云問郭友仁如何是收其放心養
其德性友仁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
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
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
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旣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
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按大全蒙
引引此段俱將看得也好四字改作一然字似鹵莽失
朱子之本意也或問此處係說小學與下文說大學察
夫義理措諸事業云字相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大學之
始事也措諸事業齊治平也大學之終事也此八字正
與相對所謂收其放心者卽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是曲禮幼儀使之習勞拘苦而得以收其放心也養其
德性者卽所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有聲音采色文章
度數耳攝目染諷詠涵濡是可游可玩使之優柔漸漬
而得以養其德性也二者功夫效驗明是不同郭氏所
說乃是以持敬補小學功夫故將二句看成一句朱子
以爲看得也好者雖不得此處文句之本義而恰好說
成一敬字也改作朱子曰然便是或問本義與郭氏所
看相同失朱子之本意亦失友仁記錄之本意矣

不能使大學炙熱在胷裏總由志不立存主不熟要念
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則此書道
理方爲有諸己
大學綱領條目皆是說箇大匡郭要緊在學古人學堯
湯文王三人而已帝典曰克明峻德傳者只引此一句
其實以親九族以下云云正大學指意所自出也湯之
日新顧諟文王之緝熙敬止皆是明明德新民止至善
之榰樣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祇欲學此數人而已
故曰學之爲言效也

言聖人之德敬字而外明字最重大學言明明德包中庸之誠明於二明字中矣其功則莫要於格物唯天下至聖聰明睿智爲無俟乎格物耳然生而可知者義理耳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能知之然則中庸誠則明矣內亦不可謂竟無功夫但其明之較易而速耳

是以大學始教大學字重讀見得小學中已養得敬字功夫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此已知之理固是天之賦民與生

俱來底亦二半是前古聖王躬行心得之所留貽而啟迪也

致知事了期貫通之後愈貫愈通五十而知天命其貫通時乎耳順則更至矣

明德與浩然之氣皆氣之正且通者也性卽理固是善底最初之氣亦是善底氣所以載理而初非二物也但氣之爲浩然皆美稱也又如孟子謂情可以爲善謂爲善非才之罪朱子釋之曰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又曰性本善則才亦善可見最初之氣未有不善也孟子道性善節下集注不曰人所得于天之理而曰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加一生字卽是兼氣在內也要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理氣本自合一太極之所以不雜乎陰陽者卽其不離乎陰陽者耳

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此性字承氣說下乃兼理氣而言性卽生也生理與生氣合而成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言天地之所生凡有知覺運動之類惟人爲最貴或問蓋用孝經語意告子謂生之謂性解字義卻不差但其所指偏在氣一邊故孟子駁之若孟子所謂性善後人以爲專指義理之性然合着氣四端諸章觀之似亦兼氣質在內或但兼氣而不及質蓋由理而後有氣由氣而後有質理渾然至善無礙無臭氣方動而流行其渣滓便成質一落形質

方有善惡之分若最初之氣與理相涵似尙無善惡之可言而亦不妨附乎理而謂爲善明德之爲明浩然之氣之爲浩然皆美稱也又如孟子謂情可以爲善謂爲善非才之罪朱子釋之曰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又曰性本善則才亦善可見最初之氣未有不善也孟子道性善節下集注不曰人所得于天之理而曰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加一生字卽是兼氣在內也要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理氣本自合一太極之所以不雜乎陰陽者卽其不離乎陰陽者耳

敬與恭對居處執事之分也敬與誠對虛心實心之分也敬與明對存心致知之分也敬與義對直內方外之分也敬與愛對去慢去暴之分也敬與恕對持己及物之分也敬與和對雍宮肅廟之分也敬與簡對居己臨民之分也要之一體一用未有有體而無用者朱子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按洪範曰敬用五事不獨貌言視聽用敬卽心之所思亦敬以用之卽可見敬不廢思也思者作聖之基致知格物之實功程子曰敬不用以致知者也又程子謂未出門使民此正儼若思時也或解之以爲若思非思也思則涉於正助矣此殊不然主敬者自有思時自有不思時非思則必涉於正助也君子有九思無一非思誠之功豈嫌於正助乎特於知行終始接續之閒常提撕喚醒以免此心之放佚至於赫兮喧兮宣著而盛大卽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祇是體之充一身之外卽天地也此氣充乎四體卽是塞乎天地天地之氣與吾身之氣相接無閒所謂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也誠意正心以下皆是坤作成物所以誠正修齊治平無不稟令於知致知正是乾知大始也理未窮而專言踐履乃以陰先陽鮮不迷誤須打疊敬明二字成一片則善語類卷十四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營衛底物事令人卻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著提撕便敬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曰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又問程子曰云云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情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於敬者也卽可知未有言敬而不用以致知者也又程子謂未出門使民此正儼若思時也或解之以爲若思非思也思則涉於正助矣此殊不然主敬者自有思時自有不思時非思則必涉於正助也君子有九思無一非思誠之功豈嫌於正助乎特於知行終始接續之閒常提撕喚醒以免此心之放佚

此兩關子之說包本末厚薄在內一是物有本末節所以結上兩節之意一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兩節所以結上兩節之意也自天子以下或問合爲一而章句分爲兩節者上節見修身之獨重下節見身與家之並重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此下節之意也松陽講義取時講云所厚者薄卽是那
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旣亂而末不治者否矣意固一貫
何論國與天下仍收束入上節以爲說得甚好而與或
問亦不相礙愚意果如此說則章句不妨合爲一節矣
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自有本分道理且條目節節推出
此正所謂自修身交齊家的過接關子非於身外又添
出一本也或問連下節而章句分爲兩節蓋本身之義較大不欲其但與所厚相對故離而爲二且玩兩其字語氣是所厚云云但從本身意推出也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固一貫
而其指稍別安溪先生曰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
身心之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末不得而理
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馭矣此亦所以
分兩節之意也八條目依明德新民則截分於身家之
閒依知止能得則截分於知意之際然朱子答李敬子
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蓋以止於至善
言則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以下
皆各自有層次而其淺深高下之分至於萬有不同不

獨八目而已故八條目之統於綱領乃統於明德新民
二者若止至善則以事之終始而言其始也又非直以
格物始而其終也又非直以治國平天下終也明德新
民之理他書詳言之至要於止至善則他書未之及不
若大學之精密又如格物致知兼內外而言他書或言
知性知天或言博文博學學聚問辨知言稽古亦不若
大學之尤爲切實而賅備也

謂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大學之闕似大學不言及敬而
程子朱子以己意從外面補入者此陽明所疑而不知
非其實也觀大學書中於釋止至善引文王詩明明道
箇敬字瑟僩恂慄卽內之常存惕畏也赫喧威儀卽外
之整齊嚴肅也太甲之言顧諟卽所謂常惺惺法也盤
銘之言日新卽所謂提撕喚醒也正心章心不在焉一
節朱子直以敬字詁之蓋卽所謂主一無適而心常在
腔子裏也若誠意之愼獨至平天下之不可不愼亦卽
此心敬肆之分然則大學一書無非言敬朱子或問篇
首特發敬字一段者蓋以敬字補小學功夫卽程子未
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以此補小學之闕非以此補大

學之闕也大學闕敬字於格物之前非闕敬字於格物之後也

黃氏士毅朱子語類目錄云大學致知誠意以下次序乃從上聖賢相承定法不容變易如近世之逞虛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苟或憑此別立一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弊必至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非理學之功用也此一段說得極透

文集六十五答李燔問目燔述周舜弦謂知止者非萬理俱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卽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朱子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概論也愚因朱子知有淺深得有大小之言而竊疑此節安溪先生之說似與章句相倣而不相害安溪大學古本說愚固有以知其說之遠不及於朱子而有穿鑿捻合之弊然於此節立志存心之說似於章句猶爲相通而非盡以己意攙入也其說曰止於至善則至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嚮望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誠以下之事也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爲之地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入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啟發者素矣故其秀且俊者必能識所趨向以定其志收斂凝靜以安其心而不患於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又曰下有格物致知之義不應於此處頓出而觀後章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似爲學者指示津的之語未遽及於精微也況失學之教既斷自格物而不先以辨志先之則非古人所謂嚮道而行望道而至者雖欲僥焉日有孳孳安知其不適於他岐乎故程子則曰格物者必立誠以格之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則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後義可精如此

之類皆朱子所屢述而日爲學者誦之其作大學或問
尤於此惓惓焉故愚以爲補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
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能靜能安言操心
也能慮卽格物致知之事而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也
又曰朱子解慮字作處事精詳不云察理精詳以察理
是格致功夫故也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功夫聰明已開
趨向已正故大學直從明新說起然畢竟有箇頭有箇
根基立志是箇頭從心上打疊是箇根基聖賢不輕說
出定靜等字知止若如章句說何須又用定靜安慮許
多字面來贊他首節只言教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
者爲歸宿便是知止者知道要做何等事何等人
如此然後志有定向志既定雖菊邊有人戲鬧都似不
聞不見一般非靜而何既能靜雖置我戲鬧場中我自
安於我之事不被他引去非安而何心至此於事理方
能入纔可用格致功夫所謂能慮也理明然後可實體
於身實措於事所謂能得也得之於己卽天下之理得
矣意誠以下之事也安溪之說如此愚按近思錄篇首
呂東萊曰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
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問答而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
本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
已又黃氏士毅編朱子語類首列太極陰陽鬼神性理
而曰古人之學必先明夫名義故爲學也易而求之不
差後世名義不明故爲學也難蓋有終身昧焉而不察
者又安能反而體之於身哉北溪陳氏因亦有性理字
義之作愚按呂氏之所謂識其梗概黃氏所謂明其名
義卽安溪知所嚮望歸宿以定其志之說所自出而
於朱子知有淺深得有大小之云似亦不相戾也至慮
字朱子雖解爲處事精詳然處事時用慮仍是格物物
猶事也雖有平時臨事之分不得謂平時格後臨事不
須格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可見慮
字正是致知程子曰學原於思又曰學莫先於致知能
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後有覺爾書曰思曰睿
睿作聖以此朱子語類卷五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
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
思所以用夫知也觀此數說則能慮正是致知之事朱

子以上有知止字知止已是知至故不以慮當致知而
靜安等字姑就淺處指點然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
則如識其梗概辨其名義似亦卽知止之淺者而由立
志以及居敬而精義與胡氏之說次序恰合正亦不必
改動章句而其意自包章句之內也愚非敢執定安溪
之說但虛心以觀章句或問而覺此節似有取於彼其
理原自融貫然亦須看得圓活而不必遽以安溪之說
易章句之說也愚於此意蓄之久矣姑錄於此以就明
者而決焉

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
進德之基卽所謂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將流蕩
不法而不足以爲智也德卽德潤身之德忠信進德之
基也凡所謂善皆實有諸己而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
然則忠信所以進德而明德之基於是立矣

序不可亂功不可閼之意發於六章七章則可知五章
之格物致知物格知至本自一件事觀在字可見而蒙
引謂物格而后知至物格便知至而后意誠以下
則須添可得二字言知至而后意可得而誠云云其說

唯不可易也語類有一條互異松陽講義辨之以爲當
從林恪所記條蓋此雖似文義之小者然於格物外再
求致知正異學之所託不可不早辨也

苟日新晉之自昭明德也日日新又日新離之繼明照
于四方也合之則是乾之自強不息人平旦蚤起此心
升於體魄之中猶大明之出地上也日有朦景限有晨
昏分陽饒陰乏邵子所謂天地之交十之三者故君子
夙興夜寐昧旦而已丕顯嚮晦而猶未息也

矣道而後失命失命而後失國故曰語益加切墜失天

命在失國之先天命何以失則人君之先自失其道也
此心驕泰一萌便所爲不善而眾叛親離爲天下之大
僇矣所謂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也

語類卷十五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
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己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
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
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

爲與不合爲先生頷之按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肉味非
食而不知味乎陳平蹤居深念陸賈入而不覺非視不
見聽不聞乎玩物喪志物至而人化物與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其辨在毫芠亦曰公私義利爲己爲人而已
程子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
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可
知又曰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
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目

思明明德於天下卽心量能包乎天下也天下大物爲
之者要包裹得轉運掉得行所謂知周萬物道濟天下
而與天地相似也心包乎身之外猶天包乎地之外心
大而身小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志特氣之精者耳非二
物也人氣常向外出出竭則死其口鼻之內吸特外出
之暫息者耳稍息又出矣此氣內外本一但既有軀殼
之隔外氣散漫不精而內氣乃得天地之氣之最精者
故能充乎體而塞乎天地之閒如人臥一室窗戶窒塞
而程途將差至萬里矣故朱子曰格物致知上鹵莽看
得似小病痛卻大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
未盡處其痾卻小凡歷代開創之主及其臣多是曉事

窮高極遠破小載大無所不至佛書謂一芥子納須彌
山蓋天在山中大畜卽心之象心者人之神明乃陽精
之所凝其用變化而不測者也豈惟包一世更能遠包
萬世故揚子雲謂言心聲書心畫凡聖人之言存焉至
全而誦其書卽其心未嘗死也
伊尹稱子天民之先覺文中子謂人統元識大學最重
格物致知者所以妙眾理而宰萬事者也心之全體
無用皆係乎知故章句解心字云身之所主也而孟子
盡心章集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
者也至大學或問云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
萬物者也盡心之心卽是知故曰盡心則知至之事蓋
以明物當心以心之全體大用當知大學之知卽心也
正心之心有待於正則反爲偏言之心指忿懥以下心
之用而言不若知之尤重矣故概曰身之所主也不格
物而所知下有差則如適海國者羅針稍移分杪之閒
而程途將差至萬里矣故朱子曰格物致知上鹵莽看
得似小病痛卻大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
未盡處其痾卻小凡歷代開創之主及其臣多是曉事

不必德行純備而於天下事能見其大疏通而知遠故
曰聖通明也漢史之贊高祖只明達二字而疏之曰知
人善聽能知人聽言而人君之職盡矣蓋卽所謂聰明
睿智足以有臨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平天下在明明
德而致知正所以明之也孟子言智之於賢否聖人之
於天道似智輕而聖重蓋智者分別是非出謀發慮而
聖則藏往知來極深研幾所爲圓而神方以智之別也
則聖卽大學之知至也又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似智
重而聖輕聖者羣聖之所同而智則至聖之所獨其至

聖而無所不通聖之至者也知識爲智智而無所不知
智之至者也皆致知而知至之謂也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心具衆理者性應萬事者情妙衆
理而宰萬物者知知篤乎性情之交其體用卽心之體
用而微有別則妙而宰之者是也
傳前四章都是正說後六章多反說以致戒若七章八
章只指點病痛而省察克治之意自在言外
而著其善章句云欲詐爲善詐爲二字似與著其二字
不貼而其實一也小人外面未嘗不修飭故以言善亦
自有其善在而極力表而出之使的然著見於外然如
一塊假銀外面是銀裏面全是銅鐵如何詐稱得銀來
故曰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也誠意章功夫極細王霸
之分已分於此
自欺欺字內兼自昧自負意萬鍾不辨而受是自瞞昧
其天良也爲所不爲欲所不欲是自辜負其天良也始
於自昧而終於自負曰有說以處此曰衆人皆如此曰
也是常事曰無大害曰姑爲此一遭曰他人未必知曰
無奈何曰不得已皆自欺之情狀也朱子曰一且字爲

病甚多
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性之所有者五皆善也謂性中
無物者卽是異端
四章釋本末而終始則無釋補傳大學始教始字宜著
眼
大學或問云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
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
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

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中庸或問其說略同孟子集注云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按語類云先生荅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倜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

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部周禮在內

忿懥等之發不中節淺說謂不當怒而怒或當怒而怒之過甚是也松陽講義以過不及言然當怒而不怒本文中似無此意

蒙引云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懥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此義極精嘗譬之如世俗所用之天平然虛明之地卽平上最中兩鍼鍼鋒相值處也視聽等如所稱之物在這一邊那一邊是義理猶稱物之砝碼今以忿懥等附益之則中鍼不相值一輕而一軒矣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亦中心無爲無所偏倚以守至正而已故朱子衡鑑之喻極精虛明之地卽鑑之本體有光處也以忿懥等翳之則物來而不能照察矣

彼爲善之朱子謂其閃有脫誤講家亦多置此句不釋
然按文義有兩說似尙可通一則就小人說言此掊克
聚斂之事特彼小人爲善之耳以繳足上句必自之意
一則就長國家者說言此小人中外朝野皆切齒而不
善所爲特彼一人爲善之而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適
足以召災害而爲國家之禍也此說就下二句作閒闔
之勢於天下人心目中看出惟指人君爲彼稍傷忠厚
耳不如前說之較穩然更不如闕疑爲尤愈也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大也無高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爲
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也

量所以爲大所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
朱子大氣從內出之說述之竹如先生以爲精極且謂
外氣亦有入者然不久卽出如此屋爲我居之屋他人
入來仍出去也愚因此悟顧諟天之明命之旨章句謂
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或問謂見天之
言視聽動作之閒刻刻檢點求合天則如玉藻九容洪
範五事論語九思之類乃於顧諟之義尤爲切合而無
流弊也且更見天人合一及爾出王日監在茲相在爾
室臨上質旁無非此意
天所付爲命物所受爲性夫性有義理之性及氣質之
性則命亦有義理之命及氣數之命矣而命又有兩端
蓋天人內外之分也命之在人者其理則有善無惡其

氣則知覺運動而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者是也命之在天者其理則過惡揚善其氣則屈伸往來而有吉凶禍福之不齊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及十章惟命不于常峻命不易者是也其初之所稟卽其後之所膺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自其有生之初而爲豐爲約既一定而非人所能移其後之所膺要不異乎初之所稟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及其既定之後而降祥降殃又一成而非人所能易譬之君命初所稟者畀以敕書而各專其職任也後所膺者及於考績而復有一節行如挽強弓躋峻嶺一節難一節致知在格物才知先難而後易行先易而後難知如破竹析薪一節易一節行如挽強弓躋峻嶺一節難一節致知在格物才明敬義皆是內外體用之分

所黜陟也故性命之說兩頭皆是理而中閒乃氣質氣數行焉人性皆善有氣質之不同不必皆去惡而爲善而卒也復其本性天命本善有氣數之不齊不必皆福善而禍淫而卒也歸於正命力學可變化氣質修德可挽回氣數而所以化氣質而復性者卽其回氣數而立命者也觀孟子盡心首數章可見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蒙引以爲引孔子之言然則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亦是引用成語而今不可考矣至此謂知本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乃上文引他人語而此謂以下釋之文意又別

知行先後俱有難易前說思之未審

天下人心中之理一理也身中之氣一氣也推治己者以治人屬理一邊吾之心正而天地萬物之心無不正也推愛己者以愛人屬氣一邊吾之氣順而天地萬物一本而爲萬殊之理也上面銳下而闊自天直下來橫

之氣無不順也其要在愼獨絜矩而已

爲人君止於仁五句卽寓絜矩之意君臣乃上下之分父子有前後之義與國人交亦卽所謂左右也此處說止至善之標準而擧文王以實之何不倂擧五倫而遺卻兄弟夫婦似乎缺略而深思之其立言特爲精妙蓋止至善所該甚廣卽五倫亦難以包括況夫婦不能就一人言而文王嘗爲人臣又爲人君所謂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擧此三倫而實已竭其兩端且君臣父子最爲大倫仁義生成他無不概乎其中矣與國人交括盡醜夷平等之人兄弟夫婦何嘗不在其內仁字敬字孝字慈字信字皆頂尖道理要之只一理而已只一至善之理而已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子爲孝在父爲慈在交友爲信萬殊莫非一本也故曰此處卽寓絜矩之意

或問曰及其生物必先有是氣而後有是形卽中庸章句所謂氣以成形也然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言墮地後天光入之而有知覺運動故伊川曰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則似先有形而後有氣蓋氣在天地之氣無不順也其要在愼獨絜矩而已

爲人君止於仁五句卽寓絜矩之意君臣乃上下之分父子有前後之義與國人交亦卽所謂左右也此處說止至善之標準而擧文王以實之何不倂擧五倫而遺卻兄弟夫婦似乎缺略而深思之其立言特爲精妙蓋止至善所該甚廣卽五倫亦難以包括況夫婦不能就一人言而文王嘗爲人臣又爲人君所謂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擧此三倫而實已竭其兩端且君臣父子最爲大倫仁義生成他無不概乎其中矣與國人交括盡醜夷平等之人兄弟夫婦何嘗不在其內仁字敬字孝字慈字信字皆頂尖道理要之只一理而已只一至善之理而已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子爲孝在父爲慈在交友爲信萬殊莫非一本也故曰此處卽寓絜矩之意

或問曰及其生物必先有是氣而後有是形卽中庸章句所謂氣以成形也然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言墮地後天光入之而有知覺運動故伊川曰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則似先有形而後有氣蓋氣在天地之氣無不順也其要在愼獨絜矩而已

爲人君止於仁五句卽寓絜矩之意君臣乃上下之分父子有前後之義與國人交亦卽所謂左右也此處說止至善之標準而擧文王以實之何不倂擧五倫而遺卻兄弟夫婦似乎缺略而深思之其立言特爲精妙蓋止至善所該甚廣卽五倫亦難以包括況夫婦不能就一人言而文王嘗爲人臣又爲人君所謂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擧此三倫而實已竭其兩端且君臣父子最爲大倫仁義生成他無不概乎其中矣與國人交括盡醜夷平等之人兄弟夫婦何嘗不在其內仁字敬字孝字慈字信字皆頂尖道理要之只一理而已只一至善之理而已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子爲孝在父爲慈在交友爲信萬殊莫非一本也故曰此處卽寓絜矩之意

或問曰及其生物必先有是氣而後有是形卽中庸章句所謂氣以成形也然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言墮地後天光入之而有知覺運動故伊川曰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則似先有形而後有氣蓋氣在天

理又謂太一流行八卦之閉謂之九宮蓋黃極白極五星之極及恆星之極凡八皆繞極而行者也

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蓋存養省察以上尚有格物致知功夫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明善者也存養省察皆誠身事旨

宵自明也言文王湯堯本是治國平天下而有新民之責者而書言皆推本於明明德見自明之誠爲急務也

忠信之對爲浮僞驕泰之對爲敬謹互言而義相足也

虛靈謂靈者心之萌太說早了占了獨字幾字地位安

漢謂意者心之主太說重了占了情字志字地位惟朱

子謂心之發對所存而言上下都該得到恰到好處

說文解德字云內得乎己外得乎人也蓋兼道德之德

恩德之德二訓然足乎己無待乎外有以所得乎天而

言者有以得於身而言者有以得於心而言者皆義理

之內得於己也至外得乎人有以得所施而謂之德亦

有以施於人而謂之德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章句

固以愼德之德爲卽所謂明德然下文財散則民聚章

句以有德而有人訓之故蒙引謂德卽是好惡按竟泥

以好惡當德字固不可如時講將好惡畫出明德之外

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

尤不可好惡原在明德之中若恩德之德有所宜施者
卽是博愛爲仁之事豈在道德之外哉且古人立言精
粗悉貫如康誥一篇中言德字甚多皆兼兩意而言他
若呂刑諸篇亦然呂刑言中字亦不一皆兼無過不及
之中與中外之中而言未嘗如後人斤斤
分析也然則玩有德有人德本財末之云其爲貫徹精
粗合敦化川流存忠出恕而一之而未嘗偏指亦可見
矣

聚斂之臣其於人也盜之不如其於物也但稍貴於雞
豚牛羊而同爲人之所畜而已然則聚斂之臣亦畜類
也獻子之言和平惻怛而所以深惡痛疾鑠訶譴責之
意亦見於言外後世尙猶有桑宏羊孔僅宇文融楊愼
矜陳京裴延齡之徒可謂直不知人閒有羞恥事者已
漢桓靈聚錢爲私藏明神宗括礦稅以實內庫此爲無
故而聚斂也若漢武之鹽鐵均輸唐德宗之閙架陌錢
檢責荒欠宋神宗之青苗市易明末之加賦皆藉口於
安邊制夷外禦寇盜餉兵內濟經用之不足故莊烈帝
嘗折其下曰加賦爲國非以爲己其下詔亦曰再苦吾

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孟子所謂上下
交征而不奪不饜者彼亦非盡無良而勢不得已也大
學曰爭民施奪又曰菑害並至小人之爲其足會乎
朱子教人爲學之的曰居敬窮理窮理內以省察而包
克治以知該行又曰主敬集義集義內包精義以行該
知然則爲學大要敬知行三字而已敬所以爲存養者
又分內外內主一無適外整齊嚴肅也而大學所謂道
學自脩恂慄威儀者實先已備言之恂慄威儀合內外
之敬也學知也自脩行也恂慄威儀言之在後者以詩

言琶倜赫喧乃是就效驗言故不得不繫於知行之後
而傳意之言惕畏存乎中齊莊著乎外者其用力未始
不在知行之先也故曰敬知行三字程朱之學的大學
已備言之矣
休休焉其如有容蒙引連作一句讀是也按休之爲字
人在木旁取得美蔭而憩止焉之意故休有美訓又有
止訓其實一也或以休止爲不佳之字而改休美之休
爲庥木豈能在屋下乎此之休休以形容有容之意蓋
謂如大木蔭庇之寬廣能容多人憩息也大全盧氏以

美字止字兼訓似近穿鑿
大學兩言小人一誠意章爲不善之小人一平天下章
言利之小人也然其不誠於爲己而務揜著以爲人其
病根只在一利字而彼導長國家以務財用者其欺天
罔人飾名固寵亦卽前日揜著之伎倆也故曰君子爲
己小人爲人欲知舜蹠之分善與利之閒而已益兩言

而利何有哉大抵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昌黎曰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
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子曰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蘇氏以爲高其閒閎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
之以無有故曰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此謂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也皆重言以結之上文之言義理所當然
已明矣而又推極於義理至精之處如行路然窒其肴

門自不得不壹意而趨於正路所以使人惕然致戒於
小人而勉爲君子者其用意之深切至矣盡矣
程子談虎色變之喻爲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所藉口且
直是行先知後也朱子喻以如知水火之不可蹈如知
食烏頭之必死則自然不蹈不食同一喻意而較無流

弊
吳竹如昨來言今之學者或專在外面考究若言經學
談經濟而因有見於道者每失之粗或專用力於身心
而欲推之於外者每失於規模之小大畧不出此二塗
按大學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眞西
一爲究言務財用之無益而反至于菑害並至則言利

山以爲上句小德川流下句大德敦化必存心致知居敬窮理交修並進則無二者之病矣

唐裴延齡檢責諸州欠負八百餘萬緡史冊書以示戒蘇文忠論積欠狀云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吏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閭百姓何由安其生乎按近年閭捐及捐輸生民財力屈矣如人疰瘵至極不任朘削催欠名責之官而官無神輸之術其害總歸於民民力不支則變故有不可言者火蘊積薪

之下而噓呵以速其斂可乎

閱朱子文集甲寅年六十五歲經筵講義自聖經至誠意章止中多與章句或問大同小異首節下解明德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無然其本體之明一轉又講義自篇首至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大略與或問相同但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又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端也無因其所發四字則知章句或問此處轉折皆是後來改定增入自有精義不可不於此得閒而致思也　又次節注云靜謂心不外馳慮謂思無不審正與安溪所疑相合乃知安溪古本說所改之義正朱子以前未定之見後來益致其精而旋棄之者也　又物有本末節講義末云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疏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疏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爲本明之體一轉徑接是以聖人施教云云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淸閟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忽失每出

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嗤笑念慮之閒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倉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也念念如此無少閒斷則庶乎身脩親悅擧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又云臣又謹

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

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半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持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覦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尙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

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
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
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
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
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按以上數條自是講義正體
故於成或問時刪而去之然亦有補於經意且可以見
朱子正君格心惓惓眞切之意故皆節錄於此

或問以九章爲推治己之心以治人十章爲推愛己之
心以愛人二者合而爲恕其實治人亦所以愛人也愛
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

者仁之施恕者仁之用絜矩二字亦兼教養意在內皆
民非有以養之則教亦不行而所以養之者亦因所利
而利導利以布之上下而已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
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
柢蹙拔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奪其財是
奪其生也十章言理財所係豈淺小哉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有曰民有
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

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
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
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
之性是以長久按此段說理極精天地之性卽所謂天
地之中健順仁義禮智之德也而發爲好惡喜怒哀樂
之六情在天爲陰陽四時在地爲剛柔四方健順好惡
本之陰陽剛柔也四德四端本之四時四方也易曰兩
儀生四象亦此之謂也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
端與中庸喜怒哀樂大概相似而總以好惡爲之統率
禮運言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少一樂字故安溪先生
以喜愛二字配仁之德春之時東之方欲樂二字配禮
之德夏之時南之方惡怒二字配義之德秋之時西之
方哀懼二字配智之德冬之時北之方可謂明整恰當
矣然愛卽好也好惡二字實足以挈其綱維故大學自
誠意章以至平天下章皆以好惡言之蓋天下之道二
善與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常性也好善惡惡者
人之本心也有好有惡者人之常情也自六章言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七章言忿懥卽惡也好樂卽好也恐懼

憂患界乎好惡之閒八章言親愛畏敬亦好之屬也賤惡敖惰亦惡之屬也哀矜則界乎好惡之閒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欲其情之摯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戒其情之偏也九章言其所令反其所好云云以好言之也十章言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以惡言之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情極其公順人之情而不逞己之情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用情極其正致己之情亦無拂人之情也凡此皆以性其情而已故結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好所好惡所惡正以復己之性而協乎天地之性也

爲人君止於仁仁或流於姑息曰以禮則爲舉直錯枉之仁爲人臣止於敬敬或墮於阿諛曰以忠則爲陳善閉邪之敬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荀子）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兩者相持而畏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出死出身）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

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五性者仁義禮智信六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所以扶成五性（白虎通）禁勝於身則令於民（管子）聖人之極矣（荀子）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同上）凡爲善難任善易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猶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必多所不及矣（呂氏春秋）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韓非）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

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賢盛其精而一其陽眾其賢而同其心一其陽然後可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其功春秋繁露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欲治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同上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新序上不正下參差意林引物理論使功不如使過後漢書獨行傳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莫躓于山而躓于垤淮南子引堯戒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視邇所戒機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會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觚銘曰觚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銘曰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大戴又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各銘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冠銘曰冠以蓍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衣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書几曰無苟扶人無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戶曰出畏之又懼之書牖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劒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井曰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書門曰敬過賓客貴賤無二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譌書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必恭恭則壽履銘曰火滅脩容慎戒觴銘曰會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書筆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書刀

日刀利礑礑無爲汝開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曾子 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家語 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管子 眾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文選注引尸子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荀子 不取於人謂之貴 孔叢 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爲善者靜而無爲爲不善者躁而多欲 淮南 巧僞不如拙誠說苑 其出戶如見賓其

入虛如有人其行無媿於影其寢無愧於衾 困學紀聞引劉子 勿謂肴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然燈十盜也安得富哉六韜

歐陽詹暗室箴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墨子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淮南 醫病者不得良醫善問者聖人去之 春秋繁露 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 中論 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意林

人譽之 高誘淮南子注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 莊子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 新序 貧者士之宜 後漢書獨行傳 棄爲禍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莊子 詩注引尚書大傳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說苑引曾子語 春三月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三月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三月夜臥早起與日俱興

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素問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淮南子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中論

邵位西先生懿辰悅行錄二卷道光癸卯甲辰閒官樞院時日記也洎咸豐辛酉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城再擾先生義不屈然無人知死狀哲嗣曾公嗣賡安慶子齡子進奉母出坎窖今撰帥幕匯西素爲書賈助以讀書同治元年冬余友周匯西素爲書賈歸欲尋親余託其收買書籍不三月得八百束以出惜殘損過半是錄幸完好治先生精氣所護歟暇日貽書淮安告高君伯平伯平先生后交也痛先生遘難無以塞悲爲摘錄墨副藉免之俾子齡永寶手澤因三疊伯平題頤志老人周易述傳用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韻書識篇末二年夏丁丙

孤行余本有癖還子齡昆仲之意即請伯平致之俾子齡永寶手澤因三疊伯平題頤志老人周易述傳用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韻書識篇末二年夏丁丙

戔戔邵堯夫喉舌輔樞軸大筆麟史垂亮節豸冠觸冶道裕學術性理攻誦讀齊家尚修身涉世戒滿腹京華十丈塵車蓋塞街六君獨絕營營師承悉老宿直餘溫學庸爲善恐不足早朝漏箭催夜課釭花縮日新日日新勤勤忱行錄鉅細靡叢脞燦若書列目一朝乘星軺

防河遏寇欲秋風欺鱸魚層雲退鴻鵠敢詡鄉先生墨
汁污遍幅
故鄉逼楚氛險要失地軸千羣豺虎嗥萬戶羝羊觸履
危安素懷經史時還讀吞紙虛療飢窮固在陳腹痛哭
睢陽圍死守六旬六君義坎中陷我竄江上宿瑣尾跡
稍定把卷苦未足良友貢俠腸入險反不縮劫灰抱殘
篇中獲君手錄先哲紙爲鬼舊事紛刺目想見日省功
懲忿更窒慾甲辰元旦君試筆書紅紙肖夜錄內我伯述祖芬求傳樹正
傳節烈事城破
傳亦失陷哀哉
同時表墓者當代秉鈞軸詩卿先伯爲君業師曾爲
下士曾公爲祖妣周太安人
撰墓表卷中屢及之宜其動感觸錄中時與
曾公過從惓惓故人子
贍卹勖讀青箱望承肩黃壚痛抱腹滬瀆達漢陽待
剖鱗六六一顆記事珠合浦曜還宿勝披搨整書愼倚
几折足君友高寓公道德世歸縮思君日復日廣君錄
外錄紙薄情獨厚老淚定漬目視此能幾人敢不慰所
欲乞寄雙孤雛世守父之鵠失乳啞啞啼細認書幅幅
中有子齡斷
孔日期故云

往歲昭陽大淵獻相月松生以位西手稿恍行錄二冊寄淮屬均儒節錄以刊其要而以原稿歸位西之子順年順國意至篤也均儒繙覽再三其一冊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起十一月止二冊至二十四年秋止按日隨記事無巨細不飾不匿而討論經籍以說大學之語爲粹均儒欲就其粹者掇而錄之秋深病嗽艱於玩思乎湖朱生之榛請任別錄之勞而重煩其同里唐裘卿楷迻書清本凡論經籍文章咨詢其在然謂錄其至粹猶宜

攝閣太年春嗽少瘥復檢繹繹識苦猶豫難掇其薈適海鹽張銘齋鼎來均儒謹以請於銘齋銘齋不厭詳審抉擇得九十餘條說大學者居多先後略標看書之準皆壬十三年秋冬所記餘亦頗有可刊者而與論文書事等條概從節焉銘齋之慎也均儒既以原稿寄還順年順國再校此九十餘條又經年始付手民寫樣本松生之兄竹舟書來亦促付版而刻手殊少成尙需時竊謂成編之不易卽如是錄不知位西所記共有若干冊所存二冊所錄止九十餘條微銘齋審擇之精焉能秩然如是均儒無定識且早衰多病凡事因人重滋惴恧

歸草堂本書格相等足以竝行惟尙書通義孝經通論不知尙可于杭州燼餘幸存一二否竹舟松生單心搜討儻亦于意外得之同治四年歲在旃蒙赤奮若相月甲子高均儒識于秋水蒹葭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４２
作者＝
页数＝７３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